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八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東瀧遺稿四卷制策一卷附錄一卷

〔明〕彭教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瀧遺稿四卷》提要

彭東瀧先生遺稿序

古今著作試殺青者亡慮數百家然非有秦圮漢禁而藏名山艷齒牙者何啻如也韻人墨客若沈謝徐孝諸雄非不提唱 風牛耳詞林而中子制子之曰某纖某夸而其詭丹青傳影而揶揄真面噫嘻文果病人乎哉文不病人而人自病于文文與人其交喪已若文江東瀧彭先生何如哉先生奇嶷濬發髫時有聲埶林未弱冠領鄉薦第一計偕亞一人廷對甲天下入史局經筵纂脩實

錄當可
上濃賞進階會兵部奏請續賦職例用
一人屬先生先生因疾辭致歸乃其
心洵如也惟孝友自勗侍膳問安若
素居時然昆季宗黨因之者瞻以俸
歲儲廩以給鄉之水旱沒之日尸祝

之指可掬也嗟嗟先生之人如是哉
予髫年聞有先生無從屬橐鞬周旋
徙歲濫等治邑即廉其後裔教居廬
泰多閒望先生之芳蹟嘖嘖人人耳目
具瞻者手澤在焉予因
南皐鄧先生得領其詩歌序記碑傳
書疏即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詞務
在言志雖意氣酬暢而一歸于雅馴
乃掩卷嘆曰猗歟三不朽首德次功
下乃及言三者觭重毋乃德爲基與
今先生素行宦蹟歷歷可指遺言要
眇美哉始基之矣頎句比字擬頡頏

中原其摸蘇徵妙未知孰勝至以文
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誰與歸哉百
穀草木鬪芳爭妍綽約穠茂均謂之
華文也至纍纍堅好穫之嘗之貢之
薦之則華而實矣華而實與徒華者
可同日道哉語曰至諜不形至言不

文以不文爲文有重于文者矣惟重
于文而後可以言不朽欲知彭先生
之不朽當求之遺稿之外可矣
旹
萬曆庚戌季春中浣穀旦
西蜀後學孫之益思讓父書于
文江公署

侍講東瀧彭公集序

吉陽大魁凡數人甚三載在太常
獨數五彭先生早世士林悲之按
國朝實録載先生贈張南城殿撰
詩云不用有才如董賈何愁無命
到公卿〻何先生薨詞林以有才
如董賈無命到公卿代輓似若以
先生矜才傲物也者不知先生褆
身如金如玉自東𡺎與羅文毅爲
縉帶交文毅德業半成先生徃覆

詩翰一峯集可考文毅爲世膾炙世有知先生者不過知先生膚內耳當時詞林名公如李文正彭文憲皆以王鉉業相期許倘令先生永年功業可勝道哉當先生未生

尊人諭祁門祁門令爲廬陵顔公兩家還往甚洽顔夫人一日過衙齋覩先生方孕酒而賀彭夫人此必佳兒母夫人曰蕭蕭寒氈羣兒爭席不給即佳兒當斟斗水澆之

顔夫人別去數日令公夢有赤日輪照四天下忽墮學舍驚而語夫人日光猶隱隱射顔面顔夫人曰必彭夫人坐草輿而過則先生號水中殘息耳立取諸懷中火攻者

踰時乃甦或者謂海宇不得蒙先生離日之澤令後學讀先生文欣就日之誠豈偶然哉又長老術先生禮闈業第一高文毅慮必軋己始置之次皆不可考今取先生集

與文毅並觀世必有知者顧先生
集以久訛茲
邑侯六吉孫公嘉志名碩刪而新
之屬予一言引其端予歷數先生
崖畧載于首令讀者知吾吉先輩

所重與可傳遠者有在區區科名
直如泡沫電沸耳
萬曆庚戌季冬　姻家後學鄒元標
頓首拜撰

孫侯刻彭狀元文集序

吉之進士及第者十人首魁得四人
胡文穆公廣劉文介公儼彭敷五先
生教羅文恭公洪先是也文穆學行
粹美受知
文皇首簡入東閣賛機務扈從北征深

謀帷幄文介晚節堅持主會試不阿
政府為時論所歸文恭志慕前脩恬
於進取履仁蹈義窮幽達奧超然儒
者之宗三公並垂名不朽輝耀史冊
矣彭敷五妙齡魁多士大名冠絶一
時風節文藻不減三狀元而獨厄於

年上之不得舒漸鴻之翼羽儀當時次之不得隱變豹之文棲真巖谷芳名美諡獨遜諸君長沙李公稱其耿介明決權衡人物論量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於世而年爵並屈自編摩考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

者唯文耳而文復止此蓋深惜之也

臨卬

孫侯令吉水二年餘治行卓然矣嘗式先賢之廬而獨令彭先生後之傳者蒐求遺稿殺青以傳而自弁其首意念深哉邑人羅大紘曰侯之志匪為彭先生慮也

國初風淳俗厚文尚雅馴而今習為鑿齒鴃舌之音巧入於神變晃幻之塗上下相承莫尋其端蓋弊忘之極也而吉人士馳四方奇怪輒縮口不敢譚兢致奏賦南宮屢試得一二人寡

寡中外難於屈指夫救文之弊莫若朴使海內覩永宣間制策文辭如奏曲者楚些越唫巴歈吳謳繁音錯陳雜以夷舞而忽聞太古和平雅淡之聲鶩惉之士庶幾少熄又使里中文學後覩

先朝盛事感發興起摩厲自奮夫嗚先進之雅以訓怙扶先世之盛以振衰而彭先生之名與三狀元並垂不朽孫侯嘉惠風教甚深而循良之政亦有徵於斯文

羅大紘

泉瀧遺稿序

予友泉瀧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于予予輟湯終讀為之悽然掩卷以誌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為豐溢奔放之辭襍文歌詩袞袞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刊落葉華靡潦雲雪紛黛黑益為簡潔峻絕出群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決每權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于世使之遇盤根萬重必能振厲風節揚勳業於無窮其於制作蓋累見之矣顧為媢忌所中疾疢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蘊則世知之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亦難乎其人如先生者名實文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

無問識不識皆為悼歎不能置然則天下固知其人而况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子彬登夭從子棐為之後桓及南京刑部郎中杰皆以家學繼舉進士遺文實於是乎傳先生其可以少瞑矣學子辱先生榜末固嘗為天下慟之託名斯文宜不復置亦以附徐君心許之義云爾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制策

臣彭教

臣對臣聞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蓋大學條目有八而修身居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用以修其身者而齊家治國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則無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體斯道而行萬化其在此乎故曾子一傳而子思則曰修身則道立再傳而孟子則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然則聖賢道學相傳固莫切於修身而帝王治國平天下之道抑豈有出於修身之外者哉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嗣大歷服龍飛虎變御極當天聖作神興萬物咸覩舜承堯志首行四罪之投武續文謨益隆周名之任屏耳目之玩弛不急之營凡天下之所欲而未興所病而未除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浹月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益光繼述之猷者至矣盡矣然猶不以聖知自居雖諒陰之中而不廢求賢之典首進臣等于廷宣示

制策咨諏治道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
務也臣仰惟
陛下毓德春官蓋有年矣其溫仁博厚出於天質之英主
善協一得於講學之功而存心出治之精微制治保
邦之統紀得于
先帝心傳之妙一旦尊居
宸極擧而措之者建瓴然豈臣昧陋所能有裨於
聖明之萬一哉然敢不陳其狂愚以塞
明詔臣竊惟治國平天下之道有本焉有要焉本者何
修身是也要者何用賢才正風俗是也有其本而無
其要則治道不可以徒成有其要而無其本則治功
不可以苟就是豈治國平天下之道哉臣請循其本
擧其要徵諸往古為
陛下陳之以信治平之說夫賢才者致治之具故曰為國
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言有國之務莫要於此矣古
之聖王恭己無為於上而任賢分理於下舜之擧相
命官夏之顯俊尊帝成湯任伊尹而功格于天高宗
得傅說而殷邦嘉靖文武之興喪邦由哲為周之禎

者皆棫樸卷阿之士弼成丕基者皆義德容德之人
當是之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下逮漢唐宋之君亦
皆選任賢才以為輔佐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
興丙魏有聲房杜致太平之功姚宋成開元之治韓
范富歐用於宋而慶曆元祐之治後世稱之雖不足
以興王而致盛治亦皆能隨時以就功名蓋賢才之
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然取人為政必本於修道之仁
則所以用賢才者豈修身未至者之所能辦哉至於
風俗者厲世之規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
風教之行無為而化也先王之盛禮樂之澤漸摩浸
灌使民興行百姓昭明而刑措不用遷善敏德而比
屋可封虞芮之人感禮讓之風江漢游女有士君子
之行民俗洽時雍之化而民有阜成之美而三代之
隆卓乎不可及已自德色誶語之俗興而嬴紀以
自虛浮放曠之習盛而晋俗日壞東漢勵名節之風
而士之激揚風流者猶足以維持乎世道有宋敦忠
厚之習而士之正色立朝者亦足以增重於國勢風
俗係治道之汚隆蓋如此然允升大猷必由於敬典

之德則所以正風俗者亦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
惟其為治者不知用賢之為要而致意於用賢者又
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或見賢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
能先甚者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於是卑瑣齷
齪者盤據窟穴而不可搖正直高明者遠引高蹈而
不樂於用否泰消長而國空虛乃徒惴惴於兆民之
未殖四方之未靖其亦不思之甚矣則臣之所謂其
要在用賢才者固非徒然也惟其論治者不知風俗
之為要而留心於風俗者又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朝

廷之上是非不白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污
廉恥廢壞正言端色者羣譏衆排而目之為矯激阿
諛軟熟者逢迎諂謟而稱之為變通天下之人靡然
不知名節行檢之為重而天下之事亦將支離潰敗
而不可以復為乃徒區區於禁防之末密法制之末
周吁亦末矣則臣之所謂其要在正風俗者有非苟
然也
陛下之孜孜於賢才切矣首降溫綸即開薦舉之門復精
選任之政懋獻共臣遠邇丕應然明揚之選或未叶

於疇咨周行之間尚不稱於任使殊未足以上當
陛下寤寐英豪之心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任賢才即所謂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有克
知灼見之明有迪知忱恂之哲則羣賢之進如茅斯
拔而不致於齟齬前卻之患庸邪之退如距斯脫而
無所幸於姑息容養之私然後翕受敷施隨材器使
大者贊元經體以亮天工細者居官任職以熙庶績
能外事者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備拾遺補過
之官布列中外之間以共圖天下之事則天下國家

之治可得而成矣
陛下之汲於汲風俗至矣汲重奔競之罰杜倖進之途長寬
厚之風除苛刻之政天下亹亹嚮風承德然君子未
能有於恥小人未盡於革心或未足以仰酬
陛下敦大成俗之意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正風俗即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其好惡之端既足以示人之趨嚮而真實之意又有
以孚人於觀感風俗既成人知所尚將見知恥好義
不必爵賞刑罰一一加其身而後有所勸戒不待勉

強程督人人致其教而後有所修飭興仁興讓之俗
臻教成於國之效著則天下國家之治可得而久矣
夫用賢才以成治功於一時正風俗以綱維治道於
悠久治平之道誠莫要於此者而一皆本於修身為
故身也者萬化之原萬事之幹其所以為取人之則
教化之端胥此焉出所謂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以此
陛下知一身繫於天下國家其重如此而不敢以少忽焉
必使言有則而行有常以立大中而守至正則推之

於國達之天下以之用賢才以之正風俗治具畢擧
德化風行邁迹往古增光
先烈將唯
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若夫政事之失得民生之利病
因革[日]之所宜修擬之所切固臣以之所欲縷指而條陳
諒亦
陛下之所樂聞而嘉納者然臣竊以為不急其要而泛及
其他不本於
陛下之身而營營馳騁於事為功利之末則非所以端出
治之本清應物之源正宏綱大紀之所在其何以贊
陛下宏遠之圖惟新之治哉故臣冒昧輒陳其說如此而
懇懇焉以修身為勸也雖然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
心有身之主也故古之事君者惟以格心為務其亦
有以識此矣夫一心之微攻之者衆況乎居至尊之
位操無不可致之勢則凡聲色臭味游衍馳土木
之華貨利之殖雜然並進於前者日新月盛而左右
便僻之人巧間隙以投意好者其類非一惟
陛下睿識高明

聖志堅定必不為事物之所動搖私小之所蔽惑然所
以為此心涵養薰陶之助維持禁戒之防者其可不
加之意歟有宋大儒程頤常進言於君亦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當時以為名言後世稱為至論
陛下當服行政教之始寔自貽哲命之時超然遠覽深惟
至計念君德之所繫謹氣體之移養妙簡文學之臣
擇其謹厚醇懿端貞謇諤之士陪侍法從儤直殿廬
以備講讀之員以奉清閒之燕視朝之餘即御便殿

從容延訪切劘治道因時啓沃隨物箴規下至人情物態稼穡艱難亦得以具之於左右然修身體道之實莫要於經治亂安危之迹莫備於史宜令白直其說分日進講不限常式而得悉意以開陳無所避忌而得隨事為勸戒至於
祖訓條章
三朝寶訓
祖宗之成憲斯在
國家之令典具存常經聽覽庶習舊章則朝夕與居者

莫匪正人洋溢聽聞者無非善道
聖心湛然而無敝聖德純一而不雜于以坐九重負斧扆
南面而聽斷紹
列聖之宏撫垂萬世之永聞豈不休哉臣草茅微賤學術
庸踈蒙
國家之教養承
陛下之登進輒以所學妄有陳論伏望
留神省覧消埃之微或有增於海嶽則足以彰
陛下衆士求言之實意而臣亦不為潤迂無用虗言之矣

若夫阿意逢迎有所規避以激一命之寵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千犯
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臣謹對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一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參政使侄彭桓
湖廣左布政使侄彭杰彙編
侄孫昀增定
西蜀後學孫之益校梓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上命臣環臣教来考順天鄉試既畢事臣教謹序意於錄後夫取人之不廢言也舊矣書曰敷奏以言又曰詢事考言文則言之成章而著者也自漢以来充賦有司而登其說於王庭者可考見矣至于今莫之有改蓋言之不可廢也如此然以唐虞明良之盛猶致意於靜庸之際而後世之品藻文藝差次事功亦每岐而論之則又以見言之難恃已

陛下在位今十有三年益明習

國家事方勵精求人以振庶功小大之臣奔走恐懼仰

承

威命而臣猥以文字充乏適當任使大懼無以充塞

明詔蓋鄉舉取士公卿輔相且將階級爲事至重也其敢不共況天府之士畿内之秀四方游學之英宜有卓異以備他日登簡顧臣之淺昧何足以知之雖然畢力於文辭論議之間而精察舉之任此臣事所及也若夫恢宏碩大之器剛方敦厚之質疏通敏達之才由是有得爲此則臣之志也

送侍讀倪君歸省詩序

南京禮部尚書金陵倪公以病請老奏至

上重違其意特命許之於是公子舜咨在翰林乞歸省近制凡仕者病十載乃聽予告疏上不許下有司覆又

特命許之與舜咨為僚而進同年者羅璟明仲謝鐸鳴治傅瀚曰川劉淳尚質焦芳孟陽陳音師韶張泰亨父吳希賢汝賢陸釴鼎儀李東陽賓之暨教十有一人相與飲餞之乃取昌黎韓子送鄭十校理詩分為韻率相知者各賦一詩以贈通五十首為一卷教不能賦退為序語今

天子臨御以来凡再起公於閒廢付以清切崇重之任自

學士五品而至今官優老均勞體念周悉
賜誥進陞貽恩二代眷禮優渥皆出於一時特達之恩而
舜咨亦自編修進侍讀簡置
經筵帝光回矚班行引領眷念其私如響斯答所以寵綏
倪氏者甚厚甚休敎嘗因是而推較今昔知諸君子
取諸鄭氏以為況者固有以也餘慶以故相近守洛
涵自集賢亭親于東其事既酷相類若其地望履歷
則餘慶由學士至吏部書再入相府校理繼修譔史
館侍講禁中累遷至户書於今又頗符於所已然而
意其當必至其礪（砥）完潔剛正蹇諤仍世守其家法
宦跡所至當世無譏焉然則鄭氏父子所以有譽後
世豈真其位遇之隆與昌黎之文有足傳哉嘗辱在
下風矣而舜咨高丈履恩英年蚤達姿表環異音吐
鴻暢駸駸乎嚮用交游雖盛而有於直諒多聞之益
切磋文義敏求不倦雖敎抗拙無似猶不棄也所謂
好古義富文華而謙謙不足舜咨有焉若夫諸君子
之作詞義之美隱然大曆貞元之風弟敎非其人而
穊以蕪詞先祇益愧爾

送李廷珎使占城序

占城去京師幾萬里僻在海隅
聖明御宇聲敎攸被乃者占城上言有鄰境之擾土地人
民無所於屬
詔立前王之弟盤羅茶脫嗣王國政遣使致封命於是行
人李君廷珎承命以行夫誦詩讀書出而仕仕而登
朝授節操印為
天子使萬里外國榮矣哉而廷珎又粤産也使軺所經桑
梓有耀得以其間修容子舍奉觴高堂青衫出遊錦
衣歸里昔冉龐之建節會稽之引綬今右點筆嘖舌
以為美談者固千載而一時也請以為廷珎賀皇華
于邁載馳載驅山君海伯率職後先霜霧不犯於求
萬寢興無驚於扞掫天光所局百順其崇上定其君
下齊其民計日歸報
天子顧以為廷珎祝
國家覆幬萬方雨露霜雪之施無間幽遐匪區區水土百
物是貴是利遠畧是勤而仁恩惻隱如慈母於赤子
未有號之不應挍之不撫者時或任其謾幻躑躅於

前王必不可教而後呵摑之天地之度父母之仁下國所宜知也若夫佑賢輔德治亂持危鑒誠出偽則有廟朝之道揆非使者所與也敢竊贈策之義又以為廷瑞贈

送陳朝彥序

萊陽濱海隅其地僻遠不當車馬之衝其人剛勁而朴質其賦出不能當東南之一鄉征調稀闊庭無三訟而以吾朝彥之簡靖臨之真可卧而治也世之貪榮嗜進者往往樂於通都大邑勢利奔湊之區鼓舞

震蕩巽駕偽詐或以徼名或以媒利其志不在民也如吾朝彥之務內近實其志苟在於民萊陽雖褊遠亦足為治矣古之君子寧德浮於位而事不稱其才然後毀譽無自而致望日重而身益尊朱仲卿之桐鄉卓子康之密邑宦跡之所起遠業之所基也朝彥其無薄於萊陽也雖然甲申之歲予與朝彥同賜第者二百四十有七人於今五年而十人者補外餘皆仕於兩京亦既有改秩者矣而朝彥始受除牒為縣遠方寧能無慨然於中耶然十人者率能自振拔以自表見今浙東西言令長之賢大半出於吾同年有聲隆隆方殷未已其一時榮達如頵者乃有註吏議削朝籍返初服者矣則士之所以自致於時豈必以內外遠近崇卑為意哉朝彥行矣後之日山以東有道令長之賢而又出於吾同年者則朝彥自此升矣

送蕭大禮序

吉之山水秀拔而清激其人多負氣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婉軟媚為巧宦者常少而齷齪戾佶伉直自將者常多謂其風氣使然者非邪蕭君大禮為都察

院照磨前後十餘年於我事必留心於儕輩無所降志於吏屬無所假於色詞於諸　無所與遊於簿書鉤稽審覆正其是而駮其非無容隱人以是多肖君然不便其私者相與竊議而陰懷不滿者固有矣蕭君之不顧為之益堅既滿考課功合陞格當外補郡佐若州倅若縣正者蕭君慨然曰令吾向老矣吾一旦為州縣彼乘使車建大蓋蒞采者非吾向所與反覆違難而分庭抗禮者乎彼據高坐左右視官長者非向磬折徐趨門闥而庭謁者乎昔人謂白頭趨走

小生前吾能甘心哉於是上休致之請事下吏部初以其年之未及也相與駭嘆且欲進一官以榮其歸蕭君不顧也遂以本官致仕昔誠齋楊廷秀高蹇不屈孝宗嘗謂其氣性誠齋吉產也豈吉之士多氣性耶抑習聞前輩舊俗之風致耶恥於卑卑以自容耶抑山水之風氣實然也世常患士氣不振而稍有性氣者未必合於時則予之所惓惓者豈特以蕭君之去哉故於其行也酌以酒而贈之言

送陳夢祥序

君子之仕特其義也義之所在雖三黜不去不為濡滯一飯不屑不為矯亢死官死言不為貪以忘生也遯世藏景不為賊而亂倫後車千乘不可謂泰脫屣環堵不可謂約而或欲予為異俗以為高苟為諧世以為快則亦過矣夫君臣之義著於心生於性無所遊於天地之間廓寥千載有如孔孟之時義三仁之出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進退迹不同而同者心事不同而同者義義也者所以制此心而宜此事也哉之至正歸之大中跡皭然而不滓心皦然可識此

殆難與淺丈夫者論也南海陳君夢祥僉江西憲事九年矣撩虎狼將君子服其勇飲清茹苦君子服其潔害不顧安利不恤進君子服其愚飢渴賢名趨營義舉君子服其不讓然而中間紛紛召怨取鬧使有口者鼓其言有地者出其力以持危不少矣為君計謂宜少貶而求合不可乎否則自引以求遠不可乎顧義有所在可不可非所論也於是三考行有日矣方岳羣宗重其去而屬言於教意若有取於贈眾者之一詞而教非其人也雖然往矣由今日之揚于王

庭以贊小往大來之運教誠願之而非所敢知也往塞來譽而高廉頑懦立之風教誠高之而非不敢願也哉之至正歸之大中君其必有以處此哉不然則進將昌圖退將誰懟於義何如也君其不出於此哉

送鄧司訓序

予少侍先君為淮北教官其地大抵朴鄙自府州縣學外家塾黨庠出於民間者缺然無聞有司者僉坊市村社之童召隸學官捉筆誦書循行授句少進教以聲偶又少進解經傳義使習程試之業旦出坐堂

上丹鉛不離於手詔導不倦於聲食時少休晡時乃退燭至復出夜分乃罷矻矻歲年然後稍稍有能文辭通訓詁者當是時意以為其人之學與不學在教官之能否怠勤不可一日已也及歸鄉里則郡多秀民邑井里巷絃誦相聞為弟子員者率嘗講習於家庭父兄師友往往業成乃在茲選歲貢科之舉接武連袂類能自奮叱咤夏楚之勞略不敢以煩於職教之官於是又竊羨為教官之得以自逸而其怠勤能否又若無所與於其人也既而思之彼之勞殆韓子

所謂童子之師者非耶此之逸無乃韓子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無所用於教而道固存焉道者何威儀可度德行可仰心術可鑑作事可則不必勸勉程督徵色發聲而聞者容肅見者心銷如立金絲之堂生春風之館其成德達材之功有什伯倍蓰於向之勞者而果不在於章句文藝之間此固予所願求於斯世者也丹陽鄧先生觀為吉安府學訓導九年予獲從士友之後以望履綦爾且三年矣有雍容之態無鄙俗之辭宛然師儒家法也義解而去諸生之長者向明胡珂來即山中致諸士友之論徵予文為贈其意蓋惓惓爲而予之濶迂伉拙顧無以塞其意然觀羣弟子於先生如此其有得於章句文藝之外而知所願求者乎而助之請者又郡大夫也可無言乎

滄州詩集序

近年安福刻石初集今永豐刻滄州集宋末元季時事斑見於詩詞尺牘間皆鄉郡文獻所不可少而滄州詩尤風格可喜不特可為事案也當易姓改物之世倏忽變幻何所不有其乘時梟獍身為戎首固

不必言而薰香膏沐自進於膚達裸將之列搖毫吮舌揚揚於從軍五鑾之句固謂一時之遭已二君非世臣貴戚之家有封疆城郭之守購亡縣捕之急而崎嶇山谷顛沛道塗哀吟悲歎無所容其身於宇宙亦獨何哉於是見君臣之義性於天結於人心有不可解者后初一時羣雄蜂屯蟻聚之章甚悉大抵悼喪亂之未平而豺虎荊棘之可畏耳滄州則悲憤激烈之詞為多裂眥嚼齒勃勃之氣如可想見趙氏累世深厚之積中國衣冠禮樂之懿使其遺黎往往

有圖山易水之音至久而不泯者不可誣也饒君嘗守邊郡有奇績既老常有馬革裹屍意其刻此集蓋慷慨英傑之風有相感發者集末有祭水心文觀辭致事非文山當時語甚明當是原本亡逸後有勦取充入之殊不類也幸訪求色以備羅氏彭教序

沈氏貞節詩卷序

婦人之性專而不二故貞也者女德之恒也不貞不可謂婦猶不能力田服稼不可謂農不能懋遷不可謂商不能技巧不可謂工不能律己治人不可謂吏

不至於成德達用不可謂之士君子能者其常也不能者變其也其變可異而其常可以無稱也已然漓風自偷士二其行而女爽其德者有矣百有一焉能以婦德自將真猶黃鍾大呂一奏於工歌妓舞之場欣快慕用張皇誇詫亦豈非君子之用心也哉建德沈氏女熤為徐宗賢婦一子未晬而宗賢以溺死時年二十三甘忍死伶傳字遺孤奉姑男不數年而其孤復夭乃敎育其從子性以後宗賢今年六十有八矣堅粹之操教敬之風鄉尚之天順間嚴守以聞

詔旌表其門郡縣改其里為貞節士大夫見聞者咸有所述詩辭賦頌不一其製有美有剌所謂君子之用心庶其在此性之兄僉憲君明德以來江右予得而讀之蓋三復而有感重焉嗟夫貞性易流情實難窒世之女婦愧於沈者多矣可無傳乎雖然今之有愧於沈者豈獨女婦也哉

中州黃氏族譜序

世傳元璧秘監后谷君居廬陵之新安於山谷為從兄弟今中州黃氏蓋其後也隋唐以前天下之黃多

望宗江夏南渡以來江西之黃多疏派雙井夫自陸終之後上下千百年間根豐節茁枝葉條枚其麗不億矣而二族之外無聞焉豈皆謂廷堅之忽諸者乎蓋嘗求其故矣文強之尊孝老英之清裁子琰之辯慧奕世臺閣朝廷具瞻海內名士至會其家筵者二萬人東京之宦族殆不可二三數也魯直以孝友之行瑰瑋之文清介之操為一時所傾慕而諸父群從其辭章風節往往有聞游談之士且樂道而誇傳之況其苗胄之同者乎殆無足怪也竊獨有感焉江夏

之族顯於韓魏之際門生故吏幾徧天下勳猷聲槩
為後来所附宜矣至於雙井諸賢抑擴流落當時親
黨知舊固有詭名他出以趨一時之合者而數世之
後高華閥閲乃不滅於江夏則人心好尚之公固有
出於富貴功名之外者而或以一飽之嬴鄭蹈釜竈
之間偃然自相長雄亦細矣中州之老成有曰以祥
甫倜儻好禮宣德中其子婿肖侍郎孟奎嘗為譜其
族屬於是四十餘年子姪之蕃至三千餘指而以祥
甫下世蓋久矣諸長老乃相與合謀增續修正纂刻

于板以別偽濫用追成其先志而命其子弟来求予
言顧予之凉薄不足以為重惟黄氏高明之望所以
重天下来世而存諸其人者如此勉自樹立將不止
為一鄉一邑之人他日必有以中州為望者矣夫何
嘗之有譜作於乙未夏六月畢事於是年冬十月綱
紀其事者曰祖因祖憲仲珣務孜来致其父兄之命
者曰務徹曰正德中州之趣然者也

梁方梁氏族譜序

梁方以梁氏得名則梁氏之族其盛盖久矣予相去
差遠崔盧之甲乙前未之聞然以是知其巨姓故家
也予間詣一峰必道梁方而一峰又梁氏之婿也凡
兩過梁氏始宿舟信諸丈人行有與仁與言引年修
然長者也諸生數十人事客甚謹而為禮亦虔若景
範景行心求心廣頹然佳子弟也予雖未盡識其族
人然以是知其長厚好禮而文也梁氏遠修也其族之
譜中酒作而請曰吾譜之成欲得一峯及夫子叙之
予遜謝不可夫梁氏之族譜不取重於方今顯貴能
震炳人者顧求之吾二人為計左矣予之乖牾伉拙

雖無以當其意然以是知其為君子尚德之心也夫
以故家大姓積累之厚又有賢長老子姪弟率先嗣
休苟一以尚德之心行之語云恃德者昌吾見梁氏
之昌也譜之作將有大書特書其間者矣

雙槽彭氏族譜序

唐末廣明之變先吉州府君實有生人之德在鄉郡
厥後散居郡境以及虔杭不啻數十所髙門喬木各
為其地之望者皆吉州之孫也碩大蕃滋名德相望
江鄉諸姓鮮有倫比故翰林學士解公大紳謂人無

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觀彭氏子孫之衆且賢則猎猎
於吉州者可以息其喙矣吉州子十二其五彦昭彦
昭子十五人其十子皆有傳而師俊之傳尤盛譜可
攷見者盖十有三族又各為其地之望何其盛也師
俊嘗為某州司法而家傳逸其行事生平梗槩隱約
莫傳然即其子孫之盛而觀之其必有秉燭治書求
其生而不可得若歐陽崇公者乎其必有秉笏廷爭
投核劾去官不肯以己之利害狥人之枉直者乎其必
有汎拼狴户洗滌木索惻然一念之存乎不然何其
後之昌也殆所謂不容僞惟天者非耶夫天之福善
禍淫固不為是剪剪拘拘然遠覽古先九今天下之
族姓傳遠而滋者往往皆神明之冑帝后侯王之裔
嘗有大功德於斯人積厚流光不可誣也司法之子
國寶居折桂之双溪去吉州之基二十里而近迨今
二十餘世蜂房井絡闤闠櫛比無慮數百家然皆不
失士職族舊有譜歲久殘缺諸父老子弟相與合謀
芟剔釐正增續修明以成今譜大率致詳於所親而
不敢昧其所同致謹於所疑而不敢苟合其所異苟

同矣雖别邑殊郡遠在數百里之外必謹志之其異
也則一丘以南一巷以北固有自詭為某之昭為某
之穆者矣而不敢有所附會爲類族辨物君子謂其
得譜之法余先瀧江府君於司法為兄弟實為宗家
予兄崇四又授館渼溪嘗與聞詮之本末次故譜之
成也而予叙之時
成化十二年歲在丙申春三月朔書

贈姜惟亨序

蘭陽姜惟亨甫讀書而不求其解攻醫而不求其售
書業種種精詣而不以自名多林多藝而韜於渾厚
老成之氣君子人也子宣以進士擢刑部郎中三年
得推恩及親惟亨甫曁其配黃授封錫號並命
帝廷於是年皆七十有四矣偕來自汴拜命京邸冠履雍
容翟帔有煒不惟其家人子孫相慶而士大夫間亦
相傳以為盛美踰年將旋軫故里與宣同朝者相率
飲餞而以贈言來徵予謂惟亨甫之年則踰七而望
八有廩祿以為養而無所不足矣伉儷具宜白首無
恙可謂康寧矣必有立長有聞老致榮寵而人莫之

疵亦可謂無愧於攸好德者矣自是以往休于先廬養性順神順受其正且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是古人所稱福有五者庶幾其略備蓋君子而膺備福固其理也雖然惟亨甫之子方以司刑為職刑者死生舒慘之所關也惟仁人善士為能慎而平故仁者有後而善積有餘慶夫以仁人善士願其子豈非人之至情也哉雋不疑之嚴而不殘人莫不賢其母而嚴延年之慘以及身人亦因而智其父此父子之深愛而天道之固然也今惟亨甫垂白相携不遠

千里來即官下雖以迓承光寵然于于其居徐徐其歸必其賢足以成其子之願而其智有以知其子之必可願也若然則惟亨甫之福其未涯哉

送史太守致仕序

瑞守史君文博以覲事來京師既歸引年請納祿吏部以聞得

旨可其請於是史君治行李西歸瑞人在京師者相與飲餞之而屬予文以道郡人之意史君初令狄道治跡有聞陞瑞之通判考滿民詣

闕乞留遂擢知其府事藩臬之司按治之職屢以能官薦于

上得賜勑贈封其親民吏方賴而君浩然有志歸矣夫人之於事或暫然而久未必然其得於人者每境異而情隨以異史君之在瑞於是將二紀矣其為久暫非一朝一夕矣而方其為佐則願其為長及其既去而又依依有不能已之情則史君其必有以取之矣而予又烏足以知之而言之竊獨慨夫去就之義而於史君不能無羨古者士四十而仕七十而老蓋其君

大夫不敢煩之以事而欲逸之也其進退之際固如此後世之進也以捷趨早達相矜其退也非以罪休則以病癈不然則强筋力於龍鍾疲憊之餘斃而後已鍾鳴漏盡而行不止有如史君之壯而仕老眾而休不于人而于己不于勢而于心何其不可多見也史君歸矣瑞吾之鄉郡其父老子弟他日獲承事焉要其久暫之極據其情境之變則甘棠之愛何武之思尚有考也

挽詩序

昔
太宗皇帝之在御也用人無方而官使必器士有得其終
身於一見之頃者故或自草茅而進卿大夫之列或
在選調而膺殊錫之命或再釋褐而分方面之寄或
由州縣而叅
朝廷之選史臣　故老所傳蓋可攷已故貴州按察
使林坦導道初以進士觀政刑部一日偕十餘人召
至廷中
上親臨詔以其為其官其置某所間有以名授吏部者某

若某其視關擬以進於是坦直受陜西按察僉事其
後歷湖廣廣西至擢為貴州激揚明慎隱然方面之
重號稱良憲司而三為邊部皆值
朝廷興大役動大衆撫新綏舊指顧之間有利有害有
安有危有禍有福而能操舍亟徐動中機會因時為
法因事就功論者以為不負上之任使於是有以仰
見
太宗皇帝曲成萬物之道而一時之人才亦得以效其馳
驅於轡策之下於乎休哉別號樸齋莆田人恭慎質
厚有幹有容踰三十始仕未七十而老退歸十有四
年而終其世系歷履既有誌其墓者其子某集士大
夫追悼之作為一卷死生哀榮之際備焉凡若干首

送李太尹序

永燦之令東莞也以進士往進士不外補州久矣比
年朝議欲重長民之選於是州若縣之正自進士選
者俱多課其績効召入為郎御史臨相踵也吾於永
燦不有望乎哉夫選之進士而出之所以重其官不
久之於外所以優其人而或者挾其方外重也則矜

盈虛喝之勢張恃其將優外也則苟且俛冀之心啓
有一於此非民之利也士之行也君子之心也而豈
所以言吾永燦哉永燦年少有雅操在京師數年見
其秉謙率度不詭不隨未嘗挾其所已然而恃其將
必然察其志固將以有為也今茲之往吾不有望乎
哉鄉先生歐陽永叔起家進士自館閣校勘出為夷
陵令悉意民事留心吏能其後更歷方鎮薦登二府
以政事功業顯聞於世每自謂其平生所得夷陵之
道也昔之君子所以自致以有譽於天下蓋如此永

燦勉乎哉若夫計得喪升沉利害久近之數以從事焉非吾所以告永燦者也亦非吾之所能知以為告也

送郭鳳禎知惠州事

知府秩正四品衣緋橫金坐堂上指揮羣僚奔走百吏政刑錢穀無所不統其地與民蓋古諸侯之國士之仕至知府亦尊且榮矣而鳳禎之得惠州也議者不以為愜其言曰鳳禎為御史十餘年矣其齊眉而齒列者有上而佐卿寺二太府者矣次之副外臺僉

憲事雄擅方面者有矣又其次亦付以服(股)肱名超彼其於鳳禎皆何如鳳禎昔按兩浙處斷沛然而人莫之能易不事矜持而人莫之敢易藩臬皆前輩老成而亦莫敢不服降以奏論大臣而時議韙之禮遇士類而游揚頌羨者不容於口其在臺中適有大詔獄中儀外惕中貴人　促日三四至當事承望恐悚趑趄前却鳳禎為開陳白登科出幾先而計周事表奏當稱
旨乞(已)事帖然其林(材)如此誠以處彼者見處庸詎知其於彼何如也顧乃反之亦獨何哉敎與鳳禎同薦名同賜第官同朝且同邑前後出入二十年於鳳禎　不敢讓知矣其明敏卓犖之材非特敎之迂愚滯拙以為不可及雖一時以知數自多號稱能事者亦遜巡下風然則有如議者之說雖敎亦何辭以解竊獨聞之處物不得其平使人之不厭其心此必有任其責者而非外之所患也寧材之溢而位不充寧功之厚而饗不足寧使有屈抑之論(諭)而無非分之譏此古之人以為可安而無愧者也志不以一沮而自失才不以

一不見而自廢道以寧其志義以用其才修行而勵節以俟乎時此君子之用心也蠖屈而伸火爛而發根盤而茁川擁而決此凡物之大勢也行矣勉旃其於今也何尤

送鄭太守之寧國

士得已而不奪於人然後可以有為非言而莫予違行而莫予戾俾俾以自遂之謂也是其所是而不為利害禍福之所淫夫是之謂得己而不奪於人古之君子經治出政趍時合變蓋亦多術矣然未有失已

而可為也夫失生於貧貧生於進者人得以屈伸之故而奪之貪於生者人得以禍福之變而奪之不必其黷貨無厭而後為貪於是游移前却必至於一聽於人而已無與焉是尚足以有為也往聞鄭君必成為刑部郎時一日以其獄與其官長爭是非論辨往復相撑拄不置其人坐堂上盛氣挫折之不能得乃謀出鄭君補外既又取凡所斷按闥之將捃摭為罪久之無所得乃以其守東昌也當南北孔道權貴人過者舟車相啣鄭君接之無所加往往不滿其意而

鄭君自如也夫為之屬而不有遷就於其長為守吏而不少加委曲於能有所軒輊之人充是心也其誠無所貪者耶鄭君兩以憂免及是改於寧國寧國士大夫以得鄭君為喜而求予言以贈予以寧國在大江之南直隸京師非有監司大府長官之處其上向之相違異沮難者既莫足患矣而達官貴人游士重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則請求蹲踏之可憎亦莫之為撓其出於我者不亦可以沛然矣乎將鄭君之所為非特如前之稱而已雖然退之有言縣之於州猶州於府其體一也鄭君能自用其能而不使人之得以奪其政則其於令長也寧肯不用其賢而奪之政哉寧國之屬縣凡五不有不失己之士為令長者乎然則非令君之賢其孰能信之

送太守知永州序

同年友左君仲輝為戶部郎前後十餘年不赫赫以求名而人每稱思之不皎皎以為行而卒莫之或訾秉炳炳以偁功而所治輒理今擢永州予知左君之必為循吏也方是時後生少年爭出圭角立聲威往

往茹柔而吐剛舍大而謹細識訪刻削務為飾耀以自異君居其間漠然若無所為而老成靜重之意隱如也久之上下益信事莫有窒礙百委用集特是而為牧民其不為循吏也哉夫循吏者因其俗平其政任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民吏安之而莫知其為功古之明治體者推先委任重而不敢以文法威廉之吏加焉昔黃次翁與嚴次卿比境為守河南績効暴著聲振帝郡而穎川之治與民休息而已卒之嚴不克終而黃稱之至今予是以知

赫赫之名非至名皎皎之行非純行而炳炳之功非實功也有如左君者予不深有望乎哉永州在江漢之南幽阻左僻其人寡求而自足非有徵名調發一日之倉卒非有呼吸變態頃刻之異情非有往来旁午勞餞雜遝周旋僕僕之勞彼其操切罝籠押闔皷盪以為術者固無所於施也能勿擾之而治可幾矣能勿擾之非予所謂循吏者乎非孟軻氏所謂行所無事之智乎非予之所有望於君者乎孟軻氏之言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長民者亦行其所無事則其為治也大矣雖然禹之治水也相導先後之宜瀹排注決之方亦何可廢哉

望雲亭八景詩序

雙溪之上全璧之先墓在焉以展省之不可時也宅西有丘與溪雙相直而其東北又先某某之藏也一日擧目而在望中每一念至輒登之以寄無窮之思既又晦暝風雨之不可常也作亭其上用狄仁懷英故實名之曰望雲攬奇納勝旦暮百態而全璧非有取於此也好事者從而品題位置之其目有八又從

而物色模寫之其多至不可紀於是陟屺陟岵之所見者宛然龍門瀟湘之景而濺淚之花驚心之鳥班班於夏木黃鸝之句矣見者倡之聞者和之全璧不能止也詩凡一卷古今長短若干篇予得寓目為情異境異興寄不齊故特本茲亭興作之由與諸君子附綴之漸如右而係之以詩以告来者詩曰

望雲亭上望飛雲春雨秋霜水木曛好事紛紛浪標置主人心事要知聞

席上詠史詩序

成化丁亥十一月甲子南至翰林諸同年沿故約来會飲予家在酒所相與論昔功烈行義之士蓋悠然有遐思焉於是自戰國以来迄于唐季代取一二人凡十人書之片紙置盤探中各賦一詩於乎此十人者去今遠者且數千載近亦幾百年而吾徒相與慕重而平騭之而詠歌之想見而不可得是其人豈苟乎哉夫慕其賢而不思齊者惑也顧焉而不能勉者怠也口之而二其心迹者賊也君子之所不由也詩既成取而次第之而復叙其所以如右是日惟舜咨

以事不果来罰如約詩亦追補云

送柳州二守序

始予游郡學劉君遜學亦甫就縣庠有聞麗博洽之稱予愛之慕之曁予既預舉送張君兼素繼入郡學有敏恪恭遜之行予愛之慕之二君皆予姻族齒長幼上下亦斷不十許歲予之愛慕蓋於他人或有不能盡然也不知者乃用相詬病未幾二君相踵薦于鄉予尤為之喜又未幾兼素第進士出守大州大為人士所稱今年遜學又以吏部選擢貳柳州守鄉里

共推高之予益為之喜吾里大家十数科第仕宦自宋以来常先一邑近歲乃稀闊首見有如君者秀異穎出其間而皆出於予所愛慕者此予之所以喜且自負也夫子之闇劣豈足以知二君哉是直偶然耳偶然不偶然固未暇論然遜學今茲之行則守官臨政之事也雖然予又以知之矣遜學通敏之資辯博之材諧圓偶方機軒括輕蓋通人之才而矛之審約撲拙容止迂緩動為底滞自常情視之有不如己則疎遠而厭悪之矣而遜學於予雖未知為何如然每察之其間雖間　雜然而始終於予殆不可謂無意也夫以予之不肖遜學猶不可棄也則今茲之往寧肯以貴近而鄙遠其民崇高而忽易其屬賢知而先其同列有所操挾而抗其官長率然於言動而苟然於政令哉後今以来予之喜且負當何如也若然則所以知君者其不偶然哉其不偶然哉

泰和前溪康氏文獻集序

昔孔子言禮謂杞宋不足徵者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蓋文典籍也獻賢也典籍缺則無所於考賢者乏則

無所於問其不足徵也宜矣然文獻所係之重不特有國者為然雖士大夫之家亦然此泰和康氏文獻集之所由作也吾聞康之先姓匡唐貞觀中有諱冑者為吉州判官因家泰和祈州有諱裯為蘄州刺史歸宋避諱易今姓裯次子寧為虔州司書又自淡溪徙今前溪愈久而愈盛詩書禮義之澤千載如一日邑之稱望族者莫或改焉今之仕而顯者則自禮部主事廷珪始主事君起家名進士以德業聞望隆聲光於一時嗣其聲光而繼起者若游邑庠其從兄珩

其嫡弟琛也其他不仕而隱處者一皆惇忠厚
讓以世厥家而其行誼表表然見重於人則主事君
之伯父允明尊府允升叔祖脩禮其尤也兄弟子姓
率有令名足以光前裕後如此何康氏之多賢歟以
故當時名公大夫下及縉紳能吟之士莫不尚其賢
仰其名為之發於詩歌記序頌賛銘表諸文辭者無
非嘉善述德導揚盛美之作積之篇章累數十百其
亦富矣夫富於文辭與古所謂典籍何異因是以文
知康氏賢者之多則所謂獻者存焉宜乎必集之以
傳也嗚呼使是集之傳不朽後之君子得而讀之將
拜手起敬曰康氏文獻其盡在此則其所以歷世傳
家之久且盛為太和名族者固於此乎取徵誰復嘅
嘆不足以疵義之哉集之者其弟珙字廷貢觀其所
用心誠無忝於家世無愧為封君老春官之肖子云

祭文

祭彭閣老文

門生翰林院侍講彭教謹以香幣奠于
少保大學士文憲公之靈在昔先生冠冕

帝廷有勞有烈有行有名後先相望不辱廬陵降及近世
此道或衰公起奮庸士望以歸異不至詭同不背隨
三十年間大相顯陟密勿陳謨委蛇退食智名勇功
泯其無迹下推民隱上揆國謀胡不百年以答天休
於呼哀哉其早辱甄收遂陪末屬門屏十年俛仰陳
躅顧惟疎節久累含容抗屈自信效用莫中永懷前
修惕然厥躬寘漢有知或諒其衷惟此愚守不懷為苟
從言如皦日以此報公

祭林先生文

蚤困名途晚寘侯館顏巷之樂鄭氈之暖老氣不衰
清尊常滿二妙奮飛光采陸離連捷貢闈若摘頷髭
門户生色煒燁其輝蔗境之味謂當久延云何伏枕
一疾經年伯也對
廷方竚臚唱呼前與訣聞者悲悵於呼先生亦既有子
而又有年休有餘祉

祭劉徵典掌教文

於呼以親家之忠醇長厚而不遐其壽不極其享不
終其榮不反其性於乎天乎言水仕者兩京相望不

滿十年復此凋喪公來自南病卧旅邸既藥而瘳方

為公喜朝造于

朝退謁縉紳乘馬從徒面譯津津有來倉皇見謂公死

將疑其妄宜未有此言公旦起稍覺不快飲食坐行

顧未有害客來與言談亦亹亹　厠便旋一厥不起

聞之悲詫淚沿眼眶奔走往視僵仆于牀　衾席帷

蕭然門左㬎然孤僮舉目淚隨於乎哀哉公蚤登

朝半世驅馳久矣郎潛謂當奮飛生平淳懿弗巧弗濡

德為壽本耆艾斯宜此竟不酬遽爾永畢薄厚短長

莫可究結公之既没鄉里畢來經營竭力惻愴與哀

襲斂如禮棺輿華好祖送出城縞送填道銘旌載揚

浮舟于漕公如有知雖死無悼

祭李知縣文

翰林侍講彭教聞知縣李君卒之五日欲往哭柩前

而觸暑得病未能出門謹具香一炷燭二事帛一端

遣家僮致之靈座君如有知尚其享之若西歸未即

尚當撫柩一慟於乎吉水之民方冀其有息肩之漸

今而已矣則教之所以惓惓於死生之際者豈惟眷

厚之私哉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一終

所經又其南為通衢擁蔽限隔殿庭之隘[illegible]谷布
武乃買民地闢之櫺星戟門以次前後戟門之內延
以脩廡戟門之外直臨泮濱鑿而廣之瀦為泮泮之
少東甃石梁澗南屬之衢北為學門門之內為堂涂
北向西折以達于皀堂之後為後堂堂之前為兩齋
會食有所退省有樓植二坊於衢之兩端東曰興賢
西曰育才弘敞軒豁端直靖深位置居然氣象夐異
既成學之諸生具始末来請記竊惟徽國文公之守
是邦實躬道德以為人士師至於繕館舍飭齋講嚴

像續新冠服罍籩爵洗巾幕注勺之間亦再三致意
焉其本末具舉固如此一時之士爭自濯磨行義宦
業偉有譽於後世今星子之學有賢師帥興舉規措
勤懇周悉則夫居養游息之助作新感發之機或有
出於言語文字傳習之外者無亦徽國之意矣乎而
此邦之俗淳厚敦朴呂成公所謂甘白以為進德之
地者庶幾近之若夫所以開其聰明作其志意修其
廉隅飭其身言以從事於治已治人之學蓋亦加之
意乎異時彬彬濟濟居以孝弟聞出以忠貞顯無愧

原缺第一葉

於昔人之盛斯學之新不徒然矣若危冠修袂于于
洩洩於其間而無以自異焉非教之所知也是役也
監察御史括蒼金君忠前守安易許侯顒嘗積贖刑
之金裒富民之獻為修葺計亦既有緒矣而曹侯寔
来工鉅費夥非始所及也至於白發端緒綜理密微
則教諭上虞吳慎與有勞焉始事於成化辛卯十二
月訖工於癸巳十一月明年二月翰林侍講彭教記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

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
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
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
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
天下以風槩立
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
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
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
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闡權

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操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斥排斬侮名為流俗奸邪至使

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使(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淆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兩公所為不詬其悖必笑其強況肯相視或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及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溢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

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頹毀略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憂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搆祠屋為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奉主祠(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令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正之光鄉邑之重實

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彊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種德堂記

永豐湯才化以醫遊吾門求記其家所謂種德堂者每一面觀其色察其心未嘗不在記也湯氏世為婦人醫父老子弟凡數百無不以醫自名者山途水步宋清之肆相望也近年往往以儒業進仕至尚書郎

者一人舉于鄉者一人譈篋邑校者十餘人然亦皆能通其世業碩大蕃滋方殷未艾於是其先人之德及人遠矣而才化父子方挾其術周流鄉郡不翦々於利不規規於報溉其根而食其實斯堂之洒掃有繼矣記焉足為有無哉然因是有質焉醫之道胗為要胗之道部位為先手大經者諸脉之會也六陽六陰分屬左右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為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光皆精血之隧道莞庫亦附焉男之成胎以氣故男主右女之成胎以血故女主左此男女之主脉不同也男子尺脉常弱其大必病女人尺脉常盛其充乃常此男女之尺脉不同也至於五臟六腑之分屬於左右則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自叔和以来名士哲匠緒言至論未有淆置而錯陳者而才化之胍婦女也心小腸肝膽腎膀光則取之於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則取之於左常為余言其家法乃如此然以此施治而亾效何也豈其先得異人異書獨造

諸有出於今古圖書之外者乎抑有所謂洞見垣一方人之妙姑借脉以為名或執証脉特以俟其浮沉遲速之槩而無所事於部位耶是不可知也然湯氏之醫不啻三世矣又以婦人治療專門當必不謬誠有可徵宜發揮顯白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則其生人之功將不止於身之所至手之所及而已德之種豈有涯哉

蕭氏藏書楼記

蕭生瑗以文潛虚為其先進士受益公所為藏書楼記致其父永年之命而欲予識其下方夫積書以遺子孫賢祖父之用心也讀書而修身立行以自表見於世賢子孫心祖父之也心然世之積書者多矣易世之後失其故　往往為不肖子孫貿酒果魚肉之具零落狼藉風　其銖封塵漫棄置不視者固無論也囊游鄉校時見郡中有李氏兄弟者其父為大理寺丞々没無所賴乃悉其遺書以衡石均其多寡而雜分之特以售人率半存半逸殘缺無全書觀者為之太息嗚呼彼積之者何心而忍然哉宋丁顗聚書至八千卷以為子孫好學之資其孫度以詞科

登侍從叅大政隱然一時聞人人莫不智顗而賢度夫祖父之用心率同而子孫之心其心者或能或否乃如此寧不起世人書不必積積未必讀之論哉然祖父之心固不若是恝蓋將使其覩手澤之如新念用心之所在或能感激奮勵於萬一余於是卷有以見蕭氏祖父之賢如受益而永年其用心一也而蕭生能求師取友以從事於問學所謂信其傳後之心蓋有在焉雖然昔人謂牙籤萬卷而塵滿室者為書肆富於記誦而無發揮雖撐腸拄腹猶不免為書簏

蕭生承祖父之勤勤所以心其心者宜何如也固當采擷其英華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而見於文章事業以有聞於當世且不可麗其腹況可肆其樓顗之孫李之子亦在所擇也瑗於余為女弟之夫而有游從之舊故於其請言也重之以規

官步橋記

湘鄉縣治之北望仙鋪有水曰堯溪橋曰官步縣之途莫要焉洪武初舊之石橋圮于水因循百餘年類址畧盡有司歲梁木度往來潦至輒壞輒旬月不能修修輒費財不貲當其壞驛鈴使軺公趣私蹬視兩涯出百計營涉往往後時失事且虞墊溺而苟且幸架歲以為常莫為經久之圖灌曷鄧君倫來知縣事慨然曰令於此而使郊郭之間以病涉告惡得為為政方思所以起發而未有所出民王俊饒貲而奮義以橋事自詭鄧君喜曰誠然吾當謁名筆刻橋上以子名俊乃益斥財發慮伐石陶甓募匠傭力不期月而橋成及是邑士以鄧君書來告則鄧君以家難解任既去矣昔蘇子有言淮水之利千里咫尺淮水

之害咫尺千里今堯溪之水廣不能數尋然當其橫波中斷則夫跂臨流之踵引望洋之睇雖衣帶與蓬弱均也然則營就堅緻規利久遠以為公私患幸豈非有司者之政哉然予於是竊感於法之已密而州縣之不易也為古之長其土之與民者用其財力之出以興其利其事尚矣唐宋以來於上供送使之外猶得以留州縣之積因其歲庸以從事於其所當興舉者有如一錢寸帛籍而上之太府副在監司稽較出入毫髮靡漏而縣宂兵之後一夫一隸之力不

得請於所由不敢輒有所為〻之輒得檢責据摭以莫為罪為州縣者孰肯舍身試法而為是苟可遺責之舉哉不至於頹墮就盡不已也至其乾沒方圓以謀其私者又終非法之能防也然則畧於法而詳於人豈非治之體要聖人復起不可易者耶於是之時有能以義動其民而民以義承其上翕然於法之外而足以裨有司者之政不亦大可稱乎故為記之以如鄧君之志而并及予所感如此不敢以一橋之區〻而有愛於言焉

淥江橋記

淥水出萍鄉西流入于湘水醴陵縣其上游官寺民居兩涘相望而黔貴江廣之往来者率道是涉者蓋朝暮踵接焉舊有橋創于宋元之間事具前載既槃復復槃而不復者且百年深廣非可厲揭而湍悍又善敗舟居人行旅交口稱病適歲嘗合公私之力以從事而工弗堅緻隨毀于成知縣汪道繼至慨然欲有為而事重費鉅官府赤立左右鉗梴不得施用乃具白于前都憲吳公琛今都憲劉公敷巡按御史張君諸參政甯君瑛副使郁君文博應君欽僉事江君孟倫暨郡守周君鈗同知毛君瓊通判李通黃揚推官方汝慶皆曰惟汝所為而甯應二君復以白金畀之曰以為汝助汪令乃屬耆老告之曰令之興斯役凡以為民耳有如科率以就事非吾意也其樂助者聽民讙趍之得錢米若千鳩材選工躬往指授不朞年而橋成其長五百尺有奇廣十有六尺壘石崇趾釃水為六鎔鐵以錮其交灰石糜秈以合其罅架木其上漬以桐液重累相接上施橫板面以方甓覆以

連屋度其堅密究固足支久遠可使無壞先時吳公及藩憲諸君皆嘗措意於是方相與悼前功之不究是以汪令一建議而響答委用既專給助亦裕有媒孽其事相訐巇以撼縣道者斥弗聽執事者益勸橋以卒成汪令乃走書瀧上請記其事於教教惟天下之事大抵成於同而敗於異雖勢均力敵之地一懷異而陰拱旁撓且不能以有為況州縣之吏上下牵制搖手觸禁舉足罣議者哉任之而或疑之縱之而復操之陽予而陰伺顯命而曲防齟齬前却而無以

盡其用矣欲望其出意見於牽補之餘而成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昔者中山之伐論者不首於樂羊而單父之史能書乃因於掣肘故予於斯役以為汪令之宣力以成功者未足多而諸公之扶樹主張而使之得以成有者為可尚率是道也則彼此之同協上下之孚應將其建立敷施以惠利斯人為無窮之計者豈直一橋哉至若汪令之所以獲乎上以能媚其民其亦必有道矣夫橋於邑門之外以利涉此有司者之常職其事槩無足論而其理有如此者故具著之而列其凡與有力於斯橋者之名氏于左方

肯齋記

父基而子構父菑而子穫雖三代盛世猶以其肯為難然以謂父子之道固天性存焉藉前功而續後績非故不之肯也私不能以自勝而肯之念漸盡而灰寒矣才不足以克荷而肯之事陵夷而草委矣歎飄搖於户牖惻驕桀於甫田孰能無悔心悼志哉故夫必有確然不拔之志非是不立必有裕然克幹之才非是不成有能締植辛勤上追而無懟德下啓而有

遠圖於所謂肯不其庶乎句容之盧江凌氏永濡甫以勇義疆仁聞邑中自其祖世昌若遠其孫曾六世同爨男勤外業女奉内令斬斬其肅雍雍其和庭無間言家用胥協盖凌氏之祖父其寸田尺宅所以貽厥孫謀者規摹遠矣及永濡甫繼父兄代主其家經營朝夕悚悚焉于燕穢之弗治也完美之弗究也而今其年亦踰六而望七矣翕和光大不減其祖父時無愧於堂構播穫之肯矣然予歷觀於今昔之世族而有以知其不易夫以義而聚其族誠美矣然大抵寡而戚則易合踈而　則易散其勢然也方其祖父之初出一人之身而已因其恩意之自然而稍為之節文可以順成而無敗闕及其再世三世之後緦功之餘恩日以踈情日以隔羣内外姓雜然以處無慮數千百指而能萃其渙合其離非有不私之志遺人之才不易為也於是永濡甫之肯難矣始永濡甫之傳家政於父兄也榜其室以肯齋曰吾豈能賢光昭先人之令緒不可不務也暨既久而上下安之也則曰吾豈謂能之將圖惟其永由是鄉邑黨里以肯齋

尊呼之侍御戴君以德亟為予道其事而其從子鄉
貢士傳求為之記將書置齋壁用示其後之人庶幾
世嗣其肯洒掃有繼而菑畬不廢云此肯齋之志也

承恩堂記

南京戶部主事陳君本深即寓宇名其奉親之堂曰
承恩昭
君寵也諗於教曰茂無似以先君之教太安人之愛
勑厲而周內之使力於學以有今日蓋自第進士充
之即署而先君背棄惟是備官已來敬共朝夕不敢

怠違以廢慢先訓以貽太安人憂以獲免於戾茲今
一二年矣
朝廷考績有公典推恩有常數於是得贈先如茂君官而
太安人拜
封勑之命自公之退奉顏色於斯修饋享於斯雖不能力
致甘耎豐其實羞以足於心而竭夫孝養然顯榮光
大以寵綏其先靈而慰藉其長老而焜燿其室庭實
有
天子之命焉既以名斯堂惟吾子之有以勗其終此茂之
志也教謂本深一舉而二美斯備感激於所被而不
敢忘有忠之道焉推原於所本而不敢專有孝之道
焉思所被之不易則其為忠也固知所本之有在則
其為孝也周既忠且孝是足以仰答
光寵而無忝於所生矣碩竊聞之忠矣以敬官為先孝以
顯親為大一念之未誠一事之或苟非敬也名或以
倖致身或以巧崇非顯也非敬之忠非顯之孝君子
弗貴也本深英年壯志遠大所基行見其行成而名
立功崇而業廣所以迓承休顯滋至之

恩以為親榮者方川至而日新固未止此也教於此深
為同進有兄弟之義異時獲升堂展謁祝太安人之
盛福而賀本深之能子其有日矣請列之屛間以俟

墓文

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謚恭
敏廖公行狀

公諱莊字安止東山居士其別號也其先居處州宋
初有為吉州刺史子孫因散處贛吉之間凡四徙至
諱盈始居吉水之漁梁逮公七世矣曾祖秀卿祖與

賢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右侍郎祖妣梁氏贈淑人父
素號素心先生累封南京大理寺少卿贈南京刑
部右侍郎母黎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公幼時即卓詭
不凡既壯素心先生資遣之就鄉先生蕭翹材授經
翹材方居貧自力至不免樵汲公往往挾冊從之上
下澗谷諷誦不輟聲伊伊出林莽間日夕置書懷袖
為負任以歸率為常鄉人至今稱公為事師勤學之
式翹材數稱之曰後進中未有如此生者弱冠中江
西鄉試宣德五年林震榜進士八年選授工科給事

中十年擢刑科給事中階徵仕郎正統六年持節
冊封原武王妃陝右饑
命往賑之公率以便宜從事賴以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
白時楊文貞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
論其不戢子弟或曰獨不為楊文公地乎曰此所以
報公也文貞亦曰為言官當如是矣正統八年大理
寺官屬悉以事坐繫命公署寺事踰月擢大理左寺
丞十一年陞大理左少卿進中憲大夫景泰五年應
災異求言詔上疏請朝謁

南宮及加恩禮於
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於郕邸歲時令朝臣謁賀於東廊恩
禮隆洽羣下感動今
上皇深居南內問安侍養之禮大闕曠闕是非所以篤志
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皇嗣薨殂中外洶然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
端國家之本以繫屬天下之心是忤旨明由年丁黎

恭人憂入見
命搒於廷幾死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
英廟復位召還為大理左少卿時黎恭人喪制尚未終會
聞素心先生訃遂以情自陳
命賜祭營塋蓋
特恩也服闋調南京大理寺天順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
郎七年調南京刑部進通議大夫成化改元御史有
言公於朝者公引咎請老
上燭知其故斥不聽而還公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

取

聖明所照奬眷有加公益竭誠奉職在位踰年以疾不起

上聞悼惜遣官

賜祭干家命有司治葬事贈刑部尚書謚恭敏於是有以

見

朝廷敬故勵忠之意而亦公有以迓承之也公為人直易
表裏坦然可竟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輙面折
不置已則釋然無復留蓄雖間為深機者所中卒不
能自易也廣庭大議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藉

甚四方想其風采然不孑孑為異飭行細以取當時
之譽知者益悉公之為人不知者而猜猜於公者亦
有之矣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
故舊營護拯援極其力之所至賓至而酒豆肉輙相
與為懽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為法官居重位所親或
勸使稍謝往來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歿之日諸子適不在旁
三無以為斂鬻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於朝
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以見公之平生蓋
賢於世之深情厚貌以事邀幅者遠矣故翰林學士
河東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真
知言哉喜為歌詩迅筆成章老氣煥發善行草書麗
逸可喜所著有東山居士集藏于家生永樂癸未十
二月二十五日終成化丙戌十二月初五日娶李氏
累封淑人子男三人宣慶宣力儒學生宣儀女四人
胡慎禮李鳳宋溥蕭宗儒其婿也孫男二人蘭芷孫
女二人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山之原
敎於公為鄉里後進及登朝始獲參侍公不鄙忘年

辱與為禮又嘗預以後事為託謹即其家得世家歷
官行事之槩實以見聞撰次為狀不敢有片辭之溢
重為公誣庶立言君子有考焉

彭母劉氏孺人墓誌銘

仲兄貴三罷廬江以嫂孺人之柩泝大江西歸既歸
遣先公之喪不克葬又明年成化庚寅十二月癸酉
始克葬之胡家舍祖塋之次而命弟敎誌之其歿在
天順壬午十月念五年三十三父有容母顏氏生子
桓懋孺人沙田劉氏劉與彭世姻故孺人歸于兄時

貴三侍先公在睢寧太安人將之抵官下成禮焉是
時孺人年少未甚習事先公及太安人遇之嚴貴三
亦每以義裁恩不少假借童奴女使或柔間媒蘖短
長孺人處之不失其順勞而不怨洎貴三為廬江訓
導教歸自京師過省之見孺人撫接內外飲食衣服
裁製調品皆有條理視昔如二人焉教病三閱月旦
暮使人謹伺起居時其燠寒飲餌無所不用其至歸
以白諸先公及太安人為之喜甚又二年教再試禮
部聞孺人訃為之再不食不能御酒肉者久之同舍
生靳予曰異哉子之為叔嫂之禮也予曰公輩坐不
知耳安能使予忌哀耶平生謹畏自將寸帛尺布之
用未嘗專輒平居稱謂於其夫之弟必曰某叔於其
姊必曰幾嫂未嘗字名之也教少時在父母兄弟之
側知孺人之所處不易然以為世之為婦者當無不
然其後久於世事然後知其嚴於舅姑禮於夫之兄
弟如孺人者蓋少也嗚呼孺人在舅姑左右十餘年
兢兢朝夕及從夫官所稍稍自如然習太安人勤儉
之教未始見其自侈謂宜有厚享以償而止於此其

理殆不可解然有二子其長者志趣頗不凡或其在
茲乎銘曰嗚呼有子孰謂其死

彭立景墓誌銘

君字立景諱光嶽姓彭氏唐吉州刺史玕之曾孫郡
居今吉水文昌鄉之鏡方至君十世矣曾祖貴道祖
求心父伯禹母何氏君先為豐家及其父時為里人
所誣指追呼逮繫盡喪其貲君拮据劬瘁至躬服賈
南出五嶺東走閩西涉襄漢久之盡復其故業性剛
銳直遂不能容物有挾其貲力以相加者與之角必
勝乃已或致訟獄歷郡縣臺省至上書都下百折不
挫必直乃已晚年乃更靜退然鄉人習知其平生搖
手相戒莫敢犯族有先廟先墓先世有山有田為蒸
嘗修葺費者舉廢墮匠昏互合羣渙一衆力皆自君
倡率之事有關於鄉黨宗族直以身當之不為利害
毀譽所前卻成化戊子八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
七十有八凡人之處世寬裕溫柔者每為庸愚所易
侮而發彊剛毅者類招尤取悔故夫剛柔緩急之劑
量操縱張弛之權度君子以為難如君之遲暮懲艾

蓋知之矣配何氏生子四人明體明用明哲明貫孫男十五人曾孫男五人明體自其弱冠時已章（卓）奮有為類君凡君所經營明體之力居多故治命析產為五其三以授三季而獨以二屬明體君既歿人謂明體曰此父命也多取之不為不廉明體曰皆父母之子也吾行吾志而均之不為不孝明體以卒之歲十二月晦葬君于李羅坑又八年請銘于宗人翰林侍講教將刻之石而追納之壙中銘曰

利鍔之淬兮莫之敢嬰斂而裭匣兮衆以寧埋藏之幽痗兮永閟厥靈尚有未泯兮耿耿之精

張處士繹貴妻劉氏孺人墓銘

孺人諱順其族氏劉高祖庚震累官趙州諜以義合其聲遒邁曾祖孟紀大父子釗雖隱弗耀家問弗彫維考廸常以明經薦連教瀘澧世業有踐毋鞠淑賢寔生孺人朝夕一室女事是勤父母曰懿以歸張君張故大家繹貴承之中遭家難百冗奮治孺人相夫內緩外柔逮事繼耕舅性剛毅肅恭以承欽容抑志姑顏繼蕭其存其殁順事如一靡有間忒晚家益殷

富甲一鄉儉勤淡泊率其故常絲粟麻枲乞丐假貸靡求不應曰恤其儋里姥鄰嫗咸感蒙戴張君直道或面折人面頸發赤退懷忿悁潛為使謝其怨遂指予褒黼黻嵩智簡述四子欝然其三庶出二女有行曰萱曰蕭潮信寬表兩婿亦超成化十禩歲在甲午一疾不起季冬念五距生之年六十有九壽胡不稱德則多有黻第進士擢知于涪之官訣遺教戒悉周曰維汝家幸饒衣食不更望汝復有增益汝居官下有好消息吾與汝父寔安且適即官六月遽以訃馳號哭奔赴抵冒隆曦李坑之原龜兆告吉其有明年正月某日鑿深錮幽佳城是即子曰吾毋成我孔勤僮僕曰吁復誰我恩夫曰其賢人豈能悉自有此婦家曰以殖舅嘗亦曰不忝其家嗚呼孺人可多得耶夫妹之夫劉肇升氏述狀來告其稱匪比翰林侍講彭教敷五為銘其狀永詔終古

竹畈顏先生墓銘

廬陵鄉城竹畈顏先生卒其子楫朴以墓上之石屬銘於教嗚呼鄉之老成盡矣銘其可辭先生諱肅字

肇舉六歲入小學言動志趨宛若成人十九為鄉人
子弟師徃徃為老宿所推先年二十七以書經就江
西鄉試是年初鎸解額先生遣不在數中按察使許
某得其文嘆惜再三取其卷并十餘人者上之朝謂
考覈文理無愧於中者特額所拘耳今某所某所皆
關教官請以此十人補之於是先生得為慶雲學訓
導循循誘教不憚倦煩自小學字書聲偶之習進以
解經為文不數年咸蔚有文望滿任以薦陞祁門知
縣祁門縣小而僻民吏安之兩造在庭必使反覆各

盡其情皆教決遣若家人父子然歲辦上供物料名
里甲令自實其貲以差次輕重吏胥無以為奸審覆
丁力披驗圖冊以均搖役既定則親登于籍凡吏卒
不得入村落有期會手書片紙畀里之甲首名之依
限來詣莫有稽違人既不擾事亦無滯在縣八年獄
無大辟以外艱去父老持携至涕泣依依不能捨服
闋調臨清縣素若使客民以丁夫牽挽餽贐誅求為
困率多流竄先生直以身當之雖勞不怨民用舒佚
通祁門滿三考吏部以稱職奏

賜敕進階文林郎贈父仲平官階如之封母陳大孺人配
王孺人陞從六品俸改知無錫時南直隸郡縣飢疫
蘇常尤甚至官首罷不急之役瘞殣藥病老弱者計
口予粟壯者令受役于官而廪之由是脫免徙者十
六七以太孺人憂解去民遮擁至脫其鞾懸縣門上
先是常得風疾屢藥屢愈既免喪疾增劇遂致仕又
三年成化己丑正月二十二日終于家壽七十一其
年九月四日葬長巷行塘之原先生在祁門時光潛
軒公實為其邑訓導先公行介而剛遇事挺挺不阿

少不當意毅然無所降於色辭而先生相禮滋恭未
嘗以有所干切變其度人益兩賢之其解官而歸也
諸子或預請置信物為鄉里賔戚之餽且欲稍豐腆
先生曰吾作官而歸非行賈也何必然俚俗至今傳
以為口實蓋習見世之仕者率饒於貲而先生乃反
其語故以為笑耳在無錫嘗以羨餘錢解府府欲有
所乾沒署縣批還曰解錢若干而漫其半蓋府縣間
相承以為私為諂者舊矣先生曰是不可錢不入府
則在縣不則吾盜之矣必取批如所解之數乃已雖

甚忤守不務先生器宇凝重而矩度雍容口無鄙倍
之言身無浮薄之行廉慎寡欲壯老一致故其見於
事有守而及於人有惠如此居家為家儀歲時率子
弟行之醫命地理之說皆能通曉尤善墨竹評者謂
自在沈著頗類其為人所著有存拙稿易詩書四書
義策學舉要其他雜著猶多教五六歲時以詩句對
偶辱賞愛其罷無錫先公適歸老瀧上相望數十里
問教嘗一奉命往候先生奬誨勤厚既遂承乏朝署
不復繼請及喪先公来歸而先生相繼殂謝矣竊獨
惟念昔嘗與聞鄉里先輩之風槩居官以能貿為賢
持身以行檢為右當時士習皆然而鄉評亦率是為
正十數年来老成日以益落有如先生巋然於鄉邑
顧不多見而今復不可作矣乃掇其槩書之墓石以
曉来者其世系履歷子姓之詳則既具于誌銘曰
習敝俗瀉古風日渝貴通賤檢閃倏四馳周旋繩尺
是曰僻迂有如先生端重舒徐其居若拘其行若持
神鬼出沒我則不知我蕲我侮卒久莫施中世士夫
或家千官蠅負其負蟻丸其丸歸車連軫室廬改色

人曰能事咨嘆嘖嘖有如先生仕三十齡菽豆脫粟
大布疏繒豈無堂搆中家可能豈無田疇十夫可耕
靡靡其什混混其流孰植孰止有邈其傳薌城嶕嶢
歐水迤迤山川相望老成謝凋我銘墓石以讄德馨
匪阿厥好欽此典刑

處士黃君墓表

邑市南有處士黃君原偉其葬在此君子曰原偉非
市人也原偉生於市長於市沒於市而曰非市人者
無市人之行也市人者何闤闠之間四鄙所萃以飲
羊鑯鞭之智挾騙媒餌鉤之術膠漆成於道途胡越
異於旦暮白晝可以攫金一借可以倍稱者往往然
也而原偉於是一無所解有宅一區在委巷中居常
以閑自娛非時未嘗輒出遨坊市刺探動靜操持短
長以軒輊事機為仰援俯拾計與人處迎之邈然如
無所親疏即之懽然久而不渝溹源有別業田時扶
屨徒步往視耕穫或宿或旬浹千手而往悠悠而歸
客至觴酒豆肉相與為歡道說今故商評世事略無
一語涉機穽捭闔鉤距之事古心野貌大有

然長林深谷中丈夫如教者邑之鄙人也間出城邑側足交衢而不敢駐望市人之門而不敢入而往来館穀於原偉數矣原偉不予厭也以予之拙野而宜於原偉則知原偉之非市人也然予嘗觀於市矣始過之其門　如也再過則寂如也又再過則子孫不之存有易主而為墟矣而原偉之家第宅日以增餙園池日以幽茂子孫之士游道益廣隆隆方殷而未艾由此觀之市人之市〻之人原偉之市市之夭市之人者蘄然而或不然市之夭者不蘄然而乃有固

然使其子孫修其業不替則所獲豈尋丈銖兩旦暮倏忽之間哉然則雖謂原偉為市大賈亦可也原偉先世家小溪父如遠為劉氏方吉翁贅婿故今家邑南原偉二子汝玉汝琛早卒而汝玉四子皆克亢其家者原偉年七十六歿以天順癸未正月葬以成化辛卯十二月鄉曰中鵠山曰龍岡有巋其丘有濬其藏凌千百年無敢毀傷

楊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二山楊某以天順甲申進士授某

風厲赫然有聲未幾其考讓菴府君諱某以疾卒于家御史君匍匐歸終襄事又明年為成化之丙戌其母曾夫人亦以疾卒寔九月十二日也將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合葬于府君塋次御史君痛祿方洎而弛榮未逮先後罹此大故哀毀特甚乃忍死自述其事狀致書于京師求同年友人翰林修撰彭教誌其墓嗚呼余於御史君非一日之雅知非誣其親者銘奚可辭乃為具載其言而銘之夫人諱儲字存懿同里菊莊翁允中之季女也端重柔靜以禮自閑性尤

聰慧組織剪製目過心領不煩肄習而工緻自臻讀女訓諸書皆能通曉大義自幼善事其親菊莊嘗以公事被繫楚毒危殆左右扶持不廢朝夕及無恙嘗語所親曰此女子孝不可妄與人於是人皆知其為孝女及笄擇配惟謹年二十始歸于讓菴時曽祖姑在堂治家最嚴有法夫人婉愉承順凡所以行於身施於家者一不違其教若素所服習事舅姑如事父母尤盡孝敬張祖姑嘗謂其舅淳菴與其姑林曰汝得新婦如此楊氏其不昌大乎由是人皆知其為賢

婦及祖姑與其舅姑相繼傾沒家務叢脞夫人以勤
儉相其父喪葬舉無違禮夫之一弟二妹及前夫人
之子曰阜俱在齠齔恩愛撫育無異已出婚嫁資賄
皆極力營辦無纖毫吝色歲時祭祀賓客之供饋食
鼎俎必豐以潔而讓菴一無所經其心者人皆謂孺
人有以相之也所生男女雖甚愛之然教之必使循
蹈規矩見其子讀書知嚮方遂贊其父使充邑校子
弟員且勉之曰汝祖宗數世皆以忠厚傳家至于今
百有餘年未聞有甚顯者汝輩可不自勵以承其餘

慶乎於是子皆淬礪以篤于學不數年舉于鄉第于
春官為名進士為才御史隱然名動鄉郡人又以為
子之成其名者皆由孺人有以勗之也其他處內外
姻族藹然和洽以相愛御臧獲仁而不縱鄉鄰困乏
隨力周之貸不償者輒析券亦不求知於人人益德
之享年五十有六于卒之日呼子婦于前述其創業
守成之難勉以繼承光昭之美言訖奄然而逝嗚呼
臨終不亂在吾儒且難能之況女婦乎生男四人長
即某次某某　季某為伯父某後女三人同邑某某某

其婿也今皆為邑庠生孫男三人某某某銘曰
柔順孝慈婦德之懿匪求於人人無不知善相厥夫
以成其子何以占之為柱下史誰謂崇報弗逮其身
天休滋至以裕後人

默菴先生生壽藏銘

默菴先生既老于家營墓地於城西十里所以書命
其學生彭教曰鋼官至五品壽過六十有子且有孫
矣今又成此千歲之宅旦夕當就而休焉子必為我
誌之然及我之見之也教謝不敏者累年其最後要

督之曰子如不承是子不有於鋼而靡慢其先好也
子苟不欲頹吾之死則古有謂壽藏者子其銘諸先
生教授吉安時教年十六謁今廣東方伯江浦張公
於郡中公謂之曰鄭德新先生德行文學皆可師汝
不宜舍而他於是教始獲執業左右時郡學弟子員
無慮數百往往以行輩老成意氣自擅其貴富家子
弟亦皆有所挾持以相軒輕而教耿耿童子先生辱
收錄之且館之宇下而飲食之所以成就而周內之
者無所不用其至於其冠昏薦送亦皆齎給有加如

教之不肖不足以辱先生之明然觀先生於一時之
諸生或與之進或為之禮或叱咤之聲日至或時不
免於夏楚退而竊聽之雖自抶自撻者莫敢以為不
公其僚之於先生有相是者有相非者甚至有違言
者然既已而莫有不服既久而皆稱之曰君子是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及來　京師與趙之人士游又
知先生嘗教於趙者不異於吉而規範加嚴焉始趙
人未知學閱數十科無預薦者先生擇資性稍開悟
者聚之一室躬程督之坐卧與偕不數年皆為寸進

士而趙遂為文物之州若今戶科給事中王熙臨清
知縣薛方鄉貢士宋信教問與之道先生之教猶凜
然色莊如臨其前也既罷吉安擢相親藩侃侃自持
不以利害禍福有所左右而同官有險詖側媚者每
以計相傾先生羞與為伍蓋官
寧府三年而在吉者半卒得謝事以去視世之遷就屈
辱以苟升斗計者何如人哉先生閒語教曰吾先世
本汴人宋南渡始家蘇之長州先大父彥禎先父用
懷再世皆以醫隸事大醫院有息在人吾七歲而孤
先母陳孺人長而教之稍知學則誨之曰而家世業
儒而祖而父又以醫自憙聞之汝父周易之書陰陽
理命之說與素難相表裏乃命學易甫領鄉薦而先
母棄背由是意不在仕閉門授徒殆將十稔既而知
舊咸推挽使出正統乙丑乃以副榜教趙州時年已
三十六而尚未有子也今潛浩汝皆能典謁矣四女
子亦皆嫁士人吾身章家事粗辦矣吾將歸掃先人
之廬著書飲水以終吾年更強面低心逐年少乎此
教所習聞於先生者如此由今而考觀其出言制行

前後蓋可覆也今先生脫去事累洞視物變齊得喪
一死生超然萬物之表而游於無何有之鄉教何足
以知之昔趙邠卿學為儒宗晚歲作壽藏圖像其中
與子產叔向季札晏嬰相賓主唐司空表聖既謝徵
辟遂遺畧世故為終焉計遇勝日輒引客坐壙中賦
詩酌酒以遣君子以為達先生固其人哉第恨不得
廁賓從之後以究窺先生達生委命老而彌卲之德
則以文學貌似萬一以自附當史之末其敢不恭銘
曰

覆之渠渠位之居居先生之故廬築之坎坎璧之宛
宛先生之別館朝出遊兮館之中枕流明兮韻松風
暮而歸兮誰護誰守太虛為宇兮明月為牖招雲命
駕兮無春冬山後野鶴相迎逢醉看白日涵青楓遊
之樂兮未渠終刻銘館中視寘從更百千歲此從容

顯妣封安人項氏墓誌

先妣安人項氏吉水帶源里人曾祖志方祖謂震父
嘉言母郭氏以洪武甲戌三月一日生年十六歸于
我先君汝弼姓彭氏歸十有二年先君以鄉貢授官

歷陽春句容祁門訓導睢寧教諭致仕出入凡四十
年安人實偕又十年教官於朝
賜今封踰年先君卒卒之四年為成化壬辰七月二十一
日不起疾年七十九生五男敬占道術教敬先卒占
府學生道吳縣教諭敬翰林侍講二女嫁帶源王顯
周園塘錢廉問孫男極杰林彬桓棐楙采孫女三人
越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合葬上村中磐先君之窆
不孝孤攀號殞絕無所逮及重惟安人丈明之性勤
儉之德為婦為母女行寔備當別具家傳用垂永則
敢竊記始終之槩刻置壙中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傳說

周永光傳

周永光吉水桑園人永樂中崇述孟簡兄弟臚唱相
次以文名一時者其諸父也永光學詩攻文有志世
諸父業為府學生自負甚高盡一學當其意者無幾
人睨餘子藐如也貌疏瘦顴頷皆毛而觺嗜謔浪與
之狎者不復字名之直呼為猴稠人廣座張目不肯
荅然有時亦相唯諾不自覺也好象奕而品不甚高

一着之勝逸床大叫拊抃不已往往落人計中不復
顧酒酣脫巾案上取食間箸寸嚙為鬮以賭飲揎臂
跳躑拳挂人鼻引滿足酌衣袂淋漓然惟遇知己者
傾倒不數數也羅應魁素修謹永光喜撩之為咲一
日應魁自春試罷歸過之方拱手肅然坐以禮自持
同輩滿座永光輒伸足加其膝應魁勃然推着地永
光大噱而起每以語人輒自絕倒周可大性剛卞其
發至不可遏或忿爭方酣永光從旁睨之曰汝客氣
復發耶可大每為之屈余時童丱永光獨喜從余游

戓三日不見即奔走相覔夾案促膝坐取經書諸精
義及註疏異同自相覆難一義不通互相刺侮聲撼
旁舍間以詩章注復諧俳恠嶮層見疊出余取鄉解
永光贈詩云共誇桃李春先豔獨笑芙蓉暖未開蓋
自謂也後數年徵天下學生年四十者詣　京師永
光屢不得志亦俛首隨例就試余戲之曰此芙蓉開
時耶永光悵然無以荅是年天順癸未遣余會試禮
部初塲甫畢日晡矣困甚急投逆旅主人宿永光来
就余横卧腹上詢得失聞首冒二句即嘻曰秀才又

康矣推枕徑去是夜試院火明日天未明永光款户
呼曰幸矣子之骴骸不及以賡試官之龍而為煨燼
也子知之乎昔栁子厚之賀王叅元今我亦當賀子
矣余曰不然事固未可知也永光曰昕不知者與孫
山争先後耳已而余留京師待再試永光去卒業南
廱自是不復見矣永光讀書雖未慱然能精熟反覆
嚌醳每有異解為程式文字㸃出新意經其指授者
往往取科第嘗謂一第可縮手拾而竟謂一大學生
以死悲夫永光所著頗多其大學義數十篇最善間

同意當詞不流便然一時諸人莫及也永光名謙死
時四十二有三子贇曰周永光居常以誕自憙嘗曰
大兒羅應魁小兒彭敷五餘子碌碌不足数其狂妄
如此雖然亦不凢哉若曾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
痛之語近世蘇長公記文梓州畫竹具載平日戲笑
之言亦曰以見於與可之無間如此余於傳永光亦
云余平生不耐與人狎而於永光獨無所嫌殊不可
曉則永光豈直謔浪之士哉特録以傳示知永光者

翁節婦傳

節婦南平人姓翁氏父遜為國子生早卒母張鞠之
張故知書口授女誡列女傳諸書節婦甫數歲輒能
成誦組繡裁製不學而能而精巧過人及笄嫁同里
劉永輝時王姑尚無恙年高性嚴號難事事之終其
身未始少咈顔色永輝居常好讀書喜吟咏不屑細
故凢家事綜理一切出其手略不使夫有顧慮不足
意知理道達事宜明於取予鄰人嘗歸所假稱具者
既啓視有金二餅節婦謂永輝曰此必某所遺掩而
有之不義盍召還之其人始驚謝㓜子璋生数月而

節婦病召鄰嫗乳之嫗匿節婦所御金珥節婦固知之置不問曰寧失珥無因我兒無何永輝卒子幼力單生理蕭然勤紡績以給每夜雞再號猶軋軋間機杼聲人為之弗堪有里母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力自苦如此節婦泣罵絕弗與通剪髮自誓自是莫敢復有言者時節具殽醴攜二子詣先祠拜且言曰劉氏血食在此二孤耳幸相其成舉聲一慟往往至絕聞者悲之豐城為郡守聞之使人告節婦曰吾今上若事請旌命何如節婦曰夫死從子婦人常事耳以此求異吾不願也事遂寢璋成童令學於邑庠歲時節縮為東脩貴朝夕訓督間語其父平生以感動之正統乙巳沙尤盜起攻圍城勢危甚節婦謂璋曰汝身宗祀所繫萬一城陷宜自求全毋以我累汝有戍卒數人寄食千家每厚遇之曰吾兒幼弱有急幸挈之以逃我即死當報明年二月竟以驚憂成疾而卒時年四十九節婦十八為劉氏婦二十餘而夫亡保其孤如琅玕芝草日夜以冀又恐恐其或戕若瘁也卒如其志卒之後七年璋第進士官于 朝永輝累

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節婦初贈安人進贈宜人璋今為戶部郎有行有文無忝其家

贊曰翁宜人志識不凡其為婦為母凡女行略備匪直孀居二十年之為諒也曰節婦者族里所稱云爾

嚴說贈豐城令周君

國僑曰火烈民畏之故鮮死於火水懦而狎之故民每溺焉甚矣政之有似於水火也政寬則民慢雖仁者不能不糾之以猛慢而后糾之其民殘矣不幾於罔民乎焉有罔民而可為哉豐城在考功為繁任在江西為大邑在會府為近地其治尤不宜於寬故夫公上之供綏之於先曰吾催科之拙也而不能不峻之於後徵名之令玩之於始曰吾不忍急民也而不能不陷之於終安在其為寬乎然前之為豐城者屢以嚴理矣而民不蒙其惠士大夫不稱為良何哉是非嚴之罪所以行其嚴者之過也紀綱之立法度之張信其賞必其罰厲其禁令不苟止也不姑舍也嚴之為道殆不可廢也尚矣狠以偪上刻以侵下立聲勢為罝羅厲爪呀牙為鷹犬中之以蠆蠚之毒伺之以

機械之僞是非嚴也所以濟奸也苟以予諒惻怛之心而行剛明果斎之政措之章為施之天下將無不可況於今乎況於豐城乎山陰周君廷桂自大學生擢令豐城大夫士在　京師者請余言為贈廷桂嘗以春秋魁浙試在大學亦以經業屢先諸子鳴其於春秋君大夫之賢政體之論吾夫子所予者當有了然不易之見去為豐城其稱良也必矣余恐其或懲於前政而矯枉之過也作嚴說以貽之

題跋

題陳僉事粹之冷菴卷

客有示予冷菴卷者予方漱寒泉擷霜菊濯足雪瀧之崖相與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可以嗒然忘言矣

彭教題

予既題此或病其寒慳予謂昔嚴子陵口授數語復侯君房其人少之子陵張目熟視久之曰賣菜乎求益也然則以豐約論辭恐不免為子陵所笑

跋周僉事可大贈行卷

可大清苦介執自其為諸生時已然予嘗同學館可大不予少辱與之友蓋亦鹹酸嗜好之偶同於今二十餘年矣可大凡三改官輙有名稱雖不盡為流輩所喜然其美終不可掩此卷往年京師諸公送可大還浙中之作予時倚畢山中故贈言闕焉及是改官河南督屯田江淮間瀕行持示予且欲贅數語於其空予以為卷中之作其於可大率有常紘之義焉雖予所欲效於可大者無以異此況可大淮者之任張武所謂桂後惠文之治也今茲之淮陽城所謂催科之政也尤慎其所操以為用哉夫諸君子惓惓豈以可大為真有是哉亦愛助之至意耳雖然此猶以其似也至若醌正之徒或創以口語相詆皺者殆第五倫所謂我乃無可大其奚以辨為

書

與羅明仲

別後得手書附至馬梁二同年信物既而傳聞有中壼之戚久之乃得其實伏惟伉儷情深久同黍約一旦棄捐何以堪處況壽堂夫人以垂老之年乃失長婦而諸令子方在提孩乳哺之間上下內外之際誠

有未易言者辱在知契豈勝悼嘆久欲一奉慰問而
堺坐窮山苦乏便風非如居京師者可朝鄙而暮置
也教憂患連年雖勉自數[敦]率而心志凋耗如吾兄之
踐亨履泰者又不能有以教導而振掖之其終為不
肖之歸乎朋友道喪久矣有如二三兄者其亦有意
於不肖者乎鳴治實之比辱示問情詞鄭重厚意久
未報曰川聞已有歸期或得一執手於江風山月之
間師召豈尚留閩中耶尚質孟陽汝賢舜咨想皆安
吉不及一一奉書煩示此紙使知鄙拙近況如此

回汪大尹

承喻欲增入郡守佐不遠數百里復此速訪足以見
謙慎審密之心推之有政豈特遽緩之寡過哉但文
字貴謹嚴若泛增加便為繁冗意欲止於江君孟倫
之下添暨郡守佐四字而列府縣官姓名於年月之
後亦無不可至於應僉事則添之無害也更望裁之
倘別拘礙就煩斟酌使其停當可也

回劉肇升

所需鄙文既邑勉承命矣而執事遲之是以有今茲
之貺意以為空言不如實貨也則辭受之間為僕者
亦難乎其於處矣欲盡行鄙志則僕夫告勤且於人
情不近昔人有受飧返錦故事謹援此例以為斷案
雖然有一焉鈍拙之思不能自強向也以空言之故
既不即如尊命矣今獲承寵貺苟使速課空疎則意
所輕重不言而可諭僕誠內不足不敢不避此嫌也
必三年而後可奉命如何聊發一咲

七月十五日與應魁

擬以十九日晚棹舟夜至青原別夢祥僉事已有定

約矣請先生如約乘馬至吾家同泩馬凿吾家可也

與黃太守

昨聞除命進長郡事凡在治下豈勝欣躍況平日之
所向慕其為慰愜實倍常情閣下發身華要歷中外
將二十年而得專城蓋不足為左右所喜可慶者十
年在吉人情土俗官弊民恫諳練深矣往者為忝為
貳民固嘗受其賜然志不能不有所壅閼而不盡行
事不能不有所從違而莫盡施或暫爲濟一時之急
而未始為經久之規而今而後庶乎其可以展布矣

翹仰新政與日俱新不腆儀物惟以致忱亦情禮之
所必至非以為齋廚溷也更冀俯納

答黃太守

新亭壯觀禮意周浹豈惟此鄉人士之幸山川巖壑
與有榮耀焉承諭勒詞亭下此非鄙拙者之所能稱
然終當有以仰副嘉命至於禮幣之賜則有未安前
夢祥僉事以忠節祠碑見屬所遺禮幣亦以為事關
鄉邑受之則如秦人之為越人矣謹援此比千萬垂
亮勿以為訝也昨來率易奉酹重勞還答謙慎婉密

有慨然一洗之意是所望於高明也教正初當詣京
或得一拜庭下更竭寸私不復一一

與呂大尹

行間承飲餞勞溷數日又承棹舟遠送厚意惓惓愧
感不已到京以来公私紛擾不及修問頗關懸境而
暘不愆秋稼稍稔皆群公協心數理之效託在治下
豈勝欣慶教之家素以耕學為業在家數年未嘗有
一乏輕涉公庭亦諸公所知也萬一兄弟子姪人等
依倚附託輒敢干謁必不才無恥之徒請一切杜絕
勿令稔熟教雖不肖決不敢置纖毫芥蔕於胸中也
此皆由秉之懇望體鄙懷為幸

與羅一峰書

相去益遠聞秋夏之間自山中邁疾而歸今必康復
矣向在鄉間時去来者咸言其地山林幽昧非所宜
居明者尤當審之豈宜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入火蹈
河而無顧也果若云云則古聖賢所以節宣避就之
宜無所用其說矣固知雅意有在然心靜則境靜門
限之外即蓬弱也不然則所謂九曲飛雲者乃十字

街頭耳前梁鰲踵門病中曾奉一書惓惓之忱諒能
躰識而凡来自貴鄉者輒詢起居則吾言猶未效也
以應魁相知二十年而苦口相勸輒如水沃石他何
望哉教伉拙之性病痛甚多涉事日繁疎闊必衆亦
望鐫切為幸此便甚的故此忉忉

又

令弟来得所惠書并承佳貺佩御食飲不忘雅愛滄
洲集叙字頗粗惡今令中書李應禎寫一通附去入
承欲令序提要續當課成寄去今未暇也在京師

俗事旁午使人厭惡翹想居高而在世外何可得也
今弟兩月在此寓止隔遠疎慢可愧

與某

吳原明僉事来拜所賜書且審尊候萬福教自六月
間至京苟祿如舊公私紛冗遂缺候問吉水忠節祠
近乃起廢臨治之舊想欲知之祠記一通輙塵尊覽
閣郷知縣胡原睢寧人其人廉靜長者有君子之器
但置之往来之衝或非所宜不知何以處之為得原
明僉事趨向亦似不苟在尊度以為何如

與張沖舉憲副

自入京来嘗兩奉書計必達左右(敎)徵居三月歛近劉
編修戩丁憂乃買其屋以居但僕隸稍衆頗覺窄隘
會當易之耳郭鳳禎差順天等府巡按張思履九月
間到京此郷里諸人之大槩也閭中簡籍所聚吾兄
當使我飽饜無復遺恨乃可南北遼金史一統志先
能息寄為媿

與姜提學御史

行間遂不得一面至今怏怏家兄道新除儀真縣學
教諭託在治下為幸多矣家兄學行皆不凡前為吳
縣教諭數月之間學政煥然一新吳中士大夫以為
前此未有也桒丁先母憂解任其論下及鄰學諸生
至今慕頌不忘提學戴侍御及今巡塩雍侍御嘗知
吳縣皆稱其美不容口非敢以兄弟之私輙為不情
之譽也但聞儀真學校頽弊特甚尤望扶持使得以
自立為幸新吳之舉古人不以為過教雖不肖諒左
右之能信之也

與郭郎中

往歳房村解后舟中不及款語忽忽四五年矣往来
河上撫觀治績每用恩仰眼中士大夫丈充其志顯
有績效如左右者能不為之喜慕人不通問殊用闕
然因便奉問起居仲兄道新除儀真教諭託在治境
想蒙清照也

與程都堂本深

自舟行匆匆邂逅於徐邳之間於今十年矣遭罹憂
患奔走南北席未嘗暖兼以疾病人事曠癈是以起
居之問缺焉不修諒必有以悉其故不謂簡也中間

閩薦歷大藩進職中臺政譽流聞豈勝慰愜竊獨惟念前後守吉者文賢多矣身所承事而目擊者若今亞卿張公與左右中間雖士大夫議論時有不同然至於吉之吏民畏威懷德則固卓然其莫可為繼矣此嚮往之心所以與日而俱新也闕右年来內寧外靜鎮撫之餘膺受多福因盛方伯行便謹此以致下忱吉水忠節祠近方起廢臨治之舊想欲知之祠記一通輙此奉上提學戴憲副敎同年進士不詭不隨歷官前後皆有本末知在尊度以為何如不宣

與鍾提學

前歲同僚吳修撰来承在閩中時所寄惠書籍重感雅意擢副外臺遷敎江右尤為敝邦人士之慶蓋老成之望素所知悉其為喜幸尤倍恒情近聞鄉郡之間士心胥服乃知君子於寬嚴之際固自有體不容以淺意窺也敎年来多病重以憂患候問曠廢必有以照之小姪楦隨在宮下今遣歸欲令入學就試俾之敬謁門下楦於程課之業稍能通習願賜清閒俾名而試之恕其不及而勗其成是所望也至於趨向

操檢雖在童稚頗能自異於流俗非敢以子弟之私為不情之譽也凡此覦縷恃在斯文之愛勿罪幸幸

與張內翰東白

陳儀賓家人来承惠手墨多病指廢筆硯遂缺報書但託其致區區而已卜吉想有定所矣舍姪楦三家兄敎諭之子今遣其歸入學就試特令拜謁文席子行業俱似可觀在群從中鄙心最愛重者勗其不逮而獎其成幸幸也

啓同年諸公

金榜同年久別鴛鴻之侶玉堂故事重修詩酒之盟地異悲歡誼通金石有歌伐木慕小雅之遺音其臭如蘭仰同心之佳話古人既遠此道當嗟況茲一日三秋百年幾見寄乾坤之飄蕩梗跡無常眷夙夜之傾依逢心靡定未見君子何伸雅懷我有嘉賓式鍾情於舊燕玉多吉士會休沐於清朝威儀孔時少長咸集雖歲時酬酢較前差十一之籌而傳陸參商畢境合盈虛之數可以久則久豈偶然哉莫之為而為有如此者盼三蓂之既落見滿月之將弦日吉辰良

旦免中秋之苦雨輕車熟路兼無上巳之遠遊既注難追於斯為盛連茵接席寧辭形穢之嫌倒屣迎門穎結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將醉公瑾之醇醪書不盡言豈敢慱子瞻之佳簡蒼頭速去青眼遥臨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二終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三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　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叅政使侄彭　桓

湖廣左布政使侄彭　朮　彙編

侄孫　昫　增定

西蜀　後學孫之益　校梓

古詩五言

墨梅為倪編修賦

江南有佳實幽芳與春爭園林作搖落點綴紛瑶瓊

小閣夜光满紙白䟽影橫詩篇與酒殘對之如有情一自走燕冀六年繫塵纓豈無紅與紫濁俗非所貞緬懷好顏色邈矣如三生辭洛東北產不出京師城孤標與絕致一見殊未嘗朝回坐燕室披圖遂忘形神交在氣味不待聞幽馨近聞恩普寺春條着寒英我欲往從之政爾猶未能何當共子去一醉春月明

戊子諸僚會飲於長至日分題得漢嚴光

故人致中興豪傑為時出於事苟不乏寧忍為身屈頡頏致鄧閒論功差甲乙何如立崆峒上與巢許匹

西京酬聲利節義　失高風日獨振亦足裨帝室
桐江一絲烟阜我千古識

必葺齋

德以葺而備居以葺而完震風發吾瓦過者畫吾墁
主人稍弗戒顧視空長歎是以盛名下居之良獨難
亦有數椽屋寄身在長安因茲動遐想風雨方漫漫

訥軒

無言勝强聒靜默含周謨所以訥軒翁嗒然而恂恂
往往盡咸輔紛紛至膏唇年來頗厭此從翁酌其醇

題春風得意圖

識君玄都觀訪我玉堂署高論懸詞河清標凌玉樹
袖中出畫圖風流無乃似當年得意初袍笏相嫵媚
走馬玉河邊遊人眼爭覷青春真可憐回首十年事
逶迤向粉閣著列在朝序致身霄漢間騰躍亦何遽
回應答遺逢豈復恤勞勸溫飽非所期願言永芳譽

秋景爲羅養蒙題

鴈影接寒遠山色凌秋嚴碧瓚蹂篁淨黃花涼雨纖
不須拚潦倒吾意亦陶潛

醉歸有作東萊

蕪句抱隱憂顛頞見眉宇今辰赴佳招下馬日卓午
開簾坐層軒雜遝羅酒脯凡此座中賓胸腹俱傾吐
觥籌劇紛紜雅論相撐拄遂成終日歡洗我所肺苦
乃知百歲中開口真可數斜陽在木末暝色入囱户
醉踏暮街歸紞紞高城鼓

贈萊

八月吾欲言客行何其多贈言豈敢愛稠沓將如何
願子再一宿爲君發長歌

和答寓之止詩有作

至言無忘言說止非真止不聞浣肥滓持向牛羹裛
作詩以止詩此意頗疑子高文工比興投筆見深喜
秋月碧波深春霞赤城起同書戒玩物魯語訓爲已
意句出於新默爲斯止矣厭山勿近蘐畏水當遠涘
此意殊未能請後諸仙祀

秋夜曲

寒禽認故枝繞枝猶依依涼螢亦知秋飛來傍牀帷
幽閨刀尺冷遊子何嘗歸脩途苦不易焉無寒與飢

及此清夜長為君製裳衣
憶友人李雲南
送客出荊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怳隔千里道
千里故不遥咫尺夢難到孤鳥安杇株行雲在晴昊
感嘆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竹外一枝梅
仙標何處来一笑倚寒玉晴怱見踈枝座上春可掬
山陰帶殘雪水影蕪遠綠猗猗重孤竹君歲寒伴幽獨
古詩七言
題畫魚
秋塘積水碧於澱菱葉田田貼波面大魚翻騰如有
神小魚逐隊波汎汎修鱗總是鷗化取胡不東川與
西渚吴兒素網白綸絲紫豉香蓴柰何汝
明仲夢中得句諸公因之有作首句其夢中語也
碧潭夜浸珊瑚冷夢裡分明是仙境吟詩不許鬼神
驚醒後一簾花月影春草西堂社雨餘月明孤鶴仇
池頂仙郎麗句盡堪搏楓落吳江更清警
墨竹為張司業賦

書臺舊業多年別夢想寒光翠如結東風冉冉含青
烟六月蕭蕭散寒雪江天一碧秋雨霽點綴黃花更
奇絕霜晨月夕清夢閑交梢落籜聲蕭屑此情此景
時上心江南江北那可說歸来為抖京洛塵三掬山
泉漱芳潔殷勤好與問平安清吟寫向琅玕節
墨菊為汝賢檢討賦
東風桃李争春陽銀屏珠箔生輝光金樽檀板趣歡
笑狂殺街頭遊冶郎疎枝密葉東籬下肯向傍人索
高價不共蘇君争盛時誰能度客分殘炙晚来紅紫
俱摧殘黃花采采真奇觀回看千里暮雲碧占斷一
天秋色寒玉堂主人愛佳植旦暮相依好顏色合歡
未愜兒女情清酣豈岸先生懷莫嫌寂寞開校遲化
工造物應無私情香晚秀高秋後蜂蝶紛紛那得知
墨竹
千竿萬竿無不宜一枝兩枝看益奇江南昔日舊相
知醉中吟興長相隨一從書劍来京師黃風赤日衣
塵緇豈無紅紫紛委蕤豈無夭嬌条天姿粗材蜀質
不可近纖穠流麗令人嗤圖中着此兩三枝相逢一

笑開双眉依稀豈必真丰儀彷彿足慰長相思呼酒酌以金屈卮把筆更贈清風詞行隨芳侶湘之湄何時更此同襟期

蘆鴈

楚天雲黄楚江碧黄蘆白葦秋瑟瑟孤鴻晚日下長汀瀟湘萬頃添秋色上林夢遠不可期南州晚熟聊相即半夜驚呼湖上燈一聲飛散漁郎笛荒村傖父烟雨羅鴈門胡兒霜月鏑南飛北走殊未休旦暮真知為身後區區不為稲粱謀寂寂寧當畏矰繳尹倭

作宦還好奇愛此閑遠江湖姿黄塵赤日謾相苦畫圖添我江南思

牡丹仙鶴圖

仙禽本在青崖翠壁之環山瑶柯琪樹天風雲何置之紅紫閒坐使俛仰羞清顔涙嬌淺媚兒女耽強使依倚寧甘在昔壁上之龍厭塵寰一夕風雨聲珊珊曉来敗壁空徧覵異毛靈骨天所慳子其慎之寧子闌畫舒夜卷複以緘月朗天清聞珮環此鶴一去寧當還

前村雨梨

出門沃壤連十千春時有雨即有年膝頭一夜流消消曉来迷望生青烟東家荷犁策黄犢前者歌呼後者續眼前只此可卒歳不用雨珠兼雨玉

鳴鳩

連陰不雨江雲低有鳩樹杪雙雙啼東風桃李失顔色西園碧草春萋萋春光索寞已如許呼雨喚晴殊未已且將明日付天公莫道陰晴總由汝

蕭司訓之竇坻科東德同年

黄雲欲雪還不雪迎馬都門客將發清樽相對且淺醉霜柳殘條不堪折君將木鐸方甸東杏花壇裡聲隆隆大夫向復隙仲弓弦歌萬室皆春風

墨竹

江南千竿倚茅屋一笑掀簾半息緑六月清陰落畫堂五更寒雨聞飛瀑有時散步月明中百尺龍蛇走平陸有時醉筆揮淋漓粲粲幽花照寒玉蝎来一醉長安花幾番春度西溪曲金盤華屋多芬菲羞把清顔趁粗俗畫圖彷彿傳高標雙眼摩挲看不足縱饒

面目浣緇塵巷李猶應作奴僕

陳千户奉萱堂

東城萬瓦生青烟深堂萱春欲燃老人白髮垂珠璫懸膝前拜跪何翩翩摘花浸酒浮金船淡黃新馥相芬鮮嘗貴易驕貧易憐有親有養真難全陳侯將門隆所天盧陵義節聲習然

月照海棠

金鯑物初升海濤碧星地雲階爛銀色等閑拈起海棠丒弄彩凝暉兩無跡深紅淺白嬌欲啼穠光注射潑睛迷夜深風露却凄凄長庚一點畫欄西

題彭昭倫給事獲鯉圖

黄門示我獲鯉圖似欲騰躍升天衢畫工落筆固有託比興出口人人殊或從形質推能事或假聲音協期許諧鞋毎笑鄭侯傳履鯉又聞羅子語傳君此論尤足聽等閑豈直羨飛騰為霖為雨能澤物在人在物皆其英不然寥廓空依乘凝眠黙遯雲蒸蒸雖違人間刀几辱只與鲣鱝同其稱

正月望日會宴分賦樂府得南山猛虎

南山有虎白其額齒如厍兵爪如鐵嘛然作泣麒麟道傍誰復識空山咆哮斃無日敗帷弊盖寧可得嗟爾虎恃爾力嗟爾虎竟何益

絶句五言

送羅應魁修撰

執手當路衢踟躕不能語丈夫有所適無用兒女子

趙朝詠為年大僕賦

霜臺偉績

臺前有霜栢臺上朝天客故是臺中人清標照顔色

南浦朝雲

朝来南浦亭亭上一杯酒把酒送飛雲相看立来久

西山暮雨

雨脚過高城西山今古情試問江西人西山還重輕

匡廬晚秀

爽氣凌秋旻丹梯未可親廬山天下秀説與北来人

采石江聲

蛾眉亭已空采石酒可買欹枕向磯頭暮聲殊可駭

彭城弔古

黄樓尚殘碑青山空石槨司馬今誰何眉山儼如昨

汶上懷賢

西風汶水秋斜日重回頭古人重出處此道今悠悠

潞渚停舟

霜月夜維舟舟人發棹謳明朝須上馬抖擻鷫鸘裘

漁人

泛泛復悠悠生理都一葉得魚且沽酒醉鼓中流楫

絶句七言

和劉憲使舒致仕後詩

門外青山郭外田手栽松菊故依然村舂鄰火桑榆

樂且為吾王乞暮年

河上東風暗浪驚圖書鷄犬一船輕先生不是鴟夷

子到處從敎說姓名

曾濯錢塘江上纓主人見我眼偏明桑林蠶箔絲絲

雨記得吳山別後情

別莊孔昜張德裕

同官羞見劉蕡面當日誰明賈誼心士所當為

此志完清湯莫沾襟

送建昌吳生入泮雖赴應天鄉試

黄金臺下塵迷馬白下門前桂作花猶有當時椽筆

在莫將春色等閑賒

寄南京德淵主事

曙鼓龍銅出禁樓綺包猶自擁黄紬旁人若問東曹

事日日春風湖上舟

題菰塘宗弟文讓小畫

黄緗青緗一室虚小欄曲曲枕清渠紅塵不到楊雄

宅梅雨晴時自晒書

金瓶牡丹為李教諭題

翠幰金壺載酒過朱樓綉幄受春多杏壇一味閒風

月縱有高情柰爾何

別王賢秀才

客館清樽憶屢過晚風華月伴高歌明朝一棹東南

去烟雨江亭綠樹多

寄楊懷韜

白沙翠竹帶晴烟回首南雲思渺然想見東籬醉黄

菊秋江新膾縮頭鯿

題扇贈興寧二生

雲木參天紫翠重渚蘋汀蓼自青紅孤舟載得山風
去又見瀧江一派東

執手瀧頭冬欲闌遶門老李夕陽殘霜溪水落山根
出只有孤松到歲寒

三月十六日次金川驛奉寄永豐歐明府

信宿湖南西辱寄聲棹舟文水見高情東風無限思江
意紫塗春雲倚暮晴

題扇寄陳儀賓淮二首

一自移根向紫臺碧花千樹夢中開春風華屋金屏
冷千里明月青鳥来

瓊樓百尺倚天香醉吸雲間沆瀣涼夜半天風吹酒
醒露華偏濕素羅裳

別陳儀賓後三日奉寄

拱辰門外曉霜酣把袂空期一駐驂一札方緘幾行
鴈憑將別恨到江南

到邑中奉楊懷谿

為問老楊今健否溢塘更在水之西遠公一向山中

住却為相思過虎溪

在邑中數日人事擾擾不得再奉談笑至於佳招
見及亦不能如命馬上占一絶奉寄二廣文先生

回塘委巷辱招尋北海清樽愛客心堪笑塵勞空役
役破鞍敲夢過梅林

嘉興寄姚公綬

紅裳青袂桑林曉蓼葉蒲梢晚渡澄添得漕渠半篙
綠東風吹雨過嘉興

瓜州授常州回使東龍太守

離離沙岸雲籠樹漠漠江城雨入樓一枕紅酣清夢
足櫓聲歇處是瓜州

題扇寄陳儀賓

綵鸞飛去碧梧秋粉閣輕寒入綺裘風珮珊珊露裊裊寒
綠夜深青鳥到枝頭

松江張金千户家有竹枯死三十年而復生好事
者名曰奇竹為圖求題

葉落枝摧三十年凌雲頭角又森然世間物理都難
料莫把榮枯看眼前

送周淵舉人下第南還

神棟岡南望水雲村萬柳横江緑映門匹馬斜陽十年
路国君歸去重驚魂

戊子五月五日飲賓之家席上和韻

朝回日日閉幽軒朝一盤蔬暮一飧慚愧故人情獨
厚踈簾青簟為開尊

把酒題詩有舊盟殷勤向復主人情吟身損覺腰圍
減剛被人嘲太瘦生

搜盡枯腸未有詩屢將吟吻閣殘巵柳陰漸過簷頭
去又是鴉啼日暮時

着脚嫌於閙處行水光山色有深盟自知野趣真成
癖莫笑先生愛出城

寄李賓之

別後曾收第二書近聞挨浅到東徐只今想過南京
去江雨蔞蒿蒦濵魚

乙未五月二十四日自雙橋至龍潭道中偶成

郵亭下馬日卓午童子解鞍汗如雨亭長苦欲問姓
名道是東瀧濯纓父

對客開函得梦詩為之哄堂一笑謾有四句奉荅

一峰羅倫撰

梦中了了覺来非覺後翻思未覺時我自睜睜開兩
眼不應更和夢中詩

阻風京口聞廷瑞年兄往史在淮上先此奉寄

金山鐘聲曉潭潭困倚篷囱夢欲酣忽憶故人成久
別滿江烟樹是淮南

有懷樊廷璧侍御時廷辟在揚州

酒闌人散客登樓坐見樓頭月半鈎烟靄横江迷遠
近夜深燈火望揚州

書懷

紫垣隱隱瞻天北春嶼重重隔海南人眼不知風物
異一簾花雨正春酣

送劉熙知縣

十年塲屋青山舊五月江陵緑綬新却捧除書嶺南
去不妨更看曲江春

嶺外頻年調虎符生民無計樂樵蘇不須更最催科
政好為餘黎作袴襦

寄王謙光

十年南北路多岐落落晨星减舊知記得倚筵相憶

處信州城下雨絲絲

贈某分教

秋聲入院響高梲山色開簾落酒杯課罷諸生無一

事題詩還寄獨嘆来

贈趙虎訓導

西行萬里一儒官隻劍孤琴蜀道難但使河汾得玉

魏從教首首蓿長闌干

朝

陵回和鼎儀脩撰

朝

陵剛近雲開晴天意分明感寸忱縱使春泥深没馬十

年能得幾回行

贈寫真髙司訓

多病頻年减帯圍故人相怪舊容非寫真妙手髙司

訓殆見今吾衡者機

四月廿八日自家至臺富途間偶成數絶

暄風吹花隨馬香馬頭山色春蒼蒼不辭立馬看山

色但恐斜陽歸路長

前朝九土正横奔洞罨山賄到處羣断礎荒墉春草

裹路人猶說故將軍

谷口陰陰日欲斜青林遥望故人家十年來往成何

事空向東風閲歳華

奉荅董富劉承順知契恵炭恵詩極承意雅奉酬

奉謝聊致區區

一樽相對夜回前回首東風又一年况辱新詩寄相

憶江雲渭樹重悠然

律詩五言

應　制廣寒仙桂

天上神仙境人間草木精暗香秋萬里清影月三更

下界空芳梦嫦娥如有情誰當有靈旨攀折上崢嶸

題諸葛武侯像

宇宙兩隻眼古今千萬夫龍蟠九地闊鳳擧一毛孤

草屋自幽夢江濤落壯圖九原如可作長劍倚秋壺

四月二十五日同鎮江太守黎天與遊金山晚歸

有作

北風阻行後来作金山遊頗覺心眼潤頓消今古愁
雲山無復履江海有扁舟㑥〔俯〕仰千年事長歌待暮樓

題甯方伯江山無盡圖

空翠連天目衆南見海門風牆〔檣〕飛鳥外秋館亂雲根
遊子来芳杜幽人驚曉猿乾坤看吞吐吾意欲忘言

送張都憲提督大同

請罷辭青幄臨戎撫白登將門仍得士儒者更知兵
鼓角傳千里旌旗偃列城迂生頻拭目壯節看崢嶸

送人

風雨對床夜鄉山入梦初阿雲緫入洛小謝又歸吳
寒露兼葭白西風揚柳疎黃花對卮酒幽徑未應蕪

飲吳編修家分韻得長字

八月十八日開軒再舉觴殘紅駐遠樹流白出虛堂
兔影自圓缺人情何短長莫辭今夜醉猶勝兩淋浪

東陳孔靖

兩辱高軒過深怜會面難祢衡方擅賦元結讓為官
榜下三生舊花前一笑歡回思十年事清梦五更寒

送外舅弘菴先生之楚

歳晚適荊楚天寒霜葉黃山川供老眼門户付諸郎
夜枕江聲静晨裝劍影長風謡留健筆歸日倒詩囊

泊安慶府再北遊

夜泊淮西郡寒生客子衣酒家臨岸閉野火隔江飛
雲盡月初出潮平風漸微昔年城下路此際正南歸

黃尊師高軒觀鵞因留宿

閒軒南嶽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雲
偶尋騎鶴侶来此看鵞羣一夜潺湲裡秋光得細分

尋故人

適興一尋君君家在白雲幽花春後見落葉夜深聞
隨意坐苔石呼童煮澗芹不須談世事詩思正紛紛

留別

相尋復相别把酒意如何雲石有時合風湍少定波
此生無出處一笑對嵯峨長揖下山去暮烟浮女蘿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四

翰林院侍講吉水彭　教敷五甫著

陝西左叅政使侄彭　桓

湖廣左布政使侄彭　杰槖　編

侄孫　昫增　定

西　蜀　後　學孫之益校　梓

律詩七言

送彭純道學士歸省分韻得潞渚秋風

千里山河落照東青簾畫舫泛秋風半帆暝色隨歸

鴈一枕江聲入夜篷黄閣暫違清禁直白雲遥望翠

微中

君親恩重重回首南北關心去住同

予還朝道錢塘方伯劉公大叅邢公置酒三峰道

院湖山之勝因得寓目焉而宇中大叅以病不赴

為之悵然以詩道意

青梅紫椹雨晴初冠蓋追陪竟日晡南極風烟回北

斗東人歌舞在西湖江上睇盼窮幽賞樽俎清酣豁

病軀獨恨故人張吏部沉沉正倚夜牕蒲

送李編修賓之

相與周旋今十年清懷高韻每推先迂踈心事君能

識骯髒形骸我自憐夜雨孤篷千里夢衡陽歸鴈九

秋天湘南物色還今古續得離騷寄一篇

送德師住廣福

一瓶一鉢伴行吟到處衣冠着賞音南去遠持祠部

檄西来還究祖師心澄潭碧水涵秋月清磬寒燈出

暮林自向禪中了心事世人那得更相尋

中秋遇雨飲陳師名家明日奉柬

擾擾塵勞暇日稀相期一會事多違一作載酒拈人邀醉玉妃天時

事苦相違浮雲妬月秋逢雨瘦馬衝泥夜款扉東道喜逢

陳仲舉此時那得趙知微有一作只今趙知微寧到家歸來一作卻

被家人笑披着氊衫賞月歸

挽巢雲孫處士

千年去鶴不知還巢在空山紫翠間地迥星河天湫

湫夜深環珮月班班高風已遂三山遠遺跡長留一

片間翹首碧霄看縹緲瑣牕交户隔塵寰

為邵主事題空清館

聞道蒙岩近祝陵十分羔酒十分清風流有句傳陳
堯構築多情為邵平月笋傾香秋影失雪簾分暖醉
覡鷩著書正抱相如渴珍重南船致一罌

贈人

陌上東風席帽斜夜牕春夢憶還家鳴環正喜歌桃
葉挽袂那堪對柳花客館清樽照冰玉故林白髮老
桑麻暮帆落處烟霄遠北斗京華入望賒

應　制墨竹

揮毫能與竹傳神近世名家有幾人妙絕獨傳文郡

守風流亦數趙王孫驪黃謾尔何須似節葉天然自
逼真素壁高堂對瀟洒湘江風雨萬竿春

為謝鳴治乃叔太守會總亭韻

歸從湘外結新菴非愛青山與翠嵐海鶴飛来雲上
下夜烏啼罷月東南四時蘋藻孫曾集百歲松楸雨
露覃不是等閑花鳥興怪来千里重題緘

送萬學士兄

青門紫陌水雲寬到處還容一榻安相府每同姜氏
被仙家閑訪伯陽丹老来自覺心如水歸去長吟澧

有蘭回首峨眉秋欲暮杳冥風露溅霜翰

送鄭太常瑶夫

幾年載筆在詞林雅操高懷最所欽寓館宛同增一
榻交情真見諾千金望雲已叶南陔志捧日長懸
北闕心官似清氷人似玉紫金山色對秋聲

送會昌牛千户

萬里西風送客槎山城秋露着寒花粉墻飛觀臨蛟
壑畫戟清香護燕牙城郭舊聞江右壞將軍新拜殿
前麻時平正用詩書帥會有勳名看起家

送長史鄭先生

清才碩學迥超羣三十年前老廣文拜相王門今白
髮傳經弟子半青雲更無敲朴時喧耳定有謀謨日
告君非晚漢廷須賈誼未應閑殺楚江濵

送李知州謝病歸浙中

曾綰同章守一州壯心未謝鬓毛秋便從
闕下還初服歸向江南數白鷗百歲浮名真適意五雲回
首莫登樓明朝去去紅塵遠滿目烟波一釣舟

杏林橋井為董醫士賦

屋外春雲爛欲蒸曉瓶翠練汲深清綺恩面面芙蓉
帳石甕泠泠風雨聲金彈盡充貧士管玉漿時餉野
人罌閑來自滴枝頭露細點雌黃校內經

諸暨駱生章貢禮部將入南雍取秋解以長詩贄
予求贈言波瀾出入一氣數千言生亦可謂才矣
為作數語復之第寂寥短章不如生之富也

駱生新自越中來衍袖新詩識俊才灯火十年扃夜
雨姓名一日到春臺熱塵逐馬迷沙草秋卷驚心見
市視去去琴書莫留滯金陵城裏桂花開

上巳郊遊分韻得幽字

為愛西山處處幽小溪流水劣容舟蒼茫天際烟蘿
暝出沒林間野寺稠杖笠有僧持鉢去管絃無客載
春遊塵心到此真如洗只恐青山更我羞

送人致仕

黑頭去作林間客此事今人見者稀風雪江湖驚歲
晏鶯花筆硯記春闈脩門一別人千里故國重來柳
十圍慚愧抽毫無寸補只將塵土化緇衣

慶成　賜宴

奉天門畔敞高門雲擁春筵接縉紳乾飲三傳
天上語入班兩綴殿中人
御庖響節流聲遠樂籍圓牌喚隊頻九奏禮成迴日馭
仙扶醉出龍津

送陳尚玉分教東莞

少年鄉譽重璠璵華髮青衫拜
命初椽筆終當歸虎觀皐比真不換金魚杏花庭院春風
裏芹藻池塘暮雨餘無限閑情與高興詩筒莫遣寄
來疏

送劉宣之宮壽張

學館同游記昔曾追遊高步愧無能鳴鐘幾會西堂
食敲户頻分隔舍燈回首當年渾一夢送君今日若
為情壽張此去纔千里好向行人數寄聲

贈項先生之宮雲夢

驅馳宦轍半生過京國相逢鬢已皤獨羨高懷尤磊
磈也知壯節未消磨一官芹泮寒氊舊千里瀟湘夜
月多館下諸生子故舊青雲有志近如何

贈別陳儀賓淮

平生不解別離愁此別關情不自由夢裏追懷十年
事燈前空許一尊留西風鴈影長途客後月月明何
處樓兩地相思同一種鳳凰城裏楚江頭
寄南京督府經幕魏克新
宮柳街槐宿曉烟留都官府即神仙從容帥幕文書
靜蕭散風情詩酒便豪論想應髯似戟醉吟還記筆
如椽十年京國交游滿清夢時時到日邊
寄陳邦淋
孤舟江上共芳尊落日長堤客袂分別後西堂迷草

夢秋來南鴈隔湘雲行隨流水看山色坐對榕陰轉
夕曛獨悅長安塵裏客柳州清致總輸君
送李琴士歸吉水
家在江南水竹村布衣被命入
天閣承恩曾上南薰殿供奉時經左闕門雲散鼎湖龍已
遠夢回秋徑菊猶存青山綠水今歸去一曲松風落
澗雲
別鄧義教授
長沙博士之官去贈別都亭柳一枝世味惟應閑最

好老懷正與靜相宜行尋芳草紉秋佩坐捲珠簾讀
楚辭日暮烟波隔湖水白蘋風起正相思
送趙平蠻將軍輔政廣西
甘泉昨夜羽書開伏鉞南征屬異才肘後繫將金印
去旄頭梟取月氏來
廟謨本自資英筭將畧還須盡衆材瘴海蠻烟淨如洗
為公勒石上崔嵬
別劉應
壇杏池芹記舊遊相逢歲晚嘆悠悠明朝千里又成

別此夜一樽須少留衰柳寒鴉添旅色江梅臘雪映
行舟關河極目孤鴻遠落日西風獨倚樓
賀吳編修父受　封
一朝脫却鹿皮冠細錦輕沙角帶盤交舊總誇今有
子比隣私訝昨無官只虞猿鶴循墻避一任兒孫繞
膝看臥聽九衢車馬亂北牕依舊日三竿
壽潘汝父給事父七十
謾折黃花壽綺筵西風庭院晚秋天早能白髮謝塵
冕園與青山還暮緣五色鳳毛霄漢上十年鶴夢水

雲邊從今小住人間世不說三千與大千

夢萱堂爲蜀人楊璛賦

北堂人去萱花在夢裏分明似昔年歡劇死生渾忘
却覺來談笑尚依然青燈半滅寒生榻白雁孤鳴霜
滿天忽聽曉鍾心欲碎不堪含淚到堂前

送張檢討寬僉憲雲南

往年綴武向橋門意氣縱橫每見君風雨晝移三峽
水虹霓晴絢九霄雲抽毫事業渾無補投筆風流自
不羣此去滇南天萬里遠人綏靖即奇勳

到邑中黄汝玉家寓宿適其他往詩見意

十年不到文江上又見芳洲逸鑑湖白髮主人今宿
草青髫稚子已魁梧古囊吟纜隨霜葉美酒香茶擁
夜爐獨恨玉人瀘水外片時相會肯相孤

予道杭而周可大不得一見其爲負可勝言聊留
詩見意

學館朝行分早投爲君故作浙江遊我來君去如相
避湖邑山光半捲簾調笑聊爲巳客唱滯濡未誤貴
胡留孤舟明日吴山去回首天台雲盡頭

廬陵劉槩字明鑑訓導湖廣通山縣

西来爲致故人書南去成真食有魚游學欲刊蘇子
劍過家應訝長卿車通山雲物連鄉郡湘水風烟入
楚墟爲問同官涂博士泮林清況近何如

送胡鼎歷亭滿乞假歸

帥府從容引翠袍又看通籍向銓曹江南歸夢生寒
枕淮上輕帆涉夜濤長鋏有歌聊自解短檠無事亦
相遭及時赴此功名會未許衡門春睡牢

送倪俊宏

紫陌紅塵入鬢絲春風壇杏記當時屋烏有愛情偏
爾遂蘧聞聲喜可知百里自堪基遠大一官無用效
崇卑東州時有来京使頻寄書函慰我思

挽張主事父

一官垂老即投閒放浪生涯紫翠間勳業不須論緑
野風流真可繼香山猿啼花月春猶在夢繞雲樓鶴
未還腸斷不堪回首處東風宿草雨斑斑

諸曁陳處士挽卷

山林靖節孤高跡湖海元龍磊磈懷一味清風并皓

月百年翠疊與丹崖只將詩酒酬身事不用功名與
世謡零落錦囊三百首殘燈疎雨暗南齋

送涇陽趙源潔

解組還家尚黑頭十年高卧故山秋已忘世上升沉
事又作塵中浪漫遊短鋏有情聊復往長鑱無恙獨
相求四方此日多奇士東閣何妨更少留

為張邦俊賦蒼崖

瀟瀧南上百餘里短棹回橈屈曲通山盡水窮還有
境落花啼鳥〻東風蒼崖偃蹇誰堪主白髮蕭颼見

此翁他日先生泛槎去一杯羊棗煩公

和舜咨侍講留別韻

暫綴經帷

賜告歸五雲回首隔崔嵬塵中晚日黃隨馬江上春波綠
染衣内廄聽雞承鯉對小牕披蠹玩鳶飛人間至樂
那能過卻恨平生此願違

自水心至秋江宿劉素彬家明日還湖西馬上作

十里秋江騎馬來曉畦涼露濕漼漼子雲有宅還三
畝元亮無錢可一杯吾意獨憐幽澗草野心狂逐瀨

橋梅先生不飲忙歸去回首南山紫翠堆

題羅氏節婦巻

青天碧海夜來心冰簟銀床思不禁翡翠倚屏虛曉
夢海棠流月下春陰五絃清怨銷寒骨半臂餘溫入
舊衾燈火深更歸別院芭蕉疎響對愁吟

戲東齋居諸僚友

六子東壇三十韻巉巖陰絶華山陘擁爐營度鳴聲
苦窺牖依稀面色青味似熊蹯思染指身如蜩甲已
遺形敎藏俱是亡羊客袖手風簷看曉星

和舜咨侍講韻

為將詩句報倪寬兀兀歸鞍興未闌半臂青綾寒欲
濕滿山明月夜初寒夢驚殘雪眉猶蹙行傍危橋足
易酸馬上春吟與春瞎不妨行役路漫漫

道傍林薄間往年曾與同年那泉中小憩于此

白浮之村泉復泉茶爪曾與故人同濃桑交蔭承秋
日細草生香送午風人在西南千里外事如夢察百
年中重來立馬咨嗟久湫湫荒陂逐去鴻

宴瑞賢亭

天際浮雲結晝陰蒼茫歲晏此登臨山川光景留岩
壑人物風流自古今壯士狂歌唾壺缺老龍閑卧碧
潭深偷閒逐少非吾事濯足滄浪萬古心

題張繹行會英園

西山山下辟疆園曾踏春泥到小雉軒子自然供茗
飲主人不必共芳樽重尋水石君姑待謄種花枝我
欲煩載酒百壺詩百首招延風月要頻繁

和賓之聯句韻

病足不出今日驅馬出門邂逅師名與飲徑醉歸

淂佳什快讀數過輙和二首醉筆亂寫不知道何
等語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憐多病馬相如咫尺西城數畝居高語頗懷經月
廢交情未覺故人踈洛中童穉知君實牕下篇章富
子虚佳句投人渾投瓊相從明欲戒吾車

日聽鳴騶出曉街蕭然藜榻對荊釵下堂正叟先生
足結屋方尋處士居已覺山林頻入夢尚餘詩酒未
忘懷近来學淂安身法解道卿言亦復佳

次韻荅萱尚矩

新年懷刺遍敲門十日塵埃滿佩紳靜看街頭交走
客却思牕下晏眠人齋廬燈火偷閑暫僚友詩篇索
笑頻為問萱公今健否共談何日步天津

別

春冰未泮買歸舟一夜東風解客愁
龍辰瞻依天北極鳳巢棲息殿東頭暫違清切情何極遠
念晨昏意莫留且復躊躇酌杯酒亂雲無數曉山稠

送林郎中蘊

區區淂失渾閑事鑿鑿功夫在力行論治已慚鼂董

對傳心况淂孔顏情一溪幽草春風晚千里頹波砥
柱傾亦有初心恐終負塵冠深愧丈人耕

送林翰林致仕詩

蓬山深處切承明黼藻
絲綸屬老成紅藥翻堦鈴索靜朱衣夾案夜堂清玉璐
分滴雲生硯紫距含芒筆挽星竹簟涼風行有日卧
看遺藁記平生

集句

荅賓之編修二首

成名同日官同署張司業稷下諸公今幾人予由直以
文章供潤色荊公閑將談笑對風塵鮑防西山爽氣
看猶在朱文公東閣詩情付一新方元備彈壓風光須健
筆陸放翁豬君毛穎向誰陳子昂
吟得唐詩轉逼真陳后山篝燈時見語驚人荊公家雞
野鶩同登俎東坡玉潤冰清不受塵子固搔首風塵
霜鬢短子昂擁爐情味暮懷新范石湖知君苦思緣詩
瘦杜工部芻狗文章莫更陳

彭東瀧先生遺稿卷之四終

附録

故翰林侍講彭先生行實

敷五諱教姓彭氏別號東瀧吉水瀧江人其先有諱
師旦者析自永豐之沙溪以詩禮聞宋時科第尤盛
宣和間有諱識者仕為高州助教其弟浩然登進士
為洪州察推察推子叔亮兩貢為茶陵丞叔度四貢
為建昌丞一時父子兄弟連續而仕鄉人榮之入元
族無仕者敷五曾祖千古隱德弗耀祖不同別號瀧
濱
國初以碩學教授于鄉父汝弼由永樂庚子鄉薦歷陽
春句容祁門訓導睢寧教諭睢寧士子立像祠于學
宮
封翰林修撰號濬軒有濬軒遺稿藏于家嘗校文于蜀取
尚書周洪謨為首解有盛名母項氏同里帶源舊族
女
封安人敷五生祁門學中自幼穎異莊重未能言時濬軒
指以齋堂題額字即能歷指以復雖百試之不差四
五歲口授古文詩詞輒成誦或時捉之書輒能製筆

自書不與戲為五七言詩悉成韻語可觀素不愛華
藻有以槊衣履請之者隨以未足與議為對長老為
之駭然八歲以澹軒祁門淵考之京受讀于兄所日
記二千餘言必大義通析乃止十歲從澹軒教諭睢
寧始習舉子業少暇輒取通鑑綱目觀之觀之會意
處竟日不釋卷然亦不貪多也邑大夫及巡使至學
每以詩對課之亦時有警拔句十二三舉業詩賦俱
有聲淮守丘君陵持重之薦之故天官卿崔公恭蓋
是時崔公布政江西遂俾為吉安府學弟子員時年

方十七也吉守今南京秋官亞卿張公瑄特加禮遇
凡束脩廩餼一皆公爲資之教授鄭先生鋼視猶己
子與故翰林修譔一峰羅君應魁今四川憲副長蒼
周君可大為忘年交恒相戒飭曰士須以聖賢之學
自期待科舉進取其末也用是益造詣以基遠大天
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癸未會試中第二經義論
策多刻以傳甲申
廷試
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譔階承務郎預修
英宗睿皇帝實録凡所著述視衆居多成化丁亥滿三載
賜敕階儒林郎
封父澹軒如其官母妻俱安人是歲八月實録成陞侍講
階承直郎有白金文綺之
賜戊子六月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禮部會試所淂
多名士九月復以内艱去凡兩起復職任俱如故丁
酉奉
命主考順天鄉試禁奸抑倖一罄厥心己亥三月進侍
經筵時兵部奏

請續清武職黃翰林以例用一人屬敷五敷五以有疾淂
辭蓋敷五至是疾且二年矣亦竟以是不救卒卒之
日是為庚子七月九日距生正統己未十月十一日
得年四十有二配西園張氏有賢德一子彬學垂成
年十九卒卒先敷五四年敷五之疾大低或由玆也
今擬以兄之子棐為其後嗚呼痛哉敷五通敏有識
凡問學理道諸所見初若與人同而其穎脱超邁大
非庸衆所及下筆為文辭操縱翕闢不局於法而旁
諭曲證奇氣逸發譬之蛟騰豹躍急縛之有未能者

而其間渾厚典則自足起人敬慕與議論則遠而書契之所紀近而輶傳之所及凡其地其人其事於前失措而今當何如者一一能爲籌之如足履如目擊然而其志其丈則固有不爲而足以有爲者間嘗語予曰吾於大任未敢必假令得一縣則雖甚繁劇吾固敢期於有成觀此則敷五所蘊可知矣敷五性孝友自入官無日不動桑梓念聞訃哀毁屢絶非杖不能興葬若祭一遵朱氏禮不爲世俗道佛所誑雖朞功以下喪服亦然始濬軒未葬時隣屋帯戒于火勢

將薄喪次甚迫乃倉皇移柩置私室頃之喪次蕩盡又將迫敷五撫棺號慟誓死不去已乃風返火熄得無恙而族隣二百餘家無寸椽存者平生無私蓄侍母兄極恭敬祿俸餘貲悉歸之其處伯叔昆季及宗黨鄉戚率有分貧不能振者撫恤之恐後甲午春霜殞蔬麥鄉邑饑且甚敷五作書當道勸其大興發賑貸之獲全活者甚衆里中山溪春夏湍悍弗能濟乃傾行篋作舟渡之復爲區畫土田以爲贍渡經久費而涯植柳若干株以蔭待渡者仍欲作亭柳間爲署

雨備名以一橫未果溪旁下流有深潭名瀟瀧潭潭下有灘潭上有厓奇石森立兩兩相負俯于龍岩之側者名瑞賢石每大比之年石有色如霞彩下映水中鄉人謂之掛彩則是歲鄉士必有捷魁者自歐陽公連魁于隨亦然敷五欲爲表章之言於郡守得立瑞賢亭又欲刻石亭中紀宋元以來科第之發于茲者與凡欲起義學以訓鄉之後進俱未果至是竟卒嗚呼天降割於吾敷五若是酷耶敷五所爲詩文洎講章應

制諸詩僅若干卷蓋敷五於人愼可許其詩文亦不苟於作作而不去其稿得卒存若茲者是雖詩若文之卒抑亦敷五之卒也敷五茲將歸葬于故丘厥兄崇四謂當有銘以予嘗從敷五後屬爲行狀庸敢掇拾所知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擇焉

成化庚子秋七月下澣

賜進士翰林修譔兼司經校書

經筵官新喻傅瀚狀

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
經筵官安成彭華撰
大理寺左寺副直
內閣前中書舍人永嘉姜立綱書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
經筵官泰和羅璟篆蓋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
文學議論志識行檢若彭敷五者於今何可多得延
僅四十二而没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耶敷五

病最慎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未嘗不力疾
起坐最後始不能出予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
月九日也館閣自保輔以下咸弔祭痛惜之踰月其
兄崇四將以其柩歸葬携修譔傳曰川所述事狀来
請銘嗚呼吾尚忍銘吾敷五也夫顧念其所託以不
朽者在文字義不得終辭乃序而銘之敷五自幼穎
悟出羣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
問焉即能歷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徑捉筆書點畫
不爽口占韻語往往成章稍長習舉子業讀書會意

處竟日不釋卷出語下筆長老咸驚異十七入郡庠
同輩咸推讓之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
會試中第二又明年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脩譔階承務郎預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郎
賜敕褒嘉并
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直郎
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會試尋丁
內艱丙申起復丁酉主考順天鄉試己亥始侍

經筵於是已沾疾矣敷五惇學强記窮探力索必得乃已
為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鍛句鍊典則森嚴
評論古今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微鉅動欲
方駕古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毁骨立蔬食苦寢
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隣火倉皇遷避
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人以為孝
誠所致待母兄極恭敬遇宗戚咸有節鄉歎諷當道
賑貸全活甚衆山溪湍悍作舟以濟且規為經久計
其他所欲為者尚多敷五莊重英發少許可崖岸嶄

絕言動不苟自負遠大初釋褐名已嚇然動天下不
四五年間進位侍從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功
業可指取有既連遭起復優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厲
自持無一踈戚語然竟不及一施以至於沒敎五諱
敎吉水瀧江人其先徙自永豐之沙溪曾祖千古祖
不同考汝弼睢寧教諭　封修撰母項配張俱
封安人一子彬先四年卒無子立兄之子棐為後銘曰
與之材奪之壽蓄弗究于施將安歸咎

墓表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
經筵官兼修
玉牒
國史豫章謝一夔撰
成化十六年七月初九日翰林侍講彭君以疾卒縉
紳士夫雅相知者咸嗟悼哭弔于庭曰惜哉彭君天
既付以如是才德以取盛名顧奪之速而不得少遂
顯融以究厥施何耶敎五仲兄崇四將旋柩還葬吉
水持翰林修撰傳曰川所述事狀謁予文表諸墓君

諱敎字敷五號東瀧其先永豐沙溪人遠祖師旦從
吉水之瀧江世以詩禮相承龔在宋時擢科躋仕者
輩項相望蔚為邑官族曾祖千古祖不同考汝弼號
滄軒永樂庚子舉人歷陽春句容祁門訓導陞睢寧
敎諭以敎五貴
封翰林院修撰母項　封安人敎五生祁門邑庠自幼聰
慧夙成甫晬餘滄軒指示齋堂扁額明日詢問能歷
指以復四五歲敎以詩文三四讀即成誦戲為五七
言詩間有奇句人咸駭其不凡十歲日記數千言輒

了其大義邑大夫及巡按者召試以詩對應荅如響
稍長習舉業諸作下筆語多驚人淮守丘君陵尤器
重之而期以遠到時故天官卿崔公恭布政江右丘
貽書薦之齒吉安郡庠生天順己卯以書經領江右
魁薦癸未會試第二明年
廷試進士第一擢瀚林修撰三載考績得推
恩封父母洎妻丁亥以修
英廟實錄書成陞侍講荷白金文綺襲衣之
賜壬辰同考會試丁酉奉

命主考順天鄉試人服其去取之公已亥進侍
經筵至是卒距生正統己未十月十一日年甫四十有二
娶張氏有淑行子一人彬習擧業垂成年十九先歿
五四年卒今無子立兄之子棐為其後嗚呼惜哉敷
五性醇謹於書無所不讀而操履極端慎一話言必
矜持不肯少有苟簡至與人辨論古今人物賢否得
失與夫成敗利鈍歷歷如燭照數計不爽毫髮事父
母曲盡愛敬居二親憂哀毀欒欒至骨立祭葬一遵
文公家禮而浮屠老子教悉屏絶不用澹軒在殯隣

弗戒于火舍卒舁柩置他室俄而勢又迫數五度不
能再徙乃籲天號慟矢死不去尋反風熄火環左右
室廬亡慮二百餘俱焚蕩獨所廬巋然無恙人以為孝
感所致事諸兄尤篤恭敬處宗族鄉黨有禮貧不能
振者賙之不少恡贊當道大賑歲凶民賴全活者甚
衆邑有山溪春夏湍悍民多病涉乃傾貲作舟以濟
復置土田為經久計溪兩涯植柳以蔭待渡之人人
咸德之其為文甚敏捷數千言可立就而詞氣殊雄
勁奇古詩亦豪宕有新意曰川評其所作如蛟騰豹
躍急縛之有未能而其間渾厚典則自足起人敬慕
殆亦知言也歟嗚呼遡敷五為人謂鍾山川間氣以
生而為一時人物非耶天苟假之以年使得踐華陟
要而悉發舒其蘊蓄則於致
君澤民事業必卓有可觀者夫何纔四十官僅六品而
遽齎志以歿不深可哀也耶余故為叙次其行實之
槩俾刻之墓上庶来世之求之者有足徵云

挽詩序

鳥獸草木之生隨地而有而其中程度登鼎俎乃物之秀而異者然天地之氣駁多而粹少故衆物之生粗多而精純者少此惡木之不可勝除而蘭蕙之易落也悲夫豈獨物哉名邦大郡嘗得數人遠地之間有連數州縣累數十年而無一聞者然或有之而無所師承或困於饑餓或學成而不能薦窮老而無遇者多矣天下之材豈不尤難也耶吾友彭君敷五質清而氣剛少承家庭之教其學淵宏深廣自其鄉較時已裒然出於千百人之上遂領薦而來至京師天下之人皆知有彭君一時翕然稱之已而舉於禮部

奉

廷對

上親擢為進士第一人既入翰林涵濡灌溉所以培其德者日益厚學日益宏其識見之遠慮思之周知章之敏皆非吾儕之可企及也自吾視君豈止金玉犀璧之貴所謂中程度而登鼎俎莫有過於吾敷五者矣今則一朝而殞是其成就之難而喪失之易豈獨吾

之情而凡知吾敷五者孰不為之咨嗟而歎悼耶况其所蘊蓄者將有所試人之望之若可以旦夕至今則寂然而止是豈獨知敷五者之所惜而又重為天下悼也嗚呼一物之用一枝之長尚相愛惜而况於吾敷五者此諸公之哀吟所以一唱三歎而有餘情者矣初余與敷五同舉進士余是時方病起憔悴敷五煥然美發若春木之華江河之潤因

官客而敷五之遠大未可涯涘豈意余

敷五溘然長逝所以望其切磋之益

東瀧遺稿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彭教撰教字敷五號東瀧吉水人天順甲申進士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講集中詩文類多應酬之作李東陽序云敷五年僅四十餘編摩考校之外無由自試而文又不盡其蘊蓋亦微詞也

閔莊懿公詩集八卷

〔明〕閔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閔一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閔莊懿集八卷》提要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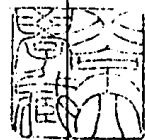
制科得人景順間屬世家者什一成

弘什三嘉隆伍之頃則什而八矣

何者蟬之聯者葉必茂膏之沃者

光必燁也庚辰不佞忝首春官獲

寓内士交圉圍斷斷盡若寒素迨

敦世講輯齒錄則著姓什八信然

哉閔仲父氏與若舅仲昇氏同舉
于
朝而仲父氏與不佞同門尤雅相善
始狎之猶狶脂傳軸滑如也載親
廼以膠而納諸檠中加調焉逌寥
逌同臭味矣不佞尚意其寒素出
什八外也詢其先有兩尚書者一
曰莊懿公歷事
英
憲
孝
武四廟勛伐灼灼著於父老屈指名
臣者猶習聞之一曰午塘先生顓
事

世廟為文學侍從多玉堂故事至今
入院者推轂先生不佞盬而欽之
久矣廼載拜仲父氏曰兩尚書出
自君系如前所謂蟬聯膏沃者無
右於君然尚論者先文藝膾炙者
侈詞章兩尚書必有所謂不朽者
在也諦昇不佞覲之仲父氏唯唯
出莊懿集若干卷午塘集若干卷
不佞得手披而目注焉二集皆嫺
於詩讀莊懿如吸醇飲玄煦煦熙
熙登春臺而游華胥窅然喪其六
合矣載讀午塘言言不襲莊懿而
軌於道殆入花叢錦堆可採可拮
而盈盈其在把也二集毋論唐宋

即

昭代可稱不朽云刻有久近如禹鐘

文王鐘然茲仲父氏令賴謀合而

鍥之出一春俸鳩工授梓而徵言

於不佞不佞既多二集尤多世家

之衍且熾也庶幾哉慰太史公之

思遂次而歸之

旨

萬曆十年歲次壬午春三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年家晚生

蕭良有頓首拜撰

閔莊懿公詩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律詩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分得壯字送林憲副歸閩

叅相徐君秩滿送行詩

七言律詩

友檜為陳探花題

次韻張德宏教諭守制歸姚江

下第留别陳探花

次韻陳内翰

梅庄為黄廷遠賦

耕隱

菊松怡老為陳敏政太守賦

送方掌教昌言服闋之京

和菊庄韻

志遠處士甘肅戍歸

送黄誠夫下第南歸

送沈孟行下第南歸

題陳氏翫芳亭

送彭二尹之烏程

正旦發家書

送吳懐德下第南歸

金瑩送陳七丈燕東乃姪充肇

畫舫為金仲和賦

送吕彦霄貢士依親貴池

送吳叔禮赴南監

寄方昌言掌教

送邵廷霖歸吳

送李德輝大尹

送汝惟宏南歸

秋日登廬山二首

次韻江綉衣文場翫月二首

登峽山寺和江綉衣韻三首

遊南華寺

栢臺霜月送憲長吕大正北上

大忠祠

湛都督賞菊會飲

挽陳侍講宗堯

和韻答王廷貴
和蔡小山韻二首
送趙孟昇分題得笠澤亭橈
北行留別諸同寅二首
登控粤亭寄致政沈公道断事
鄧鴻臚交趾使還和翟豸史韻
遊白雲山和趙僉憲韻二首
黄巖真率會八人
和趙提學閏十月賞菊二首
再次前韻

卷之三

七言律詩

加宮保後九卿燕集禮曹
賀馬司馬獲　賜蟒衣
漕運李都堂陞職和張狀元韻
賀陳少卿得曾孫次韻
梁亞卿進表入京臨還索詩為別聊賦
三首

送徐司空致政歸吳
送陳少卿陞南京操江都御史
題海屋添籌卷壽平江伯六十
送劉亞卿致政二首
竹園宴集有序
又和周少保韻二首
和呂山吳汝撈韻
又和寄乃兄汝輝
送南京都憲翟廷瑞以進表事訖回院
時亞卿同年陳德脩偕行
送南臺翟都堂和屠太宰韻
壽屠尚書六十
送同年張光祿還南都二首
送白司寇南還
送徐司空致政歸嚴州
送白司寇加太子太傅致政
送林尚書赴南京吏部二首
送南京董亞卿陞工部尚書二首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八

七言律詩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一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illegible]山閔[illegible]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illegible]川[illegible]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世楨梓

五言律詩

次韻施一舉掌教自蜀歸田二首

事往不須評春光惱客情江花隨意落庭草自家生化雨巴川闊歸心霅水清我來尋舊約猶恐叩門驚

歸來檢舊書竹映北窗虛芳草一年盡東風三月餘天空春樹碧雨薄曉禽疎居傍青山下閒雲覆草廬

寄沈尚忠

木葉墮西風殘陽野水紅煩君來笠澤送我上南宮客路三千里雲山幾萬重只憑清夜月將夢到苕東

送傅崇德歸黃州

送客返黃州離亭酒一甌花邊涼雨過山外夕陽收壯志雙龍劍長才五鳳樓慈親倚門久到處莫停舟

送戴照磨之饒州

故舊睽違久天涯幾夢懸偶來千里外重話十年前秋水匣中劍紅雲幕下蓮三吳是鄉國便道喜南旋

竹泉

脩竹娟娟綠香泉細細流碧滴寒浸月翠色冷涵秋孝感追姜氏清高憶子猷天風動環珮疑是鳳池頭

和陳夢祥僉事行臺夜詠

寂寞坐行臺漏斷寒更永微風動松聲碧天涵雁影鄉思正迢迢月光偏耿耿庭虛夜氣清此景誰能省

重陽宿圓通寺

梵宇廬山麓清幽俗慮忘最堪臨九月况復是重陽萬壑烟光紫半林秋葉黃我來曾借榻松月照禪床

暫駐東林寺

驄馬駐匡廬東林日暮時西風黃葉雨新水白蓮池不見陶元亮空傳遠法師秋光滿山麓無物不堪詩

竹林清夢為歸安周大尹題

姪在喜同遊姪亦心更愁有時花縣裏頻夢竹林秋半窓殘月曉滿地綠雲收賴有難兄在塤篪共白頭

過南岳喜晴

南岳勢巍巍晴空紫翠堆嵐光頻作雨刼火幾經灰天近星堪摘峯高鴈欲回愧無韓子學何幸見雲開

送張廷弼郎中免戍還鄉燕問羊城耆舊

五年勞遠謫此日慰歸輪自喜庭闈近人誇聖澤新江湖雙短鬢天地一閒身鄉社耆英集煩君問故人

送錢英赴蘇州府司獄

捧檄向姑蘇江城似畫圖錦帆春映水霜月夜啼烏白飯長腰米香羹巨口鱸仲淹遺澤在為問義田租

寄王廷貴

華屋枕雲溪春風綠樹低倚闌看鶴舞策杖聽鶯啼奇字容人問新詩對客題鷄豚秋社散一

任醉如泥

梧州早春

獨坐行臺靜鶯聲報早春衰顏非似舊歲序又更新客路四千里家童三兩人逢時多感慨憂國與憂民

梧州即事

蒼梧古名郡風景只依然竹尾城邊屋筒槽浪裏船泉分雙井月橋鎖兩江煙不見虞山廟空亭說呂仙

蒼梧即事

蒼梧城百雉半繞碧山尖屋瓦家家竹軍儲處處鹽綵音蠻土俗濕霧瘴閭閻猺獞来墟市腰間尚帶鎌

怡雲

藹藹白雲岑幽居一徑深謾携苔砌杖潤拂石床琴掖日還疑霧從龍恩作霖悠悠閑雅趣只許耻清吟

遊孺山

徐穉曾過此山因孺得名古今高士傳生死故人情雲東石常潤祠前水自清東家樓檻近偏愛夕陽晴

五言排律

鄉話卷分韻得調字于時以左都御史宴史巡撫江內翰宅閣老謝于喬家宰屠朝宗司空徐原一刑部亞卿屠元勳學士楊維立王德輝司業黃廷璽諸公在席

大啓文明運東南淑氣饒山川孕靈秀人物總清標台望隆三省銓衡統百僚八磚清禁地四水辟雍橋司土還宗禹持刑盡法陶烏臺還總制鶴髮愧飄蕭鄉曲情還洽僑居路不遥華筵十友會翠釜八珍調詩擬分題詠賓從折簡招爵依金谷酒步散紫宸朝醉後茶偏美冬初雪易消公餘纔半日話乆及中宵圖報心恒切憂民思倍焦共將周孔學當宁致唐堯

大水

吳興卑暑地巨浸百川滙纔及春耕後俄驚夏潦洶雲蒸江滙壓雨挾下山龍飛瀑天瓢倒荒

塍雪浪衝湖光浮震澤樹影没吳淞水遠疑無岸天低欲碍峯滛催梅候早窓壓螟烟濃霧色終朝望横流無計塞田間舟蕩漾舍下草蒙茸蛙産多依竈萍浮直到墉啼號應不免疫癘更相攻菜色連年厄榆皮盡日舂畦蔬惟賣荇藕蕩只留葑棄子憑人鬻投工何處傭墻間穿有竅飯後不聞鐘家破無錐立桑蕪有稅供流亡恒接踵盜寇不潜踪刑禁全無忌強梁易樂從貧糧無儋石饑饉迨三冬可是干人事何勞罪

歲亾鄰邦休閉糴義廩早開封荒政宗三代民情達　九重調元資輔相足食重莊農淑氣回天地乾綱法　祖宗安民自弭盜處處望時雍

五言絶句

梅竹小畫

湘浦半梢雲羅浮一樹春不將君子操誰配淡粧人

枯木竹石為陳廷瓛賦

苔封一怪石雲拂兩琅玕相依有喬木清風生晝寒

歲寒三友

勁質凌秋霜寒香凝玉雪歲暮無此君誰同見高節

題畫

碧樹青山暮蒹葭野水秋江鄉風景好盡屬釣魚舟

題一鷺雙白頭公寄致政秋官馬抑之

遵羽紫宸宮清聲振曉風柳塘誰是伴兩兩白頭翁

李僉憲克美自廣西來京濱行周憲副師可賦望天石詩送之索和四首

君瞻日月光民切雲霓望怪石解此情翹首青山上

有石名望天天高那可望驄馬及早還霑恩自天上

李君才識優士林著清望春風遍嶺南多在筆端上

憶別自桂林忽爾幾弦望邂逅重相逢握手金臺上

溪山欲雨圖為史都堂題次吳學士韻

春意在農時家家望雨師溪山雲暝處不是為催詩

春夏秋冬四便面為屠都憲賦

採藥此山中山深雲萬重偶來松下坐相對說神農

染翰寫蒲葵雲隨筆陣飛何如白羽扇漫向三

軍樺

松覆石床平泉流澗底清凉風何處起滿耳是秋聲

飛雪滿江干晚来風色寒何人倚孤棹猶抱釣魚竿

遊山雨阻

雨水滔天勢登山不果行免勞舟從力也得助農耕

苦雨

湖田潦且低久雨農家苦世乏女媧才誰將天漏補

聯句

吳門舟中與方昌言聯句

一舸春風故舊情方水雲鄉衆共吟行好山疊翠層層出閔細柳含黃縷縷輕梅老空亭無客到方雨餘綠野有人耕潮生夾浦飛晴雪閔寺隔平湖聳翠甍楚調入絃孤鶴唳方吳鈎出匣老蛟驚丰姿玉樹追潘岳閔世誼金蘭比晏嬰病起尚傾蒼朮酒方飯餘甚煖碧芹羹風塵不怕侵雙鬓閔燈火何須嘆短檠狂繫唾壺罷王肩方醉揮銀管寫金莖南山豹隱當年霧閔北海鵬摶萬里程盛世爲儒聯組綬方故家遺澤繼簪纓有商霖雨歸伊尹閔西漢文章重董生行樂且須歌浩浩方浮名何用苦營營捧心人去臺空築閔嘗膽兵乘國已傾惟有王孫芳草色方年年綠遍闔閭城閔

集句

滕王閣集句

日落西山爽氣来劉子建退公聊此遠塵埃趙清獻
閣中帝子今何在王勃河上仙翁去不回崔曙
斜檻遠依秋樹出何月湖一軒還向舊堂開王半山
擧頭便覺長安近趙子昂常許丹心燭上台張孟植

七言絶句

竹石小景和丘大祐韻

雨沐羣山翠欲流雲深不見夕陽收娥皇有淚今何在烟鎖瀟湘一片秋

雪景

酒滿銀瓶火滿爐白鸞無影雪模糊不知門外春多少開到梅花第幾株

雪岩為道士題

青山一夜玉璘珣六合空濛路不分好似蕊珠宮闕裏天花散落正繽紛

客中端午

菖蒲泛酒綠雲香誰向高堂獻一觴更憶妻男在長道不知何處遇端陽

除夕思親

白髮高堂近七旬晨昏定省夢中頻屠蘇酒裏兒孫集料得停杯說遠人

聞鵲

日轉西樓午夢醒喳喳靈鵲噪新聲官河凍合雙魚絕那得音書到王京

夢覺

春來風物總關情目斷孤雲萬里程只有夢魂歸去穩關河險阻不曾驚

侯巡按俞廷臣交代不至以詩促之二首

荒城晏歲雪漫漫寂寞行臺舊榻寒料得錦還俞務史勝開家宴樂團欒

清秋攬轡出金臺臘盡江南不見來故舊情深凝望久一緘聊寄遠相催

己丑除夕寓王山行臺二首

燈搖孤影客窗虛數盡寒更歲欲除記得故鄉年少日雙親膝下捧屠蘇

一年殘臘去匆匆寂寞行臺鎖自封記得故鄉年少日高燒列炬集兒童

題羲之觀鵝圖二首

書罷黃庭換白鵝水邊亭子惠風和先生不是耽清玩物態從來筆意多

溶溶春水浴雙鵝一代風流晉永和記得蔡州風雪夜妝功還比道經多

次韻趙提學賀陶憲副蘄州賊平六首

自古行師戰得名胡為賣劍買牛耕先生自是脩文德擯斥南夷不用兵

群蠻掃退著奇功田野黎民復舊封愧我同官
無寸補行厨空費廩人供
蠻猺惡獷不知名擄奪那曾事火耕不是臺官
無將畧轅門何日擬休兵
漢家列爵盍論功李廣堪侯惜未封多少庸庸
久尸素一飡還費萬錢供
君家竹帛舊垂名世祿相承不用耕一似西羌
知小范胸中數萬正奇兵
談笑全收破賊功行臺無事印長封庇貢閒却
三千士一鏃無勞討不供

題畫　一路功名到白頭
垂楊拂岸草茸茸一鷺清聲振曉風未許白頭
林下約鵷班還侍　紫宸宮
送徐克明少參南歸二首
乞歸親叩　九重關甲子纔週鬢已斑想到故
園春正好芒鞋竹杖舊青山
浙鄉朝上曉星殘又見先生拂袖還惟有都門
舊楊柳半舒青眼待人扳　二

甲辰既述職以舊任還廣二首
九年三覲　九重天兩鬢秋霜路八千莫道春
明門外遠天涯原是海南邊
覲罷　天顏出鳳城東風不改舊行旌青山綠
樹多春意獨有江流恨未平
再經南岳二首
衡山巨鎮壓南州瑶草生香翠欲流嗟我謫官
空往復一年兩度見雲收
曉過衡山宿雨晴數峯青出白雲層不因　王

事催行促艤棹還應試一登
和周方伯韻送李憲副二首
異鄉相見即相親盡道賢僚得此人　聖主能
飛更歡慶一函文表拜　楓宸
天開弘治萬年春獻表欣蒙　御覽親燕罷大
官歸及早雲霓切望嶺南民
題畫送吳憲副歸蜀二首
典午山河落照中懶開畫卷理絲桐桃花不解
先生意猶似玄都觀裏紅

拓岸頹波洶湧流整襟危坐石床幽時人只羨
琴書樂誰識先生為國憂

過湘江

杜鵑聲裏夕陽低煙冷湘江路欲迷鄉社耆英
何處是畫船春水碧苕溪

過回鴈峯

望中烟樹来家山風雨蕭蕭兩鬓斑回鴈峯前
重惆悵幾回篷底誦綿蠻

寄南都方内翰二首

學士雕輿御史驄桂林烟雨禁城鐘何時歸老
東溪上酒社詩壇屬兩翁

紅菱白莱紫楊梅縮項鯿魚上釣肥寄語南都
方内翰故鄉須待我同歸

呉提學歸蜀適江水甚涸舟不能行二首

先生歸買靖江舟赫赫驕陽欲斷流不是泮池
無化雨天應有意為人留

桂林秋瘴火西流大旱誰憐涸轍鮒欲借先生
時雨化天瓢一瀉遍南州

送周廷儀兼柬乃兄廷器二首

雙龍闕下 寵光新捧檄南歸慰倚門眉壽堂
前酌春酒一杯為我問金昆

一杯為我問金昆屈指同庚有幾存花甲緫週
心益壯重来還擬叩 天閽

孤竹廟

曉風殘月亂山青遠渡灤河入永平孤竹祠前
流水急至今猶似伯夷清

呂仙亭和回道人韻

節鉞重来久鎮梧運籌邊事盡精粗一聲杜宇
驚鄉思徐孺山臨范蠡湖

大龍灘

灘聲湧浪雪花飛三老喧呼上石磯爭似苕溪
新漲緑畫船簫鼓載春歸

征古田師還遇雨

緑暗紅稀春已過轟雷掣電雨滂沱征蠻正是
班師日淨洗兵戈奏凱歌

府江二首

綠揚風暖曉鶯啼雨細芹香燕掠泥兩岸青山一江水舟行無處不堪題

楚魂吟後鷓鴣啼舟畏灘聲馬畏泥暫憩郵亭過鄉客一封家信手親題

題宿松姚知縣梅感卷二首

一樹梅花枯後榮君家世結歲寒盟遥知松縣弹琴處二友相看一樣清

羅浮不返夢中人梅樹凋傷信有因最是承芳好賢嗣疎花依舊發陽春

商郎中途中惠鶴 予時致政而歸

縞衣丹頂九皋禽趙抃清風冠古今珎重故人知我意携歸林下伴瑶琴

得銅圖書四首 有序

正德改元予将抗疏乞休適外祖嚴司空曾孫緯因取土築墻得銅圖書一顆以為古物封寄来京予開視洗滌乃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八字篆刻如新盖我外祖致仕時故物遺落土中耳今於此出豈非我外祖之靈上天之意使告我以宜歸之兆乎予悟遂決意乞歸因嘆事有定數豈偶然耶為賦四絶

出處元来自有時箇中妙理少人知如今悟得銅符篆大易知機大雅詩

溪光亭近愛山茔紫笋黄鷄白菜虀簫鼓聲中鄉社集也應招我早歸来

小小銅章寸許方保身明哲篆三行只應物已知先數兩為尚書發秘藏

司空遺篆土中全出示秋卿豈偶然身退名成天寵厚尚資餘禄養殘年

題芭蕉

芭蕉葉展綠陰濃也逐群芳畏北風莫道虚心易凋歇来春猶發去年叢

和同仙韻三首

飲酣白酒千鍾後夢覺黄粱一枕餘休問仙凡與貧富閒来還味聖賢書

坡仙曾過回仙觀詩句多應政事餘今日荒祠

陳迹遠題橋惟說翰林書

青山綠水千年後白髮蒼顏八袠餘欲吊回仙

登北麓郷人猶識老尚書

與范糧長索白朮

人道黃精能益壽我知白朮可調脾題詩借問

菁山長收採還應待幾時

採黃精

菁山深處採黃精說道求仙最有靈若論君臣

無佐使籠中還用俗蔘苓

喜晴

湖郷偏苦雨連綿菜麥消沉水滿田忽聽兒童

喜相報今朝紅日已中天

回文

次人韻二首

烟村遠火漁歸晚夜榻寒窓客夢頻天雨暮雲

孤去鴈隴梅殘月半經春

花落徑苔春過雨颯鳴窓竹夜敲風霞晴晚映

天邊樹粉褪香清磵畔松

初春

香閣煖烟茶煑雪紙窓晴影月移梅陽春轉眼

回庭草舊話誰同對酒杯

客館偶成

書映雪窓明月淡篆銷雲幕綠樽空虛堂夜夢

寒敲枕客館孤衾冷透風

端午和張來儀韻

輕烟翠柳官亭小霽雨新涼夏日長清夢午窓

閒語燕暖風薰葉艾生香

雨中

平田野水新添雨碧樹江汀遠沒沙傾屋土墻

陰蝕蘚絕炊晨竈冷鳴蛙

詩餘

送周方伯考績赴京

恭惟方伯周公仕歷三廣族冠萬安瑩然長

天秋水之襟懷允矣霽月光風之家學自登

崇於藩府益注眷於 楓宸氣養之浩然四

夷在其控制道識其大者十郡賴以甄陶喜

三年而有成無一夫之不獲雙鳳闕前獻績
擬沐　天恩五羊城下停舟肅歌野調

詞曰

早歳登名金榜清時位列三台山前榕樹嶺南
梅盡是甘棠遺愛　落日長亭酒盡西風野水
帆開五雲深處是蓬萊咫尺　天顔寵賚

右調西江月

送陶僉憲考最

恭惟僉憲陶公簪纓官族文武奇才愛物仁

民政有同乎卓魯運籌決策智不愧乎良平
職任憲臺權兼帥府山猺海獠望風喪蛇豕
之心幽谷窮林到處絶豺狼之欵適當滿秩
正值新正曉度梅關驄馬一鞭春色最趣
楓陛綉衣兩袖天香策獻奇功　恩霑特寵
茲因遠別敬賦短詞

詞曰

早年抱負青雲器宰巨邑多奇具盡道牛刀何
小試鐵冠豸簡朱衣綉豸果遂澄清志　臺官

節鉞將軍憾文武奇才兩燕備獻績春來朝
玉陛凱歌一曲陽關三疊酒盡人分袂

右調青玉案

送謝大參考最

恭惟大參謝公族冠兩省仕歴　三朝金豸
鐵冠夙播激揚之譽高牙大旆尤專節制之
雄臨大事而决大疑若蓍龜之先見得其祿
而得其壽如松栢之後凋民所具瞻邦之表
率數載宣恩于百粤一朝獻績于　九重驄

從在途柳外鞭敲金鐙響驪歌罷唱沙頭酒
盡玉瓶空聊述鄙詞少伸別意

詞曰

早登天榜宴瓊林衣綉豸盤金一自旬宣南粤
遍十郡盡棠陰　春草碧綠波深惜分襟雙龍
闕下五鳳樓前重聽　綸音

右調訴衷情

送吳提學憲副

栢府秋霜凛凛芹宮化雨霏霏英材樂育際

明時變俗翻成禮義　怪聽杜鵑聲急喜看鷗
鳥忘機功名意懶掛冠歸俯仰何慙天地

右調西江月

送何太守朝京二首

伏以世際唐虞當五百年之昌運官君牧伯實二千石之崇階述職之典舊存趨　朝之期在邇恭惟郡守何公三山望族兩浙名邦氣養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恢宏度量卓犖才華登金榜而宴瓊林名揚四海歌皇華而還

粉署譽動兩京凜凜黃堂森森畫戟宣仁布德春回化筆之端摘伏發奸日照覆盆之下大才一展宿弊頓銷民得恬安寧有馭群之馬吏遵條約絕無遊釜之魚人所具瞻邦之表率化行七邑喜六事之交脩治及三年無一夫之不獲政在湖民心馳　魏闕江淮迢遞驛路三千日月光華　天顏咫尺宴歌湛露寵錫彤弓人情欲借寇恂相業終歸黃霸敬陳鄙句庸餞榮行

詞曰

八閩英俊符剖吳興郡宏度量堅清慎化敦仁厚俗才展平生蘊民瘼事從頭都向閭閻問陰谷回春信黎庶歌仁聞隨車雨如膏潤憂民雙鬢短述職　天顏近明黜陟喬遷藩省由公論

右調千秋歲

府堂應台宣政化推仁愛陰霾掃盡霽色開窮谷歡聲藹　冊獻治功　恩加獎賚進巖廊不

用猜謝吳興相才何蜀郡去懷到今日遺風在

右調朝天曲

代送倪貳守

伏以勤勞盡忠固人臣事君之大義進退以禮亦君子守身之常規事在知機物皆有止恭惟貳守倪公邦畿鍾秀家學傳芳高名占秋試之魁乙榜屬春官之薦池芹嚌杏振教鐸於濟南金府天城典文衡於陝右菁莪在泮桃李盈門夢叶三刀昆爾一州之牧喬遷

半刺巍然兩郡之榮甘雨晝霏霏仁風春蕩
蕩覆盆無隙從今得見太陽輝涸轍有鱗自
此重霑仁惠澤民無慍色巷有歡聲氷蘗操
堅累見烏臺奬勵循良績獻欽承　鸞誥襃
封腰下近黄目前擬赤當急流而勇退遇微
恙以懇辭得　旨自天歸榮有日黄童白叟
徒爾攀轅綠水青山飄然拂袖其等數年同
事情若弟兄此日臨岐路分南北勒碑鎮安
郡曾聞百姓之思艤棹吳興應寧無一言之
贈

詞曰

學究麟經名魁虎榜芹宮化雨濱濱政宣州郡
到處問蒼生盡道陽春有脚争先望別駕屏星
黄堂上一輪明月盆下燭幽情清聲聞遠邇
金門奏最　錦誥襃旌顔丹心依舊白髮新增
疏乞　聖恩俞允整歸裝一鶴隨行耳棠樹綠
陰晻藹遺愛滿苕城

右調滿庭芳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一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二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㳙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世楨梓

七言古詩

分得壯字送林憲副歸閩

先生家世連江上博學長才恢度量鐸振泮宮化雨新珠還合浦春潮漲人知賣劍買牛耕鞭不假蒲奚用杖衡豸秋嚴古廟荒貔貅夜擁千軍帳瘡痍鳩姓絕復甦矍鑠是翁心益壯嶺表爭傳馬伏波天書許逐陶元亮菊松三徑白雲窩風月五湖青雀舫鶴髮蕭蕭春社問耆舊成推丈人行

忝相徐君秩滿送行詩

睟山倚天雲濛濛清溪紫帶秀溶溶梅峯五朵金芙蓉淳安地靈人秀鍾徐君偉器非凡庸早年簪筆蓬萊宮彈劾何曾避豪雄旬宣江右位望崇我亦同乘憲府驄相親未久庭闈空思臺一廬三嚴冬誰知南海雲萍蹤宦迹萬里重相逢飄蕭兩鬢俱成翁紫薇署事分西東蠻煙瘴雨回春風民物熙然歲屢豊補調元化憑誰功六載流光如轉蓬瓜期喜及三月終一桃行李何匆匆長亭短亭煙柳濃紛紛花雨飛殘紅道傍白叟偕黃童扳轅臥轍心沖沖愚民愚民慎勿嘈奇材自古 天眷隆今君獻績登 九重遍為霖雨甦焦農餘波及爾尤無窮

七言律詩

友檜為陳標花題

庭前古檜翠森森錯節盤根歲月深滿地苔花留鶴跡一窗風雨聽龍吟孤高共有凌雲志堅勁同存傲雪心我欲携書來作伴吾伊聲裏坐清陰

次韻張德宏教諭守制歸姚江

化被東吳鬓未華蓼莪興感暫還家客窗夜雨樽前話籬菊秋風別後花千頃碧漪新水闊半樓紅影夕陽斜思君幾度看牛斗欲問當年遠

使槎

碧天凉露半霜華砧杵秋聲十萬家水綠溪橋連日雨槿紅籬落暫時花烟鎖寶篆香仍在酒盞金樽月未斜塵榻久懸無客到空聞簷外鵲槎槎

下第留別陳擇花

歔笑憐君佐　舜廷來書慚我上親庭歸心千里孤雲白交誼十年雙眼青流水人家江上路東風楊柳驛邊亭遥知後夜相思處月入蓬窓

酒半醒

次韻陳內翰

柳上鶯啼午夢醒田家春去不勝情故人比聞音書杳舊榻南薰枕簟清江隔暮雲天外斷愁無芳草雨中生年來病體迂踈甚種藥畦荒尚懶耕

梅庄為黃廷遠賦

千樹寒梅列畫圖春光環繞白雲高枝頭雪瓣魚鱗薄樹底苔花鶴跡多書幌晴香飄夜月野塘踈影浸晴波興來渾似揚州住底事東君不往何

耕隱

清時有志在林泉生計膏腴百畝田雨後春泥烟外路一犁新水雨餘天綠蓑不許金貂換丹詔休教紫鳳傳最是西城多釀秫雞豚社裏醉豐年

菊松怡老為陳敏政太守賦

辭却朝簪歸故園菊松三徑尚依然斸苓慣着

山中屐釀酒長分雨後泉情逐白雲秋野外興高紅日曉窓前渥丹顏色尋常好銅狄摩挲五百年

送方掌教昌言服闋之京

江左曾傳博士經春風鳴珮上彤庭百年昌運逢今日萬里青雲快此行芳草淡烟南北路綠楊晴日短長亭一緘肯寄雙飛燕還慰同袍別後情

和菊庄韻

適迹林泉逸興多襟懷瀟洒許誰過一樽酒向花前醉兩鬢霜從鏡裏皤田闢謾誇秋有望睡甜那問夜如何夕陽門巷苕溪外謝客頻年掩綠蘿

志遠處士丼肅戍歸

邊戍踈放到荊扉七十年餘自古稀鄉語不隨霜鬢改菊花猶待主人歸一簾茅店關中路萬里風塵裘外衣　帝闕經過重回首蓬萊深處五雲飛

送黄誠夫下第南歸

挾策同時赴禮闈我留　京國爾南歸　九天雨露恩常洽萬里風雲志肯違明月寒潮揚子渡高堂春酒老萊衣行行莫嘆功名晚次第來瞻日月輝

送沈孟行下第南歸

闕下纔趨玉笋班歸心又在白雲間一江春雨回孤棹兩袖天香出九關握手離愁消綠酒到家詩思付青山鄉人問我春闈事指日泥金報喜還

題陳氏翫芳亭

群芳掩映草堂廬知是元龍舊隱居滿地綠雲經雨後襲衣香霧捲簾初屏開錦綉春無際人倚闌干畫不如記得我來閒坐久愛臨流水看芙蕖

送彭二尹之烏程

一官拜命向烏程匹馬西風此日行樽酒共傾燕市晚寸心惟與霅溪清民耕綠野春長在吏

散公庭訟自平從此吾鄉風景好年年租稅不煩刑

正旦發家書

蕩蕩皇風化日舒萬方民物賴吹噓更殘玉漏寒將盡律應青陽歲又初紅日　九重雙鳳闕白雲千里萬金書遙憐昨夜高堂上誰送屠蘇問起居

送吳懷德下第南歸乃兄懷玉時尚未領鄉薦

曾期同翫杏園春忍對離亭酒一樽懷璧憐君

歸楚澤吹竿慚我傍齋門青連故國山千疊綠暗官河樹幾村不是朱衣頭未點齊名黃甲待金昆

金臺送陳七丈燕東乃姪克聲

聖治維新正泰和先生命駕欲如何高堂白髮倚門久故國青山入夢多秋社東隣新秫酒晚漁西塞舊烟波阿咸問我青雲事幸値龍飛第一科

畫舫為金仲和賦

畫舡簫皷舞裙紅長在王維山水中錦纜曉維楊柳月綉帆春颭落花風吳淞浪暖雲千頃笠澤煙寒雨一蓬鬪鴨闌空新漲綠好將詩酒吊龜蒙

送呂彥霄貢士依親貴池　方昌言門生

輕帆短棹欲何之為憶慈親兩鬓絲雙闕辭新　聖主一經重問舊明師東風楊柳春歸日流水桃花雨霽時莫怪臨岐倍惆悵池陽博士最相知

送吳叔禮赴南監

丰姿瀟洒玉壺氷年少才華壓俊英挾策北來瞻魏闕東書南去見陽城重雲遠樹家千里碧水青山路幾程惟底夕陽偏易晚一樽不盡故鄉情

寄方昌言掌教

池陽太守漢文翁特上封章乞馬融草色一庭凝化雨鐸聲千里振春風樽開明月香浮綠硯撲飛花水泛紅兩地相思何處是薊門烟樹大江東

送邢廷霽歸吳

都門樹色曉氤氳把酒那堪此送君花柳長洲春冉冉江湖短鬓雪紛紛棹經苕水家偏近社散香山酒半醺我憶嚴親歸未得幾回翹首望孤雲

送李德輝大尹

京闈曾見占魁名皎皎丰姿玉雪清一自選曹推卓魯頓教仁化及烏程西風短棹人千里落

日長亭酒一觥我憶故鄉親舍在幾宵清夢逐
君行

送汝惟宏南歸 行敏之兄以翰林乘冠帶

郵亭芳草馬騑騑兩袖天香出 帝畿官舍暫
溫姜氏被親庭還着老萊衣五湖烟水鱸偏美
三泖秋風蟹正肥我憶嚴君歸未得此心空逐
白雲飛

秋日登廬山二首

西風黃葉雨初晴踏遍庄廬不計程秫酒自搾

陶令醉蓮塘誰覓遠公盟山光偏到三秋好雲
氣都從五老生絕頂徘徊久凝望茫茫寰宇正
澄清

廬岳清秋偶獨登肩輿穿破白雲層仰看霄漢
無多地遍訪禪林有幾僧萬頃碧湖涵曉鏡一
拳怪石落春星臨風讀罷天池記回首鍾山望
孝陵

次韻江綉衣文埸翫月二首

嶺外秋來未見霜瀼瀼玉露夜初光文收錦綉
歸簾内酒對嫦娥瀉席傍月色自隨人意好砧
聲空惱客情忙碧天如水銀河净一點奎星獨
有光

月中丹桂不經霜貝闕珠宮勝未央文焰直衝
銀漢外清輝已露綵雲傍盃停綺席酒籌緩水
咽銅龍漏箭忙仙籍登名當此夕門墻桃李總
餘光

登峽山寺和江綉衣韻三首

老樹懸崖半蝕苔梵王宮殿倚雲開山當怪處

無多地人到閒時有幾迴蕉葉題詩凉露濕荷
筒行酒夕陽催不應勝境偏幽雅驄馬何由兩
度來

滿寺松篁遠砌苔宛然圖畫自天開泉分幽澗
當軒過僧逺空廊到殿迴山色不隨今古變年
華無柰鼓鍾催全清亭上塵襟净醉筆題詩記
我來

飛來仙境滿堦苔此日登臨眼界開過雨群峯
雲掩映近天高閣路縈迴客腸胃逐猿聲斷木

葉偏驚秋氣催老衲也知官府法焚香迎候綉衣来

遊南華寺

庾嶺南来第一山鷺車停処扣禅關白雲長護松壇浄花雨時飄法座閑待月廻廊看希卧汲泉幽井見龍還仙人今日知何在幻體空遺在世間

栢臺霜月送憲長呂大正北上

満地霜華月正中太微星在水晶宮山河有影

氷壺浄海嶠無烟寶鑑空巳見巖威鎖瘴霧定知惡草委西風憑高目送孤鴻遠一道清光射九重

大忠祠

求室千鈞一髮懸誰能興復繼湮淵君臣自古惟存義成敗由来總在天巳見委身皆徇國那分沉海與歸燕堂堂祠廟崖山下多少奸諛覺赧然

湛都督賞菊會飲 湛四川總兵官謫庚州

一自西川解王符嶺南移鎮謾投壺黄花三徑陶元亮細栁一營周亞夫醉後不勞人送酒興来還有客操觚 聖朝懐遠崇文化贏得轅門邉報無

挽陳侍講宗尭

華鄭文章伯仲間首登高第覲 天顔直歸夜賜金蓮炬侍近朝聯王笋班林下擬尋詩酒約別来俄隔死生關青綾梦断西風冷漠漠愁雲鎖弁山

和韻答王廷貴

流光駒隙過匆匆聚散萍踪大海中蠻雨瘴烟嗟嶺外畫舡春水憶茗東音書動計經年絶樽酒還期幾日同欲見無由倍惆悵臺端目送北歸鴻

和蔡小山韻二首

鶯花漸老一春殘別後那知聚會難千里家山鄉梦遠萬重雲樹楚天寛酒於秋社尋常醉盟在詩壇不可寒何日携書歸舊隱翠茗溪上既

鳴鑾

嶺外人烟兵後殘未馴猺獠撫摩難地臨百粤山多陰天接南濱水更寬瘴霧漫空冬釀暖颶風吹雨夏生寒征徭未息軍常戍時見旌旗響王鑾

送趙孟昇分題得笠澤停橈

笠澤灘頭酒一甌銀魚新買輙停舟夕陽門巷家家市漁火烟波夜夜秋疏導神功傳百世湖山勝槩控三州高堂早慰慈親望莫為登臨久怨留

北行留別諸同寅二首

雨洗炎荒瘴霧開行行述職上蓬萊百年禮樂明良會萬國梯航玉帛來新水白鷗天浩渺夕陽紅樹意徘徊驪歌唱罷休分袂更盡沙頭酒一杯

中年客鬢半霜侵又見離亭酒謾斟人望九重天欲近潮平兩岸夏初臨案頭獨有春秋筆囊裏渾無暮夜金莫道長途畏炎瘴好山如畫助清吟

登控粤亭寄致政沈公道斷事

萬里歸來一夢醒登臨莫放酒杯停畫舫更泛雙溪綠華髮重回兩鬢青秋社鷄豚金穲稏春風羅綺玉娉婷慚予未遂投簪計觸霧還登控粤亭

鄧鴻臚交趾使還和翟豸史韻

嶺外新秋宿雨收微茫烟樹海門舟歸來悵望情如舊老去班超筆未投到處清風隨玉節回鞭春色滿皇州 客中邂逅還傾盖握手相看總白頭

遊白雲山和趙僉憲韻二首

四時山色最宜秋此日登高是勝遊禪榻更深樵徑遠肩輿雖穩僕夫愁泉簾落傍雲生處海舶來從天際頭北望長安幾千里 君恩浩瀚未能酬

寶刹巍峩鎮一方共遊冠盖竝周行笑談喜對春風面老稚爭看畫錦郎仙㵎雨荒蒲草綠野

田秋稔稻花香山僧亦鮮留人意掃葉烹茶半日忙

黃巖真率會八人

浙東人物重黃巖詩翰琴棊聚笑談繪像香山惟欠一集英雖水已過三優游里閈情偏洽真率蔬肴酒易酣堪嘆龍鍾猶待漏清霜滿面雪盈簪

和趙提學閏十月賞菊二首

閏餘已過小春光叢菊含英半吐黃避煖不隨

秋桂發迎寒欲鬪早梅香花前且醉一樽酒鏡裏從教兩鬢霜撫景論詩歸去晚柏臺清署月華涼

莫怪黃花開較遲黃花應有傲霜枝西風小徑香偏淡斜月踈籬影暫欹晚節曾諳辭田[illegible]清朝休賦晉人詞相進那問秋冬景物物榮枯自待時

再次前韻

一川逝水泛流光又見西風木葉黃籬菊擁金詩興晚野梅籠月夢魂香 帝鄉迢遞八千里事業逡巡五十霜無補只應還此笏兵中鄉社綠樽涼

閑莊懿公詩集卷之二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一

刑部尚書太子[illegible]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illegible]川[illegible]編次

孫閔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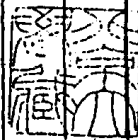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楨仝録梓

七言律詩

加宮保後九卿燕集禮曹

帝城春暖杏花天雲近蓬萊五色鮮師少拜
恩承
麗勅官寮脊慶醉瓊筵三千禮樂宗周
典四海謳歌望啟賢忝後孤卿無以報蕭蕭華
髮古稀年

賀馬司馬獲 賜蟒衣

中使傳宣 賜蟒衣 恩波浩瀚下彤闈兩肩
閃色雲分縫雙袖粧花彩映緋 楓陛早朝鶯
露澤柳營秋彌壯軍威更看柱國勳階重倫稱
腰間玉帶圍

漕運李都堂陞職和張狀元韻

抗疏曾聞獻治安喬遷今喜與同官才高已慰
蒼生望交久不忘青眼看五色 天書頒闕下
一時風釆動臺端淮揚須德知多少好向漕河
志裏刊

賀陳少卿得曾孫次韻

平反棘寺共推賢曾伏青蒲進讜言心鏡有春

留寸地掌珠無價見重孫陳村自古多耆壽蕭
愿從來是相門却羨故鄉湯餅客笙歌羅綺照
芳樽

梁亞卿進表入京臨還索詩為別聊賦二首

表函遥進 九重天仙掌芙蓉霽景鮮白玉堦
前呼 萬歲黃金臺下會同年兩朝望重官三
品一斗酒傾詩百篇莫戀南都久明雅喬遷擬
待 聖恩宣

金陵佳麗　帝皇州此日因君話舊遊楊柳門墻春帶雨芙蓉池館晚含秋雲山有路通牛首江水無聲過石頭玄武湖邊好風景濫司郎禁一年留

嵩呼　萬歲下彤闈霽雨新秋暑氣微共喜同庚復同榜可堪相見即相違一樽明月金莖露兩袖涼風白苧衣却憶當年看花伴雲萍踪跡曉星稀

送徐司空致政歸吳

乞歸曾沐　聖恩留勇退那能顧急流甫里閒情吳樹晚峴山遺愛楚江秋清風竹下詩千首明月花前酒一甌好約故人章大理五湖煙景謾夷猶

送陳少卿陞南京操江都御史

天書捧出　午門西餞別新詩取次題明月滿舡楊子渡青山兩岸太平堤冠峩豸角霜臺肅兵閱龍江戰艦齊南去楓橋家咫尺幾村漁火夜烏啼

題海屋添籌卷壽平江伯六十

南極祥光射斗牛世間甲子數從頭瓊筵謾集三千客海屋纔添第一籌共羨年華過絳老素推將畧繼留侯渥丹顏色心恒赤兩鬢先斑為國憂

送劉亞卿致政二首

甲子纔週便乞還飄然拂袖入東山故人情厚嬿分袂　聖主恩深更賜環三徑秋光松菊在五湖春色水雲閒尋盟定有耆英到分付柴門莫浪關

自是休糧鶴骨臞懇辭榮祿賦歸歟漕河已塞滔天勢邊廩猶豐積歲儲驄馬昔無桓御史白衣今見鄭尚書群公祖餞都門外不獨當年有二疏

竹園宴集有序

屠太傅周少保侶都憲壽各六十子與王司徒吳秦許李四亞卿顧僉都共七人稱賀于少保園居吳有作二首因次

韻題曰竹園宴集云

夏五初臨第一辰小園幽雅物華新高朋自古稱三壽賀客于今見七人家在　帝城稀有竹門臨闤闠却無塵斯文宴集衣冠盛寫入丹青定逼真

三卿華誕總芳辰甲子循環又復新解愠薰風頻動竹催詩涼雨更留人漫聽曲奏南飛鶴咲看波揚東海塵草色滿庭松露濕此君相對意清真

又和周少保韻二首

花甲齊過五遇申還同聽履上星辰酒斟介壽應無筭饌不求奢似有因松竹當軒堅晚操葵榴着雨闘精神諷南懸象德星聚光燭三台動八垠

休衙每自日過申竹圃開筵正及辰暑酷欲憑風暫解獄傳可是雨相因人躋壽域天重眷客到詩壇筆有神愧我稀年無寸補只宜歸釣五湖垠

和呂山吳汝琇韻

鶴跡苔痕滿地斑隱君門巷似商顏家承季子延陵譜地接阿蒙吳下山幾處琴棋詩社裏一窓風月酒盃間老夫強和陽春曲為約平年致政還

又和寄乃兄汝輝

烟霞深處豹藏斑風月襟懷玉樹顏兩浙孕靈歸雪水三吳鍾秀在蒙山窓前架插書千卷池上雲分屋半間莫怪相過即相別也勝雪夜泛舟還

送南京都憲翟廷瑞以進表事訖回院時亞卿同年陳德脩偕行

秋雨涼露九陌塵歌聞湛露寵光新六卿班裏我金舅　萬歲聲中拜　紫宸底事相逢忽相別也知同榜復同寅一觴共餞陳司寇莫嘆陽關無故人

送南臺翟都堂和屠太宰韻先有鵲兆

南臺總憲已三年烈日秋霜自凛然　天府論

功方奏最　朝廷重道正思賢鸞回　紫誥、恩偏厚鵲化金章兆在先老我同官更同榜別筵仍惜酒盃傳

壽屠尚書六十屠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傅致仕丹山

喜看甲子六旬週初度筵開九月秋太宰才名兼太傅丹山風景勝丹丘蟠桃花發來青鳥甘菊香浮漾碧流更陟崇階躋上壽不知海屋幾添籌

送同年張光祿還南都二首

獻續南還酒半醺東風一騎落花塵青春媚景餘三月白髮同年有幾人鍾阜雲松猶似舊𣂏門煙柳又更新萍踪聚散元無定佇看重來侍紫宸

南都官府最清閒何事先生鬢已斑不是詩家臨筆底也應民瘼在眉間六年獻續朝　天罷一棹乘流載月還往復兩京多故舊休於祖道唱陽關

送白司冦南還

懇乞投簪疏屢陳都門祖帳集朝紳官居要地芳名遠　勑賜歸田　聖澤新谷口煙霞雙短鬢花前風月一閒人五湖南北家鄉近還許徵蹤繼後塵

送徐司空致政歸嚴州

麟袍玉帶鬢鬖鬖懇乞歸田疏再三鄉榜同年情最洽別筵分袂思難堪秋風江上蓴初美春雨山中蕨正甘經過釣臺舟暫泊從今不為利名慚

送白司冦加太子太傅致政

面承　天語出長安多少衣冠夾道看作客不堪頻送客休官還喜重加官操觚對酒題新句握手臨岐叙舊歡歸到故鄉秋正好三高祠下弔張翰

送林尚書赴南京吏部二首

南都瀟灑舊銓曹冢宰才名冠百僚此日持衡推宋璟當年啓事重山濤曉辭　鳳闕花迎珮秋渡龍江月帶潮祖道西風冠蓋集操觚對酒

設揮毫

喜拜南都第一官乞 恩歸掃奏 金鑾公門桃李春風在先壠松楸雨露寒吳越江山鄉國近雲萍蹤跡別時難銓曹虗席宜来早多少蒼生望謝安

送南京董亞卿陞工部尚書二首

闕下重来喜奏功拜 恩南去與匆匆謾傾祖道一樽酒共訝稀年兩鬓蓬舊職纔傳少宗伯新銜又進大司空緘詩追餞還相賀八月秋風托便鴻

重來述職覲 龍顏喜見銓曹奏最還 天上恩光歌湛露客邊離思聽陽關臚傳 玉陛當年重名覆金甌指日間故舊相進應有問為言衰老鬓先斑

壽致政蕭文明僉憲為李西崖賦

烏府名高早乞身海濵風月倍精神草書飄逸詩千首蔗境優游壽七旬天上故人青眼在樽前諸子綵衣新緘詞遥寄南飛鶴為祝期頤歲歲春

壽馬夫人

珠翠交輝啓壽筵春風五綵舞衣鮮桃分王母瑶池核酒瀉麻姑碧澗泉兩鬓霜華新鶴髪九重 天寵舊鸞箋朝紳共致長安祝小住人間五百年

送楊遜庵擢南京太常卿

上卿 簡命自 宸衷翼翼容臺位望隆秉笏暫辭 册闕下揚帆遠渡大江東漢家制度從周禮楊綰雲仍邁祖風春暮離筵冠蓋集飛花香撲酒樽紅

題何都憲錦江贈別卷

濟世才名冠士林蜀中遺愛在棠陰自携一鶴来烏府人羨雙龍捧 玉音雪嶺西横清譽重錦江東去別情深陽春有脚元無定多少蒼生望傳霖

和韻答沈漢陽太守

少壯曾連玉筭班于今晚照薄西山衰殘愧我

猶縻祿高尚輸君早乞閒洛社壺觴何日共漢
江楊枊別時攀陽春調古應難和莫怪詩逋久
未還

送劉都憲撫西夏

振旅安邊已奏功　聖皇猶自念西戎　龍箋
再賜鑾臺　勑豸服重乘憲府驄克國遠圖遺
塞上仲淹豪氣在胸中賀蘭山外風塵息還向
閭閻問困窮

新寧伯乃祖崇安侯挽詩

文皇潛邸識元戎靖難嘗居第一功猛虎魂飛
霜鏃白（有虎當御幄公一箭斃之）義騅嘶斷戰袍紅（公陣亡馬載屍還嘶而死）哀太常銘在家聲舊　當宁恩深祀典隆
英爽凛然垂後世聞孫今喜繼遺風

周朝振司業乞假展墓與陳崇之御史同
行以詩併贈

先生乞假展先塋閭里爭看晝錦榮家學源流
宗茂叔橋門師範屬陽城紀行驛路詩千首餞
別都亭酒一觥莫聽陽關歌古調綉衣持斧喜
同行

賀李閣老母舅劉參将壽八十

玉門關外武功成華誕延開在　帝城琥珀浮
香桑落酒珠璣滿巻渭陽情人間争羨八旬壽
胸次猶藏數萬兵徒此精神偏矍鑠赤松何處
問長生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三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四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縱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楨仝録梓

七言律詩

端陽遊顯靈宮訪陳真人

端陽閒過顯靈宮鹿卧花陰鶴在松三島煙霞多勝景　九天雨露是奇逢舊藏桃印冊符籙新壓蒲觴緑酒醲試問真人先世訣萃小深處白雲封

送周司徒加太子太保致政

司徒位望重當時底事秋来賦式微白髮無私變鬢改黄花有待一人歸腰横玉帶新頒　勑袖染天香舊賜衣酒盡都亭分手去夕陽官道馬騑騑

壽同年曾司空七十

憂國憂民白髪新年週甲子又經旬金風蕭爽過三伏翠釜飛香進八珎此日共傾花下酒當年都是榜中人題詩為祝期頥壽宿望于今重老臣

送韓司馬南京守備

手持　龍勑擁旌旄旭日曈曈映鶴袍南省望尊新守備　清朝名重舊銓曹吳江潮落秋聲早鍾阜雲開紫氣高莫道留都機務重　九重注意待山濤

送福建張僉憲還任

憲府才高衆所稱瑩然寒露玉壺氷三山驛外行旌動萬歳聲中　聖壽增祖席新秋傾魯酒錦衣清晝過吳興因君目斷南征鴈歸思離愁總不勝

董春官便道省母乞詩為壽

粉署即官出建章西風吹袂露華涼偶因 玉
事過南楚喜省慈親上北堂誕日正逢春日永
使星偏映壽星光庭闈歡動天倫樂羅綺叢中
五綵裳

同年十友會

列卿班裏九同年又見司徒奏凱還序齒獨慚
五老矣繪圖齊覺鬢皤然看花共憶甲申歲脩
禊欣逢上巳天誰記 聖朝人物盛沉思展卷
玉堂仙

又和方石韻

風光入座漸從南拖紫紆朱酒半酣二百人中
今有幾一年春色已過三青雲素志相知久白
雪高歌強和慚莫道公餘頻燕飲先憂後樂豈
虛談

送衍聖公李閣老婿

青年應 召覲 楓宸榮陟崇階迥出群千載
昌期當此日 九重 恩典重斯文簪纓華胄
應堪繼詩禮家庭素有聞館室相看氷玉潤還
家猶戀泰山雲

送牛都司以進 表事訖南還二首 屠亞卿外舅

齊雨新秋露氣涼 表函千里進 明光五雲
深處 天顏近萬歲聲中 聖壽昌此日叩頭
辭北闕當年坦腹見東床瑩然氷玉臨岐別三
疊陽關酒一觴

雲臺麟閣世臣功大旆高牙閫制雄 表祝華
封 天壽求遐歌湛露 聖恩隆龍韜虎畧丹
心裏碧水青山去路中歲旱民饑懸罄室東南

保障在元戎

南京楊亞卿以考績至留纂會典書成還
任以詩送之

南都獻績赴金臺會典仍留舊總裁 寶帙進
呈經 睿覽宫壺傳賜愧叨陪百年禮樂虞周
盛一代文章班馬才去日衆 恩加厚祿還應
側席待重來

四郛來京得冠帶捧 誥南還二首

泖塘春草夢中生千里關河一棹輕烏帽喜承

官府撤白頭重話弟兄情碧雲征鴈三秋暮錦誥迴鸞四代榮料得到家霜露冷好將 天寵告先塋

卜築幽居晟水濱青氊依舊白頭新平生自得田園樂守分惟甘稼穡勤黃閣橋邊青雀舫潘楊塘下紫絲蓴老夫臨別情偏切便擬歸耕隴上雲

挽徐司空原一

憶昔司空賦式微富春山水倍增輝 九重

龍勑新題墨五綵麟袍舊賜緋夢斷梨雲春去早人嗟薤露曉來稀遼東遺愛知多少華表還應化鶴歸

節婦詩二首 有序

謝鳴治亞卿之祖毋以守節歿五十餘年矣今因孫貴誥贈淑人鳴治陳情特命旌表其門因和杜韻以志喜諸同年各屬和予亦奉同二首

勵俗休論歲月遥貞魂不逐斷雲消淑人已沐新 恩典節婦還遵舊 詔條家世百年元共浙蘭孫今日喜同朝赤城仙隴埋香玉時有冊霞映碧霄

雲冷秦樓鳳去遥塵埋鸞鑑玉容消栢舟誓守心無愧內則承家井有條陳氏遺風敦薄俗謝安重望起前朝門閭自此增光彩兩度 綸音下九霄

立春日三首 是日觀和韻 郊壇侍從晚宿神樂

旭日曈曨照 御床晴光分及侍臣房初闢雉

扇瞻 天近乍解貂裘怯曉涼導 駕爐熏香不斷驚人詩句興無央明朝試問壇前柳淑氣先回第幾行

明衣半擁話連床可似青綾夜直房斗柄初回春信早紙窓踈透月華涼土牛呈稔迎東郭輅馬鳴鑾出未央侍從 郊壇無以報白頭深愧六卿行

慶成宴和韻

百味珍調九醞良 慶成春宴日初長履聲隨

步星辰近花氣浮旗雨露香金玉韶音周禮樂
蓬萊仙仗漢明光老臣侍從叨前列却愧無能
答　聖皇

孔廟落成閣老李西崖謁祭次謝方石韻
送之

曲阜遥通路口村　素王門外謾停輪儒臣遣
告　綸音煥廟貌重新氣象尊禮秉魯邦人所
望經藏孔壁道攸存承宗况是東床婿相見時
宣　聖主恩

江天春霽卷有序

都憲勾餘史君出此卷需題予適有南
歸之跡故末句及之

江邊樓閣仲淹詩筆底丹青老畫師潮落海門
煙渺渺雲開天塹樹離離誰知北固山前景却
似西興雨後時呉越從来多勝槩幾廻撫卷動
遐思

題屠亞卿槐軒爲自符

誰引薰風凉滿軒三槐庭院緑陰繁髙情已著
新詩卷雲裔還符舊德門日午不知天有暑心
清自覺市無喧夜深幾度聞絲竹家宴何妨侑
一樽

挽翁僉事

黌宮胄監早棲遲忽覩秋空一鶚飛政肅西臺
門似水憲分東廣綉為衣蓉城梦斷人何在薤
露歌殘事已非家學相傳欣有子春風教鐸振
南畿

和韻送謝祭酒南還

郵舍斜陽影漸微一戈誰倩魯陽揮橋門飲餞
從容別浙水耆英次第歸到處士風南異北醒
来春梦是還非端明舊隱天台秀玉闕瓊臺紫
翠巍

寄致政談時英憲副

雲萍踪跡久相違底事翻然賦式微黃菊晚香
元亮醉紫蓴初美季鷹歸雪山自古分輕重月
旦何勞論是非鄉社耆英元有約一緘先寄鴈
南飛

與郴州劉太守

岐路誰歌送別吟暮秋斜日照疎林分符初佩麒麟王賜服新裁孔雀金共訝劉蕡歸嶺表應知子厚得民心羅池徹底清泠水好似賢侯惠澤深

送陳直夫憲副致政歸浙

兩藩持憲肅臺綱綉斧寒飛六月霜纔見豺狼爭避道忽聞驄馬遠還鄉清時事業心常赤明鏡年華鬢已蒼七里灘頭舟暫泊好將新句弔嚴光

送朱郎中陞河南憲副

十年憲部鬢鬖鬖清譽彰閑政務諳秉笏暫辭天闕下埋輪遥向大河南雲間文獻家聲舊筆底風霜春意含澤物洗冤人望久驛程千里莫停驂

送太倉州梁學正之任 吏部梁侍郎弟

巍巍師道廣文氈謾醉鴒原餞別筵乙榜時髦居首選二難經學本家傳紅飛壇杏春深日綠藹池芹雨後天挾策重來 賜清問對揚還向玉堦前

送施相之守茶陵

仙桂曾攀到廣寒喜承 恩命下金鑾符分銅虎二千石帶鈒銀花五品官折獄剛明嚚訟息催科清簡下民安錦衣晴晝還家便多少鄉人夾道看

送南京金亞卿以奏績陞南臺右都御史

獻績趨朝九載期拜 恩南去馬騑騑 青宮簡命新除墨烏府榮遷舊賜衣 當代留臺真重地幾人鄉郡是邦畿敬亭觴咏公餘樂水色山光映夕霏

和李亞卿留別韻

得歸事事且從吾短髮侵霜半隱顱綠野春風傾舊酒白洲細雨長新蒲功名意懶吟懷壯棋子聲高勝氣麄一曲東湖堪愈疾眼前雲樹輞川圖

又送別二首

聖德惟新盛治時先生命駕欲何之家鄉水土相便乂藥籠蔘苓取効遲別去喜經三伏後重来莫過一年期雲卿孺予亭相近艤棹東湖好

賦詩

帆趂西風發潞河陽關無酒不須歌文章鳴世人爭羨案牘勞形鬓易皤不是烟霞成痼疾要将蕭散養天和題詩更約重来早莫待蒲輪

詔使過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四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五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禎仝録梓

七言律詩

賀三原王冢宰壽九十蒙 詔存問

曾秉鈞衡贊上樞 當朝元老更誰如百年事業心無愧奕世簪纓慶有餘皓首耆英文潞國白衣榮禄鄭尚書 九重 恩典加存問遣使何妨造里居

東湖一曲送李亞卿還

天上歸来鬓已班草堂如在畫圖間半灣流水遊魚樂幾樹斜陽倦鳥還南菊秋香三徑晚東

湖烟景一身閒平生詞翰人争羡分付柴門莫
反關

送唐敏之赴楚椎府經歷二首

雲南萬里是滇池驛路之官不憚遲誰謂遐荒
非内附要将直道化邊陲黄堂贊政居賓席錦
服稱觴慰母慈滿路江山好風月登臨謾賦紀
行詩

寶曆新頒散早朝題詩贈別謾揮毫精神秋水
紅蓮幕文采春風玉樹標碧草映街龍洞遠晴
嵐當案鳳山高三年奏最重来日　旌擢還需
雨露饒

再和謝方石同年十爻會韻

上台星彩映孤南梅漏春光柳未酬花甲既週
重遇十　楓宸奬諭已過三百年更祝期頤壽
一念元無俯仰慙對酒論文共相勉肯将風月
付閒談

送户科左給事中三山許君出使交南二
首

紫泥　封誥下鸞臺銅柱天涯瘴霧開四牡馳
驅過五嶺雙星光曜燭三台黄金花帶圍腰重
紅錦麒袍稱體裁自古懷柔在文德　聖恩宣
罷遠人来

春王正月体元初　聖澤汪洋萬里敷　冊典
遠宗周禮樂封疆元屬漢輿圖誰云百粤多炎
瘴自喜三山是便途歸省慈闈歡慶處新芻家
醸不須沽

題駐節寧親卷送鄒黄門南行二首

聖製欽承出九關使旌遥駐會稽山懸知禹廟
齋明處只在姚江咫尺間雨露重瞻遭　盛世

椿萱偕老尚童顔歡騰里巷人如堵争看黄門
晝錦還

遣祠南鎮喜榮歸臨別題詩信手揮此日暫辭
青瑣去當年遥望白雲飛珎調翠釜三牲養色
映霞觴五綵衣更約還　朝須及早莫言無事
諫書稀

送熊都堂總督兩廣二首

雙龍捧　勅下　明光凛凛霜威肅憲綱百粤望風遵號令萬民從此樂耕桑雲開桂嶺蠻烟息雨過梧江惠澤長莫道宦途天漸遠隣封咫尺是家鄉

三府尊嚴重憲臺恩威多自筆端来　九天雨露　虞廷勅八陣風雲蜀相才春水兩江流惠澤福星一道阜民財平蠻有頌還　朝日執法星明並上台

送劉司馬致政二首

名成身退喜還鄉手捧　天書出建章帶刻王麟昭　異寵衣蟠金蟒絢晴光留侯遠覔赤松子裴相新開緑野堂別後多吟須遠寄莫言無鴈到衡陽

歸榮進秩　聖恩優江上清風畫鷁舟郢樹春深聽杜宇湘潭烟暝叫鈎鵃看花愧我曾同榜還笏輸君早一籌最喜東山高卧處閒雲来往自悠悠

賀李閣老壽六十二首

共賀　皇明輔相賢新詞誰獻鵲橋仙　四朝元老尊師表六袞遐齡啓壽筵天下盛名當此日座中佳客半同年持觴更致長生祝願比莊椿歲八千

金莖露泛紫霞杯甲子纔週第一迴酷暑頓消涼雨後清風還喜故人来經綸有道斯文重燮理多才壽域開丹渥童顏長不老弧南夜夜映三台

送同年陳司空赴南京

宸衷簡命大司空此去南都位望隆潞渚帆開新水碧都亭酒盡夕陽紅三千里外雲賖遠四十年前天榜同乞得　恩光貫先壠喜看便道過山東

送户部王亞卿致政

司徒累疏乞南歸華髮蕭蕭壽古稀經國多才邉餉足思家有夢宦情微黄花翠竹新篘酒碧水青山舊釣磯蘭桂森森頻遶膝一雙白璧更聯輝

再送陳亞卿赴南都工部尚書二首

邦土元來貴匪輕司徒今喜拜冬卿轉輸已見邊儲足經畫還看地利成行色每催舟早發壯懷應與刕秋橫臨岐怕上都城望雲樹重重總别情

分手金臺赴鳳臺舊都公署勝蓬萊雲中樹色山圍遠城外江聲潮往來紅日涵窓初足夢烏紗籠髮不沾埃賢僚喜是同年友常向樽前笑語陪

十月李花開

滿城桃李小春時可是嫁來霜信遲白髮無情羞對鏡黄花有意強催詩三杯未醉睇來酒一局休誇偉勝恭茗霅雙溪好風月漚波亭下釣舡維

辭朝偶成

歸田　龍勑喜親承宮秩重加荷　聖明行橐富添新寶鏹宮壺香瀉舊金莖衰殘尚藉輿夫力潦倒尤叨廩禄榮地厚天高恩莫報丹心終不負平生

次司馬何公韻有序

大司馬何公世光與予同事秋臺數年交愛甚厚玆喜喬遷參賛留都機務予亦致仕南還同日陛辭聯舟水次直抵維揚情不忍舍且辱佳作見遺強和嚴韻致別意耳詩云乎哉

禁城花柳正清明拜捧　綸音趂曉行内帑路資　恩共沐大官珍饌酒頻傾留都機務君宜

重洛社衣冠我亦榮千里驛程時並棹江干分手不勝情

送倪貳守還鄉二首

春秋筆斷滙吳興善最才名達漢廷民瘼多憂雙鬢白行囊無物一氊青懸知官事如家事盡道屏星是福星此日拜　恩歸晝錦綠波芳草短長亭

離筵酒盡雨初收惠澤猶隨霅水流楊柳一汀花氣暖甘棠幾樹綠陰稠攀轅空擁還家路拂

袖先登載月舟千里暝雲歸鴈遠臨風北望思悠悠

題華節離情卷

送別長亭又短亭綠波秋漲白鷗汀人持綉斧朝天去鶯奏仙韶隔樹聽一棹暖雲春藹藹半蓬疎雨晝暝暝萍蹤聚散元無定後會憑誰雙眼青

約社中諸公

叩首辭　天捧　勑歸故鄉風景足幽棲半湖

明月雲雙槳遠屋香泉藥數畦自遣家童招野鶴不勞候吏報晨鷄耆英有約来何處只在苕溪與霅溪

諸公會集仍用前韻五首

萬里青雲倦翼歸田園猶似舊時棲麥秋雨霽蚕登箔花信風暄蝶滿畦燕客華堂開綠野進階　丹詔放金鷄漚波亭上維蘭棹一曲還勝賀剡溪

耆英佳會竟忘歸落日空林倦鳥棲竹筍味甘宜入饌草庭茵軟不分畦憑誰獻壽来飛鶴有客聯詩詠鬭鷄醉後倚欄閒眺望軒窓瀟洒却臨溪

水亭閒看晚漁歸鷗鳥忘機自在棲雅集欣逢四五月嘉蔬旋摘兩三畦冲霄共訝乘軒鶴垂翅空憐月兩鷄西塞山邊新水闊桃花還似武陵溪

吳興舊宦喜榮歸一榻閒雲且共棲天上有恩沾雨露胸中無處着町畦陶情且盡一樽酒耽

睡那聞半夜鷄自愧無才更迂拙晟溪只合號愚溪

曾向朝陽振羽歸一枝還戀碧梧棲數椽新構藏書室半畝初分種菊畦滿座故人多白髮充庖佳味只黃鷄吾鄉更有漁樵樂屋上青山屋下溪

和吳懷德韻

宦途聲價重南金林下相逢酒共斟月旦謾誇評已往雲萍還喜聚于今琢調翠釜般偏美影

羇花皆日未沉老我江湖更憂國詩懷枯澁懶
長吟

和張孟介韻

盛世衣冠邁等倫故鄉秋社屬閒人桂花半吐
天香細秫釀初爲酒味新時有清風来几席喜
看凉雨浥輕塵宦途踪跡雲萍遠林下相逢意
更親

和沈太守中秋不見月

詩酒尋盟共往還清時良會勝香山秋當此夜

平分處月在陰雲晻靄間莫惜鏡中雙鬓改試
看林下幾人閒高情更有張都憲明日開遊又
欲攀

和答李方伯見訪有序

正德二年臘月二十二日承藩臬諸公
枉顧酌酒論文夜深返棹方伯李公以
佳什見遺强和一律奉答雅意

遠離臺省到寒家紅錦宫袍夜月艖何吐天葩
同白雪酒傾桑落𢢔流霞㣲藩宣化仁風厚
天府推賢政績嘉憂國憂民心更切蕭蕭兩鬓
數霜華

四弟邀登道峯二首

道場佳勝冠吳興兄弟相邀喜共登雨過澗阿
泉滴滴雲開峯頂㟥嶒禅參王板珍厨味供
設金蓮寶殿燈瑶席池邊吊蘇子欲尋遺墨問
山僧

肩輿輕軟便衰翁爲愛城南第一峯四面平山
如伏虎兩溪流水若蟠龍雲間深鎻三生石僧

定那聽半夜鐘北望 鳳臺畿甸近五湖烟景
樹重重

朝佩拉遊弁山二首

弁峯蒼翠控三州巨浸汪洋瀦百流誰道山中
無片玉也知湖上有扁舟松壇鶴去春雲暝石
甃龍歸宿雨收自是故鄉佳勝境登臨還憶壯
年遊

弁嶺蒼蒼景趣多玲瓏怪石鎻烟蘿肩輿代步
登峯頂曲水流觴遶澗阿薄霧曉迷吳苑樹落

霞晴映太湖波登臨底事歸來晚謾聽樵夫牧豎歌

同朝佩朝弁春遊歸三首

湖鄉勝境畫圖間放棹尋春共二難連日東風花信早一天新水鏡光寒烏程白酒傾雲液顧渚金芽試月團特荷 聖恩寬似海猶存厚廩養閒官

紅稀緑暗暮春天落雪雙溪似輞川到處釣遊多舊跡幾村榆火改新烟風亭月榭詩頻賦醉舞狂歌酒謾傳天際落霞孤鶩遠憑誰對景與參禪

桑柘陰陰蹟育蠶舞雩風暖麥餳甜金昆玉季誰能及熊掌魴魚我獨兼對客談詩終不倦呼童買酒且須添登高未過重陽日也折山花插帽簷

懷舊

人傑從來本地靈故鄉覽勝舊曾經山連上下三天竺水接東西兩洞庭桑落酒香隨處買竹枝歌遠隔舡聽如今歸老苕溪曲五柳庄前一草亭

自嘆

踪跡雲萍宦海間歸來深掩緑蘿關了無公事偏成懶怪底詩魔不放閒憂國更添新白髮尋春重覓舊青山西飛紅日東流水舉世誰曾喚得還

遊東林

東林形勝世間稀嗟我重來肯較遲丹井泉清新雨過錦峯花簇暮春時烟霞深鎖回仙觀香火猶存東老祠為愛名山多古蹟幾迴拭目看殘碑

遊常照寺二首

浮圖百尺玉嶙峋雲裏禪房遠俗塵趙宋宸章留石刻葛洪丹竈與山隣木魚夜響迴廊月馴鶴閒眠細草茵隔竹爐烟改新火金芽初摘雨前春

卓錫開山說梵隆昭回寶閣五雲中餘千束㧾

源流遠夾目南来地勢雄我已休官還論道誰能學佛解談空登臨不覺歸途晚回首殘陽半塔紅

五弟邀遊本里利濟寺

利濟招提八百年歲溪檀越世相傳禪房幽雅松篁茂天氣清和花柳妍肯為山門留玉帶試看石匣長青蓮持觴許入東林社煮茗還分一勺泉

寶地連雲水遶脩梅天多雨晝霏霏莫辭檀越頻来往盡道空門遠是非遺去革囊知戒行磨成傳鏡悟禪機薰風入座塵襟淨半日閒談玉麈揮

遊春望西靈山

八十餘年兩鬢霜故鄉風景足徜徉開樽對客渾忘倦倚棹尋詩也自忙改火烟浮春樹碧浴沂水泛落花香秀溪南畔靈山寺嗟我無緣到上方

述懐

白雲間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五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六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吕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楨仝録梓

七言律詩

和荅張子静四首

塞茅蹊路别来荒清夢迢迢關塞長久憶孟郊居歷水還憐韓愈在潮陽乘桴幾渡滄溟水問俗頻經瘴癘鄉只有雲山堪入畫憑誰喚起米元章

遥遥憲節按南荒嶺海風霜白髮長化筆有心回淑氣覆盆無隙透春陽人情處處隨時俗客意年年在故鄉擬欲休官尋舊隱黄花三徑柳千章

美譽芳聲播八荒詞源滚滚峡流長評詩只數

杜工部論事毋宗朱紫陽琴撫石床秋夜月書
藏畫舫水雲鄉烏程白酒尋常醉肯博分司御
史章
從来百粤是遐荒寂寂行臺覺夜長入梦家山
幾千里驚心時序又三陽只應老去依蓮社敢
謂功成乞醉鄉却羡雙溪張處士盛唐詩律漢
文章

庚嶺會江西藩臬勘争田事飲于鋪舍晚
宿民家詩遣汝弼太守且索其草書

江廣封疆庚嶺分偶因虞芮此逢君一樽秫酒
郵亭月兩榻茶烟茅舍雲襦袴有謠廉太守詩
文無敵鮑參軍長篇小草須多恵毋惜羊欣白
練裙

挽張汝欽憲副毋夫人佘氏和趙提學韻
鸞誥煌煌豸服輝年逾八袠竟全歸花殘深院
空遺珮雲鎖寒窓有斷機栢府秋清烏哽咽秦
樓春老鳳孤飛故鄉咫尺華亭路何日生芻酹
夕暉

次韻彭方伯歲除即事
迎陽試剪綵絲輕舊曆惟餘一日程自寫桃符
谷欝壘謾傾椒酒餞嘉平蓬鬆客鬂看来改眷
戀年華坐到明却憶當時同述職璽書曾沐
聖恩旌

述職至直沽阻雪次彭方伯韻
殘冬縢六令初行更挾風威壓綵旌飛絮漫空
燕樹沒凍雲垂地楚天平謾誇奇計先擒蔡好
為斯文乂侍程曉霽小樓簾盡捲朝陽明處是

瑶京

天津道中有感次彭方伯韻
酒坊遶郭掛青旗過客停舟醉典衣草寇有時
還擾擾柳營無卒自依依金吾督捕名何重紅
粉操戈力尚微草道從軍盡征調半輸官要半
逃歸

次韻鲁京尹題一路功名到白頭時魯被劾
蜀王林塘樂意真誰将綵筆與傳神窺鱗自愛
春波淺遥羽曾沾雨露新只許白頭娱晚景肯

數雪貿染緇塵汀莎岸栁黄昏近回首還應顧弋人

次韻丘時雍太守致政 先任姑蘇

先生遺愛遍蘇臺滿路棠陰掃不開此日謾傳疏傅去誰人能挽鄧侯來杜中冠蓋還如洛溪上桃花也似台堪嘆天涯未歸客久司風紀愧無才

戲和劉彭二方伯嘲王方伯韻 有序

行次直沽西江王方伯開宴以小花瓶添兩竹耳作投壺劉彭二方伯有詩嘲之予亦戲和一章時曾京尹在坐獨以此取勝

小小磁瓶製作幽携來遠自楚江頭虛心本是簪花具附耳權容較酒籌京兆放懷偏得承臺官無量反添愁還防矢激壺氷薄分付東君莫浪投

四皓圖和彭方伯韻

百二秦關滿目塵白雲商谷謾容身桃花不逐溪頭水芝草常敷洞口春歌詠共思堯日月從游始識漢君臣自成羽翼安儲位大度還應戒傲人

次韻清戎梅文淵務史華節亭言別

送別長亭又短亭綠波新漲白鷗汀人持綉斧朝天去鶯奏仙韶隔樹聽一棹煖雲春靄靄半篷疎雨晝冥冥萍踪聚散元無定誰更如君眼獨青

次韻答蘇武選

薰風冠蓋出都城嶺海遥瞻天使星和氣接人春藹藹潮頭飛雨晝冥冥栢臺老我頭先白萍水逢君眼倍青便道穿親過干越錦衣光彩照岩扃

薇垣別意送徐少叅考滿二首

薇垣清晝樹冥冥臨別征驂且暫停兩省同官頭盡白一生於我眼偏青嶺南已見為霖雨江右猶傳是福星天上故人如有問三看述職拜彤庭

一年時序逼清和三疊陽關對酒歌春色也隨
行色去鄉情更比別情多東風花信飛紅雨南
浦潮頭湧綠波十郡黎民勞撫字喬遷好借上
林柯

又五首代諸同寅

言官出鎮重旬宣兩省人民樂有年周召功堪
分陝地夷齊心肯易貪泉薇垣共醉一樽酒瓜
代喜逢三月天獻績定應書上考雙龍　闕下
聽喬遷　　右代陶

淳安家學老春秋簪筆當年侍　冕旒甘雨又
時生意足清風到處擁嵐妝五羊城外離亭酒
七里灘邊便道舟奏凡　九重天咫尺佇看名
姓覆金甌　　右代張

紫薇花底暫停驂人倚東風酒半酣棠樹幾村
遺愛在瓜期九載去程兼繞看霖雨甦江右又
見陽春布嶺南功績許多敷奏罷紫泥封誥不
須占　　右代李

雲萍踪跡寄天涯冉冉流年喜及瓜簪筆曾聯

青鎖闥分襟仍對紫薇花　九重奏最恩殊厚
十載憂民鬢已華此去嚴灘舊鄉國春風便道
喜還家　　右代俞

紫薇分署嶺西東大旆高牙節制雄幾樹棠陰
春靄靄九年瓜代意匆匆東風餞別郵亭外細
雨飛香客路中萬里天涯重回首一樽何日與
君同　　右代林

江山無盡圖為揚州楊太守題

我愛維揚太守賢登臨佳興浩無邊茫茫禹甸

千峯出渺渺吳天一水連獨駕不聞悲阮籍仙
槎何處覓張騫龍盤虎踞金陵近　帝澤長流
億萬年

朝覲畢與劉憲使廷高南行

慶成宴罷出都門廿載離情得細論春水聯舟
正月暮內臺同事幾人存浮雲世態新棊局明
月蓬窗舊酒樽萬里天涯重回首菲才何以答
君恩

哭黃誠夫豸史誠夫嘗按山西廣東丁內艱以疾卒

一譜相傳二姓分百年喬木有餘芬悠悠歲月
空憐我凜凜風霜始見君驄馬曉衝關塞雪綉
衣春映海天雲朝回便道錢山下拭淚驚看墓
碣文

和張叔亨韻送巡按徐侍御還京二首

五嶺南邊見使君香名到處挹餘芬蘭臺夜掛
一輪月穗石秋成萬頃雲綱紀自來天下重激
揚元在筆端分乘驄底事還朝促塞北風塵久
駐軍時口外有警

遠脩封事獻　明君盛世清音蘭桂芬千里驚
車隨處雨五花驄馬滿身雲陽光已到覆盆下
別袂俄從曉色分此去應看推轂寵誰云俎豆
不知軍

和答夏太卿時已歸老孤山

乞閒疏上　九重關　聖眷方深更賜環共訝
鑑湖通剡曲誰知瀛嶼勝商顏梅邊鶴聽琴三
弄松下雲分屋半間萬里天涯未歸客幾迴清
夢繞孤山

畢吏部以　冊封來鄱因便道歸省以詩
送之

鄱陽湖上雪霏霏玉節香生草木輝此日拜恩
有鳳舞當年破敵想　龍飛斯文我惜臨岐別
晝錦人誇便道歸且著斑衣捧春酒無邊喜色
動庭闈

龜峯寺二首

萃峯矗矗倚招提翠壁丹崖路欲迷雲裏洞門
無俗客松間石刻有新題吹笙底用登緱嶺結

社何勞過虎溪坐久不妨歸棹晚桃花渡口夕
陽低

龜峯佳處勝丹丘禪榻無塵曲徑幽花雨繽紛
雲外落松泉香冷石邊流秦鞭不為三江隔謝
屐安能半日遊登眺豈耽山水樂眼前民瘼更
先憂

江學士謫居東廣既而以舊職致政予候
于梅關將與言別不至奉寄此詩

玉堂金馬紫宸班拂袖飄然致政還雙節忽聞

過桂嶺樽空自候梅關巴江水暖多栽术魏
闕恩深擬賜環嗟我相思不相見滿天明月萬
重山

自内臺改廣西

平生踈懶愧無材且向離筵笑口開莫道痴兒
全了事也應老婦倒綳孩秋臺到處官三品春
夢醒時酒一盃寄語碧茗溪上柳先生早晚賦
歸來

用前韻寄沈太守

溪陽太守濟時材小小江城傍水開明月滿庭
門似水春風兩袖面如孩謾期歸老尋詩社且
為離愁對酒杯我過衡陽更千里莫言無鴈寄
書來

桂林述懷（予以廣東廉使遷至都御史今復以廣西廉使至此）

甲申春榜覩　飛龍二十三年化日中冠豸不
分臺內外乘驄只合廣西東肯將直道隨時俗
還采歌謠備國風群盗縱橫軍餉乏蕭蕭哀鬢
類飛蓬

和伍太守赦後歸田之作

聖主龍飛正始年先生一旦賦歸田楸梧仙隴
當寒食楊柳人家欲禁烟標柱伏波何矍鑠撫
松陶令自盤旋東風一棹湘江上偶向蓬窓對
榻眠

再和東姚丹丘

桂林為客已多年此日歸耕楊李田兩屐秋雲
三徑雨一竿春水五湖烟半生迹似飛蓬轉幾
箇人曾瘴海旋洛社衣冠堪入畫丹丘不減李
龍眠

靖江别意送伍知州歸嘉禾

扁舟曉發靖江春往事悠悠孰與論作客久勞
鄉國夢還家深荷　聖君恩柳菴明月詩千首
花墅東風酒一樽傳語丹丘姚豸史五同軒下
舊題存

全州曉發和伍知州韻

廿年萍梗嘆浮沉此日相逢柳浦潯明月清風
催去棹蠻烟瘴霧隔遥岑羡君已遂還家願愧

我空懸戀闕心莫道長途偏寂寞一樽時賴故
人斟

和答周方伯廷潤時予有薊州兵備之命

捧誦 綸音荷 聖恩扁舟曉發伏波門滃滃
春雨雲雙槳渺渺人家樹幾村藩府素推西伯
長柳營誰繼亞夫屯燕山桂嶺天南北共體
皇仁濟萬氓

謝藩臬諸公餞別

天書遠召促登程白石灘頭酒共傾無可過人
平日愧最難為處別時情初春柳外東風軟曉
日花前宿雨晴自古萍蹤多聚散便鴻毋惜寄
佳聲

楊碧川侍讀改南都尋復召還與予同日
至南滉以詩見遺因和答

講筵咫尺侍 天威鳳閣鸞臺總 帝畿南去
喜看家最近北來休論事多違一樽明月蓬窗
淨兩岸東風柳絮飛我亦臺端空往復久慚神
豸綉為衣

途中喜雨和楊内翰韻

濟時甘雨暗前山雲壓城頭手可攀百丈牽夫
爭進步萬艘綱運喜開顏一年風景三春後幾
驛官程半日間 聖代恩波流不盡閘河從此
不須閑

和韻答楊侍讀兼柬楊賔夫秋官

曾隨秋鴈向南征此去朝 天幾驛程新水望
中孤鳥沒遠山青處暮雲橫十年不敘同鄉話
今日欣看並棹行客裏莫嫌知己少倚蓬賡和
有宗凡

送宗弟黃廷彩應貢

玉樹丰姿逈出塵榮膺鶚薦謁 楓宸帆開黃
閣橋邊雨酒泛烏程館裏春詩禮共傳家業舊
文章親試 御題新行臺老我思君處春草池
塘入夢頻

送廣西提學吳憲副致政歸蜀

先生化雨靖江深拂袖飄然出桂林三徑菊松
新白髮滿門桃李舊青衿春風膝下麒麟玉晝

錦堂中獬豸金嗟我相逢即相別臨岐惆悵酒
重斟

桂林思歸 吾里有菊花園尊菓汙

秋水鱸魚出翠苕歸心無奈路迢迢半帘斜日
烏程酒一舸閒雲黃閔橋菊圃旋栽惟種朮尊
汙半塞不通撓自憐宦轍今如許莫怪淵明懶
折腰

挽吳棲雲

先生五福許誰過別後驚聞薤露歌弁嶺有時

歸白鶴蓉城此日見青騾吟魂不逐棲雲散世
澤還從寶善多千里緘詞何處酹佳城鬱鬱呂
山阿

過長沙同年陳希賢太守留飲

丹心耿耿鬢皤然西廣之官路八千謾說長沙
留賈傅還從赤壁弔蘇仙江聲夜響三湘雨霽
色朝開五嶺烟知已喜逢賢太守春風下榻待
同年

送鄉僧歸峴山

京華久住老瞿曇思逐征鴻忽向南遣社有盟
邀客共禪機無語許誰參門迎碧浪雲千頃塔
枕青山月半龕過我期堂讀書處数株松樹一
茅菴

山海關

幽冀東来第一關襟澄滄海枕青山長城遠峀
分高下明月寒潮共往還貢入梯航通異域天
開圖畫落塵寰老臣巡歷瞻形勝追想 高皇
創業艱

渝關懷古

我從廣海来遼海看遍千山復萬山路入遷安
偏近塞馬經渝水恰臨關姜墳有迹空遺恨秦
島無丹可駐顏欲弔唐文寫新句蕭蕭故壘五
花環

金井山居 下有七星潭

白雲深處結茅亭矗矗群峯列畫屏金井有泉
朝帶雨碧潭無浪夜涵星松間對奕春長在花
底操觚酒半醒最是故家多慶澤喜看褒典下

明廷
弘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聖天子親祀南
郊自始齋至成禋風日和煦司寇何公
有作以紀其盛屬和四章　早朝聽
誓戒
春風浩蕩慶雲飛金鑰傳来報啓闈舞蹈千官
承　戒語趨蹡群吏護朝衣星臨華盖中天逈
漏徹靈臺曉露微自愧樗材無寸補幸陪鵷侶
藉餘輝

駕出南郊
靄靄春雲繞禁城出郊禋祀　睿心誠千門曙
色鷄聲早九陌塵香馬足輕鳳吹隔花　金輦
過龍旗拂柳　玉鑾鳴羽林那用前清蹕仗外
無人訟不平
齋居　賜餈餌
午朝纔退日當庭中使傳　宣到上卿酥蜜滿
盤齊拜賜香甘適口不知名唐官燕錫紅綾餅
䬼關挑分赤玉瑛争似吾儒今際遇從教四海
重文明
南郊陪祀
更衣　金殿傍圜丘赤舄玄纁映　王旒人意
惟誠天意格月華初白露華浮上辛此日從周
典四卜當年笑魯侯陪祀儒臣多碩德却慚衰
朽只宜休
送陳克謹知宿松兼東乃兄克聲二首
天門金榜冠時髦閥閲家聲玉樹標擬向栢臺
簮豸角先於松縣試牛刀匆匆驛路一樽酒渺

渺春江二月潮莫道漢廷無狗監政成還見
璽書褒
江上民風薄未敦離離煙樹幾家村一從鳬影
飛雙舄便覺陽光到覆盆有暇勸農春策馬無
人催税夜敲門鄉關咫尺音書便為我殷勤問
王昆
閑莊懿公詩集卷之六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七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孺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楨仝録梓

七言律詩

送同年總理糧儲吳亞卿歸省二首

天榜同登歲甲申于今二十五迴春我從早歲悲慈毋君向清時省老親笑舞班衣雛弄玉香浮翠釜膳調珎白雲仙壠焚黃日光賁松楸雨露新

一疏陳情達禁宸錦衣歸省寵光新焚黃楸壠春三月垂白萱堂壽八旬國餉肯忘天下計別筵都是榜中人還朝好趁薰風便莫向秋江問紫蓴

送廣州伍太守遷廣東參政二首

都門官柳拂征驂餞別同年酒半酣明月更懸交廣外福星重照斗牛南豈惟節鉞今增重自是民風舊所諳最喜螺川親舍近梅關咫尺見晴嵐

十年清譽著名邦大旆高牙被 寵光郭隗臺前新碧柳尉佗城下舊甘棠雲開五嶺蠻烟歛雨過三江惠澤長願布 天恩遍南粵土風丕變吏循良

行臺對月懷翁莊兄

薊北秋中霜滿天行臺獨對月團圓遥思故國三千里誰似吾兄八十年眉壽堂前春酒綠晚香亭上綵衣鮮明朝便擬封書寄目斷南征白鴈邊

與二兒

南撫交州北撫燕克家惟頼子孫賢夜窓宜戒盃中物春雨勤耕隴上田黃卷青燈當自勉花街柳巷莫偷眠大兒隨毋來京國好趁東風早發舡

夜坐有感早發家書

月華如水露華寒獨坐行臺似老僧量淺不教斟緑酒夜寒誰與護青綾捷夷安夏才何及戀闕懷鄉思不勝為憶妻孥與兄弟一封書寄鴈南征

入永平

面承　天語下燕京喜過漁陽入永平雲樹參差山海鎮烟墩遠近短長亭泰王島上城猶在孤竹祠前水自清欲整軍威問民俗髩毛一夜已星星

和韻答王廷貴

我冠傳帶出南都　當代文章徃聖謨莫道才高淹買誼也應詩苦困崔塗樽中明月同今古天外浮雲自有無造物於人難借問室如懸磬且從吾

挽余司馬世英余蜀人曾撫陝西修霸陵橋築大同邊城卒時蜀中山崩水涸

錦水年来㖶不流蜀山頽後哲人愁金城已絶蒼生望王壘空遺紫塞秋千載盛名編簡在兩朝元老　聖恩優霸陵橋上人回首雲鎖峨嵋土一丘

和韻答嚴宗禮燕東吳汝輝

書館簾垂燕自飛狎鷗池上久忘機謫仙俊逸詩無敵賀老清狂酒有威可是東家憐我厚也應西席作禾稱呂蒙山下高門閥何日重登覧德輝

挽樂清章恭毅公二首

鍾秀山川浙水東先生才調古人中　三朝望重文章伯七袠年餘矍鑠翁不有諫書存左史誰知禮樂在南宮歌殘楚些愁雲冷寂寞衣冠洛社空

春官聲價重當時直道從教與世違赤手要將扶國本犯顏元不顧危機　九天重覯　飛龍見千載逢瞻化鶴歸最是生封兼死謚漢家青史有光輝

福建方伯陳朝用以進　表陞左轄贈以此詩

天樂重聞思不勝 表函初上慶雲凝 雙龍
闕下秋霖霽萬歲聲中 聖壽增自古南闈稱
易治于今左轄喜榮陞臨岐底事偏惆悵金榜
當年記共登

送道場僧南還

錫杖南飛秋暮天道場風景尚依然閒雲常護
三生石春雨微添一勺泉擬向白蓮重結社還
尋王板試參禪坡仙遺墨多零落為問珎藏有
幾篇

送吳懷德郎中陞江西憲副

陽關聽罷酒初醒聚散無期跡似萍郭隗臺前
君欲去滕王閣下我曾經一襟秋水三江碧滿
目雲山五老青大旱為霖民望久過家蘭棹不
須停

送松雪六世孫趙推官之寶慶

松雪雲孫有祖風玉壺氷徹水晶宮一官佐郡
才偏稱兩造輸情語未終寶慶秋山青繞郭洞
庭春漲碧浮空莫言蠻服三苗地今日車書四
海同

七月九日李夫人壽辰

昨夜弧南映斗牛曉來霞帔試新秋漢廷已下
移 封誥海屋重添未滿籌熊膽有丸資郢學
閨門無杼為參投客邊稱慶斑衣集瀲灩春觴
琥珀浮

為何司寇賦尊翁太保水南庄

謝却蓬萊第一班幽棲别墅絶塵闤堂開綠野
書千卷家隔清溪水半灣事業世光青史上優
聲接武 王摩間展圖長有羹墻見草樹煙雲
滿故山

送贊善張廷祥省親歸南昌和王冢宰韻

送行冠蓋王河堤霜柳啼烏曙色微郭隗臺高
臨祖道雲鄉亭古傍慈闈江聲千里孤蓬遠秋
意滿林黄葉飛前席久虛堂背暖毋恩 君寵
不相違

挽楊文懿公號鏡川先生

一寸丹心兩鬓秋台司望重 聖恩優文章家

世三蘇右科第才華二宋儔玄褱忽驚埋玉樹芳名空自覆金甌鏡川千丈門前水半鎖愁雲咽不流

庚戌歲誕日在刑部作

鄉關迢遞三千里甲子循環六十年白髮不饒軒冕貴黃金難買子孫賢進迎意懶違時俗欽恤才疎愧俸錢范蠡圖中好風月一竿春水五湖船

送南京檢討方昌言考滿加俸還任

文章聲價滿 朝知獻績南還舊鳳池 天念清貧加祿厚人憐安分轉官遲東風魏闕朝辭日明月秦淮夜渡時香稻紫蓴家舍近送君偏動故園思

和韻答沈彥祥

一塵高隱樹蒼蒼清夢何曾到 廟廊滿地黃花看舞鶴半窗脩竹待棲凰鷄豚社裏酒無筭楊柳洲邊釣不網記得入茗曾訪我漚波春雨碧澗堂

和韻答李學士賓之二首時陞太常卿兼學職

經濟文章在筆端書成一代萬年看清卿已賜新金帶仙職仍兼舊講官蓮炬歸來香霧暖木天高敞紫霄寒夜深鈴索花前響疑是雕輿擁八鑾

從來百粵事多端邊檄紛飛眼倦看嶺海豈堪頻作客衰殘只好便休官霧籠青草山常潤臘盡蒼梧夜不寒一榜故人天萬里玉堂清署近金鑾

重臨兩廣

三持憲節涖炎蒸任重憂多白髮增盡道伏波偏矍鑠自慚之武却無能蠻烟瘴雨收還瞑君寵親恩報未曾願得民安軍旅息村村禾黍歲頻登

元夕有感

兩江流水夾山城控粵臺高觸霧登五夜營門猶擊柝元宵街市不張燈軍無休息供需急邑有流亡賦稅增最是蕭條民壯堡黃茅青草瘴

雲蒸

梧城有感

三里山城草樹荒堂堂總府鎮蠻方人誇此地今無警我視斯民似有傷幾處笙歌歸院落誰家桴筏住江鄉黄茅秋草漫天霧卓午微看露日光

桂林有感

桂林春晓雨初收嗟我重来兩鬓秋世事難於登蜀道客情猶似望并州千金日費勞供億萬騎雲屯在運籌芳草不知民力困東風緑遍旹家洲

桂林即事

八桂城環獨秀山門迎癸水半臨灘北来民俗循依楚南去人烟漸入蠻行橐不思留薏苡封刀直欲斬樓蘭武侯亭上多風月肯向劉仙問九還

征古田與陶廉憲二首

赫赫王師征古田猺山萬疊徑村連妖氛掃地雷霆震聖德如天雨露宣陶侃帳中畫盡定伏波門外凱歌還暖風楊柳清明後新火人家改舊烟

旗分龍虎颭畬田壘展炊萬竈連憲府威名追李靖漢廷征伐邁周宣犬羊巢穴閑風潰黎庶流亡指日還諸葛亭高試南望春山如畫息蠻烟

移軍兩江口仍用前韻

賊破民歸治舊田霜威到處陣雲連肅何素已知韓信劉表焉能識仲宣旗振王鑾傳令去馬嘶金勒獻俘還兩江餉道新營壘細柳春風帶曉烟

擬歸田用前韻

五柳庄前數頃田蓴汀菊圃兩相連明時一詔歸疏廣家塾還應課阿宣遮莫嶺南三鎮重爭如林下一人還更思先壠焚黄後草樹荒凉幾禁烟

閱桂林靈渠碑感外祖嚴司空故蹟

清朝重望老司空奉使先乘御史驄惠澤許多
渠漲綠邊塵不動柱標銅交南自此歸王化嶺
外誰能見禹功讀罷好詞增感仰愧無才德繼
遺風

龍隱岩二首 一名七星岩

神龍迸破始安山遺跡分明峭壁間霖雨傳岩
終有望風雷禹穴昔曾攀苔封石磴雲雙徑月
浸靈湫水一灣凱奏班師共登眺磨崖便好記
平蠻

此地何年隕七星秦鞭不到靖江汀潭湫龍卧
猶遺跡峯頂鸞驂尚有亭一洞松雲春靄靄半
巖花雨晝潰潰題詩不用紗籠護掃破莓苔幾
點青

用王庶子陳參政韻送葉黃門顧郎中二
首有序

弘治辛亥廣西軍士以缺糧生變 上
命吏科給事中葉君廷縉刑部郎中顧
君逢原來按其事會予同駐桂林凡三
月餘情好甚洽還朝之日以春訪庶子
王世賞江西參政陳德脩所贈詩示予
因和二律以贈別云

蹤跡雲萍各一方異鄉邂逅挹清光精神秋水
芙蓉舠文采春風錦繡腸座有寒氊誇鄭老門
無俗客笑田嘗吳淞便道休停棹青瑣于今待
夕郎

雅會芳辰可易并短長亭外大江橫錦衣曜日
還家路彩鷁乘風戀闕情人覷丰儀多誦德

帝看諫疏早知名送君因動鄉關念思范橋邊
秋水清

右贈葉黃門吳江人

煌煌王節照遐方天使雙星早有光客裏鄉情
開笑口筆端秋色見剛腸桂林氣爽經年住挪
酒香生去日嘗家在吳門好風景鄉人爭看錦
衣郎

同鄉同事二難并案牘曾勞眼共橫欽恤不違
天子詔平反先體下民情三吳自古多才俊百

粤從今識令名最是歸程秋雨後水光山色助
君清　右贈顧郎中吳門人

送監理邊糧唐給事

炎荒田野半枯荄經濟須煩近侍才王壘未虧
邊餉足金戈不動遠人來紅梅嶺外春風早銅
柱崖前瘴霧開寄語五湖魚與鳥老夫歸計不
須猜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七

閔莊懿公詩集卷之八

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吳興蔣山閔珪著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孫甥印川潘季馴編次
孫閔宜力
曾孫閔德慶
閔弘慶
玄孫閔一范
從玄孫閔世譽
閔世翔
世楨仝錄梓

七言律詩

贈致政汝太守二首

拋却金章賦式微俗塵不許惹荷衣吳江秋水鱸
魚美甫里春蕪鬪鴨肥闘倚棊枰誇結局靜看鷗
鳥共忘機天涯萬里蓬雙鬢早晚來尋舊釣磯

君守南安我鎮梧飄然先解玉麒符三吳風月新
醅酒百粵山川舊宦途來歲擬歸班定遠此時爭
羨狄無謨者英社裏詩盟在料得停杯說老夫

寄家書自嘆

一童不遣至蒼梧寄去家書知到無丘壠年來稀拜掃田園水後定荒蕪春花秋月諸公子瘴雨蠻烟一老夫阿毋庭前垂白髮可能反哺效慈烏

梧城

小小城門對府廳瘴烟長鎖數峯青大山魥氣元無大氷井香泉不見氷來鳳名存梧已老蟹龍洲近水猶腥巡行到處詢民瘼言語侏儒細細聽

梧城大水

山嶼雲蒸積雨多兩江新漲匯蒼梧孤城半浸人煙少五月連陰暑氣無媧女補天空鍊石宣尼浮海漫乘桴田家已失西成望賑䘏才疎愧老夫

再和李學士韻述懷

三年縻祿坐臺端白髮羞將寶鏡看懶舉酒卮元少量不施鞭朴似無官入言土瘴偏多煖我念陰崖尚有寒萬疊青山千澗碧泉聲帶雨響

和鑾

挽市舶王太監母

堂北萱摧一夜風瑶池何處覓仙蹤助勤熊膽丸猶在遺訓魚梁鮓尚封衣線密於遊子淚桑墻寧似別時容燕山隴樹天涯路黯慘愁雲幾萬重

謝少宗伯倪先生見寄同年會詩集五首有序

予同年進士自天順甲申至成化壬寅婁會于京邸各有作以紀盛事後予以王事驅馳于外惜不與焉弘治癸丑少宗伯倪舜咨以同年會詩集附寄入廣因賦五律以謝

展誦同年雅集詩老懷因慨事多違八千里外籌邉日三十年前錫燕時承湛露恩圖自報和陽春調覺人稀吟壇未冷盟猶在許我重尋肯較遲

榜中髦俊總能詩美景幽期兩不違滿市花燈休暇日通宵皷吹上元時亦儒席上斯文重樂

事人間此會稀醉舞狂歌情好洽清樽莫遣酒
行遲
鄉闈歌罷鹿鳴詩入覲　天顏咫尺違花柳春
妍清禁地壺觴歡聚太平時申年兩榜知今盛
齒序惟予近古稀珠玉滿眸慚白織那堪踈懶
和偏遲
席上誰歌伐木詩青雲事業肯相違滿城桃李
交輝日一代文章得第時玉甕香浮春酒釀
紫宸朝散諫書稀笑談還念天涯遠軍旅方殷

民事遲
春卿特地寄新詩盛事難逢悵獨違邊徼久淹
班定遠高情誰似鄭當時清霜蓬鬢驚秋早滄
海萍踪聚日稀故里耕桑半荒落湖山應笑我
歸遲

寫懷

往來嶺海廿年過百粤瘡痍設撫摩白日催人
公事了青山笑我鬓絲多烏程市裏新篘酒黄
閣橋邊舊釣蓑乞得　君恩許歸去滄浪時和
濯纓歌

府江舟中和周提學韻四首

化路雲萍少定踪此行欣與故人同憂民客鬓
千莖白借酒衰顔半日紅兩水匯流江左右一
泉分汲井西東相隨莫道無琴鶴也有新詩滿
篋中
漓江桂嶺舊行踪節鉞重臨物候同春月連陰
荒草綠瘴鄉多燬野花紅南陲地遠猶懷北西
廣帆開復向東怪底灘聲驚客夢畫舡春水憶

茗中
郡邑蕭條草樹荒撫綏元只在提綱潮盐大米
東西廣銅柱珠崖嶺海疆春雨營門烟柳綠暖
風池泮翠芹香蒼梧羆狩重華遠總制臺高百
粤堂
廿年踪跡遍遐荒又向行臺肅紀綱四海車書
今制作百蠻茅土漢封疆柳營時護風雲氣庭
草春涵雨露香無柰衰殘歸興迫幾宵清夢碧
瀾堂

送卞式之 有序

毘陵卞式之世居太湖北渚予家湖南雖一水相望而未嘗識其面今官于蒼梧身在萬里外式之乃以事来邂逅間歡好如平生豈一會合亦有數耶因其歸以詩送之其鄉陳朝用方伯吾同年也故致意於末云

南北家鄉隔五湖萍踪邂逅向蒼梧清明寒食千門柳瘴雨蠻烟萬里途司馬浪遊周嶺海季

傳歸去就蓴鱸寄言致政陳方伯洛社還應著老夫

又次式之韻

勝覽江湖眼界寬一麾滄海過南安驚看客鬓秋風早便覺盟壇夜月寒行樂只憑詩譴紀述官更與利無干故鄉聲跡相聞久邂逅梧城始識韓

謝吳汝輝惠沈啓南畫冊

名滿三吳沈啓南誰將畫冊到昭潭故人於我情偏厚倦客懷鄉思不堪水似五湖涵曉鏡山如百粤帶烟嵐摩挲老眼披圖處却訝寰瀛路未諳

病中述懷

蠻烟蠻雨海天涯憂國憂民老更衰有病只應祛二豎無慚何必罵三尸年年秋暑偏多瘴處處淫祠素乏醫富貴在天生有命不須請禱與古著

謝雲東逸史姚公綬惠畫 逸史官至御史學內丹有舟號

滄江虹月其入仕與予五同

吳下耆英似洛中高情肯戀舊乘驄門垂烟柳五株碧昂伏丹砂九轉紅松徑掃雲招野鶴畫舡搖月貫晴虹寄來佳製稱三絕展玩臨風憶五同

送馮都憲鎮蜀

使星光照百花潭豸綉晴輝五嶺南蜀道易登雲擁馬雪山重望吏迎驂一琴一鶴名千古憂國憂民話再三別袂蒼梧秋色裡凉風初動酒

徵酬

征蠻将軍伏羗毛公需題令大父忠義詩

曰賦二律

犬羊巢穴望風降列爵榮封為伏羗都許未遷
嗟羽歿武陽初拔嘆彭亡一生忠義敦澆俗百
戰勳名紀大常　聖製煌煌表閭里侯門從此
倍增光

北伐南征幾戰勳天應驕虜失将軍歸魂夜慘
關西月殺氣秋橫塞上雲繼述有孫今喜見死
生無愧久曾聞孤忠大義知多少試看　當朝
太史文

和方內翰病中韻

風雨都城九日臨葛衣初覺曉寒侵窓虛自喜
琴樽潤家近何愁魚鴈沉詩到陰何偏得趣交
非管鮑肯同心來春欲買歸湖棹我惜相期意
已深

挽春谷方檢討三首

吳興人物士林英行重鄉邦月旦評芹泮十年
鳴教鐸棘闈三度典文衡水晶宮裏家偏近白
玉堂中夢亦清墓石自銘無愧怍至今春谷有
遺聲

宦海萍蹤聚處稀南都相見未多時情深空有
歸田約病久俄驚與世辭客路西風悲旅櫬屋
梁落月想容儀廣文官冷青氊舊囊橐淒凉幾
卷詩

故人屈指嘆無多又聽先生薤露歌童稚相親
嗟老矣死生遐隔奈愁何吟竟已斷南柯夢往
事盡隨東逝波惟有玉堂閒白晝花陰依舊八
磚過

瑞鶴為孝子王錦衣題

曾借南枝向上林來巢祠下助哀吟應知集鵲
思親念不及将鶵愛子心烏鳥啼殘天漠漠白
鷴聲斷夜沉沉人生忠孝須兼盡佇看封侯印
剖金

送冬官吳主事時晃便道歸省

冬官捧檄出龍關親在高堂鬢已斑細雨春潮

楊子渡青雲喬木呂家山　帝鄉喜與家鄉近綵服能兼錦服還故舊相逢如有問為言衰老只宜閒

送族弟黄廷彩附選南還

儒生謁選許歸榮足下青雲次第生民社擬看来重寄銓曹今喜著芳名落花飛絮春三月碧水丹山路幾程八百餘年黄閣族為題新句送君行

送倪太宰南行次韻

祖道張筵集九卿西風吹袂不勝情碧天萬里秋雲浄紅樹一林霜日晴同榜俊髦餘幾友進階宫保獨先生太平堤上經行處綠水青山繞貫城

送劉司空致政

送行官道馬騑騑白髪司空致政歸　帝念清勤　恩典重人誇髙尚宦情微耆英社裏春醅酒綠野堂中晝錦衣經過浙藩遺愛在棠陰滿地映晴輝

和傅亞卿韻送屠亞卿

海天霜冷鴈南征　陵祀初還捧　冊行對酒謾誇留別意過家忻慰倚門情武昌水暖魚偏美鸚渚風恬浪不驚到日江梅春信早一枝寒玉報嘉平

寄題致政陳方伯西郭山庄篆竹書院

金榜當年二百人于今髙尚獨輸君山庄綠酒一罇月竹院清風半榻雲范蠡湖邊青雀舫張翰祠下白鷗群吳鄉咫尺家偏近樂事還應許我分

送陳行人時雨廣西勞軍

炎荒將士苦南征此日宣　恩捧　勑行郭隗臺前君別去伏波祠下我曾經兩江兵散蠻烟息五嶺雲開瘴雨晴三府賢僚應有問為言衰鬓轉星星

奉壽雲我母舅和韻

玉洞桃花映壽觴試看南極倍清光郎官分祿三牲養諸子娛親五綵裳情在渭陽非謝重輪

埋洛下愧張綱典鄉欲寄南飛鶴强和陽春第
一章

送同年曾亞卿使　唐府册封兼東巡撫
陳都堂同年

使節煌煌下　九重　宸衷簡命少司空玉河
飲餞休攀柳　金冊分封不剪桐去路無塵循
積雪還　朝有約待春風汴梁若見陳巡撫堅
指同年幾老翁

送謝亞卿擢南京宗伯

時値嘉平逼歲端秋卿　簡命拜春官文章南
省推蘇軾風月東山屬謝安台斗光懸清望重
雲萍跡遠舊盟寒金陵粉署門如水每到休衙
午漏殘

關莊懿公詩集卷之八

跋莊懿公集後

濮曰敵國克服曰莊温柔賢善曰
懿二行其兼之難也余高大父得
此謚諸
朝環寓外内至於今垂百年盡含生
者稱閔莊懿閔莊懿云高大父鴻
伐駿績炳灼史乘其可稱不朽者

何藉於言即藉於言則柱下有疏
江廣有檄制府有集議有詳奏刑
臺有條陳有讞録有會勘諸例足
不朽何藉於詩即詩亦託比酬應
臨橍而古代管而裁何暇工之工
之不暇而何藉以傳噫嘻不求工
而工其至乎儻假詩必工而傳取

三百而泳之何工為三百可風而
高大父之寄適嵐光擘擗閭謠者
亦可風三百可頌而高大父之章
闈
廟算績餙世美者亦可頌不肖一范
顓蒙無知竊意者庶乎渢渢乎今
三百之遺也而何可以無傳舊有
刻一范思其刊也載葺而壽諸棗
梨

萬曆壬午仲夏四世孫一范百拜識

閔莊懿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閔珪撰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
乃其詩集集中七言律詩多至六卷大抵皆酬贈
之作蓋珪老成持重治獄平允爲當代名臣後以
不阿劉瑾告歸其立身自有本末吟詠則非所留
意云

代閫[illegible]衡斷不相及從[illegible]而後致力其間亦自棄之甚矣然此論必格[illegible]之[illegible]詩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情性非體物格之可比先生好古力踐深識遠計發而爲詩者固其所自立也然備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之賢蔚行於當世者而非徒言也予无似懼終不能自振以名[illegible]託游為者因以論之先生姓謝氏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石桃溪其所居也弘治己酉夏四月八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 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初名襍稿後十三年西涯先生冊取而芟之俾錄爲淨稿云

自贊

誤有壯心 嫁以虛譽
爾位之浮 爾德之愧
丹青者誰 貌以爲戲
盍遂爾初 以究厥志

卷之一　　古詩十五首
律詩十一首　　絶詩六首
卷之二　　古詩二首
律詩二十八首　　絶詩十五首
卷之三　　古詩五首
律詩十四首　　絶詩二十五首
卷之四　　古詩六首
律詩九首　　絶詩十九首
卷之五　　古詩三首

律詩十九首　　絶詩二十九首
卷之六　　古詩四首
律詩十六首　　絶詩十七首
卷之七　　古詩五首
律詩十六首　　絶詩十首
卷之八　　古詩一首
律詩十六首　　絶詩二十首
卷之九　　古詩三首
律詩十二首　　絶詩二十六首
卷之十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七首　　絶詩六首
卷之十一　　古詩二首
律詩二十首　　絶詩十四首
卷之十二　　古詩一首
律詩[illegible]首　　絶詩二首
卷之十三　　古詩一首
律詩二[illegible]首　　絶詩二首
卷之十四　　絶詩二首
律詩二[illegible]首　　古詩一首
卷之十五

律詩二十五首　　絶詩十九首
卷之十六　　古詩五首
律詩十六首　　絶詩五首
卷之十七　　古詩二首
律詩十二首　　絶詩十二首
卷之十八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三首　　絶詩一首
卷之十九
律詩二十二首　　絶詩一首
卷之二十　　古詩二首

律詩三十二首　絶詩四首

卷之二十一

律詩二十五首　絶詩十二首

卷之二十二

律詩三十二首

卷之二十三

律詩三首　絶詩五十五首

卷之二十四　古詩十六首

律詩六首　絶詩七首

卷之二十五、

古詩三十七首

卷之二十六

古詩十六首

卷之二十七

古詩十二首

卷之二十八

古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九

古詩二十六首

卷之三十　古詩四首

律詩二十四首　絶詩八首

卷之三十一　古詩三首

律詩二十二首　絶詩六首

卷之三十二　古詩七首

律詩二十首　絶詩六首

卷之三十三　古詩二首

律詩十九首　絶詩五首

卷之三十四　古詩二首

律詩二十四首　絶詩八首

卷之三十五　古詩三首

律詩十七首　絶詩二十三首

卷之三十六　古詩一首

律詩十七首　絶詩二十二首

卷之三十七　古詩十二首

律詩三首　絶詩二首

卷之三十八

律詩二十首　絶詩二十四首

卷之三十九

律詩十九首　絶詩二十三首

卷之四十

桃溪詩目錄終

桃溪淨稿卷之一

雜詩

大化何絪緼四時互更代動植各有生種種自成類

[illegible]牛山木苦爲斤斧害牛羊復踐之日夕就蕪穢

賴此生意存保之方未艾

斯人已云遠簡編有遺芳挹之邈難得寤寐不能忘

撫懷千載下高詠頌軒唐萬里始今日忽忽逐流光

[illegible]好易爲玩及此當自强

[illegible]雲无定蹤悠悠自來去本自空中生不向空中住

[illegible]留果何物得之亦偶遇云胡擾擾徒日夕勞念慮

東陵舊時圃青青草盈路

都門別意

黃金臺上春雲煖黃金臺下春水滿水邊楊柳亦无情眼看離愁不相管離筵把酒還載歌歌聲半逐東風緩酒闌相顧兩茫然芳草依依青不斷

[illegible]鱸圖

華林園下蛙聲起典午河山半傾圮又題不解賞月恩刀頭血赤臨淄水江東步兵直見幾脫身早拂東冑不歸來蓴菜想如舊秋風正及鱸魚肥蓴菜可羹鱸可膾醉倒[illegible]外華亭鶴唳不可聞思息虛

去心憶鄉山夢裏還俗客有時親獨案故人何處歎
高飛近來自怪迂疏甚湖海交游日漸稀

奉和十五叔父九日至金陵一首

爛熳花前醉未休秣陵今日也宜秋不知天外還着
竹自買清尊慰別愁

謹四叔父十五叔父金陵唱酬詩稿

捻卷重吟宿別詩夜牀風雨轉淒其殷勤爲報歸時
信歸信春來未可知

十五叔父久留金陵奉寄一首

疋馬初聞下棘闈便隨征雁入南畿秋花有恨空成

約春草無詩定不歸上國夢回爲客好故園秋是偏
年邊多情爲掃林間竹已辦天涯來子衣

四叔父報考滿來京且阻歸覲之行

遠信經年問別離始知官滿有來期馬頭未報丹消
息入夜還添鬢後疑
天涯入望雲初起何處相尋夢亦長落日酒醒門外
路不堪離思兩茫茫

次韻奉待四叔父

書歸能到日心苦未逢時不語對岐路有懷如亂絲
十年循[illegible]別百歲共爲期昨日南征雁還家報已遲

晚泊靜海宿流河驛

落日風初靜交河水正流居人不知姓行客且停舟
青海烏飛盡白雲天盡頭相逢問前路明日是滄州

宿德州

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東餘土俗淛北少風煙
出處父相共舟行不可前時聞聽夢語笑熟是嗟

寄[illegible]叔父

十載離懷向劫有馬頭南去路漫漫人遙相約結心
苦竹下分岐今日難湘水夜深添別恨桃溪春暖
[illegible]燈前[illegible]寸女札相對無言欲廢餐

過歌風臺

臺下殘碑手重摩腐儒千載此經過諸生未識叔孫
禮遊子還同父老歌白日落五陵無舊樹風來泗水有
餘波神騅不逝空成泣走狗猶存奈爾何

十五叔父在金陵有約還家舟中奉懷

去年相約及春歸春到淮南尚客衣一路亂花看欲
遍隔江消息報來稀渡頭芳草驚新夢竹下清陰憶
舊扉先後到家那可問倚篷終日雁南飛

錢塘懷古

中原無心避腥氈誰向天津問杜鵑司馬不回元祐

政因龍門衍端康年多方誤國終浮海萬死孤臣忍
戴天應是厓山九泉下共将清淚泣潭淵

次韻奉答十五叔父

餘生荷乾坤斯辰即遭遇俛仰天地間悵悵百年意
至道非所堅薄力兄弟能辱我終夜思顯効難自樹
常恐本何於偶來或相值云胡勞寸心役役窮年歲
殆哉吾衰矣從起孟焉能肯兄此奴婢顔從人執巾筒
求之非所學名從爲置書覽所以古人學欲以見行事
柳侯本能文子雲多識字大節一以虧終身有餘愧
念之意惘然俯首生恐畏長老叔學道者慷慨平生志

經綸滿胸腹欲爲蒼生濟邇來二十年造物苦相戾
然無勿復云且以安吾義於時苟有益出處同一致
竊禄多恥心見人必生氣歸來竹下情指點舊蒼翠
衷誠出長篇領讀意中謂來者方自圖往者今已逝

謁十五叔父

竹邊啼鳥兩三聲流水青山不盡情十載江湖相憶
地馬頭今日得閒行

喜陳儒珍來過

一住休言十日餘幾從門下望高車時勤豈是愛留
客家落近來成索居堯海秋風人去後巴山夜雨夢
田初多情見說城西路楊柳千行綠漸疎

次儒珍韻 二首

堯海東頭去路賒獨乘羸馬到君家十年夢裡相尋
處依舊青山兩岸花

高秋林下相逢日猶憶天台道上詩莫向尊前易離
别歸來已是十年期

雨中有懷十五叔父

竹墅桃溪隔數村日斜猶憶雨中論十年重橃江湖
恨百遍相思未盡言

病中有懷十五叔父

夕陽西下隔秋陰三徑門前舊竹林無復驚塵隨别
夢獨憐多病損閒心絶交書在從人棄漫興詩成每
自吟出路近來休更問欲將青髮謝朝簪

葵陽樓爲葛大尹作

寂寞樓頭幾度開寸心長自向陽來河陽縣裡花如
錦莫共東風一處栽

九日 二首

竹外高風怯曉寒自扶羸病過西闌相逢莫作金陵
夢只尺秋花不共看

雁蕩峰亭卓接天昏高晨憶菊花前相看不用憐多

歸到家雞犬已斜陽

雪夜

床頭長夜如年歲凍鼓寥寥不報更自起吹燈看唐

鑑宜半夕入蔡州城

題子昂畫少陵像 畫秋風歌

黃塵澒洞海上山北風吹雨淚斑斑一椽不庇東陵

土瘦向誰更寫詩

除夕二首

聽得年光此黑頭落花无計水東流誰將多事分年

歲添得今宵一倍愁

桃溪　卷之四　三十一

燈前无語共妻孥數盡寒更聽博盧記得去年除夕

夜彩衣堂下笑相呼

清樂

芳草東風綠南枝苞雪冰平生此佳句寥落幾知音

欲和滄浪調難招楚澤吟近來江海上不數斷紋琴

和羅明仲讀史有感

大車東入周祥麟忽而踣及秋魯前途馬足半荊棘

自從黃虞來乾坤一晝易不有魯中叟天下何能國

辟之擎巨鼇屹然立六極南面二百年篡亂悉誅殛

源流逮在秦漢道乃一息傷哉哀獻餘而有莽操賊

六朝五代間此輩相接迹偽俗日以滋君民失其職

誰刊禪代文別此白與黑昭昭紫陽翁采筆有正色

大綱極森嚴萬目實具釆春秋千載心乃見此遺嫡

人生比輕塵富貴復何益君看奸佞徒變幻如鬼蜮

廁列編簡中腥穢弗可拭嗟嗟今世人无爲後人惜

春曉

誰家池館逞新妝地盡歌過路塵幾日東風在楊

柳長安門外未知春

得竹溪叔父書因懷十五叔父

唐嶺南頭相別地斷无消息兩年餘春風自有還家

桃溪　卷之四　四十一

夢昨日新傳寶慶書

春雪

二月東風翻作凍兩年春意腊同歸戲中兒女燕中

長不識人間花雪飛

讀顏老泳批點孟子

古人論已無此言皆右聖廣大極天地細微入毫芒

上以立紀極下以扶綱常嗟嗟孟氏書此道自羲黃

大明破熒火東魯有餘光屹然砥柱中障此頹波狂

漂流奔淚來蕩蕩不能航雕鐫發奇論搜覓凌荒唐

大精得之於幽曖聊發如何此叔某而以比膏粱

剖裂錦綉以備綴補帛裘豈不眩耳目不能飢寒腸遂令末世下多岐去亡羊懷哉濂閩翁書啓斯文祥

春愁

獨上高樓望眼開春愁无數逐人來官河二月冰初合故國經年雁未回去路關心妨下堠野田生事入新萊何須更揀門前柳深放黃金作酒盃

送沈侍御源潤盛公丹

脈脈離懷此酒巵春明門外送行時風霜入地貔貅壯旗鼓路中天螻蟻知未老丹心終是鐵多愁青髮欲成絲一官自此倘民社須信男兒事可為

題松

空山老樹只直幹廊廟棟梁千尺強多事丹青誇奇崛強教屈鐵受風霜

秋日病起

兩月趁蹤不下樓秋中光景病中愁懷牢落弗宜睡愁人蒼涼先報秋生意漸生前日淚鬢毛初減少年頭誰家鐘鼓喧長夜笑倚銀河看女牛

風雨誰秋動物華雁聲嘹落莫雲遮年光向我心如棘岐路從人眼欲花天地此生元是客江湖何意更无家黑頭書卷南窗下鏡裡功名未有涯

苦雨東萬吏部出題

長安二夜雨如注大市街頭好買船戲看兒童擡標去水頭一倍似前年

借得南樓安穩坐銀盤傍險怯相過不知吏部門前水比我門前幾尺多

野外更傳風雨惡亩生事不宜秋白頭父老立相語典盡春衣糴價廣

做屋歎二十韻　予西至京借潘寺丞屋以居

千里驅來借屋間為容巢鵲僅一枝足以庇風日主人節外辦門庭故崇秩遙望西南樓樓頭相屹屹

曲巷四五重行客弗敢詰豈言乾奏書一語意已畢明日入房門悔之不可出欲則比廻船支柱如比櫛枯柱半驚龍敗壁畫藏鼠欲窺苦多門補綴良无術居者易為安見者心膽慄因循復歲年風雨轉飄沒簷低軋及頭泥深高過膝不及燕雀巢錯比蛟龍窟嗟嗟肯堂子作事在其實貴此粉畫工賤彼繩墨律弗念創造難奢置如退物世无九方皋相馬不相骨託身非所歸肉眼久荒忽君子行見義終朝不能屈

秋夜

樓頭月色淒清[illegible]下砧聲急短更深三寸愁來心欲

亂杜陵病後貧无聊幽巢門露冷人无語以磧天高雁
有情白首幽戈姿正散將軍昨日奏功成

送趙表叔允洪還鄉展省

芳草兩年同作客秋風萬里獨歸人江湖涉歷悲遊
子患難扶持見至親別意詩添言不極封書重折寫
難頭花家門巷渾相近消息應占喜氣新

柾李賓之來過

茫然退食馬西行路上白衣幾從黃葉秋相對階前看見
女兒君一倍客中愁

送林秋官一中獄獄使道南還

官道堂堂使節臨省郎南去及秋深　中朝大命需
論覆下土餘生望恤欽駟馬有門堪刎佩渭橋无法
可輸金罷罷滿徑蕤發哭谷經時聽定音

莫秋奉懷黃世纘李賓之兼憶十五叔父

夕陽門巷雨初收獨客无言坐莫秋咫尺不來黃吏
部寂寥同病李編修杯頭濁酒難驅使籬外寒花自
遊蓋逢海風南雁遂有人回首竹邊樓

桃溪淨稿卷之五

閏九月初日雨

宿雨終朝仍作悲西風今日轉生愁客懷最是秋來
苦又是无端一月秋

哭叔父王城先生八首

斷雁秋空送旅舟危魂移肝腸盡一哭恩愛更何時
黑髮添雄悵青山花陌悲誰將問直宰何忍竟如斯
迷信猶前日離亭去征衣求仕志北絕筆武林前
客淚幾秋盡鄉心幾月圓耿耿誰與報昨夜夢依然
少小師生義因依骨肉恩名言猶耳目燈火幾寒溫

桃李經春發芝蘭得露繁催餘百年木零落誤攀尊
當代无全士吾宗第一人長才終轗軻肉眼少經綸
驚馬行殊態遊魚濟有神王侯亦螻蟻丘壑共荊榛
追修仍老大屹立自成童宗族柳公綽鄉閭陳仲弓
逢時知有命在世可无公流落他年事无煩問髻宮
西北登樓日江湖愛國心抗詞悲永夜愧汗發重衾
尚憶元龍臥難指深入吟桃花溪上淚流水向時深
實慶來時約錢唐到後悲乾坤此兄弟生死竟睽離
世路腸逾曲江流淚不支風塵雙倦眼忍讀舊真詩
道在窮奇達名存死亦生靈實无愧色月旦有題評

家鄉心難忘行滅分已明九原如可念不用哭吞聲

夜坐

短笛清砧共一樓樓頭月色是鄜州燈前笑發看兒
女猶喜爺爺未解愁

見雪十七韻

微陰悄無寐起坐寒窗前庭簷夜半白恍然月娟娟
復疑四五唱出門始朝天門外積雪滿衢巷色相連
心知此稀瑞為我兆豐年去年冬不雪疫氣苦沉綿
仲春北卜路方從行冰堅幽戚陰陽化寒暑固其然
小人受吹吹不脚元側牽翔恐去年好不受飢凍眠

溝壑且朝夕誰得慮周旋苦樂良不齊三軍猶在邊
邊城倍常寒衣甲久已穿肯戈怯橫挑私門急官錢
將軍擁羅綺酣歌飫肥鮮封侯意未已獻捷功當遷
安得達明聰為君奏長篇

得王城叔父訃後適太守叔父來郭抵灣有妨
往拜奉此言意

西樓病起及秋初寒參洛天南客夢疎竹下眼穿鴻雁
日燈前淚隨鶺鴒書冊車只尺灣頭路鬢綫羈縻
帝里居已掃虛齋待幽房別來相憶十年餘

灣頭路奉太守叔父

朝望灣頭路暮望灣頭路路上遊行人趂馬不能趕
長恨千里遠戚戚每跬步千里一悲思腸斷不復顧
只尺故弟來相對如寐寤豈不念私情公家有程度
翻思好爵身不如舊帛布貧賤一身輕富貴有羈覊
所以心泥人於焉得深悟

太守叔父以禁例命別卜館所奉此為解

東來過更新詩愁轉湘江怨別時千里路妨灣下
泊十年心苦賜相小齋自足與居停明法能容骨
肉湧監不得未論明日是分岐

贈周可大命事

黃郎席上聆清論十郡官曹是鑑衡腹有陽秋隨地
轉眼无荆棘向人平妖狸夜靜韋心壯獨鶚風高健
翮驚荒歲青山台上路華門安枕藉餘生

太守叔父見吞前詩依韻奉和

小窗殘月步迴初青鏡流年意漸疎醉裡不談溫室
樹愁來多誦茶園書心從濂洛直境身到安時是
定有日過來詩有出崇消埃難報一餐餘

雪中四首

攬衣朝出門積雪滿平地朔大二歲強越人吹
深屋經冬雪車衣入夜曠去年青海北膽盡不知寒

西樓

落日蒼茫凍不收清齋無語坐西樓餘懸自識天心
愛側席誰同　聖主憂蠶桑百年妨伐本重隄千頃
鎮防流弱懷董力知多少甚得乾坤一夜愁蝭夕畫

送汪知府

河洛新州命湖湘舊牧曹輕車方就路淺水不容舠
撫哺妨殊令驅塵得上勞襄陽知接近邑里平逋逃
時有驅逐流民之令

送李宥之編修扶侍還長沙省墓

彩衣江上及春遊春盡江南水亂流明日白雲山上
路故鄉何處是幷州
江頭春色送飛花江上青山舊路斜楚酒一春渾醉
客停車何日吊長沙
荼陵山水似桃源山下人家幾戶存白髮不關前日
事太平今見狀元孫
道路埃塵浸馬深瓊筵君席上有孤琴相逢不待南來
雁猶是秋江怨別心

奉餞太守叔父馬上有感

酒盡東郊立馬時壯懷推淚益難支乾坤不合生岐
路骨肉誰教少別離千里出麾還付託一官坐食正

野騰子城山下新栽竹已負當年百歲期

二月憶林一中

二月春城未見花故人何處憶天涯兩年歸夢猶爲
客十倍愁腸不在家江上雁迴書獨遠枕頭金盡酒
還賒東風昨日看明鏡短鬢鬖鬖半欲華

次韻寄呈王慶叔父

往事憑誰問愁心祇自知羈離終夜夢坎坷百年期
落日懷人遠浮雲滿客悲衡陽有回雁不見到京師

春歸

城上東風送管絃倚欄人在落花天心嗟事往空千
載眼見春歸又一年孤枕久諳爲客味空囊羞辨買
書錢誰言五柳門前樹不及蘇家二頃田

送吾景瑞教諭江浦

青雲公道天全疎忽報先生領外除世事祇今何處
是壯心回首十年餘燕臺日晚催行馬江浦春深入
饌魚坐食一官雙闕下送君眞愧鹿鳴初

過谷田宮郭鎮心

建水南行舊路斜石橋其竹野人家相思不及雙飛烏紅雨溪頭又落花

題扇贈陳牧村

赤日當空映午樓制藤湘竹怯生秋不知白石南山下短褐誰歌夜半牛

急雨

急雨如崩叉怒雷海波半地欲西迴憂心兩日容多火苦吞貧兼亦早來

次韻陸思儀病起赴官之作

長憶離孟郡外村浮萍江海本无根我來君去誰為病北路南岐總是恩多重不驚憂與滿相逢直擬好詩論是非得失今何處半夢蘧蘧又夕昏

期張子父講易不至

門前小吏報空回愁思千重鬱不開見說先生方枕易想應直待瀆發來

題莱廷林貫實為病還莆田

東曹豈不策促刺如奮步秋風一夜生吴中是歸路凄凉滄海東白首公孫度揮勬尾樂閒黃金不曾顧

古人重食菜百事皆可作送君歸去來日涉園中趣菜長病亦蘇青山日未莫

劉閣老先生輓詞

少壯遭逢起盛平累朝凝望碩生動庸未極人臣位文學今傳天下名清廟几筵當寧念白頭无賴倚時情西江萬折東歸海砥柱中流日夜傾

不寐

寂寥門外斷譁聲坐久空庭轉二更細雨相親是壺僕撫心欲問非平生風停瀬下聽雞報雲盡天高見月明莫怪樓頭眠未得荷戈宵汗有西征

暑日切西樓

暑日切西樓隆隆比熏熱饞蠅晝紛營飢蚊夜團結赤脚苦欲焚炙手雕為熱仰天神與飛就枕夢不徹恒情顧哀居畢志心始滅下步今即難卑棲昔非拙君看林下士放意无時熱炎涼勢則然得失甚秦越愛炎不愛涼无乃人心別

次韻會稽六題爲姜用貞賦

亭前落日半崔嵬臺下荒碑亦草萊太息何年歌舞地卧新芳騰爲誰來　右越王臺

與松有竹兩无情冥德中天亦自榮爲寂寞岐周江漢

晚相逢端合際佳名　右鳳凰山

列酒為池比百川鵰餘西去不通船剪山平海君王

總非飲獨愛貪泉　右菲飲泉

越鳥南飛鵝華戰山无志得棲遲獨惜離黍生周

道不似中興全盛時　右戰山

諸郎各開日酒泉可知沈釀有平川清時莫許人皆

醉秋水无心亦愛錢　右沈釀川

寂寞秋江夜正長躍龍无地且泥蟠飽郎山下誰家

雨深作生雲夜色寒　右蟠川

次韻黄九成進士恭作西湖荷花之作

首宿風高萬馬秋賀蘭山外古靈州彈丸不斥西平

土尺組終懸北虜頭高祖大略運歲月聾金駝粟比

山丘布袍一縷中臺命涤室千年旰食憂

送姜用貞省親得堂字

馬頭征蓋曉風涼秋水南來雁有霜千里對君仍别

路兩年拜母憶登堂交游歲晚逢人少江海情深愛

日長黒髮紅塵誰獨念白魚青笋未相妨

黄蘆白鷺圖爲沈邦瑞題　沈頃都憲以荊襄功授職

湘水西風昨夜秋黄蘆無際理莫雲愁一天鴻雁驚飛

盡縈我翩翩共白頭　蹴踘中有白頭公畫家俗呼為一路白頭

[illegible]

[illegible]漠漠淡淡秋陰誰家船上一枝

曲[illegible]江水深

淅齋

深[illegible]則然高卑此其判

經[illegible]初點策登途平

前[illegible]逢人鴻飛避離亂

送郭[illegible]四絶

秋[illegible]湘江[illegible]人飛多情正怯東郊

路[illegible]

古貌如心見者知論交況是十年期黒頭傾盖江湖

晚自把離盃寫贈詩

故國歸來十載初秋風不是憶鱸魚交游事業　清

朝望鬢底休歎舊謙書

君住南閩我浙東眼看歸路不相從武夷山下秋雲

白高出天台第幾峰

贈師召二十二韻

念昔初舉官與君實同舍少年江海心一見即傾下

世情直遜幅欺人毋管夜窮論故論奇危頗惜資借

下此混俗流滔滔不停滅清涓與濁涇涙沒相注射

撫掛惭末能效學且不暇君心人罕知君面人可詐詐之在璞玉誰與連城價又如无絃琴見者輙驚訝又如不和羹人皆咬其美識君惧莫真羨君寧自貰從吾願執鞭送君空擬駕君去方莫秋君來必初夏晴雨正覆翻逢麻失憑藉理道貴自前淑邈慮處花平居兄緒餘禮樂豈虛詑紅紫苦亂朱稂莠日侵稼大哉造化爐僅尺補其罅消融亦滄溟培塿乃嵩華邈矣言汴洋人恐遭罵揖別衛閒參燕爲知己謝

抵嶺之夜話

莫名黃花裡秋風白雁前幷州初到日越客獨居年

歲月羈離意江湖長短篇西樓今別主猶憶對床眠

秋盡

秋盡南樓見斷鴻六街春霧暖如烘關河日薄乾坤老朔漠風高斥堠通遠地音書還作客壯年心事欲成翁美人只在東西路黃菊清尊昨夜空

讀李賓之南遊稿

秋盡春行不住驂乾坤踪跡半江南范公心事憂方遠司馬文章氣益酣飛鳥過雲真蕩决釆山登海足躋貪錦囊入夜看長劍風雨蛟龍下碧潭

新寒

十月風高冷欲凝近陽樓閣快先登渾河水落初嘗騎消野呈馳已報冰上將監麾還筆札內庭恩渥但金貂深愁筋力知何賴濁酒新寒漫不勝

鄉溪書屋 陳北溪先生讀書地

溪水南來不復西遠流微派入安溪足音空谷人无跡半徑深山路有蹊天日曉垂華嶽海雲秋盡失鄭軒草玄莫笑揚雄閣石室蘭臺勢漸低

奉待陳士悅赴闕

獨客經年坐簡齋揆挂空地遠紛紛高軒自枉韓公過下榻難爲孺子拈江海文章青眼在乾坤憂鬢壯

心消他時接席催公句苦憶春燈倒夜瓢

雪中放朝寄李賓之林一中

匹馬殘燈未及朝長安門外雪盈橋侍臣睡足休通籍　聖主恩深每放朝歲晚長鑱空橡栗夜寒精甲老嫖姚初冬三白稀時瑞濁酒新愁總自澆

青州十三賢祠

列俎崇階廟祀專儼容如對十三賢勳名炎宋誰高下民社青州共後先山嶽海雲瞻拜地春田秋黍卜穰年英靈終古潮陽幷改邑須知不改泉

次韻林一中員外招飲之作

斫酒枝詩憁老去擲衣分燭念☐征江湖黑髮新愁
長歲月青山舊夢成塞北地寒春有信海南天遠雁
无情炎風凍雨空林晚浸☐誰家伐木聲

慕陶居士詩得惟字

淵明聽世☐☐☐不可縚折腰豈五斗出處非吾時
先生☐☐☐☐☐☐☐☐元巳東水澄江足漣漪
飢體飽不去水為傢鷗唳脫險就平陸取具吾所惟
青山☐☐☐☐☐老不☐☐☐☐醒酒始是休官期

題吳太守葡萄

涼州西上萬山高☐☐南來憶解發賞纍纍枝今上

桃溪 卷之六 七

品爲誰風味重葡萄

葡萄行

漢家五葉承平年坐收萬國期无前南極牂牁北馬
邑東連甌越西于闐君王雄畧意未已侈心蕩軼如
浮泳奇甘異味食不盡葡萄有種今流傳世人得之
比種玉一斗可博涼州牧龍珠馬乳厭今誦遂使人
間輕殺粟邑憂有訓古則然不寶遠物惟寶賢老臣
憂國心如剪將迎此意誰其先聲色狗馬書為鑿承
平作戒盛開遂文皇書黑一朝隋欲謝天下先[illegible]

淡淨稿卷之七

桂林一中☐☐☐話四十韻兼柬黃文選世顯

行有所之我心如不樂本无兒女情胡乃懷抱惡
賤念親六☐☐☐頑諾黑髮海南州青燈洋西郭
仰曾幾何歲月忽如昨雲雷競翻騰風大驚錯愕
比縣日無終作鳴皋鶴北部才特稱鈴書譽相若
貂君心寬廣贊子性操約芝蘭本同馨參桂互為藥
哉鈍以頑諧此椎與鑿着如瞽師行跬步仰前却
有如蹇馬奔附足☐銜託情言未及竟　王命弗可
度友道歎益孤雖秋豈相虐丈夫蓬弧志平平信恢

桃溪 卷之七 一

拓衆人☐☐☐☐☐☐憂國縛　朝廷自本根藩方實
局鑰耳目一障遮無紀乃顛錯上天日月深下土川
原涸豺虎當道周置杙設林壑誰為張文紀誰為范
孟博知士畏天明仁人重民瘼大體苟足觀小節或
可畧八郡官頗尊五品祿不薄禍福得轉移威權在
掉攉於時必有濟立官良不怍坐食光祿廚恥玷
清朝爵壯志鬱未降剛腸苦難弱聖言不我欺往轍
自君作寧為大无成勿以小而削大道亡多歧大明
破餘燼閩邦古稱越是時令比洛流澤尚溉沾遺編
未零落泰山納培塿滄海受杯杓巨室荒藏儲良田

吳汝賢聽雨亭小酌次韻

兩度來登聽雨亭亭前花竹比郊坰新蓮出水高平屋短草穿階碧繞欞日落酒酣盃盡白主人客子眼終青江山路遠誰先到塵土秋深夢未醒

七月望日入朝値雨有懷張亭父兼憶謁陵諸友

下馬趍朝雨不休皂貂金鳫濕盈頭衝泥漫憶登陵怯苦潦真為沒堉憂歲晚稻粱悲去雁夜深江海舞潛鰍誰人得似張亭子穩臥如山不下樓

哀王末

日落轅門號令頻六軍相對眼如矇空遺滿地孤臣骨誰斬終天誤國人故老百年猶涕淚太平今日憶更新傷心莫問龍沙路北雁无情塞草春

魚游入淵深

魚游入淵深鳥飛薄天高安居與暇日帝力寧秋毫所以君臣義俛仰无所逃吁哉漆室女倚歎心忉忉杞人信多事鍊石非虛褒古來休戚臣欲濟同舟操顏士昧深淺力薄志空勞有蚊幸涉海往往委波濤全身豈不愛衆喙苦相遭馬公祚宋語此事應吾曹

訪金尚義侍御不值

王河東畔掖西垣尺咫來尋隱市喧驄馬風高猶在路剡舟興盡不題門橫斜絕壑皆新恨（謂山東瀰民）倒海駈山憶舊論尊酒相逢秋事晚客囊休道諫書存

百畝幽閑

山頭雲氣薄高寒山下陂陁百畝寬湘水有情天未老不栽荊棘只栽蘭

寶慶叔父承報來京既而自金陵南還奉寄一律

竹下秋深問索居路岐心事兩年餘別離又是金陵夢消息空傳寶慶書学道未酬身欲困虛言无益慮全踈馬頭江海行將遍獨有青山可荷鋤

病中得寶慶叔父謝病書感而有述

戶外秋光隔路塵夕陽衰柳一番新蹉跎病後仍為客慚愧書來又乞身遠跡獨煩公道薦（吳僉都薦舉以宝慶為首）宵車先作散衙臣青山故物寧忘世黑髮浮蹤偏愛貧

寶慶叔父既遂休致用李翰林黃文選韻奉寄

霜落長天一雁飛旅情无賴入秋衣獨行與世身先病未老還家願不違遠地風煙猶歲月晚春花柳誤芳菲殘燈舊館虛成癖薄力粗心未覺非

病中有懷黃吏部

樓頭初日照西欄十月風高木作寒遠地窮愁妨斷酒壯年多病怯加餐驚心歲月兼程晚仰首乾坤獨力難公道祇今煩吏部太平何日愛閒官

哭隆士柯先生

苦憶西州路未通闍山高柝萬山空　中朝物論盛須我天下蒼生獨後公文字百年餘舊業栽培中道失全功墨衰何日停　新命遺表猶堪激下風 先生居憂時起為祭酒不就

十二月二日夜病中夢得陸景儀詩四句既覺因屬成之

亭外高寒俯碧灣云中脩竹雨珊珊紅塵西路水通郭落日在門秋滿山吳下故人詩獨好燕南清夢夜初闌不才未是渾忘念多病惟應慣此閒

病中懷黃世顯李賓之二首

十日高眠晝起遲緩尋方藥待中醫不才豈是官无事多病惟應志未衰門巷雪深妨過馬江湖歲晚益多岐衣冠論說今如此舊簡殘燈亦自疑

庭雪新乾不受塵硯冰初斷欲生春冗官歲晚堪供病未路心多愧食貧袖裡是非前日定門前消息此

時真頹波砥柱中流見河洛何年許問津

歲除有懷東黃世顯李賓之

城中車馬去如雲城上歸鴉日易曛別路五千虛作恨明朝四十是无聞蹉跎尚覺非心在老大兼愁病力分欲問真源定何處相思中夜渴逢君

不寐

萬緒千條散不鋪擁衾无力費招呼馬公辛苦平生業不學浮圖受數珠

齋居憶吳原博內翰

十年蹤跡共朝昏此夕清齋憶舊吟燕雁有情何日到吳江流水向來深孤高大抵空懸見辛苦平生學道心岐路滿前方借探驚駘无力費追尋

次韻周時可秋懷

幾年清譽在廬陵鄒魯門墻擬自登每憶生人聞大道是誰流品別私朋駑駘歲晚勞馳頓鸞鶚秋高仰奮騰逝水驚風看更急敗荷衰柳未相能

桃溪淨稿卷之八

醫俗亭為吳原博修譔作

君不見竹林稱七賢放歌劇飲空長年又不見竹溪稱六逸倒海排山醉終日流俗中人如中暑瀆淺崩奔入腸腑膏肓不着扁鵲醫坐使此君驅二竪請君只種孔壇杏請君只種濂溪蓮譜樂傳芳出靈秘扶顛起死輕沈綿俗儒陋淺俗學卑文詞習襲功利馳此君之風邈何及坡老之說元乃奇亭中主人坡老徒曰君更得良醫無我願醫心不醫俗莫道茲亭可无竹

客懷

客懷何處是歸期目斷長天落雁遲楊柳西風非昨日芙蓉秋水已多時乾坤有恨心如醉江海无情鬢欲絲扁鵲不來岐伯遠為誰醫病不醫癡

次韻賓之慰潘時用臥病不能終場之作

病來秋夢苦難成虛憶雄文見者驚門下壬生誰脫穎渭南諸葛且休兵中流絕岸妨篙力末路紛岐愛近名黑髮幾人憐出處渴心終夜仰風情

長吟

掩卷長吟欲廢餐坐看明月下西欄壯心入夜多成夢短鬢經秋不耐寒俛仰此身誰獨立是非終古有遐觀須知氣滿乾坤常地生死工夫着步難

九月十日雨中候朝

十年騎馬候朝闕道路相看亦厚顏猶喜姓名曾不忘鴻臚催點紫宸班

有感別陳訓導熙

與君別酒未須斟一見相忘意已深淒慨劇談前輩事婆娑共坊百年心故鄉文物誰傳世吾道斯人直至今蜑色寒風任立樹側身空谷仰餘音

拳石迴瀾

灩澦有時沒孤根亦沉浮拳石苦不量屹然此中流

上官祠堂

煌煌大初祠尚風任唐末落日野草荒昭陵不堪謁

送周深右復任廣德

每從南雁憶離羣匹馬殘陽又送君心苦迂談憎末俗手持初政谷斯文民疑蠹釋祠山辨（山有洞有淵）古意猶存韓說墳（汾誤原秉王先生溺石爲脩其說）當道恐須勞物論雅懷應不愛浮雲

送潘應昌大理

蔽日東頭驄馬鳴相逢猶是昔年情江湖意氣看飛

送延平先生十五代孫德安縣尹

德安大尹延平裔自說流傳譜牒眞今去先生凡幾代南來吾道定何人若[illegible]識崇源正孔廟誰煩俎豆陳絕學一鳴三百載[illegible]是宋遺臣

送王舉人中歸寧海正統中[illegible]生萬言書且[illegible]老輯

檐頭秋卷過逢地袖裡殘編感慨餘七國未平兆錯死百年流涕賈生書東南物論邦最風采規模立國初莫更臨岐談舊事酒醒无賴重愁予

予同年進士一百五十人自天順甲申以迄于今僅十有二年中間得喪悲歡盡物故者幾五

之一感念今昔杲覺悵然爲之出涕因取其最可哀者得八人人爲一詩以洩予情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十三日志

目斷寒雲淚欲傾瘴天炎海盡平生幽嗟莫更驚仙仗萬馬瘖瘖不敢鳴　右胡以道知州

列疏當廷抗逐臣動人風采尚嶙峋馬頭无復青齊路長使諸生泣後塵　右楊朝重僉事

同年情誼復同鄉生死江湖淚幾行遺草半函心事晩忍將衰病答君王　右王尚德主事

一道風霜百里春黃金出鍊愈精神栽培此日眞何意不見松梧見棘榛　右沈澄之知縣

玉河燈火夜分曹十八人中氣最豪病骨爲誰衰翦甚不勝清論尚嗷嗷　右郭文瑞員外

哲酌貪泉不共流忍寒端可御重裘平生要着眞何語到死湖為故老羞　右張曄吉行人

綉斧新從下邑來斷碑遺愛半崔嵬殘軀没後黃丞相只許人傳作郡材　右劉淵深御史

惆悵齋門憶改絃每於清論覿冷然黃金作印知何用只博蘇家二頃田　右徐大華郎中

次韻答陳牧竹

倚天長笑果癡兒卅一路低昂斷果知珍重來詩三百過向人心緒比梦絲

别離何用太分明水底魚行亦避清安得清陂三萬頃不教人怨汝南評

題夏太常墨竹

落落平生老可心醉提濃墨寫秋陰一枝流落人間世曾博西涼幾錠金

次韻答思敬兼柬表德純大尹

百遍長吟意未窮晴星芒色動秋空矯持力甚輕生論感激心多起懦功桃李盡收深棟具芝蘭終伍艾

藹藹殷勤再拜新邦尹坐食真應愧下風

贈鄭廷韶南歸 四首

世事无端髮半侵送君歸去憶君深林頭濁酒通宵
話不盡平生耿耿心

西風吹動客衣裳䀹首逢君又故鄉不是尊前重離
別十年惆悵少何郎

雁蕩天台只尺間青山如夢白雲閑微官誤却无窮
事悵看南來又北還

十載江湖萬路岐留落落果男兒相逢莫道功名
晚到手功名我自知

退直遇雨柬師召賓之二兄

黑雲如虬雨如傾只尺金門不可行天地有情君信
否淚從遊落雨外邊晴

西川

西川夢裏如相識夾岸西頭發燦東斜日倒山渾只
尺逆風奔海來終窮近人鷗鳥機全息傍水園林路
盡通我憶五湖歸去晚頓憑深淺問仙翁

題蘭竹梅畫

脩竹幽蘭本共清陰崖深谷一時生天高地闊誰知
得野草閑花別有名

送吳原博修撰省親

千里書來自故園　九重心遠隔西垣留連重切宵
衣念感激終煩書錦恩歲月幾何勞別夢乾坤多事
欲忘言青燈入夜懷君地東閣前頭舊業存

送董進士復宰黟縣

亂雲深處萬人家流水青山是縣衙公事不妨春事
晚石田過雨看桑麻

送吳汝賢三首

十歲論交此送行別懷如渴酒如傾相思昨夜江南

夢從聽離落雁聲
廊廟心違亦江湖關嶺天高更海隅為問卜居林桂
史秋風貧病幾時蘇
歲月江湖路行岐重來須及莫秋時交游十載休勞
問
天上臨軒待賦詩
送仙佑王貢士純
萬山如束水如環知是湖山第幾山歸去辦香須再
拜芥磯碑老雨苔斑 [illegible]
金門待漏圖 為從侄誤汝賢題
明河耿耿星在天重城夜館春如年馬首紅塵語鼓

歇下車擔戀恩茫然 君門咫尺心萬里疊閣層樓
倚天起宵衣一念四海通一夫不獲誰所恥于嗟此
意知者稀咎夔不作伊周微分魏名臣岸侍匹棘寺
小吏旁是非大臣格君格心俯仰直使神且臨明
星在天人在地可使私恩易公議周師作書匪必然
奚于糊闕得深意子生榮 天子恩寸游位下空
心煩嘆從遂巡老將至年年隨例朝金門
寄王太守叔父 三首
湖與傍關陽歲關力將悲孝起推頹黑鬢愧負平生
寺皆辛春風坐下來

夢山深處是專城雞犬荒村夜不驚昨日湖南張御
史衍之猶說舊時名
少壯心情不及初殷勤重荷別來書歸期十載還如
夢澄向南鴻話卜居
追悼十五叔父 二首
王城山下起秋風林竹蕭疏尚幾叢江海茫茫天欲
老為誰辛苦挂詩窮
布袍無復憶天涯淚痕秋風幾欲華七歲苦丁盛百年
事盡前先種刺花
梅屋贈鄭澄浦訓

前屋數間東浦東老梅屋角如虬龍寒香偏不只十
里落月滿庭來九峯春深顏色不改俗歲晚精神堪
折衝主人忽作濂泉夢翦芹紅杏紛茸茸
夜坐贈王古直
筆底煙雲袖裏書布衣江海十年餘乾坤入眼身如
窄何處先生是定居
獨枕連牀比兩僧渴懷如洗氣如蒸拂衣又是明朝
路慚愧先生且未能
夜坐有懷尊父實之二公
懷鏡滄洲如對面一燈深夜歲將闌寂寥已

况兄弟交情四海難俛仰未能酧素約追趨猶復念
微官聊遂閒逐非今日目斷青霄望羽翰

送張公實少參得周字

酒盡離筵急去舟送君重上驛南樓功名未極官三
轉江海初逢歲十周潘省遲恩新付託禁垣風采舊
交遊萬命猷綸元多地兩浙安危繫此州（張職處州巡杭）

齋居新正大雪用州字二公

皓月窗空玉瀬沉次入意香難尋一冬和氣驚春
早三日小齋坐夜深合抵今思郢曲放舟何處是
山陰厭歷人文章 誰獻 君王六扆箴

送祁郎中使胡詳

珂馬堂堂擁隊行大江東去出邊城 皇威不與天
區隔使節曾為國重輕郡本萬年今日詔歡聲一路
遠人情近來北地全通貢道中朝已偃兵

八一軒襍咏

糟粕曾聞自斲輪搊灰何必是嬴秦鄴侯架上三千
卷不救平生幻夢身 右看書

碧天涼冷夜初深一奏朱絃萬古心獨鶴不來江海
遠為誰重整斷紋琴 右彈琴

愁海茫茫萬業萍一盃那可破滄溟醉鄉田地君須
到今日无人愛獨醒 右飲酒

墨池春染內園芳玉骨冰肌別樣妝彷彿徽州孫太
守月明顏色在羨墻 右畫梅

力盡西崑出險艱柔離零亂襍秋菅多情須要起河汾
子漢魏于今尚可刪 右吟詩

百戰紛紛笑觸蠻感慕顛項此江山輸贏萬古知何
用多事憐君一着閒、 右圍棋

寂感何心果自隨鬼神无語得先窺須知屋漏忘言
地不是參禪入定時 右靜坐

退直歸來午夢餘竹林踈簟此安居誰知四十年來

事都在黃粱未熟初 右熟睡

臘月二十四日恭謁 康定陵

偃命新傳出御筵絲輿黃蓋擁晴天九重再拜恭仁
冊四海重尊景泰年宗國敢忘周干翰寢園終是漢
山川吾 皇盛德今无比精爽應知一慨然

瞻雲圖 二首

白雲湫湫青山外是我思親獨立時安得无心長在
望出山容易入山遲

梁柏忠勳千載事平生純孝此根基誰言惆悵瞻雲
地不及艱危取日時

臥病不預齋宿呈諸同年

客懷衰落病相兼只尺清朝失簡瞻空憶爐熏隨名樓漫憑絲裝伴書籤此心自信爲明久在處真同對越巖十載東榮詩卷在墨池春漲待君添

病起

病起風光四月過蕭蕭雙鬢不知皤驚心午飯還宜粥入眼春衫盡换羅筋力轉妨騎馬怯路岐生見出門多百年步履今如此一笑青山奈爾何

題雲崑清逸堂

宋公筆法雲間最二沈風流更不凡春盡墨池三萬

斛亂波挑擲上雲嵒六書變滅同煙霧流落鍾王八百年地下若逢松雪老莫言科斗是真傳

哭李陝之 賓之弟

年少謙謙若老成胸中家氣果崢嶸不教麟鳳終爲瑞何用乾坤費此生行道每聞師友論入門驚見弟兄情兩來鄉思无聊甚爲爾凄涼淚一傾

古木寒鴉圖

懸崖老樹如懸膝虬枝屈鐵相崚嶒陰風晝號不作雨水鳥辟易爭奔崩寒鴉何來色悲壯兩兩枝頭屹相向仰參參鄉失依疑孰視煙雲欲狼抗有時飛上朝陽顛許身獨逐雕梁燕朝陽老鳳噤不鳴鶴種鵝雛紛斥譏君不見江都日莫楊柳花至今腐草啼鴉

送鄭戴道大尹還黃嵒

短髮西風昨夜秋別懷相對水東流淮陽不薄今須召河內尤宜敢重留萬古民心終彼日百年岐路此登樓朝端風采行人語驄馬猶傳是鄭侯

題傅曰川所藏古畫

生綃半幅裂欲斷掇拾重新比科篆細看筆意是何

人慘淡模糊不堪辯古來畫史誰流傳點畫不在圖象先乾端坤倪久茫昧神傾目蕩爭幽妍君應何從得此幅古意盎盎生意足奇花異草紛有情飛鳥鳴虫亂相觸君家樓閣非米船愛畫好古心拳拳臨江東流去不返史皇寂寂今千年我亦平生好古者對此深情不能含月錢買畫只愛山更欲從君問真假

[illegible]入醉飽大危滋味剛
[illegible]物乃長諧
十[illegible]擬共心精
[illegible]極人間无水不
[illegible]鄉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子詩中家高懷不堪觸病來苦作戒止詩如止欲
一朝故能生仰視天宇促不顧雞酒盟甘心就罰觴
誰能制其雄皇哉是山陰淵淵來閉門啟勤吏邀迎
楚公今有情照照相將溢旋出長篇一一見心曲
而我獨何爲信然附其王戒稱賞多端不知止與復
來懷[illegible]勿翁酌顧心亦思顧君重作戒書鼎以爲服

次韻奉廷瑞復行鑑（行鑑小字蛻之物也失之幾年今復得之）

无心到處即安禪何物頻勞問目年得失未能忘是
戚[illegible]閑終是惜嬋娟從來洲久江邊恨將結真僧石
上緣[illegible]暖壁上載上紙今淪落與誰傳

送秦大守廷韶

江湖姓字十年期邂逅清懷默所知今我故非萍水
合對君長並竹林思郎官歲久徒爲郡判史名高不
在時令去邵陵應只尺甘棠春老有新枝

[illegible]西叔父先生

五年睽久足關情歎息無繇斷不驚仰止秖今懸隔
甚相思何似別離情江山有待非前日岐路无端愧
此生[illegible]一觴酬幾時芳酒得同傾
前列江湖已十年夢中先熟醉中天窮家分薄當誰
問叔水情深秖自憐官事未醻將老矣歸心无計益

茫然杖藜春酒桃溪上棣竹詩成日幾篇
兩年林下斷書來懷抱傳聞鬱未開城上秋高風作
浪山中春盡雪成堆初心道德應難負随世功名豈
易裁自倚南樓望迴雁亂雲深處是天台

請十五叔父消稿

流水浮雲盡路岐大篇濃墨見當時傳家自比韓公
訓憂國誰憐杜老悲富貴百年他日夢文章千古此
心知天高地闊嗟何及踮壽頹亡總可疑

曰川席上分韻得林字

主情珍重十分深酒借詩盟[illegible]尋此日開軒留客

竟當年虞廊佇君心看山未擬懷西郭伐木如聞在
遠林最是舜雲風日好幾時歸來隱餘音

次韻贊之侍講　經筵十六韻

虞周千載治大道在筵經茫茫漢唐下碌碌說門庭
中值有至教昧此一與精吾心久乖隔況復含靈
懷哉位育化誰與成其能竟黃老術亦有申韓刑
那知我中天不見升外星　有朝幸遭際聖學方昭
明程朱絕先緒諫開亦隨行經惟近君地何必位公
卿程朱古聖賢遂如日月照世上出於新頭於此非忘
形長歌與激發一一見君情消埃與海嶽忘遠言則

誠驚駘本无似見之氣亦增如何韓公者一職以爲
榮

贈表叔趙巡宰

仰首姻盟兩代初江湖何但念離居平生愧讀陳情
表此日空懷論薦書官事十分公自力世途三昧我
全疎過家正及秋風早蓴菜爲羹好鱠魚

次韻太守叔父賞菊見詒之作

歸來喜氣滿眉黃看盡暮春紅到晚香尊酒有懷同果
里功名何意薄淮陽人生最是天倫樂世路无如別
恨長昨夜夢魂江海上分明拜舜彩衣傍

張亨父席上限韻賦得清風題

拂拂初從殿閣東傍花穿柳六街通如聞道上有餘
暍安得人間皆此風南凱幾年懷帝舜北窗長日稱
陶翁晚涼匹馬橋西路吹盡殘醺滿面紅

次韻題扇面小景

空江收網雨收蓑初聽中流款乃歌莫是晚來風色
好片帆歸去已无多

江東田舍圖

長安不識五侯第一笑閉江水東閑門書臥氣如
壜抱脈夜吟聲在空至于今傳笑宋武子何日可忘龐

德公我欲持之奉　明主爲君擊節歌幽風

次韻奉酬贊之爲予代邀用貞秋官兼致速來
之意

瑠瑤欲報敢言无折簡何妨夜呼跡更誰賓與
主心情久矣我忘吾衢泥不假崔郎馬路雪堪過賀
監湖最是晚涼微雨後小樓斜日未全晡

再用前韻奉贈用貞

空山伐木聽還无楊柳風高鳥亂呼交道久慚嵇叔
夜感恩誰似管夷吾黃金匹馬終千里白髮扁舟亦
五湖世路到頭君着取桑榆光景在西晡

細煩怪驅承力未堪物論幾何酬許與文章終古變
融涵寄聲珍重平生友報荅无能秪自慚

天籟庭

竅籟忽如瀉蕭然林壑醒幽人正无寐莫更下前庭

九斗壇

九峯山下龍所鍾九峯山上雲濛濛神光夜照清淨
宮蒙冤直過仙壇東張水曹何桀黠同恭奴心怛怛
隨車甘雨山上來不救當城夜深瀉

題青山白雲圖送人歸吉安

江上青山水亂流江頭風色動歸舟白雲回首天南
北不是并州是吉州

次韻題宋理宗荘監簿遺物 時墨本已失

翠華南渡自爲家内苑春深畫種花遺墨休言荘監
簿亂星先隕落東涯

送邵舉人還鄉

長風捲地不作雨客子出門還下車天涯日薄怨芳
草水國春深驚化魚短髮蕭騷北窓夢壯心黯淡南
鴻書到家休更說官况爲爾執手仍躊躇

題畫四絶句次賓之侍講韻

空林驚鴬莫弱羽豈勝秋多謝東風意相看未白頭

春移看欲落野樹不知名惝怳啼山鳥殷勤寫盡情
海燕西飛日東風一半過相看楊柳樹未老欲如何
獨樹秋聲急長空鳥迹稀无煩問前路迷更向高飛

題翦帕小景

竹色波光片片天棹船歸去正堪眠惟有堵只在湘江
外塹機邊欄有濟川

送張給事巡撫宣府

衙林耆儒部議命屹屹此行人所難先聲知是將家
種家遇不作儒生酸比间須論可非進西夏功名元
有數百年公論始今日吾道正爾增退觀

次韻李侍講感懷之作

小窓看雨長每咨天際浮雲一半閑世事盡從醒後
別好懷長是夢中來幾人富貴曾非命何代乾坤不
愛才自愧此心還自笑爲誰相信復相猜

奉和會總菴詩韻

遠書珍重出新菴猶帶青山石上嵐千里夢魂空契
北十年心事畫湖南歸來未覺丘園晚怵惕深知雨
露覃欲報王城夫子道夜臺无路啓重緘

題宜興邵主事畫

參天老樹凍欲死弱柳抵死相甚當異谷今古不作

滄江別墅為趙王事作

米老巷邊甘露寺潤州城外趙家莊蜀山西下江聲急淮水南來海氣凉鄴架圖書應萬卷平泉花木動千章夢中非夜天台路為爾眞慚舊草堂

次柳邦用通判苦雨韻二首

急雨悲蛩徹夜秋客懷寥亂水東流萬間日薄蒼星望獨樹風高白屋秋韆石幾何傳怪妄叩天誰復啓陰幽頭崖極目傷心地辛苦春深憶買牛

詩思曾因積雨慳秖將肩睡答踈澒風波夢裏通宵惡重馬門前幾日閒獨坐似添千刻漏相思如隔萬重山江湖忽報憂民句汗血眞慚竊祿顏

何世光侍御山水圖

天姥山高倚天起勢亂東南萬山圯神工墨妙何乃來地洩天遺竟如此山中茅屋誰開閑懸崖老樹蒼苔斑垂龍扶雨奔海去長鳥裂石翻雲還浦口渡頭春水滑曹娥江上秋濤闊舟子篙師隔岸招繡衣驄馬今晨發北過居庸南鳳陽淮河水落淮山蒼煩胸淨洗出奇崛倩績眞蹟師混茫天台只尺天姥東石洞口桃花紅拂竿已愧孔巢父拜牀敢問龐德公

我生愛山苦不薄夢寐茲山擬相託安能一蹴山上頭君他自跨揚州鶴

月食次韻答賓之

夜坦詩就燭初低禁鼓聲傳月未西比屋夜深人盡睡九衢風急路如迷僕夫恐喝爭馳馬心事倉皇聽雞欲向嫦娥問消息不知誰有上天梯

次韻題三顧草廬圖

莫向中原說兩雄眞從莘野到隆中若教巾幗能挑戰併作曹[illegible]滅[illegible]功

次韻晉王出獵圖

幾見車攻出乘黃盛周風采盡岐陽流連豈獨河東晉漢道西來此意荒

病中送王世英養親南還

落葉蕭蕭萬木踈小窓殘月酒醒餘可堪臥病逢秋日又是離筵送客初[illegible]鳥私情終自盡[illegible]當貴[illegible]何如曾知一代江東業不救當時誤斷[illegible]

題邵孝子傳 傳稱有元懸之號 三

百過傳文三太息[illegible]流淚知一代旌門典併作千年立國謨孝道竟從今日勸忠臣還向此中求鄭人不及湘人[illegible]倘煩失正憂

用前韻酬答新詩并約

客途新詩[illegible]尼寺紙自占門栝夜深風正
急[illegible]春近火初炎[illegible]在眼誰終淡詩律經心晚
益[illegible]捲思君不能寐起看明月更推簾
馬頭岐路意遙何堪白歲光陰一駐駸往事无憑真昨
夢年[illegible]多恨只空慚詩篇故作留連地尊酒難酬慷
慨談蹤跡似昔吾更拙世途三昧竟誰參

送柳排用通判之寧平

笑相逢又故人十年踪跡幾風塵新詩次第流傳
徧重分明感旣頻報國有心終剴切從官隨地且

遂巡廣平亦是王畿郡留取甘棠慰我民

送董德和之官江都

晚冬風日雪初收匹馬衝寒亦壯遊唾手功名今甲
第少年冠蓋巳邦侯揚州地闊休騎鶴渤海春深合
買牛雖劇莫言眞小試半生心跡此相酧

次韻楊維立編修與兄維貞侍御侍班述懷之
作

禁掖初嚴曉從班環璫遥在幾中間雁行側立參差
地龍衮前瞻咫尺顔五色雲深通御氣　九重天遠
隔塵寰官曲舊接鳴珂里騎聽前呵擁馬還

程司馬輓詞

萬里手畀幾看鞭白頭風雲轉蕭然病來恩未忘三
聖老去官應博九遷北狩號存天早定西征功在石
須鐫還知一代勳名地多在殷勤教子年

東莊

對門門裏是東莊百畝園池十畝堂居止舊爲吳氏
業標題今是鄭公鄉振衣岡上風初迴折桂香邊水
亦香世路百年君看取半泉花木幾斜陽

萬卷堂次韻

一自宣尼刪述後六經之外已无他曾知不着秦灰

地亂簡叢編世更多

古直魚瓶爲物所壞用西涯韻以慰之 瓶名泡

夢中光景泡中春平地風波有酒轉成毀一時皆定
數幻冥何處復通神賞心未厭誰相負奇貨難居勢
合貧莫語固應天不乏更留清興與詩人

古直復置一魚瓶用前韻戲柬一首

又是東風一度春即看深浪起枯鱗甑應破後頻勞
顧錢合多時始有神泡外功名吾已老壺中身世子
非貧紅塵滿眼華燈在不用青山作主人

清明謁　陵次楊士維新韻六首

論交那敢說醇醲濟泊還應酌水高未老初心牢欲拙逼人英氣近來豪乾坤歲月真何補富貴功名亦太勞二十年前君識否黑頭非復舊司袍

黑髮春燈二十年春風長憶夜牀連不才秖合閒官在多事仍勞衆力宣智士功名終雜伯達人心迹已參禪瀟閒殊得輟乞山駕敢向冥途浪執鞭

客愁何限此中銷今是猶堪念昨朝心事向誰終慊慨猿毛欺我欲飄蕭酒多不敵傷春恨詩好聊同擊唾誰最苦漢廷元關政任言不用羞覓饒

落落高懷漫不收是誰詩可若閑愁花應好事催人老春似多情念客留將師功曾收鐵券相君名已上金甌尊前合放吾儕醉不是相知尚黑頭

補賀李士常還居一首 以西涯韻作西涯[illegible]歲

蓬島仙人海上居壁間先放老[illegible]籠紗已[illegible]年陽羨居猶煩未簡應清坐有時還紫霞對山不掛着銀魚東西路滿洲草漫與猶堪一駐車

次遊西湖聯句韻

禁城春漏夜无多心憶西湖水上波有約早尋乘馬主秖古館縱騎李不眠如聽扣午歌狂遊竟欲侵晨發之貫期天明則不能待能事先邀隔宿過揩時用爲賓致隔宿以候見說青山无恙在十年重到未嗟吃 丁亥曾遊歲予

哭彭敷五

衰經登門病在牀 五月予別病時敷力駛 別離情苦益難忘九京竟爾傷皇甫千里何因哭子張盛代恩深誰竹帛大賢名重只文章江流百折平生恨目斷寒雲宿草荒

哭張亨父

高興平生半在詩玉堂揮翰酒酣時百年禮樂將興日一代風騷更屬誰[illegible]此生元有數文章憎命竟如斯白頭江海雙垂淚欲向蒼天一問之

傷感四首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

泣血歸來淚盡吞稱苦空復念晨昏三年竟制事中庸制百歲誰酬罔極恩忠孝力衝吾道久乾坤心苦此生存不才也識非先志盛德多應付後昆

哀苦深期與死盟布袍加[illegible]行山深不放紅塵入天關能[illegible]鬢全生經[illegible]讀待書報親无地若爲榮逢人敢說平生事進退于今秖自明

空林落日影蕭微目斷長天倦鳥飛老去敢忘澄世念病來真與此心違牀頭歲月[illegible]在鏡裏勳名白髮稀五十年來渾昨夢蹉跎猶覺未知非

露生[illegible]作川莫堂燈火色悽然悲恐未盡生秋

圖有江風颯沓江聲哀江石参差勢爭健江深不見
綠風來江空似聽蛟龍戰誰其作者意亦精老子詩
成興非淺君不見金谷圖君不見玄都觀當時富貴
幾埃塵此君風致還湘漢千嗟乎須君再着挍地根
着君直放凌霄幹

雲峰觀稼

淺巻雲峰外千村一望間亂畦爭入港斷隴忽依山
國厚豐蕃顧民深稼穡艱東城春未鎖五馬莫知還

次韻答李賓之侍講蕭文明給事李士常御史
潘時用布衣

遠別悠悠共此心夕陽芳草莫江潯交情自古誰濃
淡世路于今有淺深百歲是非前日夢萬年傾覆後
東蔵廟堂正爾收清論江海何人歎陸沈時翻粹釋
不用青宵百重田亂雲深處是天台菊殘未合終荒
徑橋老猶堪入散材驅逐地憐南海鱷潄翻鋤以遺
逢心愧北山萊足音空谷看逾遠芳草寒何年許更開
春燈寂寂莫愁孤燭對空庭一事无可信白頭肝膽
在不堪消夜夢追從英嘆命誰嗟汝天地多情故
着君已覺遭逢眞不負村野死溝泥塗
白髮休言漸不公老年誰與少年同濁醪麄飯心先
足明日青山莫笑竹秋今看世逐浮雲終古幾
成空且教收拾閒情在認取分毫義利中

悼詩

飯蔬出兔巫峽下湖陽閣上日空初陰絕地仰亡隱
所嗟烈丈夫當浮蘭萬花夜分謝筠錢千金不幕此
疵除橫欄泊漢回鄉燈一卷舒

次韻過五湖圖

樅船收盡過千柳大叢根深別有春惆悵五湖風月
在至今不死是何人

葵花

陽德无私照葵心每自傾莫敎旁近地蔓草一時生

太守叔父以墓地贈郭鈞心鈞心酹以詩因次
其韻二首

一諾從來重萬金刻銘何必更碑陰還知世講交游
地不在茲山祇在心
百歲論交幾斷金眼看松梓得遷陰多情恨殺延陵
子許劒平生只許心

醉倒

路憶天涯遠行尋野草莽醒來誰復語醉倒亦何妨
白髮乾坤在青山歲月長弱妻兼稚子應只笑吾狂

桃溪淨稿卷之十六

送陳允時以醫北上兼柬其兄山海驛宰

正怯空山暑轡儔上國行炎埃隨路滿少壯此心輕
道賜誰流滞宮期秖問程青雲面首地白髮愧吾生
地切京華日雲連山海秋客途休契闊醫道且綢繆
病憶三年久民深四海憂不知迁辟在天遣幾時瘳

六月十九日風雨不竟作苦而有述

葯落千村入更賀五風十雨世應稀蛟龍入夜爭為
恙雷電中天忽霹威天有幾何書上瑞年豐今已卜
先幾康衢擊壤歌誰繼帝力神功念豈微

六月二十八日晚得黃通政世顯王主事存敬

書感而有述

落日未能辭夏暑亂蛩先已動秋吟百年夢在真何
事千里書來愧此心白髮秖應隨病老清時何敢入
山深殷勤出處勞相念李[illegible]至今世顯云相趣隱避未爲善討存敬云出處終身所係未可率意行之

夢覺

夢覺空山一笑初始知天地是蘧廬得歸不辨魚羹
飯受拙聊同陋巷居恩苦未酬偏感激鬢毛驚先老益
蓋踈迂紆敢作平生話白[illegible]終刪識病書

期約之不至

消息渾難定先生故不來眼花空對燭心渴已生埃
白髮天誰管青山路有媒此生真昨夢隨意且銜盃

秋夜

山當入夜真成寂月到中天覺倍清酷烈幾曾慈夏
伏悲涼復怨秋賡直知裘葛皆天道未信炎涼是
世情何處夢魂今萬里隔鄰砧杵已三更

贈別進士黃汝修

兩代交游終忝竊百年身世幾升沈飛騰何限光榮
地老大真慚付託心[illegible]病久杜陵知別苦

愁多宋玉怯秋深相看賴是青山在不識人間有古
今

苦雨

半日開晴半日陰幾驚風雨出高林山中爽氣初銷
伏天上驕陽已化霖廊廟敢煩諸老念村田真切我
民心不知杞國憂多少詩髩朝來已不禁

登樓

百年光景此登樓一笑歸來已白頭烏外有山皆入
画竹邊无地不宜秋仰天且復從吾好臣世誰能與
命仇獨有感恩心未減酒酣時作屹人憂

古井

古井淨无波下徹天九重照幽下照心愧我衰朽容

蟲聲

蟲聲夜何長展轉寐不徹耿耿千載心相看謝明月

清夜

清夜散前除坐待明月光明月不可得坐久露我裳呼童具尊酒自斟還自傷悲風忽何來哀哀雁南翔仰觀河漢星彷若永相望

中夜歘初覺悠悠秋意深鳴蟲亂入耳惕然傷我心起望長明月明月忽西沈曙星亦三五極目扶桑陰

秋園

秋園日荒穢理之不可得差有東籬花見此古顏色

獨酌

青山悄无言獨酌心自會獨醒吾不知獨酌吾能醉

決渠

決渠數晨夕溝澮不能滋遂令抱甕者亦復笑其癡微雨忽來過生意滿秋籬乃知皞皞民帝力真不知

雨聲夜何長

夜來不能寐臥聽空階雨雨聲夜何長不見雞鳴已平生廊廟心且復念田里[illegible]禾頭半生耳

秋蔬贈陳敬所郭鈞心

曉從新圃掇秋蔬三徑依稀與菊荒敗葉半枯初脫雨舊根深植幾經霜蔗甘未信終能好桂辣還應老更強世味滿前君莫問酸鹹今日自須嘗

次韻四叔父哭子詩一首

淚從[illegible]下識鍾情[illegible]三復燈前更斷腸談笑色傷今日甚[illegible]波恨在幾時平天高且合看終勝日莫何能學倒行張弛此心吾自信大器誰說不堪藥

鈞心與太守叔父招登山先此奉柬

野趣无如歷指歡忽聞呼召出門難登山可是平生

興不怕峯頭咫尺寒

得裁師文書有感

閉門悄无事凍雨三日餘跬步不可出況乃萬里途故人自大北遺我尺素書剝封不敢讀且復立趑趄兒女從相問爾輩焉得知江湖與廊廟憂患俱在茲君看塞上馬得失誰是非螳螂與黃雀萬古令人悲

除夕小盡立春有感

病來酸窘青山好老去難爭白髮催生怪月當除夕小多情春與隔年來榮華不駐風前燭消息空驚隴上梅四十九年真昨夢壯心剛說亦成灰

陳野若南索醋因以奉東

斗酢分香手自緘先生得此未為饞殷勤莫更逢人說世味于今只好鹹

次韻喜晴

極目不知三島遠扁舟便欲五湖浮山中日月鶯花老海上樓臺雲浪收光景此時應自識陰晴明日未須愁獨醒是問今誰足斗酒吾能與婦謀

此心次韻

笑開以放此心備四海端由一念充直以天機窺妙合敢於民俗間汚隆沿從秦漢皆稱伯世到殷周不

尚忠今古幾因還幾革乾坤誰始復誰終

畜猫歎

朝畜猫莫畜猫畜猫心甚勞千金不惜致遠道一飯未曾忘下庖猫日以大鼠日以張公然白日相縱橫翻屋發瓮聲訇訇于嗟乎猫負我罪當戮我失猫頭亦忘知人則哲帝所艱續用弗成鯀何辱嗟來爾猫寧俾爾鼠莫翻我屋鼠在社不亡屋翻棟乃覆君不見塞上翁得失秖今誰禍福于嗟乎得失秖今誰禍福

次太守叔父韻答黃通政世顯

天涯白髮君休念海上青山我得分已愧此生真大夢不知何者是浮雲閒來且放詩為祟愁劇還知酒策勳竹下鷗盟虛席在未應鴛鷺許同羣

次太守叔父惜花韻

雨後殘花半脫枝暖風无力不勝吹白頭何限看花意莫放踈簾向晚垂

鋤園

朝鋤園鋤園屋東畔莫鋤園鋤園溪北岸朝鋤莫鋤不得停北草未斷東草生我蔬入眼日羌穢此物滿地紛縱橫生物在天何厚薄善者不生生者惡芝蘭

不榮荊棘多黍稷不熟稊稗穢于嗟萬事无不然鋤園老翁休問天休問天鋤園且復終吾年

次韻憶陳儒珍敬所

好懷長憶共登山萬古乾坤一笑間功在黃虞无牧野地當秦漢有商顏心應冥契雖是病亦多情着我閒見說鵬程三十萬幾人分得學躋攀

次韻復答敬所

憶着鱸魚便拂衣秋風不待雁南歸相逢莫怪君先得此味從來識者稀

自感

百感紛紛幾不平萬蒐長夜雨中聲有知何似无知
好飽食終朝過此生

張超然崇茂以二詩來慰喪子間及文章諸說
因各次韻以復

花白花紅幾淺深惜花无復少年心多情一種傷春
淚滴向花前洒不禁
仰自從星之木閑罷天時復見芒寒廓清擢蹈須今
日一代文章百代看

雨中憶郭鈞心先生

望斷空山日幾回眼看花落又花開何從何限相思

意不見鈞心路雨來

次韻老杜雨不絕 五月二十七日

空林獨眠酒力微閑門愁坐鬢絲飛癡雲垂滯雨久益
甚好日晴天眞是稀[illegible]色已[illegible]食[illegible]不知冬
夏衣湘中雁燕幾時歇[illegible]龍何日歸

讀張亨父彭敷五遺稿有感

三復遺詩酒半醺亂愁空復[illegible]乾坤涕淚誰憐
我生死交將尚憶君萬古功名[illegible]琵百年心事負
山蚊浮生莫問人間[illegible]白雲

次韻谷戴允亨

欲上終南望雨晴夢中岐路未分明朝廊憂色隨天
遠藜藿心誰向日傾功到時千仞易義當安虎鬭
金鞭塞翁得失君應識造物无須問宰衡

高宏謐來過次韻復之

一代功名談笑也百年交誼弟兄間烏歸舊路雲實
倦豹出空山霧雨斑閑閑尚憐徐榻在及門誰放剡
舟還白頭不識紅塵夢看盡秋花只倚欄

次韻李賓之題梅二首

東閣歸來夢已踈江南山是此山孤相思夜夜風林
月嚳後分明記得无

雪裏橫斜影半踈清寒直與月同孤留酸且結青青
子莫問調羹用得无

次韻黃世顯題梅二絕

空山萬木凍欲折天遣江梅別置春莫許肝腸終鐵
石歲寒留取伴幽人
北枝未落南枝落寒暖從知隔幾塵一種東風春雨
露更誰消息問花神

桃溪淨稿卷之十八

次韻王允達山居一首

承明初下敭東廬三徑歸來草自鋤吾道秪今成幻夢此身隨地且安舒萬年誰作生前計百念真從病後疎笑殺嵇郎多事在向人還寫絶交書

再次賞菊韻一首呈四叔父

幾見東風換物華平章宅裏是誰家自憐天與冰霜骨不向春爭富貴花看老有香終不俗賞哉无地且教睽獨傷采掇非今日秋滿南山恨未涯

次韻老兒生蒼蚪歌 以甲辰歲得子太守父作此以賀未幾竟失之於手

渥洼自昔生飛兔龔聾豈合空封嶋虚傳鶴化丁令威又傳蛇報隋侯珠兒能生虎誰者蘇兒曾不類熊與貔虎兒未必能鬬呼卯君自是奇丈夫大言說世衆所趍玆事恍惚千載餘神龍功足裨陽鳥變化不知心力吻有時甘雨蘇毒痛望不可得心嗟吁乃知龍也天爲徒蒼蚪敢望乘汚渠伏光弄影元有金童淵不隔天之衢禹門浪暖春不枯燒尾一聲皆化魚兒窟可應論鼎湖

高宏謚以詩相留次韻奉答

白髮愛深病未瘳廟廊何敢問優游剩膚恨已空度

當蹤血功誰人備嘗行止此生隨地在陰晴明日任人路詩成我欲煩君莫酒盡君須爲我歌

過上[illegible]學先生故址

悽惻百年地經過千載心天高那可問淚下益難禁只祝今遊社孫謀誰策東吾消風微散老落日首陽岑

次韻留別故所

在世可言元已止出門但覺有這留重來興與歸舟盡欲去心從閒閑休著來秋風他日念芭蕉夜雨昔年愁派連敢作周南歎物色誰分海上幽

登白沙岡

小鹿寨前看蒼蒼白沙岡上坐歔欷今路從行處知夷險海到觀時識淺深歲月幾何鬢易老江山无恙古猶今白頭俯仰乾坤在一世浮生百世心

釣臺圖次韻

萬古寥寥一望空釣臺誰共此高風曾知牧野鷹揚業都屬蟠溪鶴髮翁

謁外父樂古先生墓

先生嗟已矣再拜此潸然聖澤應千祀儒風未百年空山悲宿草落日怨啼鵑欲奠收漿酒无因到九泉

次韻[illegible]歌

一已夜蟄叉鶴聲秋唳空夜蟄地東戶秋蛩吟天鳴風
□者似寒螿吟者通天機妙斡潛无蹤老梅骯髒冰雪
中顯通隱塞將奚從人言心與鐵石同又言錯認桃
杏容誰其一物勞折衷不於大造窺全功于嗟乎隱
也顯也誰拙工君不見傳岳老君不見遠嶺翁一爲
空谷蘭一爲大厦松

臘月二十日喜雪一首 是无黎

冰至不聞雷薄覆雪深驚覓沒高春俗猶吠犬真成
越天不憎寒竟輟冬出險策誰論敵愾頗豐憂且慰
明農漫憑混沌看摧亂萬木參差呂老松

脚痛謠

豈不聞脚痛苦脚痛可眠不可坐于嗟胼胝聖所勞
終日飽食吾豈可又不聞脚痛強脚痛可坐不可行
于嗟奔趍古所戒出門浪走誰爲榮君不見傷足憂
又不見刖足恥吾足不傷復不刖得失悠悠任退爾
于嗟乎得失悠悠任退爾

己己元日

一聲爆竹夜驅儺萬戶騰歡入嘯歌歲月又從今日
始路岐還似向時多太平人與年光好老大心憐鬢
髮皤耿耿此生休更問酒盃詩卷半消磨

請林貴實奏草

病起蹶然欲致身攬車猶得問埋輪論深音聚終誤
國利盡錙銖不在民鳴馬幾看齊立仗怒龍誰復念
批鱗極知痛哭非今日絲涖還須用老臣

葉太守來過期遊妥山不果奉柬一律

酒盡茶甘薄奠行臥轅猶憶在空明多岐路晚真成
夢舊歸雨山深別有情笑我老能還出郭問誰聞得是
浮生定知春滿崔嵬地竹馬兒童夾道迎

再至黃巖有感

五載蹤來兩入城眼看岐路益難平閭閻政在新成

俗綽楔門高別有名丘隴念隨天地老江湖憂與廟
廊并白頭何限傷春意又是无端一度行

方山墓門成感而有述 題曰元徵士

馬鬣封高石作門白雲深護萬山屯瞻依地隔中天
日徵辟名標異代恩休惕秪今猶雨露英靈終古此
乾坤五陵回首秋蕪滿滴酒誰從到九原

春去

看盡飛花獨倚樓百年身世此虛舟不知春去隨流
水剛怪人生易白頭睡到曉鐘猶未夏老終荒徑也
宜秋錯將勳業羞看鏡萬事无過一醉休

小兒昏冠後陳敬所以詩來賀次韻奉答

昏冠粗成禮意同感周千載此遺風獨慚爲父非輪扁敢望生兒比仲弓鏡裏勳名休說夢老來光景合成翁不知醉眼有春地縱徧蘭階第幾叢

次韻郭鈞石雨中有懷

夕陽流水返春雨落花深地不妨眞隱天應着漫吟且從人醉夢休問日晴陰見說爭枝鳥飛飛滿上林

雨晴赴鈞老叔父登山之約

雨晴先憶驟溪邊百尺峯頭俯碧灣自笑病來還愛酒不妨春盡更登山江湖勝有丹心在天地能容白

髮閒莫問空林花落未杖藜須共夕陽還

十六夜露坐

露坐无端不愛眠撫心聊復此千年欲无偷樂期奔月誓不焚香學告天縱飮又知長夜在戒途誰憶柷戊先清嚴最是高寒地玉宇瓊樓有萬千

次韻奉謝鈞心行冠禮兼示卜兒之作

冠禮詩成意轉深教兒三復此沉吟丁寧豈但嚴師訓俯仰眞如上帝臨已愧我終非世美莫教人笑有童心百年門祚千年念白髮青燈幾不禁

閒吟再借前韻一首

獨坐終朝百感深拚書聊復此閒吟敢於糞土期朽畫直使淵冰念復臨无不可行惟古道最難相信是人心乾坤恨在非今日仰首平生只自禁

次韻敬所閒行

敢向明時便乞骸病來聊復臥空齋百年身在登山屐十載恩深上殿鞵[illegible]樂境祇今誰陋巷醉鄉何處是无懷莫須更作文章要世事紛紛總難俳[illegible]

執熱錯次老杜韻

入地經天勢轉深槁枝焦石爛如蒸羲皇志在强教

臥太白峰高未可升已分黃塵皆赤日更誰陰壑有層冰不知炎海風恬未我欲輕浮自此乘

月夜有懷株一中病起喜而有作

幾從消息問平安滿把秋懷一放寬病起又知能勿藥健來還憶重加餐青雲着共今全別白髮論交老更難江海百年汗膽地月明今夜共誰看

桃溪淨稿卷之十九

次韻哭一中 三首

苦枕歸來夢未安玉樓催召不容寛英雄有恨誰憎命富貴何心着素餐衆口敢憑行路是此生終是蓋棺難乾坤未老青編在公道須從後世看

誰向西州哭謝安亂愁能與酒盃寛春花入眼都成恨秋菊何心憶共餐侯命秖應隨地在福緣終欲問天難半函詩草平生誼淚盡殘陽可耐看

痛哭平生憶治安杞憂那敢共君寛百年業負初心約一飯恩羞既飽餐天上浮雲何日定人間行路古

來難極知大夢今如此地下先輸一笑看

題草次韻

寸心誰作春暉報暝雨寒煙一樣青若使兇胥能指佞四凶應不到虞廷

次元韻再荅黃通政世顯 二首

橋梓聲華今獨盛竹林風月此平分恩深不共栖枝鳥心懶先於出岫雲已愧涓埃增海岳敢從元凱望華勳白頭自笑非遐棄猶向空山歎索羣

世途如夢幾時了秋色向人今夜分竹邊未盡白衣酒天上忽驚蒼狗雲 朝廷合問胡伯始州里豈堪光祿動早枝已分越南鳥老馬且空燕北羣

約敬所遊聖水

已辦青錢欲買舟渭增南畔水西頭與來莫待山陰雪恨在空悲宋玉秋今一不中彌俯知此與萬古江山終不改百年歧路老誰休還知一到今三載可是逍遙第二遊所三遊摛譜矣與敬

次韻奉邀番陽先生

憶向山陰上小舟拜公親自刺溪頭剡談滄盡三更燭和氣春回八月秋直以榮華看夢覺敢從生死説浮休杖藜更有登臨興許我還同聖水遊

再次韻約郭葯心余秋崖諸公

乾坤一笑此虛舟萬里歸來已白頭與世難忘羞及老問天无計得懸秋登山有興聊張弛蹈海何心學退休誰遣閒情在寥谷紫芝長共白雲遊

驛報匆匆昨夜舟杞憂還憶鳳池頭坐來未覺青山老夢裏先驚白髮秋祿豈萬鍾須合辨仕非三黜也宜休亦知廊廟都俞在且放江湖爛熳遊

韋忍菴邀遊雁山兩美不可兼得因次元韻以復之

已赴幽期聖水舟展旗峰外幾回頭詩情最是今年

山色難爲兩地秋亦或有神先合到興終多事老
能休軟紅塵裏乘華夢白髮平生愧此遊

曉發方岳將至雁山再次元韻二首

截錦爲霞玉作舟老奚遙指路南頭層崖日薄千山
曉落葉風高萬木秋隨地險夷行莫問入林深淺倦
須休莫教方外閒窺得併作乾坤漫浪遊

登山決策比焚舟興至還須力盡頭且放浮生閒半
日莫教清淚洒千秋絕壑下看奔海盡亂峰高擬極
天休乾坤一笑今須醉萬古江山此勝遊

入雁山

幾憶秋看雁蕩山入山秋鬢已成斑名應耳熟如曾
到路亦心貪不怕艱大地幾何奇絕在神洲終是有
无間多情莫怪僧先占盃酒還偷半日閒

謝公嶺

極目諸峯香靄間興來聊復此躋攀聲名一代謝公
嶺形勝千年雁蕩山峭壁似爭詩句險荒苔誰認屐
痕斑不知終古行人在白髮无情幾往還

天柱峯

雁山高軋萬山秋第一峯峯高在上頭拔地根深應自
[illegible]天功在合誰似究幾不用媧皇補多事空煩祀

國憂見說頻激三萬里屹然還鎮此中流

瀑布

李白平生不到處巨那抵死來相看龍湫下激噴晴
雪匹雨倒飛生晝寒怒聲奔海直欲到清氣逼人那
可干惡詩莫問誰堪洗戰馬屯兵血未乾

望雁湖再次前韻 湖在山巔最高

雁湖高處不勝舟見說諸天在上頭定有樓臺非世
界更无花木亦春秋淡煙漫憶三生在飛錫終誰一
到休不識閬丘蓬島外幾人曾伴赤松遊

出山再次前韻奉謝逆老叔父

萬山深處且停舟莫問桃源水盡頭異代衣冠非復
晉避秦雞犬豈知秋事當過後皆成恨興到濃時正
合休庭草不除生意在春風還作舞雩遊

雁山歸因綴聖水之行次韻用謝余存敬諸公

千奇萬怪真何極絕壑層崖不可攀久住竟輸僧獨
占倦遊應笑我知還夢驚昨夜貪看瀑興愧平生淺
入山從此風光盡形勝漫憑蒼翠間房頻

次韻送葉郡守

千里星光接上台守臣須仗出羣才安危勢與尊城
重消息春從五馬回足國賦曾裨塞團及民功已徧

小小竹軒穩依依往宜舍車所自慚利涉已忘危
世路古今別人亡日夜馳相逢莫相笑鬢髮各成絲

爾酒

中歲頗好爾對客恒勸酬謂爾足玩世謂爾能忘憂
近忽病我齒旋及吾嚨喉消渴爾不敢中熱亦難瘳
我憂豈爾追爾寧爲我謀傷哉勿復道天與吾爲仇

次韻金翁賁謙益夏偶韻

誰縱何敢問前期囊錦叢從後詩青眼向人終慷
慨白頭憐我未低垂功名路在从隨世豪傑天生合
待時安得劇談還夜半盡將肝膈付深巵

次韻金存敬春懷八首

莫謾逢人輙慨今惜春長是怨春深驛梅未落江南
笛劫火猶存爨下琴可信險夷元異俗極知消長本
无心不須惆悵傷多酒幾見風光別苦吟

看盡飛花憶去今亂愁空復酒盃深幾時儀邑還鳴
鐸千載汾亭又鼓琴雲雨漫驚翻覆手觸蠻長苦戰
爭心誰將滿目傷春恨都作從頭掃地吟

百年醉夢匪斯今春色何須問淺深誤殺欲和方淡
味笑教還漆斷紋琴路岐幾何倘來恨盃酒功名老
去心玩世不知青眼在多[illegible]遮白頭吟

浩浩安須直至今咸池誰復識其深也知依樣元非
匣未信无絃不是琴古遂泰來皆世道復於剝後見
天心可憐流水高山調得似光風霽月吟

陳古何能復刺今放教幽恨入詩深盥梅味重誰調
鼎第節聲多幾亂琴在魯已无存餼念繼周空復感
麟心多愁漫作芳菲怨入夢還驚蟋蟀吟

年去年來幾昨今世途誰識復誰深且看盤錯庖丁
刀莫問成虧昭氏琴懷古可堪行樂地惜春空復少
年心忙中歲月閑中老醒裏乾坤醉裏吟

古人貨誰言可賣今愛當深處恐須深曾知凍日催花
鼓却勝薰風解慍琴岐路幾醒千載夢乾坤難老百
年心白頭醉眼昇平日秋月春花取次吟

古道休言不復今山終未圯海終深極知南郭非工
瑟敢為鍾期不鼓琴到底興衰還物理分明用舍是
天心春愁曲在君休唱且聽伊川擊壤吟

浮生

養花天氣半陰晴南陌東阡取次行富貴江山春景
致功名盃酒病心情貧无騕褭防萋老閒有詩歌合
盛平不識遼遼何似者悠悠然身世此浮生康節云功名歸酒盞

留春

不眠莫惜千金夜未盡誰留十日春猶喜蝶蜂撩亂
在一番花落一番新

追和杜子美暮春韻

留春无計方熱中問春无語虛迎空似曾相約燕鴻
信邈不可追牛馬風百罰盃妨怨頭白千金夜惜燒
燭紅不知生意滿天地要看庭前芳草叢

薔薇追次杜少陵韻

落花門巷人寂然一枕北窓當晝眠夢應與世久乖
閒愁不上心相製牽化國風光日未莫醉鄉田地春
无邊起支倦眼忽自賀猶有三伯青銅錢

愁追次老杜韻

悠悠白髮惟此生衮衮紅塵非我情百方入夜夢不
徹一笑仰天心自明樂矣商家酒非禍誰哉杞國愁
爲城尚方短劒不敢問野渡孤舟空自横

惜春

小麥青青大麥黄荼蘼花謝菜花香風顛雨急无窮
恨蝶亂蜂饑有底忙老去不知春是夢愁來還憶醉
爲鄉曉鐘莫更催殘夜付與東君自主張

偶讀疏廣盧坦傳因括其語以志感得二首

病骨蕭踈髮半皤風流深愧二疏深相娛地少新知
客趣買裝无舊物命老悖昔世衣食念賢愚空復子
孫心别腸且放寬藏酒莫共閑情慨古今

平生最愛河南尉庭立敢於丞相爭外昊深莫意誰
識憤世怪言眞可驚家貧不問子能守官小豈須廉
得名亦知貨悖匪今日安得前車戒盡明

次陳敬所再示東小園芍藥韻

東風再報小園花落盡殘紅竟莫遮看足秪輸坡老
眼折來誰送謫仙家品題已作羣芳贅富貴休將絕
艷誇見說揚州歡會地病民還苦榷官茶

三十叔約登天竺菴未至短述奉東

喚起空憐早登高不及秋眼穿東道主興盡剡溪舟
送酒渾閒事看山即勝遊風光无賴甚白盡少年頭

至天竺菴再次元韻（余[illegible]三年嘗讀書于此）

庭臘鶯看幾換僧讀書猶記昔吾曾勤名自與青燈
愧歲月誰憐白髮增涉世智踈心已懶看山興在病
還能春風秋月須分付雁蕩天台取次登

逸老叔父别後醉不肯寐再得一首

別去醉成夢愁來詩作顛放教妻子笑不用市童憐
燭三更夜星河萬里天屹然心事在直欲到千年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一

前漢三首

秦以東周弱畫藏強諸侯蝶嘵難敵雄首亂非戈矛
同姓漢侈封孤立秦亦亡當時何念七國餘更有新都莽
西京弊盡除宵衣食方旰當時劉一以興閹丑終亡漢

古憤三首

讒鋒日以利亂本日以成白方不可避一死聊自明
上居志不售去國義不共惟應汨羅水昭見平生心
豪傑不惜死恥與名俱沒安得首陽山為埋范滂骨

哭李士常御史

即看飛翎委鸞波空憶高春為反戈海內英豪知有
數天涯明復已无多愁深白髮應誰共恨在蒼天可
奈何見說哀鴻今百萬嗷嗷猶自陽南河士常在河南救荒辛苦而

一笑

餘生有恨青山老世事无端白髮新厚馬幾驚還啞
面困魚何處是通神覽揮鳳鳥看能下頻繼蛟龍合
自珍一笑窩中安樂地百年風味只鱸蓴

月夜次太守叔父沉字韻

是稀月朗夜沉沉烏鵲驚飛幾逃林[illegible]路關河千里
念江湖廊廟幾人心山中一病渾如舊陌上冬乾直
到今老去乾坤吾不識敢從明日問晴陰

次太守叔父韻

雲漢安深且益難出門天地已非寬廟廊諸老謨謀
遠山野儒生性氣酸社報不開扶醉容郊行今見敝
民官當年痛哭有何事猶自叨叨說治安

感秋八首用杜少陵韻

性魄分明未滿林星河影長夜森森眼看大火驚殘
暑夢逐重淵念積陰燦列帳以夢星病悲凄何止感
秋心蕭關更有千行淚日向深閨望暮砧

河漢蒼茫斗半斜白頭相對幾年華無媒不用填橋
鵲有路須乘泛海槎風急地先驚早雁天高心已怯
秋笳多情謾說春宵夢得意長安一日花
白紛青山又落暉乾坤回首壯心微旱空黍稌千村
土秋到梧桐一夜飛溝壑病隨天地老江湖憂與廟
廊違行藏分在終須識蕈菜何如肉食肥
得失紛紛石上棋望秋休復為秋悲物當早暑初窮
地命在乾坤再造時栽植可憐中道廢遭逢還是感
深知白頭未王真多事又作西風一種思
須[illegible]清寂隔萬山斑[illegible]露丘壑間未為馬已先驚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二

謝順天鄉試錄次韻寄潘時用

又是西風桂子秋不關仙籍上瀛洲英賢出處曾非命歲月江湖念昔遊道德初心知耿耿功名春夢幾悠悠青燈入夜西淮老誰復朱衣為點頭西淮李學士為考官而時用復不第豈非命哉

歲終

漫倚斜陽數落鴻百年心事幾匆匆不知世外棋千變又是人間歲一終閒覺病添扶作策鬢毛禿愁白定誰公未論明日椒盤醉且愛通宵蠟燭紅

次陳敬所梅花韻八首

不愛穠華只愛枯是誰移植近膏腴多情吳下三分地德色成都八伯株調鼎實來須論鼎憑寒花先合擅江湖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污秦封五大夫

夜色冬溫又隔年冷光幽艷轉堪憐孤根分老冰霜窟冶態春饒琨瑁遜歲晚風情誰獨占江南消息此真傳漫山桃李紛紛在不是攙天是盜天

一枝誰折向天涯誤落長安富貴家翠羽金尊心未醉精桃機杏恨先花斷魂蝶老真成夢應悔蜂顛幾放衙愛殺儲香供萬斛晚來端欲問天賒

內園羯鼓不須催雪後風光半着梅天與高寒孤瘦在老堪凌厲折衝來先秋未落胡雛笛畢家笑休停杜老盃無海桃溪此相惊夢魂中夜幾遲回

一夜飛廉醒綠林萬紅千紫已難禁垂涎竟隨妻雄口調鼎空憐鐵石心關外馬頭三尺雪江南春信萬黃金不知白髮懷鄉地愁絕誰堪杜老吟

湖浪翻天勢欲滔是誰江海氣能豪中流合着孤山在南服虛憐五嶺高綠竹舊盟寒不改玉堂清夢夜曾勞相逢莫許凌寒骨消得乾坤幾鑄陶

一笑巡簷坐隔窗低頭看盡百花降誰令桃李為臺皂獨向冰霜壓石矼逐物不妨杯罰百多情還愛鶴來雙縞衣恨殺羅浮夢惆悵無言只倚杠

好惡分明與世移幾從梅老識安危可憐醯酢調鹽後直放江籬杜若欺物豈遭逢元有數天終栽覆果無私曾知一代商嵒夢不直孤山雪後詩

追次許魯齋先生韻

欲挽羸車闖戶樞幾驚周道入榛荊他岐勢合論三昧此學令誰念七情且向一瓢甘寂寞敢於二鳥羨光榮極知晝夜分明在蝸蟻紛紛有許爭

將進委山夢中得詩二句因屬成之

[illegible]酒半　甚矣西循憶十仙吟山中歲[illegible]乾[illegible]
[illegible]煙霞草樹深萬古風光誰管領百年岐路幾
登臨也知辟穀元非計病骨難消慷慨心

至委山次韻

清寒曾是最高峰蓬海分明在眼中塵劫未窮蝸戰
在路岐何限鶴書通病來尚憶烘丹火老去難乘墮
翮風見說玄都回首地桃花開盡菜花空

次黃通政韻贈別馮司訓宏謐

五十年光未老時漕[illegible]休恨得官遲教分百里元非
小學在三人亦有師[illegible]扎纏須隨我應无絃琴不用

人知抱関自古皆常職一飯能忘　主上私
拙樣分明不入時蹉跎猶恨此生遲斯民竟老三王
化吾道誰堪百世師進退秖今慚寡過禎祥從古合
先知別離何限殷勤語仰首青天不敢私

次韻時世教叔

未老先應愧嗣宗不知白髮為誰公桑蓬敢說平生
志蒼[illegible]懸空懷病後忠眼底功名今日是夢中岐路幾
時窮便須收拾心情坐且向空山學蔡家

再到總山讀書有感　九首

仰首乾坤此僕僕遊白雲飛盡水東流重來欲問春深
處一笑更登山上頭道愧未聞生苦晚士妨為下[illegible]
須修草堂循昔英靈在不是猿驚鶴怨秋
燈火空林念昔遊可知歲月去如流乾坤有恨增多
病岐路无端白盡頭環堵地偏山可辟君堂封在墓
須修清陰更有西塘竹別是風光一段秋
憶昨江湖汗漫遊也曾王屋望中流狂瀾[illegible]地无容
足砥柱中天是出頭兩漢以來皆智力六經之外幾
刪修從知一代河汾教不似光風霽月秋
羲皇身世舞雩遊竹外清陰石上流瞻仰敢忘天北
極遭逢空憶殿東頭老[illegible]責在終難塞賜告恩深合

退修見說上林无限樹一番風雨一番秋
敢說心難太古遊乾坤上下本同流廓清敷合先芽
塞綜理功須到竹頭道在本根誰致力事從邊幅幾
增修憑君看取惺惺地水色天光萬頃秋
漫憑盃酒作遨遊太息還知陽欲流結局未須論末
着濫觴先已識源頭七年艾豈倉皇畜漬堤難鑄
隙修耐可閒愁侵白髮病來消得幾春秋
高情誰遣此重遊濯足來觀萬里流賸有好山藏我
拙更无矮屋壓人頭杞人不用憂天墜媧氏還能鍊
石修笑殺雨宗[illegible]翻[illegible]地却將團扇怨清秋

澹蕩心期萬言述已漲盃酒東流榮名莫問初來
身世路分明一轉頭習靜可能成老癖端居眞欲念
交修味歸豈合偕行樂坐待西風碧樹秋
斷崖深谷幾浮遊飲犢猶疑汚上流何限風光空眼
界可堪塵慮上眉頭每於屋漏求无愧敢爲天知怠
自修道上莫須論月旦腹中元自有楊秋

奉次太守叔父種菊詩韻 二首

宿土分根未隔年亂枝腰葉已芊芊晚香竟老山癯
節凍色誰堪羣腹堅清世且須開笑口好官何必賽
多錢平泉花木知多少幾見栖烏野鹿眠

陶後寥寥復幾年晚香庭院草芊芊極知世未看難
似莫怪風情好獨堅老未折腰羞得米負誰多事歎
无錢曾知袒跣梟盧地不直羲皇一覺眠

聞黃世顯侍郎徙官南都感而有述

郵報南來日扣關 感恩眞願列卿還君才豈合輕
辭陛我病惟應更入山默坐秖須悲級綆相看何郎
小塵寰丈夫志業誰終極可信勳名汗竹間

繆守譙以詩來過次韻奉答

相望未隔赤城霞野樹煙村共一家斷雁不聞秋後
信殘燈忽報卉卜花極口不辭頻波在休問南山捷

徑斜千古首陽孤竹地更高人采蕨薇芽

寄李西涯學士再用前韻

夢魂終夜幾差池心事无端欲問誰老去江山還是
病春來風景不聞詩（西涯書云春來風景大不惡人欲作一詩未能也）蒼梧
鳴鳳眞千載驟雨顛花又一時白髮江湖今萬里亂
愁休許上吟髭（詩云幾莖髭 為問東山高卧客昔吟今白）

追次劉靜修述懷韻

俯仰乾坤幾慨然百年誰復念千年測蠡豈識空望
海鍊石心多欲問天學隨光流終有恨治論豈三代巳
无前高風莫怪柴桑老不放琴聲上絃

應茂修掌教來過次韻奉柬

炎涼久與世相安空谷誰煩憶漫官喜劇不知傾蓋
晚交深翻笑舊盟寒穩從驛路行能便老向親庭別
更難努力一盃煩上馬好傳消息是怡顏

緦山襍詠五十首

緦亭

五世服有窮百世恩无盡君看作亭意昭然此原本

祖隴

悲凄霜露心慘淡楸梧色再拜墓前碑愧此純孝德

虛堂

虛室夜生白天光晝不塵三千誰景界誤此再來身

古井

邑改井不改山深井更深萬年誰勿幕惻爾動吾心

絕頂

仰瞻最上頭努力詎能止平生仁知心未盡丘壑美

長岡

岡路苦逶迤山徑半茅塞刊木者何人爲我重開闢

方嵒

絕壁峭莫攀一方刓不得屹爾海東頭障此天西極

石柱

杞憂日方深頹波日方劇特立古所遺六丁今不叱

師子嵒

林下[illegible]法已堪疑

[illegible]山

頭角[illegible]風[illegible]斷不聞分明山下路誤殺李將軍

仙足嵒

[illegible]間不聞聲石上空留趾爲問脫屣人至今誰不死

樓旗峯

參差石外峯彷彿樓上旗空憐太常績不作磨崖碑

金仙寺

劫火何年息靈光此地存遠慚炎漢季下亦楚王尊

侍郎墳

嘗允主西陽[illegible]有宮惟應歸鶴語淒斷月明中

月嶺

嶺頭初出月嶺下未歸人莫怪市朝路紛然車馬塵

桃溪

溪水雖容棹繁花自作村分明幽絕地不是武陵源

草池

蓮荒池尚存草長池亦好我識濂溪翁愛蓮還愛草

石澗

差差澗中石湜湜澗旁沚誰哉濯我纓且以礪其齒

竹塢

塢深雲作堆風高[illegible]在石[illegible]故不來此君无德色

松徑

蔭盡已无花徑荒猶有菊亿亿歲寒姿天教伴幽獨

菜畦

食肉本无相揮鋤豈有心一笑相忘地居然老漢陰

茶坂

山深坂有茶地僻官无稅七碗豈必多一啜聊自慰

邃谷

蔘蔘雀經春滿龍鼉入夜多跫然此空谷誰遣足音過

平疇

千村連畛畔何者是公私爲問田中叟從來无卓錐

涼棚

天矯蒼龍骨翩翻彩鳳翎朝陽不作雨爲我護西檽

暑簟

彭澤酔初醒湘江秋正涼不知誰累席清夢到羲皇

書籤

版策汗牛在牙籤觸手稀可憐糟粕地終愧斷輪談

蓍櫝

幽贊功何極神明德可量問誰千載後妙用此能藏

糲飯

粗糲且飽腹[illegible]猶復愧深恩

跳燈

熒尺韓藥短千年孔壁殘刼灰消不得耿耿此心丹

瘦筇

病起扶我先山行非爾可龍化性所諳想明恩向回

短褐

短褐此平生壯心空落[illegible]敢鄙折齒喜

敗帷

對揚日萬言發憤此其[illegible]棄之不可得

敝帚

乾坤豈无窮今古誰不朽敬[illegible]尚人誇敝帚

閒行

浴沂春融融无雩風細細斯人不可招兀兀閒行意

宴坐

坐覺午夢醒不知塵慮屏嗒然隱几心直到忘言境

翻詩

離黍何年降康衢絕代遭曽知唐雅頌不及楚風騷

對酒

秋終誰可破病亦爾難停人不惡皆醉天應念獨醒

揮蠅

附驥爾所能[illegible]爾不恥適也自何來還復集于此

捫蝨

含笑披懷拾立辨符生死咄哉捫蝨談直斬臥龍比

倦鳥

回翔日未暮欲倦心先知羲梧盡鳴鳳喧啾亦何爲

鳴雞

一聲驚五更百念動千里嗟嗟舜蹠間所爭毫末耳

池蛙

跳哉窺井雄怪爾竊月黠耐可青草池交此夜喧聒

幕燕

接幕本何心辭巢足先見莫哉堂上雀窺棟炎顏不變

懷人

悠悠千載上寂寂千載下恨殺鍾子期獨是知音者

謝客

好古力未能狎世心不可莫學載酒人誤入看山社

觀海

大海渺何極倀倀搏桑陰測蠡愧非器望洋徒有心

下山

生愧入山深豈知下山險下山路有岐入山塵不染

農談

我田歲可秋我疴苦未瘥未足去年租強半今年債

牧唱

戲嬉春滿坡欸乃風在笛東華夢未醒塵土萬山隔

哭表德純

淒涼无復見斯人痛哭終誰念我民作縣政成宮賈績立朝心苦欲埋輪郎星尚憶三台曉驄馬虛憐泣嶺春笑殺沉碑爭墮淚不知衆淚幾霑塵

李寶之學士批抹拙稿賦此爲謝

風月情多每自耽敢從至味詫酸鹹詠歌直作康衢看筆削渾爲曾史嶄點鐵有丹金可化奪胎无地骨空鑠神交更在忘言外何限蕪蘩待刈芟

只尺二首寄王秋官存敬 時有傳存敬使隔者

空谷悄无音仰天時一笑耿耿意中人只尺不可到

契闊何能忘只尺轉生恨君心我不知我心天可問

歲暮入山有懷三首

出山日幾更入山歲忽暮吾生若浮沉年果虛度

落日若无情頹波不堪挽已恨入山遲休言出山晚

浮生无百年並世有千載笑殺岐路淨子孫鬢已改

任問月弱上有王城先叔詩因追次舊韻志感

王城山下隔通津不堪西船待葛巾恨殺蒲葵秋扇在寂寥今日那作存

次王和州韻

攀樓今借樹當次幾幾淵猶語青山在相看白髮年爲山眞自地積卜幾成淵談殺江湖夢蹉跎四十年

次韻瀏竹

天開蒼梧悵未際淚痕點點落秋江幾年望斷朝陽鳳雨色風聲夜夜窓

次郭珣心移梅韻

乾坤何敢閟幽香風在霜林月在塘寥落未應嗟矣所量移今復近周行調鹽我識功名薄冷笑誰憐與味長安得巫騷還直筆盡驅凡卉發潛光

次韻奉酬劉時雍大參

尺書千里動經年一度相看一悃然心苦別離今已甚老堪迂癖向來偏英豪豈合輕忘世薄劣推應早讓賢當軍貫滿前公看取更誰名下是虛傳

涼棚

蔽空驕日不相侵駕竹編松強自禁萬里不知誰[illegible]獨一庭聊借此清陰已應地與天俱隔敢望凉非殿閣深最好北窓高枕在夢回猶憶阜民琴

哭李學士老先生 賓之尊翁

尚憶升堂再拜時便從門下託相知未論跨竈賢兒敏已識趨庭訓有詞毛骨共傳今鳳鳥禎祥眞作國元龜官封再錫恩如海壽域初登意未絲燈影夜寒經在櫝墨花春老硯留池望深江海交遊地恨滿平生感激私枕塊夢殘知獨苦東芻心遠竟何期定應淚盡瀧岡表不用名鐫有道碑

宣武門頭話別時十年離恨只心知忽忽驚葉花隨狂

蝶尚復招魂念楚詞健筆有書留鐵畫覆盂光地鎮金龜重來浪說三生石愁在空悲百結絲淚滿綵衣斑濕袖夢殘春草夜生池榮枯可是遭逢別栽我深言造化私鳳翥高梧級未極鶴歸華表更何期不堪醉後西州路猶恐人傳峴首碑

見孫

一笑侵晨客滿門呼兒且復倒深尊百千事往誰非夢五十年來此見孫業愧弓裘充可繼心於方寸但能存監貽敢々栽培意積慶曾知締造恩

次韻涼棚有感

釋簿乃戢汝乇死有餘愧遂令秉禮邦下作乞師計
王迹竟香沱蜀圖亦淩替已矣何所云冠履分倒置
屈完盟召陵厎幾王者師于玉帛城濮自茲紛出奇
豈曰世益降伯道亦醇疵雖哉正諸論昆吾誰能移
隱循倚相下實以司馬昭誰謂趙穿者而能弑其皇
恒宣此北例首罪焉可逃內恐在所諱聖借无乃勞
世降日漸極伯道方入衰夷狄且有君諸夏今何時
君看少西莊盟會何啻知夜陵一歃血千載有餘悲
緩霜有宋戍[illegible]何在[illegible]浚梁會甚已若贅瘤
大阿毋倒持一失不可收三晉此其兆不待初命侯

吴楚聖賢後首稱夷狄邦乃知春秋義一統无二王
正色儼在前慶之在門墻頹波屹砥柱永爲中國防
制命苟非義雖尊何可行所以首止會鄭伯稱逃盟
君看一匡績王室賴以寧嗟嗟子朝亂王猛終无成
世變在所召命下不可支乾侯死不祔莫怪還因斯
乃知八佾舞餘蔑有所滋貪淫在作法智者能慎之
吴與晉爭長俯視中國輕孰知柏舉後已爲於越乘
天豈陰夷禍而有此憑陵君看絕筆意更在黃池盟

讀通鑑綱目二十一首

初命侯

侯在晉命在周周不命之焉得侯[illegible]不譴斧柯伐
誰識[illegible]其輸于嗟乎晉可分周亦可滅

卑劉禍

法既殘民不移我刑其庫默其師眩日道上无拾遺
无拾遺出无所寧[illegible]裂禍

隱人聚

都[illegible]分周[illegible]左[illegible]紛春分蔽兆履秦亡不待軹道
旁[illegible]隱人聚

三章法

咸陽屠新安阬秦人虐焰今益張關中父老開道喜
沛公約法三章耳于嗟乎君莫聞霸上與垓下死

鴻溝

拔山將軍氣如虎自割鴻溝限天下于嗟乎西爲漢
東爲楚百戰乾坤此中賭

刑白馬

白馬刑諸呂王河山誓韓彭亡于嗟乎赤龍兮莫刑
白馬皇天在上兮后土在下

梁太傅

梁太傅洛少年痛哭流涕何惓惓于嗟乎漢文有道者
三代以[illegible]元此賢洛少年梁太傅莫痛哭勿流涕君

看後君千百世

平津閣

平津宅裏東閣開紛紛珠履皆賢才漢世得人此爲盛路人遥指黄金臺彤西相右[illegible]尺浮雲萬千里

辛将軍

辛将軍漢虎臣叩頭折檻爭朱雲狂心直氣今崢嶸安昌老光祿勳身在漢心在新有頰不醜儒衣巾張禹谷永

莽周公

文姦者誰子國簒身已亡君看詭秘迹欲蓋終彌彰嗟嗟兩漢下此輩屹相望前有莽周公後有操文王

赤伏符

民心久思漢天命焉可誣天下本大器更始真庸奴漢官未復哥政除中興氣象非區區杞夏配天此其兆安用疆華赤伏符赤伏符圖讖始決封禪斷郊祀萬歲千秋累明主

稽古力

橋門觀人萬億車馬陳稽古力漢明禮師絶代無禁也忝竊真鄙儒孔孟終身老不遇令人千載增嗟吁

樹屋傭

大材不可維廣厦不能庇顛爲樹屋傭聊以卒吾歲昔不見两州豪傑徒自哥潁川吊客無乃卑安能不惠復不[illegible]終日不侯真見幾千嗟乎樹屋傭終日不侯真[illegible]幾

永安宮

吾觀昭烈帝諸葛忠武侯受遺託孤際心與天地誅帝曰君自取侯死以爲酧天也不祚漢賚此千載憂遂令衣帶詔更爲賊仇悲哉漢社稷孫子同一丘

司馬晋

莽操非二道曹馬本一揆云胡正統名在此不在[illegible]君不見春秋不予吴楚王大義欲爲天下防乃知[illegible]統有正變後賢於此去更張於乎暴秦此其類豈[illegible]五德推閏位彼隋堅者復何人盜得區區亦陰[illegible]嗟乎漢祖唐宗果有靈並立中原豈無愧

執獨夫

南北紛亂甚隋實爲之驅煬罪酷於紂誰執此獨夫惜哉太山客不識晋陽戈遂令禪代迹循復尊江都至人曠世見遭逢豈區區永懐貞觀治失之在其初

斗米三錢

脣亡齒乃寒假道先伐虢噬臍海上盟辨比南遂聚

歸燕京（燕京宣和中金人來歸燕京六州未幾分道[illegible]）

建隆日方午不照燕雲州宣和此何時車作貪夫謀

燕京不歸汴京失于嗟噬臍何足恤自方利口果前

車六里青山豈尤物

我隊求（[illegible]）

我隊求死即死進爲相安用此于嗟乎一綱不張萬

目弛天下中分此其始

過河死（[illegible]）

生過河死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英雄不死生滅

胡死作精衛終填波

後軍使（殿前後軍使施全邀秦檜有輿刺之不中捕斬之詔磔于市）

昨日肩輿刺今日藁街磔憤氣隘九州一死何足惜

君不見督亢圖上匕君不見博浪沙中椎西州豪傑

恥不附欲爲天下奇男兒

金字牌（岳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遂班師河南州郡復陷于金乃盡焦以守）

未飲黃龍府先悲金字牌英雄恨不滅血淚滿長淮

開禧詔（韓侂胄開禧中議下詔伐金未幾兵敗遂函其首以獻金兵始退）

靖康百世讎義在所必報開禧此何時而有堂堂詔

于嗟盍世勳忍使姦憸冒悲哉太師頭僅博狂虜笑

夾攻之議（[illegible]）

遼亡汴水渾金滅崖山圮前車昔不戒竟作神州恥

英雄千載心飲恨何時已

夜半檄（丁大全忌[illegible]）

國威重空頭敕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來忌器不

投鼠堂陛陵夷无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皇亭

然隆重

鄭監押

姦臣稔禍心流毒比鈎吻嗟嗟宋遺民爲爾塗炭盡

通天罪未盈拉脅骨須粉壯哉鄭監押奮義自肝腎

豈特報父仇竟以輸國憤

悲崖山

崖山高高可崩崖海深深可竭腥風軋地地欲摧攙

星觸天天欲裂于嗟乎混沌死乾坤別犬羊羣豺虎

穴爲古恨恨不滅何須更問精衛冤杜鵑血

擬 皇明鐃歌十二篇 有序

鐃歌我樂所以建威暢德爲風勸地也古盖有之近代柳宗元準漢曲爲唐鐃歌十二篇宋景濂復倣其篇目爲宋鐃歌惟兹典在我 皇明猶或未備臣竊惟唐宋之君雖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實不能以无愧漢秦秦暴起而誅之雖若勝於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夏斁彝倫而壞風俗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我 太祖皇帝應天而起以布衣提

三尺劍與萬民請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平江漢三征而有吳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殘元屛息兵威所加東征西怨罔不率俾盖不十五年而盡復帝王諸夏之故地爲億萬載无窮之業乾坤再造視唐宋實遠過之而其功之大且難豈不倍於漢哉臣駑下旣病廢无以仰酧遭逢萬一之深恩獨念繫術史臣未死之年宜有以歌頌鋪張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於无極而不敢以蕪陋解或者治兵振旅之際焉上雜短簫而歌之亦足以上昭我 聖祖創業之艱難而俯念守成之不易也臣犬馬惓惓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天旣厭元我 太祖起兵収復諸夏遂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諸路爲越天塹第一

天之塹險莫測天設之限南北 皇赫臨義以激復平地砥如石驅腥風織斯滌吁乾坤此再闢開我基肇皇迹億萬年永无極

右越天塹十六句句三字

太祖旣渡江遂克金陵改金陵爲應天府後十年而定鼎焉爲帝王都第二

維金陵帝王都王氣在昔今貞符上應乾德天改圖咨爾衆亂乃除我不奉天罪則俱徯我后后來蘇肇域四海民攸居三國梦六朝㷀湮之水枿之木孰華夷盡臣服正南面旦始旭

右帝王都十八句十四句句三字四句句七字

我師旣抜江州陳友諒夜挈妻子奔武昌爲猘之窮第三

猘之窮困反噬亡其窟穴宵乃逝武昌奔江州棄聊假息此焉渴堯跖不分逢者吠天稔其惡久必斃梟

傹心力恣睢狙狼性日睥睨拼在前死不避
右御之窮十五句十二句句三字三句句
七字
陳友諒遇我師于番昜湖相持大戰連十日
湖水盡赤友諒敗死爲番水赤第四
番水赤蛟龍驚地震裂天晦冥　皇威赫怒風嘯鳴
汝激水蕩煙焰青鞋山退保左蠡亟乘突萬死出一
生一麾邀擊萬舟橫飛砲碎艦流矢貫睛肝腦墮未
爲浪腥英魂毒哭纏結精魅魆跆漢龍升
右番水赤十七句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

字五句句七字
我師取淮安高郵濠泗徐潁諸州皆下之爲
長淮清第五
長淮清天日明狐狸遠遁鰌鱔驚眞龍奮躍鳳朝鳴
帝鄉咫尺豐沛幷北窮汝潁東徐青迎刃之威破竹
聲厥角稽首山爲崩天實授之人曷勝坐收夷夏驅
澶腥
右長淮清十句二句句三字八句句七字
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師拔其城執以歸
士誠卒死之爲克平江第六

維彼平江實雄南服控越負吳有川澤海陸曰太伯
遺墟我其作牧天厭夷德我罔爲臣僕維神器卒有
歸　大明升天爝火徹孰抗喬嶽怒鼓轟負險扼固
頑不知戒我虎臣　皇赫以怒齊雲樓崩白日翳十
萬降兵夜如沸壯心屹屹田橫墓
右克平江十八句二句句三字七句句四
字三句句五字六句句七字
太祖既克荊襄吳遂命大將北定齊魯河洛
燕薊秦晉爲復中原第七
噫嘻中原帝王自立孰壞我邊防虜盜以入上腥下

羶根蟠蔓絹惟天閔我人是用於邑爰整我師以挾
夏誅夷如救焚拯溺莫予敢私拔之塗炭帝曰洛民
有衽席安以熙彝倫再叙復漢官威儀
右復中原十六句九句句四字五句句五
字二句句七字
方國珍據台温慶陽降陰叛以海島爲窟穴
我師討而降之爲海波平第八
聖人出海波平越裳萬里重譯來庭矧爾海寇實我
邊氓　眞龍奮海若驚猶據窟穴潛其形恣睢睥睨
恣憑陵　天威赫叱怒霆聽不及塞心膽傾　帝哀

其愚有爾生爾肖不朽今須銘

右海波平十五句六句句三字四句句四
字五句句七字

八閩第九

陳有定據福建我師克取之悉定其地爲蕩

茫茫八閩惟揚之域昔惟蠻方曰玆上國是用版圖
服于侯職曷敢不來以比有德彼昏罔知安此反側
竊殘𥳑名爲鬼爲蜮惟吏奉天惟民之側既蕩既平
以休以息

右蕩八閩十六句句四字

我師取嶺南廣東西諸郡皆來附爲五嶺摧
第十

節彼五嶺限天地南維王化遠迩嶺實與參一夫倡
亂爲天下占蛇蟠蚓結乃不克以奄火嘯風炎民逼
於阽天授真人實秉鉞以戡我有虎士其視眈眈視
嶺若平地拔之笑談覆我南服以覆蒼黔噫嘻五嶺
如泰山岳岳維萬世是瞻

右五嶺摧二十一句十五句句四字六句
句五字

我師至通州元主妥懽帖木耳奔漠北爲虜
酋遁第十一

王師本无戰仁者不可敵所以牧野征倒戈攻以北
嗟嗟此中原腥羶久狼籍皇天實悔禍再造生民極
逐令義旗鋒克削空廬迹奔突夜不遑茫茫畫沙磧

右虜酋遁十二句句五字

明玉珍據蜀死我　太祖既登極其子昇復
盜王土天兵縛而取之爲執蜀通第十二

先幾首義原莛通捻奸包惡後夫凶隗囂反側歸竇
融隴右雌伏河西雄荆吳既定閩廣從中原廓清胡
虜空神龍鬼慄萬國同傾且據蜀窺蔡蠢鴟張狼顧

心憧憧根踏枋附爭華風桓桓虎臣氣鬱衝隻手竟
截峨嵋峰生擒老黠連癡童再拜稽首　天子功劒
閣西峙瞿塘東

右執蜀通十五句句七字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八

啟鑒禨詠二十四首 有序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說者以爲後之人又當以幽厲爲鑒推而極之三代以降若漢若唐若宋之所以底于亂亡者尤後世之所當鑒獨殷也哉獨幽厲也哉夫有國有家者之所當鑒固非一端然而莫先於女寵莫甚於宦寺莫大於姦臣是三者要皆陰類恒相依倚附麗以爲腹心羽翼而國之凶家之害未有不由之者故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以小往大來爲

泰大往小來爲否蓋陰陽之往來消長實國家之所以治亂存亡而世道之否泰關焉於是而不知所以爲鑒可乎雖然害人之家未有不反害其家凶人之國未有不與國而俱亡者然卒之往往甘於覆轍之蹈而不知止焉於乎是三者之鑒又豈獨有國有家者之所當知也哉作啟鑒禨詠以告于世之人

有施伐 末喜

色荒萬古戒祖訓一朝圮乃知有施伐竟作南巢死

牝雞晨 妲己

小白夜染血鹿臺朝委塵空悲亢龍悔无復牝雞晨

積聚藥 褒姒

萬方故不笑一笑須興戎可應箕服禍都在積聚中

人彘 呂后

宮中雉爲牝廁中人作彘白馬桂誓天赤龍幾墮地

禍水 趙飛燕

妖精方入地禍水已滔天何必新都莽哀平短祚年

王政君 元后

誰遣稱居攝分明已即真卷卷一璽擲笑殺婦人仁

夕陽亭 賈后

夕陽謀始創典午禍方深不待都門嘯中原已陸沉

光宅后 武則天

禍極女媧慘姦深呂氏謀分明麀聚李莫怪牝爲周

新臺妃 楊太真

春老華清宴門深羯鼓聲新臺高百尺不見范陽兵

始漏師 寺人貂

軍國阽危地貂璫作俑初剱誰思斬馬罪不到多魚

生隱宮 趙高

世豈无尤物天生此隱宮馬方嘗闕下鹿已失關東

十常侍 張讓等

功嗟十九侯禍慘十常侍孰知狐鼠亡竟爲城社忌

觀軍使 魚朝恩

何物觀軍使能忝節度權相丘直隨地唐祚幸由天

甘露變 仇士良

膏肓无善藥甘露本狂謀恨殺太和主甘爲獻報羞

蟆頤津 田令孜 孟昭圖

紇干山上雀蟆頤津下魂悲哉唐社稷相見可无言

媼相 童貫

北伐誰挑虜南奔直過江忍令媼作相竟欲否无邦

桑雍 趙孝成王客

但見桑有雍不識桑有蠹乃知姦佞臣賊君非細故

奇貨 呂不韋

奇貨誰能致千金不惜貧宮中方入楚天下已非秦

笑中刀 李義府

欲開天下禍先著笑中刀不有登瀛士誰參定策勞

立仗馬 李林甫

立仗頻勞斥臨風不敢鳴千金誰所致一飽故爲榮

色如藍 盧杞

竄見白面虎莫逢藍面郎生奔奉天駕死懼郭汾陽

公相走 蔡京

日薄腥風暗天低汴水渾未論公相走可念靖康奔

議和 秦檜

野史禁能設國史世還修獨有議和策不刊君父讎

賈師臣 似道

宋曆終三百師臣信少雙金虎監方拉廁韓虜已吞江

台州禊詠二十六首 有引

台州禊詠詠台州之故跡也故跡有以地而名有以人而顯者自有此州以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寂可爲勸戒者隨吾興爲詩以風詠之曰台州禊詠詠之所未至者將後之人有繼焉於乎不有千載心曷足以語此

天台山　在天台縣北以其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而郡亦以此名云

天台山高高極山中去天不尺尺台星下射扶桑赤

羽旗飈爽招不得至今傳者神仙宅君不見周靈盧時生甫申峻極者嶽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極作鎮東南比天脊屹立乾坤自開闢

靈佑祠　在郡治後山祀屈僕射晃晃在孫吳時諫廢太子被適于坦有靈異郡祀爲城隍神因追封晃爲靈佑侯祀焉 晃字光公

前星拆吳鼎分將軍不諫僕射諫叩頭流血聲云云君不見奚齊亂晉胡亥亡秦誰爲死報國不作生負恩於乎僕射吳純臣吳純臣我台始千載台人我應祀我憔祀曰祀光公不祀坦子于嗟乎靈佑祠忠諫恥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塹守之賊不能犯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死

隆安亂賊勢蓬起八郡三吳盡風靡誰着中流海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圮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靈鳳山　在寧海縣南晉末有梅盛者爲章安令知晉將亡即是山隱焉有靈鳥降其側宋文帝下詔褒之盛上表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

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今有梅長者祠

峩峩靈鳳山上薄青天起下有長者居高風屹相峙永初果何時鳳鳥亦集止褒詔是則然覽德云亦爾長者非宋臣食薇甘餓死亦有東籬花嗟嗟晉徵士

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爲宰相與褚遂良諫立武后高宗怒出爲台州刺史尋移庭州突厥入寇奮拒以死曰吾雖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責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願宰相生願爲刺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无幾台州不死庭州死宰

栢之責君塞矣
孝女湖　在寧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
嫁孝奉其親親好湖水湖水距家五里日汲以
供親歿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陳長官祠　在寧海縣學西五代時錢王鏐欲
增州縣賦長官爲縣令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
今祠焉
我聞晉陽守不肯爲繭絲晉國卒有難倉卒以爲歸
嗟嗟吳越鏐虐民以爲媢長官不加賦竟爲民死之

吳越已無土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囊之亂牧守皆遁滕
尸曹膺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勑賜其廟
曰義靈台人至今祀焉
剸寇徧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遁閫帥不敢當
尸曹膽如斗勇氣勃以張鳩兵作忠義誓與城存亡
竟亦挫睦臘何止礫師囊我台實再造此德焉可忘
惟應義靈廟百世奠椒漿
金鰲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伯二十里宋建炎
中高宗航海幸焉

海浪高拍天神州半沉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目
洛學始　石南康子重與晦翁爲友南湖方山
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門至立齋丞相又以其
學授之玉峰於是道德文章台爲獨盛台人稱
知洛學者實自南康始
洛學始開我台天與浙東提舉來洛學始石南康南
湖不閒方山蒼立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來勢相峙
南望武夷不盈咫淵源直接洙四溪洙泗溪洛學始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丞旨張說奏請置酒
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說附奏之

陳迯不來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
爲之愕然
獨不至客輟觴樞密劾奏強侍郎獨不至夜已聞天
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幸生可奈
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
至春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
仰給焉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于嗟泰山一毫芒爝
火之光日月光安能一挽其虞黃帝力皡皡民皆忘

三山女　三山賀氏二女長年十九父溺於水與其弟瑄號泣江上求之不得俱投江而死後三日潮上二女與弟果抱父屍以出里人哀而異之因立廟以祀稱二娥焉

饒娥楚江湄曹娥越江涘千載赤城江更有三山女

吳上客　陳宗儒尚節槩吳丞相堅延為上客說堅曰道不行志不遂宜早退吳不肯遂拂衣去吳後卒降于元

吳上客歎忠臣忠臣不去上客在若為賣國兼殺身殺身不足惜賣國當奈何于嗟丞相愧客多九原莫

聽田横歌

我獨行　杜大卿滸嘗糾義入文丞相幕丞相使北軍被執諸客无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於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先羅雀又不見田横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伯丈夫昂昂七尺身那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在只識田横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文丞相自揚州浮海至張哲齋家約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豪傑聽命後二年張弘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摘得之哲齋曰其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壁間檄海上語直為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旅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為宋民死為宋鬼

洋橋水　進士王珏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洋橋水死之

洋橋水風救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洋橋水

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之杜思絅妻也歸杜四年而寡遭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兩遂遇害其妹宗[illegible]妻王寂亦皆赴水死

莫殺我我從我從姑地下我姑衰未脫我夫身已寡弟有妻妹有姐地下真魂結為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與禦之戰于白楓河死者幾伯人賊勢益張仲廣憂憤成疾而卒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澎湃蛟螭夜泣於忠魂體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兩岸高峨峨君不

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街冤石

待隘盜　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刦屢以大義勸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譖于谷珍使盜待諸隘而殺之

鴟鴞張悲鳳凰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君不見棘門盜能殺春申黄又不見賓應盜能殺輔國王于嗟爾盜何不解殺樞密郭更殺丞相方樞密郭丞相方百世與爾誰流芳嗟嗟先生今不亡

剖瓜刀　王揆爲潘府教授訃聞妻董氏方剖瓜輙引刀欲自殺衆救之因潰亂不食死

瓜剖不復完夫死何時還夫死妾亦死不死竟何俟持刀君莫遮君不信有如此瓜

首躍地　詹烈婦鄭氏元末遇兵欲汚之婦曰寧殺我遂殺之其首至地凡三躍

烈氣死不滅上與青天薄君看斫頭女及地更三躍

色不變　齊義妻郭氏義以罪當適郭度不能返送之郭門外顯天以哭竟赴水死收其屍端坐水中顏色不變

顯天急赴水端坐色不變乃知烈女心能與顏皮戰

倭登岸　洪武中倭登岸民皆竄匿陳頻母篤病且老顛頓毋走山谷中力不勝追及之母曰我死在旦夕汝无戀我頻不忍遂俱遇害

倭登岸毋登山毋足不任兒力艱兒死在前母在後于嗟萬古日只照江華不照陳頻

好秀才　郭士淵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某所忌譖殺之我太祖既而覽其文恨之曰把我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備極慘毒

好秀才都壞了甘老奸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盍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爲悲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滂沱零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劒光血夜夜衝斗起

松溪淨稿卷之三十

四月四日下緦山有感呈太守叔父

一笑匆匆欲下山倦來還倚夏闌干花飛有恨傷春
早雲亦何心出岫難歧路滿前皆絶足海天終古此
頹瀾樂靈菴耋暑巷依然在脩竹清陰且耐看

再宿會賢總亭有感

酒酣聊復臥虛亭芳草門深晝不扃已愧羈離非地
主敢煩呵護有山靈年華最苦風前燭世路誰堪水
上萍一笑邯鄲春夢在軟紅塵裏幾時醒

讀易

俯仰乾坤此太初分明萬物備於吾看從註脚三分
火悟到天心一畫无須信假年堪卒學是誰滴露
研朱義皇世遠非今日龍馬何能更出圖

纂修命下黃亞卿世顯李學士賓之連以書來
勸且示以諸公論薦大畧愧感之餘聊此奉答

坐老空山歲月侵不知天路有升沈百方重荷殷勤
勸一念應慚痼癖深淺薄可堪污薦牘遭逢終亦愧
詞林撫心尚憶平生在病骨區區恐未禁

舟中苦熱憶敬所

大雲推日忽中升酷暑无端一倍增欹枕半眠心欲
醉短蓬低軋氣如蒸不知捍雪人何似却怪趍炎我
亦能愛殺秋山山外路舞雩誰共好風乘

共黃礁叔談五月十八日事有感

黃礁江口章安渡海浪如山十丈高何限居民千百
姓泣天呼地夜嗷嗷

六月二十九日喜雨追次黃山谷韻寄王秋官
存敬

村北村南皆旱塵出門幾望西郊雲山巔半死龍作
祟田骨盡枯魈折文邑剌此時不將雙舞愛深前日莫
如熏醉來便欲擊社鼓誰爲更招南郭君旱至是四十日矣

太守叔父新樓成次陳敬所韻

萬壑風煙畫不成小樓誰占此真清百年隱几有餘
地一笑凭欄无限情莫更乾坤夸勝槩且從溪谷聽
彭觥放教竹下還三徑已共沙鷗野鶴盟

次逸老堂分韻詩留別諸公

出門心已付盟鷗萬里何能復浪遊恨向別離仍爻
老眼驚時節忽逢秋素餐每憶河橦恥多事誰須漆
室憂最是漢皇真有道不妨痛哭涕還流

右憂字

莫難如屠龍莫苦如食肩偉哉爵子乎悲矣孔文舉
苦者誠莫當難者乃易與豈不聞錦繡不如布褐膏
粱不如藜黍

右與字

山莫峙水莫駛山峙易摧水駛不止頹之萬年緩行
萬里君不見塞上翁東門李失亦何憂得何喜天有
經地有紀人道與之相終始何須更問蚊負山犀辟
水

右始字

丈夫行出門直以身許國致君堯舜上大被斯民澤

何期中道艱恥爲利名役耿耿一寸心前瞻後无極
惟應架上編庶以窮吾力君看此路岐茫茫竟何益

右國字

次再宿緦山韻奉謝秋官諸公來過

一笑空山舊雨亭爲君還啓白雲扃早栖已分鳳不
至淺水敢言龍有靈鏡裏勳名誰黑髮匣中星斗此
青萍百壺且共今宵醉莫更逢人問獨醒

再次前韻贈别王秋官

莫上勞勞送别亭繞天離思不堪扃車輪安得夜生
角祖軷忽驚朝有靈在世此生皆幻夢出門回首即
雲萍一盃直笑陽關淺愁正濃時酒已醒

北上奉别太守叔父鈞心諸公

再拜匆匆欲别難離腸直愧酒盃寬起逢一盛世恩
終忝老向空山分所安奔走秖堪供歲月路岐何敢
問悲歡一川風月今輸却留取幽人仔細看

游靈邑謁杜清獻公讀書處今名杜家村

欲飛神不住未到眼先明山豈過江好心終背郭清
村名猶杜曲相業自端平再拜吾何敢悽然愧後生

與葉太守諸公登巾山追次陳剛中先生韻

爛醉須從絶頂歸漫尋秋草剔殘碑江山不見有窮

處混沌誰分未鑿時獨立且隨天地老浮名休問古
今誰出門一笑君應識高興平生不在詩

哭陳士賢方伯墓

索索西風正可哀丘原極目半蒿萊不知淚爲才難
盡還使欲心隨世降推一代勳名終坎坷百年岐路幾
遲迴丹崖院裏清風在貪懦猶堪激我台

早行有感

隔水人家語前村雞犬聲月星猶黯淡晨夜未分明
坎坷路岐在倉皇憂患并吾行亦吾止愧爾僕夫征
是夜誤於僕夫二鼓輒行

天台道中

[illegible]溪百折迴亂雲深處是天台馬頭消息君休
[illegible]也當看山一度來

出門一笑欲褰衣華頂峰頭半落暉怪殺平生山水
癖陽溪[illegible]夜深歸

假宿東陽尖山周氏主人辭焉

旅舍匆匆一宿難也應慚愧此空山丈夫事業真堪
笑開口平生說萬間

戲贈古直

絕代風流此老孤乾坤踪跡半江湖不知今夜尖山

裏欲借東陽一榻無

謁忠文先生祠追次先生舊韻

太息青氈老當年此灌畦渭車方入上周道已興西
魯雩終辭漢封茅不到齊惟餘文塚在千古說幽棲

謁麗澤書院

師友淵源地精微心法存功應吾道最名豈此邦尊
日月容光老江湖秋水渾辦香須再拜小子復何言

謁四賢祠

再下四賢拜永為千載模婺星最啓浙宋嫡世傳朱
正學名稱大鄉祠禮數殊獨慚登祔地吾道半榛蕪

[illegible]

南望青蘿山

南望青蘿山峩峩蹴天起上有千載人高風屹相峙
懷哉傷我心莫問侯城里我行再拜之潸然隔秋水

登嚴子陵釣臺次陳公甫韻三首

江上好山青欲老江頭流水不西[illegible]萬年風節雲霄
上一代君臣朋友間[illegible]皆此道許巢之外更
誰班雲臺不足三公地[illegible]坤自在閒

從來[illegible]果堪疑[illegible]自知千載未分周黨
毀幾人不愧[illegible]西京儒者節竟爲東

漢師江水雲山看不[illegible]老更無詩

便非物色也難藏[illegible]毋白光不識真龍誰矯
矯直教對鶴自昂昂[illegible]跡林下十年夢感慨平生一
辦香惟是三公真不換白頭羞殺老馮唐

登孤山追次東坡韻

逋仙老去孤山在天地誰堪看此奇莫怪寒梅零落
盡近來風土不相宜

謁岳王墳追次東坡韻

細雨平湖陽斷岡水光山色有無鄉不知葛嶺今何
日且向墳前拜岳王

過兖州界見台船有感

舟楫幾時休濟水南來尚逆流閩俗未能覩漕
船猶喜見台州放歌笑我非前日傾蓋何人是
舊識殺路岐三十載風光白盡少年頭

發濟寧更鼓

船底愁人夢不成船頭更鼓太分明傳呼一路先開
閘口是巡河御史行

次韻答王和州

強扶醉眼一登樓見[?]西風北雁秋世路滿前堪白
髮故鄉何處是丹丘浮生笑我真成拙老景如公百

不憂獨有詩情花鳥在春來時復寄深愁

望容城有感

英夏當壹義大夫力將多病謝安車瓣香千載還堪
笑不拜容城拜草廬

謁樓桑廟

倉皇衣帶詔辛苦武鄉侯西蜀分王地中山舊跡秋
蛟龍曾失勢魚水故相投千載英雄淚還同沛水流

聽趙錦衣恭談遼東事有感

自說遼師蹀血廻歡聲一路夜如雷不須更問文鋒
地親見穹廬被堵來

聞西涯謁選有感

一官落落祇堪羞又向天涯歎白頭最苦窮年悽惻
地聽人騎馬拜松楸

元旦用東坡韻

夢中岐路年年別醉裏風光色色新後飲不辭長健
酒得[?]直愧故園春未衰眼已慵看曆不死心猶欲
競辰從殺兒童誰笑地一天陰霧正愁人 是日大霧

用除夕元旦寫懷韻奉答西涯祥後述哀之作

中庸制在頂[?]古罔極天高欲報誰忍死竟深烏鳥
恨相看休問蓼莪詩无端浪跡真萍梗最苦傷心是

歲時昨夜夢魂家萬里夕陽荒隴不勝思

次倪青谿亞卿祫祭韻

日華初動彩烟銷[?][?]下紫宸[?]殿廟特尊終獻
[?][?][?][?][?][?][?][?][?][?][?][?][?]飲歌成美
頌　一祖五宗相望地敢將功德紀唐堯

再次前韻答[?]師文[?]方

[?]總[?][?][?]相[?][?]風休笑[?]花華文承分在今三
世迂拙天教自一家[?][?]此心相[?][?]不妨多事限
官[?]中[?]地望中朝誠汗竹勛名[?][?]天涯

齊[?]有懷諸同年

十載重來兩鬢霜眞盤元定舊鄰房相看敢作忘言

地不樣舉忠少日狂燈燭影潾生死恨鄰路歧心

昔夢遇方州纖仲在觚之八人指譎詽夫近一人聯覺來忽

報道創又是披衣一日忙

齋居獨坐用前韻吹尚大常青綺襖侍

聽長髮後半宵恍疑仙以下步一天星月眞如

洗滿地風少不作狂人已僻月湖在律途恩與宋

郊坊自開作微官笑奔走兀兀從忙

謝老先生

十里蒼波郭外風亂雲迴首是江東半生久已天教

挑溪　卷三十一　廿一

病一慟誰期此拜公淚盡西州春共老夢深滄海夜

難終祇應萬古豐碑在盛德殊恩總未窮

冊次前韻哭李老先生兼謝賀之

百年耆舊此風雲自西飛在世幾回醒夢

別蓋棺今日非公九原我已知无憾五福天誰與

考終莫更拊琴不成調向人嗚咽恨難窮

戲別燧耳

太息當年燧耳功便應拋擲向東風多情莫作班姬

怨今日炎涼又不同

莫笑還遮兩鬢絲老年心事故遲遲不妨用舍隨人

意去燧平生只自知

李西涯作白髭問答篇予髭白久矣愧不敢復

問聊借韻代答以廣未盡之意

吾聞宗廟序齒先以髮吾生本髮類人也焉可缺

相爾又老成庶保此明哲不見殤者流閱世乃一瞥

雖有聖所貸何能補絲忽我白君勿憂我白君且悅

斯理諒則然以答為兩

既乃思之以戲愧不敢當復借問髭

韻以答之

我髭豈獨白我白此其時所差百无成愧此頷下髭

挑溪　卷三十一　五

髭白勿我戲戲言出於思我心我自信豈君髭不知

及此辛未白奮發各有為悠悠百千載不朽今謂誰

原壤豈不老回也非期頤

得家書有感 二月初六

亂愁飛夢入驚猜海北天南日幾廻莫把平安容易

看兩年剛得一書來

百過書來百過憂半於心曲半眉頭從今學取胡安

定只看平安兩字休

二月十日齋夜有感 十二日春分家中祀先之期

獨客齋居意不歡一燈相對坐忘餐敎存敢謂神无

主越在空慚祿有官舉眞禮曽親付託采蘋心許共
清寒可知白髮還鄉夢行盡江南路轉難

再入　經筵有感

講聲春蓉雜佩環拜時猶得近　龍顔七千里外新
恩命十五年前舊侍班豈有涓埃增海嶽敢於毫末
望丘山極慚醉飽雍容地又送夔龍退食還

二月望日雪

朝罷歸來昔客眠馬頭春色轉堪憐隨陽錯報經年
雁剩雪猶深二月天驚犬吠人疑北越凍雷崩石憶
西川川元年十二月四川雷震梁山崩閉門只合頻呼酒莫問霜毛白
滿顛

山陵陪祀次李西涯學士贈行韻

莫笑紅塵匹馬遲好風珍重爲先吹前二日大風　世途再
涉曾非夢　陵祀重來敢後期白髮忽看驚歲幾青
山應不記吾誰會總亭下松楸在奔走空慚節有祠

宿劉諫議祠有感諸公壁間之作再用西涯韻

漏轉山城獨坐遲一燈明滅幾停吹齋心儼覺神如
對春夢空憐夜作期五度客來須笑我百年人在定
應誰壁間敢恨題名晚淺薄終慚諫議祠

謁狄梁公祠次程少詹克勤韻

力盡千鈞一髮微立朝誰道我公非斡旋功擬酹三
聖禰高祖廟太宗匡復心終到九闈天上牝雞驚欲老夢中
鸚鵡折還飛偶憐赤手虛濡日又向空山共落暉

至長陵望茂陵有感神時併陳西敗殿

北門誰築此幽都形勝天開絶代无四塞河山歸
帝業萬年陵寢識　神謨鸞驚清蹕還馳道痛憶遺
弓在鼎湖望斷六龍新蛻地九疑何處是蒼梧

侯祀諸陵

寂寞風色夜凄凄寢殿門深接御隄九陛　神靈天
陟降五陵燈火路東西星辰影動千官合松栢聲寒
萬馬嘶奔走小臣今白髮報恩无地獨含悽

謁侯城里有感

欲向西風酹一尊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冨過寃詞
燭千古名留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三子孫今亡一[illegible]
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呑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二

曉發昌平遇大風有感

飯罷山城聽曉鍾客途歸計已匆匆蔽空欲作漫山霧盪日先驅刮地風老去路岐還似夢向來天道定誰公不教倦眼看春去又是郊行一度空

東山高臥圖次韻

手中莫笑倒持笏壁後還驚别置人可是東山高臥地從容元亦有經綸

東山一起淮淝捷談笑胸中百萬兵不識書空何似者也教天下望蒼生

哭陸晉儀太常是日齋宿

空江月色宛如新别夢悠悠忽愴神淚盡不知辰日已書來却恨耿蘭真交游一代終慚我物論中朝尚幾人春雨堂深遺草在太平勳業此經綸

西郭奉待李西涯

晚涼西郭愛招尋報道殘紅已綠陰老去斷无騎馬興雨餘剛辦賞春心百年世路誰三昧一日閒行抵萬金見說小車高閣外好懷時亦費長吟

春歸

一夜東風綠滿枝曉鍾无語立多時夢中白髮空慚我頭上青天欲問誰未定是非他日見最先消息此心知不須更作春歸歎客路倉皇亦後期

得家書有感再用前韻

忽報寒梅隴上枝馬頭風色莫春時青山自信今猶昨白髮休疑我是誰門祚光華諸弟在宦途情緒病妻知夢魂夜夜南飛雁莫遣平安誤作期

次陸廉伯莫春韻

十分春色有无中看盡飛花過眼空誰復可眠猶昨夜最難相負是東風隙光有恨憐虛白塵土无因隔軟紅誤美石梁橋上路碧桃催發去年叢

先妣忌日有感

客懷寥落轉難憑淚盡天涯幾濕膺役苦終身仍此日恩慚罔極報何能鬱衰路憶三江險生死愁添五內崩十六年五月聞先人喪六月到梔仍聞先妣訃白髮辛勤九膺地課兒親共緝麻燈

次韻答西涯石棋子歌

吾聞袖中有東海海中之石何磊磊人言此石堅可碎首碎且方終不二老般何年規以員朱墨更作旁字天真既鑿元氣分混樸何以无為量中流浪憑祇柱隥床下每驚牛蟻群誰其補天叩天閽祖鞭一

着先劉琨石皷岐陽久絶響五石居然失精爽縱令具眼如九臯牝牡驪黄亦其髮君不見交加碧玉珊瑚柯石家不少王家多一朝湯覆了无迹坐令平地隤嵯峨規方作員君勿笑紛紛局戲當如何千嗟乎紛紛局戲當如何

次盧希哲進士雨中趁朝有感韻

苦憶田家舊業忙一年春事又分秧吹竽例且隨人後作舍心終愧道傍未解微風辭燕雀敢從清漏誤忩房神仙莫恨猶官府脫屣誰能更絶糧

石鎮紙次韻荅西涯

鄭老䑛書屋堆葉䑛屋風來少停疊誰其鎮之石作山未數玉蟾聯晉帖平生頗恨㒷黎翁論功不與毛生同賞不酧勞翁所歎此石無封為鎮東輕重何年失其制左右低昻任人意石也何心亦徇時區區用舍非吾致乃知天下本无事庸者擾之真局戲清淨曾收百戰功紛更枉作三經字不然稜角消且磨和光自說平不頗南山不崩石不爛此道落落今寡多持之贈君衆所笑感君意氣相唯阿傳家什襲比至寳於乎石也吾如何

約西涯遊西山

百年消息此區寰一笑紛紛幾觸蠻身正健時須載酒興堪春盡也登山是誰白髮能容老向處黄金得買閒十載江南回首地夢魂猶在有无間

華嚴上洞次西涯韻甲辰戲西涯[illegible]炉登以詩寄予

洞門高處遍諸天下界如聞別有仙後到竟慚黄石履快登誰着祖生鞭紅塵路憶三山隔太華峰疑七澤連欲就石床眠幾日却嫌身世似逃禪

西涯先生以詩來慰次韻奉荅

萬石驚看一索懸紛紛誰說是真傳不才冒敢尤天覆多恨空教望月圓心到苦時先自覺愛當深處也須偏白頭何限銷魂地讀罷來詩更黯然

哭大司馬王公度

萬折河流百折灘極天西下幾頹瀾坐令黄髮遺黎叔无復蒼生望謝安折檻力窮神在劍發棠心苦怒衝冠丈夫事業今誰是七尺鬚眉共蓋棺䮄䮄䮄䮄

聞亡妻孔孺人訃

一封書在恨千端九曲迴腸百結酸禍烈自天那敢問命窮於我故須安愁添歲月妨多病老向江湖愧此官最是傷心兒女地客懷今日十分難嫁天飛禍太无端曲直分明故作酸恐復夢魂勞太

上不禁兒女憶長安九衢泥淖妨蠃馬兩月盤飧轂
大官病裏心情吾自識莫教人訝出門難
默坐中朝此恨端爲誰淸淚復悲酸飮教醉後千鍾
好睡得濃時一枕安閉戶不妨稱避暑慵朝先合比
休官遭逢尚憶恩私在一種心情兩倍難
欲究窮陰未有端謾增炎暑入凄酸室家以我眞成
毁風雨如山敢望安伏枕每驚多病日倒衣終愧早
朝官也知末路皆棋局老向人前看着難

窮奇獸

窮奇獸能噬人齧人必忠信看復謂好佞親窮奇窮奇

天生爾性任爾眞吾不爾怪何敢嗔何敢嗔蝮蛇在
宥西踣麟

水大至再用前韻東西涯

駭浪掀階半軋門敢論沈溺與浮盆人間滄海應難
受天上銀河莫更翻我已无家堪蕩析民今何處是
流奔潮廊尚憶羅容地　寵賜還應得上尊

撤網圖

一網復一網水底无剩魚吞舟者誰子奮鬐摩天之衢
君不見跛鼇昂昂世无比一日棄之如犬豕

立秋

立秋未三日已覺秋意深慼慼庭戶間兀然傷我心
我心豈憚暑秋至故蕭森炎涼本天道敢作悲秋吟

此心二首

白日青天只此心此心誰古復誰今豈蓋未可輕千
乘枉尺終須愧直尋
欷歔執手亦蘩文操筆欣然始是眞看取此心端的
處不欺天也是欺人

白日鼠

嗟爾白日鼠公然走跛跛爾也本陰類及晝恒畏人
何年易爾性不畏人怒嗔殘我書冊旋及吾冠巾

暴露動萬狀孰辨夜與晨我欲灌其穴穴壞與墻親
我欲熏以火未及徙我新[illegible]兩无策爲爾徒嚬呻
悠悠此蒼天敢謂誰不仁

悲秋

坐着明月下西樓不斷砧聲萬里愁長夜可應誰待
旦老年今已怯悲秋極知世故皆黃葉敢向人生怨
白頭青海碧山无恙在也須慚愧此盟鷗

次韻答呈存敬秋官戴師文職方

十年重辦早朝裝尚憶閒官是病坊豈有微勞裨盛
代獨慚歸學遶空堂世機可着誰人拙民疾今无古

說地談天半有无駭風奔浪剩鴉湖直看絶學今千
載壓倒先從太極圖

望吳王允達中舍 允達以應致辭于濟召

忽驚病勢入阽危客路倉皇壽莫支地阻豈勝南望
哭天高空負北來期英豪自昔元非偶江海平生幾
舊知看取百年忠義澤可應人定是何時

世路分明百折危病餘筋力幾能支僕夫敢望趙延
嗣吾黨終无鍾子期何者今堪由我立此生心只與
天知虛名到底飜成誤論薦誰言是達時

次韻奉待劉大參時雍

舍舟策馬憶先登萬里看君此奮騰鵾鵬路遙名在
簡隈臺天近價須增欲窮汗竹心仍苦未熟黃粱夢
已曾慷慨十年傾倒地不妨還共夜床燈

次吳匏菴原博過西苑韻

平步分明是絶塵十洲深處渺无津漏聲盡下通西
掖御氣秋高溥紫宸天上風光元隔別夢中岐路幾
紛綸極知供奉非前度白髮重來愧小臣

庭竹爲風所折再用原韻悼之

一夜顛風凍雨霏強扶枯竹自相依孤根合向此中
老生意忽從何處歸不死猶香甘寂寞復淍无力鬪

芬菲醉魂地下如堪酹斗酒吾[illegible]

再次煖耳韻二首

病骨難禁瘴海颸十年心與鴻[illegible]辭　分恩敢擬戎
貂貽遂敎真勞具馬騎[illegible]應屈宋別調文今豈
服問時將巾尚憶風流在欲知淵明漉酒詩

短髮難貂帽煖颸病餘何敢若寒辭[illegible]裘不用臨朝
賜披馬元堪出塞騎誠得幾人猶在望　宵衣一念
此何時春明門外天涯遠誰獻幽風七月詩

姜尚書久侯來白先生未能入見次韻奉懷

相期人在大江西幾向秋風憶解携萬里到翻嫌地

隔五雲深不礙天低夢回錦字寒无雁吻渴金莖夜
有齋海內紙今皆浪迹雪中休復歎鴻泥

甚古直至次吳匏菴韻

短髮蕭蕭過六年絶人風度尚[illegible]前功名盡付三盃
酒身世長隨萬里船我憔悴懷猶几硯天教閒與豈
徒然紙應他日桃溪上回首雲泥道隔懸

次匏菴謝用騎字依韻奉答

凍鱗冰鬣動虛飄遊僚何年是永辭變化幾騰隨浪
躍飛騰无復上天騎絶憐[illegible]爾登盤日不是豪雄跋
扈時昨夜秋風漲未歇幾人曾識乞靈詩

次韻劉大參時雍寫懷之作

誰屹中流海浪西極天東望蒼溟迷處逃共是亦鄉
枕評品空勞月旦題麟角鳳膠奇始見岑樓寸木本
難齊百年岐路君休問一笑寒江看鬪雞

歲除有懷東西崖

擬從東來做從西一燈明滅酒杯前放懷直動无窮
世過眼空驚第幾年獨坐乾坤天地老卜居深許古
今憐分明記得江南路添香秋深酒百田

讀[illegible]傳有感

極目雕風盛羅綸向千載此何人若教剩得遺東

地敢爲先生歎不辰
東帛何心抵死辭乾坤落落果男兒平生恨殺滄江
賦不似南陽兩出師

再次前韻二首用吾西涯功成之說

世路紛紛幾未頭却行何敎更求前消埃未盡[illegible]
志消磨空餘犬馬年感激惟　明主在蹉跎[illegible]
故人憐功成設作[illegible]從來有海西
待得功成白[illegible]
地册到終慚[illegible]
惜憐黃金[illegible]甚得到[illegible]

暫輟二首

老態先從脚上生摧頹敢與鬢毛爭不知冷眼誰留
得看盡人間得意行
百事蹉跎老即休儘將身世付悠悠病來猶喜能酣
睡消得平生一半愁

元日在告有感　弘治三年

歲逐殘燈夜半催又報春聲入瑣闈強欲追趨慚病
力敢忘咫尺是　天威遭逢地位光榮在感激心先
拜舞時似好太平新氣象十年重覩舊朝衣

次韻西涯元日早朝

白頭重許上鑾坡治象親看入泰和圖報地慚今日
晚感恩心比向時多物華慘淡春猶淺凍色依微水
未波見說六龍先出海亂山深處是天河

重修黃樓歌

澀淵決彭城沒城上水頭高丈八誰哉誓與城存亡
百萬生靈命如髮近聞再決古汴州　肯衣重起宣
房悲預防豈合先下流伏勝且復修黃樓黃樓高洪
河縮怒驚遷避蛟能伏誤疑砥柱西極天坐閱帆檣
東走陸君不見担山巫戲馬臺英雄留置安在哉落
日凌風對草臼解香獨上黃樓來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四

玆道

今古仍玆道乾坤別是家未須論納牖且合自緝牙
往事看如此吾生會有涯誰能不終日默坐一長嗟

出門

吏報何道路心驚拜入官踪跡妨病久胆怯出門難
志被塵沂世自然憐發客情尤稱苦元坐更凭欄 [illegible]
病怜舐犢愛不知談虎傷老懷誰惜戚客路更禁當
江海仍頹浪桑榆幾末光秋山休獨摑留取舊滄浪

春歸

病來无力鬪春芳又爲春歸一斷腸花落不知三月
暮夜寒還怯五更霜 [illegible] 鋪敘戲蝶閒撩亂尚
憶東君自主張莫更悲秋 [illegible] 裏幾斜陽

送王存敬太守得翁字

忽報秋臺五馬東別離情與酒匆匆一麾未覺蘭南
遠千里先驚薊北空清渭濁涇元自別麽羣草甫久
須公甘棠樹老西風急今日人應拜岳翁

次韻奉答太守叔父

迂踈久與世相違進退分明失據從環道病堪前日

甚故園天遣幾時歸素餐未了痴兒事白髮敢論游
子衣白笑吹竽今更拙知音休訝昔人稀

觀發仗馬有感

立仗[illegible]幾憑誰作虛聲 [illegible]
次[illegible]許于余行此馬從來不肯鳴

西淮以海榴見假次韻奉謝 [illegible]

世人愛花不愛樹每恨花飛春不住花飛不返水東
流寂寞芳心竟何處紛紛紫陌塵滿途看花誰說劉
郎徒誰能愛花不愛樹却笑我未能忘吾君家海榴

珊瑚株詩成每璧榴皮書識君非是愛花者雅與自
與情不踈持之贈我清可掬顏類吾生不拘束何須
更着江南枝便合我軒清也足千嗟嵩華真浮埃胡
爲對此成徘徊榴也終當返爾璧一笑我知元倘來

楊貞婦

萬里春皐歸骨地百年辛苦到頭時老天可是憐貞
節許地佳孫復見兒 [illegible]

留別西淮諸公

路岐何限此多端却望南雲更渺漫青眼恨深千里
別白頭名愧兩京官從移可是還山近感激誠知報

路岐南北幾鉏后燈火无端又澤宮蹤跡此生隨地在夢魂中夜與天通起從病廢終慚我生向交游正憶公恩苦未酧歸未得小山落盡桂花風

謁 孝陵有感

萬年腥穢此祛除尚憶清塵避屬車一心河山開國地五朝陵寢奉祠初廟謨賡斷真天錫鑯馬晨衣儼帝居白髮小臣慚再拜報恩无路只欷歔

致仕命下喜而有述次舊韻東定軒

明時誰道乞身難 聖德真憊似海寬試可未能期月報得閒終愧此生安不妨浪迹從人笑已識山靈

為我歡珍重太平勳業在百年須作萬年看

再次前韻

紅塵十丈到應難海上青山百詠寬歸計地偏生處樂老懷天與病來安直知荒徑花猶在未了牽衣稚子歡怪殺淵明多事甚白衣還待笑相看

再用前韻寄贈太守叔父

冒炎歸路不知難濁酒澆[illegible]覓猿鶴父曾勞悵望竹林先已報平安三生[illegible]幾年夢寓壑穰中一笑歡莫怪好山青未老白頭心似[illegible]有

再次前韻送定軒[illegible]公[illegible]雞[illegible]

病骨天生不作難十年未覺帶圍[illegible]歸路曉方愜夢看登山夜[illegible]萬古地堪形勝[illegible]年人幾故交歡典衣已辦江南酒洗眼須君一醉看

七月廿一日留別陳太常先生

去年八月二日到未到今年八月歸白頭首愛此身在清世敢言吾道非鄉井夢隨多病苦江湖心與故交稀相逢莫問蓴鱸興不待秋風已拂衣

廿二日出郊有感

身輕真覺是冗官吏隱今應免素餐萬計不如歸路穩此生終愧 聖恩寬蕪林地近棲枝徧遼海風高

倦翮難誤殺江湖三十載也隨人去夢邯鄲

過丹陽

兩日客行何快哉句容已過丹陽來不妨赤縣未離鎬已喜青山真似台觴履有盟遙水石衣冠无夢到塵埃多情為報東離菊管待秋風取次開

過四明阻雨不克登覽[illegible]

聖恩如海許東還却望天台杳靄間笑殺枉行三日路終然孤負四明山歸心倦[illegible]天涯苦老[illegible]添雨後斑從此登臨[illegible]

桃溪淨稿詩卷之十五

今秋崔督侯孫因次其韻

百發屠盡見此孫不絕真如一綫存仁在天心无棄物慢回春意有孤根巧裘未說傳家業的獻先堪舉爵尊喜㝡花深恩歸老地白頭重荷此乾坤

湯婆次韻

老來不復念嬋房浮掃蛾眉只素粧提挈未能忘出沒抱衾空自熱中腸守宮分任那隨例團扇深豈有常一點只心秖如水不妨人世幾炎凉

盆荷

倚徧虛欄看小荷曉缸分漲碧生波參差出水雨聲急大弟着根秋意多白髮偶同若子愛畫船休唱越溪歌獨憐玉井非吾地十丈花高奈爾何

太守叔父期總山看荷再次前韻

未見峯頭玉井荷渴心先已濯清波出塵絕態看逾好隔水幽香不用多[illegible]再逢今日病[illegible]之无復舊時狀九原不作濂溪老一笑青山可奈何

少歇處十詠

青山

入山何敢深[illegible]有入已老

白雲

雲起石根動雲[illegible]山氣凉但无蒼狗變出岫亦何妨

長松

挍地長松樹空山幾歲年无煩問梁棟自足老風煙

翠竹

清陰待我歸白石爲君掃風流萬古情莫問誰多少

幽桂

月殺本清高高門亦幽絕未須論業指且以免攀折

盆蓮

種蓮本无心愛蓮亦偶爾笑殺盆池中欲比濂溪水

藥欄

碧欄少圍春紅藥不盈把富貴天所遺敢圖非分者

菊徑

寂寞一枝老蹉跎三徑荒獨憐尊酒在不待白衣將

短枕

短枕不成寐莫教還放長秖應添白髮之復夢黃粱

殘編

殘編須再紬斯道未云亡一代秦灰冷千年孔壁光

再用前韻追悼伯秀才

消息[illegible]傳秋入[illegible]夢魂留幾夜相関誰知永訣平生

帳只在臨岐笑語閒天地有情容白髮金丹无術駐
朱顏倚門望斷青霄路尚憶天香兩袖還

次韻九日登高

短髮元多帽不勝也隨風力亂飛騰八州塵土誰堪
捨三島蓬萊我欲登但得青山長作主安教深谷幾
爲陵祇應收拾閒風月肯羨馬何能復渡瀧

重陽後見菊

最難花是有根多莫問重陽兩後開荒徑儘堪秋僻
寂多情還待我歸來地偏塵土他年夢天子風光別
樣栽清世且同元亮老白頭休笑往陵盃

次賞菊韻

不須更上望京樓野色煙光次第收廊廟不關江海
念乾坤空着古今愁儘多濁酒能忘世未老青山只
厭秋籬菊有情休笑我竹林元不愛風流

次韻答王存敬蘇文簡二太守

萬有紛紛可奈何極知天地費包羅繞繞定合棲全
樹倦鳥惟應戀舊巢江海百年今契闊夢魂終夜此
經過三亭風月總山在敢擬東南水石窩

李西厓以經筵數講詩見寄次韻奉答

輟講深知未是忙妄蹤何從想烝羊金蓮直退齋廬
靜玉殿風來笑語涼地遠江湖空戀戀天高廊廟幾
徜徉太平氣象今千載誰向虞階說怠荒

西厓諸公以詩來賀得孫次韻奉謝

玉樹委空階悲風來故園空懷李子恨亡復于公門
幸哉此先澤庶以遺來昆來者方自茲、者復何言
一旅有仍業百世神禹孫永懷栽植念敢忘天地恩
碩果信不食蘭若今有根故人爲感激佳篇遠溫存
交游古所重休戚實具論一讀一再拜三復吾何煩
不才負　明主抱拙甘灌園長揖謝壁水高咏歸衡
門青山不改色對之如弟昆舉酒自斟酌萬事吾何

言枯荄見生意舊竹今有孫平生丘隴念再拜
君王恩病骨老差健鬢髮白盡根一息幸未死百念
宛猶存何當深夜坐更此秉燭論悠悠江海空復
魂夢煩

歲暮有懷　三首

莫問囊无舊賜金得歸真荷　主恩深、蹉跎又作一
年夢輾轉幾勞終夜心江海廟廊誰事業酒盃詩卷
此光陰看教碧石青山在一任霜毛雪鬢侵
半日閒須抵萬金生涯隨分不求深衰顏病骨能禁
酒弱女孤孫頗慰心鎮古好山无改色出林脩竹更

清陰紅塵馬蹄三千丈到此何能一點侵
官貧不辦買山金自在青山只麼深莫更好如歸老
地最難堪是歲時心浮生誰復能千載把酒須還惜
寸陰江海路岐休更問利名蝸角正交侵

偶讀虞夏以來康周成王與程嬰杵臼事有感
得四絶句

兩笠幾填滚井中牀琴猶復此雍容極知聖度非常
比安得人皆有痺封
一旅看看起二斟分明遺腹是天心祀天舊物終歸
夏吳羿何須着意深

栟鳥弃蜂勢欲顛流言終古幾滔天平生愛殺漢昭
帝不待風雷已判然
二客高情絶代无死生一念祇存孤袴中命與天終
極愧殺紛紛岸賈徒

再用李廣鄭玄杜衍范鎮事足前四絶爲八首

逐北曾驚百戰空封侯无分比元功數奇不困真豪
傑陵也分明有祖風
避難歸來室半空白頭堅守漢儒風天應未絶斯文
脉再世還教有小同
遺腹從來少所鍾當臺誰復似邢公須知一代宗臣
命不落此危虎口中
看盡臣綏又巢春越人何敢説閒弓百常命在天應
識淨泣吾今拜蜀公

次韻答陳潤卿葉全卿二秀才　一

要路誰堪立便登也須辛苦自攀鐙功勳業休嗔
看天上風雲正好乗未必山林皆物色祇應豪傑待
賓興百年舊事真如夢俯首吾今合讓能

裕齋既成有感次舊韻

莫向年光問轉蓬日西飛去水流東碧山不負初心
約舊隴終慚一簣功罔極有天嗟莫報獨行无地恨

難窮竹陰望斷歸來鶴新雨惟看長蘚龍

奉次太守叔父悠然閣韻

看盡南山更北山極知天子分非慳白雲似共三生
約黄閣終輸一味閒野興欲隨天地老高情直寄有
无間悠然便是神仙地絶世誰能出大寰

悠然閣五朴次韻

居室朴

宫室克卑神禹聖茅茨不翦帝堯居争知金碧輝煌
地不貯天書貯佛書

主人朴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七

明明烈祖詩有序

烈祖美聖德昭大訓也哉 聖祖盛德之昭于
大訓者實 聖子神孫百世所不可忘故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作聰明者所得而亂
之哉惟昔帝王撥亂反正之初其經濟遠略固
未暇及及其安定之後則必制為可久可繼之
治使後世子孫有所持循而不敢廢自漢以來
不知此義往往隨時維持以苟目前之安而已
其於帝王經世之道蕩然如也哉 聖祖干戈
甫定即條為祖訓以示家法凡所以慎厥身修
以敬天勤民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誠深有得於
大易來復之道者臣竊不揣駑下不能仰贊 聖
德於萬一輒敢指事實陳擬為烈祖詩一十二
章用繼狀之後以見我 聖祖之創業雖未
嘗不戡定以武而其垂統以為 聖子神孫億
萬年之典則者則固不在此也或者清燕之間
得以代瞽矇之誦則其於繼述之念所以見於
[illegible]物[illegible]竊一開者亦未必無少助焉臣犬馬惓
惓死且不朽臣[illegible]記上

祖訓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中
興及守成賢君能之其以天下為樂者則國
亡自此始矣於戲至哉作明明烈祖第一
惟昔帝王不[illegible]以位為天下憂必敬必畏[illegible]哲
創業中興圖[illegible]守成 明明烈祖慮終以
始[illegible]後人[illegible]作[illegible]之聖實惟稀闕大命不
人代罔常懷
祖訓曰凡[illegible]宦官優伶近狎之失尤
[illegible]思防危心勝為
之不論在外朝堂決政亦未嘗有所偏聽於
戲深哉作明明烈祖第二
優伶近狎酗歌夜飲為厥身害莫此為甚 明明烈
祖一無所私朝堂決政與衆共之若昔大猷保邦制
治思患預防時維既濟
祖訓曰凡后妃宮門外事毋得干預宮中疾
病止是說證取藥亦不許召醫入內寺觀祈
禳則已有禁律矣又曰尚禮酒人漿人染人
亦用奄人乃知自古已有此官今各監局職
名設置已定不可輕改於戲嚴哉作明明烈
祖第三

之[illegible]叛車人念昔成湯伐夏利不殖作法於
介爾將揚極

太祖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爲亭館之所今但令種蔬誠不忍傷民耳遂舉紂與漢文事以告之曰爾等當記吾言

於戲儉哉作明明列祖第九

宮室是崇彼紂之昏惜露臺費是爲漢文宮中隙地可亭可榭民不忍傷以蔬以菜太子諸王環列侍旁聖有謨訓其无或忘　明明列祖克邦以儉无曰胡傷侈費亂漸

太祖嘗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盖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於戲勤哉作明明列祖第十

禹惜寸陰文不暇食矧後之人曷敢自逸一日二日萬幾實多不殆以業患若之何　明明列祖法天之健惟創業初不遑寧肝宴安鴆毒古亦有聞功崇業廣惟志惟勤

太祖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謫之海南因召諸將諭之曰顯雖[illegible]績而性忍妄殺如殺馬軍與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今分其祿一以贍軍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卿等宜戒之

於戲公哉作明明列祖第十一

維賞與罰國之大拳賞以徵[illegible]以勸賢此而或失揚其能罔智者慎之不迷以惑維右丞顯屢戰功明明列祖錫之侯封維顯專殺功不掩過分祿謫居亦循以戒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適見田者芒苦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於戲仁哉作明明烈祖第十二

厥惟稼穡小人之依孰生則逸若罔聞知　明明烈祖起自農畝克艱克勤以有九有鍾山之陽獨龍之岡舍車而徒省此耕桑我思古人實維后稷周八百年農以開國

右明明烈祖十二章二章章十二句十章章十六句

峻絕

盈科後進是念程級絕終須着力登若更攸攸待明

日白頭真箇出[illegible]

重修族譜有感

三百年來一脉傳支分派別尚依然歐蘇法在家存譜杞宋徵慚世之賢須信繼承終在我敢言興廢本由天九原淚落台南遠老眼摩挲重入編

炎碑

東風到處是繁華炎碑休將五穀夸見說玄都春正好菜花无數雜桃花

敬所報之感而有述

東海先生不出城忽傳消息使人驚可知竹下三年苦更作山中一度行老去功名俱是夢醉來風月尚多情不妨落日催遲莫且共高歌答盛平

惜春再用前韻

雨聲終夜入愁城夢斷山靈亦自驚登陟豈无明日待蹉跎不及莫春行可憐白髮誰公道只恐東風亦世情流水落花君看取萬紅新漲與溪平

桃溪浮稿卷之三十八

次韻答應點縣金六合

明朝何必問晴陰冷煖平生自酌斟要未足時先作醫飲微醺處輒開吟可人安得容長在避俗不須山更深留取舊書三百卷任他人說滿籯金

閒居

孫子在後兒在前後者把犁前者牽枕書長笑北窓下閒看兒孫學種田

讀孫稿有感

老向遺編自討論文章何敢望專門試憑義苑從頭數千百今誰十一存敗稿无端亂作堆百年心事此迂迴千金敝帚真堪笑未盡悤悤付劫灰

獨坐

獨坐空庭晝日遲弱孫嬌子戲相追　五朝身世太平日六十年光強健時掃地焚香皆事業登山載酒是心期不須更問邯鄲夢慚愧平生只自知

讀敬所詩有感

心事此生相唯諾甘貧知足豈虛談交游一代公非淺出處　三朝我獨慚

邸報

北窓幽夢正逡巡忽聽南來邸報頻鳴馬一空還立仗霞雷百里尚驚人癡心敢自渾忘世浪跡猶懷某絕塵感慨不知圖報地白頭羞殺老詞臣四朔進官二謎齡衍

相逢休復問歸來一笑行藏此酒盃當貴父知真倘寄遭逢今只是輪該碧山分已同吾老白髮心全與世灰看取一般新雨露盡憑芽甲換根荄細朔功剛仍吏楊太楊

消息无端又日邊白頭心事轉茫然虛名誤辱銓

論病骨終煩　聖主憐不定世真看局戲最深恩六是歸田百年岐路知何極學佛還應更學仙十四月十一日二懷使同鄉點以存于撫與郎吳原

高情東公頗學應繼休二公

萬古功名酒一巵盡將塵夢付流澌不知歲月閒中老且共兒孫醉後巵看主東南相得地溪山只尺獨行時三亭風月天留在何限高情待賦詩

悼詩卯不 念

胠篋分明奈爾何鶺聲一一已无多朱絃自愛齊門瑟白雪誰酬郢上歌好事定應供覆缶苦心寧復念

壞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護呵

苦雨

野岸未生耳山城水及扉毒龍休作怪哀雁已无歸溪谷積陰在乾坤生事微白頭憂國地愁坐獨依依

病吃自戲

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驚可應白黑今難辯天遣模糊過此生

喜葵秋官至

東帶匆匆倒屣迎高車忽報已前庭十年頓覺都愁破一笑能令病骨輕還攜地看花作帶蹉跎心苦鬢六

全星總山勝有閒風月且共奚囊幾日行

頗學繼休期登高以病不至

只尺登臨路未通百年能幾嘯歌同興酣未敗催租雨病忽先驚落帽風悵望柢應慚地主豈逢何敢怨天公定知不負青山約黃菊秋深正滿叢

入秋高興與天通搖落誰甘宋玉同坎坷未離環堵病夢魂先逐渡溪風黃花有恨今誰愛白髮无情本自公莫訝三亭風月淺方邑高出萬山叢

草室留宿方邑書院次韻春壞兼呈秋山星南鄧

昏黑猶懷山上頭坐看河漢欲西流酒醒定作聯床

話與在還應素烟遊避佰幾番心欲醉相思一夜鬢
先秋聚星何處勞占望好是當年陳太丘

秋崖南郭有詞章之辨冊用前韻以解之

斯文氣味本相通堅白從來亦與同可是縱橫聊作
戲不妨談笑每生風爭先競作當時樣定論還輸後
世公蘓從頭君看取幾人高出萬人叢

讀舊詩有感

老去爲詩興盡闌多情花鳥未須煩前題冊把不能
改舊稿有時聊自刪身道乾坤終古在騷壇歲月幾
人存也知不朽元非此聊鉄平生敢重論

治棺有感

萬事何年定一棺聊自謀極知生有盡誰向死前休
敢學萬攙孔羞同夢蝶周　恩深歸老地即此是瑕
丘
六十歲爲制古人良遠謀百年眞幻夢一笑此浮休
備物勞藏裡彌文過暨周五陵何事業回首亦荒丘

公益椸爲牛所害感歎之餘遂成四絶

金穎離粧碧玉柯一朝摧折奈渠何无情敢作天公
怨美物從來忌者多
牛山濯濯恨難禁驀地何來忽見侵深谷勝多閒水
草庭階元不是桃林
成毀休言是偶然從來栽覆本由天惓惓顧惜眞堪
笑始信當時孟敬賢
一笑歸來百念輕无端花草却閑情千年愧殺東坡
老破釜何須到失聲

出舊邑次委羽有感

共說空明是洞天我來依舊雜塵緣不如歸臥桃溪
上閉戶猶堪學睡仙
洞天天下說空明撮土今看似地平我欲問山山莫
笑人間元只是虛名

泥污靴韈水濺袍雨中迎送十分勞出山便覺從心
許始信人生退步高

謁黃丗顯侍郎墓有感

白髮論交四十年忽看宿草半芊芊光榮漫憶　君
恩重痛哭深爲世道憐華宴萬間空自好樂丘千古
亦虛傳秪應澗谷遺詩在留與唐音作後編

樓臺

十萬樓臺爛綺羅兩街燈火沸笙歌白頭驚見昇平
世井邑蕭條有許多

讀潘堯學詩首句用潘滄浪詩韻

六丁夜遣龍來收直至天台山上頭猶恐鶴聲高不
徹極天更起九曾樓

四月二十三日夜夢中得詩一句因足成之

白日西飛水逝東坐看身世老英雄百年事業蹉跎
地萬古江山感慨中未死紙添詩卷在得閒休放酒
杯空極知此樂皆从此敢向乾坤問始終

有懷王古直詩以招之

再到長安已十年為誰辛苦白吾顛龍行雨後終歸
壑雁逐陽回亦離燕大海浮萍何日定小山叢桂故
依然試看滄州名地若箇長生不老仙

雨中有懷應縣

只尺相望日幾回眼看花落又花開未論耿耿三秋
恨却怪匆匆兩度來深樹濕雲飛鳥雀小窓陰雨半
簷苔何當更躡東山後共坐晴峰一快哉

感舊十首

交道無憐黃水部黑頭心事幾青燈不才後死知何
用東北如今盡喪朋黃亞卿世顯

落落平生林憲府最疎闊處是真情先朱交道依然
閒平地風波只恁生林僉憲一中

牧伯樂華陳柱史立朝風采儼如生命窮竟倚豺狼
口今日狐狸白晝行陳布政士賢

榜下弟兄鄉曲誼秋臺聲價更誰先蹉跎白髮今如
此後死空多二十年王刑部尚德

老向交游尋舊侶布衣能幾郭鈞心百年文獻千年
念尺紙真應抵萬金郭朝端鈞心

同年三百今无幾豪傑平生陸與彭不識乾坤裁覆
意只教天下望虛名陸太常鼎儀 彭侍講數五

談笑南都真昨日別離猶復恨匆匆西風一夜元龍
老生死交情竟負公陳太常師召

无復能詩亨父老百年風月奈渠何可知地闊天高

在蟬噪蛙鳴有詩多張修撰亨父

眼看諸老收聲盡又覺傷心到爾豪一箇隱然嵩嶽
勢培塿何敢與爭高戴師文參政

太息功名爭奪地逼人豪氣每縱橫不須更說然臍
塢最是人間唾斥聲同時仕宦者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九

自述二首

皤皤鬢髮兩幾人髭毛休笑白如銀老天似象觧風
月留與溪山作主賓

閉門長日椽蹤影老去心情一事无除却遶迎門外
客不知何處有催租

癡人山谷濁酒盃兩三童子日徘徊一朝有喜誰知
得杖到非徐小路來

老病假寧云一歲深深門巷不教鋤獨憐一息心猶
在睡起還尋案上書

不盡風情奈爾何儘閒長日半消磨詩成欲寄无人
問付與兒童一笑歌

喜晴

亂山影裏夕陽遲鐘鼓聲中鳥雀嬉莫道老天无好
日久知陰雨有晴時

復雨

雨意懨懨斷復連又看行潦沒平川不須更問污邪
地今日高原好種田

一望皆雲上白波无端又作此滂沱不知天漏誰堪
補開盡眼川何許多

上清

上清深處隔煙霞進海分明自一家已視王侯真蟻
蝨未論金玉是泥沙

天下還多烈丈夫直將首領博君奴仙都一入深如
海此語分明聽得无

西淮上來有深衣之嘆定筆以答

獨從國中樣成周世降風極慚心未古敢謂服非衰
修身或堪仰教擬无所容安能學宣聖隨地且章逢

喬小花有感求花而向下花

南枝先似北枝開向煖還令繁頒梅可是濂溪上

水一般根蒂兩般栽

丹青

竹杖芒鞋舊葛巾蕭然泉石又吾眞丹青不識歸來
意猶寫黃粱夢裏身

骯髒形骸我自知丹青休寫十分奇世途漫說知心
少知面今應更是誰

月下對菊與應點縣同作

月下看花亦太清晚香庭院軟風生地偏塵土不入
悲天遊歲寒聊結盟荒徑得歸真不俗空尊相對亦
多情平生獨愛陶彭澤知使江州浪得名

有感

莫向東郊問老農秋田今日盡成空半年爛死滔天浸一夜乾枯刮地風

見說東山巳啓行（劉川洪號東山奉朝督運到此故云）可知沾得幾蒼生莫將邊報驚閒夢林下今猶足太平

虛名

雲霄鵬鷃幾縱橫十載歸來步不驚敢謂斯民非直道獨慚天下有虛名

吾民

忽浸吾民到此生幾坻流潦幾坻蔡爲凶年未見能潮

稅清世無端又點兵

新河軍（軍官笑予曰有官不會做有錢不會使只會在屋裏寫字予歎之曰軍其知我者哉遂爲賦之）

五陵裘馬日更新白髮歸來苦愛貧除却新河軍識我平生知己更何人

讀秦檜傳有感

欲蓋彌彰理則然是非公案可欺天史官任爾能三世遺臭依然到萬年

荒歲用舊韻

荒歲艱難百用侵獨於祠墓最關心可知池館繁華地一笑無端又萬金

祠堂成喜而有述次原韻

衆役紛紛邑隔年苟完聊復此巍然遷祠自合仍遷主改邑曾知不改泉草徑地深非舊雨石爐香煖有新煙敢言貧病官無祿尚喜梁成歲在田

西涯病起有習隱之句次韻以答

百年世事已蕭疎莫問青山不負吾報國又知心欲盡御前今喜病全無正須大展匡時略未許先爲習隱圖此日　聖明方在御高風休復問東湖

老去紅塵跡盡疎昨非猶喜足今吾青山路遠千重隔芳草門深一事無心遠每懷彭澤徑詩高寧羨輞

川圖百年風月天留在敢向　君王乞鑑湖

疎菴

滔滔世道奈渠何坐見彌文日漸多不識繁華千室地一菴能挽幾頹波

雨中偶興

閑門長日雨絲絲正是空山斷客時隨意不妨庭草綠多情却怪海鷗知病懷老尚能禁酒懶性今應亦廢詩慚愧一川風月在百年端的是天私

王興化談及世事兼致西涯之意感慨之餘拜用前韻

駭浪驚風半軋山世途直在險巇間廟廊有道勞相
問天縱元端夢亦關未盡青編須共老儘多白日可
消閒休論四十年來夢供奉猶慚綴末班

捷徑終南別有山退藏聊處不才間虛煩陸地推移
力已脫黃粱夢覺關世路向人空倔强野情閑處是
寬閒須發逆插飛仙翼直上蓬萊第一班

再疊前韻柬興化 州府[illegible]久留走

建山幾嶺又荒山幾日懶散當貴間也識客情殊不
羈宋[illegible]詩債了无關是誰黑髮能遮老何處黃金得
買閒一笑相忘君莫笑野鷗沙鷺自成班

再用前韻奉酧西涯

當年意氣欲移山談笑今須反掌間敢謂施行无掣
挽極知田幹有機關救時尚憶心能壯習隱休言病
是閒廊廟江湖懸隔甚未應先負海鷗班

再讀西涯病起韻有感

莫笑平生百念疎始知今日有真吾行藏久已心能
識得失休言命是無鴟鷺有情聊共狎觸蠻隨地且
相圖乾坤未老青山在風月依然屬五湖

自笑

自笑分明亦自嗟白頭渾未解生涯不知槁死田中
稻猶自勞勞欲灌花

海陵考官英會

清時仕路十分寬進退分明兩不難一種盤桓真率
會白頭隨處有閒官

東雁亭次韻

一亭端可鎮千山委秀鍾靈正此間賸有清風來雁
蕩不須紫氣滿函關峯頭月出天留勝海上鷗來地
占閒談笑黃金臺上路白頭猶自戀清班

歲除有感

爆竹聲傳夜半聲起憑尊酒坐深更百年未滿不得

死一事无成真枉生江海忽看岐路改鬢毛難與歲
時爭極知大化无終始不朽能消幾汗青

守歲再用前韻

鄰雞忽報第三聲風色蕭蕭近五更莫怪頻尊長守
歲極知塵世是浮生榮華幾向燈前過頭角還從夢
裡爭試問五陵裘馬客鬢毛誰似向時青

元旦再用前韻

忽聽兒童拜舞聲匆匆又是歲華[illegible]春光有限催人
老世事无端逐日生塵劫幾何窮醉夢飄緣隨處且
紛爭鄉情莫問長安柳一夜東風盡綠青

知非紅塵回首三千丈一笑青山白板扉

村民有用三十六桶以救飢者慨然感與爲賦三首

水上淘登別有方直須依數始无傷莫教餓腹爭先食忽死猶堪待麥黃

海上歸來各滿篩霑鳴卵復免飢腸若教此物堪供上也作官家折耗糧

歲旱相兼積歲荒我民无計脫流亡獨憐救死山中藥不救催科棒上瘡

林祭酒先生以詩來報右直住近其家次韻奉荅

一笑春風兩鬢華乾坤隨處是儂家不妨老眼天留在看盡花開又落花

又報長安換物華不知堂燕屬誰家白頭一笑青山在依舊春風枳殼花

邸報 辦事之文

誰傳邸報又温州消息真應是浪投公論在人何敢問虛名到我轉堪羞半生恩苦消埃報百念心從老病休宵旰豈能忘舜禹廟廊元自有伊周

次八兕子韻

何年逝水更西流[illegible]有許愁[illegible]鯉綫能生子以[illegible]色傷談虎公論甚恨在其波死未休脩短也知元有命敢論寸木與岑樓

文太守以詩來勸駕

紛紛騎鶴上揚州幾年依然盡一冊投敢以虛名輕立跨又堪尸祿尚包羞是誰有道還三點笑我閒情且四休欲佐下風无着處太平今日是虞周

寄蕭文明僉憲用舊韻 [illegible]

諫垣籌筆炙生風回首天南路萬重憂國共憐[illegible]令保身今見郭林宗交期敢謂生來淺風采長於夢

裡逢二十年前相別地酒盃猶復恨匆匆

再用舊韻寄文明

白髮歸來滄艳孫謝天猶有此孤根一身到底真如夢萬事從今底用論世路漸隨前日改舊游今復幾人存近來見說昇平甚桃李成蹊更不言

用舊韻寄劉時雍亞卿

萬里冥鴻尚幾人相逢今日始知真公家久識勤勞甚世事從來感慨頻到處即看花造次是誰能造酒後巡多情莫問陽關路舊恨分明夢裡新

得李西涯書有感 三首

一讀來書有感并　聖恩如此若爲情由衷公自非
私語俯首吾慚愧近名已辜麦餐曾追責敢於末路
轉叨榮廟廊好是雍容地天下人方仰盛平
百年安得四難并且向乾坤老此情敢謂初心非道
德極知隨世是功名遭逢莫怪千人諾嗟羨誰忘二
鳥榮揣分常能吾已過謝天分與十分平
爲誰薦剡日交并畸佰隣怵惕一笑悠悠非我情天
下敢言无直道人間元亦有虛名涓流平地幾成浪
老木逢春羞向榮欲報深恩竟何似且從擊壤話昇
平

哭文太守宗儒次韻

專城風采忽凄涼狐鼠紛紛跳作狂借郡可應无寇
老修文何必有顏郎滄州席上交期在雁蕩山前別
恨長安得似公千百輩盡令民物入平康
作郡期年兩乞歸宦途誰似此忘機愁遺不識天心
在奄忽深嗟世道微末路浮生空自苦蓋棺公論未
全非白頭一掬交游淚兀坐青山幾掩扉

應黟縣以詩來論文次韻復之

入道從來各有門幾何能解絕塵奔文章亦是天機
杼笑殺隨人脚後跟
文章自古幾名家半是枝頭葉上花更有一般迂僻
在不爲清爛即聱牙

次李閣老重經西涯韻

榮華心不忘清寒未老功名意已闌天上恩波方浩
蕩人間塵海正瀰漫經綸未盡酧　明主溫飽元非
愛好官可是西涯舊遊地便應容易五湖看
四十年來海子西夢中光景半淒迷釣魚磯在增新
水巢燕深空落舊泥綠野有堂堪別業上林无樹不
全棲極知風月天留在未許閒情入品題

次西涯子兆先韻

公子青年氣決河乃翁況是國之皤却看行業增門
地未數聲光到甲科吾道敢言真土苴此心直恐愧
煙蘿綵衣堂下槐庭在无限清陰奈爾何

八月初一日大雨喜而有作

一雨驚看喜欲狂倒懸真解此皇皇未論報社還扶
醉且免從人乞奏荒民命在天終可賴杞心憂國暫
須忘有年自是春秋瑞麟筆誰堪繼末光

歸來園

一笑空山又此園白頭荒徑幸終存放教金谷爭華
侈敢共平泉討子孫日涉趣成人已老賜歸詔在墨

猶溫極知耕鑿遭逢地抱甕區區亦主恩

九日登樓旗峯追次杜牧之韻

與在登高健欲飛病來未覺狂心微不妨白髮逢秋老且共黃花判醉歸眼見西風先落葉代經東谷幾斜暉東谷樓旗王氏宋時故居相逢莫問滄桑事蒼狗無端又白衣

蓐食登途快若飛晨光猶復恨熹微山行最是秋能好世路誰堪老未歸洗盞且須淹暇日駐戈誰爲挽斜暉獨憐多病秋厓叟看盡紅蓮落渚衣稌邀秋厓號

風急天高葉亂飛一天秋色半霏微忽驚西北浮雲

起不見東南倦鳥歸百代光陰眞倏忽萬年川嶽此靈暉瓊樓玉宇寒多少誰獻山龍補袞衣

諸叔父盛筵以勸北上用韻奉謝

觥籌交錯鎭如飛別饌銅盤意豈微半世虛名終累病萬般高計不如歸亦知雨露皆殊渥誰向桑榆駐末暉祿仕敢忘當日念傷心無復舊斑衣

次韻答王老繡衣

過情常愧是虛名世路悠悠幾變更敢以行藏欺末俗但將迂闊答平生人心在處知何極天道從來不好爭莫問邯鄲舊時夢榮華消盡鬢毛青

次黃大尹九日偶書韻

春宵誰說是千金一句黃花惜寸陰自信老懷終慷慨未妨秋氣轉蕭森龍山放浪一朝與彭澤歸來千載心世路到頭眞贗在可將燕石賽良琛

九日登高次陳敬所韻

百年歧路幾紛更萬古江山只麽生白髮快登秋作恨黃花催發以多情是誰死有回天力笑我生慚報國名莫訝秋光非晩福且從南畝看西成

又是秋光一度更將濁盃話浮生放教黃菊催人老依舊青山不世情小醉秋今誰着眼登高終古亦虛名杖藜白髮偏宜無不用詩誇七步成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一

次一坡哭子韻

談虎心神我獨驚轉看天道未分明吉凶在世渾難定哉復殘人每倒行愁向老來眞逆境淚從詩下識鍾情悲傷正是无聊甚莫向尊前更失聲

讀丙辰登高亂稿有感次舊韻

處處青山有路通舊遊回首幾人同（銓獻撝給勑孔蓋）白頭正爾悲前日黃菊依然傲曉風對酒且須談笑在蓋棺誰復是非公多情最是傷心地敗稿无端亂作叢

借李西涯韻奉謝南屏潘先生

滔滔誰屹海瀾西珍重先生爲指迷（補南屏獨勸不恕）已分心情隨鹿豕敢將蹤跡較雲泥包羅共是乾坤德去住寧論枳棘栖莫道東南風月少兩祠物色要人題

悼猫

一猫端可比千金突谷居然斷足音莫怪紛紛還竄並紙應養惡是天心

殺犬都言是報讎我心猶復此悠悠一般鼠盜尋常在輕重終須爲衆籌

次松巖述

[illegible]手今年換稜十分偃蹇難勝老松可亦隨時標也向秦封誤結盟

老松嗟我

根利亚泉亦自清漫從枝葉看崢嶸廟堂深棟元无分只合風霜老此生

[illegible]儕諸公以詩相勸次韻奉答

相逢休復問爲官迂拙深知省步難幾向路岐羞捷徑敢於江海助狂瀾功名且付三盃酒老病誰堪百尺竿一笑青山依舊在聖恩容我十分寬

西涯以詩來勸北上次韻奉答

優命新傳入故山撫心眞在義夢間極慚知遇恩難報敢說行藏所關千里有書勞勸駕半生多病幸投閑可憐漏盡鐘鳴地猶向金門聽押班（自謂也）

次韻奉答傅體齋春卿

蒙拜深恩重以山感恩常在夢魂間不才豈敢輕忘世多病深慚早閉關耕鑿有天容老大弓旌何意及幽閒宮端翰長中朝望[illegible]誰堪陪末班

修治衣服有感

席帽入門半成風古服今時業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去收從(?)[illegible]

泗宦忙誰許廢吟詩衣添[illegible]風初冷天閣輕陰日末蓬竹院到時須判宿山靈休問我何之

曉起将歸再疊前韻

看盡千岩萬壑奇平生殊愆此心思且從物色留餘興敢說行囊勝有詩不寐忽驚雞唱曙鸞廬歸翻愛馬行逢白頭更有來約願從山靈一訂之

歸途有感再疊前韻奉謝二公

鄉盡崎嶇境轉奇一回首處一興思宿醒半解猶耽詩興韻相成不當詩未老愚猶歸路熟无心雲笑出山蓬風流地主情誰似更向尊前問所之

再次抱靈國韻

萬古天台此勝遊相逢不似雁山秋冥搜欲勘神仙怪清賞先窮水石幽謾說劫灰隨地盡分明物色是天留溪聲徹夜鞋聲急似與乾坤作唱酧

題菜次韻

菜根元自勝肥甘天下何人是最諳除却采薇山上客此心都只爲泉貪

至接待寺有感

三十年前此到曾竹林猶憶寢還與青山未老風光在白髮重來感慨增往事忽驚春後夢浮名眞愧佛前燈挑衣又是明朝路天姥峯頭第幾層

清風嶺追次李五峯韻

乾坤誰照死心情萬古寒潭徹底清從此血崖眞感柱狂瀾不敢盡東行

夷夏氣聲本異情腥羶誰污此澄清乾坤不着投崖婦世道眞應是逆行

次司馬憲副適伯飲酒詩韻

淵明千載人擬之孰可得避世入醉鄉痛飲不自惜彼哉投閣徒營營祇謀食誰知百年內光陰眞過客至人有深悟待珍逞在席晨露并偶爾袒跣豈成擲

不如安吾常意足即取適所以秉燭人放懷繼以夕富貴空中雲變幻本无跡得失輕重間奚翅相十伯遠矣肥遯園庶以窮吾力

次通伯東園獨步韻

一笑歸來又此園白雲深處坐忘年優游自足眞无累妙悟休言别有傳未老行藏惟我在最多風月許誰憐紅塵莫許頭堪白富貴分明是宿緣

誰忙旅懷腸有悲秋恨敢為无端世道傷

留別蓬萊館

病骨經秋未覺輕幾從鄉夢數歸程可應金馬門无路似與蓬萊館有情塞雁風高天色改井梧聲墮夜魂驚一方留滞真堪笑三見初弦海月生

司馬通伯以詩見留次韻奉謝

忽聽天邊落雁聲還家心可薊金輕炎涼在世隨時換淡薄論交到底清麋鹿山林元有伴雲萍江海亦多情東西明日仍千里縮地无由奈此生

再次通伯韻

城頭昨夜擣衣聲千里還家客夢輕三伏太炎隨雨盡一天風露入秋清未應彭澤歸无計却笑并州望有情明日片雲相憶地始知洋海是浮生

遊戒珠寺有感 [illegible]

劫火光寒又戒珠石中宮館迹全蕪還池春盡誰深淺築塚秋高半有无往事謾勞千載念浮生共是百年圖不知釆兆燕邦後不黍離離幾故都

孝烈行

烈火金可煅白刃石可摧石摧膽不落金煅心不灰君不見潘家之女徐家子孝誠烈氣天所與白刃在

撲火在焚生不出生死由死[illegible]綱常國者何人首義偷生竟如此一死能留百世芳上扶天綱下人紀吁嗟乎潘家女徐家子

遊梅山次韻一首

極目則光杏霭間鑑湖秋水碧連山野心[illegible]逐浮雲出[illegible]可以古來住古今能得幾人間几欲敢求梅仙道又恐飛來是大姦

留別[illegible]通伯[illegible]明十

[illegible]又見[illegible]老去不中終貧困病求无力除登山大時未知仍煩鬱世路多歧正

險難不識好遊何似者周南猶在滞留間

次諸賢馮秋官珏韻一首奔采能大尹希古

亂雲回首是天台浪走无端念不才清世却慚人已老碧山應笑我重來閑人傳舍真塵際瀉雨田疇半起埃記取一尊相別地殷勤休忘隴頭梅

謁王允達墓有感二十二日

憶曾相洗繡胡滑白髮重來已多睽迁拙此生猶是我文辭今日幾如君山深竟阻生芻奠淚落空悲宿草墳珍重高情吳太史[illegible]辭不愧蔡邕文

巡[illegible]諸郡有感二十四日

大朱信生成造化偏鍾侈秪今夯物産英靈終古有
才賢故鄉只尺方嵒路台壤從來是接連

捩船 初二日

捩船又報五更開浪靜風恬亦快哉歸路早知如此
便買鱸來換已歸來

曉泊西郭

西郭舟初泊東方白未明荒村无犬吠古寺有鐘聲
潮汐隨歸海江空秋滿城故鄉南望處漸見白雲橫

期敬所諸公來遊雁山

雁蕩三州始見台故鄉翻憶小蓬萊消埃竟負新恩

報風月還尋舊日社來衰老病餘心已懶登臨興在夢
徧催極知雁蕩逢秋好頭白相看得幾回

雲津書院次陳白沙韻

斯人今不作墜緒已難尋糟粕空遺味精微誰究心
天高无有籟絃絶可无音珍重雲津學休傳繡譜鍼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三

至温訪達徳不在有感

我來君去太匆匆却憶台州是夢中珍重臨岐相厚
意不堪歸思逐秋風

次韻答汪大尹進之

久覺神交在未由傾蓋談衣妨潮上下山隔雁東南
衰老天教病驅馳分所甘尊前憂國地殘壁可誰戡

期吳通守祚來遊江心

相望百里近相別一年多縮地不能至問天將奈何
公應心未老我已鬢全皤莫負中川約流光急逝波

再次前韻留別汪進之

客久不可住話長難竟談此心空唯諾明日又東南
老至病相迫歸來夢亦甘開邊知有在誰借尚方戡

謁文信公祠追次公舊韻

跋濤予有言之餘復前韻

萬里孤臣命若絲支離身世豈勝悲眼中无地可立
脚頭上有天堪戴誰終古華風今復見百年胡運本
非期繼冏別有中興須不用磨崖更勒碑

次韻寄謝任太常黙符

八一軒中筆瀟湘秋意多殷勤爲我贈感激奈公何

枝上墨痕濕天涯愁鬓憍相思不相見落日水增波
遊江心寺再次前韻呑進之
地擁中川勝天留半日談人誰是賓主境已絶東南
舊雨山僧識秋風海味甘獨憐鄉思苦叢雜可誰戡
飲淨光寺再次前韻鶴（坍□嶽為主幽守）
偶作塵城夢長懷海客談不知仙境界却在郭西南
日暮故情洽秋高歸興甘尊前離別色仗劒可能戡
渡甌江
酒蘸隻門鼓亂鵠滿船秋思闊无涯敢從平世思浮
海且向空江學泛槎層氣遠分青嶂日嵐光高映赤
桃溪　卷之四十三　十二
城霞望中只尺桃溪路三徑分明是我家
曉發樂清
水陸奔馳路幾千可知寒暑條推遷舍舟此日真登
岸弛擔明朝是息肩桑海幾時成變滅蓬萊何處有
神仙侯門稚子應相笑笑我霜毫白盡顛
芙蓉筋竹道中
力疲亭午自天明又是崎嶇第幾程路轉忽驚山勢
斷天開殊覺海波平居人雜遝難知姓村落依稀屢
問名猶喜到家今只尺可堪垂老此經行
八月十七日抵家有感

柴門既見舊榆枌偕喜空山有白雲奔走敢辭[illegible]
路遭逢今已負　明君乞因有疏惟求退任懶何心
復賣文獨有未忘情處在一竿還共海鷗分
九日有感
朗吟長憶醉題糕此日西風首重搔臥病有懷空望
遠舊飛无力更登高自憐佳節增多恨敢向明時歎
不遭循苫從根前往晚香終未委青蒿
陳乞不允有感
倦客歸來步未甘忽聞呼召又征驂　恩光稠疊
何能報老病從前紙自慚不乖也知天有量非才誰
桃溪　卷之四十三　十三
信力難堪敢言用舍渾无意安分平生是指南
次韻吞徐望軒
病若驚蛇酒分安雞雀門風雲无別夢耕鑿是深
懶性癡成癖霜毛白盡根紅塵方滿路詩眼近來昏
再過天姥嶺有感
一年兩度此驅馳春雨秋風幾路岐歲月悠悠渾白
笑往來屑屑果堪疑遭逢敢望明時幸淺薄深慚
聖主知病骨未瘳頭白盡不才何以答恩私
浦口舟中有感
繞入船來便閤難出門直覺路行難不知萬里瞿塘

峽誰障中流砥柱瀾

百里乾灘盡日推誰呼聲動沸如雷可堪行路

此上緊猶煩　詔旨催

前途只尺爛泥濘見説江湖已過灘秖恐急流无着

處未應行路到頭難

午夢无端一覺回過灘船已順風開相逢莫話黄粱

事富貴分明是倘來

有懷汪重僊司馬憲副

回首幷州尚故鄉酒盃詩卷幾徜徉別離似怪三秋

隔岐路生添兩度忙清世可容誰臥病白頭終愧此

恩光不須更問東園叟已賸黄花晚節香

月夜舟次司馬門首

短棹清溪汗漫遊始知行役是風流月明司馬橋邊

路絶勝當年雪夜舟

容春精舍次吳鈍菴韻（邵國賢所居失之數世砥復傍有龜山先生祠）

不用從人話卜居分明天地此蘧廬文田再復真難

事趙璧圓完未足奇金谷園林空大夢平泉花木亦

前車高情誰似容春館更向龜山究緒餘

丹陽舟中遇雨有感

上緊親煩　詔旨催路岐那敢更遲迴不辭曳病扶

衰苦猶自衝寒冒雨來清世有恩真海嶽白頭无地

答涓埃極知柱石諸公在榱桷何須念不才

鎮江阻風再次前韻

江闊風顛雨半催客舟无計更留迴可應行止皆前

定敢謂功名是倘來畫舫北飛真過隙渴心南望已

生埃不知險阻艱難地大濟誰堪傅說才

待渡奉謝王太守誠之

待將風定潮先涸剛得潮來風又顛風水相遭每如

此問公爭奈渡江船

小江闊淺大江風敢向天公訴不公行路總難吾久

識命窮元有此遭逢

金山寺追次張處士韻

水自東西下地應南北分山高欲吞海江闊半留雲

絶境世間少佳名天下聞獨慚詩興淺對酒不成醺

渡江

潮漲船開月上遲櫓聲帆影夜交馳半醒半睡江南

北始信風還有順時

廣陵舟中有感

忽聽城頭夜擣衣客情无賴轉依微悶來對酒難成

醉夢裏還家不當歸奔走秖應慚老病遭逢何敢說

光輝幸看　聖治當陽日仰首晨星未覺稀

過高郵諸湖

篷背風高水有聲盡船隨夢過三更不知湖面今多少夷險分明斷不驚

徐州登車有感

凍日熙熙飛轍融无端舟楫住河東人應過處先登岸天以名情爲假名在薛滕終小邑道經鄒魯尚遺風白頭奔走真堪笑入國休言路盡通

擬謁孔林

督促頻煩一說旨臨朔風吹鬢雪盈簪登山未解小

天下謁廟先須自孔林宗派敢論千載學瓣香恥登百年心多岐莫作亡羊嘆東魯門墻自古深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四

再次前韻寄余秋厓

一年歲月果匆匆兩度離筵感慨中到底路岐終愧我從頭謀畫幾如公歡衰快馬心全懶秋月春花意不窮安得　聖恩寬似海一帆歸去趁東風

途中有懷同年諸公

故情幾度緣微恙悖恐何能更候車誰說不才堪自棄知慚多病未容踈分明白髮重來地又是黃粱入夢初安得此身无累着秋風還有舊鱸魚

再過河間有感

淨洗腥塵四百年我　明畿輔宋三邊河山極目金湯固若箇狼烽更起煙

河間國自獻王開雅樂曾聞好古來若使當年能嗣漢悔心應不到輪臺

瀛鄭鍾靈近　帝鄉椒塗千古此流芳白頭今眼經過地香火猶聞拜獻王

傳舍

莫問前程有滯留一程過是一程休極知傳舍皆如寄可笑吾生若是浮岐路向人終不極功名隨世亦堪羞勞勞到底成何事看盡風光白盡頭

次韻憶戴安州

兩度河間有報書安州不見寫來車與知王子殊非淺跡在常郎本不踈未必老逾相别後可應難是入官初十年離恨長安地尚憶趨庭有伯魚

到後再用前韻寄施彥器

眼看歸誰不停書迎送頻煩刺史車仕路似公真不易官情笑我拙全踈雲萍會合應如夢江海分攜又一初爲許陽關盃酒在海鱸元有故鄉魚

至雄縣有感宗勳表姪

世路紛紛死利名无端尔亦殞其生白頭萬里經過

地不覺潸然爲慘情

過白溝河有感

山後山前十六州坐輸天險等誰收過河漫作千秋恨俛簡當間在白溝

聖祖功高絕代尤分明再造此神州只今腹裏之關地肯識當年盡禍胡

歸後發關

一旅中興自少康十秋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殘較來鼎沸艱難地張正於公更有亡

知人千古豈能多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太息六朝操莽

[illegible]詩派心事奈深何

河山九復兒三分仁在棋[illegible][illegible]猶存魚水君臣與不在斷[illegible]功業未須論

在京有感

感恩過長憶病爲仇十載重來白盡頭猶喜故人青眼在故鄉[illegible]覺泛汴州

常有歡臨旅[illegible][illegible]白頭何意更榮華祇應道路辛勤甚到得官來卻似家

次西涯韻[illegible]憶劉東山

西館長安幾共眠剩談猶記十年前極知起廢皆奔

命誰念衝寒更舍船腹有甲兵須重試興深山水未容偏獨憐白髮晨星地又是相思萬里天

辭免新命不允因次前韻以志愧

褒獎驚聞有、王音自笑老真覺愧難禁虛名到底成何用安分平生是素心清世可能隨病隱白頭空自感恩深極知風教賢關地不是尋常力易任

歲除臥病再次前韻奉懷西涯先生

病除強起拜　綸音一到官來已不禁自笑素餐非分散言求退是初心分明只尺人千里又是相思八一深十日優閒空賜假夢魂來往轉難任

[illegible]在[illegible]次西涯韻 二首

[illegible]病一回白頭眞笑我重來漏深 北闕春

靜動門掩東廂晝未開廊廟謀謨須大老山林遺逸

本非才故園松竹元无恙二十年前手自栽

世道方滋藉斡回匆匆未許賦歸來且看夢與黃粱

熟空憶堂從綠野開赤土正深憂旱念急流誰是濟

川才近來稀宋公知不天意分明有覆栽

元日臥病有感

閉門十日臥東廂樂裏爐薰靜對牀愁裏不知恩有

假倦來聊以睡爲鄉逢時報國心先負入夜還家夢

亦忙莫怪病根除不得白頭只此是行藏

次吳匏菴齋宿韻

白頭還踏軟紅塵又見長安報早春大藥不醫衰後

病黃粱空復夢中身敢從高閣頻聽漏已向柴桑早

卜鄰看取棲烏林上樹幾番周[illegible]幾更新

倪青谿李西涯分獻星壇有作病中有感次韻

奉東

壇壝星辰最上班裸將眞覺手堪攀斗看元氣斟酌斟

[illegible]在尚書步履間襟洽圜丘成廢後恩從宣室領

[illegible]白頭病廢重來日忽從无能亦厚顏

奉和西涯 慶成席上之作

紫殿紅雲擁上班九重簾陛許誰攀台階列坐參差

地天表前瞻只尺間醉飽每慚 溫詔下委蛇眞覺

自公還十年尚憶中門安黑鬢全凋病後顏

戲從西涯索酒

似聽臨風淨洗盃開嘗不見馬軍來獨醒錯訝金吾

是也向迷途醉幾回

假山哭

皎日明冰山覆冰山未覆假山哭金溪水流何太速

淚痕點點相思曲

急流退一首奉呈西涯先生

流正急風正顛進亦難退亦難失勢一落萬丈灘何

如穩臥嚴陵山長笑一聲天地寬天地寬雲臺事業

浮雲看

三月十二日雪中有懷西涯

半夜忽深雪稚門誤夙興烹茶空有待放棹已无能

天意從難測春花鬱未勝白頭高閣地病裏共誰曾

三月望日過北海子有懷西涯

城中三月未見春海子[illegible]邊[illegible]問津枯株半死故不

死芳草欲匀仍未匀狂風一路[illegible]夕陽兩岸波

桃溪淨稿卷之四十五

再次前韻寄西涯

病骨幸差健　天威實具臨卜居非浪語圖報本初心世豈有升降道終无古今退藏休復念　眷注此方深

送世謹叔南歸

石湫橋外墓前碑一派分從第幾支正是宗祊疎闊地況逢江海別離時觀光最好　昇平世起廢終慚感激私負道　恩深歸未得碧山元與白雲期

訪西涯不値途中爲風雨所迫

老我來何數先生出每遲始知官重地不及病閑時（西涯在告予恒往爲竟日之留）興盡王猷棹愁深楊子岐過山風雨急對面使人疑

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

炎風吹雨晝陰陰夜半泥塗沒馬深路險未能辭吏責命窮猶復誤朝簪向來漫浪成何事老去依違愧夙心廊廟江湖憂樂地敢言城市與山林

十三日再朝有感用前韻

敢從明日問晴陰又向空街走夜深多病可應還涉世感　恩終是愧投簪自憐一代功名地不盡平生感慨心何處有山容不得好官推復玷儒林

次潘孔脩南山感興韻

滿懷認取自家春天與南山未是貧試問五陵豪馬客紙今抔土屬何人

萬古乾坤幾勝游南山隨處即蓬丘黃粱未熟邯鄲枕爭怪人生易白頭

次西涯病起早朝韻

卜居未是賜歸年陽羨誰教浪買田可信行藏具在我極知用舍本由天問公寤道方成夢尼父初心未絶編廊廟江湖今萬里海天空闊正无邊

擬向　清朝更乞年敢論東海有桑田廟堂文識元无分溝壑從來不怨天老共紅塵添白髮夢回泉石愧青編腐儒論說真何補宵旰憂深正在邊

次西涯過舊居有感韻

萍水從來西復東舊堂休歎燕泥空卽看廊廟今前輩未數江湖盡下風病裡路岐還入夢老來光景合成翁新詩忽報驚人句自起推窓月未中

雨大作不能歸少歇東朝房有懷西涯

放朝有　旨雨如傾只尺金門不可行在處路頭皆入坷幾時天氣是清明不妨萍梗聊隨地猶喜樓居

是落成誰共比窓供少歎偷閒忙裏亦多情

宿朝房有感

大庭何能萬履餘退公聊復此安居却看突地新樓閣猶切中天舊殿廬起廢可堪垂老日感　恩長愧入官初倚閣望斷南飛雁更覺從來百念疎

西淮饋内酒再用前韻奉謝

涓滴從知　聖澤餘遠煩分賜此何居投詩本是深知已洗盞何須恨直廬共醉世應心自慊獨醒吾已從非初一尊倒盡公休笑百感曾驚鬢髮疎

廟祀値雨既畢門閉幾不得出與王濟之吏侍

駐西涯朝房短述志感

只尺威顏對越同駿奔何敢廢臣恭齋廬幾日惟競惕淸廟千年想肅雍夜色未分心耿耿禁門深鎖路憧憧翻思少日微官好風雨如山睡正濃

南樓晩興

愛凉聊復過南樓坐看殘陽宿雨收樹繞碧簷紛入画天開淸漢欲生秋倚闌敢作幷州恨仰首空懷杞國憂一笑素餐還託宿且隨嵩祝拜宸旒時誕節隨班拜

送鄭大尹還天台

天台作縣比神仙好客仍兼鄭老賢桐柏宮中参議泝石梁橋上夜忘眠別來最是塵埃苦老去還於水石偏此日送君重有感不堪歸思益茫然

寄遊東西涯先生

舊游回首半成空十載重來愧澤宮白髮敢忘淸世寵强顔難入少年叢書癡心事今逾苦環堵風情老未窮世路滿前公莫問只須一笑付兒童

次韻答敬所先生

好山何處不相宜又向鷦鷯寄一枝淸世每慚多竊祿白頭休恨未逢時險巇岐路憑誰問進退心情祇自知我亦有園三畝在未容東海獨棲遲

雨中有懷古直

醉裏乾坤不記年忽聞多病亦凄然可憐寂寂靑燈地誰共呻吟對雨眠

黑髮相看直至今幾驚離合幾升沉自憐不及汜汜處猶有懷鄉一種心

謁孔廟

白頭還過泗河濱幾向天階感慨頻萬古乾坤惟此老百年身世幾何人門墻自古誰曾入廟貌于今又一新再拜却慚衰病甚聖言空自憶書紳

滋陽道中有感

水陸交馳路幾千敢將辛苦惜華年直須歷盡山東
地始覺餘瞻益北天奔寸紙聽隨病在復霜先已識
冰堅消候欲報知何似一念深恩一惘然

東阿驛夜酌有感

客酒深從夢裏斟路岐江海幾浮沉極知陳乞還多
事轉使遲迴直至今問渡又逢霜露下鬢毛爭奈苦
寒侵不才　明主非難棄戀念平生犬馬心

有懷陳敬所

歸來又復別匆匆相憶真應是夢中上國恩光終愧
我故鄉風教獨煩公病隨岐路天誰管老向山林命

轉窮得似一竿橫海上片帆隨意坐春風

奉勸西涯先生病起再出

罷勉公須出殷勤詔幾臨虞慄　明主意憂國老臣
心九仞泉終及三年艾自今白頭餘病在未敢入山
深

桃溪淨稿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洪典謨訓雅頌之辭爾

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寖繁黍離板蕩之篇蕭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羈臣棄士哀鳴悲思以抒其憤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觀

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
衰而人材由之矣唯我
皇明聖祖神宗嚴道敦化至
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
醇厖湛濊蓋天地一大運會也
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壯

發正義抒宣宏辭以潤色治理
培植道脉何其符合與如丘文
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李文
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
述皆臺閣之望儒林之宗也考
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蓋

不俟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
歎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
孫必阼見其遺文若干卷蓋文
正所選定者其文明健閑博根
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為宗以剖
白事實為用以抑揚邪正為志

以遺遠聲利為情詩與文同致
合發情止義之則而鍛鍊馳騖
莫為有無蓋其所負者獨遠大
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為忠而
常恐愧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為
義而常恐愧乎其生是以方進

而慨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偕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也刻在學宮

正德辛巳仲春既望守台州姑蘇後學顧璘謹序

桃溪淨稿目録

送陳御史序

成化丁亥春三月御史陳君士賢以廷議出督學政于南畿 命下吾同鄉薦紳士往過焉有惜之者曰天下事有重輕緩急抱蓄如士賢善論列侃侃如士賢謂宜置左右以公天下得失以開道 天子意嚮以復于古之治乃茲歛大用于一方其誰能不齎咨悵惘焉者爲士賢喜者則又曰時哉弗可遠士賢而好盡言以招人雖未有至如國武子者然與其一齊衆楚卒寘其身于無益之歸無寧爲今之行得安[illegible]

身心以致力於所任使者乎士賢恂然曰君子不出位以思固也而食君之祿亦豈能漠焉判秦越於君心耶且自朝廷以達于國都于藩府州邑猶手足腹心然曷有忘腹心而獨於手足運用以自取快適此固吾夙夜去思之惓惓者惡乎喜雖然天下風化實維學校惟茲材良以敉寧我國家民物而南畿尤祖宗根本重地亦固吾 君所先注心者吾淺薄方懼忝厥任使幸而盡瘁以底有成績於吾心尤兢兢焉又何以惜爲哉鐸聞而贊之曰子之言實矣志則罕矣子俶其行亦既有踐矣茲其弗渝中斯克[illegible]矣于嗟古人伊誰之遠矣無曰予詞之諛諛矣士賢起謝曰其不佞敢遠心以有負於今日衆具曰維邦之光維吾黨之望明日相與餞于大都門之外各以其意爲詩而屬鐸述以爲之序

元宵讌集詩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朝廷熙洽乃休暇文武群臣于元宵前後各五日得讌飲爲樂先是鐸同年諸僚友相與約歲時假杯席叙平生以爲常去年長至日明仲爲首舉鐸以次得元宵之會及期天大雨雪竟日夕弗止諸友無遠約悉至至乃舉爵爵無筭番酬明仲

主席抗言曰乃今日雖故舊之歡實維 君之賜故事會有紀今故已乎哉遂舉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之句鬮爲韻已乃復舉酒明仲曰因以爲令凡於聲吟哦作推敲勢者有罰主人主勸客詩成許後客貴速遲亦弗罰也師召寡言話得金字詩最先成罰弗及汝賢次之餘詩成鮮不入于罰者明仲亦自坐焉賓之故不飲得惰令以離席皆書爲長句鼎儀號詩興特濃每出口吻間輙觸令衆競罰困之未終篇夜幾二鼓矣明仲曰樂不可極因披雪以出時鰲火燭天驚烏群噪尚質馬逸去衆亦弗之覺明日鼎儀

[illegible]御史臺之獄而屬之大理於是有異有同有可有不可大理者舉得以持法比亭平之刑曹御史臺不能自爲同異可不可以輕重天下之獄噫任之于大理亦重矣於是而私有所同異以可不可吾民之大命何賴哉然所謂私者非必誘于利奪于威之謂也耿小智矜小能以物我必勝爲主彼曰可我固曰不可我曰不可彼固曰可各惟其一偏以自異不然則又附和黨比無所與擇可不可惟人之同而已於是而傳致而掠立以輕重天下之獄若是者皆所謂私也於乎吾民之大命何賴哉誠使爲大理者不過

於深文曰彼罪之輕重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從之夫何同爲刑曹爲御史臺者不狃於成案曰彼辨之是非誠當矣彼之法天下之法也吾更之夫何異夫是之謂一以公行之而無所謂私者夫然豈直曰天下之獄得其平而已以是而成天下之事將無所不可也天下之患其庶幾乎慈溪龔君時濟以進士拜南京大理評事于秋官主事王君文徵屬予爲贈言二君蓋正所謂相與同異可不可者因推其說以告之不識果以然否

贈黃[illegible]序

南京秋官郎中姜君用貞既拜　命爲郎中明日亟告行於其所嘗往來者東書戒途欣欣然往若恐後若將弗及曰吾母在吾不能一日留也初君之爲行人司副也人皆以散地困君謂且得顯曹以大見所抱蓄君則曰吾母年幾八十矣不能涉遠迎養之非其願舍官而養亦非其願[illegible]得[illegible]地以養吾母生死皆

君恩也無能以白于當道者與人言輒流涕曰二公吾不願易也既而得今官則又謂予曰獄重也甚懼予何以教我予曰昔僑不疑每有平反[illegible]則其母喜否則爲之不食子知所以養母而不

知所以治獄乎且獄之所以不得其平者蓋非一端矜智巧持姑息視趨向惑浮言以威怵以法繩凡此皆足以爲害而與利爲市不與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幸而未能無訟則哀矜勿喜之誠恒在所先而治獄之道過半矣予從君久見君之行履[illegible]才識論議類出乎右而養親之孝獨拳拳焉是心何但於獄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充而極之事君之忠以至光四海通神明皆自此始特求端用力之實非有他人所能與者予方深媿于此而何以爲君告哉或者君取善不倦而理義[illegible]相

與無窮則乎又安敢以已所不能者自沮而不以告君哉大夫士知君者多爲贈行詩實之李君既輯而序之矣以予於君非詩能盡也俾復贅其說

贈袁德純序

吾太平邑大夫袁君德純既拜　命爲太平之明日有過君者迎謂之曰太平黃岩故壞地分西南之半爲太平黃巖昔所謂健訟者在焉吾爲子懼子誠執儒之迂而不知以術以猛吾恐子之弗堪也君蹙然曰有是哉吾惟弗能儒之愧民之性夫豈獨黃岩異哉其不佞不敢侮聖言以自畀也吾聞今守令以罷

免去者往往非自外至吾安忍輙誣彼民哉又有賀之者曰今朝廷蓋試御史以民事而亟進之子將不久於彼彼之民亦不得而慢之也君則顧而笑曰子誠愛我哉君子不出位以思則能盡力於其位吾苟持是心以待是自棄之也且一邑之難孰與天下御史者舉天下之責加焉不能令而樂於御史其未之前聞也鐸與黃吏部世顯鬪之曰賢矣哉吾邑之大夫也吾與爾生長今四十年于茲矣見爲吾黃岩者嘗有是心乎有之是果吾民之負彼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我也歲也於乎今天下之非歲者何限而於吾[illegible]特甚是安得盡如吾袁者一洗而出之以信吾民哉初世顯舉君於春官已識君爲名進士而未知其有知至是也予嘗叩之明仲羅先生明仲於君宬親且久則亟稱之曰今安得盡如斯人哉吾鄉固未易有也既明日予乃從世顯得親其論議殆與明仲合予益敬且喜因以語明仲明仲曰若是者不能以有爲吾固不敢疑天下士吾與子將益自疑其不足信而儒者爲空言也又明日君過予歷詢民隱且屬予録古循吏傳而折衷以濂閩諸先生之說因以其得試

州縣者附焉予益信君卓然以大起治道興教化平風俗爲己任今之稱能吏區區簿書期會獄訟之間或未足以盡君也君於諸先生之道蓋嘗求之全書驗之心體之身以力行於平日而尤拳拳于是者則臨事而懼亦盤銘書紳之意也益擴而大益久而恒他日爲賢御史爲良公卿以大行諸先生之道於天下則孔孟之道在是此眞儒之效君之極致而吾黨之望也夫豈特一邑之幸而已哉世顯俾予爲贈言予不能辭因撫其說以俟諸其後

贈節菴章公歸鄞序

今年秋鄭節菴章公致和將歸自京師京師大夫士之家于鄞者皆重公之行願有所贈於是學士楊先生維新過謂鐸曰章故吾鄞巨族族有聞人公又其最賢者也公自永樂中以富民徙實京師受廛北郭北郭之民久且信之至訟者質其成而盜者愧其知公雖早遠鄉邑家族恒仰公以為模表公又取其賢者而教育之如方伯繪舉人紹黃門鎰進士銳皆與有力焉今旌北郭之民益重惜公之去而吾鄞人則幸其得歸之為吾子能為我圖其所以贈公者乎曰先生知公之所以去歸其鄉者乎先生曰人心不可

兩用方壯之時其氣盛其志銳其材雄故凡百念乘之以動者森不可禦而莫不有事于四方焉暨其既老則盛者消銳者沮雄者伏向之所為無復顧藉而惟宗戚墳墓鄉土之思亦人之情也予曰是則然矣其亦有老邁衰疾奔驅勞苦終其身而不得休者乎公以八十之年遐祉盛福危冠博帶以榮歸于其鄉仰而懷俛而視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沒矣白髮儼然青山如故得以優佚桑榆之景者果誰之　賜耶昔史遷稱漢文帝時六七十翁游敖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然則公之歸也其可以卜吾　皇之治乎先生曰然亦有[illegible]死則[illegible]志得意滿而未知所以止足者公今日之歸固　上之德而所以能歸者則又公之獨見故君子惡夫以官為家而以不去其鄉為可法鐸拖而嘆曰先生之言至矣請書以贈公且使夫人之聞之也其亦有所勸乎明日先生與鄞之大夫士餞公于都門之外因屬鐸敘次其言以為別

吳脩撰汝賢省親送行序

今年秋九月吾友翰林脩撰吳君汝賢有歸省之命於是君去家蓋十有四年而檢討公太孺人年方六十君已再轉官長史局矣初君以親命久不果於

行乃者　朝廷特重近臣之去復更定為令凡臣僚去家十年者始得請省歸以例當行猶懼上意之不敢知惘惘然若有不堪于懷既而　命下人皆為君喜之而君亦自喜其獲[illegible]人有親在我　朝為恒典臣子當[illegible]欲得則已未有求而[illegible]情者而今乃若有不易至如君者去家之久亦復以得之為過望過望而當望而長[illegible]則滋以愛同人之情[illegible]使君當未更令之前[illegible]未必知　上之恩如是之深且難也[illegible]恩[illegible]感[illegible]之不可不[illegible]而一張弛之[illegible]人心於[illegible]矣雖然感恩而知報者

於人也若夫賢士則又[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古之人固有奈
此勞苦終其身不遑寧處[illegible]杕杜而不以怨上
者尚頼[illegible]養之爲恩豈不[illegible]不顧豈仁人孝子所
以答上其親者哉亦豈將父母所以教其子之心哉
吾於是又知公義私恩之不可偏廢而一舉措之間
可以窺君子之用心矣然世之人懷祿以爲君營私
以爲親者往往而是甚或假託附藉於公義私恩之
間以便其身圖於是上心始疑而恩賞之施亦將無
所濫矣於乎均之一事也而所趨不同乃如是然則
君子之所以自處焉可於其微而忽哉烏可於其微

而忽哉君明達博雅落落有大志於此蓋所熟聞而
素稔之者予淺末無以撫愧焉而猶不已於言者亦
朋友之誼也

贈寧國通判陳君序

成化乙未秋八月吏部以吏比天補中外官先是取
太學諸生以及諸鄉進士俾試而參用之予友陳君
德廉名實在上第故事當得州守府上佐惟上之人
重名器用是以待超遷者爲勸激之具每初授僅
一二人至或不以及德廉乃遂有寧國通判之
命人以德廉之才之學以之既進士列縉紳侍從間
宜無不可者而乃[illegible]是流輩以迄于今上之人猶以
其所當得者授之爲勸激勸激而後能士之豪傑者

不屑也德廉今所謂豪傑士而果有待於是哉然借
其立名喜功之氣使之鼓舞奔赴不自知其入於善
則固上之人之任也於乎充是心而上之以及於無
窮使孟姜卮酒有重於千金之賜則將移天下之道
其殆庶幾乎故以德廉之賢而得是不爲詘而上之
人所以待德廉亦不爲薄矣吾獨念夫予與德廉同
領鄉書十有七年于玆如予之迂踈淺薄視德廉殆
不能以什一而守愚坐食進退無據至以官階相埒
翊必復歸之以辱諸大夫士之後而德廉所得乃若
是予人不知其所謂勸激者果何如也雖然昔人謂

邑之政可達於天下況寧國近在畿輔之內環千里以為郡通判之尊視守為別駕千里之休戚守與通判實共之而或不加之意夫豈但其政之不可達而已故古之君子不患其位之不足惟患其職之不修而薄功厚享者天道每惡盈焉然則德廉於此亦可以自念矣德廉其行哉知人則哲予既昧於自處懼無以深知吾德廉也故又以克艱之說終焉亦朋友之誼也德廉其行哉

勉軒先生輓詩序

古者閭巷之學自黨術以達于國莫不有師閭巷之

師蓋大夫士致仕而老于其鄉者為之曰上老庶老坐左右塾而教焉歲事畢則餘子皆入于學至春而偕農事士與農初不易業而學以為常如是者雖欲不習於善不可得已去古既遠學校之政不及閭巷家自為俗而人無定學於是有起之而為一鄉之師者一鄉之人無小大無賢不肖皆得而師之則亦豈非古所謂閭巷之師也哉閭巷之師不繫於上惟布衣之從教自我立而卒莫之能外若是者豈不益見其難能也哉勉軒張先生世家吾鄉之桃溪桃溪之人無賢愚長少皆自童孺莫不求先生而受業焉先生久於庠序歷事師友順先後幾四十年由吾叔父寅庵發其上而下鮮不及其門者雖以鐸之無似亦得以備灑掃之末於乎悲哉先生之為教也先生之沒今二十有餘年矣先生長吾鄉者過先生之門莫不惻然曰此吾昔之所從以受業者也見先生之子若孫亦莫不曰此吾先人之所嘗受念而勿忘者也吾鄉於時家富右族盛武斷鄉曲持偏私以益其勢者何限而今視先生何如哉先生隱約終身名不大顯于時而獨不沒於其鄉鄉曲之賤故非偶然世之人聞有獵取天下之名而終

其身不能得之於鄉曲者由是而推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先生之學與行鐸叔父既銘之墓矣先生之子某又不遠數千里將備求今之名能詩者以大白先生於天下後世鐸識淺薄無能為也先生之遠且大者始即其施于鄉者以告夫今之所謂閭巷之師作張先生輓詩序

京師十景詩序

京師　天子之居曰京師皆大眾之詞天子宅中而居既眾且大以觀萬方以朝諸侯以撫民物組宗廟社稷紀百官庶府罔不在是為天地之奧區

據之都會北據河山之勝地形勢之全不可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始宅都金陵　太宗文皇帝入
繼大統遂營北平為北京乃即勝國之都而廓大之
於是在金陵者為南京而京師遂定于此於乎自石
晉氏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以畀契丹而茲土不沾中
國聲教者三百餘年于茲矣雖以宋之全盛不能
一日而有乃今則京師巍然為天府一代衣冠文物
之盛光前而裕後於焉　垂于神孫億千萬載之業豈
非天秘地藏若固有待於其間也歟然鐸等遭遇
聖明仰瞻天邑咏歌紀頌以鋪張盛美分內事也而
異時諸老之作所謂京師十景者大約略備景凡幾
詩詩若干首洋洋乎渢渢乎蓋將擬二京三都而作
者噫亦盛矣然京師之所謂衆大者夫豈直是哉經
國之規摹立朝之綱紀上之天命之求祈下之民心
之顧畏蓋無往而不用其極斯則國勢所以安全靈顯
赫所謂在德而不險者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又曰鎬京辟雍無思不服鐸不佞敢以是為今日京
師之頌以率先于景之作庶幾我　列聖創造締述
之深意真足以上配殷周於無窮也於乎休哉　年
月日　　鐸序、

重修宗譜後序

成化辛卯冬十二月叔父思得先生以寶慶知府來
朝于京師念欲乞身未得也鐸侍教在告者凡兩越
月乃取吾謝氏宗譜參以歐蘇之法而損益之譜別
為類有録有圖有考有傳有範有志錄之目有二圖
之目亦有二而又有所謂誌粉詩文者附焉總之為
類十類各有題引以標其上於是僞者芟訛者正疑
者闕凡以本之傳信而不敢一有容心於其間於乎
吾謝氏遷黃岩始經界公譜之傳蓋不知其幾十世
矣嘗亂屢更散落殆盡乃今斷自椽八府君為一世
祖至鐸得九世九世之上不可得而詳焉然則斯譜
之作夫豈得已哉於乎自宗法不立世之人不一再
傳而皆已不知其身之所本不知其身之所本則不
知所以尊祖不知尊祖則不知所以敬宗不知敬宗
則不知所以收族不知收族則不知所以崇恩愛長
和睦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昔之君子蓋曰彼且吾無
如之何吾視吾力之所能者則姑自吾一家一族而
始之庶其攝人心以厚風俗者在是乎然則譜之始
作也亦豈得已哉雖然枝分派別昭穆親疎秩然不
紊一舉目間而千百年之世數如指諸掌者譜之次

也所謂尊祖所謂敬宗所謂收族所謂崇恩愛長和睦以不忘其身之所本者則文之實也立法創制本之躬行之實而不能不著之文以傳示天下後世者上也因其文之著以力求造乎其實而不已焉者次也若乃飾輪轅爲軒車而棄之如芻狗觀擧以竊於人曰吾譜其法也吾譜其例也則亦將焉用彼爲哉吾叔父篤學力行好古不倦蓋欲以其本之身者達之天下而位不滿德乃退而修諸譜又將行之一家一族而爲之兆也然則斯譜之作亦豈先生之得已也哉於乎不得已而有作則先生之所以望吾後人

者深矣鐸無似大懼世德負荷之不堪以深有忝吾先生之教謹揭其說于後固將與吾謝氏之子孫俛焉各求至乎其實以庶幾乎古人脩身齊家之意以不愧於斯譜云

贈王存敬大尹序

國朝進士在吾郡先後幾百人獨方伯陳公亞卿范公以知縣起家以迄于今而始有余崑山茂器馮宿松融端王吉水良玉吳績溪孟章以及吾存敬存敬今和州節判王君之子也和州於吾文選黃君爲知已文選之子脩又於存敬爲知已始融端以近例不合爲知縣人多以是咎文選至是則又以是多之曰是果不爲私者也予曰不然若是者不爲避嫌則爲賣直賣直避嫌鄉黨自好者不爲也而謂吾文選爲之哉況其進退黜陟之柄雖冢宰上卿有不得以自由者若是者豈特不知文選抑不知命矣命之所在固不待求而得雖求而得之亦命也夫惟不待求而得則亦何有於愛憎取舍之間哉雖愛而取憎而舍亦命也故凡廷寵之爲行人不爲御史也應昌商霖之爲大理刑部而南也命也獨融端哉孰是以咎吾文選而疑之則過矣或者曰自三代官人之道廢天

下之困於命者何限今予獨以其一鄉之私一二人之故而疑之於命是何其見之不廣也予黙然不能答文選聞之曰此吾黨之罪也願書之以志吾過遂以爲存敬贈且以諗之諸君以爲何如哉予託交存敬父子猶文選也文選之心猶予能知之存敬能知之存敬識趣不凡而其問學之功又進進不已則夫淺以廢命盡其在我者以施之於政以幾及於古人蓋聞之熟矣在篤信而力行之耳予不復以贅

贈項先生南歸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今承平之久文恬武嬉乃奮

[illegible]明目達聰[illegible]既又用近臣之言式序
在位以六數黜陟于天下於是大臣坐陳乞去者前
後以十數既又命吏部合諸司百執事而群聚之後
先奏免者又凡以十數而加倍徙焉初是法之行也
小大凛凛若明神之臨于其上不遑朝夕吾鄉衛慕
項公士昭竊獨自喜曰造物者其以是假予吾於是
所不得遂吾志斷已矣乃亟命其子魁以痼疾辭明
[illegible]能于往賀焉公忻然曰其不自分其有今日
皆君之賜也抑益公於是年既七十謝病而居
[illegible]二年矣維是命儲實主出納例雖如公者不得

輙棄去公讀書飭行起自太學被　旌孝之典顧欲
完晚節而未知所以處乃今得一旦藉是以歸夫豈
不快然於心也抑吾用是知天下事固有衆人以為
易而得之獨難者亦有衆人之所不堪而君獨以為
甚快者此特視其所遭與其人何如耳噫使公不繫
茲職則雖所謂卿相師保苟欲去之未有不以為易
者使公之心不安於去則雖簞食豆羹亦或有不堪
於色者然則公[illegible]之行也固可以觀君子之所養抑亦
可以仰窺世道之萬一矣或疑公及是而行其迹不
能不同於衆人者是大不然君子之出處去就惟慊
於其心不愧俯仰之為皆是之人固有去國不宗其
名者而陽辭陰取之徒反或施施焉自以為得志若
是者而何以其迹為抑而何以其迹為抑公聞之益
自喜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無以易此矣於是文
選黃君世顯亦以予言為然乃相于書遂以為公別
且以告夫人人之欲知公者

贈太守史君赴潯州序

今年春三月廣西潯州府知府缺天官卿推戶部主
事史君芳　奏補之廣西古百粵地去京師幾萬里
而潯又重江復嶺為廣之絕徼蓋獮大藤峽者在焉

地深以阻治之非其人則不幸往往而有他因襲之
久士之官四方者類以得是郡為不樂其行也莫不
惘惘然有懼色而人之見之亦相與勞苦慰藉之不
暇君既拜　命之明日予往賀焉君漠然不為意第
曰潯大郡也廣東西之安危繫焉吾何足以堪之既
乃見凡所與游皆曰賢者固不可測則益相與嘆當
道之明於知人處君之足當其材而無所苟也初天
順甲申予與同年進士李君東陽十八人者奉
命入翰林為庶吉士君雄材偉觀在輩行中人莫之
敢易而君亦恆然自顧念欲得劇職將大有所為以

自見然則今日之行固宜君之所不以為意者盖朝
歌渤海昔之人嘗用之以大治而其勲名生望亦因
之以大顯初未聞其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又况納
之於人之所不堪以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能則
亦惡知夫造物者之不深有意於君以大成就之於
其後也哉雖然君為世家元名臣天澤之後先君子
某又嘗為兵馬指揮文事武備固其所有事也則亦
何有於是哉過詣君各交游之故謂君之行不可以
無贈以釋大馬齒宜為之序乃不敢辭而備有是說
君果以為何如哉

貴州按察副使李君贈行序

今年春貴州按察副使缺吏部以監察御史李君[illegible]
之　奏擬之　命既下有惜君者曰貴[illegible]名藩方[illegible]
荊廣川雲之衝於西南為絕徼去　京師[illegible]里
舟楫所不能至吉所謂羅施國者在焉夷獠雜揉寔
有徒喜則人怒則獸治者恒簡節疎目猶或懼其不
率往往而有他君繼賢其如彼何哉為君喜者則又
曰法嚴於近遠則寬寬則人得以自遂治難於始久
則習習則人易以安維是貴州入我　王度盖餘百
年于兹矣化更治洽人樂其生安不敢動非如曩時
[illegible]之行[illegible]慮者然　朔近終以其遠中國特
[illegible]不甚繩以法而吏者亦得以少寬焉是名雖
遠邦[illegible]樂土況賢如君者而往夫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也哉予曰不然由前之言則甚難由後之言則
甚易以為難則怠心生而阻以為易則忽心生而驕
驕且阻而天下之事去矣有志者視天下事皆所當
為視天下人皆所可化惟不敢不徐持以歲月則用
夏變夷不阻於難而怠心息矣不縱弛於人所不知
不苟免於法所不至莫見莫顯天威咫尺則視遠如
近不驕於易而忽心息矣不怠不忽此忠信篤敬之

道孔子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充是以往夫豈一貴州
也哉君練達老成以名進士為御史嘗有聲於福建
江西間所謂難易之說盖聞之熟而行之素矣奚豈
有待於予言者哉又豈以人人之言而自惑者哉君
行有日文選黃君世顯行人董君廷寵皆相予言以
為有足以贈君者遂書之作李憲副送行序

感情詩序

感情詩若干首廣東按察副使應公志欽之所作也公以湖廣副使起復　京師凡八越月而始有廣東之　命於是情之所感不能自已而是詩作焉初公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遂擢僉事進副使歷江西福建湖廣以迄于今一時同年如公者蓋已握要樞焉　天子心膂得以根威令如反覆手矣而公方逡巡仕途凡五歷臬憲幾三十年而官不過四品於乎非命也耶然命出於天雖天亦有所分予

所受者大則其小者不得取也公之先君子全歸先生以雅德盛福躋于上壽母弟學正君志道鄉進士志順又皆森森聳翹待相為後先一時門地冠裳之盛如公者殆亦莫之與京況公回視鄉邑名同薦書若秋卿林公進士羅公者亦既已如此矣而公方老成竝立挺然如後凋之松栢於乎此其天之命於公也亦豈可謂不厚哉雖公之心亦願留其有餘者以還造物以遺子孫不然以公之才之賢而偃蹇至是豈理也哉抑今之所謂命者不特士之進退雖上之用舍亦不能不參之毀舉愛憎之間及其至也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於乎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命之所在惟君子以義處之則進退之機恒在我而不在人故用舍之命君子有弗命者焉公鐸叔父賀慶先生知己鐸所敬事而不敢後焉者也其於義命之際誠有非鐸所及知特因公詩而謬為之說如此公詩既成大夫士應而和者又凡若干首遂聯為大卷而鐸也亦以公命僭厠於其末

重修洞黃黃氏族譜序

吾邑多舊家鉅族邑之東南曰洞黃黃氏蓋其先昭武鎮都監某避五代之亂徙自閩幾五六百年于茲

矣子孫繩繩無慮千數百指都監之十四世孫松塢公某懼其族之遠且蕃而或不知所以相親相別也始與其子職方君某為之譜越五十年職方之子今文選郎中某復取歐蘇之法因舊譜而增修焉曰大宗圖則因其所謂宗緒圖者而修之曰小宗圖則因其所謂六世圖者而修之曰譜傳則因其所謂世事錄者而修之而復益以墳塋志居徙考婚姻世考則又歐蘇之所未備者也於乎其為法亦詳矣昔先王之世太宰以九兩之法繫邦國曰宗以族得民而又有小史掌邦國之志以奠繫世以辨昭穆當是時雖

蚩蚩之民皆知不忘其祖不紊其宗以自相安於相親相別之中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自夫宗法之不立也而後賢士大夫家始自為譜以親其族以別其類以幸其不至於忘且紊以求自附於先王之民於乎譜之作其宗法之變乎然自歐蘇譜學既行之後世之效而為之者亦衆矣卒鮮聞能保其族至于久而不替者故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譜者固君子之所不敢後而亦曷嘗專賴是以為重也哉黃氏之先世載厥德其遠者吾不可得而詳矣若松蹻公之重厚狷介職方君之廉退孝讓所以行之身教之家施之政以孚于其鄉者蓋皆鑿鑿乎不愧所謂先民長者之風至於文選而益有光焉文選之子俑又方承其家學以明經取進士於乎黃氏之澤於是乎不可涯矣鐸不佞辱與文選交最久故於其世德知之特深因取以列之首簡以見茲譜之修其所藉以為重者在此而不在彼譜之附錄又有所謂　誥勅所謂詩文蓋皆世德之可考見者於乎黃氏之澤於是乎不可涯矣

送林紫庵先生序

今年秋兵部郎中紫庵林先生萬容有南歸之今先生年未六十一旦抗疏以去當道者重以士論勉留之至于再先生疏凡四上期必得請乃已於乎先生在下位隱然以一身負天下之望今天下所謂名士者蓋將視先生之進退以為重先生茲行其不輕而審也較然矣人或曰先生紆徐仕塗幾三十年未嘗以去去輒不顧後先否不可奪賢者之不可測也固如此予曰不然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先生非隱者也非仕而通者也易曰罔孚裕無咎又曰敦艮吉先生其庶幾乎世固有終其身不屑於天下而矯抗以干名者曰吾其為易之艮亦有終其身不惜於天下而假託以罔利者曰吾其為易之裕於乎斯不亦侮聖言哉然失之艮猶不失為自守失之裕則枉已徇人將無所不至矣是以君子盛不避干名之嫌而不敢一置其身于罔利之途惟夫誠不以名而止於不可不止誠不以利而進於不可不進斯則用舍行藏之義庶幾乎聖人之教而於道無負矣鐸也實距於進而未知所以止方將就先生而問焉而與共君道本願以予言為先生贈於乎予言無當為先生有無哉

通政經歷徐君熙行詩序

成化庚子春二月天官卿以吏比　奏補中外官
取太學諸生與諸進士比諸途進者絜短長而參用
之求於徐君宗德裒然出諸生之右遂拜南京通政
經歷於是君領鄉薦居太學十有六年初君之謁選
天官也願得一州縣以自效曰吾不得於進士將得
於民吾取以是為勞人者哉既而不果得則又曰吾
猶如是而不可必得則命也吾何擇乎哉夫今之所
以官者外而尊內而卑此人之情而亦輕重自
務也況通政　天子喉舌而其屬視部寺尤當
不以甚卑者乎君之志益以為居其職則思任其事
與其逸吾身以負於職孰若勞吾心以不負於民是
以寧為彼不為此也夫豈擇所利以自安者哉或者
曰君先給事與今天官卿同事　朱朝為知己其知
君也蓋深用而不遺其材也審矣而何以其志為哉
予曰不然以夫子而使漆雕開仕非不知開也及開
對以未信又從而說之則固不若開自知之為至也
然則知人之道其難乎於乎誠使今之士自知皆如
開而說之者皆如夫子將天下無難事矣雖然君年
方壯誠以其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充之他日出
而為方岳為郡太守以從事於民未晚也則亦何歉

於自知者哉君始與張君尚美彭君　讀書後湖
未幾進舉于鄉稱後湖三友茲行也尚美實相率為
詩以贈而屬予為之序予亦知君者也因不敢讓而
述其意以歸之君以為何如哉

贈寧波守馬君序

士之以進士進者歷京朝官既久乃始得為藩臬為
郡太守其選曰推選蓋又以其所謂行與能而非盡
以資格也然藩臬之貴視郡太守實半倍之守之位
雖下不為卑而其職之於民也視邑不甚遠凡民之
疾苦政之巨細藩臬不能知者守得以知之邑不得
為者守得以為之故識者謂舉天下之郡守得其人
則天下之治得矣然人之情寧得藩臬下僚而不樂
於為郡者何哉藩臬之所治部使者而已郡則藩臬
之胥掾亦得以媒蘖陵轢其間使之望顏色聽麾指
郡之於藩臬猶邑之於郡也故邑總為郡郡願為藩
臬此勢也亦人之情也是以古之為官者恒難乎其
大今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小難乎其大則益見其有
餘恐恐焉惟任天下之責而不敢一日自寵榮以為
樂難乎其小則益見其不足急急焉懼失天下之利
而不肯一日甘貧賤以為安所以然者以職業則小

者易塞而大者不易塞以勢位則大者得肆而小者
不得肆於乎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矣馬君廷宣以
丙戌進士歷秋官郎中去年冬乃遂有寧波之
命寧波大夫士太史楊君惟立輩皆相與屬予為贈
言君西蜀世家伯兄誠與予同年今 崇府長史南
京戶部郎中自然滿縣丹綸則皆君之群從昆弟同
擧進士者也君既練達明敏為僚輩所推重而又得
於家學者如此其知職業之難而不樂於為郡也必
矣其能不以郡之不欲於瀟泉者施之邑也審矣所
以大慰茲郡之民以不負於其大夫士之所望者將

不在是乎因為之言以徵諸其他日

愚得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紀事而已矣六經之文若
易若禮明道之文也而未嘗不著於事若書若春秋
紀事之文也而未嘗不本於道後世若濂洛關建則
明道之文原道復性蓋庶幾乎是者也司馬遷班固
則紀事之文唐隋五代史蓋因襲乎是者也舍是而
之焉非文之弊則文之贅也斯甚矣乃若雖不主於
明道而於道不可離雖不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
是固不得已於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廟朝
廷下而鄉黨邦國近之一家遠之天下皆未有一日
舍是而為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則用之為制誥為典
章為號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顯於天下不幸而不
遇焉則用之為家訓為學則為諭俗之文則其用有
限而其文不能以大顯然幸而用之郊廟朝廷天下
矣而行媿其言事矣於前茲顯也所以為辱也奚貴
於君子所貴乎文者體道不遺言顧其行有益於實
用而不可缺焉耳我叔父愚得先生博學好古蓋嘗
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於文矣然官止一郡未老而
休所謂郊廟朝廷天下者其文已無所於用獨其用

之於郡邑於鄉黨於一家一族者皆諄諄乎道德倫
理之懿言之自身而不為無用之文以取譽於天下
是蓋不必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不必專於紀事
而於事不可緩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如先生者非耶
是又安知先生之文不盡用於今者不大顯於後耶
鐸學文於先生幾三十年而未知所用姑識吾媿以
掇其大者如右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劉氏宗譜序

法立於一家而天下之治由之此衆人之所謂迂而
君子盡心焉何也一家者天下之積也人各重其家

以不忘其身之所自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之治可幾矣宗法者先王所以攝人心厚風俗使人尊祖重本以不忘其所自者乎夫自周官九兩之法不行於天下所以重繫世辨昭穆者皆無所於屬於是生無宗死無廟族之人不相為慶吊而先王敦叙收睦之意微矣君子於此有不得已焉則自吾力之所能者為之譜以聯其宗宗各有譜則人猶庶幾焉皆知其本之所自不敢輕視其家以一試其身於不肖而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而天下之治將於是乎在矣是宗法與治道實相表裏而譜又所以繼宗法之不足而為之者也太守劉公德誠以名御史涖吾台郡其家在濼濼故金源擾攘地也故家大族譜諜類無存者公特取其可徵者為劉氏譜蓋自高祖而上雖名與字亦不敢加一詞焉公之意蓋慚焉若以不得其詳之為恨因舉以質於予予曰此譜之法也譜之法不幸而無所據與其不可得而詳也寧略其所不必詳與其不能無疑於其所不知也寧缺其所不可知故老泉之譜六世之上無傳焉君子不以為略歐陽子之譜自詢至琮三百年為七世自琮至郴乃七十八年而為十二世其詳也蓋不能無憾焉由是而言公之不得其詳也夫亦奚歉哉夫譜文也由文以求其實猶惟其或不至況又於文而偽乎公質直無偽故其見於譜者如此充是以往他日登廟廊佐　天子以大數天下之治雖舉此而措之可也然則斯譜也豈直劉氏一家之譜哉作劉氏宗譜序

贈太守劉公九載考績序

太守劉公德誠治台之九年將以其績書上考于天官台之六邑令朱君熙之輩受公之知戴公之德皆願留公而不可得則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吾令君丁君隆君介其縣學生高君陛來告於予曰諸君意惟必得之為慊無過辭也予曰噫予郡民也父兄宗族皆屬公以治公之行予亦烏得而無情哉獨念公以名御史聲蹟在淮浙間赫赫如前日事而久詘兹郡爵不酧勞兹行也公之情將無不可乎雖然郡剌史尊官也昌黎有言大丈夫官至剌史亦榮矣幽遠之細民一或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蓋鮮況能自直於剌史之庭乎夫剌史去民不數百里其欣戚利害且不可得而悉家宰上佐　天子禮絕百僚去剌史不知幾千百里顧欲一一悉其賢以否

而顯陟之可乎然則公之滯於茲郡也無感矣或者曰今冢宰公實公同里開文選君亦台民也而何以不知公為哉噫予於是益嗟重公而不能不有感於今矣古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乎親疎遠近惟其宜而已今有無盜不私一已以負天下之公者乎冢宰公文選君蓋不失古所謂良有司也必不屑矯焉以遠其親者避者而公亦豈以是而有疑乎其上者哉然則奈何曰有命焉噫士生三代之下不能不繫於命也久矣知以命則柳子所謂房生之基適近其手而先焉者也非能有所擇而朱墨之也公

而知此亦安知十數年之詘不為一旦之信而其不足於今者不有餘於他日哉故曰信者積於詘者也有餘者積於不足者也抑予聞公嘗兩薦而不果矣茲行也高爵厚祿之來殆不可禦予當洗耳為公釋前之疑且以致吾台人之私賀於公也

桃溪淨稿卷之四

朝陽閣書目序

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貞則堂以祇奉先大母之訓則特於其東闢藏書之閣曰朝陽閣蓋念先高祖孝子府君之遺書無幾而深有俟吾子孫於無窮也越十有二年庚子先人棄諸孤鐸歸自官遂以中秘暨四方所得書置閣中遺書獨尚書西漢書韓柳李杜集各一冊皆殘缺不完憶為兒時尚及見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廬州效杜子美七歌詩皆墨稿而今不可得矣於乎惜哉昔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

能讀鐸固未能讀者而并其書失之豈不重可惜哉乃以其所存與今書類藏之蓋自我　列聖訓誥六經子史以及漢唐宋諸名家之作具在已無慮數千百卷矣或曰聖人之道至六經而止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而奚以多為哉予曰不然天地事物之理家國治平之道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以至禮樂之名數食貨之流源兵刑之法制蓋皆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參考而博求之則固無以體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所求於書者不越記誦訓詁詞章之間以釣聲名媒利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而

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是奚以多為哉噫考亭朱夫子之訓吾徒所當世守以為家法者也不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繹從諸父太守先生與一時海内諸名士讀書四十年日有愧乎此而未知所以終姑次其卷帙目錄如左以不忘吾祖父之志以俟吾之子孫於無窮而已矣

郭氏文獻錄序

予嘗錄吾鄉先正諸君子文行之大者為尊鄉錄幾年矣間有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者則往往求諸其子孫已漫不可考恒竊自嘆以為文獻之不足徵也蓋

如是夫夏殷之禮夫子雖能言之猶必取杞宋之文獻以證况欲以無稽之言為不足徵之論而妄窺其萬一者乎荀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信哉筠心郭君某一日出其所謂郭氏文獻錄者而觀之自宋迄今上下幾三百年而其文章行業之載於碑版傳記者歷歷如前日事於乎筠心於是過杞宋之君遠矣杞宋先代之後時王之所象賢而崇德者也有宗廟之典籍有有司之法守而文獻且不足徵筠心以一布衣而能之乎嗟夫自秦人坑焚之餘天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其不足徵也久矣君子生乎千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之文獻不已難乎雖然文獻者其迹也粲然者也不于其心于其迹于其粲然不于其所以然吾夫子之所謂文獻者其將然乎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百世損益聖人蓋已知之而預言之矣予欲筠心不徒以一家之文獻為文獻如予之所於一鄉而小也因推其大者作郭氏文獻錄序

林氏四塋圖詩序

監察御史莆田林君[illegible]謝病歸莆田之明年遂自歙城遷葬其祖兵部府君于宝澗之西原宝澗去

象峰不一里是為君考進士公之墓又明年太孺人吳氏沒君葬之鳳山北壠去象峰亦僅一里許蓋鳳山之葬去象峰且四十年勢不得以合葬焉又明年君復自卜其壽藏于鳳山之南曰塗嶺視象峰宝澗實務相聯屬低昂拱揖如祖父子孫叙昭穆於一堂之上茲四塋者君皆樹以木親畚鍤與童奴同旦暮者蓋十有二年而其木殆已拱矣成化癸卯君復應命以起四塋之思恒切夢寐因各為圖而繫以詩翰林諸公亦既有序且記之詳矣念欲粹四圖為一卷類不可無引諸其端者而以屬於予於乎若君者

其知所以反本者歟天下事莫不有本本亡自其末而反之則力難而功倍矣先王之世以井田養民以比閭居民以都鄙鄉遂之學教民暨其沒也則又為之封墓兆域使冢人墓大夫之官掌之各以其尊卑昭穆族葬焉既又為之圖設禁令俾世守之以不忘其初當是時雖甿庶之民皆知生相親死相恤雖欲自外於大同之化如秦人之視越人勢亦不可得也及其世降道散之餘所以居養其民而教之者已茫失其本則其沒而葬也可知矣於乎此後世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而終身不得一至其親之墓者視林君

不亦謂之誠難矣哉君方為御史時排擊論議不遺餘力充其志蓋必齗治道之復于古而後已既乃不可則歛其所欲施者以試于家而獨於塋墓先焉不已則又將復大有為於天下風聲所至蓋已凜凜乎吾兩浙之間而君又將謝病歸矣予用是知古之為士也易今之為士也難於乎豈古之士固易而今之士固難哉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予叔父太守先生自謝病來日注心祠墓間以倫理恩義整屬其家不少遑予從而致力焉猶未知所以終於乎若林君者可不謂之誠難矣哉若之難固有不待予贊者惟知所以反其本以力於其難而先生之法意存焉則予之所甚愧而欲言之以為天下勸者也君其以為何如

贈監察御史林君歸莆田詩序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方為御史輒廷論侃侃不已未幾乃謝病歸居十有二年用薦者復起為御史起輒有兩浙之　命貴實益感激思所以報稱者未期月章凡再上乞休致　命下一時大夫士莫不嘖嘖嘆且驚以為甚難蓋波頹風靡之餘而屹然有如貴實者出無惑乎人之亟稱之也雖然貴實亦豈以是為難而故為之者哉天下事惟其是而已矣

不惟其是而惟其難貿貿焉曰容心其間以徒竊其名之似而曰此聖賢之道或未也故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君子所以持其身以終身者獨進退間哉蓋自辭受以至進退自進退以至生死雖其小大輕重之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世之人孰不曰受易而辭難進易而退難生易而死難於是往往自其難者而勉之而易者忽焉而陳於陵之廉王鍾山之退荀壽春之死君子不之取而其所亟稱道者受堯天下之舜過門不入之禹而不死之晏嬰亦在所不棄焉吾故曰天下事惟其是而已容心焉則私私則悖悖且

私而天下之事去矣獨辭受進退生死間哉貴實非好為其難而忽於其易者蓋亦各求其是而已矣夫苟於進者必苟於其退貴實之進也非罔利而其退也亦豈以干名哉充是以往則所謂辭受所謂生死者槩可識矣憲使戴君於貴實亦同年也且同有事於浙重違其行率僚佐賦急流勇退詩以贈而屬吾郡守葉君需予言為之序於乎諸君所以贊味其難者至矣予豈能知貴實者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

遊鴈山詩序

成化庚子予以憂解官南歸越三年始從吾叔父太

守先生與一二布衣陳敬所郭鈞心諸公登方巖望天台鴈岩蓋蓬萊三島諸仙人若可招而得謂極吾山水平生之好將自茲始矣未幾復有所掣不果遂明年乃遊塔山又明年謁番易應先生宿流慶寺先生曰吾老矣遠不可至若聖水諸公能相與一行乎又明年余秋厓存敬聞之請為東道主以遂尋茲約瀕行忽菴章公遣其子玄楨來邀登鴈山予重濡番易之約未果也既而番易以疾報遂輟存敬之請乃從太守先生偕敬所鈞心嶼南諸公過忽菴所越宿度謝公嶺臨照膽潭入金雞峰洞過靈岩觀天柱卓筆屏及諸峰至龍鼻水而止於是忽菴之從子黃門公來會既暮抵能仁寺而止宿焉明日還過大龍湫觀瀑布望鴈湖絕頂相與咨嗟嘆息以為天下之奇觀盡矣遂復由故道過忽菴而宿又明日乃歸九月十日也於乎鴈山在東南名天下舊矣吾相去不數十里而往來于心者已不啻十數年乃不得一至暨其至也復輟聖水之行而後與豈茲山之遭亦固自有數耶夫以數則一山之遊且不易得然則吾人得以詩酒白於溪風山月之間以相與優游於太平全盛之世者可不自賀其所遭之大幸也哉雖然山水之

樂在天地間固取之不窮而得之無禁然極意之所向而過之亦皆足為害又豈但富貴利達間哉吾用是愧無以上酧所遭於萬一而又懼若茲山之遭樂而不知所極也敢質之同遊諸公與吾太守先生不識亦以為然不聯句凡若干首其名氏各著于下方而凡諸同遊者亦得以次見焉

緦山樵咏序

方岩之北有山焉南望鴈岩西接天台東跨平野以極于海居之者無車塵馬足之勞若可以與世杜絕因名之杜山或曰有學術者杜氏世居之遂姓氏其

山右堂亦以名焉山去予家不二里是為吾始遷祖
考子府君之墓先公與叔父太守先生作亭以祭因
更堂為亭曰會總亭盖取四世而總之義今年春予
請書其上且將從先生日增辟之以為吾謝氏孫子
百世講學之地遂復因亭之名而更其山曰總山庶
幾陟降之際上念祖德迭千世世與山無極而恒如
今日總服之未盡也溺茲亭也哉或曰自有宇宙即
茲山山之中不知其幾興而幾廢且世之亭館臺
榭山川之勝皆何限不幾皆已不可復見子獨眷
眷於是又將日增辟之不已焉無亦甚勞矣乎予曰

桃溪　卷　八

不然消息之機存乎天廢興之道存乎人天固未嘗
以其消而不息人亦何能以其廢而不興茍以其終
之不能不廢也遂輟而不興焉是夜不必有晝冬不
必有春而天之貞也亦不必復為元矣奚可哉君子
於此亦惟順天道之消息以盡力於人事之所當為
者而已矣彼汲汲於其他溺焉而不知返者亦豈能
保其久存而不廢也哉自予天順初與茲山別忽忽
幾三十年中間不能一再至回視世途悲歡得喪之
紛乎吾前者盖已不勝其無獨茲山也哉今予方將
依祖宗之遺墓藉茲山以終老幸而未填溝壑病力
之餘奮其駑鈍得以窺見古人斯學之大以不忝所
生則庶乎其於茲山無負也尚亦奚論其他哉作總
山樵咏以貽諸山靈或者其終不予棄也成化丁未
夏五月朔總山病叟序

愛諼堂詩序

太醫院幕陳君文瓚自入仕暨登　朝別其母太安
人者盖十有七年而太安人亦既壽幾八十矣今年
春君以院幕三載考最上疏乞歸省厄於例不得行
恒戚戚然過予白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何為
者予曰獨三公哉古之人固有以親故讓其國於不

桃溪　卷　九

取甚至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此伏劍之痛斷機之非
君子之所深惜而方寸亂者所以為孝而不失其心
之誠也心之誠人皆有之顧所以自處者何如耳君
曰不已吾其謝病以行將無以假託不誠有起而議
晉乎予曰不然膰肉之託采薪之辭聖賢固嘗為
之矣所謂誠者亦惟視其義之所在以各求盡其心
之所至焉耳豈必曲謹小信硜硜然之為誠哉天下
事竊其名以求盖其迹之似者固聖賢之所深惡致
其誠而不計其迹之非者實聖賢之所不棄此同行
異情之間正君子所當明辨而審處之者又何以人

之說不識為哉若乃一以其迹而不以其心顧曰膳肉不可行矣新不可踰則其流將必至于患得患失而後已患得者以苟進為圖報其君患失者以苟安為內顧其親以是而為忠為孝可乎不可也君大笑而去未幾遂以病請有司者察其情達于上因得以歸省其親于太平之故居鄉之大夫士皆羨而榮之相與名君奉親之堂曰愛[illegible]各賦詩以贈予與君有連且知君久[illegible]非詩所能盡也乃為序君之所以行若夫君之才識與[illegible]當道者之所素知移孝之忠以極乎顯揚之大尚有俟乎他日君其無滯於茲行哉

尊鄉錄序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illegible]譬之楩楠豫章雖不能不產於窮山深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產而摧折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筼窓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為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寖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厘一世以為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嘅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秘書乃得所謂筼窓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稡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既而懼其太繁更為節要四卷拾遺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士有不爲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爲惟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爲過者也於乎若雲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中國衣冠之變蓋於是爲極而遺親後君之俗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騷騷嚮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比其國亡將亡也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 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昔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夷良一旦自拔流俗君子猶以能用夏變夷爲豪傑之士況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爲過噫王彥章一鐵鎗雄耳事梁以死梁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忠若先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歎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與今翰林學士賓之公實同出西平王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盛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已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既沒因以塟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爲鄉邦典刑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謬託文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履歷爲詳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輕重之哉

赤城新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叙彝倫敦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考而文獻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人謂述作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作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眞偽錯糅雖有繼者亦將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而作者慎焉後世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謂其紀帝王世緒以堯而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禹雖善譜者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

[illegible]年而為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為十六世噫賢
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閒猶不能以無憾則所謂
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慎而苟焉以妄也哉吾郡赤
城志創自宋國子司業筼窻陳公耒幾吳公子良輩
繼之至元乃有章[illegible]者悉更其[illegible]而名之曰天台郡
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為元統志矣然其
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筼窻志耳自是以來不惟代
鮮作者而并其[illegible]傳亦鮮或見成化庚子郡守
劉公忠始屬教[illegible]守仁踵為之未就而劉以代去
越十年馬守岱至又舉以屬於予予屬稿未半而馬

復以免去東北鄙又五六年卜癸令郡守海陵陳公相
至以為吏數百年之缺典莫有繼者雖繼莫有屢其
力以底於成者乃於治政之暇介瑞陳先生旅不鄙
而復以屬於予是固有志世道而不汲汲於簿書條
格之間者矣況予生長是邦又安敢以不能之故而
敢違郡侯之命也哉因徧謂公曰筼窻之所創而傳
者今固不可尚矣是用存之以為舊志若乃其不傳
者[illegible]亦有所不必傳始復別為新志以附筼窻之後
[illegible]公與陳先生皆不以為不可乃取舊稿刪定之
[illegible]十三卷又凡幾閱月而告成焉噫後之視今猶

今之視昔又寧知無如司馬歐陽之竊議其後者乎
識不識不敢知然一郡之文獻不可自我無所徵而
太守公之意不可以虛辱遂卒勉而為之以俟諸其
他日

國朝名臣事略序

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
世所不可無之大功斯理也亦勢也世至于元天地
易位華盡為夷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恭且亂盖
不若是甚也噫亦此我 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
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寔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若我 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
而天下後世之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在泰有上
下之交在復有朋來之助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仲相桓擴夷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子猶動色
亟稱之不暇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
賜[illegible]焉可得而忘之哉然予病廢無事既為 皇明
鐃歌以賛咏我 聖祖之功復取諸臣之謨謀勳伐
行業文章之以上稗一代太平之治者稡為此編以
便[illegible]覽以致仰戴之誠未幾以史事起 召至京邸
開有不予所謂國朝名臣諸傳者雖其間不能以

不以而益得見所未見因取其在未樂中者為別集又取照位以來至今日者為後集而以舊所梓者為前集乃總題之曰國朝名臣事略而各若其傳于篇不敢加一詞焉嗚呼懷鉛握槧求聞見寡陋不能無掛一漏萬之失尚論其世以考其功以補其所未備後之作者必有慨然於斯者矣

北溪文集序

弘治辛亥秋八月撰家　熙來歸未抵家之六日亡弟與義得遺腹子叔父太守先生名之曰必阼阼主人之階蓋念繼之二子繼亡宗祀有託實足以杜覬覦之私而喜之深也於是秋崖奈公首以詩賀而敬所陳公鎬心郭公守謙謬公華相與繼之未幾事傳都下翰林學士長沙李公復為惠喜詩以視同志時交游若學士新喻傅公長洲吳公盛都董公侍郎錢塘倪公渾浦吳公修譔華亭錢公事山西喬公知府山陽　布衣話參潘公華皆倚韻以歌至累篇犢播自京師懽動閭里先生顧謂鐸曰是諸公之義也其何可忘世固有名托交游強笑語出肺肝誓矣日乃幸人之禍反擠之而下石者亦有欺孤弱寡陰伺大利不已則造摘飛語碩為懷奪之地者其覘諸

公所存之厚薄何如哉諸公皆天下士故篤於交義不謀而同發於性情之真有如是者其何可忘盡敘而存之俾吾謝氏之子孫世守而世講之鐸惕然再拜曰先生命之矣謹次諸韻以謝因以舊所為感事詩若干首繫之左以俟諸其他日

恒產錄序

恒產錄錄吾恒產之所在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於乎民豈能以皆士哉是恒產在人誠不可一日無也古者恒產之制皆定於上故當時之民鮮有不入於善而失其本心者後世家自為產上無定制則夫欲為其子孫恒心慮者亦烏得不以是而預慮之哉吾祖宗之產雖不甚厚亦未嘗不及中人之家先編修府君在日已分屬鐸兄弟今皆日加充拓至有以第宅雄於一方者矣鐸無似後先祿食幾三十年垣屋器用無所增乃僅以其所入買田百六十畝蓋視昔亦稍稍加盈矣於是以昔所分屬者如其數歸之猶子某又斥其半以奉祠墓之祭以待吾族之來學與死無所歸者而不敢私然後以其餘俾吾之子孫世守之為恒產焉於乎民豈能以皆士哉吾淺薄不敢以士之

賢望子孫特令其足共衣食與凡民齊耳雖然世固有家累千金而子孫不免為溝中之瘠亦有貧無卓錐而子孫卒能自奮為豪傑之士焉卒亦存乎其人而已矣豈能逆料而預度之哉昔人有言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請謂是以為吾子孫之恒產可乎觀者幸無疑其迂而又哂其言之喋喋如是也因叙次吾僅之質如右作恒產錄序

赤城後集序

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之所輯錄凡文章之有關吾台而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於文章具

載則繁繁則無示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考其詳故不得已而別為是集將以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於要也或者乃謂文章末技載不載殆不足為志之有亡是不然文章道德之菁華而功業之在天下後世未有不待是以傳者故不朽之論雖不能不後於功德而究其所繫反或有重於彼者然則欲考一郡道德功業之所在與夫政治俗尚之異同沿革興置之顛末非此其何以哉用是取其自林氏輯錄以來凡為吾台而述作者輙次第之以為後集昔人有言文章不關世教雖工弗取是集之關世教不關世教不敢知姑用以存吾邦文獻之舊以終太守公作志之意庶後之人有徵焉於乎是亦寧知非世教萬一之助也哉

重刊石屏詩集序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

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迹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踣無為鴟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文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

之以詩窮亦何足恠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愧綸吳荊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廬之六安學正鏞叅政從父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于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營營以富貴為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敬所陳先生集序

詩四卷襍文二卷總之為四百一十八首皆吾友敬

所陳先生所作而其門人潘驥與其弟儒信之所編録者也先生在景泰中已負能詩名嘗遊無逸林先生之門與其從子亞卿公實相伯仲天順初予與黃亞卿諸公始獲納交於先生先生之年與學皆先於予予日追之不可及既而予從諸公以出而先生連不得志于有司於是學益進名益高而身益困因自念造物者不可與競乃奮脫青袍反其初服杜門習靜日益操脩而士之從游者日益衆盖以其不獲施之天下者施于其家以及其鄉已隱然為一方之望郡邑賢大夫聞其名者交請為鄉飲賓先生皆辭不就而有所咨決者則恒傾其廬而禮焉於乎若先生可謂困於其身而不困於所學者矣昔人有言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先生之行自家以達于鄉環海以東無大小賢不肖皆尊仰之而不敢慢則其所可傳者盖又不特聲詩文字間也彼之詩薦郊廟文施典冊而行慄其言終背其始舉平生而盡棄之者其視先生何如哉又况營營富貴利達之間與萬物同一澌盡而一無可傳者哉噫此豪傑之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後之觀先生之詩與文者尚亦有考於斯先生姓陳氏名彬字儒珎太平莞輿

人敬所其別號也又號秋山居士今年壽且七十有五矣驥實先生高第子弟編録既成不幸短命以死繼自今所得者儒信當為續集云

金華鄉賢志序

金華郡故有麗澤書院祀東萊呂成公又有正學[illegible]以祀何王金許四公蓋成公上友朱子以及南軒張[illegible]公嘗相與講道於此者而四公則又統承朱子之學以次傳相授受者也成公雖嘗從祀孔廟而與此四公皆皆發產盖鄉賢之傑然者故各特廟以祀而其他若徐文清公諸賢則未之及焉弘治丁巳浙江參議衡山吳公某分守其地謂是邦實兩浙文獻淵藪而鄉賢之祠未備誠爲缺典乃白廵按御史吳公某

議以充合遂屬其役於薛同知敬之度廢寺地之在郡城者建爲祠仍蒐輯諸賢之應祀者曰大儒曰名臣曰忠臣曰孝子曰名儒凡五十有二人或以德行聞或以勳烈著或以文章名皆疏其出處顛末以爲之志志成參議公以屬予序予惟鄉賢有祠上以發先哲之幽潛下以示後進之趨向庶幾垂一世以爲心者不至於無聞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至於無據此古者瞽宗之祭西學之祀所由設也或疑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今郡邑之學通祀孔子則學者之所謂學宜亦無俟乎其他爲也噫抑知有所謂沒身[illegible]仰而不足一日之感慨而有餘者乎夫所謂一日之感慨者非徒以其志行之卓名迹之高而已必其居相近而世相接風聲之所漸被目耳之所見聞於是而感慨焉興起焉則所以作其惰而振其懦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視彼沒身鑽仰者天之不可階而升者其爲功之難易何如哉况大儒如成公者遠泝洙泗近接伊洛其所謂學固聖賢之學而所謂德行勳烈文章固其所有事[illegible]爲學焉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雖孔子之道亦[illegible]是乎階矣然則今日之尊崇而尸祝之者亦豈[illegible]曰修舉缺典而已哉參議公

又將取是志刊置祠中俾邦人得以考論其世庶幾其感慨之也益切而興起之益深非徒示趨向於對越駿奔之際而已噫今之爲政者僅取辦於法令簿書之所急已稱爲良有司况能雄古厲俗教化其民若是其至者哉是固不可以不書之亦以見是祠之所由立而是志之所由成也作金華鄉賢志序

[illegible]山錄序

師文既沒之三年厥父潜[illegible]以其所遺詩若文凡若干首所謂[illegible]錄者授予且曰[illegible]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

[illegible]而後死之言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
[illegible]其不亦直可悲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於用
為贅言吊乎亦以無益之言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
關閩之說行而聖經賢傳之旨搜剔已無遺於是而復
有所言誠為贅矣若乃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
一人之猷歷上之天道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自
[illegible]所經之[illegible]所成其能已於言乎不能已於言則咏
歎之於詩紀述之[illegible]於文在後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
又烏可以為贅而[illegible]廢之哉惟夫妄意恣肆不循以
文人自處乃[illegible]為欺誕高自標表卒之離其實正

反以害道則其贅也斯甚矣師文英偉特出其所自
立者蓋將有監于此以求必至乎不贅之言而不幸
未見其止此固吾人之所深悲而永嘆者也雖然言
之無用者為贅言則人之幸而免老而不死所謂焉
能為有亡者不亦為贅人哉師文雖短命以死而有
言以傳則其生也不為贅矣夫亦奚憾哉師文姓戴
氏豪其名也以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參政其操
履文行業識者以為不愧其言云

方巖祈雨有感詩序

[illegible]戌[illegible]吾鄉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禾稿于田水
涸于溝民心皇皇若不能以朝夕者先是六[illegible]
來告予曰往者成化丙午嘗遭此旱矣然未有饑[illegible]
拵臻徵求孔棘若今日者吾民柰之何哉予曰吾[illegible]
病豪　恩休致分同編氓已不涉人間事久矣出位
之思其何敢預惟古者國有大旱則舞雩仲夏則命
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此雖非吾民之職然漆室
之憂上及於國況救菑卹患在鄰保尤所當急者乎
君其圖之希瑞亟以[illegible]走告于吾叔父怡雲止軒
二公二公者欣然從之乃以謀之童西涯諸公以及
吾鄉吾族之少長罔不從者遂以六月癸巳止軒希

瑞躬率鄉人拜謁于方岩之大龍湫懇求未應越明
日甲午乃得蜃遂奉迎于緦山之中菴此其所謂祈
祀山川百源者乎越七月丙申乃蒞衆戒途呼天以
拜蓋吁嗟其聲以求雨亦舞雩之遺意也越六日止
軒以病歸雨猶未應衆志漸懈況乃扶病亟起謂希
瑞曰事創於君而領於我今天心未孚而民困愈亟
事不可以不終也明日戊午乃介怡雲諸公再謁龍
湫以祈必應是夕雨隨至猶未告足又明日庚申仍
蒞衆拜天以呼入山未幾陰雲四塞大雨如注渴者
沃而稿者蘇溝澮㘭流而溪澗奔溢矣吾民咸歡忻

丁[illegible]而古曰感應之不可誣也如是哉予即前所爲苦雨詩一首諸公之能鳴者既吾邦鳴盛並皆和焉二叔父乃屬予爲之序惟舞雩祈祀在救荒固非上策蓋必天時不能順地利不能脩儲蓄無備乃始不得已而爲此累然亦非民之自爲之也今也民既自爲之矣而上之人乃若罔聞知焉噫若是者亦何望其用天因地以感召休徵之祥省利薄征以阜累民之政也歟若天人之際感應之機固有未易言者然六月之雨二年之旱亦固有然者矣又既謂休徵咎徵而果不以類應者哉苟謂果不以類

而亟備極無之凶一付之自然所謂天變不足畏者昔之人已爲之矣尚亦何望其他哉作方岩祈雨有感詩序庶夫人之聞之也其亦有所感乎

台臙唱酬詩序

弘治丁巳秋敬所陳先生以覲郡志來過予予方議姻于忍菴章公之子逵德逵德之弟振德先生孫壻也遂以父兄之命緊決定議爲來秋之期及期敬所至而逵德歎其兄慎德以試事未歸因留以俟久之乃請惜雲止軒二叔父爲偕行予忝以舊姻故實從[illegible]既至而逵德猶在杭忍菴公乃始主盟成[illegible]

[illegible]後先往復凡三十有四日與笑[illegible]禓心所不能自已者往往於詩焉發之予而存[illegible]而章氏之名能詩者亦罔不在焉邑亡應者故十首敬所謂宜於予一卷以存斯文世滿之[illegible]因取其無大關涉者而去之得一領四十二首爲台臙唱酬錄予惟唱酬之詩始於賡歌鹿鳴天保之作其來遠矣蓋非獨其辭以下尚詩之唱愈和答然也然皆以其心而惟以韻韻之次其宋之末造乎唐之唱酬而始於次韻次韻之次而至於累數百首其變亦於是乎極矣噫詩之變化無窮而人

心之妙用亦相與無窮況夫義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窮求之哉是詩之韻實始於貞肅公緦山之作自公之沒五六年來凡大夫士之有事於茲山者輒用公韻已不知其幾百首矣然未有盛於敬所之作者敬所之至類必有作然亦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蓋茲行也其事專其留久故其詩亦特盛云卷成遂以歸之慎德諸昆季俾藏之亦敬所意也

緦山集後序

緦山集集凡所以紀述咏歌於茲山者皆在焉首會[illegible]卷兄山之所以名於孝子府君暨[illegible]菴之所以[illegible]

少方岩書院見於此而蔵脩焉次三亭雜咏見于此而遊息焉次墓祭學田見所以左右乎此山者不廢次宗派孫子見所以源流於此山者無窮凡為文序記表志題跋若干首為詩聯句次韻五七言古絶律又若干首盖自洪武永樂以迄于今皆一時賢士大夫之所述作總之為七卷曰緦山集集既成叔父太守先生顧而歎曰若知慈山之有今日乎昔我孝子府君之卜塟於是也盖猶在　國初擾攘遷徙中一墓之外故非已有迨至天順而始有慈山又至成化而慈山始有菴乃今弘治改元則菴之外復有書院有亭池以及門路之標表有若是者盖我　國家承平之久而吾祖之積累亦已百年於是慈山之所宜有者始與墓稱而紀述咏歌之得於遠近見聞在諸公亦固有不能自已者矣凡若是者吾與若筞曷敢忘之而不益思所以延永慈山之名於不朽乎鐸曰古所謂自立於不朽者不以德則以功不以功則以言然則山之於不朽也亦固有若是者乎先生曰匡廬之山以李白之詩顯天台之山以孫綽之賦顯永州之山以柳子厚之文顯况尤有大於此若歷山之聖德塗山之神功者耶吾與若既未能上窺聖賢之

德業而又無二三子之文章則所以不朽慈山者誠不能不有望於諸公若乃採其區區自信之過而以為足以不朽也不亦誣慈山也乎抑豈吾祖宗之望於後人者乎鐸曰諾謹録諸梓以蔵諸山中以無忘諸公之德以為吾謝氏子孫百世之寶乃若先生所自著與鐸之所形穢於諸公之旁者在慈山或不可缺敢亦妄綴一二其間盖亦有不能自已焉者若曰以是而將竊附於不朽之地則其為慈山之累也不亦甚乎先生曰然遂并書之以識諸其後

正俗編序

天下事必有其幾識其幾而謹之則天下無難事矣不然星星之焰可以燎原涓涓之流可以滔天幾之所在勢之所必至也况人之情其蕩而熾也有甚於是於是而不有禮以為之防奚可乎盖禮之教化也微所以正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故天下之治教化為大教化之行禮為先然則禮者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乎人之情至於縱其欲而不顧則其上逆天道蕩而熾也甚矣其習以成風而安於其俗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所由來者漸矣於是而不有禮以為之節奚可乎處之

屬縣民往往有淫女不舉而溺之者事聞巡視兩浙戶部侍郎吳公公與命按察僉事王公下其事於所部以民之忍爲此者以昏禮之無節也無節則欲動情勝而忍心生焉因以 國朝昏禮定制稽合故典參以近例合梓成編曰正俗編將較諸梓以行僉事公遂徧示竝知縣林君孔昭來請予序予惟斯固轉移風俗之一端而二公若其知禮以爲教而不專於法令之末者乎然禮之當復猶俗之當正者不但已也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祖矣蓋無成人則忠孝之道衰無家道則淫僻之罪多遺其親則火葬之法行忘其祖則非鬼之諂起凡此皆禮之失以致之禮失則教衰教衰則俗壞爲治者識識其幾皆自禮而謹之將教化無不行風俗無不美而天下無難事矣予不佞敢以是而復二公且以爲凡有志於天下者告作正俗編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晦庵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之故復[illegible]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爲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爲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

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邪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槩而兼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

馬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𢫨

桃溪淨稿卷之七

重錄祭禮儀註序

成化癸巳先叔父太守先生蒙　恩休致輒捐祠堂以為行禮之地鐸在京邸聞之喜不自勝謹奉書冀編脩府君請蹔先生而丞為之未幾先府君棄諸孤祠雖立而龕櫝之制未備也鐸以憂解官東歸乃始得備其制仍置祭田以共歲事先生既又定為儀註俾鐸等共守之於乎茲禮之廢也久矣獨吾家與吾鄉也𢫨先生篤好古道始創以復又因而推之於冠則行三加於昏則備六禮於喪則痛革燕飲之俗於祭則力排祈禱之非數十年來環百里之內間有從而行之者噫先生扶世牖民之功於是大矣鐸無以不能上佐下風於萬一謹錄先生所為儀註而著其說于首俾知百數十年曠典之興復實自先生始庶吾後世之子孫得有所憑藉遵守而不墮於𡚁𤀹之不若矣於乎其敬念之𢫨

送姜貞菴還嘉興詩序

予從今閣老西涯李公少司徒東山劉公𢫨交貞菴者幾四十年矣初貞菴為行人司副予三人者近在翰林部署未嘗不朝夕見見輒談論磋切未嘗不歸

丁正璧其後也貞菴去為南京秋官正郎尋出守贛東山亦出為福建叅政予方以憂謝病家居者幾十年弘治改元始以史事起　召過嘉興則貞菴已致其政三四年矣自是乃得再會西涯于邸舍而東山亦以起復來會未幾予復以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歸再見貞菴于嘉興之里第匆匆別盖又十年于茲矣今年夏予復起　召命以病留止紹興之蓬萊館貞菴不遠數百里來省予病予不意貞菴遽至喜不自勝貞菴亦喜甚顧謂予曰今茲之會謂非天哉使朝廷不起先生吾固不得而見之矣使先生不病而

過嘉興則自茲以往夫人皆得而見之獨區區也哉今先生一病限錢塘以為界彼西涯東山二公者皆遠在數千里外而予獨以只尺得至盍非謂之天而何哉予笑曰嗟乎信如公言則一會晤一飲酌莫非命也況夫出處進退之大者哉雖然古之君子俟命必先於行法行法者以義處命命固不足道也若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又烏足與語於此哉貞菴曰吾已卜敗艮之蔵為順受之所出處進退之際非所敢問也予曰嘻公其有達於生死晝夜之理令之何況於抑予聞公將為義學義庄以教養

則其為計盖又不止於一身而已也若貞菴者豈予所及哉豈予所及哉既乃貞菴以別告紹興守佟公亦知貞菴者謂斯會也不可以無紀因屬予書之卷首而貞菴之友曹高州汪車駕司馬憲副諸公與予弟棨復為詩以繫之詩之顛實始於予予不敢后因并錄入或者西涯東山二公見之當不有羡慕於吾二人者哉苟誠有所羡慕則相與載賡以歸諸貞菴亦未可知也

重脩紹興府志序

弘治庚申夏五月予赴　召命以病留止紹興之蓬

萊館既越月紹興守遼陽佟公珍暨其僚周公惠等以郡志序來請予念假館茲郡而公又為我申請于朝俾得休養以為歸計其有德於我甚大義不得以不能辭乃謂之曰一郡之志一郡之文獻在焉誠不可以不重也昔吾夫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歎杞宋之文獻不足徵則文獻之在天下雖聖人亦焉得而少之哉苟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信矣然自小史外史之職不立而重以秦人坑焚之禍天下之所謂文獻者盖已不能存什一於千百況生乎千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

之文獻不已難乎此邦國郡邑之志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易而作也昔人謂作史有三長志亦史也而可以易而作之哉必其才足以發幽秘之情學足以究古今之變識足以別去取之公而後所立之言可以傳遠而足為千萬世之法戒不然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誣或失則泥或失則俚或失則浮詞理曖昧真偽混淆不惟奇偉非常之績不可得而彰而嵬瑣奸慝之狀亦或可幸而掩也烏在其為史哉亦烏在其為志哉吾聞紹興之志實作於宋元儒者馮景中韓性諸公其缺而不修也蓋已數百年于茲

矣先是戴守琥嘗一脩之而布衣羅頎吳縣輩亦[illegible]預有志焉而卒未之就弘治乙卯游守興以僉憲陰公子淑之意始屬今郡學戴訓導冠與縣等因其舊而纂成之既成而佟公適至遂將鋟梓以傳予無似有愧史職久矣茲病且懶又未能悉其所謂志者姑序其作之所以難以復于公若乃公之惓惓文獻所以為世道計者不淺亦豈予言所得而重輕之哉作紹興志序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重脩永嘉縣志序

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于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緘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為志所以紀二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檮杌是也四方合而為志所以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　朝雖所掌無有恒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

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　朝廷其體重其勢專則其為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至于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為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而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永嘉為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汚隆於

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者以為法視其不善者以為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涖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為何如

贈南京國子祭酒黄公序

弘治辛酉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缺吏部參以物論僉之館閣以吾寮友國子司業右春坊右諭徳黄公廷璽奏補之 命既下衆心翕然而予若獨有不能自已于懷者蓋予之衰病蹇拙方藉公以大拯其不

逮顧一旦舍我以去予之心其何能以介然也雖然公之遷在資望方恨其不早而南都之教非公則固有不可者予又焉敢以予一人之私而奪天下之公也哉予聞之生民之道以教為本古者自閭巷以至國都莫不有學學之有師教化治道皆於此焉繫誠不可以不慎也況師之所處隨其地之大小以為職地愈大則其職愈尊職愈尊則其責愈重責愈重則風化治道之繫尤在所急又況 國家根本重地身師儒之尊者乃可以為閒官具員而一切以百司庶府之職視之哉予用是懼蓋於改元之初嘗為是言未一年輙引以退 朝廷不諒其不才力起自家俾復承乏方予之未起也公實以諸生之請吏部並擬以進予顧先之正以久妨賢路為歉及茲而有是命予之心又豈不為之快然也哉公發解兩浙以進士及第經筵歷翰林官僚後先蓋二十有一年而始有今日則其所大抱負而未盡試者將必於此焉發之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居公之位若吾浙陳先生者亦豈得專美於前哉乃若名在寶亡大為師儒之玷如予者惟日知求退而已固不足為公道也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叩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氣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為烈也於是祠而祀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必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宋社既屋天下為夷公方間關萬死脫京口走眞揚涉江浮海以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為矣而公也指

曰皆天載踣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讋以一旅未亡為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為報國之計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挫温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以鄰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屑為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即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而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為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滸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也令君於公為鄉後進知公為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為之既成肖公像於中仍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

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孤嶼兮江中屹頹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溯四海兮焉極江之水兮上通於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滅曰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馮風濤而或來繫蘋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胙城縣學科貢題名記

古者養士於學而教之教之而久則論選其賢者而升之以告于王凡以先德行而後文藝其待之也厚

能致也㦲三代以降此意既微士各以其性之所近爲學而不復知有聖賢之大道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則已難乎其人矣而今世遭 聖明學校之教一惟先聖王之微言是訓是用然而培養勸激之下往往所言不足于行至或盡負所學以上累吾 君之清化於乎是豈學校之教其端使然㦲然則為學之新亦豈徒曰規撫營度之間而已哉長垣古蒲邑季路嘗用以治而孔子稱之先聖之遺風餘澤當有存者今令以下車不期月輒興起役而民不告勞雖其有以處之而其俗之易化亦以見矣充是以往斯

民也烏可得而誣㦲令王姓名輔字良弼關陜人壬辰進士學之脩實始於成化乙未冬某月至明年春而落成焉

重脩京都城壕記

成化甲午秋九月重脩京都城壕成壕之外復爲墻以隄障閈固繚城而周壕之延袤視舊而廣不加益深倍之凡爲橋二十爲壩十有三爲溝二伯三十有七凡費木甓石灰以枚計若干萬有奇灰與鐵以觔計若千萬有奇人日以工計又若干萬有奇他率稱是壕初歲久壅弗治水弗潤下每都城積雨輒漫為民害壞民廬舍以千百民桴筏以行縣邑以爨如是者蓋自庚寅之夏歷三歲而益甚民益弗堪 皇上既大發振民所不足乃詔太監臣某寨城侯臣某工部尚書臣某大董是役功卒以成凡故之所有悉具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於是內外小大共事之臣悉從嘉勞須賞進爵有差實始于癸巳春二月十有六日蓋周一歲而蕆焉於是內閣臣以 上命命臣鐸紀其事於乎臣于此有以仰窺 聖天子敬天恤民之心矣蓋王者所恃惟民所畏惟天故春秋之義城役必書重民力也雖時且義亦不敢過焉大水必書

謹天戒也雖無所感召亦不敢忽焉夫惟不敢於此而過於此而忽則凡於其所不急與其所必至者蓋可知已雖然今 聖天子神功大業徧在天下具載簡冊此於省民固國拯灾起廢直一事耳即是而求辟之以一物之生成變化而擬天地大造之全功矣可㦲然天地之功雖不盡于此而其所以生生之機則固即此而無不在究而極之窮萬物亘古今亦若是而已矣夫然則今日所以大啓中興之業以紹承列聖以迓續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亦豈有他道哉於乎臣於此有以仰窺 聖天子敬天恤民之心矣臣

不佞謹拜手稽首敢以是告成功焉

存誠堂記

古者教化風俗出於一民之性不鑿不汨日由之而不知所謂僞傳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民畔且疑自上作之雖二代之季而已然矣是以史闕文馬借人孔子亟嘆其亡況後世哉況其大者哉後世去古益遠所謂教化者已不能使民不趨於僞民各因以其地之所習者為性而風俗成焉吾台在宋中葉人材為極盛其大者既皆光明俊偉瀓然為一代之望其隱約而在下者亦皆龐厚碩大

不失為儒先長者是以風俗之美至於今談者必首及之曰台未嘗無人焉台之邑五獨仙居在萬山中車塵馬足所不易到其民皆采山釣水服稼穡以為業其風俗皆敦本實崇樸茂不僕僕相夸詡以為能質之勝視諸邑蓋莫之或先焉邑之著姓曰斷橋林氏林氏之秀曰文魁君蓋稱其邑之所謂民故因其仕與俗之近似者以自名其所居之堂曰存誠堂宗志也其子醫學訓科世盛來京師間以名堂之義謁予記予與君為隣邑亦台民也辭之不可得乃為之言曰嗟乎誠之道大矣遠之天地聖人所不能遊近之民生日用所不可離學者所以實用其力上希聖賢與天地參以求異乎凡民者也斯正吾人所當自力而未之能焉吾于是有感矣若乃必于教化風俗之至而至焉者則夫人皆是也而亦何有於吾聖賢之學也哉而亦何有於吾聖賢之學也哉吾于是有感矣林氏之先徙自福建之長溪四世祖其以進士仕為度支員外郎至台而其族益大若肯奉詔諭來例當得冠帶不願棄去之乃以及世盛云

永嘉縣令祠堂記

永嘉令劉侯遜既為永嘉之三年興廢具舉乃按圖

考志得永嘉令之顯者十有二人曰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茲固有功吾永嘉之民者所謂有其舉之非缺典歟乃相地縣治之西為堂以祀曰永嘉縣令之祠既成而以屬予記曰凡以彰前人之功而亦以為來者勸亦因吾邑人意也先生其無棄予哉予不佞重違侯意乃為之言曰嘻侯其有志斯民者耶夫天下之政自國都以下達於縣至縣而止縣之政自典幕以上達於令至令而極令之於民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師道焉故天下之休戚在縣縣之休戚在令令或不良上之政雖善德不下究而民亦不與被其

澤矣故曰邑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然則令之有功於民者雖欲弗祀惡得而弗祀且永嘉自漢初入中國歷三國六朝至齊盖五六百年乃始有令如蕭景者以顯於世自六朝歷隋唐五代宋以迄於今盖又千數百年而繼景以顯者亦僅僅如此夫然則令之於吾民所謂休戚者可知矣舉一邑而天下之政所謂休戚者則又可知矣然則茲十二人者雖欲弗祀亦惡得而弗祀侯又為予言茲十二人者亦既取其所存所行者而施之民有成效矣祀固邑人之意然亦吾邑令之所有事也於乎侯以進士起家且將有志于其遠者大者而顧以是為[illegible][illegible]乎侯特縣一邑就其所至者而言耳若論其極必若濂溪之在郴明道之在鄠橫渠之在雲岩晦翁之在同安在漳州在南康而漢唐之所謂循吏者殆非君子所願學而侯豈亦以為是者哉雖然充侯之心茲十二人者猶在所慕況其功烈行業有大于是者乎其惓惓不忘一邑之民猶若是況夫達之天下而責以世道之重者乎此侯之意抑固吾黨公天下之意也乃不辭而為之書若乃十二人者之政蹟與祠之建置歲月侯能文盖別著之予不復以贅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太平台黃巖故南壤也成化庚寅今兵部侍郎阮公勤守台始分為太平邑小力不足甫營縣治學之制未備也今尹今御史袁君道至進諸生謂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知其人哉粵其人上師[illegible]賢[illegible][illegible]壟一世以為心矣吾後之人而不知所以興起之尸祝之可乎遂闢學之左建為祠取黃岩所當祀者祀焉曰泉溪先生戴公曰聖泉先生盛公而又益以方岩先生王公台南先生郭公靜學先生王公拙訥先生謝公則故秋卿林公鶚今通政黃君孔昭合吾一鄉士論之公而為之也未幾袁君以憂去更代者祠毀于風雨弗克治于是教諭黃君揩顧而嘆曰是吾責也遂節縮其學之羨因門之兩翼而葺之以其右祠諸先生其左則六經子史與諸先生之遺籍[illegible]在焉嗟乎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有山川即有此[illegible]物吾台歷唐虞三代以至于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朝至宋而人材始出于是始推三老六賢以列于學官以至于今日如太平六先生之祠可數也夫自有吾台以至今日不知幾千百載其間林林而生泯泯而

死者不暇論論其乘時富貴起而為君長為將相者不知其幾同亦雄視一世謂足傳之無窮矣今吾人之所尊崇而尸祝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於乎士之生于斯而游于斯者盍亦知所慕少慕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唯孔孟之道亦于是乎階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凡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而祀於瞽宗祭義亦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此也六先生之風節勲業行誼文章爲皆本之道德而不失所謂先賢者史牒可覆視也茲敬謝君又欲著其槩以示諸生以風厲邪

人因各憮其實賛之如左俾來者得以考焉

方巖先生王公 名居安宋淳熙中進士官至工部■郎

方巖屹屹上薄于天爵爲正氣與人出焉謫咲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際既踣大奸亦掃群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 天子改容憸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躓而起凛凛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泉溪先生戴公 名良齊宋嘉熙初進士官至秘書少監

畀定何時安坐以戲韃之方張如火必熾誰其憂國求命祈天我拜公疏涕泗漣漣惟公之學取深者禮述淑諸人[illegible]氏我祀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

夷夏君臣泉溪之南其流湜湜逝者如斯君子之澤

聖泉先生盛公 名象翁元延祐中昌國州判官

宋學之盛實陋于元公生宋季亦闕其藩世遠日亡公學益弛杳不可聞言論風旨玉峰壽雲師友淵源究公之學此其大端七十之徒從聖以祀祀公于鄉敢告于子

台南先生郭公 名楨 國朝洪武中饒陽知縣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舊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曷以天下於乎先生

台南兀者

靜學先生王公 名叔英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卒于官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躭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拙訥先生葉公 名黼宣德間以布衣終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我懷我人誰弐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彼何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愧

饒陽之門

桃溪　一　卷之八　十三

桃溪淨稿卷之九

重濬宿遷小河記

河出龍門非禹跡舊矣唐宋以來益徙而南其下流率委於淮其為害於汴為最甚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由鳳陽而下一自開封徑徐州而下一自歸德歷睢陽抵宿遷而下自宿遷下者謂之小河或曰睢河其所經歷延袤蓋不啻五百里而始達于淮視鳳陽徐州實當其中壅而不治則不特二州受其害其為汴之害也亦大矣弘治改元之明年河決金龍口汴之重臣以急告　上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昂往治

之公舉其屬姜郎中性而以小河之役屬焉起孟河三州八縣之民力治之以求復其故道去年秋予過宿遷見河口之土山積而下流之水爭赴淮以入海舟人指曰此姜郎中之功也俄而宿遷教諭張瀚偕其僚抵舟中請予記予力辭至淮徐太守鏞復請之無已乃為之言曰古稱善治水者不與水爭路惟行所無事順其性而利道之耳故禹治九州之水必先于兗以兗為下流必趨之地舍此而往將有不可為者曩予聞金龍之決勢將直抵張秋復如往歲之変議者徙以漕河為憂而民之墊溺不暇顧既乃復聞

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而今復有小河之濬所以遏其衝而殺其勢者殆亦無所不至嗟夫水之為用大矣以資飲食以利灌溉以通舟楫及其為害也崖為之崩地為之陷帆檣為之摧宮室廬舍為之蕩溺此無他順其性與逆其性然耳於乎安有逆民之性而可以有為于天下者乎吾於是乎有感作宿遷小河記

墓祭學田記

成化丁酉先公與叔父太守先生作菴曾祖孝子府君墓側以時祭掃曰會想菴既十年鐸謝病讀書其

中間有從之者而其地不能容先生謂盍面方岩之勝為書院以廣之且以為吾子孫百世講學之地未幾鐸以史事赴 召先生從弟怡雲翁實領茲役又三年鐸蒙 恩東歸而書院成矣先生又謂菴與院雖成非田不可久乃倡為祭田伍畝俾鐸如其數又倡為學田十畝鐸懼其不足乃倍之凡為田四十以四之三屬書院而以其一屬菴菴舊為佛氏宮道人陳覺顯以私田五畝為香火奉於吾祭吾學無與也議既定先生俾鐸為之記鐸惟古者井田法行士皆自食其力而各以其時從事于學卿以下則又益以圭田以共祭祀蓋祭與學之費皆出于公而私家不預焉既其後也茲法既壞人無恒産以救死不贍之民而欲驅之于禮義之域誠亦難矣君子于此有不能已焉者以為祭所以報本有身則有本學所以復性有生則有性本焉而不知所以報性焉而不知所以復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于天地之間哉此先生與先公之意而鐸之不肖所以不後焉者也由是而推祭與學固不繫田之有無田之有無所以為教人為子孫計也天之生豪傑也不數幾能有無所恃而興者乎無所待而興又從而增廣之光大之不可知

不得已而守其舊不敢毀不敢變斯亦可矣若乃不能增不能守又從而爭奪之廢壞之則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於天地間哉噫是又不特不可為吾謝氏之子孫而已也田之所在與其祖之所入皆告於廟聞于官而具列如右仍擇其子孫之廉而才者蒞掌之以共其事俾勿壞

祠墓諸田記

先公編修府君方晬而孤大母太夫人趙氏率其媵嚴哲死以守既四十年始及見鐸兄弟於是食指稍繁家日益落而太夫人不幸沒矣又十年先公始以

□少封乃建貞則堂以不忘太夫人之訓則即于先
不別為祠堂以奉時祭既又與叔父太守先生作會
緦庵以為曾祖孝子府君墓祭之所蓋將次第以及
太夫人之墓而力未之能也未幾先公棄諸孤鐸以
憂謝病幾十年始以史事起　召爲有南京國子之
命自惟不職未一年遂復謝病得致其事以歸既歸
始克以太夫人墓上之木伐為庵以供祭掃蓋先大
父與先公之葬皆在焉初先公治命以遺田三十畝
俾供祠墓之祭至是鐸始併以俸入之田代之而均
之以歸諸弟於乎先公辛勤自立克已為義遺家

中衰力不逮志不肖孤雖幸竊科第而不克隨世以
安雖僅有祿食而不克固位以久所以光先德而大
先業者方恒焉內懼而獨以是為不辱先志不亦重
可愧哉好施樂教亦先志所在於是又斥其俸入之
田二十畝屬方岩書院而以十畝為貧葬田以待吾
族之有志于學與死而無所歸者極知不足以上酧
先公為義之志於萬一特各為之兆庶幾吾謝氏之
子孫 而有缺 范高平齊晏子者

重脩松門衛記

先王制治保邦之道雖非一端其於夷狄出入之防
尤在所慎誠不可不周思極慮而預為之所也蓋中
國幅員雖極天覆地載之廣而大海絕漠實為東南
西北之限夫豈夷狄所得而窺之哉世至于元華盡
為夷蕩無區隔而中國之禍亂極矣我　聖祖躬滌
腥穢再造函夏安不忘危而預為之所其控制而威
服之也在西北則有甘涼寧綏大同宣府山海極邊
諸重鎮在東南則有登萊淮揚蘇浙閩廣沿海諸衛
所所以障蔽我中國而為億萬年夷狄之防者蓋無
所不至吾浙地濱大海實隣倭夷備倭官軍自臨山
以至盤石凡若干衛所而吾台之所謂松門衛者在

馬松門在宋為寨入　國初信國湯公始城為衛
環九里內設五所而隘頑楚門屬焉歲久漸壞成化
中今張都閫某之父總督公實增修之未幾復壞
弘治改元今按察副使文公天爵偕總督王公佐至
顧而嘆曰邊城若是何以清海道何以壯國威況將
領卒伍無所于儆又何以號令奔走而服役其間哉
乃議選把總指揮趙侯奎奉署衛事而因以脩治之
役屬之未朞月城堞樓櫓之圮缺者官廨宇館傳之廢
撓者烽堠戰艦之頹廢者皆煥然一新蓋凡故之所
有悉具而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亦可謂難能也已

上既訖功衛人皆歸之援祭公為能任侯以致成功之速有如此者于是侯之所親鮑君人和來請予記予以衰病力辭不得因謂之曰今　聖天子在上海宇晏盜賊烽消伏若是功者誠亦在所得已然天下事盜備而無所用不可欲用而無其備此兵備之在先王雖非甚恃以豫要亦卒不敢以為後而忽之也不然失道敗功則雖親戚亦將畔之而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嶮不足言矣況區間哉況恃伏也哉此朝廷所以建立是衛之深意與是衛今日之所以不可以不修者蓋如此若乃修治歲月之詳木石工力之數則或在所略而别置之碑陰云

太平君袁公祠記

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憤郡邑之失職痛吾民之受害間嘗進其弟儒教而謂之曰今安得有若吾舊令君袁公者蓋公之始至也吾猶為縣諸生見強盜有誣指應華等二十三人者司府官以鍛鍊成獄公力為辨理至納冠帶以去就決之曰民冤如此何以官為一時旁觀者為之泣下華等卒得白於乎今之以非辜連坐陷民于死者何限尚有若公者乎備倭張總督勇以沿海倉粮腐折者責償於民郡縣莫之敢[illegible]其抗曰粮在倉而責之民吾官可去吾不[illegible]以是令民矣張卒亦無如之何於乎今之以非法作科擾民至死者何限復有若公者乎黄岩縣界有賊殺捕盜官差所者民驚懼甚幾至激變公亟至其地招諭之曰獨殺人者死耳吾為爾白之無憂也上之人卒從其言民以不擾於乎其視今之坐視秦越乃且援擾必內而利之死其民而不顧者何如哉他如新學校以教教祠鄉賢以厲俗明保伍以糾察姦細脩水利以預備凶荒勸善而表孝行之褒懲惡而嚴盜賊之刑凡若此者蓋無所不用其心遂至

民懷其惠吏畏其威數年之間政通人和邑以無事公堂晝靜縣門洞開而鄰邑亦仰之若父母矣至其以憂去官則即日戒道行李蕭然雖假貸以給而贓賄一無所受於乎今之所謂能吏者有其一二亦足為難況能若是其盛者乎抑吾嘗聞之公曰濂閩諸老先生及民之政皆漢唐循吏所未能到吾徒有志于民而不是之法皆苟而已噫此公所以度越流輩而卓然為代　國家一代之循吏者乎於乎公今已矣吾亦退老于家無能為矣若等生長是邦親受其澤其尚忍忘之而不思所以報儒教曰諾遂以[illegible]

台叔父太守米生先生是之乃率其徒葉宗文王廷
用張允若千人列狀于府請立公祠以致邦人之思
知府葉公遂以轉達于分巡部使者于是巡撫侍郎
彭公率僉其請而祠以克成既成陳收來請予記予
方以史事役　公未果也越二年予始北歸敬
所曰祠有石待公久矣予以大不能任其不可易得
則付之者始若以為背約以勞為賤則燕台皆可以
為王而野鳥亦可以為鸞鶴者哉顧今之吏有以予
孫通繼之故雖贅其醋亦已往往列祀邵邑矣然則
是祠雖無作而是記之不以作亦可也敬所曰嘻獨

一郡縣吏哉嶧山之頌德碑固碑也峴山之墮淚碑
亦碑也要之是非誠偽之在人心者自有萬世不可
磨滅之公論又焉得因噎廢食而悉置天下事于不
必為哉予無以應乃為述其事如右而繫以詞俾歌
以祀焉令尹吉水人諱道字德純以進士再轉為御
史太平邑屬于台實其初政俗號以為難治者也其
辭曰台之山兮秀而峙台之水兮清以駛孰類我山
兮亦獨我水我民之思兮山高我民之恨兮與水滔
滔孰屹而挽兮砥柱遙瞻望弗及兮我心之勞

東嶼記

吾太平分台溫之餘以為邑天台雁蕩之山蓋至於
而極其延迤起伏則其南為方巖為泉溪至盤馬而
極其北為盤山為唐嶺至白楓而極兩山之間沃野
彌望自西徂東以極于海其靈秀所鍾融結而未盡
者則復洩而為嶼屹然在野以為一方之望若莞嶼
毛嶼橫嶼葉嶼鶩嶼夾嶼則其最著者也于是民之
野處而不睚者往往依之以居而嶼亦因以顯所謂
葉嶼者則吾姻弟醫學訓科陳君允時所居也允時
居嶼之東因自號曰東嶼大夫士之名能詩者嘗為
之歌咏而今閣老西涯李先生亦嘗序之矣既又謂

予為至親不可無一言以發其義予方以病辭不能
者再允時執不變乃顧而謂之曰子嘗歷齊魯抵燕
而見太行之為險太山之為高矣其視吾天台雁蕩
何如哉以東嶼而視天台雁蕩已不啻倍蓰什百又
況所謂太行太山者哉嶼山之小而卑者予顧以山
而不于其遠者大者何哉允時起而應之曰其聞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夫道
之大雖極天地窮古今而未始不行乎日用之間固
不可以其卑且近而忽之也予聞然曰吾與子論山
川乎知道吾人有言瓶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

日月之行理同亦有然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予嘗以臨鑿之穿見稱人人誠克是心以及乎友
弟以求盡乎存性亦然則堯舜之道雖遠且大亦
自此始矣焉有不至者哉是雖據此嶼一方之勝則
所謂天台雁蕩所謂太行太山者殆不必身履目見
而皆可以得其勝矣況嘗有見乎此欲親履其上而
未知所止者哉雖然予老矣無能及也姑以是為東
嶼記若乃同之以志乎道則先時自知之亦先時自
勉之爾予何言哉

龍游縣學記

弘治己未春正月衢之龍游縣學工既畢功學之教
諭陳璜氏遣其徒葉森輩以書來告予曰茲學也璜
白勝國地侵于民久失其制有司者往往因陋就簡
補敝葺壞蓋二百年于茲矣弘治癸丑六合袁侯文
紀來涖茲邑顧瞻咨嗟大懼弗稱遂白分守少參車
公明理分巡僉憲林公廷選二公是之議以克合乃
復侵地乃遷故址而大更作之學之中為大成殿殿
之前為兩廡廡之前為戟門門之旁為鄉賢祠祠之
外為櫺星門門之外為泮池其西則為神廚為神庫
為宰牲房學之後為尊經閣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

左右為齋齋所其外則為貞號齋為饌堂為講堂為
倉庾為廨舍為號房皆煥然一新凡故之所有悉具
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而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啻倍
蓰於前矣璜等恭職終念侯之功不可忘因與訓
導諸垣倪俊又將肖像祠于學以祀侯以上及車林二
公惟先生其予之說因邑人與諸生意也于是侯已
遷而通判吾台矣璜嘗謂之則顧謂予曰是烏可哉吾
發龍游時功且未終繼之者今提學憲副趙公寬分
守張參吳公紀與湯令丑夏民也況僉憲林公實為
之倡吾焉敢獨享其成哉且脩學在有司為常事亦
有所不必書者惟學既成而諸生懼未知所以學願
先生終有以教之則斯學之幸也予曰嗟乎今學校
之設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學校其所讀誦者皆六經
四子之文其所講習者皆孔孟程朱之道不可謂不
知所學矣獨一龍之龍游也哉所深慮者名是而實
非行同而情異耳蓋古之學者所以窮理而盡性所
以脩己而治人今之學校之士不過綴文詞以竊科第
釣聲名以娛利祿一或得焉甚至託古訓藉口侮聖
言以文奸回視向所讀誦而講習者蓋已筌蹄芻狗
之不若矣尚何怪乎教化之不明風俗之不美而治

之左既又以其湫隘將別卜地而遷之大門之東南未能也弘治丁巳始克粗承先志而卒成之貢大理蘊和題其額曰謝翰林祠堂實自先公之創始言之也蓋自成化癸巳後先經營已不啻二十年于茲矣初先公治命以遺田三十畝俾供祠堂之祭至是亦始克代以俸入之田而均之以歸諸弟又斥其餘以侍吾宗之有志於學與死而無所歸者噫我先公孤苦自立克已爲義凡志所欲爲而未遂者何限吾菲薄曷足以副九原萬一之望特各爲之兆庶吾宗之子孫有起而增拓以光大之者今墓亦有菴閣老西涯李先生實記之田之所在與其租之所入皆告於祠聞於官而具列如左弘治巳未春三月曾孫瓚識

忍菴記

忍菴章公嘗謂予曰吾性卞急遇事不可於意者輒不能忍予之從父貞肅公因以忍名吾所居之菴且曰吾將爲爾記之庶幾顧諟之際恒有所警省於心而不忘焉吾懼茲名之未易踐也不敢以請以至於今每一思之未嘗不惕然于中謂公之意不可以終負而公已不可作矣然則茲庵之記不于之屬而誰屬哉予遜避不敢當公之諸子慎德達德輩固要之不已屬予方有　召命未遑也乃持其卷以來衰病之餘官事叢脞往往有不能忍於忿戾者因自反曰吾其有愧於公多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論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欲濟大謀而不亂者必在乎忍而非忍固不可也然忍之義不同有不可不忍者容忍之忍是也容忍之忍不可無有不可忍者殘忍之忍是也殘忍之忍不可有此君陳之忍所以膺多福而終有辭季氏之忍所以不至於弒父與君不已也公年愈高而識愈進顧名菴之義矯素性之偏小心默巳含垢藏疾一朝之忿必忍之而不發橫逆之加必忍之而不報至其不忍人之艱於徒涉也則爲橋以濟之不忍人之無所止宿也則爲樓以居之不忍人之病而危也則爲醫藥以活之不忍人之貧而死則爲棺槨以葬之凡若此者皆足以見公之能忍於不可不忍而不忍於其所不可忍者矣公諱獻字大猷世居樂清之南閤先翁平園公之靜退伯兄宗伯公之忠節義聲仁聞蔚爲東南望族而公隱然以一菴克紹其家於不替諸子方且爭先振勵以豪傑自負駸駸之勢殆不可遏然則茲菴之澤夫豈得而涯涘之哉公予之再從姑之夫公之子達德今復與予爲

重親南閣去桃溪不只尺故予之與公相聚處也最稔而公之知予也亦深乃不敢辭因撫公家世行事之實與恩之所以名菴者歸之不識公以為何如

廬州府學尊經閣記

廬州府知府西蜀馬君金吾偕友翰林侍讀學士良佐先生之子也既為知府之明年百廢具舉乃大脩廟學先大成殿次兩廡次戟門次櫺星門次明倫堂次齋舍次廚湢之所以及道路坊牌之標表凡故之所有悉具而其不可無也乃今有之所是尊經有閣閣成遣六安戴學正鏞如南雍求諸書樓悉市板本

所有以充入之蓋已亡慮數十百萬卷矣學正今還南京國子助教又以其府校孫[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之意來請予為閣記且曰經備矣尊之亦既有此然矣獨諸生未知所以學願因有以教之於乎予[illegible]病甚方倦無以為吾國與諸生告何以當[illegible]而還及是我然竊聞之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illegible]之教則實在於聖人聖人既因天命之性而脩道以為之教又以為吾身有盡而道無窮使不有文以載以為繼之之具將何以徧天下及後世而為無窮之教化也我於是為之易以道陰陽為之書以紀政事為之詩以理性情為之春秋以示褒貶為之禮以正行為之樂以和心聖人之教至是亦可謂無餘蘊矣聖人既沒而諸子競作則又各以其所見者著為論說謂之諸子而歷代國家又皆各蛸官以紀時事謂之諸史於是世之賢人君子窮經考史凡其有得於見聞之感觸者則又往往見之述作以成一家之言皆所以羽翼聖經參訂子史以求自造乎垂世立教之地然載籍至是蓋已不勝其多而尊經之閣將有不得而容者矣雖然上之天道之幽微下之人事之變舉以至名物度數之雜錢穀甲兵之繁皆吾之度內有

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參考而博求之則固無以遍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所求於是者不越記誦訓詁詞章之間以釣聲名媒利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亦奚以多為哉噫此考亭朱夫子之訓吾徒所當世守以為家法者也不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予于是重有感焉作尊經閣記

素菴記

上古之世質而已人之生惟名以自別未始有字也中古加之以字則漸入于文然猶未有所謂號也後

世又加之號則彌文矣然猶未有紀述咏歌其所謂
號者至于今之世蓋始有之則文之備而勝也斯極
矣且古之所謂名與字者非必有所擇變之怪迪之
毒皆可以名魚之寘牛之賤皆可以字萬世之下莫
不尊仰其人以為聖賢之徒而不可及至于號雖近
世大賢君子所不免然以旋乾轉坤之功而自號為
迂之以繼往開來之學而自號為晦初亦未闕求其過
于人而自以異也今之人往往務為虛飾爲自標表
以一軒一室之微而加以莫大之號甚者紀述咏歌
動多卷帙曾不知古之質名且無字字且無號况不

若是其盛者乎噫文之備而勝也亦甚極矣昔人有
言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故素之未繪
而五彩之質已具及其繪而文之也蓋亦無所不可
而恒有餘美焉苟質未至而輙欲文之則物之美于
是乎窮窮則不可復加將必至於蠹且壞而其患有
不可勝言故曰繪事後素此孔子欲從先進而惡夫
周末之文勝也我新昌何公夬廣扁其所居之室曰
素菴蓋雖不能不隨世以立號觀其意固將厭今之
文亟欲反之以求至乎其質公之孫御史君鑑間嘗
請予記其所謂素菴者予曰公方名菴以素吾又從

而文之外非公之意所存乎御史君亟請不已曰先
生之言正吾祖之意也遂書以歸之作素菴記

桃溪淨稿卷之十一

都御史丁君墓誌銘

成化戊戌夏六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丁君大容[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君奉 勑巡撫延綏得疾既[illegible]乃得 請還還不踰日而卒[illegible]為殮 上聞悼之賜諭祭君[illegible]御史何君世光相與治[illegible]來徵銘予辱與君為同年友[illegible]不能辭按狀君諱川姓丁氏大容其字也世為[illegible]曾祖珍曾祖廣民皆隱約田

里父孟達鄉進士廬江訓導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母石氏于重先生之裔累封太恭人有賢行君生于廬江九歲而廬江公卒太恭人扶伏歸葬君歲時必衰經泣拜墓下儼然若成人識者已奇其非常既冠未弱冠為邑庠生時黃岩徐先生研司教事擇弟子之秀者七人專教之君與焉天順己卯以詩經領浙江鄉薦甲申登進士第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成化丙戌奉命巡漕河即落落見能聲既還監天順戊子鄉試益為上人所稱道遂兼掌諸道事諸有所論擊必視君為之倡有大刑獄必君以為可而後聞君益盡心所事上之人至稱名御史必曰丁某丁某壬辰擢順天府丞歷訪民隱疏荒政十有五事復察屬吏之能否而旌別之未幾遂有延綏之命延逼河套為北虜折衝要地三邊之在陝者莫先焉
朝廷西顧之念蓋十數年于茲自君之往隱然不聞有以煩上慮者於乎若君者其可謂用世之材矣君生于宣德辛亥九月十有一日距其沒年四十八而止於乎惜哉配同邑黃氏封孺人累封恭人子男二鐩鎰鏦娶陳氏女一章熙其壻也銘曰始也困孰發之奮終也振孰踣之頓彼嗟者天吾孰與愬於乎茲銘其永傳

都御史夏公墓誌銘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于家於是公年甫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為有若公者蓋士方以進為榮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其進退輕重于世何如哉公沒之明年冬十一月公之子鍭將葬公烏山之原不遠數百里遣其從弟鎦以狀來速銘鍔叔父寶慶先生進退大節似公亟重公者曰是不可以不名按狀公景恭

也於乎若公者亦何有於銘銘不銘固後人事也輙敢銘其大者以告夫世之人將于是考焉銘曰世渝渝以同盍一矯以為過也世矍矍以營盍一退以為愞也于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惟其寡和也我銘幽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侍郎章公墓誌銘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公以疾卒于家訃聞　上遣工部進士黃俌營葬事賜諭祭焉公之子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將以是歲冬十二月甲申葬公橫嶼山之原狀公行來速銘於

乎公立朝大節赫赫在人耳目銘固不繫于有無獨念鐸之於公仰止焉者非一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始鐸成化初被　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輙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為恨於乎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正統己未進士為南京主客主事景泰中權儀制郎中方

景[illegible]上干天變公卿百執事無一人敢[illegible]德弭災凡十四事曰畏[illegible]節儉過曰務儉約曰勤[illegible]曰重名爵曰巡撫曰擇[illegible]曰却貢獻曰汰冗官曰講切時病傅[illegible]天戒[illegible]惓惓焉大要以為臣[illegible]嬌[illegible]而君子退焉伏強而[illegible]役繁重紀綱散壞凡[illegible]以勝陽于是戾氣致沴而天變見矣況　上皇為天下之父陛下為　上皇之臣上皇

以天下授陛下陛下以天下尊　上皇今若是尤失監所在而不察以偽者誠不可不念同氣之親推擇子之義率群臣時見　上皇詔　沂王復居儲位如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且曰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而身必危然臣身輕而朝廷重使朝廷事安則臣身雖死亦無憾矣疏入　上大怒逮繫詔獄連五日榜掠無全膚必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黃沙四塞獄遂稍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屬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方具會[illegible]

言當誰言者遂言之至是乃并逮同明年秋南京大
理少卿廖莊亦繼公有言　詔廷箠八十幾死且并
箠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初首　詔釋公檢公號無
所得內臣有能舉以爲誦者　上擊節嘆賞即日擢爲
禮部右侍郎未幾同列有中公者更出爲南京禮部
上特御文華殿召對遣之以白金文綺賚焉尋轉南京
吏部　先皇帝上賓遺　詔嗣君婚禮不得過百日
公復極言三年內從逆乎天子今山陵尚新元朔未
改諒陰婚配寔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類　上聖
明不之罪秩滿稍遷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內艱乞致

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爲已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
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
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圉通諸鈔弊竟臨
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脫詔獄
而爲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特奏得
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
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踣且奮而抗言讜論不少挫
䘏有如此者噫公歷官先後不四十年在南京者恒
十之八立朝之日蓋十不能一二而其反覆論諫已
若是其盛使公坐廟堂立殿陛與　天子相可否爭

是非則其所以爲世道計者當何如耶公初諱崙嘉
改綸字大經本吳姓其先閩人五代時有爲閩王太
傅曰仔鈞之孫貴避亂徙樂清南閣凡幾世諱開宗
者仕元爲德清典史後章氏因以爲姓實公之始祖
也曾祖諱性不仕祖諱新民父諱文寶皆以公貴累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
配朱淑人先公九年卒子男三長玄清亦先公卒次
玄應以乙未進士至今官次玄會以恩補國子生女
一適永嘉縣學生陳浚孫男六女四公自少輒嗜學
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

從春官主事黃岩章先生陬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
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
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爲
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
爲多而間發爲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拙稿
困志集進思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公性質直坦易與
人無貴賤疏戚一咲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
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顛叟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
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
公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爲首稱於乎

歲寒乃見松栢哉　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
極極熾而豐大夫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於
不暇所謂[illegible]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焉於
是得二人焉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
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
克保晩節已上從學士公於無媿故雖不必若鍾以
必至乎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嘗試而幸成
者則其於廖戶蓋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
哉公之群行不止是給事若能之蓋別著之家乘譜
不得而論論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備

國史之缺以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浚恒
之凶世具曰非吾寍爲激而不以隨罔乎之俗世具
曰是吾寍爲罪而不以耻我思古人猛虎在藿孰與
重輕發蒙振落私恩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摸棱
兩端彼何人斯如鬼如蜮不有君子吁何能國我作
銘詩以告萬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處士魯公崇吉墓碣銘

天台有隱君子曰魯公崇吉是爲都憲公之家子鄉
進士誠之父今府尹公懋功之兄也都憲公以淸德
雅望重于一時公兄弟志圖不辱更相問學以求力
底於成既府尹公貴公歉自喜曰吾先人之業以付
吾弟定矣吾其爲太平之民則盍自韜晦取六經子
史環列之日坐一室曰吾有以自老蓋於舊雖所不
好而於詩於琴大得也其勉學之詩曰至理如寶玉
功成在琢磨又嘗曰吾於琴得治心之道焉因自號
曰養性學者稱之曰養性先生公用世之心雖不克
究而人未嘗不知部使者邑大夫至往往下詢以政
景泰中盜起處州浸延于台台守令卒用公策防遏
之得無他邑故多訟公爲隊訟卦大象反覆喩止之
所著有譜禮日錄琴譜正宗養性稿凡十數卷又嘗

擬修郡邑志未就而卒卒之日賦全歸詞以自見實
成化辛丑春三月十有七日也距其生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五配潘氏子七長即誠先公有十九
年卒次其次某諫習舉子業女二皆適爲士人妻孫
男十有二曾孫男一某將以　年　月　日葬公溪
南山而墓石未有刻因以其所親楊秋官商林狀來
告予叔父太守先生與府尹公爲同年友嘗主其家
於公納交焉知公益詳予又嘗從府尹公識公[illegible]而
友其子誠誼不得辭也乃按狀爲銘其[illegible]
曰吾嘗怪天台山稱神仙窟穴豈無至人棲息其間

與世迥絶明月清風高山流水援琴而歌公神之□嘗其漱清泉翔寥廓以往來於此乎嗟世之人冗冗死名誰其脫屣而不以死嗚呼先生

桃溪淨稿文之十二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于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抵予書將表其墓而俾為之志予執書為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於予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盖者固不繫銘之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

初君之在廣東也拳貴人有搬市泊餘戶假　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罷君賴　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為君所黜至是拳貴人鈎致之將并中君張顛廷疏訟君冤君雖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傳成其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為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售君獨抗疏請追覆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揚御史琅與之抗君子謂　睿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

其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壁
其出而提學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
淺寡者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之習小學而後及科
舉之業學文圍館至則居宿以身為教仍下冠昏祭
儀俾諸生習焉既至膺循持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
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皆君亦無所與歸君歷官
後先幾三十年服食居室無所增皆呼其子謂曰吾
將祖宗廢官二品祿入之產女何可獨享其分十之
六為思遠庄以祀祖禰宗族其克已為義尤君子
所難于是益足以見君平生之大節不誣矣於乎君

固天下之士也而止于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
諱選別號[illegible]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
輔之後由[illegible]徙台之山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濬主
號鈍靜祖[illegible]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宜韜景泰初仕至
福建右布[illegible]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
德焉母[illegible]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
張子男四長濬次冀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　女二
孫女一俱幼[illegible]將以　年　月　日葬君　山之原
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遊
於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

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
生宣德己酉卒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
藏于家君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其
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
求古節槩之士得一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
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
而剴切論諫急于其職乃若是道州為司業日與諸
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君偏歷徐揚豫之域而教
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為刺史自以追科政拙不
奉休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民忤拳奸以至于死於

乎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雖而功倍非邪君之行
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下後世之欲知君
者得以考焉銘曰深文傳比訐私拾細甚吏法吏歲
課月論棄根掇芸提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
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
乎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斯世而悲

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志銘

福建建陽知縣瑞安項君崇仁既卒之九月將葬其
邑之周湖村從子德持其友木蘋遜狀來請銘於予
崇仁其止是矣初予天順末識崇仁與其從子秉中

于禮部未悉也吾友鄭通判廷部亟稱崇仁不容口予從而聽其議論固將超流輩追古人而及之既落落十年乃始登成化壬辰進士其同年若表德純者又皆亟稱之曰吾榜中人物也未幾拜建陽知縣予贈之言固意其將自一邑達之天下矣於乎吾崇仁而止是耶狀稱崇仁在建陽新學舍旌孝節禮先賢存義塚政平訟簡人無私議環百里內俗幾以變在官僅二年以外艱歸亡日民遮道泣涕至肖其像以祀既歸得下滯疾越六年遂不起成化乙巳正月五日也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僅五十有六於乎吾崇

仁而止是矣崇仁諱旻崇仁字也裔出宋秘書端安開國男模之後祖惇贈安仁知縣父備工部主事世珊瑞安南陞故家配徐繼胡皆無子女三長適楊推官璵之子次俱幼以從子從為後崇仁性至孝有周人之義未成童慨慷然為文豎搢硬語儼然有奇氣如老成人既壯益大究于學開口論當世事侃侃若無以當其意者既謝病更號除山病叟有病餘稿若干卷藏於家於乎若崇仁者使果其少壯而用之用之極其志之所至不已焉其所進又益止是哉是固有志世道者之所深慨也乃為之銘納諸幽以慰吾崇仁於不死銘曰[illegible]蓋世識絕年乃指羣號省焉駘志騁然不有誠於胸著於壯之外以上觀其器業之千霄將下以為[illegible]之士而[illegible]困於所遭於乎崇仁百世之下欲求[illegible]于不死者其不有視乎吾銘之昭昭

故[illegible]林[illegible]墓誌銘

成化乙巳[illegible]林君一中命其父[illegible]公之喪來歸未幾病且危且復安數月矣至是病復作遂不起十月　日也於乎吾一中而止是矣[illegible]從吾太守校父與復來[illegible]且從其家商銘事[illegible]一中通政黃君世顯俾為之銘未報

而君已死矣於乎予與一中世顯異姓兄弟也知一中之深者宜莫如世顯亦莫如予後死之責銘固吾黨事也又曷敢終以不能辭而不慰吾一中於不死乎乃按其世譜遺行而銘之君諱龍字克脩以字行一中其更字也林氏徙自閩今為台黃巖支邑太平之望族至我　朝而益顯有南安太守公芊吏部員外公茂弘郎中公璧秋官侍郎公鶚文章行業並彬彬可考皆君之從祖父兄也曾祖周民祖從深皆隱德不仕父諦格有善行以君貴封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安人君自幼岐嶷從員外公學與侍郎公實相師

友既冠補邑庠生以書經領景泰丙子鄉薦登成化
丙戌進士明年拜刑部主事未幾轉員外郎遂有福
建之命其在刑部也盡心獄事不為顧忌苛刻阮成
者錦衣官以大辟罪屬君議君知其冤白尚書陸公
陸曰其勢不敢出一言君毅然曰彼勢雖崇豈容妄
殺人我位雖卑殺人以媚人弗為也陸悟成卒從末
成王宗儀者吏部誣以投匿名文書罪宗儀父淵嘗
以小官擾吏某知其陰事淵亡無他而事不屬君獨亦
覺其誣曰非林主事莫能辨遂移其獄於君宗儀卒
得白其在按察也尤力振風紀而抑強扶弱之志惓

惓焉大臣有在閩者縱豪奴淩轢并吞君悉置之法
不少貸御史有按閩者舞文法稔姦醜正君面質其
過不少恕二人者遂日夜伺君之隙不可得則相與
嗾武流無賴子誣毀君雖卒莫之究然竟坐是十年
不調知君者皆為之不平君惟盡職弗顧也君遇事
直前義激於心不問勢之可不可先是在刑部吾台
方奏割太平君知其事之有害於民也詣戶曹力爭
之不可則聞于　上陳害風令動千數言功雖不就
識者韙之在按察嘗兩為鄉試監試官御史有欲以
意黜陟若楊翻林評者君以公道之不可廢也抗

執迴斡必得而後已其勇於有為類若是君雖職刑
獄而好學不倦旁涉諸經子史唐宋諸大家間發為
文詞機軸倡張讀之可想見其為人有抑齋稿若干
卷藏于家君生宣德辛　月　日享年五十有
五而已葬邑南屯嶼祖塋之次配陳氏封安人子男
二保昌保旦女三適黃岩張瀾判士之子綜次夭嘗許
聘于丁興茂矣次幼在室君遇氣激昂恒思欲盡吏
一時榮除以大有為於天下而不可得其視詭隨悠
得之徒怵對叛姍斥之不暇故人不以為訐則以為
亂不以為捐則以為矯誠有若吾世顯云者固略其

細取以銘君墓上之石以深有俟乎後之君子亦君
之志也銘曰衆之非不以疑衆之趨不以娛其疑
也人所擠其嘐嘐也人所悲於乎一世之快百世之
嗤以此易彼君子弗為後有識者考德在茲於乎一
中吾何敢以私

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君墓志銘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
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盈海令弘宜將以是歲
冬　月　日葬君於塋之次屬吾台郡守葉公崇禮
以狀來請銘於予予尚忍復銘君也哉始予天順初

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数予駑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庠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早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護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

主事轉員外郎以遂有南安之　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爲民患者蓋衆君下車悉捕戮之尋廣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毁淫祠百数十區爲社學凡先哲之嘗涖茲土者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爲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别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盍留以羽儀　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

紿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爲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慭遺以卒距其生洪熙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乎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五長弘正次即弘信以進士升令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圭次弘王次弘企女二李視頤行已其婿也孫男四性協忻恪女七所著有介城大地稿仙巖諸稿凡若干卷避來海翁又有東海上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手筆也君於[illegible]識以[illegible]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幾成一家尤非其[illegible]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浮游者獨惇尚行檢慨然以風節自

將雖論議間雜詼諧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合品問學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爲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詩名我公論我吾自視文爲前詩次之書又次[illegible]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illegible]爲其所拖世莫克盡知其文章與[illegible]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於[illegible]文非細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爲大僇於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illegible]而銘之以見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銘曰東海之東有氣如

虹凌虛騰空入曰此劍獄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於乎萬靈所鍾光護神封後千百年藏其不墜於地耶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古安封孺人陳氏墓志銘

於乎此吾妻封孺人陳氏墓也孺人以荊布相我取進士既十年乃始以編修　恩封孺人甫一年從予歸省既還又二年為成化辛卯五月某日遂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命也明年歸其喪予獨留與二子與仁與毅處又七年予再室孔氏乃遣與仁歸葬孺人于洋與山祖塋之次又三年予以先編修太孺人憂

解官既終喪而與仁死矣年二十有二嗚呼天乎予之極一至此也初予遣與仁歸期娶趙氏婦坐嫌郤中與之絕再議娶蔡氏巳東寧某之孫未及期一夕腹痛死方死語惺惺不亂執其母孔氏呼曰負此生負此生不能立功名報父母又呼其弟與毅曰吾已矣汝勉之勉之又連呼其叔父徧語之乃死實成化壬寅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距孺人之死蓋十有二年乃以其死之踰月某日與其殤妹貞同祔葬于孺人之墓於乎天乎予之極一至此也與仁性外暗而訥有問未嘗輒對然徐考其文義于科舉間則又未嘗不通也予不善教子嘗遣之從陳先生李進士某學詩經入為縣學生預庚子秋試既又懼其局而無成也復取他經暨濂洛諸書以及歷代諸史大畧日授之類能誦而習予竊念其自是亦庶幾不失為謝氏孫子矣而止于是謂天之命非耶予嘗與叔父太守先生考論天道栽覆之理若吾高祖之孝德吾祖母之節義其流澤當未泯巳今若是予之罪不足以承之也於天何尤抑先是孺人之墓未有銘予不佞終不敢以烟作者乃哭而銘而并以繫之銘曰嗚呼吾妻瘗于此吾子瘗于此吾苟恃以不死吁嗟天乎其定未定也吾不敢擬吾將修吾身以俟

族祖盛二十四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九疇字性範姓謝氏以成化甲午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家距其生宣德丁未正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父諱順祖諱文彪皆隱約不仕曾祖諱繼先仕為瑞安主簿高祖諱詔不仕元是為福五徵士實積德以大道厥慶鐸與叔父太守公皆同出其後今七世矣府君性孝友事嫡母甚得其懽心至長悼嬉戲不離膝下與仲氏終其身同財產閨孺人實善相之無間言府君既卒仲氏一遵其志作堂與府君之子

以居曰存睦堂初府君號處睦人因稱謝氏二睦於是府君兄弟之義隱然重一時至以擬諸太守公與其季王城山人於乎公力學上師聖賢此固未足為異若府君者不亦尤難矣乎府君既卒之十年為成化癸卯冬十二月某日仲氏存睦公與其子岳慎塋府君方山祖塋之側而虛其右以俟曰吾兄弟生同志死同穴義也鐸聞之曰是不可以不銘府君之嫡母趙實鐸祖母太安人之妹先編修府君與鐸往來主其家者幾五十年而終始如一日鐸德之不敢忘府君之行不止是因取以銘其大者如左銘曰自匡

綏之政失而其布之俗成[illegible]孰不待文王而後興噫夫孰知生質之美[illegible]悅乎學問之能然則吾之於公之墓也亦安得而不銘

從弟聲墓志銘

聲字鳴鶴今致仕中憲大夫寶慶太守公諱其之子贈南京兵部員外郎府君諱其之孫孝子隆三府君諱某之曾孫孝子府君實吾謝氏桃溪始基之祖至鐸與聲五世矣始予從太守公學見聲在提抱間可念後十年予舉進士拜公南京則已嶄然見頭角又七年公守寶慶予以編修　恩歸覲而聲亦歸自南

京蓋已習為應舉之學問從其季父王城公叩之而詩律亦立就則亟喜其不凡又五年公致其事以歸教之益篤遂與其弟彩入為縣學生又六年予以憂解官歸拜公于家則與彩已赴庚子秋試殆駸駸乎公之業將有繼矣未幾得脾胃疾予與公竊憂之又二年竟以是不起三十有七成化癸卯冬十月某日也於乎痛哉天盍有是耶去年冬吾脫衰未三月吾子興仁一旦夭死公為予哭之哀於乎天乎詎其於公而復至是耶吾家世德其遠者弗可知若孝子府君之遺澤當未遽已況公以文章行業深培遠紹力

起而振之又非但子之不敢爲悪而已於乎天乎詎
其於公而復至是耶雖然與仁之死去殤不遠聲則
奄及弱仕矣與仁之死未究有家聲則亦既多子矣
然則吾之痛視公益又不知其幾爲倍蓰而聲亦可
以自慰矣初公營壽域既塟王城公其側至是因以
祔焉遂命其子孝以其至之踰月其日奉柩以窆而
印譔爲之銘遂哭而銘以抒予哀以誥于不可知者
銘曰嗚呼戚戚二世父無哭于我生孔艱仍復有是
世德在人愛則有餘天故弗憐傷其賢子我痛而思
茫茫天守予也何辜亦哭尔父嗟世之人天實爲培

我銘子墓曷敢告哀

監察御史余君墓志銘

監察御史臨海余君樾器既卒之期月其弟鋹持其
所親渚少參應昇狀來　京師速予銘將歸葬長岩
山之原於乎予尚忍銘吾樾器也哉初天順末樾器
與其從兄樾純同赴禮部試有風火之厄予實預焉
未幾樾純卒樾器連不得志者十有五年成化乙未
始舉進士明年出爲崑山令瀕行謁予曰何以教我
予舉濂閩諸先生郡邑政績格言俾持以往既至崑
山民黠事以譁訟相咻樾器力鎮以靜而一毫無所
假久之乃定崑山大夫上若吾友陸太常鳴儀亟稱
之不容口奏予以發過蘇樾器自崑山來會謝然故
舊之情自是不相值者幾十年則樾器已報還御史
按廣西矣去年秋予有纂修之　召忽得樾器訃傷
悼不自禁問過其家哭之乃及幼子淡然在目於乎
予尚忍銘吾樾器也哉乃樾器之按廣西也適當大
比防偵嚴密人不敢干以私且其地適寒暑多瘴癘
因刊痉瘟以道之而自類其後曰吾不忍土瘴之自
病而坐視人瘴之病民遂力刪繁梗招流亡覆風問
俗樂諸弗至作八柱行稿識者知其志之有在將大

用而未艾也既得代還淮安忽遘疾卒方卒時屬其
子河曰吾未及贈吾親吾死不瞑目厄於例卒不得
請於乎惜哉樾器諱鐖樾器字也別號困學性和學
謙慎事親孝撫弟妹以恩娶鄭氏繼陳氏繼長運陶
氏尚書中立公之孫子男三汶河灌河聘少參女女
一未行余氏譜出宋丞相郇國公端禮之後世居臨
海子誠晦樾器曾祖祖父也父諱操號順庵俱積德
弗仕樾器之卒實以弘治戊申六月二十七日距其
生正統庚申十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九而已於
乎惜哉銘曰雖利于割其鉶若發驗踣于行不仗以

嗚利孰啓之賠孰已之於乎懋器我銘不刊亦孰得而死之

亡妻孺人孔氏墓誌銘

弘治己酉夏六月朔吾妻孔孺人之訃至予咽絶不能語久之乃克爲位以哭如是者蓋旬日間莫知所以爲心既而曰孺人已矣吾何爲者哉乃復執筆以叙其平生以慰諸冥漠之下於乎孺人已矣其終不可作矣吾之惓惓悲痛於不已者抑豈獨吾家室之情然哉蓋孺人年二十七而始歸於我於是予妻陳氏没獨居旅邸者七年矣孺人本儒產識大義執婦

道甚恭既二年予奔先編修府君喪中道而先妣太孺人之訃復至皇皇焉幾無以爲生孺人實能號食水飲以相我匍匐襄事甫畢則又謂予曰吾父久不克葬君其銘吾將謀吾弟而葬之遂以衰服往葬其父未幾吾兒興仁一夕病將殆孺人刲左臂肉和藥以救曰吾恨不代汝死既死痛哭幾絶予既即吉當起復念祿弗及養將謝病以居孺人曰貧賤吾故態也吾安之久矣慎勿以我故累君先府君有餘田若干遺命俾勿分以供祀事孺人曰君官雖卑無祿不猶愈於布衣乎其均諸弟姪祀事吾與君共承之薄

自奉而儉以遺子孫可也去年春有纂修之命予未果行孺人亟勸之曰吾固知君之無意於出也如王事何吾與爾子暫守宗祀以俟君之歸君其亟行乃治裝促予行行時孺人已病癥且二年懼爲予累益勉強趨事予亦不覺其病之深也而竟至是於乎予固負孺人哉痛何可及孺人之卒實以今年四月二日距其生景泰壬申　月　日得年三十有八而已子男一女二俱不育今所存女小貞方七歲於乎悲哉孺人諱常姬姓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世居樂清之江縮今官府復其家俾隷儒籍祖克烱太學生

父朴號樂古以布衣爲鄉校師孺人幼有志識能知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樂古翁最鍾愛之曰吾女恨不爲男也孺人姓頗強直見義趣憤然有丈夫志而嫉惡之心尤勝曰何甘爲人嘔罵爲也予嘗與談先大母節義事未嘗不泣下曰幸相與保此宅無忝也故予貧病家居且十年孺人從容朝夕間曾無幾微見于色予頗自以迂拙脫得知己之助而今已矣於乎其何可及哉乃爲銘其墓納諸幽庶後之人有知孺人者銘曰心如其面類以風靡豈曰友朋實鮮知已我銘不愧百世以俟婦德之徵其視諸此

明中書舍人王君墓志銘

今皇帝嗣位之初勵精治道納諫用賢於是南京兵部主事性首以一時名士退修於家者列薦于朝若翰林檢討陳君獻章中書舍人王君汶凡若干人　詔下公卿議特起檢討君暨君檢討以母老不果君病少愈有司趣之行行至淮病復作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實弘治改元之明年十月四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五十有七於乎痛哉鐸既與左庶子吳君原博會哭遂與諸戴郎中師文陳員外于章相與殮君既殮將歸葬庶子君謂鐸宜為銘且將

表君之墓以示不朽嗟乎予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敦愨之行清苦之節靜退之風皆予之所愧畏而未之能者其何以銘顧其義有終不可已乃撫其世次而序之王氏本五代節度彥超之後蓋自汴京徙金華遂顯于宋世為金華義烏人君曾祖忠文公樁在國初與宋太史公濂齊名以翰林待制奉使雲南執節不屈以死正統中有贈謚之典今廟食其地忠文之祖南稜先生炎澤實得朱子再傳之學于葉通齋由庚遂以授黃文獻公溍其子國子博士紳實貽正學方先生同登太史公之門博士之子贈中書舍人

稌於正學有館甥之義實生君君字克達別號齋山汶其名也以春秋舉成化戊戌進士拜中書舍人王氏在金華文以行顯至是蓋六世矣君子謂忠文之澤方大發於君未艾也於乎詎其遽止是哉君初登進士輒願為教官衆謂其迂不知君實欲見之行除中書非其好也曰吾豈少年吃吃筆硯間者哉未幾遂謝病歸結屋齋山之下取累世所積書研窮之將終身焉去年秋予以史事赴　召道金華將謁君之廬而拜鄉之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君名皆唯而立其學者相與尊之曰齋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君迓予

道上歡然握手如平生明日謁忠文公廟又明日君餞予百里外相與謁四賢祠謁麗澤書院至蘭溪會章德懋而別於乎詎其謂君而遽止是哉君貌古而和平生無町畦崖谷人人得而親之然其意善惡惡之誠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詩與文類其為人不為斬絕奇險而自成一家家居儼然夙興必具衣冠率子姓謁家廟歲時享祀必躬必敬日食惟一味雖對客亦然蓋其祖博士君痛忠文死國之故不甘於食子孫遂永以為訓亦可見其世德所從來遠矣所著有齋山稿若干卷藏于家配余氏有賢行子男二長俯

次女　長適鄉進士許塤次適龔　餘幼未
行銘曰慨彼下泉澤而不川昔者未栽或以覆往
勢則然于嗟嵇山吾何尤乎天

南耕處士王公墓志銘

弘治己酉秋八月南耕處士王公以九十壽終于家
其子和州判封刑部主事某將以明年某月日葬公
壙頭先筮之次和州之子今興化知府獅狀公行來
速銘愧擇任弟茶中竊從吾叔父太守先生於父和
州召官識公既又往往因興化益克信公之賢十
數年來老成淪謝公獨巋然如後凋之松栢望而知

其為前輩長者我乎若公者亦豈易得哉按狀王氏
之先有為大理少卿曰從德者避五代之亂自錢唐
始遷吾黃岩之寧溪十三傳而至元臨海敎諭丹叔
諭生士傳士傳生世銘賓公之祖則又再遷于邑之
南門然至今人猶稱寧溪王氏公諱阜字宗民南耕
其別號也生而謹重有才畧甫弱冠輒力持門戶時
周縣令旭鑑至亟治一切逋負民笞死者以百數公
坐逋弓箭衆為大恐公曰是在里戶我何罪令雖猛
而明我其以情告耳其弟往謁必不免固請代公公
乃以己貲代輸十之二俾如所對持以往周覺然曰
良民也特釋之而事亦立辨未幾準亡公痛之撫其
妻若子久而益篤公起家至鉅萬一以勤儉自將如
艱難時未嘗過為宮室衣服之飾所居湫隘惟即東
樓為祠堂以歲供祀事退則商決家政懇懇為諸少
言其所當勸戒者寧溪之族亡慮千百有事于邑必
先謁公公待之皆有恩意其或忿爭亦必反覆譬曉
之至有不待訟而決者有司歲行鄉飲以公年高望
尊數以賓僎俱不赴　朝廷下優老之詔有司以
公冠帶應格亦辭謝不受人亦以是高之配李安人
有賢行先公九年卒子男五長即和州君實肖公次

瑗次瑰次玭次玟孫男二十興化其一也賢而甚文
燁烜某皆縣學生女五曾孫男十有三女六公少警
敏每自恨遭家多故不克尊志于學迨晚歲乙廢
書乃至卦畫奇耦之數吉凶消長之理頗能究而言
之撫其平生亦可謂艱而能豫有而能謙庶幾得保
困處豐之道者若乃由休委祉門祚子孫之盛蓋又
所不論也噫是皆學士大夫所難而公顧能之若公
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因為之銘納諸幽將後之人
有考焉銘曰孰因則舒孰有弗居斂其餘不盈以虛
積而予若取而符我銘不諛于嗟公乎其永閟

桃溪淨稿卷之十四

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墓誌銘

弘治辛亥夏六月十有七日南京工部右侍郎黃公卒公得疾甚暴予亟往視至中途公訃已至於乎痛哉先是予蒙　恩休致公悵然不樂且期太常陳先生師召邀予徧遊南都諸名山以別蓋予自謝病來與公別者餘十年乃今始得一會詎意公才恨乎之別而予遽以哭公也哉公卒之明日予既三往哭之乃與其子俌商葬事遂謀所以銘公之墓不得以不能辭於乎公其止是哉公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

更字世顯別號定軒姓黃氏其先昭武鎮都監諱緒避五代之亂徙居黃岩洞山山今分屬太平公以其地隘不能容始再遷舊邑之西而定居焉曾祖謁不仕鄉稱長者祖諱禮遐號松塢性狷介鄉人服其行義無異詞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父諱彥俊以正統丙辰進士擢兵部職方主事其操其才人猶至今稱之累贈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母金氏累贈淑人公自幼穎拔屹然如成人未弱冠職方公即世扶伏歸葬撫其弟妹甚篤焉初以明經舉不合乃退而為縣學生刻苦問學公原與予友予少且劣日進之

日見其不可及未幾領天予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工部屯田主事屯田號濁曹公稍持以正顧為其僚所怨嗾惡吏誣毀之公雖不之較然彼竟坐是落職而公之譽亦因以起尋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文選郎中在職守法據例不示恩不責人凡所舉錯不獨人莫之敢干雖上之人亦或以公為辭而若有所憚每公退輒過予予望而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公一節不少變後先在文選者率驟遷輒敗至或并累其上之人為天下笑公循循滿考始擢右通政又五年

乃遷今職公既去吏部久人益思之大冢宰王公兩以公與今亞卿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不果得諸物論在人駸駸未已要皆以鈞衡望公也於乎距謂公而遽止是哉公生宣德戊申迄今享年六十有四而已配蔡淑人巴東知縣思之女子男三長即俌次偟嘗聘予女俱夭次佐亦夭孫男五紹繹縮約紛俌以辛丑進士為工部主事實克公吾台父子祖孫相繼登進士第者亦惟公而已公讀書不事章句往往能窮前人所未精思之餘下筆沛然而尤長於詩與吾叔父王城山人慨詩道中絕將力振之有定軒詩

若干卷藏于家性恬靜寡嗜好平生無所苟取而亦
不以一毫苟費雖官至三品伝室服食無所增損事
關倫理則惓惓每欲自盡嘗以舊宅之直讓其弟以
餘俸之金周其甥又嘗謂予吾族貧甚且不知學先
職方有田若干吾將以是終先人之志立義塾焉乃
歲出東脩若干爲之兆初公爲主事時憤 慈懿太
后山陵事輙草䟽數百言示予將上之會事亦已
未幾爲會試同考官有叅要于暮夜來謁公叱之
終其身不與語今年春大臣復以例當舉官公舉金
華童德懋於是德懋謝病而歸者幾二十年天下皆

知其賢而卒莫之能舉凡此皆足以見公之大者蓋
公晚歲雖寬厚有容與世無忤而剛直之氣人固有
莫得而測之者予交公久知公最深因爲之銘銘曰
豐而譽困而遂不矯以蹟肸以覬安吾常以聽其至
于嗟乎我銘不愧尚後之人以考德論世

鄱陽教諭應先生墓碣銘

鄱陽先生復菴應公既卒之明年其子教諭紀以予
太守叔父書介其所親繆右思敬以屬金君鳳翔來
請銘時予在南都方蒙 恩予告歸未暇也既歸教諭
吉以起復北上遇諸途復拜予泣請不已於乎予尚
忍銘先生哉曩予謝病家居得從先生杖屨者幾十
年既而以史事赴 召別先生鏡川上先生酌之酒
而贈以詩所以屬望之者不淺予旣落落無成方仰
首故山藉先生以終老而先生沒矣前輩老成典刑
無幾予又安得不爲先生銘哉先生諱律字志和以
字行仕終鄱陽教諭復菴其別號也應氏世爲黃岩
望族至先生之父息耕翁尚惠始遷邑南之鏡川今
分隸太平矣黃岩之應實始來在宋有緝熙以侍
講在元有上饒山長玉泉在 國朝有全歸先生尚
節溪南先生尚𩥅按察副使志欽行業文章後先輝

映蓋皆先生之諸祖諸父昆弟也先生頴悟夙成未
束髮時已能屬對作驚人語稍長從溪南學旣又獲
登拙訥葉先生之門拙訥以學行重一時亟相推許
永嘉黃文簡公三朝元老一見至與爲忘年交於是
聲譽日起遠近交辟南畿提學孫侍御邕薦爲鹽城
訓導以母老不果行周郡守旭鑑復以郡學薦乃始
迎母以養未幾丁母憂服闋改河南蘭陽蘭陽素乏
科第且其僚酗酒而慢先生相處以禮而結以恩久
之不覺愧屈於是士服其教而科第亦班班然矣暨
其去也蘭陽之人相與立生祠焉其在鄱陽尤篤意

風教訪周瑜陶侃之墓而封表之進江萬里彭汝勵於祠而尸祝之賢聲之著上徹　准府方期大用而先生力乞休致矣時去引年尚遠大夫士莫不惜其去而高之既歸更號宜休居士奉先教子老而不倦考德問業門無虛席暇則幅巾杖藜寓情詩酒如是者蓋幾二十年而卒年八十有四實弘治戊申十有二月十日也配安人林氏有內行先先生八年卒子男四紹維經紀類能讀父書而紀方馳聲宦途先生之澤未艾也女一適汪與陳暢孫男若干輅縣學生曾孫男若干先生重厚樂易雖與人無忤而未嘗詭

隨雖望之儼然若不可褻而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雖博學能文而恬於進取不事舉子業雖晚歲勉從祿仕以出然科目勢所偏重而薦舉顧為具文故一時輩行去先生遠甚而位遇反或過之至有方嶽重臣往往出於其門者而先生終老一氈不亦重可念抑用慨所見以銘墓上之碣以告于世之欲知先生者銘曰棟梁斧柯涔蹄江河孰抗不撓障此頹波於乎先生勢如之何死者可作我銘不磨

繆君思敬墓碣銘

今上天子嗣位之初勵精圖治下　詔求言內外大小之臣爭以言進者亡慮百數然未有韋布之士能為國家論大事者吾鄉繆君思敬者思敬之言曰臣少讀書老而不死暇日獻芹負山填海之欲言者六事嚮於時者累年一曰保神器二曰崇正學三曰紹絕屬四曰懷舊勳五曰廣賢路六曰華冗員首尾歷歷凡數千百言皆指斥忌諱最人所不敢道者既入通政司官僚大懼遂拘留而劾奏之賴　上聖明不之罪特　敕有司遣之歸閭里有問之者曰萬一不測奈何思敬毅然大笑曰吾之此行已自分一死豈復敢儌倖其間哉自是杜門不出環堵蕭然更自稱

小茅山餓夫示志也弘治癸丑春二月二日以疾卒于家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茅山穢稿若干卷娶戴氏子男二長煉次熄熄先一年卒女一適望江教諭張燮之子邦祥方卒時煉在望江負無以殮百凡經紀皆出其門人葉俊既殮又與其友陳閏卿董商葬事謂予亦知思敬者因以狀屬予銘於乎若思敬者其可使之湮沒無聞哉按狀思敬姓繆氏諱恭別號守謙又號責菴思敬其字也繆之先實徙自蘭溪歷臨海黃岩蓋三遷矣至思敬之父汀以家難遂再遷京口之南曰茅愍山今分隸太平遂為太平人思

敬自少刻苦問學以詩自豪不事家人生產學成而家益落嘗從國子學錄張先生游與謝昭為同門友昭以石亭故得官奔走其門者如市思敬貽書謂張曰亭敗在旦夕禍將及昭先生雖門弟子亦遠之不暇而顧覬之乎未幾卒如其言思敬自負強直好論議人長短類如此以故人皆忌之至是果以布衣論天下事為賢士大夫所許予人始知前日之論議非苟然也於乎彼頹風雅之中而困窮拂鬱此然有若吾思敬者豈可使之湮沒無聞哉乃為銘其墓上之碣銘曰韋布之豪肉食之棄　明主之危治世之利

於乎思敬罷或言高思非出位漆室杞天我銘不愧

貞肅先生墓誌銘

弘治六年十有一月六日我叔父逸老先生忽中末疾鐸亟往候已不能語越明日吾鄉大夫士暨諸姻戚皆來候問所欲言惟瞠目點頭而已越三十有一日乃終距生永樂庚子享年七十有四而已於乎天乎忍不慭遺而使予小子至此極也痛哉鐸既以禮襲斂於是陳敬所儒珍郭筠心端朝諸公皆來吊哭且商葬事而顧謂予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位不滿德節惠之謚雖不得上請于　朝若王文中孟貞[illegible]獨非門弟子朋友之責乎鐸泣拜曰敢不如[illegible]謚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剛德克就曰肅先生官至四品而歸橐無百金之贏清其至矣年未六十而乞身至五疏之決剛亦有焉如曰貞肅先生之行殆其有合何如敬所曰然筠心亟應以和遂用之既又復謂鐸曰葬不可[illegible]銘且葬期迫遠不可致吾子其圖之鐸又拜[illegible]先生之沒鄉失典刑國失耆舊斯文失宗[illegible]大參師文所痛者予小子無所肖似亦傾[illegible]惟稽合物論之在先生者而敘次之庶後人有[illegible]敘曰先生諱省字世脩別號愚得

既老更號台南逸老學者稱逸老先生姓謝氏系出經略使軼軼實康樂公之後曾祖孝子府君諱　始自黃岩再遷邑南之桃溪桃溪今分隸太平遂為太平人祖諱　號石泉翁父諱　累贈南京兵部員外郎母陳贈宜人配王封安人子男四長聲先先生幾年卒次彩出為母弟王城山人後次業次休孫男四孝聞儉祜曾孫男二可堪聲彩孝俱縣學生先生少岐嶷穎異甫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孫賢榜進士天順初拜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車駕轄馬快舡暨太僕孳畜馬牛往往不利

豕肯必利於已先生至則一處以廉而人亦莫之敢撓未幾轉武選員外郎督市一蒼頭久乃知其為百戶張某子愕然曰是惡可哉亟還之仍為優給俾得以襲祖父職成化己丑遷寶慶知府至則首與神誓悉推堂食錢為公用乃大書真西山四事十害為僚屬戒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于　上次第罷行之春秋則時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至給牛種以千百計計郡儲積可支五年乃選郡縣學弟子之秀者教之府鄉村則教之以杜學皆得以食於公既又撮取文公家禮併作十勿詩俾民誦習之其怙終不率者則一

裁以法至黟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於是境內肅然皆望風相戒不敢犯舊俗陰陽佛法久衰老女有不以時昏葬者至是亦皆遵禮畏法不敢後修撰羅公應魁所謂黃岩謝侯之守郡革弊政斥淫祠興禮俗正人心庶幾周子之遺化者蓋如此然先生之志不安小成猶以不職為愧乃乞補教職不許連乞病亦不許既三年卒從考績去佐請告益力於是先生年方五十有四政聲地望方駸駸未已獨念士方好進為天下憂故決意勇退雖當道交章論薦而先生之去不可留矣郡人遂以不得再借為恨相與

立去思之碑于學致感慕焉先生既歸囊橐蕭然田園邸舍無所增益惟日孜孜祠墓間既割田為祠堂創又歲率宗人追祭始祖之墓既又與先編修府君築會緦亭于孝子府君墓側時復逍遥杖屨與一二布衣盤桓海仰高采藻二亭酌酒賦詩脩然有出塵之態此則學士李公賓之所謂倘徉容與山林之下則修宗譜築祠堂開義塾議鄉約作敦睦會往往皆古君子之心而非徒見諸詩歌文章者也先生早以詩鳴與王城公力追古作詣吾台之詩自天順成化來始一變以復于古而今之稱大家者宗焉晚年學

益博旁通諸經子史而尤深於禮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逃老堂諸稿居常儼然每旦必深衣幅巾以謁祖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岩書院中惓惓以孝悌為本有過必痛責乃已至有終其身不敢見者俸入所積必均諸弟姪雖日給僅僅而克己為義至老不衰此又賛善張公廷祥所謂其氣宇嚴重其識趣端正其問學該博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而不苟非今人中之可多得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無進退無隱顯無精粗大小蓋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者噫予小子則何敢知三君子天下士也後之人有不泯於

三君子之言者則其於先生也尚亦有徵哉是用叙次其槩以志諸墓以少塞無涯之悲於乎痛哉墓在所居之東山與王城公聯實先生歸時所營盖二十年于兹矣孝等将以今年二月朔日奉柩以窆於是敬所狥心復即先生易名之實而銘以系之銘曰仕而能退君子之介貴而能貧君子之仁仁以激貪介以起懦君子之風可以百世於乎貞肅考德易名是曰不愧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五

戴師文墓志銘

始予與師文之父潜翁交已聞師文自少輙穎異日讀書幾數千百言至義理肯綮會心處雖其師亦反為所難甫弱冠以書經領鄉薦來京師予見其公攄不甚類科舉文字心竊奇之及試禮部以所試文字來視予予益奇之謂科第可俯拾也既揭曉今閣老長沙李公為考官廼謂予曰公鄉戴豪今年幾何是固久困塲屋者邪予曰其父視予且少今猶在太學諸生中公驚且笑曰有是哉遂袖出其五策以視予曰恨得之晚奈何暨　廷試予以受卷官得盡閱天下諸名士至師文所對俗尚時務處皆酌古準今確有定論其鋒熖所逼如負嵎之虎而人莫之敢攖予私謂李公曰公所稱五策者今當不在大魁後矣既而乃聞冢宰尹公果欲寘之上第而閣老萬公以為冗長難於奏讀遂置二甲之三然師文之名亦自是隱然動京師矣師文既登第往往以通家故來謁予請益予曰固知一第不足以溷子而區區文字間亦恐未足以盡子也要當傑然為吾台第一流人物如所謂十大儒五大臣者其庶幾乎師文不以予言

為不然每領之而去未幾師文拜兵部武庫主事予
以憂去官謝病不起者幾十年而師文之聲實遂流
播遠邇聞得其敬齋銘當官三箴通陳公甫書而讀
之則見其脩已治人之大方而求道之志亦於是乎
在矣及予以史事赴　召師文已自武庫遷職方郎
中乃盡得其所謂贅言錄者而觀之則益奇其問學
之篤曾不以吏事自沮蓋武庫主隸役出納職方主
遐務區處資天下勢利所在居之者恒縻溺於此而
莫知其他師文獨盡收天下書而讀之公退雖甚疲
亦手不釋卷家人以日用告不足輒麾去曰其稱貸

之無亂吾志至於衆務糾紛不動聲色而判決如流
人皆服其精敏雖老成練達之士亦或自以為不及
是其賢蓋又不特貴而能貧仕優而學之為難也予
既以南京祭酒致仕師文尋陞廣東右參政取道歸
省留宿予縂山上觀其論議益英偉不凡而憂世之
心恒在眉目因叩予出處事予謂之曰遠大之業子
其勉之吾老矣無能為也師文唯唯而笑遂酌之酒
而與之別未幾遽以訃聞於乎天下大夫士之望師
文者何如師文之所以自望其身者何如而竟止於
是惜哉予既為位哭柩至復往哭之潛勉泣謂予曰

豪赴官之夕有大星隕于水而子之故居四望莫不
亦皆有悴色宜其凶兆先見而竟止是哉乃相與冊
哭之慟潛勉復謂予曰豪起矣且有曰華陽之銘豪奇
以不死矣於乎吾尚忍銘吾師文哉師文系出吾台
之黃岩南塘戴氏是為石屏先生之後冉遷溫嶺今
隸太平凡六世矣戴氏自宋歷元世以詩書宦業為
邑著姓至　國初以故官謫鳳陽而族始微師文蓋
戴氏之中興者其祖[illegible]衡府君諱卜隱處不仕父潛
勉翁諱通亦以詩經舉于鄉待試禮部將入仕矣每
陳妻鍾氏子男二曰曾曰魯女五以弘治七年六月

卒于官距其生天順戊寅得年三十有七而已所著
有贅言錄凡若干卷其學實師於父而自得為多蓋
其質本天成非偶然也於乎而竟止於是惜哉予嘗
竊怪靈識異禀如賈誼李賀邢居實者一皆短命以
死而奸憸頑醜若張禹馮道秦檜之徒又皆以卿相
壽考終其身未嘗不有疑於天道之不公然而天下
後世之所羨慕而痛悼者恒在於此其所唾斥而賤
惡者恒在於彼人心之公即天道也然則予之於師
文也亦何惜其不為彼而為此哉雖然人之所難得
乎天者美質而克自問學以成之又天之所難[illegible]

厄者也夫人既知其所以難而欲有以成之天乃不少假之年俾得大底于成以見其所止又安得不為之求歎而深惜之也哉乃為之銘曰於乎師文孰始之而亟已之孰予之而亟毀之于嗟天乎不朽者存亦孰得而死之

筠心郭先生墓碣銘

弘治八年春正月二十三日筠心先生來過予予延之坐酌酒論詩言笑衎衎如平時日且莫予留之不可得厥明忽報先生亡矣予驚且慟亟往哭之遂以禮服殮先生而歸葢先生於是年已七十有二

矣未幾先生之子夔來乞銘於予予尚忍銘先生哉初予叔父太守先生休致而歸也先生與敬所陳公實相與為文字交令節佳晨登臨歌嘯葢無往而不與俱予辱從杖屨者幾二十年于茲矣一旦吾叔父溘先朝露而先生繼之前輩典刑零落殆盡不惟後生小子無所與歸而溪風山月亦無主領者矣如之何而不悲且痛而尚忍為先生銘哉雖然在先生則有不可不銘者此固後死之責亦復奚辭謹按郭氏譜先生系出仙居宋端平六君子正肅公之後諱琤字端朝別號筠心至元有為叅政者始自仙居再遷

吾黃巖之溫嶺今五世矣曾祖諱樌洪武初為饒陽尹文章行業為世推重學者稱饒陽先生公與王方岩戴泉溪諸公並祠于鄉祖諱熙號退軒父諱悲號溪南俱隱處不仕而實克以詩書世其家先生少孤蕩無遺產上念先世之緒攻苦力學屹然自立再遷吾鄉之新建一室蕭然瞭筠瘦石左圖右書入其室聽其談殆不知人世間別有所謂塵俗氣也年甫弱冠輒為弟子師及其學成譽尊巨室大家爭相邀請殆無虛歲而邑大夫之賢若表公者亦每造其廬而禮焉至請以為鄉飲賓則輒謝不往於是先生之年

益高而望益重巍然布衣中為鄉前輩人仰而望之有弗能及者矣先生性孝友重信義未立家時即以束脩所入瘞其兄姊姑表凡幾喪稍克自立家雖甚貧而交游宗戚之疾病患難者恒以為歸先生湯藥而殯殮之無難色先生初治書經為舉子業既乃棄去益博涉群書為古文詞而尤工於詩所著有筠石存稿若干卷又輯先世所為詩文與諸名公之所贈遺者為郭氏遺芳集為文獻錄又凡若干卷所謂遺芳詩選者則已梓行于世矣配王氏子男三長葩先卒次即夔次薰亦早卒女二鍾庄陳元恒其壻也孫

男三長鑒次　次　鑾等卜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葬先生于桃溪之總山墓地實太守先生所遺而先生預營以俟者也於乎先生於是亦可以無憾矣先生困處衡門而過其廬者必式終老布衣而聞其名者必慕彼貴極卿相富連阡陌而沒世無稱公論不齒者其視先生已不啻倍蓰又況區區雄伯一鄉奔走一命者亦何足與論於此於因為銘其墓上之碣以關于幽以告于世之人銘曰不貴而尊不富而裕順受以生得正而斃能陽之孫正甫之裔於乎先生我銘不愧

應天府六合縣儒學訓導金公墓碣銘

公分教六合未三年輒以養母之情諗諸當道當道者憐之久乃得歸歸未一年吏部以例不合遍起之不得已乃復之六合既得白例又當赴京改選則喟然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母年已八十餘矣吾豈可得罪名教復離吾親哉遂自六合徑歸歸又年而卒實弘治丁巳正月四日也距其生正統己未得年五十有九而已於乎誰其謂公而遽止是哉公姓金氏諱校字鳳彩以字行其先本劉氏避吳越王嫌名改金姓世居黃岩之雲浦今分隸太平則為太平人高祖用嘉元海道巡防千戶嘗置學田曾祖敏益又嘗置義役田祖如璧倜儻負氣以太學生將授官而卒父聚淵以旌義贈七品官階承仕郎鄉梅長者母蔡氏黃岩義民蔡公玄介之女婦道母儀具有家法今壽已躋九十矣聰明如故績紝不衰而公顧溘先朝露以遺此終天之恨不亦重可痛哉配澤庫鍾氏有賢行子男七焔㷬筌富愃選忻焰憲縣學生女三次適樂清董紹政之子九仁次適莞田季昭其長則子之與義沒時無他昆弟實賴公

諸子扶護以俟子歸而遺腹孫必阼今亦幾十歲矣
於乎予犬馬齒視公稍長方卒藉公以為孀婦孤孫
之托而公乃先棄予則予之痛其與公不及終養之
恨何如哉公質性溫醇雖生長富室而無所矜驕氏
暇宗戚交游閒務盡恩義而又克自勉強問學不屑
與鄉人伍年能列職師儒以司一方之教雖歷官不
久而聲名亦嶄嶄然矣獨其終養之志不售而賫恨以
沒蓋固侍之所深悲而求歎者不得不著之以為
世勸因取以銘公墓上之碣而其細者或可畧焉銘
曰我匪伊嵩胡禍之遭風欲靜木孰罹之毒九原茫

茫此恨曷償維是錫類以徵不匱

進士王公墓志銘

正統壬戌進士王公沒迄今弘治丁巳蓋五十有六
年矣公之子淞奉故春官主事許生仲貞狀公之
行來速銘將穿公之墓而追納焉予生晚不及識公
尚及交公之子與孫竊名世德之末固所願欲抒文
詞謭劣懼無以闡幽微信久遠而義又有不可得而
辭者按狀公諱欽字彥恭姓王氏裔出宋魏國文正
公之後世為台之黃岩人曾祖禹元棚堰巡檢祖原
禮父玩貝隱約不仕妣郭氏公自幼岐嶷有鉅志八
九歲時輒能詩作驚人語嘗遊鄉先生拙訥葉公之
門既又從會元趙公檢討陳公遊三公皆極稱許之
一時同門之士恒莫之先焉正統乙卯以詩經領浙
江鄉薦自以學未至家居益精所業已未赴春官得
乙榜辭不就入太學時姚文敏公在諸生中公相與
切劘為文詞今世傳所謂姚謝義者公實與焉壬戌
果從文敏以進得甲榜未及　殿試遽得疾以卒距
其生永樂辛卯僅年三十有二而已一時台之仕于
朝者若職方王君茂公彥份輩皆相與賻贈治其喪
而歸之公孝友忠信慷慨尚氣節故賢者皆樂與之

交而卒賴其力其學雖專舉子業而旁通古文辭尤
精於詩工於書故其沒也人尤痛惜之配安人章氏
貞白自守今尚無恙有司以其事聞將　旌表之子
即淞能讀父書而連不得志於有司至淞之子啓始
由進士為御史聲稱赫然而啓之弟根又方治經邑
校駸駸有日進之勢天之所以詘公而信之於後者
蓋未艾也噫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
惑於顏跖壽夭之說而不知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
其定也久矣因為銘公之墓以慰公於不死銘曰有
嶪者泉出以坎止滙而為潭沛不可禦氣騰而雨厥

施乃普公積弗施在公孫子有欲考之其視諸此

安福司訓章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唐字仲熙姓章氏其先五季時閣太傅仔鈞之子仁嶮奉使吳越遂于台黃岩之臨湖里六傳至宋秘閣校理敦禮又五傳而至元國子學錄天瑞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佼不仕祖曰孜洪武中試禮部主事父子良贈兵部主事母鄭繼戴皆贈安人先生幼聰穎[illegible]者[illegible]讀[illegible][illegible]能默識及長從伯兄春官先生學[illegible][illegible]從公共處一室於爐夜則燃枯竹松明以繼之苦至有人所不能堪者正統甲子領鄉薦

明年得乙榜為東流訓導東流士習素陋且惰先生勤敏而嚴督之遂以績最陞汀教諭汀初脫兵燹學舍蕩為墟礫生徒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乃白郡守勸武職官漸次修復又訪求民之俊秀者招之入學其最優者請即廩之而贄幣一無所受終日坐堂上其教一如在東流時士方競勸而先生以秩滿不及俟其成然汀之士風亦自是彬彬矣成化庚寅赴銓曹以例左遷安福訓導到官不二載而卒實成化癸巳十二月八日距其生永樂甲午得年六十明年冬葬于黃與之原從先兆也配陳氏子男四長文紹先卒次文龍鄉進士次文縕亦卒次文祿邑庠生女一適汪教授之子齡孫男六女四先生性孝友醇篤恒痛祿不逮養過時序薦獻輒悲不自勝待宗族婚親克有恩意在官雖未嘗下人而於事之不平者則極力以救之三為考官所得多名士若狀元羅倫王一夔輩實出門下平生刻苦問學雖務博涉而尤精性理之學恒曰讀書[illegible]不務明理如矮人看戲欲見其真胡可得耶大抵聖賢之言理無不同而言或有異讀者必考其同異之實庶幾[illegible]于心而用之不差所著有兌齋稿藏于家於乎先生之學雖不克大行于時

然而上承載錫之光下貽燕翼之慶先生於是乎為不死矣予叔父貞肅公嘗從春官先生遊於先生為同門而先生之孫順復娶予猶子因得以斯文世契往來先生之門墓上之碣言雖不文義固有不可得而辭者乃為之銘曰麃則有唱鶴則有和孰假以鳴厥聲載路於乎先生是維不朽其又何慕

南京國子監丞陳公墓志銘

南京國子監丞臨海陳公正初既卒之踰年其子吳縣學訓導寅以狀來請銘嗟乎予辱公為忘年之交舊矣後死之責義不得辭亦安能而不為公銘哉初

予景泰中嘗從先叔父太守先生獲拜公先君子逸
菴先生于里第既又納交公之仲弟鄉進士煥遂成
化初公以新淦訓導考績來會則已歡然故交矣嘗
述宦途遭賤屢閻遺交愈深而誼愈篤不啻三十
年于茲矣予又安敢以不能孫而不爲公身後役哉
按狀公諱袞姓陳氏別號敬齋蓋取其守也其先永
嘉人宋治平中有諱謙中者爲台州通判因即臨海
而家焉曾祖諱禮門隱不仕祖興作福清教諭父諱
菴先生諱璉以詩經發解兩省俱爲首冠歷翰林檢
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提學江西廣西諸處未

幾引年以僉事力乞致仕清節粹學師表一方及門
之士動千百計若林亞卿一鶚陳方伯士賢其最顯
者公承家學以明經發身其在新淦也嚴以律已公
以率人貂璫之子世所畏者必力遏其進以示懲忠
節之臣人所諱者必首題其名以示勸至于學宮之
修治縣政之裨益又所不論也滿考書最擢翰林
孔目未上以憂歸服闋改國子學錄操履一如在新
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乃遷監丞
監丞職雖卑而拳則重監之綱紀自祭酒而下得參
預焉公乃首黜公廨之遺財力清臟所之宿弊律已

率人益嚴而厲甚至堂老改容胄戚謝過而監規爲
之肅然未幾又以憂歸起復改南京　六館之士
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治堂事遂　奏請修理
廟學則盡出羨餘以資公費而一無所私輸粟監生
與外夷遣子入學者例皆厚贄亦一無所取顧於寮
友生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周給之而無所吝焉九載
秩滿即乞休致諸生請于　朝願再借公公不待報
已翩然東歸矣越三年予適從監事諸生故吏猶稱
道公不絕口曰安得復有如陳監丞者哉蓋繼之者
已非其人故其思公也益至噫若公者可謂不負於

丞而有去思之實者矣公歸逾十年乃卒是爲弘治
戊午九月之十日享年八十有一配何繼徐皆有內
行子男四長憲義官次寧次寅即請銘者次寂次宥
亦義官女一適阮讓孫男十四女四曾孫男九女一
憲等卜以今年己未　月　日葬公梅浦山之原從
先兆也公性峭厲强直才氣英發議論慷慨視世之
人若無當其意者至與人言其所履歷則亹亹不倦
第世際隆平仕限資格卒無以盡見其所長然縣教
監紀雖曰少試而於家學亦無忝矣彼其尊官重祿
適足以辱吾鄉邦者於公何如哉因摭其大者以銘

公墓不泯公泉下之意亦以為泯泯否銘曰平世功名
才難克任名門淵閣淵難克子涗難而易克舊以
起既司縣教亦參監紀官以任詳賢聲卓爾錫台
之光逸巷足以彼高位者亦流以死死勿見公厥顔
有泚

封太淑人徐氏墓志銘

翰林學士文懿先生呂公既沒四十年厥配太淑人
徐氏卒於是公之子憲為南京太常寺卿太淑人重
以子貴荷伸錫典有日矣　聖天子復追念公　先
朝舊臣進官　諭祭命有司給三品葬具將以其年
月日啓公之墓于長水鄉之原而合葬焉初太淑人
之在室也公儼居奉母或至屢空時徐方富盛厥父
昂力排衆議以歸之而太淑人處之無難色既而公以
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脩尋以學士入　内閣參預
機務　錫予駢蕃太淑人每不自勝雖一味之珍必
以手加額叩天以謝謝畢輒奉獻其姑顧夫人乃敢
嘗公在　内閣凡六年公退刪校宋元二史每至夜
分太淑人輒從旁煮茗奉侯以為常顧夫人年高喪
明太淑人奉養備至出入必躬操几杖以從人不見
其有富貴相天順壬午顧夫人卒於邸舍公扶柩還

嘉興哀毀成疾亦卒太淑人勞瘁喪禍間處分衆務
率皆井井不紊明年憲以内閣恩為國子生未幾
憲廟即位又以　春官舊學恩拜中書舍人太淑人
嘗誨之曰若知而父之所以有今日乎方其微時繼
晷或不足則秉月以誦暑夜或畏蚊則披氈以禦及
為近侍未嘗言人短長如景泰中柯潛孫賢之對
上亦笑以為長者至於位不滿德而不壽以死天下
至今未嘗不痛惜之爾小子其無忘乃父之志哉憲
用是益自奮勵克取科第於常格外延歷禮曹以太
僕通政以至太常文采聲望蔚然為時名卿大抵皆
太淑人教詔之力也夫以文懿公遭值　聖明居論
思密勿之地所以啓沃輔道使天下陰受其賜者
固人人之所共仰而太淑人之所以助成其德俾公
生無内顧之憂沒無身後之慮者則天下之人未必
盡知之也予天順中嘗以諸生拜公於太常且有一
日之長太淑人之懿德蓋聞之熟矣獨念文詞蕪淺
不足以信太淑人於來世而太常以墓銘請祭甚亟
殆欲必得之者予又焉敢以不能辭哉乃按狀而為
之銘太淑人生於永樂癸卯以弘治庚申冬十二月
十有七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一即憲女一以病

卒于室銘曰士行所學上結　主知亦行于家厥姬相之其相維何厥有令儀夫作之配為萬化基繄維淑人君子是宜胡不偕老惟此孤嫠天道不遠錫之壽眉清卿在養黃閣有兒生榮死哀亦何憾為後千百世訂此銘詞

封太安人鄒氏墓志銘

吏部考功正郎楊君旦一日來過予太學之東廂起居外輒出所為其鄉彭僉憲母鄒太安人狀請予銘予以不能辭且辭官冗衰病不暇及楊君曰僉憲數千里奔喪所以不憚迂枉以至於此者凡以其母故

亦實惟先生為足以顯其母也言之至再至三親且切予念楊君既素知而僉憲君之意又勤懇乃爾其何辭以謝不已遂按狀而序之狀稱安人姓鄒氏鄒故建之甌寧大族既笄歸僉憲之父教授公為繼室撫諸子以恩御臧獲以禮教授公既沒安人內總家政儀範益嚴遠近取則及僉憲登第拜戶部主事贈教授公如其官安人封太安人晚年家居順養壽道而精力不衰課諸孫耕讀如少壯時一日疾作召諸孫語之曰吾年至此無復他憾但喪葬一循文公家禮不作佛事吾目瞑矣言已遂卒弘治庚申十月

三日也距其生永樂庚子享年八十有一蓋其卒後教授公若干年僉憲君克自樹立聲稱赫然以至于有今日大抵皆安人力也教授公學行淳篤教澤所被者廣安人蓋於是有內相之道焉子男五曰俊曰傑雖非己出而撫之無間曰程即僉憲君曰稷縣學生先安人卒曰稷皆安人出女二長適貢士唐佰次府學生鄒英孫男十有三女一曽孫男若干於乎若安人者亦豈易得哉昔者先王之治必本之家故其教之所及不特大夫士也蓋亦有婦教焉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吏治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急

故其事亦罕發聞於世而先王之意微矣然則安人之事其可使之無傳也哉因楊君之請重有感焉乃為本其大者以銘諸墓銘曰維昔先王教行風靡士有禮樂女有圖史相彼關雎以及麟趾刑家之政曰自茲始猗歟安人實維女士既翊于夫亦顯其子正寢而終壽八十祀我作銘詩百世以俟

桃溪淨稿卷之十七

中書舍人孝莊王先生墓誌

於乎此贈中書舍人金華孝莊王先生之墓也先生爲翰林侍制忠文公之孫忠文之祖南稜先生嘗從晦翁再傳之學于葉通齋由庚以授黃文獻公溍至忠文又得文獻之學而益顯忠文之子博士君紳又嘗從宋潛溪之門與正學方先生爲同志友先生因得以門弟子受知正學至許以女壻其難之及也蓋嘗周旋其間誓欲返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繫　文皇帝念忠文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之而先生

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岩之下將終身焉先生性至孝初博士君痛忠文之沒每食必斥兼味先生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少變事母于如事其父丁母遘疾輒彷徨不能去左右沒之日哀毀甚殯葬必以禮終三年酒食未嘗入于口撫其弟稚而教之卒用爲石泉君有聲先生年既至學益成行益高而士之從遊者日益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先生踈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快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岩稿若干卷藏于家所編校有　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西山文章正宗皆行于時先生諱稌字叔豐世居金華之義烏其先出五代節度彥超之後爲太原王氏實生于洪武癸亥九月二十日至正統辛酉五月二十五日而卒得年五十有九暨卒門人相與私謚之曰孝莊先生以子汶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配丁氏繼吳氏側室李氏皆贈孺人子男二曰淪曰汶孫男二曰供曰侑汶以進士拜中書舍人文行卓然王氏以儒顯至是凡六世未艾也於乎習與性之不相及也久矣蓋自教化風俗之不出於一父兄師友之習其功在天下有不可誣者金華文獻在浙東南爲

著王氏在金華爲尤著而先生實生其間宜其所得之不可及有如此者然堯或不能得於其子舜或不能得於其弟而孔孟之門或不能盡得於其徒則先生之賢於人人亦豈不遠哉予憫世之人安於習而不知父兄師友之爲功又憫夫徒恃其功而不知所以自立也乃表于墓以附魯君子子賤之義以告夫世之欲知先生者俾考焉

平園處士章公墓表

於乎是爲平園處士章公之墓公諱清掌史廷元公之曾孫贈禮部侍郎新民公之子少宗伯大經公之

男若干公七世祖忠訓郎公謙嘗從宋擢悼王拜若之後紹興初從高宗南渡居婺之東陽子孫遂家焉公謙之子彥矩嘗從東萊呂成公游登進士第所弟彥械為文思承在郎五傳而至古經隱約田里為鄉閭公益公之先府君也公慨然有志於學嘗識大義不必務於時制脩脩持鄉曲公論前自縣官出民坐誣閭為訟者五人用是屢以之故不敢加其鄉而訟者每質成焉其總挽乎公道則或延伏或慙愧或解衣以拯人之溺或折金以贖人之俘凡義之所在蓋亦無所不用其情晚歲家日起業日裕環滸別墅

之築尊祖有祠藏書有室娛賓有館皆美奐美輪於是東陽之趙屹然為浙東望族而胄系之貴文物之盛貲力之雄莫先焉於乎若公者謂鄉之善士非邪古所謂善士者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皆以其人不以其位暨其後也士恒以位為善位之貴可達於天下而後善之名可著於天下蓋自閭師黨正之職廢而許與之公鮮及乎里巷之賢往往有若是者雖然抑嘗見有富貴炎熾威權隆赫卒亦不免為天下之大戮而不可以位掩者乎若是則所謂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獨其位不消德可不可之間不幸無所托而傳焉則中材之士或不知所以勸是固旌古勵俗者之所悼夫安得而後之哉作環清趙公墓表以視其鄉之人俾考焉

程宗岳妻節婦陳氏墓表

予修郡志列女之可傳者自宋季以迄于今凡七十有一人而陳氏預焉陳氏黃岩著與程宗岳妻而錢嶼陳署之女也歸宗岳三年而寡且無子宗族姻戚每覘其意而以甘言動之陳堅不可奪撫其從子煥為宗岳後青燈敗帷冰蘗自守幾十年而卒其弟鄉進士士徵與宗岳之弟鏳來請予表其墓予諾之

未遑也間有詰之者曰殉夫以死與撫孤以存者孰難聞羅洋余奎妻龍氏奎既死卒以死殉羅洋去著與不咫尺今表其墓而龔其額在所後乎予曰不然亡家之婦猶亡國之臣亡國之臣固有不愛其死而舍生於一旦者亦有不食其粟而俟死於終身者其舍生者勇烈之氣慷慨之風固為難矣其俟死者堅忍之操貞固之心又孰敢以為易哉故杵臼謂程嬰曰子強為其難吾為其易者卒之杵臼先死程嬰間關十有五年以全其孤而存趙氏君子不以為過況宗岳無子而陳氏乃能忍死撫立其孤以為之後吾又

何敢以為易而不表之哉故吾於陳氏龔氏必並列于志而不敢以難易評也抑予又有感焉志之所載節義之士視列女殆不能十之五豈世之誦詩書稱丈夫者固不若一婦人女子哉抑世當承平之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將無自而見邪雖然在平世而能輕爵祿則其於患難也必能外生死在平世而能不詭隨則其於患禍也必能不變節則其所謂仗節死義之士又豈必待患難變故之來而後見哉蓋亦考諸其平生而已矣作程節婦墓表

趙氏丹崖墓表

於乎是為元處士趙公良顯之墓公實黃岩縣丞迪功郎不弱之六世孫不弱之父安康郡王士說蓋宋太宗第六子盜王元偓之後士說死靖康圍城中不弱避亂江南因仕黃岩而子孫遂留以家入　國朝來愈益蕃盛若故工部員外郎畏葉城知縣閔傳興知縣珂鄉進士季齡經魁慥率彬彬仕籍間而傳興之孫本又方濟美世科大抵皆迪功之孫子也公生於元延祐丁巳以至正丁未卒葬丹崖之弓嶼子四友輔早世友養葬聖水山友鑌友縈實祔公以葬其孫盱遲亦在焉友縈字進茂讀書尚義隱約不仕實惟我大母太夫人之父太夫人生先編脩府君甫期月而寡守節自誓以長以育以至于有今日我謝氏不絕如綫再造之功與天罔極吾豈敢忘所自哉弘治己未公之曾孫其某某等將伐石以表公墓而頭以語於予予淚然曰予小子無似恆愧求所以報公父子之德而未能也又焉敢以不文辭哉乃為之言曰嗟乎德以裕後流光大道雖遠無久而不報之理趙宋之有天下也以忠厚傳家以寬仁為治三百餘年之間無殘暴慘刻之主故雖運改時移不能永保其基業而深仁厚澤實足以芘覆其子孫若五岳黃巖

之趙氏蓋可見也彼六朝五季之君其身且不能一朝居況望有以及其子孫於異代之久也哉故觀於今之趙氏可以見宋之德澤觀於公之子孫又可以見迪功之德澤不泯其光亦相與為無窮矣雖然東都之河洛南渡之會稽皆有陵寢今所薦掃而為之主者誰哉而丹崖之墓子孫具薦掃無缺於此益足以見德之淺深厚薄誠有不在富貴貧賤之間者矣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可不益思所以培植而延引之哉作趙氏丹崖墓表

贈吏部侍郎吳公墓表

封翰林修撰姑蘇吳公孟融既歿之二十有四年復以其子寬今少宰公貴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於是少宰公乃以書屬其故寮友天台謝鐸為表公墓上之石嗟乎少宰公今之歐陽也瀧岡之表所宜自為以上關　國恩下昭先德不然則今之名能文在高位者何限而顧以假及迂陋如予者何哉亟欲馳書謝免而文選黃郎中脯又重致少宰公命力以道遠為勸為說予雖不及識公而義在通家或當竊名世德之末有榮耀焉因不敢辭乃取徐方伯仲山狀公之行而讀之則仰而嘆曰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若公者豈今之人哉狀稱公孤幼時始雖給於馬駿幾覆其家卒能依頭執中以免於難此非不逆不億而幾於先覺者不能也未幾公家復起而二氏漸落其於頭則不忍售其居而惟厚其直於馬亦不復追其咎而猶恤其貧此非以德報德而幾於不校者不能也至於自實市地以共賦力戒家人以侈用懲少年之悔因教子而自勵於學當大漸之初謹遺言以益勉其子此又可見其克己不吝樂善有恒者矣蓋公之純心厚德往往見於處己接物之際者類如此是宜克昌厥家篤生令子享有大名文章行業赫

然為群公之望　聖天子方向用之所以推厥本源而錫之寵光者蓋猶未艾而天下之大夫士亦咸稱之曰少宰公之賢固其乃父之遺教也於乎公平生之所蘊蓄而未見者至是亦烏得而掩之哉夫所貴乎君子之學者莫難於變化氣質亦莫難於不為流俗所移公雖未嘗從事於問學跡其所行生質之美蓋[illegible]而今之所謂學士大夫者反或愧焉況其生長蘇吳[illegible]成俗波頹風靡之中而敦[illegible]乃爾於乎若公者謂非三代之遺民則亦一鄉之善士矣夫豈今之人所得而及之哉獨念古之所謂善士者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皆以其人而不以其位暨其後也士恒以位為善位之貴可達於天下而後善之名可著於天下蓋自閭師黨正之職廢而許與之公鮮及乎閭巷之賢故雖賢如公者使非因其子以顯天下亦曷從而知之哉是又重可為世道之一慨也公諱融孟融其字也別號東莊老人吳姓實周太伯之後以國為氏凡吳中吳姓者悉祖之久乃散處江東西惟公之先累世不徙自宋居吳之東城下號為大族入元始衰然皆以善行相繼至正間張士誠據有吳地公之祖福四府君度其必敗深避匿之

未幾　天兵入吳士誠就執凡附之者例皆編戍公家獨不及福四生壽宗是為公父　國初法令嚴密實能淳謹自晦以保有其家今亦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如公階公配居氏繼張繼王皆贈淑人子男三長宗次寬即少宰公次宣女四沈鏸周諤沈綬王節其壻也孫男五大淵顒皆國子生女七公墓在吳縣南橫山之西從先兆也

贈南京刑部郎中姜公墓表

贈南京刑部郎中安素處士姜公既卒之四十有六年其子漳州府知府諒亦既謝事十有五年矣於是

修飭墓道樹之華閥而屬予表其墓上之石予與漳州君生同鄉仕同朝進同甲第而道義之交蓋又四十年於茲矣予雖不及升堂拜公然因漳州君以想望其風範則固尊親鄉閭慕之不暇茲役也亦奚敢以不能辭按狀公諱禮字[illegible]吉安素則故南安守張汝弼提學憲副劉欽謨輩相與私謚之者曾祖式祖明之父景文皆隱約不仕世居嘉興郡城之東公生十四而孤即屹然如老成人事母沈甚得子道比卒葬祭一以禮而不苟母愛少子公悉以所遺田宅讓之勤苦自立而友愛不替待宗族雖甚疏

皆有恩意其[illegible]與人交一以誠篤未嘗視富貴為俯仰宣德間嘗被誣連坐將罹重辟者甚衆公獨任為己過曰非夫人之罪也正統初鄰弗戒于火公廬舍延燎殆盡有司者將根治之公力為解曰此厄數然耳其立心制行類如此蓋猶有先民長者之風焉漳州君自少歧嶷公逌遊邑庠每夜歸必親課其業[illegible]史至古忠節事必歷歷與語有不善則斥之曰此若輩所當深戒也既漳州君舉進士列朝著而公已不可作然其廉介之節終始一致君子推本其賢未嘗不歸之遺訓曰是父是子也於乎若公者

豈今之人哉昔者斯民直道之世閭師黨正之設徧天下於是許與之公下及閭巷而士之占一善者恒不至於沈沒暨其後也此道既廢往往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向非所謂磊磊軒天地者不幸無所托而傳焉幾何不為旌古勵俗之深悼也哉此公之墓所以不可不表而漳州君之所為惓惓者也公之配閻人氏有賢行累封太宜人後公三十幾年卒合葬德化鄉洪字圩之原子男三長讓次諤次即漳州君女三皆適為士人妻孫男幾其

松塢黄公傳

公諱禮遐字尚斌姓黄氏松塢公所居之別號也公好古篤行讀書不為詞章性侑介而與物無忤鄉人無小大賢不肖皆倚公以為信行旅入其鄉者主非所識乃知其出於公則皆無畏詞曰公固不我欺也儀儀能術易自外歸於其所爾其直第曰好好子弟有疑之者輒厲聲曰爾能何明彼為有盜發其所者公過之於途却遇馬前從者曰彼一人所得幾何不卒而我見將終身棄恥矣市人有誤與之紙過其直者公竟還之曰非其義也雖小猶大吾豈苟焉哉公生事薄每至匱乏雖子弟亦不見其有不足而或於斗斛取贏者則斥之終其身曰門獨不啟有餘以與爾之子孫而樂吾家法邪歲延明師以教諸子弟曰不為士則為農茲遂未自利非吾黄氏之子孫也子彥俊學成取進士官兵部職方主事聲稱赫然公未嘗見詞色黄岩令周旭鑑持威斷以禍福生死人至衣冠之族無所忌獨雅重公願得公以為鄉飲賓公謝曰令尹縱不以吾兒故吾安吾分乃不願入城府也職方君在官久力辭還擢冀及九載以推恩於公卒不可得沒之日公不為戚戚曰壽夭命也獨吾兒示公平生好讀通鑑綱目日取一編坐所謂松塢者諷焉見奸臣賊子則憤然正色撫案大罵不絕口卒之前一日足指猶在未釋也於乎若公者豈易及哉公世家黄岩之洞黄洞黄在大山中山四環環束如洞洞之中惟黄氏因姓氏其地曰洞黄黄氏之先昭武尉御[illegible]從自閩至公蓋十有四世矣公子八人延[illegible]職方君也以字行職方之子孔昭以鐸為知已以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其問學操履鐸不敢私識者曰觀其孫則知其祖矣鐸生晚不及拜公尚及友公之孫以考見世德以求合乎鄉論之公作松塢黄公傳以示其家以勸于鄉之人俾傳焉贊曰於乎迹公之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世之人卒未易及者猶之示節義在在有之而閭巷之人每病於不足然則凶年饑歲豪門右族至有抱珠玉曳羅綺餓死於道路而莫之自救者亦足怪哉於乎此吾黨之士所以猶有媿於公也惟公之善積而弗施若水之下而不能以及物苟其汪洋蓄不為溝澮其久也必且旁溢四出而終不可禦故曰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於乎由是而觀公之孫子其固可

信哉其固可信哉

嚴貞姆傳

嚴貞姆者台州黄岩人名閏鐸祖母太安人趙氏之媵也年十一從太安人來歸自趙十有九歳而太安人嫠居豪黠有矜孤欺寡者屡撼奪其志太安人度不可免乃破産泣呼衆媵謝遣之曰凡是皆彼之利非有利吾孤也吾母子更相爲命不可舎爾其各圖所宜歸吾之禍其將有息乎媵某某皆如所遣獨姆不肯曰閏去將何之安人托主君以終身閏託安人以終身安人今日之不幸閏之不幸也閏去將何之

太安人知其志堅乃復託爲恐之之言曰吾産非前曰吾終無以養汝將無悔乎姆曰世嘗有坐餓而死者幸無外辱閏力能自辦願勿念也遂日夜紡績不輟又以其餘買田若干畝太安人撫之終其身如娣妹未嘗以婢妾名也鐸既有知往往從太安人問昔所經歷泣不以告退以問姆姆攬涕憤然曰某某吾僕妾乃不能報汝祖于地下令其已如此矣意者其天乎鐸泣而志之不敢忘姆性端靜自壯至老恂恂如處女而其中則毅然有丈夫子所不能及者偏宗戚鄉黨識不識不敢出一語以鏬隙姆宿儒長者每以過門不及見姆爲恨叔父愚得先生自兵部來歳時一見輒下拜曰賢哉姆也姆或見人有以帷薄相訾毀者輒嚬蹙不之信曰是非人類也世豈有是哉姆弟爲兒亦謹愿不負人人有侵侮其主者輒攘袂奮怒曰吾死不悔也先府君幼時嘗倉卒以驛兵起發當詣盧江盧江在数千里外爲兒徑往代于官既還而太安人始知之泣謂姆曰爾兄弟天實生之以輔吾謝氏之孤吾何修以致之姆泣謝曰安人之德也姆年七十九無子後太安人十八年爲成化癸巳三月某日卒于家先府君以禮塟以義爲庶母之服

訃達于鐸鐸南望踊哭無筭鐸之友黄吏部世顯特加嗟悼謂鐸曰賢者故事有易名若姆也終始一節實爲女師如曰貞姆則君子若德論世必不以貴賤高下爲也鐸泣拜而受之謹畧辯親之嫌撥其事之大者作嚴貞姆傳以傳于家以告于後之人於乎求其事雖若非投崖赴火之爲異而其輔孤念主之誠積五十年精白如一日推是以往不幸而有他夫豈姆之所難哉然則怵惕惻隱於乍見入井之頃者視預養是心于不覩不聞之前其爲力淺深何如也是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箕子之爲奴孔子總稱之曰

三仁而未嘗加輕重[illegible]在[illegible]學士大夫猶或難
之況婦也哉鐸於是知[illegible]壙之化其所從來者
遠矣

金尚義傳

尚義姓金諱忠尚義字也處之麗水人世業儒曾祖
善乾州知州祖叔度封監察御史父愷雲南按察僉
事尚義以易舉天順甲申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未
上丁按察公憂服闋謁銓曹輒上疏言國家大計凡
三事皆時所深諱者衆聞之股栗尚義慨然不為意
曰天其不祚宋乎既復除南京會星變將復入疏言

愈切其兄刑部郎中尚德作東甌童子篇力諭之乃
止未幾以甚檄巡沿江上下諸郡邑吏皆望風相戒
曰勿犯金御史或謂尚義法大重執不變卒坐是中
傷入　詔獄適為遼東戍即日慷慨就道無難色吾
知不免久矣敢怨尤邪既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高
其義問所欲者輒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為在遼
凡六年其子棋今進士嘗上疏乞代者再格不行病
革家人糜冠服問所殮[illegible]斥之易深衣乃一領而卒
年四十八尚義負才氣性果敢精悍勇發少嘗嚴舉
[illegible]相從孫吳陶白間以自雄既長始復奮就學亦

不屑屑章句而恒以古豪傑自期待視天下事[illegible]險
為之而止於是昔人有言莫邪大劍其鋒鍔鍔足以
破堅抵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為千金之寶
也於乎尚義其固然哉贊曰甘初予在同年中見尚義
貌尤知其氣疾疾不可抑既並舟北上則日就予拙
溫然若斥也及酒酣慨激往往出肺肝語則又痛哭
流涕不能為情長之而不可得者既乃密示予疏予
懼焉因此哉世復有斯人邪方是時尚義未嘗一日
從御史後惟欲言人所共不敢言為爾於乎使得立
殿陛之間與　天子相可否則其所以憂治世而

危明主者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符真奴小傳

符松黄岩人母解氏遺腹生松氷蘖自守松長為娶
新淦鍾氏甫十有三日而松亡鍾輒有異志其媵真
奴竊知之亟告于松之從父將諷以不可鍾恨甚捽
入閨戶亂捶之衆強解得脫因泣告于其母解氏曰
妝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侍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
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耳言訖血淚俱
下是夜沐浴遂縊死松柩上聞者莫不驚歎至有為
泣下者將義[illegible]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屍以去

始予聞之猶未詳[illegible]之甚[illegible]乃得其詳如
此憶予又嘗聞吾邑郭崇文妾陳氏生一子而寡居
于母家將改嫁焉其媵阿菊夜竊其子以歸于郭是
雖未至于必死使其心不易則固真奴之心也於乎
是何媵妾之多賢哉夫人而至于媵妾至微賤也顧
能布裙守義不辱其身卓卓乎彼名爲主婦稱衣
冠之族者夫肉未寒反棄之以去而靦然不以爲耻
此可見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於人心所不能自已
者雖微賤之極亦未嘗一日亡其亡焉者特禽獸矣
彼亦尙可謂之人乎哉嗟乎古稱田橫之客爲義士

此猶從橫以死爲有所感而然若真奴與郭氏之妾
其又特立而獨行者歟

桃溪遺稿卷之十九

祭嚴貞姆文

於乎天地間有至理不可磨滅者其在人心也蓋有
不學而知不强而能益窮而固益久而恒者矣於乎
歲寒松柏疾風勁草謂非有得於天性自然之貞其
孰能與砥柱屹立而障百川於東溟也耶古人有言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夫親被其德享其功則其
生死存沒之際夫焉得不殞心痛足而涕泗填膺也
於乎哀哉嗟嗟貞姆我祖之媵生非士族世無典刑
顧卓然其有立奮節義於頹傾方吾祖母之孤嫠

也我父方晬而姆也未及乎弱笄之齡斯時也外侮
內患蝟起鸇鷹何伯叔之足援而親戚之可憑艱難
巇險孤苦零丁是吾門不絶之綫實視吾祖母之一
身而非姆也又孰與共此顧影之青燈如是者蓋三
十年而始及見吾父之成又三十年而始及見吾孫
子之繩繩於乎丹衷白髮玉潔冰清於是姆也輔吾
祖母之志可暴天地可質神明而吾祖父九原之念
亦庶乎其安寍矣於乎迹其事蓋刑[illegible]瞶之僕趙延
[illegible]之流而克其心雖程嬰之於趙子房之於韓諸葛
[illegible]伐漢夫孰得而重輕也哉鐸也無似無能自吾

祖母於天下後世豫使姆也亦將湮沒而無與徵於乎原姆之志固其在人心者之不能自已又豈復知天地間之有此名哉然名之傳固繫之幸不幸而其在天下後世者又自有確然不可誣之公論則又孰得尚循而加增也哉於乎姆今已矣維我後人仰高風之流止懼老死而無補所以然者豈徒哀報養之非可以而要歲月之但延於乎姆也其庶幾乎有鑒予之平生其庶幾乎有鑒予之平生於乎哀哉尚享

尚德哀辭

始予約冠時在戊辰春癸酉間已聞臨海有王經魁崇

尚德者予願見之既三年始識尚德于赤城道中又三年復于杭見尚德溫然可親也心益愛慕之又明年予與尚德俱有事于春官始內交焉然猶未之知也已而予下第南歸尚德留太學又三年始同舉進士得朝夕相與處以相磋切期克舉于殿官又二年尚德以秋官主事奔父喪歸又四年予歸省尚德方起復自赤城而來相遇握手出肺肝道契闊曰吾之母老矣吾仕未有以報吾君吾進退無所據留吾妻以俗倦吾獨行矣視其色望若有失傫然若不勝衣乃呼酒強與飲之蓋尚德酒肉不舉者三年矣

二日予別尚德歸而尚德亦遂北行且期不久尚德以益相砥礪以圖有所建立以不負于平生之言已乃有傳尚德拜武選之命者未幾而尚德之訃至矣始而驚焉既而疑既而屢問而屢得其真於乎吾尚德而止是矣乃大慟失聲發於良者凡幾日里之人無賢不肖識不識道尚德靡不悼之形于色既而又聞尚德瀕死行道義弗及于於乎惜哉孝義人也天何奪吾尚德之速也邪予將往吊將之官謂當拜尚德之柩于京師而道阻則以致吾哀以盡吾情以盡吾送死之誠也其人沒而生死不相及竟抱吾

無窮之痛以至於斯邪尚德之行與事莆田彭郎中鳳儀既銘之墓矣予何言哉吾洩吾哀作哀詞以告諸尚德于嗟乎尚德已矣吾將舍子其誰與同吾既慱觀于今之朋兮咸往來而憧憧哀吾生之特拙兮復寡與而無所從求什一于千百兮恒庶幾乎吾子者之不可逢予心閈閎兮豈絕俗之高蹤子心棘棘兮孰阿世而苟容信所存之不愧兮亦何必究其用于始終均死生之一夢兮又何榮辱之與窮通獨哀夫斯人之不可得兮俯九原而叫蒼穹緊予之哀兮寄行人衷于盛年尚德已矣吾將舍子其誰與同。

祭金尚義文

嗚乎尚義而止此邪豈所逢之適然將人之所賢而
天不以為喜邪自古則然吾又何獨於尚義而悲之
不已邪於乎尚義子奮而鳴世乃以瘖子困而踣人
肆以逞若是者焉將求合於古而不求合於今將上
不負其職而下不愧其心者邪於乎尚義子之英氣
殆其不死將降此東塗以衡戎伏抑翱翔九關以驅
此魑鬼邪將盤旋一世以下視榮辱抑來歸故鄉以
祐爾孫子邪若是者予皆不可得而知子其鑒此以
察予之微詞而無獨使予悲也於乎哀哉尚享

祭林一中僉憲文

於乎貴而不用用而不盡吾不敢以為兄恨悅之者
寡不悅者衆吾不敢以為兄痛所以惓惓痛恨不能
自已於吾者上以為　朝廷下以為鄉國而深有歎
乎吾黨之孤也然則絮酒炙雞豈足以酬知己萬一
焉者鑒吾詞之痛恨庶足以慰兄於不死耳於乎哀
哉尚享

祭學士慰菴李公文

河流百折日與海奔孰始其源曰維崑崙岩岩泰山
為天下望溯厥攸分大行之上公積弗施澤流而[illegible]
如雲在山雨不以時澤氣上騰厥雨斯普天下頌公
是予是父嗟公父子我實世交潤沾九里仰止維高
維山不崩維河不竭我再慟公我心之怛於乎哀哉
尚享

先府君再忌祝文

古禮再朞是為大祥鐸不孝往歲于官聞諱特晚未
敢服禫以薦祥事而諸弟服制有期亦不敢越謹以
清酌庶羞一奠用申虔告感時追遠豈勝哀痛之至

先府君練祭祝文

鐸不孝久縻祿食不能決於一歸以圖侍養是雖先

訓所在而依違歲月罪實滋大去年春三月始奉來
書俾作歸計方具疏上請倉皇治行而訃音忽至驚
傳疑訛欲死不可於乎天乎幽明萬里存亡莫覺吁
天號地當復何言不自殄滅顛越至今復當闋諱之
日日月幾何奄忽祥練拊心觸物哀痛罔已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薦此常事敢請　顯妣封孺人高氏配
食尚享

先妣練祭祝文

鐸不孝去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得先府君哀訃于都
下顛隕摧裂欲死者數矣羈於公例不得輙行至五

十三日乃始得請遂冒炎暑盡晝夜趍步以奔乃
六月二十一日始至於杭而先妣孺人之訃復至荼
毒荐臻曾莫少遑於乎天乎不孝孤之罪逆深重一
至是也俛仰君親恨不即死號地叩天復何所及不
殄殘喘苟活至今復當闋譚之日日月不居奄忽禪
練不死之心哀痛曷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薦此常
事敢請　顯考封編脩府君同申奠獻尙享

謁十五叔父墓祭文

昔與公別唐嶺之陽公曰巡哉子壯我殘我困而歸
子行而達孰敢然尤榮華外物我贈子言我亦有詩

白頭林下與子相期嗟嗟我公言猶在耳不副公期
而哭公死日月幾何十有四年我歸自北涕血漣漣
我哀而執想公無路昔拜公堂今拜公墓伯兄盛德
實維我師念公不置爲我嗟咨我念昔者杳焉如失
終始愧公兄弟叔姪我酹此觴公知不知天上世間
誰樂誰悲人亦有言惟其不朽不死而賤於公何有
公墓在地公神在天我再拜公監此數宣

告遷祝文

玆以先考封翰林院編脩府君大祥已届禮當遷主
入于祠堂謹遷三府君安人陳氏親盡神主當祧隆二
府君安人陸氏神主當改題爲高祖考妣德一府君
安人金氏神主當改題爲曾祖考妣威一府君安人
趙氏神主當改題爲祖考妣而太君張氏貞娒嚴氏
亦以禮不世祭義從祧列於乎心雖無窮分則有限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謹以果酒預申虔告尙享

祭存睦叔祖文

吾族之衆動千百指布衣而賢公實罕比公有至性
克養其親亦克厥躬睦以終身我懷古人傷此頽俗
嗟嗟我公不愧存睦彼老不死天果培之有如公者
而止於斯嗟嗟我公我淚如掬匪哭我私我宗我族

興仁除服祝文

禮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於乎汝成人
矣艱阻忽遭而室家未遂竟至無後痛哉吾報服再
期宜遷爾主以祔于祖終吾之身當命爾弟義之孫
終奉爾祀以償吾無窮鵠鵠之恨亦禮之宜也於乎
痛哉汝其歆承之

祭外舅處士

於乎公之生也位不列下士而望則尊公之沒也年
不登下壽而名則存世固有燕頷虎頭而卑鄙莫數
[illegible]伺鮐背而老死無聞於乎若公者孰折而夭孰災

而也吾獨慨念平生不識公之面而沒無以報公之恩公而有知其不以此酾慰于九原也邪於乎哀哉尚享

將仕官告祠堂文

維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八月　朔越　日　孝孫翰林院侍講鐸敢因時昭告于　祖考之靈鐸不肖以疾來告卧病家居奄及一紀惟茲享祀罔或大愆乃者蒙　恩召入史館禮宜戴主以從緣鐸老病侵尋勢難久任復恐不得即歸不備亨祠共祀實懼邪地用是不得已畧倣古者越在之例特命嗣子興

義暫守祠墓代行祀事仍委諸弟鑄鑑相與佐之倘以　恩庇佑俾不大獲戾於時以遂首丘之願則展墓奉祠當有日矣茲當遠離不勝感愴伏惟　祖考實鑒臨之謹告尚享

祭亡妻孔孺人文

弘治二年夏六月朔翰林院侍講謝鐸聞其妻孔孺人之訃來自家既南望慟哭越八月某日乃能含哀綴詞遣俾其子與義致奠于孺人之靈曰於乎哀哉昔與子別一歲爲期今子別我欲見何時執手之言惺惺在耳忍生而別而竟以死莫苦莫恨死別生離我悲而有我實倍之我兒呱呱孰撫以保我身煢煢孰藉以老我老而病子壯而強老或幸免壯遽以傷彼蒼者天曷其有定我獲我培以俟以聽欲歸未可愧此酹詞我心之痛子寧不知於乎哀哉尚享

南監釋菜告　先聖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八月辛巳朔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敢昭告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鐸誤蒙上恩來莅監事自揣庸陋加以病廢之餘恒焉慚懼實不堪處仰惟　聖靈閔念默祐發其昏蒙俾得少竭駑鈍庶幾風教萬一之助不至遠負初心顛速厥

戾爲幸大矣釋菜之始敢茲虔告惟　聖靈其鑒之

祭黃亞卿文

工曹發迹憲潟以清銓司載長矯枉以平衆讒而踣公奮以鳴乃佐銀臺乃貳冬卿　帝心簡在物論匪輕謂公軥軸其自此升謝病十年我實自棄汲引惓惓公不我遐天假南都見如陽世握手平生我肝我肺歲未一週我病繼至再疏乞骸公曰無遽三亭風月我其共登予盍我留山中有靈詩以贈我言猶在耳不送我行而哭公死念昔交游曾幾如公公今已矣我將曷從惟公有子公目可瞑我老無朋我心耿

耿哭公以奠淚與酒滋公神不死知乎不知於乎哀哉於乎痛哉尚享

祭貞簡先生文 二首

於乎士方好進先生力退以砥之世方逐利先生力役以禮之吾宗之文獻幾微先生力振而起之吾邦之典刑幾墜先生力修而興之蓋先生之功於是為大而人知者則或矣其人豈詞藻之為美先生之名所以不朽而人不知者則以為固乎有形之暫聚於乎先生不可作已矣小子復何所恃上以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鐸之情蓋亦若此而又有不能自已焉者耳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於乎我父早孤儉謀蝟起和氣充全實自公始我幼而愚欲師無所公收以教愛猶已子嗟嗟我宗公實是倚恩義所加則莫我比於乎公今往矣尤宗曷主我痛我公曷維其已公亦有聞公神不死皆教忘恩天日可指我病且衰我實無似矢心以詞庶其鑒此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立方山墓碑祝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二月癸酉朔越 日孝玄孫國子祭酒鐸敢昭告于 方山諸祖之墓惟昔墓碑之制創自漢唐逮宋歐陽脩始自為瀧岡阡表至今傳者不以為過也我二世祖諱四府君三世祖福五府君四世祖道三府君以及族祖道五道六府君三代之墓[illegible]山延歷宋元以迄于今曾未有表之者不惟諸祖之潛德日就堙沒而子孫派遠亦將有不知其源流者矣成化丙午叔父太守公 用瀧岡故事作為墓表以昭祖德以明支派爰勒諸石用圖不朽不幸中以事阻不克樹立十年于茲而公沒矣鐸每追念及此寢不遑安乃謀之宗老率諸弟姪樹于墓道以畢初志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用伸虔告伏惟諸祖有靈重加訶護俾此石與此山相與永久則鐸等子孫百世之下其亦有賴哉尚享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

奉貞肅公入祀方岩書院祝文

惟公學該六經而最深者禮文涉百氏而尤長於詩始雖隨世以就功名終實與道而為進退清風高節起懦激貪是誠邦國之蓍龜豈但宗枋之柱石典刑斯在文獻足徵鄉賢有祠蓋沒祭於社之義書院載祀乃弟子尊師之誠一郡之物論既公一家之輿情敢後惟茲院實因墓菴而立則歲祀當從墓祭以行奉祠之初禮宜昭告公神不爽其永鑒之尚享

奉道三府君祧主入會總菴祝文

古者制禮祀止四代四代之上主在必祧祧以夾室諸侯以上始得為之今大夫士皆無世官廟且不敢立安得上比諸侯而復為夾室之制故朱子謂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歲率宗人一祭之此酌古準今不易之定論也今墓既有祭祭必以菴則菴以藏祧義視夾室於禮為近於乎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擴有限之制以為無窮之思此我先公編脩府君與叔父太守先生所以創立是菴之深意也鐸雖不肖其敢不承仰惟道三府君實惟我桃溪始祖孝子府君之所自出而安人陳氏實塋於此則府君之靈亦必於此焉依今四世親盡是宜祧主同奉于此以申歲時墓祭之誠以永繫我子孫百世追遠之念此禮以義起實本於天理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也祧主既遷不勝感愴謹以果酒用伸虔告尚享

祭金六谷文

於乎維我與公早托姻盟脫奔交籍既往來於仕途遂盤旋于鄉國蓋跡愈久而愈親情愈真而愈篤於乎孤孫煢嫠予方藉公之深期露隙駒公胡棄予之速於乎公之歸也實以為養而不克以終公之歸也所以為孝而進此百凶彼溺而不止老而不死者何人哉噫此栽培傾覆之天予不能不有憾於公也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祭倪冢宰文

惟公靈識異表長材偉器天質篤生負此經濟學主春卿司馬冢宰眷固有之 帝心簡在厥寵兩京年方下壽八猶惜公用之未究云胡一疾遽爾不起當宁興嗟士類喪氣矧我同年義猶兄弟一觴之慟曷維其已

祭古直文

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古直先生王

公之靈惟公游戲翰墨康睨乾坤江海浪浪歲月悠巡不事生產卒老於貧依隱玩世[illegible]終身氣高流俗名動朝紳麾之不可招之不親[illegible]若此者豈公所謂天公度外之怪民也邪而今無其人矣西湖之湄南海之濱樂哉斯丘以寧其神嗟夫王侯螻蟻丘壑荆蓁九原可作誰笑誰顰於乎公也其亦可以無憾云耳矣尚享

祭宗伯傅先生文

嗟我同年幾三百人歷事 两朝百十僅存惟公耆德不倦于勤學士宗伯位極人臣方期協力康我兆民以匡 皇國以報 主恩天不慭遺殄瘁曷贖哭青谿公復訃 聞贈宮保諡穆以文生榮死哀夫孰與群矧公有子有[illegible]有孫九原可作公何憾云惟我同年兄弟之親[illegible]出涕於邑嚬呻臨棺一奠跽詞以陳惟公不死陟降有神於乎哀哉於乎痛哉尚享

祭李徵伯文

於乎徵伯孰厚爾生而閼以死間值之難敎文成然矣程有邵公孔亦有鯉天實為之曷其能已既殆之克我行以俟知死知生庶其鑒此

李生徵伯既殯之踰月其父之友謝鐸復以炙雞絮酒致奠而哭之以詞曰於乎徵伯再世之交通家之誼異姓之親斯文之契我老不死予先我棄後死之哀為爾短氣於乎徵伯索之何哉謂天覆之而故篤之謂人值之而莫致之於乎徵伯曷為其然哉盛德之世必無哭子我生孔辰曷復有是我痛而思茫茫天宇予也何辜亦哭爾父於乎徵伯談虎之傷我詞已矣爾也有知庶幾鑒此

倪文毅公謚議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以弘治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卒於官訃 聞賜謚文毅加贈榮祿大夫少保遣官祭葬官其子霦為中書舍人大宗伯傅公為墓銘大學士丘公為神道碑謂予亦公同年也厥弟工部郎中阜以謚議來屬予惟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取名之浮於行也謚法敏而好學曰文果而能斷曰毅撫公之平生得謚文毅謂名不浮於行非耶惟公以英妙之年而擢武科第以雄偉之學而濟美玉堂講殿經筵之啓沃裨益良多實錄大訓之纂修勞勩不少陟宗伯而繼掌邦禮輔新政而入議宗祧凡此皆足以見其文暨夫家宰南都而官僚懾服參贊留務而軍

雖天下弗取也何令之人一有所利輙忍忘其親以詐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豈禮義相先之地而若是甚哉抑聖賢之言類不可信有如是哉士風至是職教化者不得不任其咎諸生其明以告我庶幾痛相訓飭力去舊習以求無負　聖天子建學育才之意

問論漢之治者莫不善[illegible]參之守法而究宋之所以亂亦莫不咎王安石之變法是國家之法固在所當守而不可變也然然之時有謂宜定經制者有謂宜更化者皆非歟安石之時有不以為不是者有以為合變時節者亦非歟今之法其大者不敢論若科目之糊名棘試人皆知其不如鄉舉里選之核實而論公也銓選之停年用例人皆知其不如耕釣版築之特起而效著也然徐而思之有不可以遽為者將守法之為優而終不可變乎抑別有可議者乎請著于篇以觀經世之學

問唐虞夏商之世[illegible]而不聞野有遺賢黜四凶而不聞朝有幸位今[illegible]仕之途不為不廣既取之科貢又取之薦擧不已而又有輸納自進之例宜其無遺賢矣何壅滯之歎未能以或無今考績之法不為不詳既考之天曹又考之都堂不已而又有稽擧自陳之舉宜其無幸位矣何貪競之風未能以遽息夫今日之諸士子即他日之所謂公卿大夫也苟未仕而懷有壅滯之歎則既仕而能不趨於貪競之風者蓋鮮矣茲欲拔本塞源一挽而歸之唐虞夏商之世其道何由諸士子其為我悉言之或者上之人有關焉其亦轉移世道之一助乎

問士君子之所以持其身者大要有三自辭受以至進退而極于生死之間皆不可以不慎自今而觀患其不能辭不患其不能受患其不能退不患其不能進患其不能死不患其不能生然又有不同者辭固難矣而又有不辭之為是退固難矣而又有不退之為是死固難矣而又有不死之為是古之人有行之者將誰從乎諸生遭際[illegible]平行有祿位其他固未暇論然辭受則日用所不[illegible]者以其小而卜其大則所謂進退所謂生[illegible]矣請言所從以觀尚志之學

問同行異情之說君子[illegible]人之情狀盡矣有志於格物窮理之學者不可以不辨昔之人其甚焉者若莽周公操文王固未暇論亦有以三國之臣比伯夷以五代之臣比伊尹者[illegible]乎異乎此猶未也自今而觀

實則患得而曰以圖補報其與願出入禁闥者何如歟實則患失而曰恩不可忘其與告君乃猷裕者何如歟凡若此者非徒欲以觀人以之反觀內省則善惡偽誠之幾在是矣君子之學莫先於此請著于篇以觀毋自欺之實

問太學賢士所聚今士之集於此者大槩有四曰科目曰歲貢曰蔭補曰輸納歲貢者歷試而廩顯拔以進科目則糊名棘試以一日之短長為終身之進退宜其彼無幸進而此有遺賢向今之所謂人材者在此恒十九而在彼不能以十一歟謂蔭補為疵仕途

而古有以社稷臣稱者謂輸納為妨賢路而古有以循吏稱者何今之士以為輕而古反以為重歟夫今之士固以科目為重然所以取之者亦徒以其文而未嘗以德行也而此外乃有所謂經明行修者又有所謂懷才抱德者視科目之士何如歟豈所重者又反在彼而不在此歟凡此皆不能以無惑幸明以告我毋徒泥於流品而偏黨焉可也

問學校之廢興治道之隆替繫焉三代以降言治道者莫過於漢唐宋漢至武帝宋至仁宗皆四五世而後建學唐太宗干戈甫定即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之治道獨過於漢宋乎然漢宋之季士風之盛忘身徇國者比比皆然是而宋朱之蔑在唐乃有所謂六臣焉豈士風之盛衰又無關於學校歟請言其故以祛所惑

問道統之說孟子七篇之末叙之詳矣然揩之孔子之言則似有不同者孔子自言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孔子志之所欲行者周公之道也孟子乃謂孔子於文王之道為聞而知之又以見而知之者屬諸太公望散宜生而周公反不與焉顏子之死孔子以為天喪予而哭之慟是孔子之道當時見而知之有顏子

矣而孟子乃曰然而無有乎爾而又隱然自見其傳之有在豈其猶有所不足於周公顏子而深選之邪抑別有其故邪聖賢道統雖非後生小子所敢輕議要亦不可不知其說也請著于篇以觀本領之學

問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孔門問政足食為首是財者民生國用一日所不可缺故大學釋治平之道必以是終焉夫生財之道大學傳之四言無以加矣奈何後之世一切反此生之恒寡而食之恒衆為之恒舒而用之恒疾財如何其不盡民如何其不窮今欲如先儒所謂國無遊民而生之者衆朝無幸位而食之

者寡不奪農時而爲之者疾量入爲出而用之者舒一悅而歸之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者將何施而可諸生有志用世盍爲我詳言之或者上之人有聞焉固亦當今之急務也哉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一

蕭何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閒使使勞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計漢王悅上在邯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召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君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願讓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上自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說何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上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人臣事君以誠不以僞則雖勢位之盛有不難處者矣古之人若商阿衡之於太甲放於桐歸於亳天下

無有疑其爲專爲僭者君昌得而疑之此其誠可格天地質鬼神無愧於素履者然也其或誠在我而不能必君之不疑則如姬公之居東愈積誠以感之卒亦未有不悟者也曾謂疑而可計以解之乎何之見疑於高帝者至再至三當是時何不過居守關中耳昌嘗有廢置大柄若彼者而其君動輒疑之若此謂其立誠之有素亦難矣夫彼以疑來我以誠解猶恐不足以回之何顧參參以計務悅其君保富貴爲全身之地曾不聞其能退而脩誠如姬公者此其計愈生而疑愈至不至於械繫之辱不止也雖然何之功

可忘哉養民致賢紓法定律塡國家撫百姓漢之為漢往往皆何之功元勲老臣有罪退之可也用而疑之可乎甚焉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辱之又可乎高帝於此蓋亦分任其咎矣

曹參

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帝怪參不治事乃謂其子窋曰女歸問乃父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從容言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以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

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為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求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開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

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也噫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漢文帝

吳王濞以太子之故稱疾不朝陰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濞得釋其罪謀亦解然其因以鑄山煮海為利招致亡叛益驕恣晁錯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日益橫景帝時錯又請削吳地濞乃反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恵之而驕威之而格矣故任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鉄券之恩適足以怨懷充任宋祖可以羅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晁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

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過及而無見於帷幄之斧斤乎濵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義縱

上既下緡錢令而商賈下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皆遇內史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刑之濫不獨君子受其禍雖小人亦有因禍而幸者小人幸而得非辜之禍則亦將有辭於天下而其罪亦末減矣殘酷若義縱至一日殺無罪二百人在王法誠有不容誅者今乃坐捕告緡使而棄之市則縱之罪以民之故也以民而死茲其得禍也顧不幸乎於乎縱不足惜獨念當時征斂之急濫刑至是則非縱而得罪者可知矣

貢禹杜欽

石顯間殺內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深自結納因薦禹至九卿王章言王鳳專權蔽主帝以鳳故殺章時杜欽為鳳畫策者欲救其過乃說鳳以[illegible]行其策

奸臣敢於罔上以竊生殺之權者未嘗無所假托憑藉以收天下之公論夫公論之在天下雖不知所畏然惟名持公論者身為之地然後小人乃敢肆然無復顧忌而天下之勢去矣石顯之殺蕭望之王鳳之殺王章方不安於天下之公論也而當貢禹杜欽時明經賢良而低眉委膝為之指麾羽翼於乎顯之與鳳亦奚足責哉

王鳳

丞相御史奏顯[illegible]權移人主[illegible]如此之[illegible]置不出於人主也[illegible]所以則不徒然矣

自古國家之剪除奸惡也權出於君則為福不則轉而為禍也益深矣顯能殺天子之傅至使帝為俛首以[illegible]誅臣而不忌鳳一旦假名義以去之如拉朽然[illegible]當是時天下知有顯而已鳳能去顯鳳之權何如哉是猶鳥附之去病病去而元氣索矣能不死者幾人哉故新都之篡漢吾不曰莽之弑平帝而曰鳳之殺顯於乎威福之所由來者漸矣故君子觀人之家國不幸其奸惡之除而必察其所以除之者何如然後為幸不幸也他日竇憲之於鄭衆梁冀之於單超蓋鳳之故智爾然則有識者盍不為之寒心哉謂之事雖盡善或未也

寇恂班超

[illegible]

相抗衡矣惟在我者有以服之然後足以挫彼之氣曰惴恐之不然如孔巢父之於李懷光者特區區詞色之間乃至殺身辱國而不可救况可緩其使而降其城哉昔竇觀寇恂之於高峻班超之於于寘未嘗不歎光武明帝國勢之盛而一人之威望知略足以疊敵而破奸也否則可不為之寒心乎

昭烈

劉璋遣使迎劉備備至涪與璋會龐統勸備因會執璋備以為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 [illegible] 備乃北到葭萌 [illegible] 備請兵於璋璋給半 [illegible] 統勸備 [illegible] 成都自 [illegible]

天下事有合於義而不能不疑於天下後世者知之不精行之不直過為委曲自文以自亂其真耳昭烈以帝室之冑舉義興復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夫孰得而爭之特其勢有難易不得不先削盜置江東以徐制許雒耳是以孔明隆中之對直欲資表取璋以圖曹操蓋亦兼弱攻昧而遠交近攻之意也向使昭烈乘赤壁之勝卷甲而西以聲罪致討則璋固其囊中物耳誠恐以為非義者或惟以好逆之而入顧乃以物聞惜反為迎之罪而取之是固未足以厭人心也故昭烈之取璋不在於取璋而在於受璋之迎不在於得蜀而在於拔涪之怒觀其非統之說正坐見之不精已自不能不疑於心其何以免於天下後世也哉惜不知孔明復何處於昭烈也豈其不與當時之謀乎

曹操

司馬懿言於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 [illegible] 不可失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操問曄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劉豫州能以長坂之敗合江東而為赤壁之勝則其於新附之蜀屠齒漢中必非苟苟輕出以坐待自斃者也操自稱多智則其計豈盡出懿曄之下者哉蓋幸而得未若不幸而不得以養吾全勝之威豈有懲於前日赤壁之輕用而重發於此不然操豈知足者而能為是得隴望蜀之戒邪一日十驚之說夫孰知非晉史故欲神懿之策乃援曄以畀操乎

諸葛誕

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

天理民彝之在天下出於人心之所不能已者雖衰亂之世未嘗一日亡特不幸不出於可恃而出於不

足恃不出於朝廷卿相而出於僕伍卒隷是以奸雄往往得肆其詐逆以遂其篡竊之謀使魏之大臣皆謹守庭下則雖司馬氏之父子兄弟跨犇軼操亦何能獨立於天地間哉賈充之徒視此固狗彘之不若而王祥石苞輩亦不能以不愧矣

徐洪客

世習之移人不有特見先覺之士出於其間為之陳説義理則舉天下之大事而不陷於功利詐力也者幾希矣世至於隋倒綱禪代雖以唐太宗之賢其勸高祖以起兵也亦必至而其故迹而後已於乎其亦

溺於世習而不自知其非也邪抑嘗見徐洪客之説李密者曰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噫此特見先覺之言也使太宗聞此而舉以號於天下則固漢高之擊楚而為仁義之師矣洪客蓋董公之流漢高幸而遇董公太宗不幸而不遇洪客徒使托空言於李密而已於乎其亦不幸矣夫

虞世基

自古衰亂之世未嘗無智勇才略之士為國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當隋之季盜賊徧天下太僕楊義臣擊張全稱高士達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功亦偉矣虞世基乃以小竊未足慮慮義臣克之擁兵閫外此最非宜遂詔罷義臣兵賊由是復盛不可制於乎以煬之殘逆雖義臣不能吾固未見其能弭盜而安天下也獨恨姦臣之所以誤國者啓千百世姦端之始至使岳飛之忠孝雄傑亦卒死於賊檜之手半失事幾以壞宋三百年天下于左衽之域此天下後世之所痛心而扼腕者也然世基不免而檜乃老死牖下吾又不能不歎未定之天於是而益甚矣於乎彼小人者亦何憚而不為哉

唐高祖

天下之敝端立異以啓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經而以權者惟聖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於立異而天下之敝端於是乎始矣唐高祖之於太宗既不能如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則處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可也顧乃寵以天策上將使之地嫌位偪不惟建成之心不能自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於是始以妃嬪之譖繼以王魏之謀又繼以楊文幹之叛逆不已而飲酖嘔血至於昆明池之約而太宗危矣則其推刃同氣蹀血禁門亦豈獨太宗之罪哉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人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於乎斯言也觀於此而左信

唐太宗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不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為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

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詞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月之間必不至若是之大壞極敝而弗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為是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焉用是為哉

唐高宗

武后專作威福上不勝其忿乃密召上官儀議廢之左右奔告于后后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后之[illegible]殺儀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遽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反射而及於禍者此高貴鄉公之所以見弒於司馬昭而竇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王甫曹節也而況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機不容髮我伏之而我發之乎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心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驢之技止是於乎是亦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儀則弒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出及出及於三

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故智也於乎其亦可畏也哉

武后

胡氏曰武后謂羣臣諸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遂不置御史監軍為耳目矣又武后不貴聰目聖神皇之言為誹謗而伏誅[illegible]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又曰武后不以冒[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探小人之誠[illegible]漢文帝憶申屠嫉[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異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宜其運[illegible]一時[illegible]然[illegible]自也

於乎世莫不幸於[illegible]在小人也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武氏其小人之才之尤者乎世何不幸而有若操而又有武氏也吾嘗讀武后傳見其一言

一事之美未嘗以為喜而不以為憂故雖以呂強之
在漢張承業之在唐[illegible]取者君子固憂其善
之在彼而不在此以[illegible]之不幸也而況才之出
於小人者乎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一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二

蘇味道

胡氏曰蘇味道模稜持兩端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然非此見牢不可破

於乎此摸稜所以惑人之深也紫似朱而後可以亂
朱莠似苗而後可以亂苗以是為非者人皆知其是
也以曲為直者人皆知其曲也以賢為不肖者人皆
知其肖也人孰得而惑之哉惟其混是非曲直賢不
肖而中持之斯天下之人不得而非不得而刺矣太
宗之將殺建成而問也李靖徐世勣辭焉高宗之將
立武后而問也于志寧獨不言焉當是時爭之者為
是為直為賢勸之者為非為曲為不肖有不待辨而
明者之三人者既不能自附於君子而又惡其同於
小人既不知作善之為福而又懼夫為惡之得禍迹
其心蓋原繫之中立胡廣之中庸也兩端之間世惡
得而知之哉故後之人率用此欺世以為持祿保位
之常法而不知眉州之禍亦摸稜之誤也於乎使小
人而盡如其所利如廣如靖如世勣君子固不屑為
也而況徒得小人之名有若味道原繫于志寧者哉

宋王成器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

孝友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大矣睿宗之賢不及高祖明皇之賢不及太宗高祖且不能與有功之子況睿宗乎太宗且不能處無道之兄況明皇乎使成器不能以死自讓他日登樓之變吾知其不在太平而在成器矣父子兄弟之親一也孰謂明皇能忍於終其子而能不忍於其兄哉然則成器一讓上以成睿宗之明下以成明皇之義而開元三十年之治未必不基於此也於乎孝友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如此君子觀建成之禍而後知成器之功

唐玄宗

胡氏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從中宗[illegible]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是時也義[illegible]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然其殘罪其身以絕之者[illegible]宗其門兄以帝女主濁亂之戒也乎

自古撥亂之君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必歷監其禍而曲為之防然猶往往出於其所不料況迹其所以致禍者而躬蹈之則是惡濕而居下其為計也不亦疎乎明皇知武后之禍起於聚麀而不能已壽妃之冊知韋氏之禍生於黠篡而不能遏祿兒之寵雖力誅閏后既死之魄以絕之於宗廟欲其不至於亂亡也得乎拔本塞源之論蓋亦求之吾身而已矣故吾論嗣聖之禍不曰武氏而曰高宗論景龍之禍不曰韋氏而曰中宗然高宗無履霜堅冰之智如聾者之隋於阱而不能知中宗無困心橫慮之忍如跛者之陷於阱而不能起若玄宗者親見武氏之禍親平韋氏之亂不聾不跛終其身展轉於阱之中而卒莫之悟於乎其亦謂之何哉吾於是又移其所以責高宗中宗者而深責玄宗焉

狄仁傑

蘇潁濱曰王陵長於迎禍亂之鋒欲一言折之故不發則死陳平狄仁傑伺其已衰而除之故身與國俱全

天下事有以同而實異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illegible]之諫武后立七廟反政豫王促促乎殿陛之間有似於王陵之為漢然盧陵廢立之謀誰實啓之陳平之佐周勃誅諸呂迎立代王遲遲乎歲月之久有似於仁傑之復唐然諸呂分王之議誰實主之借曰寬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過貪生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炎之廢立既黨于武氏矣而故為是論諫以收公議於其後陵之所以面折呂氏者果如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紿說呂祿屬兵太尉酈寄亦漢之

忠臣矣勸誘二張請還廬陵召頊亦唐之忠臣矣是烏可執喪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卽仁傑之心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事之成不成幸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張涉薛邕

上初卽位涉以東宮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薛邕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世謂小人能勝君子非小人能勝之也所謂君子者實自敗以取侮然後小人有詞於天下斯君子之氣沮而其機在彼矣不然君人者豈願疏君子親小人以自禍其家國也哉惟不能辨之於早使小人得以冒君子之名而用之乃反爲小人之所指摘若德宗之用張涉薛邕適以爲宦官武將之口實遂至因噎廢食而盡疑天下之士雖以陸宣公之賢猶不免於竄逐而後已於乎人君所藉以佐理天下者天下之賢也而使小人得以譏笑之則天下之事可知矣此宦官武將之禍所以終唐之世而莫之救也噫

李璀

初上以李懷光子璀爲御史大夫懷光頓兵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卿念當爲朕委曲彌縫之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昔楚子將殺令尹子南而告其子棄疾棄疾曰洩命重刑臣亦不爲及子南殺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君子曰伐國不問仁人楚子不以棄疾爲可憚而告之固可占其爲人矣夫爲人子者猶不可與聞其君之不利於其父况告父以必負其君而欲早爲之備乎若璀者謂宜微見動靜可去則涕泣以死諫於其父可也不幸而勢蹙於君則竄伏墟以死亦可也又况德宗之所以語璀者曰卿當委曲彌縫使君臣父子俱全則璀得以自處矣然而往來咸陽歸報其君不過願陛下備之而已璀之心何心也於乎君父在世未有能輕重之者既告君以備其父則亦可告其父以畔其君矣棄疾之死且不足以償責璀縱自殺夫何益哉世之君子猶或以爲賢而惜之者其亦異乎春秋之義矣

崔昌遐

崔胤請朱全忠召補六軍十二衛以防茂貞使全忠[illegible]就其異已奏賜[illegible]謀殺之胡氏

[illegible]人見崔胤[illegible]其有[illegible]社稷之[illegible]流[illegible]不然何用區區召補戎軍[illegible]王室[illegible]矣

自古小人之共利未有能保其終而不敗者蓋其為心私私則疑疑則忌忌則鬬鬬則害必及之崔昌遐之召補六軍十二衛是也夫壯王室形勢禁旅之與儲嗣孰重哉德王[illegible]帝位全忠之意也昌遐實謟宣之輝王幼沖利為元帥全忠之意也昌遐實陰謀之然則區區召補特與全忠地嫌勢偪恐反發及禍欲握兵以自衛耳夫豈以於王室哉然全忠之脩忍淫虐雖無召補之衆如蔣玄暉柳璨張廷範者亦且不免況昌遐有以趣之乎使昌遐宜愚奄豎茂貞而結全忠未免失知人之明而其心之在唐則天地鬼神實臨之召朱溫賣社稷之言何以不能自掩於長安士民之口邪

曹彬

曹彬總師伐唐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提還獻俘太祖謂曰本授卿使相劉繼元下姑少待旁賜彬錢三十萬

善持天下者不濫賞亦不吝賞惟信賞而已矣太祖之於曹彬蓋賜以三十萬錢而靳一使相夫豈吝賞者哉特不欲濫賞耳然與其不輕授於旋師之後孰若不輕許於出師之初徙木之賞固為國者所不棄然許而後賞上下之間已不免交相為利況又從而不信之乎向非曹彬之謙厚固未能保其不快快者李懷光之覆車蓋可監矣

呂夷簡

李宸妃實生帝劉太后既取為己子人無敢言者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宰相呂夷簡奏宜從厚謂太后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崇勳如其言太后既崩荊王元儼始與帝言宸妃死非命帝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親啓棺視之見冠服如皇后歎曰人言豈可信哉

李宸妃之事劉后以主母而久擅權於當時仁宗以嫡子而將得志於他日人臣謀國而處茲危疑之際亦大艱難矣夷簡者上能奪劉后之私情下不遺仁宗之宿憾調和兩宮終始如一孰謂非宰臣之才宰臣之能也殊不知天子之母固不可以不厚而嫡庶之分亦不可以不嚴自母以子貴之說行世之人主但知能尊其所生之為孝而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之不得為孝也是故宸妃以后服殮非厚宸妃也所以陷宸妃於先帝宗廟之非禮非厚仁宗也所以啓仁宗於他日追尊之非義且曰太后尚念劉氏是特為太后謀也又曰異時勿謂夷簡不道是特為一

丁非誹也於乎天下獨無大中至正之道可以沮太后之邪心而弭仁宗之遺恨於乎夷簡誠知道而忠謀力勸太后明語仁宗布諸天下告于宗廟痛悔前日盛衰之非大正今日主妾之義於是而為哀妃發喪學其所當學而殺其所當殺以仁宗之明達仁恕質以先王之禮未有不從者而顧為是委曲彌縫以免媚抑末矣

司馬光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自昔中國之動靜夷狄未嘗不知之則宰相之賢否

進退彼得以為輕重也無惑矣安石為相既取熙河湖北復取瀘夷無不逐意者可喜者而交阯小醜得以露布青苗助役之非於天下曰中國窮困生民欲以相揺温公嘗勸宣仁棄蘭州五砦以復于夏而已初未開其能取夷狄尺地以自益然而契丹君臣動色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意何以得此於彼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安石設法盡利以自弱其民交阯雖小如之何其弗侮温公易槩弛利以自固其民契丹雖強如之何其弗畏相臣之為国重輕也蓋如此然則為国者其亦知所先務哉

呂公著

呂惠卿章惇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為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邢恕乃以書遺公著曰竇武陳蕃協心同力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死前世此皆已然之驗其可懼也公著得書默然

於乎陳竇五王之禍君子幾事之不密識者未嘗不痛恨於千載之下則常安民諸人所以深為公著慮者夫豈過哉然有懲陳竇以悉誅宦官者而漢卒不免於亡有懲五王以悉殄常武者而唐卒不免於播遷則懲其事未若懲其心天下之治與亂特君心一

轉移之間耳於乎太甲不怨艾雖伊尹何以成其功成王不悔悟周公何以致其力吾嘗竊謂元祐之治雖司馬公諸人之力實宣仁攝政之功紹聖之亂雖惇卞諸人之罪實哲宗親政之過故上官桀不能譖霍光者孝昭主之也封德彝不能勝魏徵者太宗主之也然則吾於紹聖諸人也何責哉必不得已則畢仲游之策其庶幾乎

范純仁

文彥博欲與蔡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

韓魏公於國家事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如是殆非

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而遂輟不為我温公剗革新法或謂之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乎至哉二公之言君子之臨大節斷大事亦惟曰盡已曰聽天而已盡已必勇不勇則有所畏怯聽天必誠不誠則有所覬倖魏公以已而俟乎天温公以天而信乎已氣象雖或不同然視忠宣之言則高下大小蓋可見矣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二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又特拈出一箇誠字的說話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是天理之本然誠之者是未能真實無妄要著力去做那真實無妄的工夫人之道是人事之當然孔子說天地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人得這天理以為性如仁便着實是箇仁義便着實是箇義禮智便

着實是箇禮智所以發出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都是真實無妄所以亘古亘今千萬人一箇箇都是如此這便是天理之本然都不由人安排得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天理本無不實但在人不能無氣質物欲之雜故未能真實無妄而必欲到那真實無妄的去處這便是人事之當然斷斷乎不可不如此者所以說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是不待勉強不思是不待思索從容是自然的意思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勉強而自然合此理這便是安行不待思索而自然得此理這便是生知其知其行

皆是從容自然而中乎道這等處便是聖人與天合
德却便也是箇天之道所以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擇善是分別那善惡尋揀箇
善的來做固執是既擇得箇善了却要牢固去執守
得定的意思蓋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
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必要去用那擇善
的工夫未能不勉而中必要去用那固執的工夫擇
善是學知以下的事固執是利行以下的事這便是
人之道所以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臣嘗考
之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先儒之論已極詳備但此

章專為問政而發則這誠字於人君身上又是十分
緊要的道理古之人君如堯舜性之這便是自然的
誠如湯武身之却便也不免用那誠的工夫至如太
甲成王始雖迷惑到後面却能服行一德敬德之訓
這便是也曾去用那誠的工夫來所以他當時都雍
熙泰和享國長久若只務虛文不肯去著實用那誠
的工夫名如此而實不如此迹如此而心不如此所
令如此而所好不如此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誠了
所以他的治效終有愧唐虞三代又如梁武帝酷好
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其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
否却全曉不得這便是不能用那誠的擇善工夫又
如唐玄宗初年厲精致太平後來却窮奢極欲溺
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來却好神仙
迎佛骨有始無終前後却似兩箇人一般這便是不
能用那誠的固執工夫所以此四君禍亂相仍或亡
其國或及其身與漢武帝唐太宗又覺不同這可見
誠的一字真箇是千萬世帝王治天下的根本得之
則治失之則亂孔子之言不可不篤信有如此者臣
愚不勝大馬惓惓伏惟

聖明留意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君子脩德凝道的工夫全
在存心致知上而君子是指學者說尊是恭敬奉持
的意德性是吾所受於天的正理道字解做由字溫
是時習的意思敦是加厚子思說道體極於至大而
無外所以君子必要尊奉那德性做那存心的工夫
以極乎道體之大道體入於至小而無間所以君子
常要由於問學做那致知的工夫以盡乎道體之細

這二者是脩德凝道之大端所以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心體本自廣大私意蔽之則小不以一毫私意自蔽這便是致廣大精微是理之微妙處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這便是盡精微心體本自高明私欲累之則昏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這便是極高明中庸是事之恰好處事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這便是道中庸舊所得易忘必涵泳乎其所已知此是溫故義理無窮必日知其所未知此是知新持守欲其堅固必敦篤乎其所已能此是敦厚節文欲其慎密必日謹其所未謹此是崇禮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都是

存心的工夫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都是致知的工夫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臣嘗推而論之中庸此章雖通上下而言然脩德凝道之責在人君身上尤為切要而存心致知之功尤不可缺蓋人身之心一或不存則衆欲攻之念慮之微害及四海故雖以舜之聖而其臣猶有罔遊罔淫無教逸欲無若丹朱傲之戒人君之知一一有不致則衆邪蔽之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雖以舜之聖而其臣猶有勿貳勿疑罔違道罔咈百姓之

戒是必惟精惟一兢業萬幾如舜然後可以為存心必明物察倫知人則哲如舜然後可以為致知如是則德無不脩而道可凝矣以蓍於三千三百之儀而成其發育峻極之功區區後世功利駁雜之治蓋不足以語此也伏惟

皇上遠法大舜而深以其所戒者為鑒則有虞治道之盛端在 今日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惓惓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這是虞書大禹謨舜稱皐陶之美以勸勉的意思帝是舜皐陶是舜臣名干是犯正是政士是士師獄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教是五品之教弼是輔懋是勉也帝舜呼皐陶之名說道政以德為本而刑所以輔其不及惟此臣庶都無有干犯我之政者正以汝皐陶為士師之官能明審那五刑之法以輔弼這五品教條所不及處而期我以必至於治其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懲其惡使歸於[illegible]以期必到那無刑的地步故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于無刑舜又說汝皐陶用刑非所以殘民乃所以化
民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那過不及的差失是
刑到此地步果無所用了故曰民協于中又說凡此
皆汝皐陶已成之功汝又必益勉之使刑常期於無
而民常協于中可也故曰時乃功懋哉蓋舜不聽禹
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如此　臣嘗因是而推
之刑雖聖人未嘗不用實亦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弼
教曰期于治曰期于無刑是皆有欽恤哀矜不得已
的意思故舜之刑四凶之外不聞有所濫而民皆協
于中以極于無刑之化後世之刑若秦以深計忠諫

為罪而有連坐督責之法法愈密而民愈無所措其
手足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之治已不可復為矣雖
然刑之為用慘刻固不可姑息亦不可一於姑息則
四凶不必誅而天下之為惡者皆無所懲無所懼其
流之弊必至於漢元成唐僖昭而後已此又古聖人
之所深慮而必欲歸之于中者也臣愚不勝犬馬惓
惓伏惟
聖明留意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這是夏書胤征篇仲康將命胤侯征羲和而誓告于
衆的意思聖是聖人指大禹而言謨訓是謨謀之可
為訓者明徵是明有徵驗不是無稽之言定是安定
守是保守天戒上天所以警戒人君者如日食之類
謹是恐懼脩省的意思常憲是奉法脩職以供其事
的意思脩輔是各脩其職以輔於君后字訓做君字
明明后是人君之明哲賢聖的仲康將征羲和誓告
于衆說道聖人謨訓明有徵驗不是都無稽的言語
遵而行之可以安定保守邦國而不失其謨訓之意
說道在昔先王不敢慢天常恐懼脩省以克謹天戒

於上其臣人不敢玩法皆奉法脩職以克有常憲於
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當時之君內無
失德外無失政所以能為明哲賢聖的君今日食之
變天戒顯然而羲和若罔聞知是失其常憲昧先王
之謨訓矣如何可赦蓋當是時后羿專政君弱臣強
以致此變羲和黨羿而不以告故仲康命胤侯正其
罪而誅之如此　臣嘗因是推之人君至尊無對其所
敬事而畏憚者惟天而已故天心仁愛人君必出変
異以告戒之而人臣之忠愛其君者必舉天戒以警
動之庶幾恐懼脩省変異可消天意可回而國祚可

永後世之臣蒙蔽其君至有以天變為新學亂道如張禹之誤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如王安石之誤神宗者其欺天罔上之罪比之羲和則又不容誅矣然仲康猶幸能誅羲和而成帝神宗則誤於張禹王安石而卒莫之覺是又重可嘆恨而足為永鑒者也伏望

皇上遠法聖謨近取殷鑒以上謹天戒以下察臣隱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惓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這是論語第十一篇孔子述時人之言而又自言其意如此先進是前輩的人後進是後輩的人禮樂不但是制禮作樂凡日用間一動一靜無處無之都是禮樂野人是郊外的小民君子謂賢士大夫孔子說大凡禮樂必先有質而後有文文與質二者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勝先進於禮樂當周盛時文與質皆得其宜本是恰好的當時之人不知其美反謂之質朴而以那先進的為野人後進於禮樂當周之衰文勝而過其質本是不好的當時之人不知其過反謂之彬彬而以這後進的為君子孔子既述時人之言說道我若用這禮樂時必須從那先進的禮樂蓋先進禮樂正是那文武周公監二代而損益的後進禮樂却是周末文勝的禮樂這已都失了那文武周公的初意我若用這禮樂必須要從那先進的這後進的却决不敢從臣嘗因是推之時人以先進為野人以後進為君子這都是惑於流俗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苟不是孔子之聖如何辨別得出來務要從那先進的君子此知人之難自古為然而所謂君子小人似是而非之間尤有國有家者所當亟辨而不可忽也臣竊見後世往往

有以君子之盡忠守正為沽名為立異者這便是以先進為野人的意思有以小人之容悅奔走為愛君為謀國者這便是以後進為君子的意思是故賢如漢武帝猶以汲黯之面折廷諍為戇而斥之守郡以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為賢而置之相位賢如唐玄宗猶以宋璟之特立不阿而疑其責己以李林甫之媢賢嫉能而任之不疑甚者至為奸險所罔欲以空一世之善類而名之為黨人欲鋤一世之正道而名之為僞學這等的比那君子野人之顛倒錯乱又不知其幾百倍此其用舍進退鼓舞予奪之間國之所以

治亂安危世之所以汙隆升降者實繫於此伏願
皇上推類致察於是非邪正之間必取法於孔子從
先進之言以下監漢唐宋諸君之失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犬馬惓惓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四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右今月十四日內閣臣彭時等遣中書舍人劉詢遞
到論西北備邊事宜狀令臣等譔列獻納者臣實駑
下不識當世之務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
者
神謨廟筭固已素定而元老大臣與公卿百執事又
皆能知而言之而復猥及於臣者蓋求言自助不遺
疎賤實古人以人事君之盛心臣雖至愚不敢言及
之而不言以負

陛下且負元老大臣所以盡忠於
陛下之職分也臣愚竊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
者有就其事而言者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
其事而言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
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窮古今極理勢而論之有其
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為其事無其本而能終
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
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
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
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
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臣愚謹按古義輒
敢以是為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惟元老大
臣擇其可而進焉臣惟中國之於夷狄得其地不足
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
衣冠處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
已未嘗窮追遠討罷敝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所以
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天地自然之險
庶幾為力易而其成功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
之時北有契丹之椎猛斷有元昊之桀黠講好納幣

特以曲為隱忍羈迷而已今則東而女直毛憐建州
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願比侯服
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
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為支
持撑拄而已今而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
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塹曷嘗聞其雄
據險阻如彼者乎是夷狄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險阻之得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
聲援伏為窟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為
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而卒未能摽逆克服

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説焉且以形勢而論失淮甸則
江不可守失漢中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為關輔
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
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数百里之内其何
及我亟寧夏去受降不数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
東之險拔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数
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絶遠而延綏榆
林不易守況自延綏往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
里而列戍不過二十有二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
奇較之宋時而兵尚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

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為之將韓琦范仲
淹為之帥亦且無以為用況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
年寇掠如蹈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柏林諸堡而入
中則自平虜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
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
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
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又況榆林以
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
控扼實為至難
朝廷久為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

□□無往者刼營之舉傳聞此適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擧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怒以堅彼復讎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而上賴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以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為延綏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修十八百堠以謹烽火以河曲為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為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賊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

右相援堅壁清野以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太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我屯聚策援之所以路道則太減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道路近則我易於猶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危跋前疐後方且進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畫地而守敵□敢我職者毋其所之也此則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

朝廷所以任用將帥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不然則劍閣平地長江坦途亦安用近舍延綏榆林而必欲受降東勝之為險哉蓋將帥若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為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贇為樞□使富弼力陳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以□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

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國家者哉輸錢請賄交結儀明若晚唐之債帥殷監不遠甚可畏也如是而擇將可乎李牧為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狄青南征貴近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望其堅志獨力以為國家之用哉邱山之戰河懷陷沒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甚可恨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征蜀至郡帑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一階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

所盡也恩濫則雖欲懷之不可得矣今則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扳緣已躋極品可復制乎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以漢高平之役斬將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賞未嘗褻也威褻則雖欲懼之亦不可得矣今則誅罰不關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假寵退托矣欲坐享以終身可復禁乎入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為之吮其疽竇嬰為將陳所賜金於廊下吏過取以為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

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粮有覓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斬以徇張仁愿禦寇卒敢回首望城者必斬不宥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而過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濫膺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土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為方田立馬杜厚以招賚加曹瑋者何人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狃戰山西之民壯可使也今則始許為民終永為軍失其信矣營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世衡者何人强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斂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為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為故事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泝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

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粟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驛帑日湧月增止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民困而掊尅者有矣何望其恩遇匈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權鹽以為永利所以為兵也然鹽寧賣商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帑出納以為權宜亦所以為兵也然

躬或厮役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
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
未嘗安法立弊生根連蔓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
吾自敝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
者矣寧不啓爭鬪之端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換其
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
尊中國之體頑校白丁重譯捷伴何以通夷狄之情
在彼服之由蓋亦有繫於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
之事率皆類是臣欲備舉以陳顧其序有未及者玆
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一

毫一髮而不受病雖有盧扁華佗之神丹妙劑欲一
一而救之亦無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
之本然後煎賜瀉胃以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
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
哉實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
朝夕輔導啓沃於其側如孟子所謂格君者則
聖心無不正矣

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
不溺他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
罷廟塔之奉絶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冗
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畜養士
卒設施注措於關徼夷狄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
室堂之上夫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
夷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
之不暇尚何几加思簡守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
所謂迂腐之談臣雖至愚然困思極慮所以禦戎之
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

勢據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充國老將猶以爲兵難遙
度臣愚貌圖聽說豈敢自謂其必然而望其必可行
哉不彼之圖而徒孳孳于此臣恐區區夷狄之患有
非
聖心之所深憂者矣臣愚不識忌諱不勝犬馬惓惓
萬一便殿
讌閒之際少賜
睿覽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以前件狀
謹錄如右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癸巳封事

具官臣某謹
奏為講學圖治事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　等傳奉到資治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衍撰羅璟并臣等二十員校
勘訛誤將鋟刻以拱
御覽者除欽遵外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
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遵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
王之通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
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際百世之下識者未嘗
不有望如

桃溪　一　卷之二十四　十　一

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踊躍
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酧
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陋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
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
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趑趄前却不敢無
因冒越以至今日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
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
有之時也以
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群臣奔走仰成於下正宜無待

於私亦必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
秋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
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
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執亦曰廣
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
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
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
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
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

桃溪　一　卷之二十四　廿一　一

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終
之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為小人而
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
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
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以為知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
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
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
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
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

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辛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終其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終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若是者今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熙積襲因仍狃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

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得暴益以甚裕兵民也而罷敝益以極蠲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　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知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乎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宜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猶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

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襲因仍狃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以常保無失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辨者未必不以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覆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

陛下也夫以　陛下之聖擴大有為之勢操大可為

之惟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
無與牽掣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實
聖心一轉移間耳夫何難之有我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於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
為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
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始乎狂妄為此幸不即罪已棄而焚之矣既十年偶
讀曾南豐論孔光焚其奏謂必焚之使後世不見藁
之是非是必其過常在於君而美常在於已也其可
乎哉且光之為是亦庸知其言不果出於邪而故覺
之以蓋己之奸以惑於後世者乎予用是懼乃從官
府案牘中掇拾其舊以存用志吾過且以彰吾
君之美於億千萬載而不忘也成化十八年秋八月
某謹識

謝病疏

具官臣鐸謹
奏為乞恩養病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太平縣人由
進士歷陞今職成化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丁父謝某
憂欽蒙照例還家守制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奔喪至
[illegible]迪面又聞母高氏病故照給勘合內事理具
告本府至成化十八年閏八月初一日例該服滿起
復緣臣居喪以來心神耗亂氣血摧毀幾不能生去
年四月內忽感傷寒等疾因若纏綿至今未獲平復
況臣本陋至愚學不逮志過者干祿實以為親幾欲
辭[illegible]況甲旣幾古人為貧而仕之意然　明法無從
內顧不足立異好名恐所未免用是趑趄前却因循
至今實亦未嘗不俛仰局蹐而芒汗無地也況今祿
養無及學日廢而病日增正使義無可辭力亦難強
實不敢冒昧苟進以上玷
清朝幸位之恥且臣歷官前後幾二十年曾無分寸
之益臣非不知
深恩未報死不瞑目然臣犬馬之年未填溝壑脫病
或少甦可以勉策駑鈍有所驅使臣不敢避為此將
原給孝字一千九百三十三號勘合一道令義男某
赴京告繳謹具奏
聞臣不勝待罪俟恩之至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五

論教化六事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奏為脩明教化事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誠國家之急務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故我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所以為天下國家慮者至深遠矣百餘年間繼繼承承罔敢失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

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
陛下言之哉所有合言事宜輒敢條列如左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伍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最為緊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竊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凡此皆臣旦夕之所憂念以求盡職分於萬一而未能者用是冒昧上陳不敢緩於此而急於彼若論其極則所謂教化本源其遠者大者尚不止此出位之思又非臣愚所得而易言也伏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犬馬惓惓

一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臣愚竊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師儒之職誠不可以不重如

臣等兩京國子監官以至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隸提學等官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匪其人曷克更圖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
恩以為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為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　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為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舉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為蓋其

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為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為最切故必得願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而不愧其職也不然或營私以貲公道或假託以濫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喪其府州縣學等官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凡若此者臣豈敢推過於人而不歸咎於已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於彼而

欲一旦責成於此雖有智者殆亦無如之何伏願

聖明深加之意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誤則庶幾於教化之職無負矣

二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臣愚竊謂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為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誠不可以不慎也今之所謂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實莫此為甚今之所謂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莫此為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鈔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病甚者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於此 臣愚乞

勅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柢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僥進於其廩之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私然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 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三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臣愚竊謂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

以衛吾道論行[illegible]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為不可
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
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
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
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
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出處聖賢之
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
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
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學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
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

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
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
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
列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
為無少補矣
四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臣愚竊謂天下之道非託
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
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誦習之功未有不
假書籍以待者也本監所有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
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修補而切於日用

者猶或未備臣愚乞
勅各布政司將所有[illegible]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
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
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備辦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
舉兩得而有益無損又本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
隘陋地卑濕以致各様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
臣愚乞
勅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庋貯之所下以為印造之
局不惟書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
所拘檢其工價料物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糧臣當別

行節縮措置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汚壞散漫
而教化之助亦庶幾其永有賴矣
五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臣愚竊謂監生之會饌猶
百工之居肆不惟朝斯夕斯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
相觀相善有以收斂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不可以為不重而不加之意也自景泰
初以柴薪缺少暫且停免遂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
成廢弛今饌堂厨竈修造將完所缺者器皿米肉柴
油支給如故所少者柴薪若復因仍不舉誠為虛費
可惜臣愚一

[illegible]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
[illegible]碑磨発車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
饌紫辦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貸之買辦務使經久可
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
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
密矣

六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臣愚竊謂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
國家教化之弊今國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
既不及塞其源亦必察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

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
哉且往歲會議之時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
止有一分故今分為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
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
之多少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
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
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
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以後多漸
反而為少少漸反而為多遞之不上往歲之三分一
分而已也若但泥於舊例納粟仍為六七而科貢止
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
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殆恐非
先帝臨期酌量均平之深意也臣愚欲乞轉科貢為
六七更納粟為三四庶幾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雖
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乞致仕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鐸謹　奏為乞
恩養病致仕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黃岩縣人天順
八年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陞編脩侍講等官

成化十六年四月內聞父喪回還原籍守制服闋間
忽患傷寒變成勞弱等症旋至兩腿瘋濕麻痺舉難
動履一向告病在家調治至弘治元年五月內為纂
脩
憲宗純皇帝實錄事奉吏部寅字一千二百五十六
號勘合行取不得已扶病赴京弘治三年五月內
欽蒙擢陞今職本年八月內到任不期前病未痊時
復舉發動履艱難雖嘗奏請求退未蒙
俞允況臣止有一子留守祖宗墳墓忽於今年三月
二十四日病故舐犢私情憂傷鬱積病日加增因之

念騰官實切惆懼臣雖至愚極陋不堪任使非不
知深恩未報死難瞑目但臣病勢至此情實可矜伏
乞
聖恩憐憫將臣放歸田里少延喘息別選學行老成
之士前來補闕管事庶幾久病非才不至有妨賢路
而國學英賢亦得以上蒙　朝廷樂育之恩矣為此
激切具本順差辦事官葉鮮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拜乞致仕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奏為乞
恩仍舊養病以終致仕事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太平
縣人由天順八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成化十六
年五月內以丁憂還家荼毒催傷之餘遂感勞弱風
濕等病纏綿日久不能起復延至弘治元年八月內
始以纂脩之
命扶病供職役時史事方嚴不敢輒有內顧弘治三
年五月內過蒙
聖恩擢陞今職恐懼感激之初又未敢輒以私情
上請只得扶病管事到任未久前病屢作兩腿痳痺
艱難動履至弘治四年四月內不得已備歷前情懇
乞休致荷蒙
皇上憫臣委實衰病放歸田里臣杜門戴
恩奉祠守墓溝壑餘生惟知待盡而已豈復有他念
抑邇年以來科道等官及大理寺少卿屠勳等以臣
未死之年尚或可備班行之末交章論薦上瀆
淵衷誤蒙
皇上不鄙踈庸將復收召臣已聞　命驚惶因知
所以為報矣茲者吏部復因給事中吳舜論薦奏請
聖旨行取擢用弘治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本縣知縣

羅政欽奉　旨意公文前到臣家催趣上道臣感
激稽拜愧恐無地切念臣本之寸長偶塵末第久冒
寵榮實孤任使得逭尸素之誅以終首丘之願為幸
大矣况臣致仕以來舊病日增眼目昏花精力衰耗
正使義無可辭實亦力所難強豈敢復玷
清朝之爵以故犯不知止足之戒抑若乃欲如吳舜
所陳訪求經筵儒臣有彷彿宋之程頤朱熹者則以
祖宗百數十年作養之深天下之廣豈無其人臣至
愚極陋尤不敢以望下風而受此不虞之譽伏望
聖明俯察微悃收回　恩命別求所謂彷彿二儒者

滋沃
聖心緝熙
聖學上光
祖宗以遠紹唐虞三代之治俾臣仍舊養病致仕得以
自附於康衢擊壤之民臣不勝大願當將前情具告
本府縣與本布政司乞為覆
奏繳回勘合猶恐遲誤不便為此具本專差義男謝
來賫捧
奏聞伏候
勑旨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六

辭免禮部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奏為乞
恩收回新命事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吏部差
到辦事官孫潮賫送公文一道欽奉
聖旨陞臣為禮部右侍郎仍管國子監祭酒事者臣
拜命驚惶罔知所措切念臣本凡庸不堪任使少年
祿仕實以為親故雖知翰林清切之地非臣愚陋之
所宜居只得靦顏逐祿為貧以養仰思古人未嘗不
局促於俯仰之間而未知所以處也暨於中年親不
逮養祿仕無名益深愧赧加以勞弱風濕等病纏綿
日久心竊自念以為
列聖深恩無復有圖報之路矣
皇上即位之初收召天下儒臣纂脩
先帝實錄臣以嘗為史官不得不扶病赴召在官未
久荐陞今職臣已愧恐無地不意到任之後前病復
作加以兩腿麻痺動履益艱不得已備瀝前情懇乞
休致荷蒙
皇上閔臣委實衰病放歸田里致仕以來舊病日增
仍感下部疝氣精力耗敗眼目昏花溝壑餘生但知

待盡而已豈復有他念哉維是大小諸臣謬於前[illegible]
以致上瀆
淵衷旋加收召臣已將衰病實情具本陳乞不意情
詞未達而　新命復加臣芒汗震驚益難自處蓋禮
部為禮樂之司國學乃教化之地臣實何人謬膺此
任況夫懸官有年已乏涓埃之報卧病日久又無服
役之勞若又安受此官而不知避不惟愚臣有冒昧
苟得之羞而
聖朝亦未免有輕用名爵之累伏望
聖明俯察微誠收回新命俾臣仍前致仕得以安養

舊病保全餘生為幸大矣不然止令臣以舊官供職
庶幾少安愚分以遁勉圖報於萬一猶之可也臣以
一介踈遠之臣受此知遇已甚慚恐尤恐稽違
召命自取罪戾此心愈不自安只得扶病迤邐前來
以聽　進止然猶未卜病之痊否與行之能至否也
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謝興賚
捧　奏聞伏候
勑旨

在途再乞養病致仕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某謹
奏為乞　恩仍舊養病收回　新命以終致仕事臣
於弘治十二年八月內　欽蒙
聖恩陞臣為禮部右侍郎仍管國子監祭酒事本年
十二月初九日吏部差到辦事官孫潮賚至咨文一
道令臣赴任臣聞　命驚惶愧赧無地彼時臣方舊
病未痊加以疝氣繼作未能啓行隨告本府撥醫調
治猶恐稽違
君命兩具情辭拜行陳乞不意賚捧義男謝來等中
途患病未即奏聞至弘治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前病
稍痊扶憊應　命山嶺崎嶇只得隨路將息延至五

月十一日始到紹興府會稽縣地界勞頓之餘舊病
復作每一發動繞臍疼痛下部築塞非獨不堪動履
抑且難於屈伸急須偃卧移時方得稍稍甦息不得
已借下本縣蓬萊館歇泊猶望痊可庶幾前來以償
初志不意舊患勞蒻麻痺等病亦復乘虛發動臣當
此時離鄉已及五六百里道路炎熱望　闕思家進
退兩難實為狼狽切念臣少壯之時自分庸愚不堪
任使故自祿不逮養之後輒起知難而退之心屢陳
情款得遂休致況今衰年已近七旬百病侵攻去死
無日尚敢復冒　寵榮以叨此不次之旌擢哉若臣

自度才力可以補報筋力足以馳驅又豈敢妄飾他
詞固為遜避上干違
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以負
先帝兩朝之深恩與
陛下今日之殊遇而不思所以黽勉區區於萬一也
武誠不忍以既衰多病之身過情不覈之譽上累
聖明故復為此不得已陳乞之計耳臣雖不才嘗忝
此官竊伏自念彝倫教化之地司之者誠不可一日
而曠其職尤不可一日而非其人知難之退臣已歷
陳於前矣今又以臣久病之故缺官曠職幾及一年

臣之上負
國恩下妨賢路死且有餘辜矣伏望
聖明亟選學行老成聲望素著彷彿唐之韓愈宋之
楊時者補缺管事將臣陞除職名收回　新命仍俾
臣以舊官致仕庶幾少安愚分以畢餘生臣不勝大
願為此具本再差族弟謝澄賫捧奏　聞凡臣之所
陳乞皆是衷腑誠懇不敢妄為虛浮以倫禮數伏乞
檢照臣前後情詞俯
賜矜憫臣一面在於紹興府地界調養前病聽候處
分稍俟可以扶曳或者迤邐還家藉藁待罪不勝戰

慄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再擬乞恩養病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鐸謹
奏為患病不能赴
召乞　恩寬免事弘治十三年四月內臣欽奉
召命至五月十一日前到紹興府地面舊病復作不
得已借下本府蓬萊館歇泊再將疾病情節并乞辭
免新陞職名緣由具本令族弟謝澄賫捧　奏

聞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謝鐸不准辭還行文去催他着上緊來欽此欽
遵臣愚不意蟻忱屢竭
天聽未回祇誦
恩言益深震悸竊念臣猥以凡品遭值　昌辰荷蒙
皇上天覆地載不惟不責以稽慢之罪而又荐加以
趣召之　恩臣實何人受此
知遇感極涕零心口相語雖湛身九隕無以上報
深恩於萬一矣柰何臣久病積衰一卧紹興奄及七
十餘日始能扶憊還家暑毒之餘山嶺勞頓到家未

久在腮發一大癰日夜呻吟近歷月餘始覺破潰袪
邑延癃氣體虛劣所有前項諸病亦復乘之發動即
今猶在床將湯藥不離飲食少進醫者相視謂臣此
病非調養元氣越歲踰時不能平復恐或少愈不謹
遂成不起痼疾深可慮也臣衰頹及此死亦無恨但
恨　深恩未報猶恐天下之病有甚於臣者死難瞑
目耳夫以臣之不才疾病退藏自其常分過辱諸臣
論薦以致上瀆
淵衷誤蒙
睿念不虞之典踰分之榮在已撫心䩄顏再三塵瀆

茲亦不敢復贅矣伏念
陛下勵精圖治以爵祿奔走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
不願立於　朝而惟
陛下之所用況臣受　恩未報若猶自度病勢稍退
可以奔走雖知駑下萬萬不足以稱塞任使亦當疾
驅前來以應　召命但臣福薄分淺病勢至此實難
支持心雖欲前力不能進本府知府陳相目覩臣病
委實難以啓行特為差人具奏不敢誣也伏望
聖恩特　賜矜憫曲加寬宥容臣仍以舊官養病致
仕少延殘喘不至顛踣道路得以偃卧林下以仰覩

今日太平之盛則
陛下終始深恩所謂死生而肉骨也萬一藉
天之靈未填溝壑犬馬之力足任奔走別有驅使臣
不敢避焉此其本再差表姪趙朧賫捧　奏
聞伏候
勅旨臣不勝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聞　命之初而具此疏既而吏部覆本徑差辦事
官段隆賫文馳驛前來守取陳知府畏懼不敢為
奏傍惶之餘病勢稍退扶憊上道竟負此心聊存
此稿以志吾愧十月望日在嘉興舟中書

再乞辭免禮部職名疏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謝鐸謹
奏為乞
恩収回　新命事臣於弘治十三年四月内欽奉
召命前到紹興府地面不意舊病復作不得已再將
疾病情節并乞辭免新陞職名緣由具本令族弟謝
澄賫捧
奏聞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謝鐸不准辭還行文去催他着上緊來吏部知
道欽此欽遵續該吏部題

准欽差辦事臣陸賡文守取臣一介踈賤屢啓
厚恩蓋深悸恐故自紹興還家未及一月只得扶病
就道肩褩衛來不分明夜上緊前來竊念臣以不才
疾病退藏自其常分過辱諸臣論薦以致上瀆
淵衷誤蒙　記憶不虞之選踰分之榮臣已撫心靦
顏措身無所矣惟是　朝廷命官之法遷轉之序不
以才望則以年勞雖一命之畀猶在所惧而況六卿
之佐貳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比嘗試用罔
功已自知退遜以病廢驟進人其謂何在臣愚分實
所未安伏望

聖明俯察微誠收回　新命俾臣仍以舊官致事萬
一他日未能圖報消埃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亦不
至濫竊卿佐職名以去則臣尸位之罪亦庶幾其未
減矣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臣不勝戰慄侍罪之至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該通政司官進十二
月初一日奉
聖旨謝鐸學行端謹堪至素著特茲推用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

脩舉廢墜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鐸謹
奏為脩舉廢墜事切見本監廢墜之事固非一端其
滚者大者臣愚未敢輕易輒舉惟是日用之急雖近
且小不可暫缺輒敢畧舉一二為
陛下言之惟
陛下俯察而加恵焉臣竊惟先王之治天下必使斯
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後可望王道之成況國學聚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於茲二者或未能以無憾焉尚
何以望王風之振人才之興以備家國天下他日之用

哉臣到任以來切見本監監生二千三百餘名而號
房曾不及五六百間其傾頹滲爛不可居者又往往半
之於是不免寄居雜處軍民之家是不惟出入往來
有所不便而僦賃支費亦甚艱難以朝夕無所與居
之人而欲望其篤志於學以大底于成誠亦難矣切
見退省堂及東西饌堂不下五六十間亦皆損壞廢
於無用如蒙乞
勅工部通加脩理量撥監生暫且居住是亦不費之
恵而人人稱便矣臣又切見本監通志舊例監生不
幸病故者本監移文順天府給與殯殮之具臣在南

京師亦嘗舉行近者本監監生邢偉病故移關順天
府雖有所給而稱為俸銀既而監生韓本宋濟相繼
病故卻乃執稱無例漫不之應臣等不得已止從本
監勉強措置少助其喪臣職居其地目覩諸生死喪
之狀狼狽如此若復坐視不言不惟死者目不能瞑
而於
聖朝仁政亦未免為萬一之累矣且監志作於成化
三年前人必有所據方敢載入但禮部近年兩經火
災案卷無存故有司執稱無例以致推調內外大小
故官皆有口糧腳力送還其家監生雖未為官然皆

朝廷儲養以備官使之數豈可使之死無所歸而漠然
不恤哉如蒙乞
勅禮部從長計議量加
恩典所費之惠雖不甚多而所以作士氣收人心者
端在是矣臣又切見本監各色堂宇與夫四面牆圍
亦皆年久坍損失今不脩後必大壞及照文廟欞星
門前一帶空街每被附近軍民朝夕作踐又有不良
淫婦雜居其間極為褻瀆污穢之甚臣愚欲乞
朝廷逐去不良稍加開拓高築屏牆以為障蔽庶幾
文廟清而神靈安妥矣又本監朝房一所亦皆毀
塌湫隘朔望朝參不堪住坐臣愚欲照順天府朝房
事例造為前後兩樓以備眾官歇泊此雖細務末節
實亦廢墜可舉之一端
朝廷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糧臣別當自行節縮措置
惟是養生喪死之具實惟監生日用所急伏乞
聖明曲加矜憫特勅該部議擬施行則臣等不勝幸
甚國學士子不勝幸甚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

維持風教疏

具官臣某謹

題為維持風教事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究貢風教之濫究貢不可以不華也臣願革究貢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蠹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禁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倪岳等為地震事題　准各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

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司之職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火碎是皆宗社安危之□關而

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啓沃論□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illegible]風教學校之首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illegible]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用是條列如左[illegible]時以陳惟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係維持風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何仍謬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別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假之頑民猶不忍忘紂柰何忘於元世祖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而醜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議正宜律以春秋

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黜從祀以列於葬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懾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

俞允臣非不知重複覼縷言之誠為可恨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頻顣不安之心心所不安故又不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勑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淺矣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

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名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内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鄉亦有人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取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為

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
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授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切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
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塞仕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為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柰何凡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多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以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

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為官者類甚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四曰杜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
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　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

此策獻者蓋一旦行則彝倫之堂竟為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鑒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矣往年為因此輩在監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顧人今遂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顧人艱難為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如家之照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
國家倚上不厭其多但賢關所在恩幸之濫進昏眊之雜處殊亦可委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乞致仕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其謹
奏為陳情乞
恩仍舊致仕事切念臣年四十以上即感勞弱麻痺等證以致血氣虛耗支體疲困近年以來復感下部疝氣每遇舉發輒難動履一向蒙
恩養病致仕前後二十餘年弘治十二年八月內過蒙
皇上誤采人言不忘求舊增以爵秩特起自家彼時臣方在病感激
厚恩悸恐無地延至次年四月內前病稍痊只得勉強赴
召不意中途舊病復作不得已備將前情具奏欽蒙
詔澄抱本陳乞又蒙
聖恩不准辭免還着上緊前來臣只得忍死奔
命於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到任旬日之間復感傷寒等症卧病月餘方離床褥一向扶病管事至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為因早朝感冒風寒前項病症亦復乘機舉發雖欲扶病仍舊管事亦不能矣本月二十五日已將所管印信關出在監奏請定奪奉
聖旨還着謝其等欽此欽遵臣卧病看守又復八十

餘日官事內迫病勢日增俛自循省憂悸不遑切念臣本以庸下凡材膺此教化重任課試撥歷之餘詎無下手去處學政未能加循士風不改其舊雖過咎之形暫逭厥罰而尸素之愆實負初心況臣今已見年六十八歲去死不遠衰病至此決無痊痾強健之期雖欲彫篆駑鈍如所謂課試撥歷等事少圖餘辦以效涓埃而精神氣力亦萬萬無及矣伏望
聖恩曲加矜憫將臣仍舊放歸田里另擇學行老成聲望素著者補缺管事不惟臣之不才不致久妨賢路得以少全廉恥之私而國家養士亦得早被樂育

以大狀作成之效為此具本令義男謝來齎捧
奏聞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候
勅旨

再乞致仕疏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鐸謹
奏為懇乞休致事臣於正月二十二日已將前情奏
聞節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節該吏部覆奏又奉
聖旨謝鐸不准休致著用心辦事欽此欽遵臣感激
之餘惶恐無地切念臣扶病管事已及二年目病看

印尋復三月揆之私情固不自安律以公義尤所當
去夫以公義則臣之屢試罔功而因循苟祿豈徒尸
位實亦妨賢不惟下愧諸臣論薦之公抑恐上累
聖明知人之哲俯仰局促寢食不遑於是而不亟去
公義之責安所逃哉以私情則臣之衰病已深精力
難強況復祠墓荒蕪子孫幼弱不惟宗族無強近之
親抑且門戶無綱紀之僕孑然一身進退無據於是
而不亟去私情之迫何能已哉臣非不知
聖恩深重不准休致雖粉身以報亦不敢辭特以二
者交切于中日夕展轉無以自釋雖欲用心辦事以

少圖補報於萬一亦不能矣伏乞
皇上檢照臣前項情詞斷自
宸衷曲加矜憫俾臣早還故山少延殘喘臣雖遠違
闕廷愧乏涓埃之報而未填溝壑敢忘葵藿之誠為
此激切具本再令義男謝來齎捧奏
聞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候
勅旨

清理膳夫題本

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臣謝鐸等謹題為清
理膳夫事臣查得本監見在民僉膳夫八十一名自

宣德三年停止會饌後一向因仍改為顧役分派各
官名下跟隨等用臣切思之決無明文義亦未當故
自到任以來即將名下額例膳夫起蓋朝房一所并
同給貧難監生尚安等二百七十名外而司業周玉
亦將名下膳夫預買前任司業黃[illegible]舊房一所永作
本監公廨緣臣等跟隨自有直堂皂隸其繩愆典簿
二廳亦各有直廳皂隸獨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
饌等官無人跟隨況各官職卑祿薄日用不給合無
皆照舊例人各給與一名其餘膳夫顧役銀兩自弘
治十五年為始本監明立文簿委官收貯在庫以備

各項公用每年年終務要扣算支消存留數目明白
呈堂立案其隨卷照例俟候合餼復行之日仍舊通將
各役供給餼羊使用庶幾古人愛禮存羊之意如此
則義利分明而公私無弊矣緣係清理膳夫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十五年三月初五日本監曾祭酒題禮部右侍
郎謝某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准他該部知道欽此

桃溪淨稿卷之二十八

汝修字說

吾友冬官黃君之子俌冠之日文峰施先生弘本祝
之如三加禮既醮予為字其名曰俌俌之言輔也輔惟
汝修之曰汝修何如文峰曰可冬官曰允為可請說
焉以成人之道責之如溫公所云者予惟命起命之
曰汝修今以始將責汝為人子曰孝惟汝修責汝為
人弟曰悌惟汝修責汝為人臣曰忠惟汝修責汝為
人少者曰恭曰孫惟汝修是惟弗輔以輔于家世德
乃長以輔于邦治以永昌汝修之哉惟邦家之光俌

再拜曰某不敏敢不惟夙夜是圖終惟不棄幸槪其
以所從入以不負於教可乎予曰傳有之蹞步不休
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人之才質
豈若是縣也汝修之哉今以始見善脩然必以自存
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
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乃若區區焉文藝是
工置心榮達曰汝修或未也予固未知所以修而因
亦以自儆有志者則固曰不以人廢言抑亦而父之
意哉其毋忽汝修

秋林說

天地之氣莫清於秋蓋蒸鬱煩酷之餘而沍凝栗烈乘之于其後不燠不寒秋之清猶春之和也清與和天地之中氣然及其至而著於物也則生意退歛林木改色榮者瘁瘁者萎而萎者稅矣其為肅殺之氣如利刀如芒箭森不可禦故先王於是始用行戮以征不義順天時也夫然則天地之氣莫清於秋亦莫憯於秋秋奚取於憯哉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舒則有慘有春則有秋有晝則有夜有陽則有陰消長翕闢之機理固然也君子究觀于此而動靜進退之道得矣故天有四時而其實則夏者春之極極則

為秋冬者秋之極極則為春春而夏也所以生長乎萬物秋而冬也所以收藏乎萬物然不收藏於其終則其生長也亦孰得而始之哉不消則無以為長不翕則無以為闢是故生長也者其靜而動退而進之時乎收藏也者其動而靜進而退之時乎進而靜退而動其易所謂往來屈信以致用崇德之時乎故曰清與和天地之中氣秋之清猶春之和也無錫楊孟賢以秋林自號因考功副郎陳君朝用問其說於予孟賢隱者也隱者之心靜以清其所趣而樂之者將在此而不在彼乎然得吾說而廣之將退修其德以不為無用之隱乎而其所謂秋林者將不徒流連玩弄於景物間乎何獨孟賢而吾與朝用亦將有感於仕止久速之義乎朝用曰然推吾義作秋林說以詒之

羅生惟容字說

吾友明仲羅先生之子鑾年十七將筮日以冠明仲戒賓於余余辭未習以讓于蒙菴林先生先生好古而有禮者眾亦曰惟蒙菴之宜明仲乃夙告于家菴曰無言以咸同惟是若笠弗溢先生其無讓余哉既八月十有六日蒙菴為之賓酌古今用三加之服則改

席以醮冠者而字之曰惟容已乃言曰禮冠為始冠則字之以敬其名重成人也傳曰成人在始與善善莫大於能容鑾字惟容如何明仲曰鑾性近剛剛則妨於容容所以濟也先生真名言哉乃請余繹其義以告余念既讓賓位宜有以相蒙菴者不得以不能辭則從而釋之曰鑾器類器以容受為職曰惟容先生其以器望鑾哉然極器之大而至于萬斛其所受亦有限惟夫江海之量不可以器名其容而受之也合百川眾流亘古今而不見其有餘不足故曰君子不器然則自器以至於不器自有容以至於無所不

容固先生之意哉雖然曾子論任重道遠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毅剛弘容當無有也苟以鑒之性嫌於剛而惟容之從其弊之極必至于同波逐流而後已故曰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剛固未可小也吾獨懼夫鑒之所謂剛者爲猛爲隘爲強戾則不徒濟之必痛絕之不使一或留於身心之間而後可不然其爲害也又豈直不能容而已哉斯理也蓋二先生所嘗究心者余特其餘論耳鑒勉之哉以無負於賓於而父之教不則今日冠禮之舉亦將爲虛文矣況余言也哉余言不足信因取以就正于二先生者而自警焉

作惟容字說以歸之

艾齋說

吾友文選黃君之子汝修既舉于鄉以病弗及預春官之試乃以例將歸自太學臨行告於予曰某無似實亦以科舉之學自累而今所聞知乃今悼前之爲深欲斬然自新以大有所創艾僭自扁其讀書之齋曰艾齋以先生幸賜之教其將奉以終身焉予感然曰嗟乎此予與而父之所痛恨於平生而未之能也而何以爲子告哉蓋天下之懦者莫如予雖於子之所謂艾者時亦有所損動而終未能奮然自力以相從於大人君子之域此予之所甚媿且懼者也而何以爲子告哉抑予[illegible]矣易曰不遠服無祗悔[illegible]非至剛者不能故又曰[illegible]惟[illegible]蓋言人之自言雖傷於[illegible]而亦吉且無咎也然則敗天下之事者莫如懦剛者其治懦之具而艾之機要乎昔周處在州以比蛟虎爲三害慨一旦改行射蛟搏虎而殺之遂卒以忠烈名天下噫彼徒以勇力痛自創艾猶不失爲後世之所鄉慕況一變至道而力以吾儒之學自勵者乎雖然此未易言也程純公徹心之克至于十有二年之久而猶不覺其或發然則艾之云者又烏可以言語求哉如以言則雖如前之所謂易者亦古人之糟魄耳又況予以無實之言加之哉子歸而求之必真知固之所以易純公之所以難不沮不怠勇往力行剛執弗措則子之所謂艾者其庶幾乎趨庭之訓當必有先予者姑以是作艾齋說以俟子於他日而因亦自警焉

續後正統論

其矣春秋之於夷狄立法之嚴也荊楚嘗稱王矣一淪于夷必屢斥之曰人曰子管仲嘗忘君矣一攘夷

夷則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然則聖人之意可識矣焉夷狄寇賊也禽獸也故舜命臯陶以刑蠻夷必與寇賊並孟子稱周公之膺戎狄必與猛獸並固未嘗以人類數也不可以人類數而偃然以中國之君長歸之曰是帝王之正統也可乎不可乎故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抑嘗求之漢矣惠帝崩國統絕呂氏統有天下八年矣未嘗猶有遺嫡如武曌之於周平帝崩國統絕新莽統有天下十有四年矣未嘗猶有分地如曹髦之於魏綱目於此必正色書之不使其紀年統緒少異於彼

孰謂篡臣如莽賊后如呂不可為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為統乎綱目之於春秋師其意而不師其詞綱目之書固春秋意也春秋間有以妾為妻者矣未聞擅有其國如呂雉者聖人亦必謹書之曰歸仲子之賵間有以臣逐君者矣未聞據有其位如賊莽者聖人亦必謹書之曰公在乾侯然則在春秋而有若彼其甚者吾聖人將赦之而不書乎卽是以推使存秦元魏之統有天下不異於元則綱目所以廢之者亦必不異於呂與莽矣故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此綱目之意春秋之法先正君子之所不敢赦而後焉者也若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豈敢成化丙午六月望前二日謹書于方石[illegible]之少欲廬

科舉

周子曰[illegible]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忠而[illegible]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其質之為貴及其[illegible]而不文然[illegible]勝而在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有以迴[illegible]之以不失乎先王[illegible]意矣[illegible]有先王[illegible]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illegible]亡不勝其愛惡之私

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迴斡而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學苟於此而盡心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

之無益於國家甚者曰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曁其得而棄之也頤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謂者曾荃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 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哉陸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甚難矣乎雖然靜言而膚達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又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

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故曰已日乃革無咎鐸不佞敢私暬其說如右以為天下有志告庶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反之於乎獨科舉也哉

叙錄王城先生詩後

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鐸叔父王城先生卒于抗計達于京師鐸南望踊哭既而黃吏部世顯來會哭明日吾鄉大夫士来吊又明日大夫士知先生于鐸于吏部者皆來吊又明日吏部與予謀所以塞哀者不得從故簏得先生諸嘗往來詩四十九篇去年錄自家者九十五篇又二十七篇則東廣鄭君載道所得也總之伯六十九篇為三卷以告于太史氏賓之李先生先生曰悲哉窮也此可以知其人矣獨詩人哉非其詩固莫可與傳者乃遂為之序鐸再拜泣以為質而以徵銘于蒙泉先生岳公公曰不誣其可傳也哉於乎先生之行之材之學辯不得施者餘二十年而其在家庭在鄉黨在朋友在師弟子者可信也詩則一端耳予初錄是詩以藏也謂以命姪離代教益而豈知其至今日而天下大夫士之知先生者止是哉於乎先生所立以不朽者止是哉鐸尚忍讀

先生之詩耶太守叔父先生伯兄皆鐸之所從以受業者也命鐸叙所以錄先生之詩者遂泣而志諸其末先生之詩多不存稿此盖其十一云

題交游別錄後

右交游別錄詩七十四首皆予與黃君世顯所嘗往復於今僉憲林君一中者因錄以贈林君之行世顯既序諸其首復俾予繼其所欲言者於乎予三人者之交踪跡之相忘誼分之相合施之不為恩逆之不為忤近之不為親遠之不為疏日告之不自以為忠日規之不見其為數凡若是者豈可得而盡耶然而

一或相遠雖骨肉至親未有不假言以通意者一中之行遠门人[illegible]日十二錄固自有不容已者而其所以言則固不[illegible]昔柳子厚頌與其友劉夢得易播吕溫韓子[illegible]之以夸詡後世噫是特有感於里巷市井之交[illegible]多哉所貴乎君子之交者道誼素定不為乎[illegible]得之黨以自取禍則其他蓋餘事耳不[illegible]友若田光荊軻者亦何足多哉吾儕[illegible]平無所亦見誠使他日一有愧乎其言則[illegible]亦無所與賴而况吾之所謂詩者哉始予與世緣為布衣之交若儒珍陳君者蓋十人

詩特於一中往復者得在錄然亦散落僅存什一要皆一時漫興之作意之所至不復更易以著其實工拙蓋未暇論也

讀勿齋稿

鄉先正方伯陳公有遺稿曰勿齋稿凡幾卷合五七言絶古律詩若干首序記雜文又若干首公沒之二十有三年予始從公之子憲副君士賢得而讀之其詞直其義明其志遠類非當世區區雕畫為詞章者既又讀公傳見公在盱吉閩蜀之間為良令尹為名御史為賢方伯歷歷如前日非[illegible]益信公非徒能言者於乎世復有斯人哉鐸少時側聞臨海有檢討陳先生者以經學訓諸生往往至顯官獨公清操雅望不愧其師以不負其所學沒之日垣屋蕭然無尺土之增以遺其孫子以至于憲副君卓然名節自奮以能有今日於乎斯其為公而所立有如此者然即此而觀公為令牧民當有諭俗之文為御史諫官當有論諫之文為方伯平寇亂當有檄有露布之文而所存止此則此蓋非公之全稿抑此稿與此傳互見不然將公之為政不在言語文詞間耶鐸生晚不及拜公尚及友公之子竊名世德之末有榮耀焉謹書其

後當有求而得公之心者

讀止菴齋存稿

止菴齋存稿古律詩總若干首吾友職方郎中某曾王父劉公之所作也公在勝國時見四方兵起慨然欲大有為於世常徧游[illegible]蘇吳閩浙之間與諸雄論議不合遂翻然去歸其鄉曰是固不足與有為也未幾倪文俊之黨復從[illegible]郡縣長吏皆望風奔潰公獨結鄉民為義兵扞其黨遂挫殺之賊由是遠去莫敢犯我　太祖高皇帝既平定江南公首率義兵盡藉其鄉之戶凡若干上之越四年辛亥乃更以

欽錄至金陵坐速繫月餘得釋出竟死於客於乎若公者亦可謂一時之人豪矣而上於是惜哉吾嘗求易之比曰原筮元求貞無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由是而觀若范增之於項荀彧之於曹隗囂之於漢竇建之於唐豈所謂不筮而咎後夫而凶者乎迹公始終之為蓋嘗有見於是然而卒不得於命者則又出於恒理所不可知而非其知其才之罪也於乎惜哉若公者亦可謂一時之人豪矣公之孫某歷官御史按察副使聲稱赫然按察之子職方郎中又方以通敏謹重為時聞人而其所嚮用所建立未艾也然則公之所不得於命者其將在茲乎其將在茲乎詩則公至金陵時紀行之作得之嚴伯霖者其末則其子其所志亦且幾百年矣職方君乃發諸故篋而得之筆墨宛然出以示予予讀而歎曰此無恤之簡也君子於此亦足以觀劉氏之子孫矣

題蒙泉岳公遺墨

右書簡與詩若干首內閣修撰知興化府蒙泉岳先生所作以與其甥鄉進士宣府李君士常者也其首二柬則與士常伯兄婚姻往復之詞又其一則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與蒙泉者蓋文莊在宣府時士常

以諸生見文莊奇之遂薦於蒙泉以為之壻既又薦吾賓之太史與士常為姻婭二公志節問學未相上下故其意氣相唯諾而其言之相信有如此者昔晏元獻之壻富鄭公也文正范公實薦之曰必求國士無如富弼由今而觀蒙泉之所得與文莊知人之明不既多乎於乎二公已矣所望以光大于其後者固吾賓之士常之責使天下後世仰而歎曰此元獻文正之鄭公也顧不偉哉又況士君子之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夫二公之清詞美翰世所共識而士常之所寶則固不專在乎此也

題黃文選所藏梅花圖

右梅花推篷圖一卷吾友文選黃君世顯自其先大夫職方公得之孫太守從吉者也公之没於是三十二年矣文選君眷眷寶此至取前人題識之凡有及於是者悉附之題曰清白遺玩蓋比之無恤之簡而不敢忽焉若也予嘗怪東坡寶四菩薩板何以若是其至乃今知子之於親苟其嗜好也雖微亦不敢忽況其有大於是者哉公在職方先後幾十年一時兵政悉所倚重沒之日垣屋蕭然無尺土之增以遺其孫子而獨寶此於殘編敗帙之餘則其所嗜好可知

矣彼有溺情富貴至以一草一木責之子孫而不忍置者曾未幾何而其身已不可保於乎此其於公何如哉太守之畫在宣德正統間與夏太常仲昭齊名四方求者得其一枝半幹不啻拱璧至稱之曰夏竹孫梅然則此卷固亦今世之所謂貴重而不可易得者也

讀僉憲陳公傳

南軒張子有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為難而忠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噫即是而求則世之矯亢古徼幸一得以為名者不可掩矣不然則吉項之諫武后復廬陵王得以自附於仁傑之忠秦檜之諫金人立張邦昌得以自附於叔夜之節是亦奚貴乎其所謂可慕者哉予讀福建按察僉事姑蘇陳公傳蓋所謂庶幾焉不愧於是者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初公為河南參議在永樂初以言坐謫編管幾十年為御史在宣德初又以言坐繫詔獄幾五年在正統初又以言坐論法幾不可測起且仆顛跌頓滅至於三四卒以直道終其身不少變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噫若公者豈今之人哉豈今之人哉

謹題會總亭卷後

右會總亭詩一卷大夫士之所賡和於乎叔父實慶先生以遺鐸者也亭在杜家山孝子隆二府君之墓在焉孝子奉母陳安人以葬是為吾桃溪始基之祖今五世矣初亭之址屬他姓先生之弟王城山人實售得之先生既致政始克與家君終山人之志作茲亭焉昔者先生制為合族之禮非獨施於生者至於封墓兆域亦必掌之家人墓大夫之官使各以其昭穆族葬之故當時之民皆知尊祖之為孝雖欲不敬其宗以睦其族亦不可得已此制既廢於是賢士大

其所係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為先生論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與天下載之下即由斯文之存得從而知之又得從而傳之耶且在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將先生之文皆非徒為先生計也為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蓋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吾小子所得而賞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於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

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為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　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併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為別錄云

題逸老堂詩卷後

逸老堂詩若干首鐸得之大夫士以壽叔父寶慶先生者於是先生年方六十而寶慶之歸已六七年矣初先生之佐寶慶也[illegible]欲以吏治擴儒術以一郡始天下之治凡所興革張弛數十事條列以請于上者千數百言不二年民大悅而先生意有所不合乃乞補教職不得明年遂乞致仕亦不得又明年入覲　京師以疾辭亦不克得卒乃以考績中道移疾而歸於是　旌擢之令方下而先生之去不可留矣夫有所不可而亡去尚粗知內外之分者皆能之惟請之至再三以至于必去非真有見若先生者不能也抑古之仕者引年以去上之人所以尊顯其身而慰悅其心者蓋無不至然猶以必去之為難況乎未老而去而又無所藉乎其人者則其難又可知矣惟

其無所藉而必於去故能隨地而安以盡力於吾心之所能凡其修之家達之鄉黨以為教化風俗之助若先生者如此其盛也或者矯一去以為名不幸而無所藉則將終日戚戚之不暇尚足與論於此哉斯理也鐸學於先生蓋三十年而猶未之能信誦諸之詩而有感焉因謹廁其語於末

書赤城論諫錄後

鐸既輯吾台先正諸君子言行為尊鄉錄又輯其文與詩為別錄既又謂其繁而猶或莫之備也乃與文選黃君某取其文之有關治道者為論諫錄蓋古之

君子修德立言得以攄發所蘊以告于其君以成其功業於天下者莫先於此皐陶之謨伊周之訓皆是物也三代以降不獨君鮮以此望其臣而臣之所以告其君者亦罕乎是故漢唐上下數百載間卓然自立若董仲舒賈誼陸贄者僅僅可數惟有宋諸賢一時論諫之風號為極盛以至於我 國初猶有存者觀之吾台一郡而天下可知矣然或者於諸君子猶有不盡用之歎夫誼之言不用於文帝而行於武宣之後贄之言不用於德宗之世乃有舉以告其君者然則諸君子之言又烏知其不用於今日哉噫予

小子則何敢知此固諸君子惓惓不盡之忠有待於天下後世者也是錄凡在宋者十人在我 朝者六人為文六十六首總之為十卷其出處之槩具見於右讀者庶得因言以考闕有得其行而不得其文若吳康肅公葉信公者則亦存其人以俟錄既成乃從僉憲林君某鋟梓于閩以與天下之士共焉

書赤城詩集後

赤城詩集六卷凡為詩三伯五十九首皆吾台先正諸君子所作也諸君子言行之大者鐸既著之為尊鄉錄又取其文之關涉治道者為論諫錄文選黃君某又以是為不可闕也於是而是集成焉昔者先王之世列國各以其詩隸之樂官以備觀省以風化天下而因以為教後世之詩體既屢變用亦不同獨其所謂考俗尚知政治者尚可得而推是集起宋季歷元以至于我 國初如久勞而息如久病而蘇如窮陰沍寒而繼以陽春如驚風駭浪而躋于平陸治不忘亂樂不勝憂故作者往往憤激悲壯多關時病俗之意而其要率皆歸之倫紀名教讀之可使人感發而興起也然則吾台一郡之俗尚與其所繫以為政治者亦豈不略可見哉初是集之成僉憲副其李太

守其嘗鋟梓廣東矣僉憲林君病其字之訛而傳之未遠也乃重為校正下建陽書坊刻之以益廣二君之志若夫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予也又不能不以吾邦之文獻而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因識其末以俟

書魏鶴山遺墨

觀鶴山先生此帖具見賢者立朝之節憂世之誠處身之智而宋之國事至此亦可慨矣然其言雖不用而不諱於諫莫之傳位雖不安而不妨於祠祿之請於是又見宋雖季世而猶不失待士之厚是以三伯

年間人材之盛以至于是而猶有若先生者誠非偶得也識者謂士不幸而不生於三代則生於宋於乎其固然哉先生故蜀人賜第在吳且葬焉故蘇人多得先生遺墨此帖翰林修譔吳君原博所藏君博學好古將有慕於歐公之爲者其所得殆不止此夫以一書畫器物之工猶爲世所寶愛況大儒君子之手澤而有關於出處興廢之義者乎此固吳君之意而吾徒之相與歎且慕焉者也

題陸放翁詩草

放翁詩本曾茶山茶山出韓子蒼故南渡以來稱詩

家宗派一時騷人墨客若楊誠齋姜白石戴石屏輩皆亟相推重所謂敷腴俊逸若此篇者亦略可見然翁嘗爲秦檜所忌疾則其人蓋又不特詩也雖然脫節之料卒不能出考亭之權度至是雖復自歎亦且無及矣於乎翁固詩人也哉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

題余國元重輯八行先生世錄遺像卷

二徐先生道德文學朱夫子實景仰而表章之且列史傳爲吾邦人物首稱固不待國元之所傳述而後顯而亦奚待夫人人之多言哉獨嚮往之心在吾後人不敢後而國元不忘其親之心亦君子之所樂與者然則斯卷也亦烏得而無謂哉抑嘗聞吾邑人凡以徐姓顯者類稱先生孫子而國元爲先生至親乃謂先生無後噫彼蓋未有以見夫此之爲愧也然則斯卷之存也亦烏得而無謂哉

書王尚德奏稿

於乎此吾友秋官主事王君尚德之遺草也尚德以秋官丁外艱起復在天曹居閒閱天下事有激于心者遂草此疏將上而病作既乃改武選主事竟不克拜　命而賫志以沒於乎惜哉當是時天下國家事可言者蓋不止是尚德非其職方次第言之不已雖其志不克就然亦足以愧夫人人之居其職者於乎尚德已矣其平生所建立止是哉昔人以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奇由是而觀世之庸材懦夫[illegible]名以壽考終者何限而豪傑之士

恒制於命不克少就其志乃若是亦可悲矣乎予曰若夫成功則天也故善論人者不于其功于其志則其人之賢不肖較然矣然則予之於尚德也亦何必悲其功之不克就也哉尚德瀕死以此草屬林君一中一中悲其志嘗語予將為尚德上之未幾以刑部出補福州通判遂不果今年夏尚德之子瓚乃以示予蓋尚德之沒於是已十有六年矣歎斯人之不可復作而有志於斯世者之不易見遂題其後以歸諸瓚且以慰吾尚德於不死云

跋秋厓集

昔人絕絃於不知音君子以為陋近世至有取平生所作詩焚之以謝知己者其為隘抑又甚矣秋厓不以予為不類盡出諸傑作以視且將侈其傳於人人蓋其心不敢以其隘且陋者自褻而行與天下共之或者謂秋厓亟其圖於不朽噫夫豈深知秋厓者哉夫豈深知秋厓者哉

題陳堅南贈行卷

韓愈氏曰昔之聖有其首若牛者其形若蛇者其喙若鳥者彼皆貌以而心不同焉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而心則獸夫貌之非是猶不可以既其心况迹也耶予友陳君尚絅故業儒自其祖懷玄先生至其先君子蓋數世矣至若始益大肆力於儒乃始再困而入於吏跡雖吏而心則儒也於乎彼儒其衣冠者亦安知其不為平脅曼膚美而狠者耶予與君為知己友幾二十年察其心跡舊矣今予且病空谷足音於君之行尤不能無感焉者陽關三歎之餘遂復書此以為君別且以告夫人之欲知君者若曰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則吾豈敢則吾豈敢

題竹贈葉太守

竹於君子比德焉故謂之此君而君子人恒愛之仙居林世盛因以其所畫竹獻吾郡太守葉公公命世盛屬予題予曰嘻公之德吾知之矣昔文與可為揚州太守蘇子由賦墨竹以遺之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取之於乎子由之遺與可豈徒竹巳哉衆理之所髖髀斧斤規矩糟粕甘苦疾徐以是而推之天下之政將無不可者况郡太守哉公之德吾知之矣抑予嘗次吾太守叔父題竹詩贈公曰竹自留谷裡春無限笑殺揚州跨鶴來任是清貧饞不識箯籠休誤漢川霜噫公於是且

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哉公於是過與可矣予於公同年友也友有知[illegible]道焉固不敢以衛人之頌武公者頌公然而於郡民之情則亦有不能已焉者公以為何如哉

續真西山讀書記乙集引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甲乙丙丁凡四集其乙集專記歷代相業自虞夏迄于漢唐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其是非優劣上下數千載間治亂之機具在而公經世之心亦畧可見矣公生宋季卒不克大用以盡酧其志故載之空言有如此者鐸嘗讀其書

悲其志間取宋一代相業有合於公之所考評者纂其一二以附漢唐之後蓋將明公未盡之志有待於後世者庶其在此非敢有所附竊以僭踰於其間也嗟夫公承濂洛關閩諸先生之緒諸先生且未嘗一日得公之位以試其所謂相業者於公何憾哉於後世亦何憾哉

書莞山陳氏宗譜後

右莞山陳氏譜吾友儒珍君之所序次以視其族人孫子俾不忘其本以及於無窮者也君嘗屬予姊父太守先生為之序既成復謂予不可無一言以終之

嗟夫譜之道大矣所以上昭祖宗之德澤下示孫子以法度者皆於此乎在蓋古之善為天下國家者必有德澤以積累於其先而又有法度以防範於其後故雖一人之家亦未嘗不可與天地同其悠久況天下哉君之聚族蓋三百年于茲矣至若始為譜以聯之此其延引至今而不可替者殆必有其道而非苟焉者獨譜也哉雖然祖宗之德澤不可恃可恃則朱均無不肖矣祖宗之法度不可廢可廢則幽厲不危亡矣蓋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雖與之天下且不可保況於其家也哉君友予幾

四十年予與今亞卿黃君世顯故僉憲林君一中暨吾叔父王城山人皆所敬畏而不敢後者也其持己處家之大方具見於序者不復道道吾之所聞者以為其族人孫子告君之弟儒敷寔佐君以有成蓋陳氏之賢者也不識亦以予言為然否

書東陽陳平仲復義莊卷後

天下事創始固難守成尤難不幸而放失廢弛焉於是而興復之振起之則又甚難而不易也吾觀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之於啓於成康於文景益較然矣大小一理也吾於平仲復義莊之事有感焉噫此固

輓王安石所以得罪於千萬世之下而卒莫之赦也吾於平仲復義莊之事有感焉大小一理也於乎有志於天下者其尚監之哉

跋虞邵菴書曾南豐祠堂記

南豐先生曾公文章在宋稱四大家今觀虞邵菴作公祠記稱公孝友至有義田之舉而作郡之政又往往載諸史冊有不可誣者則公之所謂文章其亦異乎後世之文章矣昔人有謂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信然哉此卷今吳庶子原博先生所藏蓋危太樸家物也噫太樸不能不有愧於二公顧以

歸之原博其亦有由然哉

讀懷麓堂稿

古之人所以不朽於天地間者豈偶然哉蓋其得之天者深盡乎人者至斯其所造者極而足以屹然自立於不朽之地也不然雖欲暴暴於一世且不可况能不朽於千百世也哉是故河漢之源遠矣非疏導之功至不足以濟舟楫松柏之材美矣非培植之功至不足以柱廟堂況乎立涸之行潦望秋之蒲柳雖有所謂疏導培植之功亦將焉所施而亦焉所用哉古之人所謂不朽者言以德立而其功與天地並孔孟而下若周程張朱數君子不可尚已其次焉者則漢之司馬遷唐之韓昌黎宋之歐陽氏蘇曾氏以至于我 國初若劉中丞宋承旨方正學諸公亦皆後先相望足以自立於不朽之地要其得之天而盡乎人者類非淺近所可窺所謂代不數人者蓋已斷斷乎不誣而天之意亦可識矣於乎若吾友西涯李先生者固其人哉先生靈識異稟得之天者既若是其深而好古問學盡乎人者又若是其至於是出其緒餘發而為文則根據六籍氾濫百家隨所欲言無不如意一時學者翕然宗之先生方且自視欿然雖與人

無競而其中則固有不可奪者故獨立之懷終不能勝同俗之悅此其功雖未能徧於天下而其德之所具亦已可見矣若乃雕蟲末技諧世取寵而曰此立言之文是猶以小廉曲謹深其名而謂之德以詐力私知幸其成而謂之功顧亦侈然自附於不朽之地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於乎獨先生也哉

題蘇公九十慶壽詩後

事有不出於古而出於後世之不得不為者雖勢也亦理之所在也執之至而理在焉亦烏得而止之哉壽之在後世不得不慶猶之善行不得不旌也古者

豈極陞遷道化大同比屋可封雖欲旌之孰從而旌
之人皆尚考雖欲慶之孰從而慶之蓋善與名皆生
於不足不足於善則善爲可名可名則取而旌之也
亦宜矣不足於壽則壽爲可喜可喜則舉而慶之也
亦豈過哉然則亦烏得而止之哉故史遷稱漢文時
六七十翁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蓋自春秋
之戰爭戰國之分裂以極于秦坑焚之禍雖雞犬
草木亦或不得其生安有所謂壽考康寧者宜遷之
驚見而深喜之也於乎若彼者猶以極盛而深喜之
況夫駸駸上古有如今之蘇公者亦烏得而不慶之

哉吾用是又以見我 國家太平全盛之極生養休
息之久故其渾厚淳固之氣鍾而爲耆年盛福有如
是者雖旌爲人瑞可也亦烏得而不慶之哉公之子
兵部主事章今爲松江同知知公之子者若體齋傅
太常諸公皆爲詩以慶學士西涯李先生既序之矣
予不敢後因推公之所以壽與壽詩之所以不可不慶
者以歸之若夫公之平生與同知君之賢則諸作與
序詩者備之矣玆不贅

讀使澍贈篇

弘治改元冬官主事林君居膺以倒使澍將有事于
竹木之輸一時名士若林秋官待用諸君子皆贈君
以詩左方伯時翊題其卷曰使澍贈篇予得而觀之
大抵皆道君初政獻納之忠鮮有及使事者於乎是
豈特舉其大者精者而其粗者小者顧不足道耶無
精粗無小大合內外本末而一之者君子之學也若
乃高談行餘而實用不足則世之君子正小人所指
以爲腐者而可乎故君子爲己之學雖錢穀甲兵皆
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不然則固無以體其
全而究其極其流之弊將必有爲坐忘爲頑俟而吾
儒有用之學爲虛言矣故君之使澍出其緒餘往往

用心會計出納之間下不得而欺上不得而私稱者
之言殆亦庶乎其小試矣而議者猶斷斷不已況其
他哉予故及其細而畧其大將以求免夫顧子敦之
疑若君之所謂問學所謂氣節則諸君之詩所以詠
歌而贊美之者至矣予奚容以贅

書六嬉圖後

右六嬉圖辭予同年江西參政盱眙陳君德修之所
作也君初爲金華守意有所不樂將歸隱故山因作
此以寄興噫若君者所謂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乎
彼登壟乞墦溺焉而不知止者固不足道世有以隱

書赤城新志後

右赤城新志二十三卷實繼舊志而作故所紀
載皆斷自嘉定定十六年始惟圖譜表三卷則廣采
舊志以總要所在而不容以年斷也補遺考異二卷
亦因此志以作而間及於今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
無慮百數十卷諸家文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
而其勢未已推崇山積裒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
乃命布衣余秋崖弘總尚遊郡紀檢閱參校以相其
後遂開局於方岳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焉

副在書院而正本則上之府於是太守公又方并取
舊志鏤刻模印相與並傳於乎吾台千數百年之文
獻於是乎不至於無徵矣宋有青社齊公今有海陵
陳公誠所謂莫為之前雖美之後者矣其有功於吾
台也不亦大哉獨恨予詞寡劣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將復為文獻之累此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
耳

書赤城志後

成化乙未予始得是志于秘閣中亟手錄以出於是
故亞卿林公鶚黃公孔昭皆從予來而翻錄之蓋是
志作於宋嘉定中至是幾三百年其藏之民間者已
鮮克見念欲因此閣本特存其舊以廣其傳未能也
去年秋太守陳公相以郡志屬予重修因訪得東門
周氏本未幾拙訥葉先生之孫定中亦以其家所藏
者來告蓋皆嘉定刻本也嘉定後不十年又有所謂
續志三志者續志雖存而其所載無大關涉三志則
并其本而亡之故今秖取閣本參二家而較之大抵
二家者行款雖無甚異而視閣本則又有不同矣蓋
其時所刊者各自有此三本因得彼此互訂以從其
是太守公遂取而重刻之與新志並行於是一郡之

因革顛末皆可考而見也噫公於吾台之文獻其用
心不亦勤矣哉

書赤城集後

是集亦成化乙未中錄之秘閣者也集之所載碑銘
序記等雖不必盡出於台之人而實有關於台之事
是故足以備志之缺遺而不可無者第其間所載寺
觀仙釋事頗詳而舊志則已具矣是用刊之與舊志
並行庶讀者得以參考互見而不覺其繁且複也集
舊凡二十卷今更為□卷

右緦山游詠圖追惟先叔父太守先生之意而作也緦山在方嵒之側方嵒實自天台雁蕩而來所謂台雁東南第一山委靈輸秀至是而極者也山有會緦菴有方嵒書院有望海仰高采藻諸亭成化中先生蒙　恩休致敬所陳公儒珍筠心鄭公端朝實相與游詠於此而秋崖余公存敬亦嘗往來其間繹時方謝病家居嘗亦復從杖履之後弘治改元繹以史事赴　召既而歸自南雍而先生與諸公尚皆無恙於是先生益相與樂之春風秋月蓋無往而不寄興於此亦無往而不與諸公同也一日先生論之謂公將

託之圖以爲子孫世講之資未幾而先生沒矣先生既沒而筠心繼之予與敬所毋一念此未嘗不悵然于懷而深以爲恨今年秋臨海章君機以圖志事適在予所而敬所秋崖適至因請追作此圖而懸懸汝修項進士德樹亦從先適至二公皆以盛年壯志相繼乞休謝病以歸益有慕乎先生諸公之風者因併圖之昔曾南豐敘歐陽公遊嘗言今同遊之賓客未知公之難遇後千百年有慕公之爲人覽公之遺跡思欲見之而不可得者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噫若繹者往來歷秩視先生已邈不可親今視茲圖恍先生已永不可作亦豈待千百年之久而後有不可得之歎哉特未知諸公之於先生亦果以爲難遇不也雖然向非海岳是清氏物懇乎吾徒雖欲占一丘一壑以遊詠於青山白雲之下其將能乎然則予之得遇諸公諸公之得遇先生以相與遊詠於此者果誰之賜哉是又不可以不知也圖之首策杖而前者爲先生其次爲敬所其次爲筠心其次則繹又其次則秋崖先生敬所與繹皆深衣筠心秋崖則道服縣縣進士又皆今之冠服蓋以其年未至將有非茲山所得而容者也合簪琴挾冊行廚三青衣與嬉遊二

童子凡十有二人圖之前有以書法寫晷著寔未[illegible]黃大理縕和所作亦緦山圖也

尊鄉錄詳節引

詳節節是錄之所未節者視節要而詳之蓋以是錄過於繁而節要失之略故不得已而復爲是非必別有所區別而復出之也昔溫公既爲通鑑而自病其繁因撮取精要之語以爲目錄既又病其太簡乃復爲舉要曆以適厥中意嚴爾紀錄豈敢妄窺大賢之述作惟夫較多益寡詳取而慎節之在是錄固有所不可得而已者亦豈得而已之哉舊錄凡四十一卷

節要止四卷今別為十曰儒林曰文苑曰宦業曰科名曰孝友曰節義曰隱逸曰貞淑曰僑寓曰官守各以其類為卷卷各具書其名而不諱者本赤城志亦史法當然也

書尊鄉録詳節後

昔人有言作史於史氏自昔難之蓋考之難則其傳述也自人各於人詳矣吾台人仕自史傳外舍赤城志無所與考志嘗作於宋嘉定間貫宦陳公公所志者自漢以迄五季上下幾千數百年仕者止十人隱者止七人至宋南渡乃始得而詳焉於其亦難矣

自嘉定以至于我　國初僅二百年遜志方先生幾欲蒐輯嘗恐以来遺事為先達傳已不可易得又況去先生百數十年之後乃欲詳考而備録之是不亦甚難矣哉雖然畏其難而一切置之則後之千數百年将益難於考而卒歸於無傳矣奚可哉鐸為是懼二十年前輙愚不自量妄加采掇以為是録姑藏之篋笥以備檢閱以致吾仰止之私而已非敢以示諸人人也弘治改元王刑部存敬出守興化念吾台文獻之缺謂是録所存實大義所繫非可得而私者乃不得已節其要為四卷俾刻之今年春偶與興化所刻者視舊録殆不能十之一乃復詳節為十卷求成適吾友故亞卿黃公世顯之季父彥良君以延平司訓来別予将之官因取而視之欣然曰吾延平去建寧不一日建寧書坊所在吾請得而任之以益廣興化之志可乎既抵任亟以書来趣予且曰劉通守大本聞之有恥獨為君子之語而以樂成之予識二君素愿慤好義樂者又大舉以餞之或者吾台之人將於是得有所興起而勉起焉固亦聞師黨正萬一之助而二君與興化君之功其亦不可誣也哉

讀畏齋存稿

秋官亞卿畏齋林公既沒之二十有二年其嗣子太學生徽始克収拾公之遺稿得詩若文凡三十四首蓋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也公博學好古聚書幾萬卷與人言往往舉以成誦其發而為詩文者殆不止此況公為柱史為牧守為憲府為方岳而終以秋卿之佐後先歷官幾三十年所謂論諫諭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謨皆公所宜有也而此一不之見寔公之沒生方在髫齔故散落至此抑公之克舉其官敗歷中外将不在言語文字間耶雖然日月之明容光可見

大海嘗鹹一勺而已亦何以多為哉生善實之後有識者亦足以見公之平生矣稿之首先之以　誥勅諭祭之文而其末則以贈處碑銘諸作繫焉以見公之上結　主知下收士論有如此者於乎其善實之後有識者亦足以見公之平生矣

右聯句録題名後

右題名一如舊錄以得詩先後為序惟稱謂則易以官而各以其仕之所終為據其未終者則據今之所歷而補之在吾鄉者則遜而居后吾叔父則又遜而居后而詩之所錄則一以歲月而不敢以先後亂也

為詩凡二百二十一首總之為七卷首三卷今閣老西涯李先生諸公與予在官時作次二卷予謝病時從叔父宮詹公與吾鄉大夫士所作末二卷則予以史事再起西涯倡之而予和焉者也凡予所同作與為予而作者後先無慮三四十人自成化乙酉以迄于今僅三十有四年而零落無幾雖其存者亦各天一方邈不可即衰病之餘獨居無事每一閱之未嘗不悵然于中蓋骨肉之情交游之誼契闊之懷存歿之念大畧皆於是乎在俛仰疇昔杳焉如夢如之何其不悵然而感也耶因具錄之將以諗之西涯諸公而吾台郡守陳公篤好斯文以為是固韓孟之後所僅見者不可不與後世共之以見我　朝今日詩道之中興乃命金生某亟請以鋟諸梓予不敢以予一人之不類上累諸公以沮郡守公之善意因念首三卷雖王丹徒公濟舊有刻本而間亦有不同者遂并舉以屬之若乃聯句之義則西涯之序備矣予不容以贅

讀杜詩註解

杜詩註至千家則世之有慕於杜而為之者不為不衆矣然卒未聞有能盡得其平生之心者於乎作者

之心曷嘗不有待於後世大之道不得行則因之以示教法其次焉者志不克售亦託之以俟知己故三百篇之刪必待晦翁之傳而後溫柔敦厚之教明離騷之賦亦必待晦翁之註而後忘身殉國之志白然則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求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不亦甚難矣乎叔父太守先生既休致之十有八年猶好學不倦經史之餘因取杜詩七言長古若干首妄為箋註以發其平生未盡之心而曰杜子非詩人也與化守王君存敬見而悅之馳書謂予將鋟梓以傳於乎先生固杜子之知己若王君者不亦先生之知

已也哉予不能詩敢書于後以俟世之知杜子與先生之心者

讀行禮或問

禮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節文人道以之綱紀德以之齊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禮以約之乃可弗畔於道禮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然欲禮之約而不先於博文則講之不素習之不熟而其行之也必不能以無失況乎事物之變故無窮而天下之義理相與無窮苟非預有以處之則纖悉委曲之際其何以使之合宜應節而無遺

也哉此曾子所以有問禮之篇而天下後世之所共賴以為折衷者也叔父太守先生博學好古而深於禮方其在寶慶也已嘗撮取冠婚喪祭四禮大要施之民間相與講明而行之矣未幾乞身以歸則以其施之民者行之於家而加詳焉既又懼夫人人之不能無惑也乃取經傳子史之有關是禮者旁考博采訂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以心思之所防慮條分例釋別為或問以附四禮之後而是編作焉噫禮之廢也久矣後世雖好古之士猶或病其難行況夫窮鄉下邑無師友之傳無家庭之習則是編之行也亦豈少

補也哉

題松塢卷後

右松塢卷序記詩賦贊若干首作者凡若干人遡自今歷正統己未凡五更元朔幾六十年矣誦而讀之以想見其人若章恭毅之風節劉文安之問學李考功之靜退皆歷歷如前日事是固斯卷之所恃以重者乎抑予聞松塢公每讀史至奸臣賊子處必掩卷唾罵乃已於乎九原可作又豈知公無於此而掩卷者乎予生晚不及識公尚幸友公之孫故冬官侍郎世顯因識公之季子今縣學生彥良彥良嘗出卷示

予因題而歸之觀者尚論其世無徒曰黃氏子孫文獻之美觀也哉

讀抑齋存稿

於乎此吾友抑齋故福建按察僉事林君一中之所作也一中以名進士自秋官員外郎出為按察僉事後先幾二十年所職皆刑獄所務皆法律參覈訊鞫之餘而優游文墨乃爾不亦甚難矣乎荀卿有言藝之至者不兩能倕工於弓而不能射仲工於車而不能御故吏未必能儒則人以為俗儒未必能吏則人以為腐若吾一中得非以儒飾吏而兩能者乎予無

似守以偽名觀此不特為吾一中愧有愧於今之吏
亦多矣一中在官治行故友黃亞卿世顯已取而表
之墓此其嗣子保昌之所輯錄詩歌雜文凡若干首
蓋散逸而幸存者於乎行業文章前之人所恃以不
朽者一中蓋兼有之一中於是乎不死矣保昌其尚
益寶之哉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二

伊洛遺音引

予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與博茫無涯涘因取其
詩日讀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七首萃而錄之曰伊
洛遺音或疑詩人有志者所不屑處矧伊洛之道顧
於此而求之不亦左乎是不然虞廷之賡歌周室之
雅頌古之所謂大聖大賢者詩固在所不廢伊洛之
學亦豈外是以為道哉獨怪世之冒伊洛以為名者
其發而為詩不曰太極則曰陰陽不曰乾坤則曰道
德不曰鳶飛魚躍則曰雲影天光往往以號於人曰
此道學之詩也是詩一出遂使詩家者流指為口實
以吾儒為不識詩有若顏子敦者乃欲與伊川讀通
典十年噫不亦重可笑哉昔者趙括徒能讀父書而
一將輒敗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
道學為詩者固不足為知詩而以吾儒為不識詩者
又豈知詩之所以為詩哉予生也晚固未知伊洛之
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錄所見以俟今
年秋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乃以書來索予詩予
詩豈足以示人而況吾良玉哉因取是編以應或
者良玉刊之郡齋與淵源錄並行以竊自附於三先

先[illegible][illegible]與之義則亦豈非欲知伊洛之學者所願聞哉

讀復菴存稿

臺嘗續編赤城詩集溯自宋樂以迄于今亡慮五六十人而其卓然可傳者則又不過數人而已若復菴先生應公蓋其一也於乎詩之傳其亦甚難矣哉先生之詩澹雅深粹類其爲人其視世之盤猾麗硬務爲奇崛頹墮潰爛而漫無精采者大不侔矣此稿實先生之子紀教諭君所編合古律絶句凡若干首予少時嘗聞先生牧牛詞東湖紀興諸作往往膾炙

人口而今皆不復見豈世之所謂大好者乃先生之所大不得意耶不然先生自入仕以至歸老後先幾四五十年其感時觸物發而爲詩者何限而何其存什一於千百若是其寥寥也先生詩學遠有端緒族祖梅磵詩嘗爲虞部菴諸公所稱賞季父溪陶翁則又求嘉黃文簡公之所推重者也先生雖蚤有譽於詩及其再薦而起未老而休靜退之操蓋尤有先民長者之遺風焉然則先生之所可傳者又獨以其詩也哉教諭君世篤家學而益思所以光大於其後庶氏詩書之澤君子於是乎知其不可沮矣通守袁公政治之暇乃猶旁訪先生之詩將刻之以傳亦有見於此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先生名律字志和復菴其別號也世爲台之黃巖人正統中以經明行修起家爲台州府學訓導累官番易教諭致仕以歸幾二十年年八十有四而卒今祀鄉賢祠

書總山集後

初是集之成也先叔父太守先生輙圖鋟梓以台乏良工不得已託之興化守王君存敬存敬諾之未果也越三年卒于官乃從其家索之得原稿以歸又一年適故人文公宗儒來守溫邀予爲雁山之遊間語

及之宗儒慨然曰此非一家所得而私將天下之人快覩而效慕之者也吾其終存敬之志可乎予重違其意遂舉以屬之功未及半而宗儒亦卒予因歎夫因人成事之難而兹山所遺之不幸往往有若是者則亦既已矣而宗儒之僚友通守黎君發臣宋嘉令汪君進之相與謀曰蓬伯玉恥獨爲君子吾儕其可爲文公愧乎乃請爲畢功二君亦嘗以斯文從宋於予者因與平陽丞楊君元矩扶成之嗟夫天下事創始固難而終之爲尤難此軍法之嘶後必得其人而克成厥終者所以有無窮之間也夫以一集之鋟梓

若無其難若然猶後先幾十年歷二太守卒賴諸君之力以底于成則天下之事其可以易而視之哉惟夫不敢視以為易則凡所以維持而保守之者必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天下之事其庶幾矣予於是重有感焉因書以志諸末簡以無忘諸君之功俾吾謝氏之子孫益知所重而寶藏之庶茲集與茲山其相與無窮哉

桃溪樵稿編年譜小引

編年譜諸吾樵稿之所存者以見歲月之先後歲月有先後則世故有變更世故有變更則心之所感者

不能以不異感於心而發於言則凡天下之憂樂一身之休戚皆於是乎見焉故上自天道下至人事而皆以吾稿之目錄繫之於乎吾無似雖時有所感而亦不良於言安敢望其成文有章以庶幾作者之域然猶不忍柔棄而錄之者特以志吾履歷之歲月以見遭逢之幸俾吾子若孫百世之下有所徵而不敢忘焉耳若曰敝帚千金則吾之所曠缺尤有大於是者且不足以供古人之一笑吾豈敢哉吾豈敢哉

弘治八年乙卯春三月二十六日緦山病叟自志于貞則堂之少歇處

讀孔子通紀

孔子通紀凡九卷前紀二卷推原其道統世裔之正正紀三卷叙述其出處言行之詳後紀四卷先之以歷代褒封祀典次則及其及門弟子與夫後世從祀之賢而終則以其宗子世襲者附焉上自六經下及子史泛觀博取參互考訂凡有關於孔子者悉載入之其用心亦勤矣或者乃謂孔子之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不惟群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雖以顏子之賢猶以仰鑽瞻忽為歎況後世乎殊不知天地雖無不覆載也而法象度數亦必待

仰觀俯察而後見日月雖無不照臨也而盈虧餘閏亦必待推步考驗而後知況尚友之道必論其世奈何欲為孔子之徒願學其道而未能者不於此而求將奚從哉此秋官主事潘君孔修通紀之所為作也雖然生乎千數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數百載之上誠亦難矣況孔子之道若是其盛而欲擬諸其形容以究觀其平生之心跡不亦甚難矣乎是固未易以言盡也孔修博古好學多所著述予又嘗見其所輯顏子蓋亦通紀之類云

題張涿州墓誌銘後

公之卒於是幾四十年池陽守葉公之銘公墓亦既三十年矣公諸子皆先公卒公之墓猶未有刻石至是公之季子尺始圖刻之而以来告於予予曰葉公之銘至矣抑予聞之公蓋翰林修譔靜學王先生門下士也先生在永樂初以高風大節驚動一世與遜志方公爲相伯仲至今聞其風者猶頑廉懦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故公之在涿也奏免廢税之征民至今懷其遺惠乃卽歸槖之贈民至今呼爲乾張公之去涿也年未七十則慨然勇於必退家徒四壁則怡然不以爲憂其於取予進退之不苟有如此者於乎

自取予以至進退以極于生死之大士之所以立身天地間者惟此三事公既有見於先生生死之大節而肯苟焉以自處於取予進退之間者哉宜公之所立有如此者俾并書之俾公之子刻之以補墓銘之缺以示吾台之士有罔利毒民以忘君者

讀大學衍義補

眞西山大學衍義序既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四者之要而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今衍義補謂其尚遺治平二條而曰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噫善固善矣如重復何如曰謹理欲之分卽吾道異端王伯之辨衍義所謂明道術者如曰防奸萌炳治亂卽奸雄竊國儉邪罔上衍義所謂辨人材者也如曰正綱紀正百官是又不過衍義所謂天理人倫觀人知人之事其曰固邦本則衍義所謂察民情者足以該之矣其曰崇教化愼刑憲則衍義所謂審治體者足以該之矣若乃其所自著之目則秩祭祀固明禮樂之類馭夷狄又豈非嚴武備之類歟凡若此者蓋皆欲逞其博故於義太衍而自不知其贅以至於此雖然以此上獻　九重頗便檢閱於治道亦未必無益固亦類書之精者但不合攙

入大學條目中視西山衍義則不免屋下架屋耳

讀陳氏宗譜纂錄

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故君子之有志天下者必自其家始未有不先其難而能於其易者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旣不克以其學行之天下乃退而修諸譜以整齊其家而思有以齊之因纂錄近代鄭氏家規袁氏世範以爲之準或疑齊家之道取諸孔孟之訓足矣而何以旁搜哉噫敬所學孔孟之學者夫豈不知所重輕而顧以此爲急惟夫時之相近則慕之者切而其成而能之也必易故曰假器莫便於比鄰取

法莫宜於近代此南人之言孺子之歌皆孔孟之所不棄也予無似深有愧於家之難故終不敢持未成之學以試諸天下因讀敘所所纂錄而重有感焉遂書之以志吾愧

題伊洛淵源續錄後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曰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統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遍大江之南而台與婺為特盛婺之學寔始於何文定公基得之黃文肅公幹幹則得於文公者也文定公一傳而為王文憲公柏再傳而為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為

許白雲謙台之學寔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範與其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皆親登文公之門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為丞相清獻公範再傳而為玉峯車公若水玉峯則又締交於文憲王公而許雲黃公超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間者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子間者亦可知矣今是錄於婺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輒列清獻玉峯諸公者蓋亦自附於多聞之缺而慎言之耳是錄之成蓋父惟戚之黌所備檢閱以致吾景仰之私而

已所未嘗收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太守汪君良玉甚衆諸子以尊鄉錄之刊若獨有私於上興化行敵者乃不倘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古學今其所守正臨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無如昔賢之辨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書祭禮儀註後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綱紀人道之始終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然冠婚喪三禮或越世而年皆因事而舉非若祭禮月必有薦時必有事而三者之禮亦必待是而後行此先生之儀註所

以必先於此以見其尤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先生所著有行禮或問常編舉三禮而家禮撮要亦併及之書行于實變舊沿此蓋詳示一家之子弟俾講習焉以免於臨事之失云耳文公有言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於乎後之有事於斯禮者其尚因先生之儀註以求盡夫文公之所謂誠敬者哉

書逸老堂淨稿後

右逸老堂淨稿十有九卷五七言古律詩絕句聯句凡三百八十首襍文八十四首皆叔父逸老先生所

仁先生在成化時輙以能詩名所作有覆瓿稿賢入
[illegible]在南都與凡往來于家而作者謂之金陵稿在寶
慶與凡述職考績而作者謂之邵陵稿晚年致仕而
作者則又謂之歸田稿然覆瓿稿不幸為胠篋者所得
今所錄者止金陵邵陵歸田三稿雖西涯李先生所
取批點猶有存者然亦不能無所放失謹淨錄之為
[illegible]若干卷而以西涯之所唱和者附焉錄成適吾
[illegible]劉侯[illegible]先生之子大本為淮鹽通守聞之曰先生
[illegible]皆開[illegible]教蓋吾鄉之典刑非謝氏所得而
[illegible]下[illegible]坊刻之與邦人共焉且俾後之

人知吾邦之有先生也於乎通守君之用心固天下
後世之公心也又豈私於吾謝氏者哉因識其後而歸
之

書重刊龍城詩集後

成化[illegible]公世顯輯吾台諸先正詩
為龍城集[illegible]李先生嘗為之序既梓行矣
弘治[illegible]致仕家居重修郡志因取而觀之謂其
有關於志也而猶有所未備乃更加采錄以為新集
舊集六卷起宋宣和至我　朝永樂詩凡若干首新
集十二卷起唐會昌以迄于今詩又凡若干首越六
年壬戌予赴　召復官國子暇日偶閱二集見其新
舊參錯無序且版刻大小不倫因請于西涯先生點
竄刪定合為一集凡為卷一十有八為詩九百八十
有五作者凡百五十三人雖所錄不遺于近而其存
者不敢輒及以蓋棺之論未定而詩亦未備也既成
先生復更舊序俾重刻之庶幾與郡志並行而亦或
以備吾台文獻萬一之缺間有疑之者曰郡志所載
摭事實以垂監戒而詩之所取徒以其詞未必皆
有德之言也而顧有及於是何哉予曰不然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則其

言之所形不能無是非今之為詩雖或不得皆如古
者列國之風悉陳於上以考其政治俗尚以行其勸
懲黜陟之典然學者即是以觀善者師之而惡者改
焉則亦豈非勸懲之一助也哉況言不以人廢而葑
菲並采使後之人得以因言而考行則所謂監戒者
蓋亦存乎其中矣方今　聖明在上重熙累洽禮樂
百年而後興固其時也又盛知觀風之使不以此為
職樂官之隸不再見於今而大行[illegible]懲黜陟之典
也哉姑摭見聞用存一方之詩以俟[illegible]集刻于故福
建僉憲林公一中茲得謝之亞卿之子今文選郎中

汝修令其所親祭汀州從善重刻之汀州吾黨之賢其
樂善之心與憲公亦豈得而專美之哉

溪戒

吾挑溪之溪二一自方岳而下爲大溪一自峻望嵒
而下爲東門溪東門溪視大溪不能十之五其水伏
流地中人皆得而田之弘治乙卯秋九月十有二日
午後忽大雨居人游泳其側爭往取之水暴至不及
走遂捲溺二人自東門至珊山死焉於乎瞿塘峽海洋
天下之至險也而操舟者惧焉故鮮至於覆溺溪壑
平地乃能溺人於死是雖變起倉卒不暇爲計使其
人不愛寵而愛身盜至是哉此則禍生于所忽而足
爲貪得者之戒其可畏也夫其可悲也夫

挑溪集稿卷之三十三

懲忿窒欲銘

火燎原於星星而不可遏水潰隄於涓涓而不可止
然則忿之熾而徒撲其焰欲之流而不塞其源幾何
其不至忘身及親而沉溺以死也哉

遷善改過銘

進方覆之簣孰必底于成仰既更之蝕光曷損於明
然則欲自異於禽獸之幾希以必造乎聖賢之極致
者可不致力於不遠之復而拳拳以服膺也哉

澄心齋銘

水汩其源厥流乃渾性鑿於情心曷以清汩也澄之
鑿也凝之不汩不鑿惟聖其能之然則澄心有齋而
不敬以居其何以爲作聖之階乎

遂菴銘有序

遂菴南京太常楊先生應寧所自號也應寧自
少以奇童薦入翰林既登甲科敭歷中外聲稱
赫然然其心恒不自足曰此世之所謂功名淺
乎其爲業者也盍深造而進之乎因名其所居
之菴曰遂菴將自警以求極夫精微之蘊而不
愧乎聖賢之徒也予老無似毎從吾友西涯先

[illegible]有感焉因為之銘銘曰

聖[illegible]其墻數仞有堂有室孰登孰闖由也升堂
賜墻及肩仰鑽瞻忽如神如天得其門者惟顏氏子
深造自得所見卓爾希顏者誰菴以遂名堂室而趍
維聖作程居安資深無替厥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旌義亭銘有序

弘治九年秋八月樂清趙尚謙氏隨例輸穀三百以備賑濟於是膺立石旌異之典乃作亭以修之曰旌義之亭亭成介予故友鄭通判之子莒來請銘於予予方未知所以應適有難之者曰上之勸借以濟民所以為義下之輸納以應上亦所以為義義之行惟在實惠而已立石以旌之是教之好名也奚奇哉予曰不然名者所以鼓舞斯世而奔走天下者也故欲人之不戾教則謂其教曰名教欲人之不犯分則謂其分曰名分欲人之不失節則謂其節曰名節欲人之不背義則謂其義曰名義凡此皆所以鼓舞其趨向之心使之奔走於善而不自知也故君子為己之學莫先於去其好名之心而　帝王御世之術莫先於作其好名之氣使其好名[illegible]

氣勃然而不可禦則其向善之篤為善之力皆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成周之世旌別淑慝所以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獨今日然哉獨一尚謙也哉尚謙宋宗室裔與其子欽善皆嘗為義官至是按察僉事王君華屬其鄉文通判志貴戴知縣昫重加勸勞而復膺是典是可謂為義克終者矣不宜使其名　泯焉於無聞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什一而賦同井而耕維古之民業有常生三年之耕一年之積維古之民廩有餘粟嗟今之民百無一備一或告飢惟天是視天生富民以助不足富者之儲貧者之食民各自私鮮克由義不旌以名曷其事事名匪偶得不足而生民皆足焉義曷以名維是旌義匪　國恒典一民之旌萬民之勸勸之以義旌之以名是惟弗為為罔弗成惟石不泐惟石不朽惟爾趙宗百世其守

爲用彼相説

甚矣相之重而任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可扶顛可以持危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而天下事事非所憂矣不然任之重適所以成其勢而為[illegible]竊之資

則又不若勢分力抗一統於尊蕪幾不至於大壞極
敝而卒莫之救也是故孔明漢相也卒輔後主抗曹
操以不負昭烈之托曹操亦漢相也卒弑母后逼天
子以盡奪漢家之業自是而後晉宋齊梁陳隋之君
一皆祖操之故智而為之雖盧杞李林甫之於唐秦
檜胥以道之於宋未必若彼其甚而其誤君亡國則
一也噫使為相者而皆孔明其人則天下安可一日
而無相哉惟夫三代而下求若孔明者而不可得故
寧罷相不置而散其柄於六部此我 聖祖所以為
億萬載深長之慮軼漢唐宋而過之者也家之於國

雖小大不同而其理之與勢則一也家之有宗子猶
國之有君宗之有伯叔兄弟猶君之有相宗子不幸
而孤弱相得其人則外侮不至而家道昌矣不然方
且造謗搬黨陽予陰奪日見淩轢吞噬之不暇雖有
紀綱疎遠之親彼將自詭以號於人曰此吾之家事
耳亦孰得而禦之哉吾於是又知焉用彼相之說不
足以盡之矣故相而不得其人無寧事權散處綱紀
畢張而名義素定則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矣不幸而有若操者出乎其間則所以禍人家國天
下者寧有已耶噫此操所以為萬世之永鑒哉

聖祖所以深有見於此而亟罷之也

為貧說

為貧是為後世之士不得已出此一路宋之祠祿蓋
其類也祠祿在宋雖大賢君子亦或不問以為非是
亦當時相習以為當然與委吏乘田又不同矣委吏
乘田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固非祠祿比也雖然委吏
乘田亦獨孔子能之今之人能為其大而不安於其
小於是為貧之名實俱廢而奔趨之俗成矣

我　朝度越歷代五事

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　革命之日市

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
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也
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
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
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剪除暴亂以大定
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者也自昔
搖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
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以代其位者有矣
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

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
臨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
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諄複者也於
乎若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出萬古而絕類
離倫者矣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豐年頌

皇帝御極之十年歲則大熟于郊畿郊畿之民閭
郢謳歌以嬉以和不知　帝力之加天之惠也
相臣有聞喜動顏色爰命史官作為歌頌頌曰
噫嘻豐年振古則然商有明德降康自天周德不爽

宜稼于田噫嘻我　皇媲德啟周於昭上帝集此百
休我田孔彝異于　帝之里我黍我稷亦既茂止既盈
我室亦有高廩皆惟不足今不盡取我食既贏我有
餘布不逋于私亦足其稅農慶于野婦嬉于室惟此
豐年惟　天子德　天子不居曰民之力一民弗獲
時予之責山之東西大江南北予日有聞惟予心惕
嗟我農夫實勞我思曰此豐年曰惟郊圻太倉紅腐
斗米三錢伐思古人實惟豐年一年之耕三年之積
我思古人民無菜色普天之下罔有內外天亦有聞
均此大慶嗟我農夫弗戾于天以禋以祀如何豐年

明明天子念此下民憂康而勵憂切于勤　明明天
子不讓遂物庶其惟正曰惟豐年我民之命民其永
懷載歌以咏惟　天子明惟　天子聖　天子萬年
順德之應我拜稽首惟我民之慶

方嵒詰龍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五月乙巳朔越二十有
三日丁卯翰林院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方嵒病夫
謝鐸謹齋沐焚香再拜稽首敢告于方嵒大靈湫之
龍之神龍神物也變化不測或潛或見或躍而淵或
飛而天龍之靈固神矣哉然其職則噓雲以雨分大

造之權而用之澤潤萬物以大庇天下之民固不輕
而甚重也較然矣故凡大旱必求龍以禱之禱輒驗
或不應吾鄉不雨自去年十月始以至于今而旱益
熾吾叔父太守先生躬率里人致禱于方嵒之龍既
三日龍應以雨移時未告足人皆以龍猶吝其施必
待民之懇求而後應越三日遂路拜以呼雨猶未大
足鐸乃扶病蹶起詣龍而詰之曰龍神物無欲也必
待民之求而後應不然從有欲乎有欲者人得而玩
之龍何以為神哉雲雨皆天之氣假龍以行天之心
固無所而不在生物也龍得而尼之哉尼之不職非

下而懍懍以凝天且有罰龍亦烏能偃蹇恣肆以安
享吾人之求哉或者天以仁愛示戒龍之職固宜上
聽於天理其有所歸而罪不在民也况敢竊天之權
而弄之耳爲之以侮吾民哉吾竊謂龍不然也無所
控而求之益急不恤特以吾民之懇懷之誠耳雖然
吾既病廢不職不能上佐吾 君之明徼使旱不為
灾而又不能力疾以下從鄉人之請顧乃出位而思
喋喋於龍以祭徼大惠不亦迂可羞哉適耳之言大
懼未信惟龍其不而察之匪特吾一鄉之幸寔亦天
下之大幸也惟龍其采而察之

李樞密像贊

龍奮乎淮雲從而雨奄忽九州洗此腥土有雷自西
雨以坎止卑而弗流如淺之渼滴久而兹澤施乃普
水氣上天沛不可禦于壁于公其視諸此有欲考之
在公孫子

嵒阿隱者贊有序

予少欲發有枯嵒嵒之背有人焉貌恭而雅其
外有閒行佳而下臨荷池清絕可愛日相與為
賓主不厭酒酣之餘因取以贊之曰
桂空谷之蘭在嵒之何在水之干有拱

者且幽人之坦坦而俯萬物於一觀者耶

祈雨疏詞六月二十八日二首

伏以有一方之山川必有一方之靈異况夫神龍之
所已得非民物之所倚是用控情仰于淵聽去年風
今年旱荒歲相仍俵發汲新殺無度民曷賴惟天以
生物為心惟龍以代天為職幹迴大化竊答一歉之
旅人祭禱持惟之例一徼邀天之眷又已切於雲
霓[illegible]究燕死亡方[illegible]慮此微忱伏祈冥鑒
天用作沛然興雲之柄神功及物冥承霖雨之施
維其深淵潛而勿用亦云久矣適茲亢旱起而大濟

詎不宜然緬懷去歲之秋禱即以應敢曰今年之夏
求罔弗從六事自陳維之桑林之責一誠所至實同
雲漢之憂饑饉薦臻顧民生之岌岌蔡氣獨無吾忍道
路以皇皇人窮而呼正切來蘇之望天高以聽豈忘
求莫之心薦此微忱仰祈淵鑒

復金尚義

別時失於預則弗及送至今怏怏不已又辱教墨先施溢增愧赧且知當路皆能以禮接遇此在我者未足重輕而在彼則所得多矣又知閉門讀書此第一義所謂頭毋此舉目渺者又不待知己之望而祝矣昔陸宣公惟檢集方樂蘇新渚至謝客絕不復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益於執事有厚焉而誠益恒而久尚友千古以俟知己於來世吾黨事也執事其尚以予為喋喋者抑聞政術短定數幸無過傷以重客懷之戚萬萬谏筆草草鐸再拜

與袁大尹德純

郡邑舉子求具道初政惓惓懇惻為民之意且科條明信見之保伍之間民得有所遵守以為常信有本者如是矣鐸亟聞樂道豈直為吾邦喜抑鐸侍知輒復有瀆廟學之創側聞悉已完美獨鄉賢未有祠次第行且及之昔朱夫子在南康下車歷詢先賢遺事以敦厲風俗蓋為政首務未有大於此者鐸鄉先生舊入祀典者例必隨地以祔間亦有在所遺如王方巖王靜學郭貞成三先生之純德粹學雄才大節共流風遺韻歷歷在鄉邑間皆可考而見也在祭法[illegible]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而北溪之論鬼神又有道德忠義之祭鐸竊謂若是者於三先生蓋有焉間嘗與亞卿文淵[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先生之名號達之郡主請如近者拙訥樂先生[illegible]實拙訥之師而靜學為占成同其節義又其鄉[illegible]邦人故老猶或及見而[illegible]之行方岩則載在信史又天下後世之所共聞而知者也於此不[illegible]祭以祀竊恐拙訥九原之心亦或有未安者[illegible]在所當是大不然異時周公是脩與先生[illegible]死義有請追褒之者

文皇帝詔彼食其祿[illegible]心一無所問東里楊少傅實作公傳而又特表[illegible]之墓于廣德而祭之文今廣德周守凉石又大脩先生之墓為之記以永終東里之志于不朽皆未聞有所謂請者蓋旌善勸俗實我　朝之盛典　文皇帝之心即溪翁所以侍季布之心以是諸臣奉承德意爭先恐後而余獨於先生疑抑先生家滕嶺方岩家桃溪占成家溢嶼皆太平人景行先哲在後學不敢緩鐸縱不肖而生長其地有賢令尹如閣下者尚隱而不以告豈其情也去載濱行時嘗道郭先生於左右茲謹并錄三先生之

行將事以告惟執事其亮之鐸再拜

與陳儒珍

弘謐君來具知出處之詳已决意獨往矣孫尚子之英之與群俯視吾儕之依違終日而進退無據者得失豈直萬萬哉然在明時而使有如足下者終於不偶若是則其所繫殆非淺淺也或者求其故而不得顧以歸之造物焉於乎此固君子之所自處而非所以處人也兄以為何如哉昔人有言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為至而以德終身之可恥紀此以往在兄又大有着力處未可謂以自足而不復有事也此固兄之所熟

聞而素復之者鐸何足以知之而猶瀆告不已者蓋朋友之誼而天下之義理固亦未嘗有窮也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鐸再拜

答陳士賢

來書許與過情固君子獎掖為善之意第瑫瑫何煩齒頰惶悚惶悚且昔之進告其君者必自正已始故曰至誠以感動之而所謂納牖之說又非溫厚明辨者不能顧僕何人乃不自量方至此得逭出位之罪則已萬萬幸矣而曷敢當閣下之延惶悚惶悚僕於閣下迹雖不甚親而敬慕之心實切向尊髙卑之隔

乃深知閣下篤信古道而名下之士斷不虛矣然猶告以所謂涵蓄充拓者蓋義理無窮而學問之功不可有足如此閣下不矜其無入門之路乃復過與非實則大非區區之望先大夫勿齋稿固遺觸名世德之末則不敢辭但京傳世顯之作未發還使不及俟當為後閣下遠也柯先生謝世深為吾黨斯民惜之培養至是而不復其用夫豈知非造物者之意哉閣下以為何如餘冀自愛為禱

與陸叫依

僕於閣下託交雖久而受教無地故心迹之間猶或

未能以自信者去年來得相從史事數月中提誨諄切始益自恨相親之晚益不徒以言語文詞為也別去大失所賴快快至今日涼明者不我遐亦豈能怳然哉臘月二日病中齋傳佳句誦覽而忘其一內續成一律一句二句四句則皆閣下之詩也春霽明仲以閣下與數友師石將不往子父舜治復有東西之論閣內為之悵詩而僕復得以奉閣下豈私願所至而然邪不謬足正亦或須教之為一哉歲月流逝衰忽之情且以時節惟速大自念以更吾道幸甚

奉答太守叔父論祠祭書

昨拜領祠堂記一篇令鐸仔細而審看鐸愚暗無以
尊命下照豈勝惶懍之至然竊有窺測而不以告則
又終非此心之所安者敢用控陳其一二以俟教焉
如所謂右室以居庶母之主者則固當從令命所引
祔于妾祖姑女君之禮而拉子亦有其子祀於私堂
之說如此一室輒當除去無疑矣以先宗以來祧主
亦似恐未穩當蓋祧于所禮家之說有明文矣夾
室之藏則天子諸侯之制而為祫祭而設今欲倣
倣諸此且以祧主又安得有脈絡之與親而得以
於此祭之乎借以宗子所居之家有如祖父行者在

所當祭則所重在此彼亦不得而私之也且如今日
此祠以叔父主祭則斷自適三府君為高祖八叔祖
雖尊行亦在與祭之列又安得以此之故乃上及福
五府君而不祧乎又四龕以西為上雖非盡合古禮
要之祠堂之制朱子以義而起定為四代之祭且曰
而今祭四代已為僭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得存墓
祭如是則五龕之設雖有貫統五廟可擬恐亦未免
嫌逼已甚況六世遞遷之際彼五廟者一世自為一
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各有以全其尊而無所厭其
大祫而會于一室也則祧主畢陳而尊卑之序又各
自為偶而無所紊今也同堂並列如曰中左龕高祖
親盡而祧則次左龕祖之主合升而為曾以居于此
而以新祔之禰補之彼中右次右二龕固宜遞降而
為高為祖矣則所謂子者乃皆並坐一堂偃然而居
于父之左於禮安乎是亦恐不得與彼五廟各自為
尊者比也又昔之四龕而遞虛其西之一二三者以
所繼之宗世次未滿而不敢祭耳若乃五龕則是彷
彿五廟之制則必自一世二世以至于五世至六世
之後乃遞遷之而所謂一世者則以其為始封之君
而不遷似亦未嘗虛其一世之廟以徐有所待也就

如文武之廟始列昭穆終則百世不遷亦必至親盡
之日然後別立一廟以宗之初亦未聞預有所待而
虛其廟也若是者擬之於禮竊恐未合不若直如朱
子止為四龕以西為上視所繼之宗而遞虛其上者
之為簡易而無礙也若乃桃溪始祖則自有所謂墓
亭者在似亦不必更設此一龕也又末一龕禰之主
居之是為定論今而曰諸父之主亦皆會祀此堂居
于禰之龕而以齒為序鐸又未識此龕之內伯婦嫂
叔之間何以坐列若曰各自為龕則此祠之禰昆弟
之八是其為龕又何止於五而已凡若此者於禮亦

似未有據蓋此祠之初立也叔父本以尊祖行睦
族之誼故合諸叔父而共為之則今日於勢於情似
有不可得而異者特恐禮所未安則其勢亦自難行
而於情亦反有戾此則久乃可見聖人因人心以制
禮一本萬殊之義似不可以苟簡易也誠欲遠取宗
法近不失乎朱子創祠之義則似莫若特存此祠為
繼祖之宗而叔父後以身自倡為繼禰之祠然後俾
諸叔父之有力者各自創立否則以其私室從事歲
時則先從宗子與祭祖祠然後各以其情祭于其禰
庶其可也苟宗子不堪承重則當別遵橫渠張子之

說擇次賢者以易之此叔父今日權以承祀之義是
繼禰之祠獨在諸叔父而叔父無與焉今方為睦族
之始而遽申此說習見之久以迹而不以義鐸固已
知其決不可行矣要不可不知耳允鐸前所考據稱
說誠大有未當者惟叔父先生一一剖判明白詳以
示下此非一時一世之事可以暫行而中輟也苟有
未歉萬乞不吝頻於往復至幸至幸鐸喋喋不勝恐
懼俟命之至不具備

答黃文選世顯

別來連辱手教亟讀載披哀感曷已所以慰安勸勉
之者蓋無所不至特鐸荼毒痛苦之餘百念廢沮實
不足以承惶恐惶恐矧是處逆以來兒女頹弊竟成
畫餅所遺之薄有如此者亦惟自嘆自咎而已夫烏
敢以尤人哉宗族間有欲因緣扳附鐸實未敢啓口
逸老家叔父蓋別有書自分知愛之深將有不待鐸
之多言者伏惟情亮不一

與李侍講賓之

黃汝脩便倉卒奉謝想已達左右矣鐸忍死僅克
襄事而荼毒顛隕之餘百念廢沮無一足道慨念疇
昔所以教我愛我者如此其至誠懼無以仰答感心

以少酧知己於萬一用是益重不孝無涯之悲俯仰
曷從幾無容此身於天地間也數五亨父後先殄瘁
何可勝悼二公者要皆天地間有數人物如是而生
如是而死其所關涉豈淺淺哉哀苦中得此益用於
邑不能不致疑於造物者之無情而重嘆吾黨之益
孤也曾子之哭千里無從柰之何哉柰之何哉相見
未涯臨書無任惓惓伏惟亮察不次

與同年羅洗馬明仲諸公

別時重辱亭贈哀感無極鐸扶伏遠歸存殁荼毒摧
裂顛隕幾不克生忍死僅獲襄事無足道者痛苦中

復聞敎五年父二兄相繼殄瘁曷勝於邑噫若人者天實生之而頣如是以死豈所謂未定而好惡顚邪子張之哭千里無從聊因便奉謝并申此意相見未涯益用悵惘伏惟亮察不次

荅陳士賢廉憲

日者舟次江滸衰服不敢入謁繼辱慰札有行欲枉見而不及者哀感曷既鐸不孝忍死僅獲襄事荼毒之餘百念具廢無足道者側聞執事遠俗山棲苦心尚德以力挽頹波於不墜郡大夫有清風之題眞稱情也僭託交游益用仰止小兒與仁來專此奉謝諒有以教我者哀遽不次伏惟情亮不一

奉荅四叔父

伏讀有感之詩并示鐸之作不勝芒汗驚怛鐸之罪誠不可逭矣昔人有言代國不問仁人使鐸之素履誠有孚於人人也蓋不徒無傭力阻以聽將斯言也而亦何自以至於是哉且鐸之淺薄而懦親而甲者且不能使之必信叔父固嘗爲鐸長嗟而永歎之則其不能必得於彼也亦宜矣嗟乎鐸之不才固不敢以恭棄必之人而叔父之所遭亦有如舜之不幸者乎苟以舜之所以處之者處之而不可得則周公之法具在二聖人之所以處其弟者君子固不得而傚爲之也在審其所値者何如耳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久不作詩不能奉和謹此上謝餘容面懇不具備

與黃巖部世顯

四月初旬聞[illegible]師作[illegible]挽[illegible][illegible]中哉嘆不已是不特爲吾邦痛惜夫何[illegible]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是微世德焉且曰吾黨所望以爲[illegible]者[illegible]於他日者將又不在是乎若乃父子同訓[illegible][illegible]則夫人能識之亦夫人之所得而數見也鐸無似姓名不祥未敢以爲執事賀鐸

幸知愛不爲令岳丈慕陶先生所棄千金之諾實荷盛德第鐸處此荼毒未敢知所以爲禮者然於執事姻婭視昔蓋益轉而爲親者倍蓰矣慨念亡女之私所以少償吾交游之恨或者其在是而執事脫亦以爲然乎乃若責我以白雲之事鐸無似重遭此譴匪敢尤人然白雲之棄我亦已甚矣往者小兒之誤姑未暇論自僕之歸以至先人襄事曾不屑一使之遣一禮之遺鐸用是知難而退乃敢准禮致命以嘗之彼頑欣然復書歸我儀物而氷人月老已紛然於趙氏之庭矣縱執事盛德有容亦將何以處之乎噫僕

之不幸至是亦何以喋喋為也春末族弟魁與鄉
令弟皆以吏事北上先後有小柬想已塵聽司矣會
面未期雲泥若樂相望懸隔日益滋甚臨書無任悲
怛伏惟情亮不一

與林一中叙憲

曩與執事南北相望數千里恒不旬日輒有書今只
尺不數百里而動經年歲乃始得一奉教信要津之
與僻左勢相懸也每如是然吾人交游之誼政不在
是而猶或不能忘情者豈不以雲泥若樂之思將於
是而益深乎鐸哀處無狀不死之心俛仰有愧曙昔

知巳惟執事與世顯有以諒此耳世顯有子誠吾邦
希潤盛事方伯之報何能為之有亡執事所謂小山
之招蓋於是不無有望焉相見未涯臨書無任悲怛
惟情亮不一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四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五

答李士賓之

鐸不孝荐罹大禍忍不即死重辱遠念賻儀奠章情
禮稠疊稽拜奉讀血淚俱下號天叩地惟益增哀感
而已甚將何以為報哉再閱手書具知椿府老先生
尚滯都下不勝慰藉雖執事者時或有墜馬之虞少
陵高興將不為妨上上一鐸別後稚懷於是乎在而
所以勞報稱以紛功名事業者將又不在是乎不
以為不可教而淡及之則平生之所以愛我者亦略
可見獨幾若中懷氣鬱相對如夢未能有以須其

要耳時用科舉復厄於病造物之不可競也久矣獨
時用為巳甚耳士常侍御雖非其■然綱紀耳目有
若斯人者盍知非國家之福哉抑盍知非吾人之所
深望也哉文明久次不遷益足以見其平生之不可
誣者庸何傷乎時雅奉使歸且復得孫宦途之樂孰
得而過凡此皆交游欣戚之情所欲急聞而不可得
者辭以示我真所謂千里面談者矣拙手不便作書
兼哀苦相仍未能一一曾次幸為道甫相見未涯臨
書無任悲怛伏惟情亮不一

復黃汝脩進士

僉憲公來方以不得棲翁手書爲恨既乃獲承來東尤足慰意文承世講之分於是乎徵矣僕哀苦之餘老病交侵百念廢沮足下方驟騁跨竈爲吾邦之望何能有相及者科舉之累先正所謂吾意今日學者之累當不止是未仕以貧賤爲累既仕以富貴爲累終其身能脫然於是者蓋鮮矣惟有志者隨所在而進脩焉則不憂貧賤不溺富貴舉凡天下之物皆不足以累之而學之能事其庶幾矣噫此吾之所深愧而傾爲足下言之將不爲誣人者乎存敬師文筆日相與處益得以廣所未見視吾孤陋離索者何如哉

惶恐惶恐

復林一中

昨辱書累以小兒向者締姻薄儀見擲使僕悲感不已蓋此兒連歲遑遑不敢別議正恐傷執事之懷而僕亦固有所未忍也今執事乃爾僕果何以爲心而安此物乎昔朱子以女與吾鄉趙訥齋家締姻未幾女亡亦以聘幣歸之而訥齋堅於辭却朱子雖嘗喩以未安實亦不聞趙氏之竟納此幣也雖訥齋之賢不及朱子其所以處此諒必有義而非苟焉者僕齪齪不敢上擬訥齋直以其情言之苟執事俯留此物不惟使小兒得爲終身之恩而吾子孫亦將世講於不替也雖僕與執事朋友之誼有不藉於子女間者而此意之篤厚要終不敢忘耳謹因任公以原封附復伏乞垂情監納不復更爲往復是荷諸凡不盡所欲言惟情亮不一

復陳德脩

去年冬按學荘始知擬仲金華僕忝隣壤方愧無以將此下牀而傾先得於使同年之情何厚也不揣敢因而竊有所請金華之獻吾浙第者之大儒君子生長是邦者已各有所表章獨衛淅溪先生在國初爲

諸儒首稱顧無爲之請謚而尸祝之者非缺典歟且我朝制作黼黻之具實惟先生是賴雖其末路崎危而於法無禁百餘年來未聞有倡而舉之者竊知其不有待於執事今日也執事好古士也又竊知天下後世之公論不以是爲執事望也朱夫子在南康下車之初歷詢先賢遺事以敦厲風俗蓋爲政之務莫先於此若乃區區節惠法令之所急者則夫人能爲之僕焉敢爲執事瀆哉相見未涯惟情亮不一

復姜漳州

沐僉憲還倉卒脩謝不克盡所欲言感念仰止之私

業未能以忘忘者忽璽書暨諭倅文深慰表懷亟讀数過敬歎不已儒者有用之學盖於是乎徵矣政以道之在聖門治道為第一義故朱夫子眞西山諸公往往治郡皆在所急而執事頓遲遲於三年之久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乎用是益足窺見執事之政斷斷乎非事虛文者矣僕哀苦之餘百念廢沮視此但益增愧赧且懼他日深為交道之羞復何能一置喙其間耶蒙奄先生舊德宿望且在疇昔寅寮之契所謂博求隱德者將無踰於此而文之首簡慢無一語何哉起居想無恙會次幸一道區區也

行者忽促詞不悉意相見未涯百冗情亮不一

復陳師召先生

林僉憲還獲奉聯句序引扶病亟讀詞義藹然所以慰我遐思者至矣獨以僕之無似強而儕之西涯恐非其倫不知者不以先生為愛我而忘其陋將不為知人萬一之累乎金陵之約固所素願但哀苦以來此心亦復消沮所謂出門即有礙者若僕是已豈敢復浪為此諸哉白自布衣相從於閩山越嶺之間又不識西涯公能為此行不乎雖然昔人固有同室楚越而肝膽相信於數千里之外者則亦何必漫為此約而終踐之哉特平生交游落落在念愛我我若先生者甚不易得於此又不能不使人一悵然也匆匆詢不悉意言冗情亮不一

復陸鼎儀先生

別後慰諭再至哀感曷勝下邑道左素由報稱惟益增悵恨而已僕忍死偉釋祥禫無足念者惟執事登陟宮僚吉植國本吾道之光於是乎兆曷敢不首為天下賀哉抑聚蓄歡悅所以惓惓不能自已於平日者亦將於是而有托矣闻不敢以交游之私先此而後彼也相見未涯百冗情亮不一

與蕭文明給事

哀疚中忽得南遷之報心神為之不寧者累日蓋雖不敢為執事憂然亦不敢為執事喜且賀也夫以執事之所抱負忘家於國孟其素念至是方以得償其志之為慊所謂憂時慷慨報主辛勤者僕與西涯亦方自幸其言之得售而何以為執事憂哉雖然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此古人之所賢亦執事之心也若乃獨享其名而以此舉自足夫豈執事之所志而區區者亦焉敢復以是為執事賀哉念江海交游長年落落異姓弟兄如執事者甚[illegible]

樂而一旦踪迹愈遠使僕之僻居窮海者顧一通問
訊而不可得於此又不能不使人一悃然也西涯處
粗閒在官況味陳陳輝寄乃即歸亦頗得宅中消息千
里遐思庶此其少慰耳相見未涯惟飽飯和陶以徐
俟既定之天明　天子在上當不久為執事詘也草
草詞不悉意亦亾情亮不一

復黃通政世顯

春初戴元通太學去曾附小柬豈哭子諸近作鄙懷
之惡可見也八月又兩拜来札[illegible]良厚且謂我亟來
不則明法具在當復云云也於乎盛世深恩誰忍相

負而況以法促之哉獨念衰疾以來心神氣血日見
摧毀重以兒女之故而身世益茫然矣他固不敢喋
喋也雖然鄙懷局促俛仰晤言不知其幾執事豈素
知之而顧眷眷不已者豈欲亟反其偏以不失朋友
之義歟然告君乃猷裕此大臣之責若執事今日之
階則固已駸駸乎是矣豈區區者所得而槩論之哉
令即知旋第已久病懶不克輒見别時當有所付託
以終此念固亦不敢漫然自放於法律之外以自速
罪戾也執事其有以亮我哉近作數章用塞空航能
有以終教之非敢望也

與古直存敬

林克冲来具知行義吏主存敬慰甚慰甚執事在容
邸先後二十年所主非一今得存敬則又有甚可喜
者昌黎有言知其客可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
信其客者湖南也執事其宣州存敬其湖南交相重
而不可相失者乎予[illegible]人也愧不及存敬敢以是
為賀二君者其終始之哉項[illegible]同年去曾粟吾存敬
尊翁和州公藏[illegible]康強精異大父翁亦精明
不爽此人間第一樂事何其世[illegible]侯我子以來心神耗
亂不能再奉問[illegible]所附諸拙作可見矣賢賓主

能為我一賡唱之乎空谷足音誠所願望不鄙更有
近作在西涯定軒處苟取而讀之未必不為一慨也
相見未涯情亮萬萬

答林克冲給事

程令甥來獲奉手書具知以不得翰林為恨夫賢如
執事固隨其所處無不可者而翰林給舍官皆禁近
亦孰得而優劣之哉特給舍今之諫官得以立殿陛
之上與　天子爭是非而卿相重臣之所改容而畏
憚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得行其志視翰林之優
游文字求所以報稱者而不可得其職之所司緩急

先後蓋不啻倍蓰矣執事歉然欲求所以盡其[illegible]則古人之成法具在予何敢知不已則吾邦之故事所謂論諫録者其庶幾乎鐸無似生長是邦蓋未嘗不慨前哲之高遠而自恨其淺薄之無以爲力也若執事者其亦望於吾黨之光豈淺淺哉士常玉汝二兄職路相聯必恒扣與處學爲道此區區不忘之意衰苦中殊懶作書不能一一伏惟情亮不宣

與黃汝脩

病懶退怯渴欲一見不可得北望征途惟日益悵快而已柰何柰何椿翁與存敬𦲷惓惓汲引朋友之意

欲相學豈有量哉但衰疾以來心日苦而病日增正使義無可辭勢亦難強茲原領勘合一道并謝病本底敢託椿翁與左右爲我曲爲區處使未死之年得以不戾於法以自相安於太平之世恩德當有[illegible]矣貧病求一人徑達無可任者足下於我爲世交且有一日之雅不於此付託將誰望哉妹婿行時嘗囑其家人來任驅使有所費出則於其處取給諒亦不我靳也拙律一首聊致折柳之意夢覺登樓二近作并塞空紙或者椿翁見之當笑其迂僻故態有若是者自咲狂夫老更狂吾於此亦不敢不自謂矣呵呵相見未涯百凡情亮不一

復黃世顯

金從顯來辱手書所以惓惓爲我謀者殆無所不至誠非知己不克爾也知感知感第竊有不能自隱於執事者夫吾人之所以安意於此亦實以此心有所未安而多病隨之耳若曰以是爲高則已墮於私所謂爲名爲利而利心則一者是已吾豈敢故爲是以欺知己哉彼其禍福之非我致者君子固當預以義處必不得已而付之命焉況公道未亡人心不死則亦焉能如之何哉雖然使病懶無聊若僕者得以安

享太平之福豈非聖世之全美是維持調護之責在執事與一二知己將有不得而辭者僕豈敢以私望抑且僕之所以付託今即者懼文移久稽而速戾耳令云爾則予奪進退之機在彼僕亦豈敢必於自是以取好高之名哉相見未涯百凡情亮不一

復葉太守崇禮

所委碑文向嘗與節推公亟言矣茲又辱來使趣迫深愧無以仰答盛意第茲事甚匪輕必欲爲之則尚有所欲言者不然必得今之所謂大手筆者乃可區區淺薄焉能爲是不能有無之言哉苟不自度量而

以應命非惟不足以涸去思諸公而不擇所使亦然上累執事知人之明用是不能不耿耿於中其豈以郡侯之命而故乃違之哉夫以郡侯之尊而不強治邑下士之所不能則公論盛美將有在者若曰以吾之令頗不能於此則僕之罪萬萬矣他尚何說哉韓愈氏曰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僕時以不戚不知以為何如相見未涯先此以復餘俗面盡不具

復王允達

去年辱武林書始知得遂南歸之願道阻無由一往

復答問至今怏怏僕脫哀之餘百念廢沮尋亦為謝病討論秋盡可得遂但未知何日得相從金華山之間以一拜諸老之遺風於千數百年之下執事其有以許我乎茲因陳太守使者便輒以潛溪先生請謚立祠事為說是雖吾後人之責而表章儒先敎厲風教實亦有司之所有事太守吾黨士也當必不以為不可會德懋僉憲幸相與贊襄之相見未涯百允自愛不一

與章德懋

為別幾七八年相望僅三五百里不能一通問左右鄉以來衰病廢之故而鄉往之私終不能不缺然也今華山水恒在夢寐未知何日得相從一拜諸老遺風以盡洗胸中之陋執事其終許我乎茲因太守陳公便草具入山集杜詩一冊聊將遠音相見未涯百允情亮不一

復時雍劉大參

闊沂相去千里兩年間不得一奉問信道路僻左人事踈闊有如此者戴萃春初顧兩辱來教愧感曷勝且知貴志陷危復安使人驚喜無地造物者為國家培植人材亦豈無意於其間耶以海父遊如賓之

與吾兄者何可復得林下獨居俛仰疇昔意所鄉往蓋不能一日而忘獨不知諸公於我何如耳呵呵僕脫哀報服以來百念廢沮從一子今將為婚冠諸允祖遺無足念者人便謹此奉復相見未涯惟情亮不一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五終

復黄政□書顯

向辱諭告病士節深愧皆故不能專人走控致累從者為罪多矣然既以行查明將勘合收候則得失之責在彼而不在我竊所深懼者此理未安此心未慊苟安且慊矣吾如彼何哉且執事以出處不明為吾慮者將以法抑以心與理乎夫理之與心在我者也法之一例在彼者也苟在我者未能以無愧縱於法無禁於例得為君子將為之乎雖然僕何人而敢論此特恐所謂出處之道要終不外於此故敢一質之

知己以相與訂其可否耳若乃僕之遲遲不能如所汲引者實坐病懶非敢別有所自異以妄意焉者查勘到日有司蓋能具實以復然終始成全俾不大戾於法非執事與一二知己不可也小兒藉庇已於前月皆冠矣別來況味似無足念者居閒偶翻鄧志輙妄有所述不敢自隱附此求教萬一不外亦千里神交之一端也惶恐惶恐存敬師文素愛我者幸相與訂正之或者西涯先生見之當亦為之一大笑也如何如何相見未涯百凡情亮不一

復李學士賓之

向辱書諭以物理人情之委曲所以惓惓汲引於我者至矣病懶人事與道里相左弗克以時奉謝几杖之賜其何敢辭獨念粗知向背以來心所畏服而鄉仰者孰有過於執事所感激而願望者孰有過於執事而執事自分平日所以愛而教之不已者亦孰有過於我頃乃以簡牘之罪而輙棄之是皆我也是豈我也夫豈其情然哉夫執事天下士蓋僅百數十年而一見者也所以惓惓於我者亦豈以交游之故而私吾一人者哉誠以堯舜君民執事之素心遭逢次第今其時矣不鄙謂淺薄如僕者亦或可佐下風之

萬一然量能揣分尸素之慚已非一日況荼毒之餘多病隨之二三年來兩鬢皤然見者驚訝以為六七十翁匪但城府雖只尺閭里亦不能出獨山水酒盃鄙興所在時或強隨逸老家叔與一二布衣聊一閒行耳若是雖欲強顏班行以副知己之望勢亦不可得已嗟乎平生所學謂何而乃進退無據倔然為天地間一大蠹不亦深可悲哉執事誠不忘夙昔賜一言以終教之俾未盡之年不終為小人之歸幸莫大焉若乃上佐吾　君使得以安享太平之福則天下之望皆是也僕安敢獨以是為執事願哉同年同寅

諸先生有愛我者意不殊此相見未涯百凢情亮不一

復倪學士舜咨

僕哀苦之餘重以兒女亂心終日昏昏漫不知世間何事雖交遊素學如先生者亦且徙官不及賀喪子不及吊豈人情哉而先生故舊不遺惓惓在念所以汲引度之進者又如此其至此情此德誠何敢忘第二三年來多病相仍貌先年老雖欲勉強附驥勢亦有不可得者若曰恝然忘情則吾豈敢所願望者惟先生與一二知己上佐太平之治使如僕者得優游林下與田夫野老含哺鼓耕於未盡之年則大幸也忽忽聊此以謝百凢惟情亮不一

復戴武庫師文

別來深用懷仰恒以不獲見佳作為恨所以然者固不特以文字望足下而僕亦非能文者又烏敢以是而窺足下之淺深哉誠以心志之蘊蓄義理之英華恒必待言而後見而文則言之精也故亟欲一見之為快且以為吾邦斯文賀耳三數年來空谷足音聲然在望一旦得之喜何能已用是薄莫開緘秉燭夜讀既徹卷而猶不能寐越宿再讀則贅言引通陳公

甫書諸作皆鏗鏗可喜乃知足下之志果不專在文而文之所至亦豈淺淺者所得而易及哉所謂驟學隨地氣已千里喬松着根榦先聳空盡其力而濟其本則過都越國徬聳昂霄可立俟也碌碌若僕者方且避舍之不暇豈但讓一頭地而已哉吾於是不獨為鄉邦賀且當為天下國家賀矣夫靈識異稟固天所予而亦天所甚靳曠世越代而不易以得者也得之不易而不能大肆力於學以成就而結果之斯不亦為負天哉足下於此蓋嘗試而力行者僕何足以知之僕淺闇衰惰日甚所謂文者固非所能抑亦非其所急惟志不強識不進於道無所見以終不免於小人之歸是懼退伏以來離索自守方渴仰朋友之助而不可得足下尚念世契不終棄我如今日之教則亦豈非吾老無似者之一大幸哉鄙文數首在西涯定軒處幸一取而評騭之他日之賜僕亦當思有以報也夫既曰不專在文而猶不能忘情於此抑豈非足下之所謂贅也呵呵若乃詩律則石屏老祖自有家法予未容以聞然者不然請質之於椿翁先生當不以吾言為不可相見未涯無惜嗣音為禱

復王秋官存敬

向辱書慰諭良學益吾鄉斯文氣誼會通政君愛我
之深宜莫如執事者而執事之所以惓惓汲引不能
自已者亦豈私吾一人者哉第病廢以來疲惰日甚
雖只尺閭里亦且畏怯而不能出頭其勢誠有不足
以副知己之望者他亦不暇論矣君曰無意人世而
有超然之意則吾豈敢而執事之萬一有取於僕者
亦豈以此哉師文近舒亦皆其類氣豪骨老不但駸
駸逼人且當滾出幾所地矣執事於師文爲先進而
其倚於我者當不但師文已也而吾之望於執事者
亦豈敢自後於師文哉何其靳不以示而使人悵悵

之不能自已也幸不終棄則所以惓惓汲引者將不
在彼而在此矣文云乎哉相見未涯佇聽來教不一

與張大叅公實

侍愛輒有所請諒知己必不爲訝所弊邑暨隣壤自
去年十月不雨雖間有涓滴而入夏以來溪澗絕流
幾三月素號水鄉者亦皆束手相視不耕之土蓋十
且七八其耕者亦已稿死無復望矣艱難下邑素無
積儲民情洶洶危在旦夕於乎汲長孺之開倉且不
復問無盜有願爲陽道州之自書下考者乎必至嚴
遮蔽垣千里或者其未有聞也病卧殘喘不能自安
嘗從太守家叔父來往勞相於鄉人之禱雨者吟喘
慨歎之餘不覺動成篇帙輒敢錄其一二以呈庶幾
有望於觀風之義然亦何敢必也雖然賢如執事者
憂民一念人皆知之而地位權力又足以副豈僕之
私憂過計而喋喋於空言者比哉忽忽詞不悉意百
冗惟情亮不一

復張廷祥先生

鐸向在壁鞅中實以大辱門下是懼不敢一奉尺書
爲歲時起居問非敢後也茲以疫解官疾病侵尋消
里粹淵徒切鄉仰而此心終未之遂顧辱先生不棄

以士賢行狀見委而欲攄以表其墓所謂詞列三王
之次有榮耀焉其奚敢有他第其子以埜日逼不可
無銘而世顯書來亦責以此敢輒爲之鐸淺薄百無
一能此尤其最拙者惶恐惶恐原稿其子必能錄上
不敢重複有近作數首亦出人人之要責不能自已
者奉乞求教諒先生以門下之故必不吝惜若乃問
學原委工夫造詣未敢輒以瀆聞惟矜其謝病得閑
或可以闖門墻之萬一一線之引俾不終於小人之
歸是望外之大幸也鐸亦何敢必哉去人立俟草草
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復黃世顯侍郎

僕離家未一年而兩罹大禍不德所遭亦已極矣敢復誰怨尤哉安之而已第幼女無託其恨又有甚於死者將如之何即欲圖歸其迹又似不可但僕初心力疾舍家以來實不敢為久住計俟官事稍完乃可次第尋醫圖未嘗必求其成而濫有所希覬也邂受而歸不獨義有不可而於勢亦將有所不可矣況今罹此私心所泊更當進前一步他亦不暇顧也執事知我者以為何如哉或謂汝賢之補在僕可為家便僕謂任使在上吾不敢辭雖遠地冷署吾苟欲之即

不可不謂之私況非初心忽忽再出之意是烏可哉青山白雲殘編濁酒故吾家物也誰得而奪之恃知愛不敢不盡愁苦中詞不悉意情亮萬萬

復周參政季麟

僕久慚尸素得　賜骸骨以終丘首之願為幸萬萬矣詎意今玆乃復煩諸公齒錄至是哉極知
聖明在上不遺疎賤以致諸公故相推挽而閣下之重加督趣有如此者但僕衰病日深殊非昔比雖未即填溝壑而跬步不能出顧欲勉強以奔數千百里之　命其何及哉使回先此以謝隣里人等別有供

自當從實回報百凡惟情亮不一

與潘時用

向得十二月通報始知有翰林之　命下懷無任慰懌蓋近侍自布衣特起在　國初固多有之若近代數十年來則先生與康齋僅兩見焉豈不為我
朝希闊難得之盛典哉以難得之盛典而施之不可易得之賢諸公之所論薦朝廷之所舉行蓋鮮有若是其當者也凡在交游知愛若僕者敢獨為先生賀哉竊嘗往往與西涯竊歎賢如先生而又生於輦轂之下衆所共知而不得一試則所謂野無遺賢者不

敢復論矣今若是其庶乎古之人不我欺也一第雖未足以溷然吾道將自此占而天下之望將自此愜矣遠懷區區又如之何其不慰且懌也道左乏便失於亟賀多罪春初嘗有小柬奉謝教音此猶在未聞新命之前想今久已達矣相見無由百凡惟情亮不一

復李西涯

春初鄉人便嘗奉小柬并憂旱次韻小詩一首想今已達左右久矣近辦事舍弟還辱賜裕遠菴記丘壠光輝視昔倍蓰但所以粉飾于不肖者過甚感激之

餘未免益增愧畏而未知所以處此玆特存上新刊幷舊所賜先祖墓文聊表銘心萬一之私誠未知所以爲報柰何僕衰病日甚韓子所謂不及往時日負初心者今固不敢復有此歎矣獨有弄孫酌酒待盡於青山白雲之間以想仰今日太平之盛治而已耳視先生之以術格君得一世英材而教育之使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知者奚啻霄壤哉奚但不可同年而語之哉玆因黃汝脩便聊此以謝相見無由可惟情亮不一

復吳提學希明

細讀十二詩此老平生肺肝盡見其下二陸又不知幾等乃敢作此瞞天說話向見司馬通伯亦有數詩言其師友正坐此癖大略與高明不殊李西涯與此老甚契其陳情疏大抵出西涯手僕嘗巾之云不過禪學今觀來詩益信然矣蓋其輕利祿味靜退自是今世所難然徑受美銜以歸於此猶或未能盡愜人意者此又何敢凌吾駕乎故爲此無頭腦說話邪駕脅譜從他自綉我願服此布帛以終身來書有引公甫禪家語不敢更傳彼金針法矣使者立俟來詩未能扳和偶記昔年與人論學有二絕云說地談天半消與淡風弄浪劇鵝湖再看絕學今千載壓倒先從太極圖嚇他諫天亡幾廻祗將甜舌作蜂媒吹形可是能逃影肝膽分明得少來此雖先祖鄙箚意來教亦煩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耶此以復不識有可教否先太守叔父家祀念在生將有鄉祠之舉感荷不淺玆敢以行實奉上或者賦傳之下當不在林黃二亞卿後向見陳士賢少伯亦是鄭提學公出自特見至令人無有識之者亦惟其公而已先叔父雖不敢上齒古人豈盡出吾賢下耶鴈山之遊正如所慮雖甚欲一雪向者逼迫無聊之罪亦不敢求附驥尾矣諸

凡不能盡所欲言惟情亮不一

與李西涯學士

近得八月通報知與諸公言升君子道長不勝爲淸朝賀竊未識尊穿　誥勑票祭預機務同乎異乎同則四三老而一之異則昔者二王之任蓋玆任之不舉也久矣今特復之則機務之階實自此始獨不知公署之設今在何處日所與處者今復何人便中無惜示知以慰下懷且以大慰天下蒼生之望僕衰病日甚無復能近清光秋間所託以求終所願者不知何如迂僻之見不免貽笑大方獨恃平生知愛不厭

不盡言以求正耳百凡惟不惜俯教萬萬
尋示令叔父戶侯府君墓志具見恩義之深罔有不
至僕於先叔父雖親疎有間而恩義則實似之第根
不肖無能如執事之顯其親或者又有以累吾叔父
此心恒歉焉不自足意謂必得大手筆以闡發幽潛
庶幾少塞無涯之恨然逾度今之名能文章必足以
傳世而行後者實無踰執事況先叔父素辱知愛又
非泛泛干請之比然則墓碑之作舍執事其奚適哉
是用不避界瀆之嫌輒敢以志為案冒昧上請志雖
杜譔質亦稽合一時士大夫之公論斷斷乎不敢虛

飾以取誣罔之罪近吳提學憲副亦取以入鄉祠而
一二門生學子亦特祀方巖書院中以致私情惟執
事俯念生死交誼一舉筆間便足為不朽遠圖若乃
表銘碑碣隨意所至不敢必也土葛四縑聊將下悰
視皇甫之絹惶恐多矣切祈情恕俯納不使數千里
外有往復之勞則萬萬幸也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六終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七

復文宗儒太守

章表弟玄械來辱手教暨族範鄉約諸書且喻以江
心鴈蕩之游表弟以新親自嫌特令其弟玄拆持以
見示盛意惆悵甚矣以堪江心隔涉山海固非衰病
者所能往若鴈蕩則近在咫尺敢不扶憊以從日
者往表弟家[illegible]山中[illegible]以無述作同游如閣
下者故[illegible]而及今閣下既有退休之請則歸吳之
路正其所也僕敢不再拜道左以為一日之款第郡
民方切傾仰且謂徵黃之漸自此始矣奚可為此太

早計邪況族範鄉約之行非要之久不可以見效敷
化之任在聖人猶曰三年有成又豈一朝一夕所可
辦而為此太早計邪則鴈山道左之迎拜僕又未敢
必知其何日也淵源續緒何王二公以其為晦翁之
適派而真公則以其大學衍義之大有功於世教故
也鶴山之學雖不下真公其所著述恐未有如是之
盛故今從祀孔廟亦止以真公而鶴山未之及焉鄙
見適然未敢斷以為是增而入之其誰曰不可郡志
聊備一方典故非敢上擬諸史之作以竊有所寓閣
下不并斥其非而獎借過情惶恐逾甚奈何奈何表

牟還匆匆詞不悉意旨見惟情亮不一

復王景昭侍御

鄧志諸書陸克就緒衰病中所謂冷淡小生活也而來諭與備過情惶愧甚矣惟論諫告君之詞在文章最為用世急務而執事頭先多士而為之吾邦陳克菴之後所謂鳳鳴朝陽者也豈不重可喜哉噫使天下人人共七皆若是豈有煩近日宵旰之慮使吾邦六七皆若是則台之為邵亦豈不加重於天下名邦數等哉僕風聊此奉賀丈夫事業當不止此偃仰呻吟之餘惟洗耳以聽會晤未期匆匆詞不悉意惟情

亮不一

復李學士西涯書

冬初始得四月七日書辱報曰講之命不勝慰喜所以然者非敢為執事賀為　宗社賀為斯世斯民賀也程子有言天下之治亂繫宰相君德之成就責經筵然所以用宰相而致天下之治者又繫於君德之成就何如耳是則經筵之責不亦尤重矣乎斯言也昔嘗與執事竊誦之而竊歎於人者屢矣今執事親處其地復何辭焉若曰循次就格以燭之武之言自遜恐非執事之所自望亦非天下後世之望於執事者僕無以素辱愛厚輙敢忘其愚陋而以是說進惟執事與一二寅老為　宗社計為斯世斯民計則固無待於一等頌美之說而以為他日之榮次賀也相見未涯有懷千萬惟高明其亮之

賀李西涯入閣書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　命不勝為吾道慶幸既乃辱手書以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以激下詢於芻蕘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材　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

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于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不至職雖論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

頭行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為則有所畏而不敢為者耳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蟲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辨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大心未豫民力已殫兆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為遠慮者後之計循復雍容廟堂以衣衽地只為天下且將而稱循常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誠尚明志節堅定而為無此而惟何於無异絲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為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恩而不覺其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再復李西涯閣老書

入閣後兩辱賜書謙光益甚至如僕者亦在好問好察之下則知向者狂瞽之言不但不以為忤而已豈勝為天下賀哉僕用是輒敢復有所進僕二十年前嘗讀眞西山讀書記見其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者考論歷代相業而深有嘆後世之臣不知所以正君養德而徒汲汲於事功之末蓋其生當宋季不得已而托之空言有如此者此其未醇之志蓋不有待於後之君子乎執事以豪傑間出之材而遭逢聖明不世之主自潛邸以至講筵所以涵養熏陶致力於格君之地者蓋非一日而亦無所不至今雖位益進而責益重凡所以謀國用人者亦特舉而措之耳於是而猶或未能盡如所願又豈可以他求哉亦惟益以諸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而已矣若乃於所不決一去於不可去豈人人之所難哉特世之乾沒患失者以贓度洪量自擬而曰告君乃猷裕則甚不可耳恃知愛不覺喋喋又如此百凡惟情亮不一

再復李西涯書

章擧人林訓導便嘗兩奉書此皆入閣後日月也淺薄不能避無書抵政府之嫌實亦執事謙退誘之使言故不覺其喋喋有如此者然尋亦自厭其繁而不免有既發之悔矣夫以執事平日之愛我教我如彼其至固非交淺言深之比所謂數而見疎者萬萬無此然猶不能無所顧慮若是況於君臣之際未信而言者乎此淺恒所以為凶而逆鱗折檻之所以為難

也由此而推則執事之所以輔導之者從可知已表
姪孫舉人趙本便匆匆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與陳太守

聞有考績之行雖於吾民不能無扳轅之私而昔人
登仙之義實自玆始矣僕自辱枉顧後恒在病鄉所
[illegible]雖不敢廢實亦扶備應命耳但向所查田粮
[illegible]未蒙判付不免閣淹以俟終其趙因來取侍
[illegible]復有所肯關有假託賤姓名於貴同官諸公處
[illegible]託者吹求甚矣世之滋偽也僕杜門自棄久矣不識
賤姓名猶有可假託以干人者乎僕雖不才入仕以

來幾四十年未嘗有一毫干於官府以為非義之取
此心在人雖或未能盡知而天地鬼神則實鑒之且
以近事而論十数年前太守阮公實先叔父同年葉
公則僕之同年也僕向亦家居情與勢之可干者孰
踰於此不於此時干之而乃於今日干之乎僕非惟
不敢干於官府雖　朝廷之上平生亦未嘗有所干
乞所乞　恩者惟求退一事而已僕官雖卑亦有俸
祿皂隸之給其棄之而歸也初無所抑勒亦無所願
忌乃不於彼自為素餐之利而於此為干人之利乎
雖至愚無耻者計亦不出此也且天下之最不可假

者莫過於手書僕書雖甚醜拙亦自與人不同敢望
於各衙諸公處取僕向所干託之書一一校之[illegible]偽
自見仍煩追究傳遞之人必加之罪庶杜後患僕雖
不足道而受誣之名亦恐反為諸公累也今後凡有
此等望即[illegible]候其人仍將原票差人一問明白立見
何必隱忍含容而使彼此同受曖昧汙辱之名乎又
聞武[illegible]嘗與閣下言僕山寺田不肯納米彼雖曖
昧以[illegible]閣下尚在煩即與道都里老一問僕名下
若有一[illegible]寺田則凡所有田地皆當入官也地間固
自有不可磨滅之公論而此等毀謗人者天地鬼神

其能容之乎置之不較固學者事但如前所謂囑託
者不無有累諸公不得不白獨不識此等人必欲駕
空謗毀於人者何哉所可惡者天下公論斷不在此
等人也言之可為一笑又聞[illegible]有軸文亦是僕
姓名不知求者何人所為作者何事此又甚可笑也
即此以推他可知矣此皆事蹟之顯然者伏乞必追
究傳遞之人必加之罪庶足以上昭公法而少慰私
念也

復太守文

讀謝病疏暨紀遊鴈山諸記莊重縝密宛然有古作

者之風乃知別後數十年造詣如是其至獨詩與文
也共仰羨之餘益覺衰陋者之無似而奔突避舍之
不遑奚止讓出數頭地而已共愧恐〻辱許刊總山
集深荷不棄謹遣舍姪興孝奉上蓋是集實太守先
叔父之意〻滯存敬今六年矣不幸至此未得結褁
舉執事爲交好爲終其追先叔父九泉之感當何
如哉且首簡未有所托倘辱不鄙慨然命筆見所以
刊刻之意又寵知造物者不有意於茲山之遭而故
延遲至于今哉得覩黜獨恒情之所不免諒知愛之深
必不以為恠也集凡百五十板已刊十有四板茲敢

以原刻并餘板奉上惟照此行款字數擇其書之工
與匠之能者付之仍礪一勤敏曉事秀才監督而校
正之庶幾易得完美且不至如舊刻之粗拙也菲儀
〻繳聊表先叔父與僕之為子孫者所以追念祖先
之微忱非敢以私濱也伏惟笑納萬萬相以未期百
允惟情亮不一

繳林㴝平書與陳太守

恃知愛僭有所凟僕與林亞卿及其季僉憲黃門諸
公實托斯文世契故今雖衰病無聊而其子姓往來
不絕猶一日也僉憲之弟克乾忽被勢家凌亂將欲
脅取其女通族聞之不勝憤惋亞卿之弟致仕建平
司訓膰將率諸弟姪赴訴以白其冤又懼下情不能
上達先以書來告於僕僕杜門不涉世事閣下所知
也第事關倫理義同休戚不敢不一啓口惟閣下其
聽之則幸莫大焉僕愚竊謂理勢必崩衆怒難犯古
今同然上下一道彼其民欲與之偕亡所謂衆怒也
衆怒則難犯矣故雖以我生之命而卒不能遏傒后
之心無罪而滅其國所謂理勢也理勢則必崩矣故
雖以三戶之楚而竟足以亡二世之秦今吳氏之挾
勢林氏之受侮雖非此比然而斁倫傷化則理之[illegible]

也甚矣辱宗族則衆之怒也深矣及此而不為之處
理論法原情定罪以明斷之俾至事窮計極則鋒必
難犯勢必自崩不惟大拂民情抑恐有妨政體用是
不敢不一啓口惟閣下其聽之若乃情之委曲事之
虛實理之是非則有建平之書在僕不敢喋〻所有
原書隨此奉獻惟高明其亮察之

復李西涯

日者獲奉六月初旬書具知東白所以責備者無所
不至而執事之所以誓竭悃誠者亦無不至所謂斡
旋調護之力以為大行之機〻者端在於此夫豈以小

原缺第十葉

為恨雖遠忘勤勤不我遐棄而又以不得一見文字為恨固知賢者所立不專在是然其中之所蘊非此則無以自見而企仰之深者非此亦無以自慰況交代之際而俱以文字為職者乎是以鄙心亟欲一見之為快非有他也且吾台自　國朝來官于此者若遜志靜學二先生固已邈乎不可及矣若逸菴若王杜諸先生又豈人人所易及哉而愚不肖繆玷其後[illegible]吾台翰林之中衰也則繼而復將不有望於執事而誰與哉執事上師聖賢固不以諸先生所至者自畀而沿河至海若遜志靜學二先生者亦豈可少

哉今其行義勳業卓然在人耳目者舍文字亦無所與徵是以鄙心於執事之文字惓惓亟欲一見之為快也蓋將以卜吾台斯文之中興以為不朽之盛事耳執事其終有以教我哉舍弟便聊此奉問草草殊不盡所欲言百凡惟情亮不一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七終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八

復王濟之

黄汝術處寄來手書[illegible]感荷不淺衰病之餘天台雁蕩雖近在咫尺亦不能掀到何雲霄萬里復有相從於此之理哉此特居廊廟而思山林之恒情耳雖然於此益見以見平生之高致然青宮元僚培植國本正天下萬世之所仰望又何可以輙與此念哉告者乃謝於僕不俟久當以此言進也

復余秋崖尚郎

問志成有繼宦子孫以祖父不得預者至相訾謷以

求以附噫吾台所稱十大儒五大臣六忠臣若二徐若二杜若清獻若遜志若靜學諸先生者今其子孫果安在哉而諸先生之行業文章彰彰在人耳目不特著之郡志而國史列焉者固不待子孫而後顯也抑嘗見秦檜之事乎檜裔孫三世為史官所以為其身後之慮者至矣今其萬年之臭卒不可得而掩是天下之是非固自有不可磨滅之公論而何以紛紛為也苟必欲顯其祖父之善名則莫若取法於舜禹足矣而何以紛紛為哉彼紛紛者使盡如其所求亦徒以誣其祖父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

與羅祭酒明仲

一別幾二十年雖再涉仕途而兩不相值豈非賢者之見知已之難逢亦固自有數耶衰病之餘窮居獨處蓋無日而不思欲如曩昔之一聽高談闊論其何可得先得我心不識故人亦將有同然否也先生子孫之多且賢晚景之福殆無與京僕天下之窮民也孤孫雖幸入小學而幼子尚在索飯之鄉身計茫然所苦者空庭獨坐青山白雲自爲賓主一靜之外別無一念獨恨平生知已死生離隔不能不時時悵然于懷且休致後每欲俯問而苦無良便望恕至今詩不

以為罪也匆匆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與張廷祥先生

龍江之別幾七八年中間雖聞遷轉及歸養消息皆不及一致起居以少伸契濶之私此心歉然日來諒惟綵侍之餘著書談道其樂無涯鐸衰病日甚百念沮廢何足為先生道哉茲因便人往葉方伯處敢以先叔父叢稿奉獻蓋雄文傳布之功不敢不知所自也匆匆詞不悉意惟情亮不一

復吳宗傳侍郎

貴价行歸辱手書以先大夫墓表見屬亟讀再過豈[illegible]不[illegible]蓋瀧岡之表縱不自為亦若如東坡之求如歐陽者而托之顧以委之於僕何哉便中具此謝免知不即許亦當勉短製命第恐文詞陋劣不惟不足以發明先德且并為之累耳不然豈敢為知已惜此一舉筆其恃知愛復有所瀆弊邑三年連遭風旱民至掘草以食死徙未已縣雖申府類皆務為粉飾實不以聞令者縣民既千百叫哀號府庭勢不容已乃為一奏備恐下情不能上達視為文具茲因其所差人去敢此求援萬望於部諸公處一達此情祈於必得誠萬萬幸也夫以天下而視一邑固不足為重

輕但四支有一不靈頭目未免為之嚬感況廟堂之憂國諸公之素心也周老先生舊雖辱在僚末今者雲泥懸隔亦未敢率易奉瀆惟先生力為叱名一言庶幾其可耳人行匆匆詞不悉意百凡惟情亮不具

復李兆先

辱示諸作亟讀再過隱然有喬松着根驟子墮地之勢殆得而過之哉不特老夫縮首避舍而駸駸逼人且將撞破烟樓矣但[illegible]健羨雖然未可遽自足也昔之稱大君子者固其天分之素定然亦未有不自學問中來者況夫天下之理無窮安有安坐一蹴以

門至於聖賢之極致若此者乃文章家法則趨庭之
際自有所懲因無俟於愚言之喋喋敢借所寄海釣
先生詩前為詩一章以答亮之萬々

復李西涯

近從京進士處附奉小柬粗答惓惓汲引之意悪詩
數首諒亦隨達并出處之跡志此亦可見不復敢喋喋矣
九月初拜領 恩命惶恐之餘未知所以報塞已將
衰病實情具告府縣欲本布政司乞為辯免猶恐遲
悞故特具本令家人親齎託家叔附縈指引一進萬
乞調護庇覆俾得終遂首丘之願亦至願賂道路所

謂生死而骨肉也豈徒平生知己之感而已哉和得
重經西涯詩二首輒用附達僕之願先生之留猶先
生欲僕之出第所處之地不同故不得不各言其志
耳此亦豈敢為不知己者道哉鄙文數首亦用以答
向者見教之意且以粗代契闊晤言之萬一又豈敢
以不可朽書之質而故上累執事之發哉今郎不我
遐棄視以諸作益騷騷乎有跨竈之風亦敢以一詩
相答不識以為何如便中統希報以一言幸甚

與黃大尹

向以杜清獻公墓事奉瀆尊慨然判決付其裔孫典
守豈勝感激蓋吾台自有郡以來先哲之德業文章
赫然在人耳目者惟清獻公實為之首是雖後生小子
所共尊仰然其墳墓所在向非守土之賢如執事者
擁護備治於異代之下幾何不為強暴之所侵奪樵
牧之所荒穢也哉此僕所以重為感激而復竊有請
也近會張木齋論及茲事極加歎賞且曰車玉峰黃
壽雲三先生之墓但在西鄉儒地與清獻公者相去
不遠亦皆荒穢不治三先生與清獻公實相師友道
德文章固亦相伯仲也歷考吾台先哲誠不亦有過
此三先生者今幸墓地相近脫復慨然同加備治表

以石門禁其樵牧豈非吾邦千載斯文之大幸也哉
伏覩 優詔屢下凡所在先賢墳墓有司皆為脩治
看守則建以祠宇歲以均徭一二人守之俾勿至於
侵擾荒穢固亦奉行 詔旨之一端亦豈徒曰尊奉
先哲為後進之所當然也哉凡此類非簿書條格之
所急俗吏聞之不以為狂則以為腐向非篤好古道
如執事者僕雖至愚亦安敢為是不知進退之瀆哉
草草詞不悉意惟亮察萬々

復謝方石

僕不才衰病久矣諸公不知其然謬相論薦以致誤

眷 恩命之臨凡在宗戚交游中罔不以行爲歡其先得我心而爲我忠謀者獨先生一人耳古所謂知已者豈易得哉第僕之不能再出者不過分與草木同腐耳未必能如先生過爲奬借云云之萬一也敢借重經西涯詩韻草草以謝詞不悉意百凡惟情亮不一

與陳太守

向時枉過感激之深惶恐無地蓋以感恩不干已事平論枉辦上瀆威嚴自世俗觀之誠亦愚甚之甚不特可笑可怪而又有取禍之道焉然竊思之郡侯素

知我者未信而言則以爲謗信而後諫庸何傷哉辱之所以喋喋不諱不過欲上全郡侯好生之德俾千里之内無冤民耳郡侯誠平心以思上體 朝廷欽恤之念而以一民不得其所爲已責將不我爲忠臣乎忠不忠不敢知歐公有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環千里之郡亦豈知無能公其論於盛壞者哉且盛壞非有可要之釁非有可利之辦雖三尺子亦能知之僕雖至愚又安至以是之故而上瀆郡侯之威嚴以自取其禍於宗戚鄉黨間哉是必有不得已於心者不得已於心而不得不發之言雖天地鬼神亦將臨之況聰明如郡侯者寧不爲之一動心哉僕用是以不懼亦惟至理所在而曠度洪量當有以容之耳余弘德姻戚中之最厚者冒昧而來中途而病蓋亦在懼禍之列出於其情所不能自已者特區區與郡侯之心恐未悉耳因其行專此請罪伏惟亮察不具

復李西涯

昊經來辱手書開諭懇至上自 聖恩下至與論動千數百言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僕雖憒然無所知芒汗之餘敢不躍然思奮以求所以報稱於萬

一哉第僕之鈍樸不才雖先生之所素知而衰病百態遍年以來先生或未之知故不自覺其以借汲引而委曲以至于此也舊病不敢重述別後在南都時兩腿麻痺率難久立丁祭時忝辱首班最所艱辛故不得已懇乞休致亦豈徒以家難之故而故爲是哉罔哉致仕以來復感下部疝氣三四年間雖覺稍減而今癱再作甚至迎送行立亦不能禁而祠墓拜跪之際艱苦尤甚蓋年愈衰而病愈甚亦理勢所必至也但 聖恩深重愧醜當寘然而受心實不安只得遲遲前來以爲進止是用再具情詞意圖辭免浙府

仍以舊官供職庶幾少遂區〻以安愚分或者他日
未能報効萬〻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亦不至狼狽
鄉佐職名以去猶之可也若又居之不疑雖　聖度
如天不加譴責而僕之慚負死且有餘辜矣爲此不
得不備瀝肝鬲以陳仍乞於宙長二閣老先生處一
露血情同賜庇覆調護俾不至顛踣道路以至上孤
國恩下羞輿論爲幸誠萬〻也所有元次山字韻二
詩亦敢並次奉復以少輸未盡萬一〻私統希情亮
不具

復傅體齋

僕不才繆爲諸公所論薦以致　聖恩濫及忝汗既
地自顧缺然其何以塞天下之望而報　主上之知
況別後舊病日增而年愈暮山林枯朽之狀與廊廟
優游者固自不同又曷敢以同庚論哉第　恩渥崇
深敦勸懇至不得不扶病前來具情詞懇乞以聽進
止伏望調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
萬幸也山字韻佳作就此奉答更乞改教萬〻

復謝木齋

僕自分蹤跡疎遠不敢以時奉問顧辱手書上述
聖恩下及交誼惓惓懇至其何以堪且僕之不才先

生之所素知况今年衰而病愈深誠無以[illegible]重
而[illegible]致消埃之報於萬〻也第　恩命所臨不敢坐
視〻得扶病前來仍具情詞懇乞以聽進止伏望調
護庇覆俾不至顛踣道路以保餘生誠萬〻幸也匆
匆同不悉意大都已具西涯先生書中統惟亮察幸
甚

復[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不知已雖西涯
[illegible]也[illegible]借西涯[illegible]爲惡詩二
首以深致感激之私夫何今者乃復因其說俾僕

衰病愧恐之餘無所適從將謂之何哉茲不得已再
具情詞懇乞伏望於西涯諸老先生處一〻往者之
意俾僕蕭然餘生得以少安愚分誠先生再造之惠
也草〻詞不悉意伏惟情亮不具

復章秉略

夏間嘗因東浦朱氏附奉賀柬并西涯先生書一封
煩爲轉達諒必到已久矣夏經[illegible]來辱手書開諭
懇切下至家事委曲亦罔不至非知愛之深而爲我
忠謀者能若是哉第別後僕舊病日增仍感下部疝
氣方今[illegible]發作[illegible]艱難已告本府撥醫調治俟

稍痊可以為起程之期蓋前旨行琼文移至日亦嘗
具告本布政司乞為回覆勘合又托秦司副兄帶去
陳其本草煩辦事家叔膳寫着家人一進此十一月
初旬事也不々嘗達十二月初九日始得吏部咨文
茲又專具一本托令親汪大頁帶上煩付家叔一進
倘家叔已歸就浼盛价為之此與何司寇事體大不
相似決不敢以無似之故而上累執事也但家叔道
阻求一々直達勢亦不能故不得已有此展轉耳僕
自度縱不敢違　召命亦須一來亦須俟一二月間
天氣稍和方可從事然猶未知病之痊否與行之能

至何如萬乞早為一進得收回　新命少緩行期誠
萬々幸也

再復李西涯先生

春半鮑一鵬去嘗奉小柬備言入春以來情況之惡
有不可行者既而思之前者陳乞之疏業已行矣爲
可因此遂止故不得已四月十一日扶憊出門山嶺
勞頓隨路將息直至五月十一日方達紹興道路至
此甫五六百里而延歷已三十餘日且行且病中間
曾情即此可驗非敢誣也初意二疏必有一達[illegible]
主意必有矜憫而委曲調護亦必復有如昔者南都

之羈故雖遲遲而心亦頗稍安不意至此始得章進
止豈乃以迂腐窒礙之言不可上塵竟尼不進恐懼
顛越之餘兼以病遂復大作幾至不可救藥上累故人
於我之誼故不得已有此懇乞而紹守目睹其實亦
復慨然為之陳請惟先生知愛素深必不吝一舉手
若得中道生還待盡南畝以仰觀今日太平之盛則
二天之恩當何如其為報耶僕不得已只得在此調
養俟大暑稍退逃遁還家耕藝待罪惟高明亮其無
他更加匹覆不勝幸甚或者江南小官之就有成山
陰一舸子猷之興未必專在於前也不識造物者能

終許之否乎病中言語無次不罪萬々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八終

先此知過別後中夜展轉不能自安既而思之感恩知己昔人分為兩事僕竊以為知己始足為恩安有感恩而出於知己之外者哉昔者孔子使漆雕開仕非不知其可仕而故使之也而其自信之篤終不若開自知之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今僕之不才未至顯有過惡僕之多病亦復隱在腹心他人豈能悉知獨僕之愚深知其然而不敢自欺耳僕雖至愚不敢上窺開之萬一先生以大賢之資而孔子固不多讓而又於僕四十餘年知己之交豈有不量其愚而故為是羈縻之恩哉始而誤使之仕終之況其未信而

聖人所不棄也何乃固執始仕之誤之不為未信之悅哉昌黎有言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夫不毀之譽未有終能以無毀過分之樂未有終能以不憂以僕之不才多病而復強挽之仕惟日加憂懼而已豈能卒保其樂以求終此譽哉蓋心既在所憂而力又不足以任於是病日益深事日益壞不惟僕之進退無據有玷於士風抑恐廟堂用舍失當有傷於國體待其至此而後言去縱　朝廷不加之罪僕亦何顏以立於世曷若因其固請而姑從其所欲哉僕鄙情已具將欲再乞以重遣三老先生之意不敢妄舉以自取辱若得稍加寬假俾僕再輸其情或者　朝廷矜憫而卒許之誠萬萬幸也不然扶病從仕恐亦終不能久於此矣劉老先生尊嚴不敢屢白木齋先生昨已面陳亦不敢別具惟先生委曲調護終始成全知己之恩尚不知其何以報也臨楮無任悚仄伏惟照察不具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九終

桃溪淨稿八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謝鐸撰鐸有赤城論諫錄已著錄是集凡詩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葢李東陽因其舊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淨稿爲名然瑕瑜参半猶不能悉爲刊除也

滄洲詩集十卷續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張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成桂刻嘉靖十三年毛淵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滄洲集十卷續集二卷》提要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諺語老婦稚子所通解咏為絶妙又若易然何哉

蓋詩之之於後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徇癖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朔其大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門覓句者之為工也

是又特以為易邪以為難
邪蓋所謂興於文者以其
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復
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
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
而有益乎名教政事之大

必其識足以知其窔奧而才
足以發之然後爲詩及天機
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
繩墨而合者故詩非難作
而亦不易作也吾友滄洲張
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

詩縱手運筆衆莫能及
其凝神注思窮深鶩遠
一字之句寧闕焉而不苟用
晚乃益務沈著高簡之辭
而盡斂其峭拔奇倔之勢
蓋將極乎古人而不意其

遽止也蘇之詩存
國朝必稱高太史季迪合
天下而言之未見其能或
過之者使先生之同時居同
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孰
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

為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
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
乎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
志也姑就其所至者言爾
若其恬澹寡欲之心端居
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

于用天下之所可惜者豈但
是哉予於先生同年進士又
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孫璉
尚在縗絰抱其遺詩而乞
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隱
子瓛以留予家而靜逸亦

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三公
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
授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
府判桂刻于淮安書成成
意以其事上京師請予序
乃為題其編之首先生名

泰字亨父別號滄洲累官
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弘治庚戌閏九月九日奉議
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
侍講學士 經筵官兼修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太倉張泰亨父　譔

苦旱詞

祝融赫怒輦来南隅朱鳥後嘯火龍前驅旱魃佐威羲和啓途赤自隨列冊蓋雲敷大繖褰宇周遊天衢玄冥深逝句芒遠逋六合塊炭萬邦一爐天柱幾焚扶桑殆枯鼇懼海若號奔天吳山條草木地毛青腴稿彼苗稼苦我農夫下土耗斁今人何辜南箕空揺北斗乏酤願乘長風上叩清都請蓐收節摅炎官符覺雨師夢授雷公枹排决銀漢掀翻氷壺一灑煩囂再消炎痡枿朽還榮蒼生更蘇寸衷斯遂千載同娛閶闔邃穆雲霄邃迂徘徊未徃仰望長吁

春日睡起

春眠仍值酒初酣柰可梁間燕子喃好夢斷來何處續落花風雨滿江南

吳門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自荒蕪江魂吼浪空讎越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月落已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曈曈水渺湖

婁城晚眺

高城一望思茫茫湖轉婁江入海長邊境到今非漢縣古倉何處積吳粮鷗棲淺渚寒蘆淨鴈落平疇晚稻香野水閒雲吟不盡玉峯西面看斜陽

采蓮曲

翡翠樓臨鸂鶒水朱簾捲曉香風起靚粧揺蕩湖色澄一樣芙蕖鏡光裏蒲深郍暗人跡稀菱歌声裏双鳧飛攀紅採緑日易晚夕燈愁對文君檻金羈白馬誰家醉桂檝迎秋減芳意荷葉經霜缺舊圓藕腸欲斷絲還縈

初寒曲

金錢弄霜寒淺淺小閣雲簾朝不捲飄風起閨羅袂單翠襖出箱香冉冉薰爐試手龍煤温半床衾被愁黄昏芙蓉落瓣荷幹禿鴛鳧還傍南塘宿

長門春思

萬重花盡踨烟深鞦暗顰如何請禁裡有此脩
賜春

先月樓

十二闌干倚碧流晚涼高處易驚秋一輪皓魄
初離海萬頃清光已上樓玉笛叫雲星彩沒金
樽酌露桂香浮水晶簾外天風度定有仙人跨
鶴遊

送郭用常十七韻

南山何崔嵬雨氣更亞凡大塊鼓高飈蕭條衆
芳歇有美同心人秋姿皎如月交遊歡不足攜
手話明發鵾鵬萬里心駿馬千金骨南北天地
寬好去朝鞚閱追餞江之濆霜蹄謾超忽新沽
武陵酒鱠出吳洲鱖劍舞足飛鶻高歌振林樾
恥為兒女情出門攀綠髮仰聽日杲杲浮雲已
滅沒遺必待經綸行矣忠須竭補草尭舜衮拜
首皐夔筋丈夫各有志肯為風塵汨我亦久羨
鰲投釣狎溟渤所思在蓬山道阻不可越憑君
報通津步武承明謁

秋夕

醉起芳齋[illegible]虛簷露氣清水搖[illegible]月動雲[illegible]
星行疎草鳴蛩切寒枝宿鳥驚有懷眠未得猶
坐數殘更

秋興

歲晚滄洲遠索居窮愁猶抱古人書秋風破帽
雙蓬鬢落日疎烟一草廬楚國山川悲宋玉蜀
州琴酒困相如同時未遇非今日回首江湖思
有餘

西北雲山空悵望東南天地久盤桓漢廷人喜
誅曹節廣塞誰當破可汗四鎮雲移新節鉞九
天日照舊衣冠鵾鵬冷落秋溟外只待長風振
羽翰

西風原野歇芳菲猶自登臨趣不稀秋水碧天
涵白鳥晚霞紅樹帶斜暉樓臺幾處清吹笛砧
杵誰家亂擣衣宋玉有才宜自愛悲秋何必重
增欷

江雲慘淡蔽秋荷嘹唳聲中朔雁過謀食幾時
粱稻足棲身何處葦叢多寒宵不畏衡風[illegible][illegible]
日應愁遇網羅砧杵深閨人半老塞垣消息近
如何

砧聲

誰家奘意早夜急搗衣聲少婦閨中力征夫馬
上情野風吹斷續關月伴淒清願與將軍聽聞
邉暫息兵

寒宵曲

芙蓉露冷飄香玉風龍衣湘簾弄紅燭銀屏閤謢
珮瑞聲翡翠樓中人燭宿銅壺水滴秋點長寬
窓缺月侵象床起拈金剪指生雪素羅無光紈
段香就紈欲寫相思奇心呵凍筆毫不成字梅花
消息幾時来翠禽無蘇蝴蝶死蘭薰不溫眠未

能錦衾疊擁鴛鴦綾曉鴉啼醒少年夢枕前淚
積珊瑚冰

送人從軍

騮馬載黃韜沙場去獨遙遙一心扶日數萬里破
天驕夕塞邊烽冷春燕野霧消看君持一劍功
業樹雲霄

疾風捲高岡

疾風捲高岡吹折梧桐樹驚起雙鳳凰分飛隔
烟霧遺鵷落平林白日聲栽路生即失凰兮啾
啾向誰哺凰去朝蓬宗悲鳴幾回顧念誰將叱

聲譜入瑶琴訴持以最初心無今聞新故

思凰操

鳳失凰兮哀以呼凰不来兮鵷鳴呱呱凰雖棄
鳳兮胡棄其雛鳳之無良兮雛亦何辜雲海其
茫兮歳月其徂悠悠我思兮君其有知與無

哀鵷操

鵷兮無啼鵷之啼兮毋不知爾之寒飢鳳之忸
怩梧高高兮爾未能棲天寥寥兮爾未能飛爾
之能飛兮其無忘乎毋之思鵷無啼兮徒使我
心悲兮

吹笛士女圖

氷簟銀床倚石屏芭蕉涼露濕秋庭鬱心試託
湘江竹吹向流雲與鳳聽

梅雨

江鄉五月暑何處滌煩襟葵日遲遲暮梅天忽
忽陰野田懽雨足風閣愛涼侵不見荷花發陂
塘水正深

咏蘇武節

朝持漢家節暮持漢家節節存漢家信旌落胡
天雪雪中持節苦不惜指凍折朝光動沙磧仗

節朝濵日夕風捲寒雲枕節仰漢月節上見龍
顏節下見金闕生當與節俱死不與節別節不
可為衣亦不可為食非能託賤軀所貴為漢物
老去節無恙豪來節可恱不惜少卿持別淚空
沾血三軍可奪帥匹夫志難奪一節萬古名壯
士永激烈

雜詩

貧女昔未嫁幽獨守閨門一朝遣遊子恩愛難
具論生世不免別永矢情勿諼遊子偶遐征迢
迢隔寒温空房難獨居值此春旦暄濃粧耀北

里拾翠遊西園寄與東家姬各重平生言
宵宵白玉堂欝欝黃金臺迢迢阻雲雪何當陟
重階我有珊瑚鉤可以贈所懷徘徊西北風未
能凌九垓不如飲美酒待月滄江涯

苦雨歎

五月六月雷不鳴風聲雨聲何曾停災天如秋
氣凛凛晝日似夜雲冥冥虹蜺死絶蛟螭鬪海
入原田苗不救難斟北斗觧人愁欲鑿南山補
天漏

寶劍篇

太白之精落太冶祝融煮秋天為頳鍊乾越砥
刮寒星提起氷泉手中濶青蛇紫虬未飛掣玉
函寶鞘雷欲裂豈得蹉跎壯士心會當吞吐妖
椎血龍光夜蝕牛斗宮白帝慘淡愁西風地軸
平平穹昊正方知精鐵有神功

河仙謡

銀河迢迢界秋昊碧沙兩岸生瑶草氷輪半浸
練影寒兎杵聲乾桂花老錦鷄宮對烏鵲橋鸞
車輾雲天女嬌河西郎君雙髻小牽牛畊烔種
蘭茗翠帔仙裙笑相遇星羅斗帳穠香護贏女

吹簫慶合歡羿姬獨宿啼清露天上恩情惟此
夕求巧女兒那刺促蹊烏不管經年思須臾飛
上扶桑枝

嘆別者

落葉分飛渡江島江上離筵對秋草千觴不滌
寸腸愁強作壯顏心已老一夫從征邊海頭三
千賓客無能留在家莫咲行者苦門風易樹身
難謀君不見金瓶玉椀人皆愛東隣買取西隣
賣又不見華樓廣廈交光輝前主拋遺後主誰
人生少作子孫計千里萬里難相隨

徐州呂梁洪

巨靈劈斷大山根一派洪流浩刼存萬虎嘯風搖地軸六龍驅雨過雷門馮夷窟宅愁波溜水帝鑾輿向海奔人力易窮天險在英雄回首合銷䰟

徐沛道中

蕭條徐泗路野望少人烟瘦馬嘶長阪飢烏落遠田葉聲秋樹裏帆影夕陽邊便合乘輕舸沿流上濟川

京館與郭吳二友夜話分韻得明字

鍾盡山城斜月明一宵佳話十年情霜風不畏寒欺客賴有綈袍舊日盟

京館呈徐文量同志

我來都下初為客家在江南未說歸旅寓不堪長悄悄交朋莫厭故依依經霜短褐知寒早歛雪關河見鴈稀共喜梅花消息近不妨傾酒對朝暉

旅思

一別吳州鄉信疎辛勤羸馬客燕都狂才自哭千微祿薄命何勞謁大巫天闊塞風吹鴈斷夜寒關月照人孤朱門未了彈冠計早夢扁舟去五湖

寫懷奉吳鼎儀

海國秋高鴈影分都門回首悵離群山川歲盡邊風急城闕天清暮角聞遠道鶉衣愁塞雪高堂鶴髮隔江雲貧干祿養真堪愧不謂同心亦有君

寄挽李文耀先生二首

片玉含輝落九淵青袍今見誤才賢天門罷謁三千路雪案虛留二十年骨肉早傷

燕怙恃箕裘誰復嗣流傳蕭條欬館殘經在長使諸生哭鄭玄

鵾路迢迢不見君雙揮雪涕濕青雲劍埋蒿里千金棄火烈崑岡片玉焚花院啼鶯窺伏枕草堂幽蠹蝕遺文昔遊多少詩情在山海凄凉正夕曛

寶節堂手卷

妾家錢塘瀕蛾眉照秋島十九適洪郎棄妾何能早苦懷三月春生兒似郎貌但願兒有成不惜朱顏老兒成郎有傳妾老終自保願依陵上

荊不學丘宣草義心天地知自節以為寶

春思

暖雲吹雨過蓬萊九陌風光照眼開公子春羅輕浣酒美人弾鬢不沾埃花隨玉馬看山去柳挿香車上塚回惆悵西山夕陽外烟綿碧草繡金臺

為客京華秋復春故園回望杏迷津清江白石鷗無侶碧瓦金堤花惱人曲曲宮泉留飲馬絲絲御柳拂行輪天邊更自饒風景莫漫傷離重損神

傷春曲

東風吹春涤柳條晴花捲雪烘不消陌頭小華輕遙遙緑波無情漫藍橋小雨生寒暖猶薄盡日無眠倚朱閣昨夜黎雲入夢香腰肢舞困鞦韆索

春寒曲

鞦韆索上顛風生儂家小院寒輕輕柳眼低回曉凝碧花顔欲破春無情半捲朱簾羅袖薄芳塵妬繡窓間落安得巫山十二屏飛入瑤臺謎香懷

寄武鎮海用韻

別來天外首重回懷抱那能一笑開闕樹夜懸千里月江城春老幾枝梅騷壇久羨驚人句幕府遥憐作將才應笑腐儒成戀闕東書蕭瑟傍三台

春晴即事

古薊彌尭句今皇亦聖人詔書憂不雨使馬發殘春西域珍須貢中州賦合均群公幸無事誰復諫書頻

見燕

垂楊欲暗柳花稀今日他鄉見燕飛處處啣泥矜霽雨雙雙掠水弄春暉江邊舊宅曾為主天上新巢亦共依老我宦情兼別思秋風應羨社前歸

風沙篇

大塊為誰忽爾愁浩乎長噫吹九州捲起寒沙地側立黄河高飛浪不濕共工怒氣觸不周石斷天傾五丁泣羲和失色蚩尤舞颯蹹陰山嘯群虎安得猛士移八溟霈作中原洗天雨

端午

東舘榴花照眼開端陽角黍薦盤來淅蒲綠對它鄉酒細雨黃思故國梅门茺罷覲戎馬戲侍臣還錫彩絲回感時莫作悲湘賦聖代何曾有棄才

公無渡河

旨酒泛繩火燎蛾猛虎落坑烏投羅不用爾命柰爾何公無渡河河邊無舟河面有波蛟龍餓欲吞鼋鼍公無渡河竟渡河旁人永嘆婦淚沱安得河水乾求公葬此河之阿封之樹之警其他

夏日張氏西舘寄吳鼎儀五首

客心軒冕外林色市城中竹簡長消日絺衣不拒風補巢來野鵲摘果任隣童樂境無勞擇誰云吾道窮

背屋千章樹通林幾尺溪不時聞鳥雀無處着輪蹄山果垂枝折園蔬秀甲齊交游阻炎熱何日此分題

城中閒地少不謂此幽便洗眼千章樹開心一鑑泉翠棲純作翎騮馬玉爲鞭應笑虛齋裏楊椎尚草玄

樹隔黃塵净陰生柒夏寒時來稅征鞍聊以挂吾冠洗菊憐孤翠攀葵惜寸丹瓜藤無意緒日任繞斜闌

落日靜蟬響涼風生樹頭林花自開晚客鬢已驚秋芳意芙蓉近溪情菡萏幽愛吟吳季子清景肯來遊

秋夕

秋風向東發夕日仍西斜鳴蟬戀餘暑歸鳥皆殘霞遊子在京邑扗紉悲物華珍重故山月飛來此天涯流光勸卮酒涕倒還憶家迢迢江海夢泛泛星河槎道逢採香女爲余止浩嗟君晉桂枝露滴着芙蓉花

七夕二首

客意驚秋早星河入夜清人間那契闊天上亦悤情不用求殊巧深拚拙此生君看半輪月三五自圓明

秋至銀河耿天清玉露濡素蟾斜欲墮寒鵲自驚呼牛女年年會嫦娥夜夜孤乘槎誰氏子的見此情無

織女

經年啼玉杼今夜喜清秋頗賴橋邊鵲相逢河
畔牛露裙香霧隱星帳彩雲流莫喚嫦娥寡明
朝與別愁

月

一年十二滿獨照幾千州今古從人看江山只
自由桂宮開永夜樂杵靜高秋耿耿孀娥操何
曾羨女牛

共鼎儀宿文量館

一宿故人館迢迢秋夜長露華清破夢月影白
翻床徐孺吟能好吳郎病不妨直愁紅日上客

許各紛詑

題溫秉中紅梅寄壽太倉張撫軍公美

色借蟠桃氣寒蘭叢根應自赤松壇春融雪水
珊瑚淨影落霞觴琥珀寒紋客絳綃呈舞袂蟠
蛾玉貌量靈丹奇標贈與長年者竹杖屛山倚
醉歸

戲贈

半年不照鏡只是少年時試把清鏡對蒼頭面
是誰

風入

戍樓風急數聲笳斷樹帶殘霞未知碧草先愁
暮芳期準又判謝花孤館清秋別恨長林落日
歸鴉 故園回望隔風沙海色漾漁槎石橋鷗
渚通潮汐溪堂小竹裏人家昨夜夢中歸去覺
來仍是天涯

寄吳鼎儀

天涯喪萬易經時多少閒情惱夢思碧樹鶯風
回夜館綠荷涼雨近秋池故人多病誰相問
聖主深恩敢自期垂白倚門俱有待青年薄祿
未應辭

足夢中起句

挾笙吹鶴渡瀛州霧濕雲窓玉女留夜半酒醒
人不見滿庭明月桂花秋

無題

山自蒼蒼水自藍可憐蘭珮委江潭仙遊不到
中原外客計長留北斗南秦管幾年諧楚鳳罰
絃無謝怨吳蠶稱應天上秋光好挂子香清玉
露酣

食玉黃子

京中每對及時果到手未嘗思吾親西歲在家

愛敬客碗出數實今嘗新非柿非李亦非李下
辨小物真遠人問之其名玉黃子見之慣者亦云
自珍柔皮均黃脫深蔕細肉醲厚封徵仁兪說
掛樹鳥應怯蜜房失味蜂休嗔熱腸清冷貯冰
雪渴心承洗無埃塵回首翻嬔故山物枇杷多
核梅酸唇安得携將致膝下百年老齒生華津

長門月

月滿長門秋思多起焚香炷問嫦娥紅顏可回
君王寵不惜靈丹奈爾何
昭陽歌吹晚風移金屋春寒獨蛾遲何似西宮

楊柳月一彎猶以妬娥眉

擬古

羲和鞭六龍騰東轉南倏西頹縱令三百六十
五夸父更勞迭步追不回遂令風塵間易老英
俊才欲揮補天手五色雲深天不漏欲掉下禾
舌一統江山無斥裂況乎雷霆壓面虎豹致憐
摧心魂未敢揚眉向天訛非湖龍已飛蒼梧冥
空啼結繩要蒙在何許瀟湘洞庭渺瀰瀰我亂
臨流吊千載一葉因之弄雲海焉能久曠三山
期坐使朱顏爲伏以

對易有懷宜菴先生

秋堂閒卷對羲皇記得髫年侍講席厳納已知
才調短翅承無奈道途長青山古桂含涼思滄
海遺珠耿夜光仰止西風重感激空緘慚與塞
鴻將

寄奉鄉先生胡友蘭

夙抱童蒙質從游啓迪新乾坤難報德江海易
隨身一別壇前杏長懷席上珍未由操几杖詩
鬢恐垂銀

寄居竹隱者

先生不出戶天下事還知詩寄城中弟經傳膝
下兒北窓當暑卧南畝及春菑應哭征途客滔
滔何所爲

聞武鎭海總婁上軍作詩志喜且以寄贈

幕府新交疏侯門舊剖符
命回天北極威動海東隅節鉞兼殊鎭聲華重
兩都平生好文意應不賤狂儒

憶三兄

秋風刮天雲不破連昏雨脚嘈嘈墮旅舘寒燈
清對常憶着我兄難穩坐我兄昨禴場屋災直

自山東遠未過時床彌月今在途值此得無寒
與餓況恐官漕歸路遲取逕不曾趁蓬舩晝行
定買何處飧夜投可藉誰家卧我雖在客猶在
屋在途豈免泥塗涴父兮母兮抱復提生我與
君不易大今日天涯不相及延頸含啼劇無那
但願骨肉長相親何用高官與多貨

思親

天清朔鴈又南飛秋晚江魚憶正肥碧水不隨
張翰舸青雲多負老萊衣風霜短杖鬢應白砧
杵高堂力恐微聞說吳田歲豐稔諸兄甘旨未
應違

雙桂賦

練色洋洋其東兮導瞑湟而注濱菀喬木于時
處兮有南州之雲仍承厥先之流澤兮諳德馨
之充庭叢桂株之雙峙兮口欣欣而向榮鍾太
和以深培兮奚獨假乎地之靈方春日之載陽
兮桃李耀其偏反爾含英以需時兮豈句芒之
蔽覽修百卉之具腓兮招搖指乎西昆蟲風霜
而並秀兮冽氣摩乎蒼烟斜碧幹之鑑㲲兮傲
珊瑚之交柯槃泥泥其葱蒨兮萃翡翠兮淒淺

有鸞協翼而對舞兮蒼虬夭矯其相拿蔭清虛
之欄檻兮髣髴姮娥之家對叢叢而綴苞兮亦
離離而放葩孕中方離正之淑兮殊或黃而或
丹鳳蹌蹌而欲下兮覬金粟之可飧宛仙姿之
聯袂兮舉瓔珮之珊珊致不聞乎夜泣兮何絳
珠之紛紛冷飈轉而赴闈兮齊渙發乎奇芬斥
薰蕕之鬱靜兮陋荃蓀之葢緼宜楚纍之譜騷
兮將進列於擷蘭彼尋常之草木兮合縮足而
斂顏且儼美而相辭兮招王質於風塵弄華月
之娟娟兮愛秋色之平分信皇穹之無偏兮沐

湛露之孔勻匪一本而連枝兮胡臭味之劇倫
顧不狹其兄若弟兮交君子於歲寒抗松栢以
後凋兮夫豈同援與蘇榛醜鄙林之孤發兮將
寶園之比隆矧篠蕩偕色葺兮亦既登于虞宮
懿堅芳之當貢兮孰云忌而弗庸隷韡韡而梧
桐蔓兮曷不申歌以載頌辭曰桂樹雙薮兮暇
之易彼美人掇其英于青雲兮蓀琳琅排瑤圃
兮參翱翔薦玉食兮承明作柱石兮總章樹勲
兮汗簡終千古兮有優芳

送金生楷

丹山鳳雛下輕飛去拂滄流刷羽衣擬待[illegible]風
回舞舞卻來天上覧朝暉

漢宮詞

被寒燒盡欝金香侍女無言立近床一樣[illegible]
停滴點南宮夜短北宮長

送胡器羲

立馬燕臺暮長歌一送君高楓明夕照遠鴈波
寒雲贈別那無劍論交自有文騂騮韜屈膝千
里會空群

明妃怨

黃金不買美人圖留得傾城事羯胡翠屋有春
寧失寵氈裘雖暖若為娛琵琶淚落邊風苦環
珮魂歸漢月孤遺恨淡頭封骨草年年青似灞
陵蕪

滄洲詩集卷之二

天台張泰亨父　譔

遊仙詞十七首　四言一首
擬古一首　讀史韻語二首
古律絶句六十六首

遊仙詞

客邊獨夜寒清寐少離懷欲想不無亂
諸心因作詩擬遊仙體使心有所繫然
皆隨意卒成真耶妄耶醒耶夢耶不自
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聲焉

扶桑帝子快彎弓百發金丸赤水東驚起北溟
双巨翮等閑飛到九光宮
十二瓊樓麗紫清銀河隔座瀉秋聲翠鸞扶起
瑤臺月人在仙家第五城
海風吹緲蔚藍天山湧芙蓉月湧蓮對對凌波
壓襪小相逢多是水中仙
蓬萊水淺不容舫欲借瑤池養六鰲王母裁書
報龍伯仙源秖好灌蟠桃
龍女擕筐到日南扶桑摘葉飼冰蚕繅絲倩得
鮫人手為織紅綃製舞衫

仙人天上好樓居門外酴醾種白榆一曲洞簫
吹向月夜深驚起海中鳥
魚軒碾破水中天霧鬟風鬢從列仙鼉鼓鼕鼕
敲向月洞庭君女嫁涇川
碧沙瑶草帶銀潢天女停梭夜采香也覺九霄
風露冷不裁雲錦寄牛郎
態盈娘子董雙成王母前頭一對行天陌偶逢
秦弄玉相將鳳管和鸞笙
蟠桃熟醞九華漿阿母臨池不自觴已賺穆王
馳八駿又教青鳥報劉郎

廣寒宮殿月中開誰奉君王到上來朝士無緣
攀逸駕只聽歸唱紫雲回
二妃天上遇重華錦瑟瑶琴樂帝家世上狂夫
休浪想對樗蒲闘紫蘭花
鶴笙鸞駕隔蒼烟天上那知更有天不向九霄
歌白雪怕人知是小詩仙
金闕西廂玉案前衆中誰是掌書仙欲波小券
支風月借與琅函五色箋
紫泥壇上火流紅夜半天神降竹宮玉器七千
陳湛露翠蛾三百舞靈風

白雀主人乘白龍老劉翻領太山封天翁亦解
讓捷足莫怪凡夫爭長雄
楊回不嫁倪君明東島西池各自行從女九千
公有伴任他青鳥自逢迎

冬夜懷鼎儀

北風吹盡塞南秋夜色將寒入弊裘霄漢壯懷
三尺劍江湖離思一孤舟禁城鐘定星垂閣醉
筆詩成月滿樓遙想楞頭吳季子挑書方且夢
伊周

酬吳鼎儀

霄漢惟應翔俊鷺隨行那意及吾曹桂林秋曉
多鳴鳳蓬海春晴孰躍鰲譯貢已昭文德致羽
書猶動
聖躬勞漫譽董賈聲華茂要見伊周事業高

雪晴早朝

長安陌上早趨朝騎馬衝寒雪未消凍鳥候晴
鳴御苑素華凝瑞壓宮梢氣凌仙仗朝儀肅光
泌龍樓曙色饒回望蓬萊初日麗五雲當殿擁
璚瑤

秋官孫郎中謫戍鐵嶺有感而作紀情寓

頗不必寄擲

請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胡爲當此際偷者稱亦娶署郎崑陽秀早登甲第名玉壼置秋臺剸煩刃離硎神知振暮謁公事恒朝競昨日九重恩今辰千里行出門試荷戈羸馬慘不鳴妻子竟誰託牽衣甫吞聲脫釵解弊襦勉爲飢渴營江淮隔親舍日暮浮雲征玉關餞氷雪鐵嶺愁旆旌平生赤心肝肯替白日傾尚願此白日長照渭與涇莫令黃河水滔滔不敢清

冬日旅懷

偶來彈拂貢生冠過眼京華兩歲寒貪細吟詩從劇瘦不多飲酒適情歡西山爽氣凌看劍北闕晴雲對倚闌時有鄉人覓鄉信臨書無語只平安

讀吳鼎儀西山作

才華犖犖貯高懷吟到西山句句佳白雪有聲鳴翠竹清風無迹下丹崖圭璋錯落陳周序干羽從容舞舜階試問當時諸作者幾人音與少陵諧

賦得

昭代難爲事隱淪也隨時常走清塵吟邀擲紫金城雪夢裏梅花玉笛春青史同心懷舊侶碧雲高意見佳人東風吹破銀河凍會踏仙槎理釣緡

哀王生詞

風伯肆雲炎靈妬才玉楚崑岡松顛徂徠騏驥毛燎鵰鶚翼摧熒惑犯奎戍此禍胎嗟若王生遂罹凶灾朝躋春闈暮遊夜臺豪氣烟息壯心山頹十年孤憤一聚寒灰弟撫遺息妻封殘骸春風綠草秋雨蕭苔焦桐絕絃添燈殞煤歲聿

云暮魂招不來腸斷青雲淚崩黃埃故人尊酒長辭永哀

擬李陵報蘇武

酒酣樂譔作子卿聆我辭單于欲待君漢且不得婦艱難無人境信義誰當知汝豈無兄弟誅泯早自罹汝母已辭堂汝婦更結縭其諸男女徑存亡安可期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斯陛下賞敎薄法令無常施大臣數十家族罪當滅是安危固難料子當復爲誰

試心昔在漢全家蒙主恩父子無功德陛下當
不指置位列將間進爵通侯尊常願塗肝腦以
圖報乾坤今日得殺身甘心死所安而況臣事
君猶子事其親死事無所恨願子勿復言老耳
不復聽自分已死人請畢今日歡效死君之前

感興二首

真宰匪雕琢群形貴然存仲尼躬删述代彼天
不言光明齊日月簡易準乾坤後來文章士蹊
徑日以繁疇能抱遺經沿流討真源沛然書獨
悟弗俾道彌昏

歲序忽焉暮寒威起重陰碩果委霜風生意幾
莫尋孰知微陽體潛養九原深幽探本無績寂
聽詎有音積之既彌月依然見天心子夜善端
發晝須防外淫

除夜

巽域韓年盡空齋坐夜分亂書移燭整殘稿就
爐焚春意呈杓準寒聲玉漏聞親庭分歲酒惆
悵獨離群

元夜

綵袖東風惜遠離玉京歌酒重追隨一年華月

初圓夜九十春光漸暖時鸞駕候明趨燕寢整
山豈暇賞龍池侍臣載喜
天心豫應進蓬萊萬壽卮

甲申春

王凡遣誅爲縉紳
綸音出震物皆春清彊悉罷虐留[illegible]當路重開
覈論臣[illegible]遺珍奇歸動貢直歎[illegible]猴湯仁鍾
山世德殊弘遠益見燕臺王氣新

傷春吟

陟西山兮望崑崙川渺渺兮塵茫茫東風起時

鴈北翔戰欲南征關路長豈為川無梁亦見車
有兩榮名戀人歸未遑子遠行兮親在堂記年
歲兮七十强怨髮變白朱顏蒼承歡會舞斑衣
裳俯兮仰兮皆奔忙山東之兄亦風霜庭隅之
別逝蘭香夫當竊祿婦去亡齊眉負糟糠結夢
啼鶯鶯林間鸞鸞聲喤喤可能識爾鳳若凰東
流水背西斜陽游絲綢繆搖春光搖春光殊未
央淚花吹雨紅浪浪胡為躑躅重自傷天涯春
草年年芳

京中春

[illegible]紬塵撲馬鞍酒房花市總成圍一家擁樂
東風裹多少春愁隔畫欄

東閣春試時雨

遲日欲晴暉春雲覆芳甸東風吹雨來物色忽
而變池催戲鱗出林緩流鶯轉平原何萋萋細
草綠欲遍沃野饒豐麥吾為山農慶萬物生及
時造化於斯見

東閣前試後口號

東閣前頭捧試題東郊時雨未成詩詩成午殿
春雲合小雨留人退食遲

萬松軒

軒前軒後萬株松翠雲蒼烟杳靄中澗壑高屏
風浩浩虬龍欲鬬雨濛濛垂蘿滿地歲月邈寄
葉生寒炎暑空我欲相過就林叟苺苔石上弄
絲桐

題畫

過來新雨江逾綠飛盡白雲山更青萬古閑情
付高調故人琢重洗心聽

翰林和吳鼎儀見寄

鳳閣前頭碧水西翰林高致排冊梯春深細柳
鶯千轉日午長松鶴並棲講散玉堂花影靜朝
回青瑣珮聲齊仙郎漫有同官贈雲裏飛來錦
字題

土城

層巒疊伏土城陰瞻拜塵埃痛入心淚雨欲添
銀海潤愁雲偏隔鼎湖深行宮不復傳
天語輦路空聞度樂音回首
神京壯天險萬年靈祚付
當今

送沈仲律主事南禮部

沈約高才人共稱臨歧欲贈竟何能一尊醽醁
傾沙苑五月帆檣去秣陵曉珮暫違清禁月春
曹遥貯玉壺水風流蕪寢多佳句千里懷人鴈
可憑

題畫竹

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窮日暮南陵
脩竹冷鷓鴣聲裏起秋風

菊坡卷

搖落衆芳歇其如秋興何頹然倚閑庭叢菊滿
前坡秀色引佳氣日夕南山阿和露飧落英陟

[illegible]柯風隊麻消酌靈芬忽来過永契沢
心違暮沠瑶蚝未須絃雅操聊復竟此歌

東風

最是東風管别離年年吹發緑楊枝行人去日
曾攀折每到春来有所思

採芝圖

山中過雨藥苗肥野老尋芝踏翠微紫艶倚風
迎曉秋冷香和露濕秋衣石田雲淺無勞種蘭
逕人稀自擷歸得向清時養眉壽療飢寧羡首
陽薇

題畫

千尺飛泉萬疊峯濕瓊寒翠落空濛山翁濯足
弄秋磵長嘯忽来天際風

送戴廷珎進士憂歸

目斷南雲哭母歸歸時還着母縫衣千里征途
從哭盡啼痕終比線痕稀

哭年尚書

一夜文光隕地曹六龍飛處失賢豪劍歸秋水
中台拆履斷春聲地斗高一代衣冠推鯁直三
邊黎庶哭頌勞鼎湖不隔尚書舄應從先皇醉

[illegible]

贈别蔡時中温州佐府

南客之官去浙東永嘉山水儘相容城當斗口
雲生壁寺落江心浪攪鐘松院一琴同吏隱花
時五馬勸春農未應别駕淹高足漢署人多識
蔡邕

贈市隱

人皆事禁進公獨事隱居人皆隱丘壑公獨隱
城隅貴適高尚情所擇非所趨門外自喧雜屋
中自清虚有山列屏几有水環堦除不茍謁王

公亦不文庸夫吟弄右上琴傾倒花下壺此樂
殊已多恐復為形拘至道了不煩達人與為徒
来者如會得天地吾其廬

象峯掃松送林進士誠

十年書劍五雲遊旅夢時常繞故丘天上朝回
龍闕曉越南歸去象峯秋松門月静藤花老石
逕薰風荔子稠此地仙翁盛親舊相逢情話凝
消憂

永思堂卷

穠華始秋凋衰草忽春緑而何丘隴間逝者無

還躚夕露消芳蘭蕙鳥叫風木上堂音容邇下堂愁緒續何以慰遐思中庭有慈竹

重慶堂爲徐進士志文賦

海色動天姥春華耀鰲峯下有仙人居騰堂佳氣重靈椿蔭喬枝慈竹茂萱叢鳳雛當堦立紋衣舞蘭風風吹恩波雲倫起攀飛龍金英分玉露千載渥芳容

挽芳梅屋

方干往日住山林屋近梅花不用尋冷蕊疎枝工部宅暗香斜影老逋吟一從遼海飛玄鶴長

使羅浮迷翠禽風雨騷壇賓客在死生誰保歲寒心

桑榆晚趣送栝蒼金兪憲

寒暑迭司化功成者潜徂歲晏不回駟長驅稀坦途知止懷昔人東門歸二踈榮貴輕弊屣名聲重璠璵令我望行塵先達去此都秋征迫故里落日在桑榆高影集歸鳥清陰散溪魚覩故候中林兒孫戲前除俯仰從容與永釋纓綾拘水必昧尋非回反茲晨恩壯勁老以息此道安可踰悅彼嚴好爵空言誇五湖

金臺懷古

燕昭昔好士高築黄金臺屈身事郭隗賢路從茲開豈不得辛行樂毅逕雄才咸激東破齊呼吸成風雷信義傾諸侯其如惠王猜齊趙失神駿委師任騎骿兵頹火牛下宿恥除復來荒臺意長使後賢哀

振衣上燕臺倚劍臨易水蒼茫夕日低蕭瑟寒風起憶昔呂秦殄諸侯忍陵毀韓趙且淪歸燕將欲何恃厚禮遣荊軻讐秦雪餘恥壯士果不還西兵下千里榮陰古廟社一旦隨榛杞已矣

復何嗟四海今一家

題友蘭卷

搴裳涉芳硼抱杖凌幽岑叢蘭似相引流香被蕨陰光風吹紫莖一咲諧素心慧𦭵青苔石爲彈朱絲琴楚調得新賞魯絃有知音日暮不能別佩之間重襟永言託末契市道空黄金

宿鴈圖

理倦霜毛宿晚汀旅寬應自繞秋冥西風莫攪蒹葭水月苦沙寒易得醒

送林先生歸老莆陽

除竹學士太常卿老去高懷慓近名檢遍圖書
帆髮短解還纓弁一身輕碧沙江路閒鷗引黃
蓟山庄稚子迎紗帽去隨松石坐依然林下古
儒生

送寶應周秀才邦慎

周郎別我出京國沙上雨晴雲未收按劍長歌
勸盃酒千林葉下風颼颼深期努力在黑髮不
用搔首悲清秋君才磊落自希有君家兄弟後
寡儔玉樹丹荊去輝映深山大澤休淹留我拂
星辰望溟渤覽社湖光清可越峯老書齋隔暮

濤何人吊古蘋花發一聲哀笛啼老猿萬斛明
珠墮寒月憑君拾取報飛龍青眼相思倚雙闕

蘇門蕭節婦

未嫁有二親既嫁無二夫為母當訓兒為婦當
事姑婦人自守真豈要名譽數婦人不出閨豈
要旌門閭碩言兒有成持此登仕途為臣若周
公弗謂忠有餘人間有是母當為婦中儒

仙桂堂為閻門周進士賦

十友盡非凡卉匹桂華何獨傲娜仙葉分孔翠
三山[illegible]香[illegible]神[illegible]韵[illegible]泄露下不羈丹容憂月

寔偷得素娥憐秋堂姮去餐金栗吐作珠璣貢
九天

感興

姬王華殷正十有三年春一月初建子我師適
孟津功成定爵王國有載筆臣時月既皆易殊
商亦超秦曾史號春秋曆朔諒已陳仲尼發五
始舊文多所回夏時冠周月傳者恐迷真加王
著一統聖筆斯遜親吾師紫陽論庶以昭獲麟

冬至早朝

九門初闢珮珊珊仙仗徐開傍毛闥動地歡聲

呼萬歲履長佳慶錫千官雪殘宮樹知春早日
上龍樓散曉寒朝罷似聞周太史五雲書瑞奏
金鑾

清風林為徐屋隱題

虛齋五更夢得向頗亦奇閉戶讀周易清風來
伯夷晨興值徐叟過我索新辭曰崑有可人繪
贈江南枝稱言清風林須子吟寒姿爛益何窈
窕琅玕鎮參差直篠凌激湍古根貫荒陂此君
聖之清好風時復吹烟雨忽飄散翁梢紛陸離
秋聲發中堂蘚色屏間滋石壁[illegible]鎖學野[illegible]

歆舌似聞幽靈語起予千古思重華日去遠洲
水愁蛾眉鷓鴣啼未休鳳鳥来何遅乜賢弃禮
法六逸恣酣嬉往者不可諌龍飛方在玆碩𢧵
伶倫筩譜以吉甫詩張樂近穆清以報軒轅知
勿令雅聲鬆頁此休明𣆶因圖寄斯作頎與三
益期

雪宿鼎儀據事揭題留四絶句曰呼童抱子圍爐掃雪

雪花潛入酒易冷硯水不来詩已成呼童熱酒
急持硯醉寫一篇羈旅情

雪窓燈火舊交期童丱看成抱子時借我置渠
吟膝上為君教誦状元詩

君家兄弟坐聯壁我亦偶来参片氈地爐酒暖
夜開酌爛醉不知風雪天

凍雲壓屋醉甍醒白雪滿庭詩思寒出門試掃
貯氷椀取便竹爐烹鳳團

雪晴馬上口號

雪壓黃塵馳道清曉天欲霽凍雲怪长安馬上
江南客詩骨凌寒衝自行

題田畯醉歸圖

扶酒香甜魚稲肥幾家留醉到斜曛牧奴背扶
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鬓短何妨花揷帽身
強不厭布為衣天寛帝力知何有但覺豊年醒
日稀

題襃忠録後

将軍報國殊韓烈丞相興師亦苦辛萬里滅胡
絶唾手二王存越且逃身謀強不敵和親議勢
蹇仍遭忌嫉臣神岳緩頽天可勝文山終與國
俱倫

翰林清宴賡韻荅李賓之

殊玉林髙俗鳥稀鏘然羣鳳總知歸宴開詞館
歌春雪酒出宮壺泛暖暉金馬才名錐繆忝蘭
臺宿契音相違青霄萬里初飛動潦倒還應惜
羽衣

元日有作柬一二同志

流氣自寒暑渾天無停輪羲御還初躔人時復
從寅歳功玆託始道體固長春所悲年忽長日
邁德罔新飛龍肇乾元濡恩浩同津大業公宇
宙斯文炳星辰虛懷謝知己勵翼成吾人

早春詩應内閣試

玉律初吹候星杓早屆寅

九天和雨灑山河洪陽春若節流坤載氣驗緩

日輪色移紫禁漸聲發護霄新壙澤龍蛇起豐

林滿亂鶯九農興力候萬姓協和辰鼓舞遵靈

齊陶鑄入大鈞吾皇被蒼玉垂拱聽同仁

春和葉節憲領北邊後寄來二首

春日早朝

奉天門

烈祖神謀遺厥孫百官承化一人尊重華出震

初登極萬國看春復啓元在疚方勤恭默念安

邊端賴老成存

奉天門下

天顔近應解霜威領

聖恩

乞歸未遂一首

霜簡朝回賦式微可因清世夕烽稀龍沙羽扇

方移鎮鷹渚漁竿漫憶歸華髮重為

明王用精心自與昔賢違燕閒感激防秋士認

得恭謀舊錦衣

正月十一日迎

火燕巡上南郊

仙仗朝元拂曙回清塵不動九門開鑾輿日月

旌旗擁劍履星辰將相陪八駿奄龍行復道九

韶迎鳳上蓬萊詞臣擬獻明堂頌誰羨甘泉作

賦才

早春遊望

東風引酌眸春日看皇州遠色移宮樹馳光走

御溝鳥晴蒼巘出城暖翠烟淨獻納慚無補年

年歌宦遊

送人歸越中

騮馬踏芳塵朝珂散紫宸自沽燕市酒相送越

溪人碧盎川光霽青歸野色春官橋楊初發莫

遣贈行頻

春夜宿翰林有懷

源暖春回斗餘寒夜斂風閒情看卷在別思

尚尊空月近簾窓白燈昏落燼紅佳人隔瓊島

幽夢可能通

新淦劉氏西野草堂卷

別墅為堂倚淦溪林高日靜草蒼似江湖此地

憑能以車馬何人共幽棲流水西山秋色近窗

窓聽竹雨聲齊陌年詩酒昇平㐮應覺風光過

瀼西

題趙仲穆墨竹

苕溪風月未應孤渭水□□有鳳雛不試彩翰
飛動日幾多毛羽落江湖

莆田楊主事乃翁挽□

陽城老鶴翻空去牢落烏山石上雲秋館松筠
猶故色暮庭蘭桂自清芬吟邊興與摧頹盡死
後名因孝友聞百畝膏腴祭田在阿僮猶記課
耕耘

沙窩春潮為華陽李進士宗達賦

華陽水脉通閩海沙上潮頭去復來春雨窩深
龍起蟄夕陽洲淺鷺飛回晴搖碧草迷征棹暖
漲桃花送釣臺人在草堂渾不寐江聲日夜送
輕雷

又銀峯夜月一首

島外光風净晚烟海靈推月上層巔分明太華
峯頭見萬頃瑰波湧白蓮

滄洲詩集卷之二

太倉張泰亨父著

四言二首

古律絶句八十四首

思誠齋巻

我觀物化秋落春榮曆言實理萬有質生惟聖
天道從容踐形其次必思胡能有成失也思獲
間之思行言思元妄動思有恒勿亡而天乃吐
而情克反厥初庶幾誠明勉哉小子允蹈思誠

愚樂菴為傅曰川令翁賦

古之賢智德感才餘今之賢智才勝德棘任巧
作偽式戕厥初尼父恂恂類生若愚蘧愚樂更
聖賢之徒人樂多能我樂我愚簡為臣述守為
非拘時動時息中心宴如秉柯以樵結茅以居
遺子孫安載菑載畬教子孫賢有詩有書彼肥
以說我寧拙臞彼以利困我以道舒率情任意
終日怡愉不知年歲將抵桑榆人皆笑若豈不
[illegible]虞我歌愚樂以愧鄙夫

通州道中雨

野靄四垂天若傾密雨欲直風吹橫潦水全泓

亂車轢𨍏馳怯險凌兢行梢條啼寒野鴉散去
屋壁晦村鷄鳴深春無端似秋蘇平地忽如經
灔瀩油衫濕重氈笠斜漸晩京城在前路入門
愁定還兌晴千里征夫有餘步

春雨夜憶寅之

雲作春陰雨作寒雨中樓閣倚憑闌山頭碧草
連天在城外繁花幾樹殘江海十年遊子夢篇
章尊酒故人歡東風此夜勞相憶吟鬢真愁雪
映冠

春雨

鳳城高闕曉雲低冉冉春陰欲霽遲三月輕寒
猶雨送一番生意百花知濃沾小苑烟霏滴潤
入簷山紫翠移明日水邊晴亦好遠尋芳草寄
相思

四月七日將遊西山馬上有作

故人有約登西山盥櫛出門衝曉寒霽景邀人
速星駕辰光為我分烟鬟指揮壺觴走健僕拳
東筆扎懸鞍將領江山入奚囊興浩歌飛下青
雲端

上西山

大行東來少平地迤邐崛峍深中州結為神功
鑿不斷直使黄河水從天外流大方何寥寥萬
象皆不拒中有不竭之泉上有無名之古樹千
則雄根磅礴壓折巨鼇逆地紙瞻之色應悟不
戲西域胡佛復何似似與山靈有私契乃以百
億河沙幻化之詭形散入山中五千寺青獅遊
白象舞考鍾鍾伐鼉鼓魔王兒女醉戲烟霄間
恍惚金仙引入遊淨土亦施金界莊嚴寶宮釋
子驅樂下民有窮我絶茲遊道不同試上絶頂
憑鴻濛撫掌長嘯納兩瞳梵悵誠沒逐飄風但
見雲間萬山靜水遠諸天空盡歸乎来哉誰能

出此人區中咫尺神京
帝攸宅王氣盤回摩劫石執去皇穹設險限絶
華與戎
陛下威靈蕩無極奇觀古迹慎勿彈力攀躋扶
日轂臨八荒頓
君千秋萬歲壽亦有乾坤萬里山
就誰儀夜酌文咏成篇醉餘不記其出某

句

米芾吐銀紅綠帳浄金杯良夜悲清吳使人好

懷開衆星何歷歷月光且徘徊起坐臨前除幾
歌清吹來餘音感瑶瑟夕露零青苔眷言懷昔
遊芳州蘭芷椎鳳鳥既森爽鸞臺亦崔嵬方期
整修翼聯翩凌九垓顧此平生心于何委塵埃

樂素軒

詠邦壽歎木性全遠心真與素相便丘園白賁
餘松竹明鑒淳風舊井田野服宜身惟有布古
琴成趣在無絃長歌擊破松醪缶醉倚烏皮薹
葛天

栢隱歌為四明某氏賦

鄞中老人城市居庭前[illegible]栢只一株鐵幹生烟
歲月古蒼皮積蘚氷霜[illegible]根自附隱君子為
樹肯從秦大夫孤高[illegible]能共培植應為真
宰重近市紅塵渾過頭[illegible]黛色寒驚夢根蟠
后地狎卧龍葉鼓靈飈[illegible]鳳嘉蔭不隨炎爽
分琴歌酒奕長相親過客寧勞嘆遲暮遯材自
可方遺民明堂况有真堯舜巢父何辭古木春

聽泉吟為某人賦

幽興欲焉往晚川邀獨尋行傍紫苔石憩言芳
樹陰流水何悠悠靈源本來深齊志肅傾聽因

文正吾襟初疑松裏風復似丘中琴泠泠鳴此
機塘然無古今詎止滌塵耳亦將清素心抱樂
動淵寤逍遥吐微吟重嗟漆洧閒其誰諳至音

金臺送別

俠策遊燕都登高幾懷古堯封納幽薊禹甸經
齊魯唐虞禪讓不可以復得噲也何人棄封王
平冊務雪耻卑禮招賢才將軍走趙齊城去壯
士不返天寒易水風聲哀千載長歌一杯酒為
君壼上黃金臺黃金臺衆山棋中原車書正一
統問君遠遊何當還豈有諸侯後可干贈君英

蓉玉匣之寶劍掃除不平四海安相逢亦合有
豪傑屈伏廣澤淹空山為言堯禹在上胡為躑
躅泥塗間早歸來無為躑躅泥塗間

宿鼎儀分題咏水注乃兄定頡

鑄銅親石硯酌水陋金鍾潤逼書閒蠹清滋筆
底龍自應藏海氣未許鑒塵容流灺移當篆沾
花汲傍松竅宜簪素菊花欲傲青葱凍有輕氷
澁風無細浪重卧蟾蘇兎窟縮壓落鰲峯祠藻
澁洧滴臨之擬肅雝

翰林用虞集集三題寫懷寄李賓之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照我白玉堂桂樹下秋影蘭英圍
露光焚香坐清夜滅燭移銀床皎皎美人意相
思何可忘

護草生竹間

護草生竹間幽根相屈盤虛通美人意纖悅此
君類庭陽會別鵲堂背棲雙鸞頸結連枝好忘
憂至歲寒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清風吹古坡雖然歲寒影詎宜逐
流波淇口歲華晚湘南烟雨多誰憐幽獨操蘭
棹遠來過

挽許廉使

許公起浮梁八代儒冠裔穎敏不羣資年少有
大志友于傷早孤力學嗣家世擢科永樂間發
叙邑庚試初寬永康政載簡商河治
朝廷拔推才公實被命至秉驄走七閩風紀肅
清廉甸閫終毋惡辛勤赴王事直道行淛魯晉
蠅忽相潰左遷廬州幕熟濟時艱明知楚
雄侍郎起良吏憲節何煌煌須海動宿氣邊域
忽叛服感德用兼濟協力替元戎從容萬全計
綏靖八九載疆域抵安乂天胡不憖遺未老卒
于位濟民共後思遊子天涯淚雲水瞑昌江悲
余仰高義

雷雨

京城獨夜五月暑起着衣冠聽雷雨傾山瀉海
脊淵揉陣陣轉急何如許皇穹有怒曾不語玄
雲屏翳翻列星妖孽餘月隔紫冥狂陰協陽動
雨雹敢不潔肴求無形天歉地悅甘露零

題湖山雅趣卷

吾鄉畫史張文翁老向丹青窮幽遐逸興浴洲
五十年禿筆橫揮幾曾住歐陽楷法少陵詩狀
入秋崖與春樹張郎幾時得此圖題作湖山之
雅趣把卷忽開彭蠡天洞庭水落君山前殘鐘
野店寺隔嶺孤帆遠島人登仙吾宗心迹固契
此一生歌酒隨風烟壯懷嗟我猶看劍歲宴須
回范蠡舡

返照

返照頹西岩赬霞起空際炎蒸雖未收霖雨當
復霽嘗不聞州司失號處

今帝太半玉土中積澇妨農稅東吳米價騰上
愁薪直桂祿薄念鄉閭敢言軍國計四海歌時
暘吾當飽粗糲

憶昨酬李賓之

狂生憶昨開懷抱醉倒西平孫子家紅燭羅筵
宵解捐翠鑑醽醁曉分仙同官久愛親知己燭
客兼能惜歲華何日慈恩寺傍路一尊重看鵝
塘花

題思蓴圖

漁村歷歷烟渚晴楓林遠近溪山清爲舟野服

帰來者可是江東張步兵憶昨閶門謝知己西
遊誤酌王侯醴鄉心豈待秋風高逸興聊因蓴
菜美南山蕨芽亦不稀三江水冷鱸魚肥生前
斗酒且適意身後虛名誰是非

為鼎儀題畫送陸叟

陸叟去東吳吳生持贈圖海晴諸島出江潤片
帆孤樹裏仙人館雲邊帝子都夕陽臨眺處離
思可能蕪

秋述二首

秋後仍多雨雲開自有星旅懷宵耿耿天意日
冥冥塞遠哀笳寂山寒病葉零壯夫心在國那
得鬢長青

北路秋風客東樓暮雨聲壯心寒自整別夢夜
還驚有祿慚
明主無家伏友生神交雙劍在安用早功名

重述

淺薄真慚翰苑才寒驢烏帽信人猜求知豈合
攻詞藻爲客聊憑泛酒杯珍重賈生憂漢室蕭
條郭隗去燕臺寒江渺渺秋山外誰放蘭舟桂
楫來

賓之約觀荷不偶

曾約天晴到野塘可憐多病阻流觴西風准擬
不相待零落芰荷秋水香

分題得清源玩月送余志學令嗣

去別都門千里秋清源碧樹夜停舟遠燈沽酒
烟中市涼月開襟水際樓幾處轆轤鳴玉井萬
家歌管似揚州少將清景淹歸思白露天寒易
蕭爽

偶成

大業易成頭易白昔人家氣水東流請君試上

燕臺望萬里寒空一色秋

送許大守之潞州

使君文采何高雅曾插花枝醉杏園十代簪纓親繼踵兩州轓蓋載承恩幽燕路出雲邊樹澤潞秋澄月下村有客相思玉堂暮平安須報鶺鴒原

秋天行

秋天暑微翻睡少晝苦多蠅夜多蚤共說雨時涼健人久陰亦未清懷抱長安錢利壅不流我囊無錢無可憂飯餘祿米足買酌也勝跂馬下

公侯官街潦泥深幾尺往往輪蹄混人迹朋友何緣日會晤書卷自可窮朝夕一身兼僕敢求安一月兩朝天所寬儒生莫只理詞翰他日愁隨腐草寒

雷雨

元年七月既生魄過雨浮雲晴復陰入夜弁將雷雨苦轟天動地紛涔涔何神獵秋驂鳳馬掣電鞭退縮河馮玉皇小臣逆旅居肅然起立沉霆下冠衣再拜跽陳辭敢獨省己念生為岳瀆比勞使汝赤子盡有養安用赫怒傷其慈下悖

豈固赫怒傷其慈仁愛我君君自知

蜻蜓

昨日蜻蜓飛滿空永夜大雨兼雷風今日蜻蜓復箇箇却喜愁雲晚來破誰家屋壞人失歡今夜月明吾可賀蜻蜓蜻蜓爾何知無乃大陰催爾飛暮收急為掃除去高放賜鳥行化機

寬憂 在鄉

趨榮愧往轍反朴及垂辰絕學抱微痾索居東海濱僮僕具饔飧假貸不援隣閉門人事簡常

對骨肉親情話相溫慰終歲庶忘貧

秋夜言懷

涼風入我室燈影動虛幌不知入秋蟲名惟聆四壁響永夜清寡寐悒鬱懷宿慧自非喬松質敢驚入極想託夢遊神仙聊用遣世網

淮雲精舍言懷七首

幽獨臥禪林經年輟醉吟久知詩可讀不耐病相尋鳴鳥夜還曙落花春又深餘生憑藥餌更敢問朝簪

未老已多病况逢春可悲一榻[illegible]雨滿寺苔

花時卜令餘著數謀生少藥豈無樹樂地憔
悴欲何之

官中昔無恙坐咏復行戰途思久不苦詩脾翻
病多烟霞眠古寺光景任流波應忍勞迎送交
遊不屢過

年年春不改風雨是花時弱葉終遊樹鮮英且
附枝屏心居對景隨意步臨池聊用忘吾病憂
中一較詩

居憐僧舍清豈頽學無生衆籟風餘歇孤芳水
際榮瘦全飢鶴相鬧合野鷗情有底城中客還
来語利名

草屢謝風塵幽爲花木隣息機甘在野多病不
宜春天地容孤子

朝廷鄙小臣不妨疏食外湯藥健精神

書屢歸来病東身上方清卧竹爲隣鍾殘別院
朝光澹花落環溪水色靚雲掩空青長欲雨鳥
啼烟緑似傷春此中情況渾牢落不愧山僧是
主人

述荒

入門四壁空出門覓米斗得欲飢歸來飄毋空

[illegible]皆鬻對凶歲憫愧年年歲猶時好思對無
餓俱老醜共此清菜粥聊復度六卯酉痕迹不曉
甑狼藉飼雞狗令夕苟得生明朝復何有所賴
官長仁爲國存戶口

剥樹猶滿筐掘草亦盈把雲中雞兆星不照恵
簷下穀麥在淤泥門前索償債三歲急收成飢
負未相食梁肉填朱門凶災荒野庶事皆天
民吾爲力叫者

豐年稅官羅十口無米陳早欲弃農去得辭空
苦辛出門行路難歸來安嗟奈其如此荒歲驅

作流離人顧盼失南北永懷骨肉親但願死窮
餓莫願死風塵

天豈無豐歲地非無好田好田屬豪門豐歲知
何年俯仰但髙廩餓夫誰復憐男兒國之寳育

分濟堅填逃生欲投北北路人相食

貧家得償粟富家添一僕凶年人似泥豐年人
似玉天運困使然誰能窮獨回頭語老妻忍
爲兒女哭生命苟各存未害全骨肉東隣獸鬼
肯得食且知厄

詠蟬

黎民分内甾堪輿頌德東封啓偽迹方策自絕
姬孔道文章誰續禹臯謨誰西蔡攘唐宜有塞
外燕然漢可無今日寸勞猶劬勸兩皆能不汙
龜趺

杭州登老君臺 臺在宗陽宮高宗嘗寓爲

故都宮苑迹難分誰築高臺望老君松檻鶴歸
秋淚月石潭龍去曉乘雲翠華南度非常計紫
氣東來亦浪聞龐得內家成福地仙經真是宋
遺文

嚴陵祠

帝業既成猶訪召徵書不至只睽離久知高節
解扶世敢謂武功能濟時封拜聊觀賢達志辭
歸真契故人思不然誰肯分床後儘放清風入
釣絲

重經釣臺

萬里山河皆漢有釣臺那得不歸劉此是先生
聊寄跡未容龍袞傲羊裘
巢由去久人貪懦商皓猶從孺子游獨把一絲
維世教釣竿高似中興籌
既謂劉郎訪我頻客星犯帝星覲臨封莫姓

飄然別元晃君王一輩人

舟中偶作

雲際寒山半有無沙頭烟樹杳糢糊扁舟側坐
看歸鳥人在浙江秋雨圖

嚴州與張太守永二十八韻

扶病浙上行兩岸無廣陸掛席訪名山風飧水
邊宿時登富春驛偶值嚴州牧歡然接杯酒緊
語見心曲明日上黃堂香寢方燕沐淹留一飯
餘爲我開卷軸此邦兩大老商姚感稱祝徵出
草廬孫詞臣鏡川族所贈無虛詞揮洒不計幅

尤於古壁間感慨見珠玉豈徒飽清誨亦既啓
心目追莫肩輿歸道院蔭松竹逍遙步晚涼出
門聊問俗有農向我言我生在田屋不省時世
事播種但望穀邇來七八載徭賦減什六今年
秋又成山中酒方熟相公肯來過僕馬有芻粟
丁男近知禮庶使拜冠服聆此原其由誰式錫
民福允惟使君賢教養政皆淑貴得齊民心豈
干時宰錄文翁治爾蜀范老守茲睦誰謂世乏
才侯當踐芳躅蒸然值早秋相見阻頻復涼風
震高林卿思更煩促安得長驅衣從容領忠告

送徐進士[illegible]之京
四載䝉辭一見君翁徐病起英江濆窮愁始[illegible]
春風散征袂還傷落日分官道落梅飛送馬[illegible]
亭脩竹靜依雲同朝有開憑傳語憔悴無心戀
鷺群

武鎮海丈南軒飲咏得青蝦

海翁釣海飫衆鱗寄編脩帶羅江濆大蝦小蝦
無竄身弓腰紫頳躍翠蘋王龍介脫桃花春水
晶簾捲千鈎銀提携入釜燒楚鑊赤蚕吐鬣不
吐綸水母失眼愁沉淪長鬚國主憂無民磁盆

飣出滿八珍竹芽蒲筍宜相親東坡爾侶余爾
賓百年風味同清真當樽下箸不厭頻碎霞落
齏絲鮮新半醉題詩謝主人明朝買舟將問津

海靈杯爲武鎮海賦

有蚌半殼中鮮鱗珠砌成蛇鱷形侯偶
得之里中豎製而杯之善品題者日爲
海靈侯嘗出飲余余因爲爲之賦

何物老蛟泣珠擲洒醉不厭斷骨孕入蠙殼中
假手吾人上清宴盤廻飽浴蒲萄宮初擬蟠桃
半傾着蛀蝕又若天敵一夕將覗舡刪風剖貝
出赤掌蟾精化作蜿蜒容慎勿當樽戲[illegible]
起脩鱗與龍戰尘移鉅海汲玉缸恬翁背天[illegible]
金壺高堂倏忽雲霧縈璇精璧甲愁欲裂破客
作然雄火蕉秋娘合捲冰綃薦象罌鸚鵡貴聯
刻螭鳥蜃樓詎得備式奇器出自然更與人
間送春色寶氣衝開磊磈懷靈光破盡沉憂域
因思帝工陶鑄初神蹈冥顛熇洪爐馮夷不敢
闕天巧其如模古汙尊愚遂令胝如鑿川致貢
不及見而死貝物遺贈高陽徒主人飲罷掀虬
鬚嘆我長歌擊玉壺君不見鴻門双斗抵觸壯

心碎安及此杯發我膽氣淩天吳池中物未得
雲雨杯中之物聊容與百川波浪舌端收萬斛
珠璣筆尖吐鯨仙飛去希賞音慷慨空持海靈
語

秋懷用武衛侯山亭夜酌韻

左掖歸來寡與隣竹雲溪月自宜人鷗情頗覺
忘機得仙掌猶堪入夢頻渺渺江天秋色遠叢
叢岩桂露香新詩家幾許還清富留客金齏鱠
切銀

姜衛爺舟中城西泛韵

載酒泛遊溪溪風醒酒時竹深寒氣早山遠夕
陽遲窓外景頻換舡中人不移舵樓誰按笛清
絕攪吟詩

奉答謝鳴治編脩去秋玉堂見寄

窮路泣孫子瀛洲懷列仙不見謝靈運空唫春
草篇疇昔比連枝今隨斷蓬旋芙蓉抱弱質憔
悴涼風前遲遲歲華晚渺渺雲泥懸瞻望起長
揖功名付才賢文章貴補袞鵠立當堯天吾將
肆情志釣海以終年

寄答翰林知己責余闕問

青霄厭枉故人書書尾詩來更起予四海相知
群彥在半生多病一僧如松楸淚盡寒雲外萱
草魂消夜雨餘從此無心事裁答江湖不是少
雙魚

中秋月

高天寥寥碧色古秋日今朝四十五海伯傳呼
月奏奇帝遣山川歇雲雨至陰一規中夜明群
龍後推萬鸐迎玉輪修貫千工斧金氣闌為百
寶城大星依微小星伏浮沉盡入璣波浴一年
度也十二照此夜光景更乏廢軒牕光長照河

山影加當留廣寒欲隨影去愁西側未似人
閒把酒看

元旦賦二首

宮漏摧寒盡玉壺璇杓斡暖散清都麟呴彩筆
開春正龍躍黃流啓瑞圖一片五雲天帝擁三
聲萬歲嶽靈呼群賢致主真成化蘇海何妨老
釣徒

天上寒星斂曙鍾海隅佳氣溢晴空東華湧出
瞳曨日南極吹來長養風丹鳳曆端觀夏玉瑤
華枝上見春工體元天子調元相骨領民歸玉

燭中

和武季丈早春遊宴

日渺寒塘氷漸開細泉聲裏覺春來物華天與
新雙眼酒量吾應長一杯野色放青回凍草暗
香凝雪上晴梅病軀方藉風光慰敝閤朝辭洋
素袂

春日對雨有懷社中諸彥

春日思芳草開軒望綠坡宿雲經海濕寒鳥入
林多古調陽春曲新愁午夜歌知音良不遠何
肯來過

詠雪一十韻（禁玉月鹽梨花鵝鶴等字粉白）

五丘不踏燕京東江南大雪知誰送無乃青皇厭世紛頗遣阿滕施腐慨萬瓦齊鳴霰先集八荒一形雲不縫勻勻滾滾來陸續密密踈踈孰操縱欲堕不墮終有着似堅非堅竟何用平鋪壞砌不沒井厚冒窮簷疑桃棟魚沼宜深喜融某花恨愛暖嬾堆擁團團廢磧盛細樸葉葉低鈞竹碎新粽蕩跳戲犬若相賀林滯飢禽時一呼皆峨皆如蜀嶺排郊園盡學藍田種老木鱗張矯然騰峰峭圭立萬難貢官路誰將比純潔幽

人自足耽清夢衣氈應長胡奴驕削面堪憂戍兒痛慄咽不妨多啖食殭指那能久擱美倒映董玄助陽景斜投古壁填陰空酤逕入踪想稠學詩家物色尤增重燒酒頻教吹地爐烹茶却省操汲甕朝凌筆格摧我吟夜晃書幃伴孤誦力排陳腐述吟語栽製粗踈頗含諷苦調非同郢客詞一唉從教和人衆

竹堂小宴值雪

人家有雪不宴客宴客或者無騷人縱有騷人無白雪其誰對面酬陽春文章應許擅三絕天地不容飛一塵雲慳霹靂龍只卧凍禁卉木松無鱗遲留畫景傲紅燭歷亂冰花摧繡裀酒飲寒光洞肝肺句含清氣生精神美人歌齒遡風掩詞伯老眉當座伸人生聚散亦飄忽飛觴對雪何由頻酒闌拜雪不拜客謝爾增輝吾主賓

折梅有感

欲賦閒情思苦遲却將多病恨芳時誰言句律春來細閱過梅花無好詩

花信風来第一番古梅枝上巳花繁相逢便覺春能準獨咲應知日向暄無艷敢專青帝寵有

香疑返玉人魂頗栽千樹成珠社不負江南是故園

春寒

每為春寒雨不乾可堪多雨更生寒未来燕子真成阻晩蘂花枝豈作難青幔野亭宜問酒綠蓑烟水羨投竿直須晴暖招吟伴隨處尋芳學佩蘭

春曉得四百字

野堂脩竹百竿清百舌飛来叫五更也惜好春無百日盡情傳與百禽聲

春曉曲

綠窗曉夢梨雲膩百舌飛來喚人起草塘江雨暮新晴自捲湘簾迎燕子芳原織翠煙縷輕海紅欲漲霞綃明花曾看露醉無語柳忽驚風眠不成杏樓粧罷應惆悵雙雛浮沉麥生浪百尺柔條紅紫抽城南蠶婦無餘望

春寒曲

東皇彩輿蒼色亂旋黄未渡瑤姬留入姨偷得青旌舞爰雨吹花翻作秋雲波流天隔晴晅卷起香羅不勝薄試將海水量春愁十日春寒海

邃淺

春寒重有試

雨雨風風日日斜春寒料峭野人家吹殘已破雜色藍禁住欲開無數花海氣昬來雲壓地野煙多處草騰沙愁腸不是村醪洗青鬢流年早着華

武丈南軒飲餘夜歸

此夜南亭醉田鞭信馬蹄戴星歸草徑聽水過花溪悄悄風竹靜娟娟山月低閑門春夢裏猶記酒邊題

用韻答陳克敬杏花下和坡之作欲就一賞

春来絶花開過春絶人復為花主人臨流問花花不語一片已墮青溪蘋我有春詞為花發韶華瞥眼春江雪花時不抱花影眠孤負青天送明月謫仙坡老一生中吟花醉月愁尊空風流亦欲追清賞来赴君家山杏紅

不滿齋詩

海水不自滿悠悠百川宗海月盈則虧大運無常豈以茲達觀者虚懷抱謙沖學道恒知愚用

世不有功功業蓋一世孰非吾分中寧為漸飛鴻不為乾亢龍細人無遜志咸德無盈容仲尼戒欹器伯陽喻張弓勉哉師聖賢虚譽不可崇

雨沙

老鯢呼乾北溟水燭龍嘶火燒餘滓一片狂沙乘斷飈飛度江南數千里誰言天上無行人空中亂落車馬塵青皇嚴令禁不得掩却人間明媚春羲和想迷西崦路午景徘徊愁作暮咢湖神后擬重来鼂蚩妬口吹黄霧陰氛野霾黯百靈悶埃睫眼花冥冥海天月浪洗一夜明朝水

綠山還青

獨立

踈林迷烟暝歸鳥收夕喧獨立戀餘景幽抱與誰言

海城春望

一帶浮光界遠田數村花柳簇春烟誰家酒幔招人醉搖蕩東風出樹顛

題南翔寺僧梅月卷

定起昏鍾後虛窓寒影搖啓關何所見明月在梅梢實性空中住香塵静裏消拈華向西笑圓境正寥寥

晩

日夕野烟合蛚吟蔬圃晴醲暄歘變暑起擬追凉行岸幘高柳近散襟微風清何鳥棲未寧林黯時一鳴僮孺候入室擧函窓月明會心即樂景何必戀春榮

讀書

讀書不多膽不大造理未深心不果從古聖賢辛苦在後生何敢挾生知

野日

野日遲遲低歘沉晩凉歸鳥各依林數家春樹夢連綠幾片江雲合轉陰困蝶園花風裏盡産蛙池水雨中深踈烟碧瓦搖青幔斗酒誰携助晩吟

睡起

睡起東堂曉浮雲竹外晴鳥隨朝色動蛙續雨聲鳴盥櫛緣詩懶軒窓傍巻清秖應貧與病相稱此閑情

題雪蓮

寒波渺渺帶銀沙醉裏人乘白玉槎一色綴珠三萬樹江天何處認梅花

太倉張泰亨父 譔

古律絶句九十二首

足古人句一首

暮春僦居述雨

束惜芳菲盡松筠自足隣屠雲綿出日疊雨錢
餞春剩欲珠看麥東吳桂視薪平麥時無可獻愧
[illegible]人
二月今朝梅晴霽一望聞雨將春共盡雲與日
供蹋花已隨流去鶯須陽歲還綠陰芳草在卿

從慈離顔

絶句

東風瀼地掃烟埃苑李無情掷之才留不住春
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來

晚晴

綠樹玄雲逐照中晚晴時節更南風趁涼何處
看劇雨田水溪流脉脉道

與劉秀才旅之

貝海瑞山有寶怀彩翎棲處島雲消何當帝遣
青霞使天上憲雖收崙會

大愧

大愧古今共中間誰久存是男須娶婦有子合
生孫佛者空中鬼仙皆死後愧推應盡人理此
外任乾坤

夏夕

林居多晚興衫袷對清觴野竹深藏徑溪雲低
亞墻一星螢照夜數點雨生涼遠近藕花發逼
人秋夢香

涼飈

擾擾飛蚊閑晚烟更於高樹集鳴蟬涼飈忽掃

炎聲去自在秋堂聽雨眠

初秋東林唱詩盟久寒寄諸同社

眼看春原綠樹交又驚秋色向蕭條朱炎不放
詩盟冷金氣徒醫酒病消涼露碧梧虛月謝湿
雲銀漢隔星橋來鴻去燕風期在不似人間別
路遙

婁門道中與陳戶侯

蘇門何處是晚樹集寒烟夾水路通帘逆風船
且牽蟲聲依岸草星影動江天來厭秋衣薄
知同醉眠

舟中暮歸

斷橋殘沙不掩堤荒叢幽稱水禽棲半江斜照將秋色相送歸舡到竹溪

杭州崔節婦

連理殘枝啼暮鴉洞房清淚洗鉛華但知薄命終成漢豈謂貞名老見誇雙璧在懷郎有嗣百年如夢妾無家錢塘江上知心月猶照芙蓉獨蒂花

中秋前喜甲子晴

甲子日之始中秋氣乃清雨當今夕霽月異往時明素彩流空濕金波向酒傾明朝有新喜扶醉看西成

雨中聞鼎儀翰友歸近

五年濱海臥思見故人難忽報青綈近都忘白字寒檢書符昨夢覓酒待新歡猶恨西江雨深秋阻木蘭

觀泉圖

尋常探化機溟涬不可迹偶遺濁世氛坐此清溪石飛流落高磵延觀忘日夕大源出無窮胡獨喻小德我生從有涯我道元不息

釣渭圖

喬松生高山斤斧元難尋小鮮何能巨由來溪壑深所以養高者遠引依山林素髮照清渭冊書閟幽襟獵者自興慕釣者亦何心

送僧還孤山

圓笠方袍坐鹿車去來蹤跡等空華禪心處處清溪月何用孤山是爾家

九日雨　二首

閒居每愛登高節底事稀逢九日晴澤國鴈來迷舊渚海天雲去壓重城清樽對雨渾難醉華髮悲秋却易生珍重黃花後搖落歲寒深慰野人情

搖落傷高興棲遲輟壯遊懶携安石枕復上仲宣樓細雨黃花節寒雲白鴈秋南隣有新酒吾得藉消憂

秋風

秋風何處起云自崑崙墟而來一萬里草木盡蕭疎我亦因之感悲吟傷離[illegible]鴻[illegible]能度海書借五城居

河[illegible]從何来蔽此烈日光秋風吹不散淋雨長
漲浪畔事九分畢炯波沉稲粱哀鳴南去鴈應
亦爲農傷

寄陳克敬

一樣橋東相見遲淵城風雨菊花時頗傾阿對
奚顛耳不得元龍病裏詩

乍晴

伏枕秋天暮閙門積雨餘新苔上庭樹落葉覆
國蕪側日初回照歸雲莫更舒吳田多水稲農
詩父愁予

十六夜新晴見月

半月秋霖天亦私不教人見月虧時尚看清魄
留圓在敢恨浮雲撥去遲千里光華青眼共九
霄心事素靈知桂宮若近来槎水會探天香寄
所思

次夜月復屜明急就

偕靈呼月上清都斜漢疎星半有無玉臂夜寒
人探桂翠翎秋濕鳳栖梧凝空樓閣開天榜淌
鏡山河擁地圖欲向此中分兎穎自裝瑤管畫
水壺

瀟湘江寄[illegible]上[illegible]入
清遊本約到花時誠北城南載酒隨有限春光
無定迹一春看過止相思

暮春徐氏館偶述

萬盡春愁思未降幽螢幽坐燕来雙一池晴日
和風動倒蕩波光上紙窓

遊君山

雨浥芳堤不起塵歷陽城外落花新江沙斷處
舟依港野日晴時鳥近人繞墓未招吳季子到
山空吊楚春申陰餘莫訝貪臨水猶是文園渴
病身

和人西湖吊蘇小

蘇公堤上駐遊踪蘇小門前幾客逢片水獨来
看屬玉一丘誰與葬芙蓉比来妾命湖雲薄鎖
斷春魂野霧濃江北江南盡離思越姬吳女漫
脩容

崑山乘落潮夕歸

玉峯山下促帰橈東向滄洲正落潮涼滿客槎
金氣應月明仙嶠緑烟消曉江魚酒愁渾遣故
里鳳泉[illegible]不遥悵望美人[illegible]獨夜賞音誰與一

吹簫

秋夕鼎儀池上

醉起北林夕重過即舊遊淺陂雙鷺宿深竹數螢流裊裊風烟暮娟娟月露秋病懷宜此景消得故人留

與鼎儀行田間

平田高樹日斜時林下閑行稚子隨一陣水風涼似雨鷺鷥飛下竹邊池

武氏園飲見秋蝶用韻

五陵花下舊相逢雪翅翩然趁暖風撲去未嫌秋扇冷舞來應羨醉顏紅梅開不到寒香裏月落偏歸曉夢中難道蒙莊獨遺世久拚詩酒老江東

積恨

積恨崇城北閑心古道傍幾收二親骨復瘞兩孩殤草木凋霜月風泉咽野塘五年猶病渴飲淚潤枯腸

秋夜惡喧

濕雲將雨過江城溪館虛涼夢不成絡緯陰蛩雜蛙黽為誰今夜鬧秋聲

雨

東林胡暮雨秋望轉凄迷勢挾江風急聲歸野竹齋一溪登岸水三徑滑人泥吳稻欣無恙離離穗欲低

九日足潘大臨句寄友人 為登江作

滿城風雨近重陽城上浮雲壓四荒江色遠連滄海白菊花寒傍綠尊黃此邊笳角將吹雪南國山川未雨霜為報故人休岸幘黑頭難學孟嘉狂

代內

一幅吳綾一剪霜為君今夜製衣裳西風昨夜將寒氣只恐紗先到異鄉

澄江寄鼎儀

白塔橋邊一解携黃花香裏罷分題霜凋碧海魚龍靜天入澄江星斗低多病秖將醫是伴防愁真代酒為隄近年路處君何似床上殘書漫整齊

寄陳直夫御史 時居憂紹興

不見元龍已六年中間音信各茫然山連越徼雲低白海近吳州月自圓血淚始撒余帳岵

衣今咒寸歸田清風岩御能無恙不負大名□

榜聯

澄江寄武鎮海

江郭相過抵数程客心長向海門傾詩林氣洛
元衛光羣府威聲葛亮清武庫曉看霞滿戟賓
筵青罷月臨誠歸来定許西園醉雪竹寒松寫
舊盟

春日寓懷與二陸

出門値春陽霽景豁愁背回思霜雪辰悃若氷
淵墜蹇々吾生拙學衰不補碎豈無先人廬裏

槃難獨治移家就諸兄顧手敢忘臂辛勤裏事
餘哭子肴酸鼻尤或恣陰毀不郵而反棄菀々
謝蘚綏六見春蕪翠庭闈穆養榮蕭條曩時意
結軫無由宣況癖斯所致比年稍清快頗資酒
和胃況玆二陸賢歸来慰憔悴盡義天倫間北
陸乃為最南陸先余生併余各文士肩墻不肯
凌堂室兩君遂徘徊聖途邈顒望相引至作詩
陳肺肝知我者應悄

留二陸夜話限韻一首

習吾瓜堂剪夜燈春星出看落蛛稜衡語□

誘唄□陳述何勞歎廢興吏部才情銀漢遠論
林文思錦川增寒梅紙帳子貧病共披慚無五
色綾

鼎溪時敬過限韻題新韮

畦色朝随細雨更嫩芽青謝轆轤聲呼兒試剪
供盃酌冷病春愁為稍平
鷰泥根色暖来更一夜抽萌應雨聲留客未妨
春宴小翠盤尖映綠盃平

春陰　舊半歲不雨今雨不止

冬日晴光接杪秋剩風留雨作春愁臈前雪意

虐瞻望梅後芳情却滯留不盡餘寒清落霰漸
深低沼亂分溝吟床酒醒誰相問僅喜山妻補
弊裘

與文塘沈同年同舟往虞山

短槳輕篙移畫船野塘波綠正春天白日開身
緣酒病碧山幽興為花牽一程梅柳供吟望幾
處笙歌候別筵不是同年値仙侶臨文那得思
如泉

游虞山至道觀

星壇松檜濟瓊梯帝境蛙撞拂紫霓册客上天

金誠老水如呼雨白龍嘯山樓臺隱映齊梁繡石
鑿憑陵日月低倒捲水簾風滿袖山靈留我濯
塵泥

登凌虛樓贈凌虛道士

凌虛樓上步虛聲坐我鈞天白玉京碧瑚風多
松正舞瑤臺月冷鶴初鳴宓妃搖佩朝雙闕王
子吹簫向五城上界歸來仙馭穩紫雲蒼雪滿
霓旌

題枯木竹石

拳山半頹半峭老樹欲枯未枯添箇歲寒清節
君子之德不孤

虞山贈沈同年

渺渺春湖上相逢喜共舟尋山到仙館聽雨坐
紅樓花鳥慣新興風雲憶舊遊肯將詩酒癖重
阻廟廊謀

春遊口號

芳時日日出門行不柰深春日日晴但把閒身
親樂事敢將多病近浮名踏過芳草烟仍綠立
傍花枝鳥不驚醒往醉還人莫訝謝公山水有
餘情

題聽泉圖

硝壁含風秋日陰一泉清入道人心重嗟浮世
笙歌耳誰識寒崖有至音

武丈東郊別業會飲限韻作

朧樹春陰帶草簷主人幽興客來兼青驪總為
看花駐白日都因中酒淹鳴鳥出林江霧歛遊
絲隨地野風恬細吟歸去誰愁暮月在城中十
里簾

題點易圖

放鶴浮山坐紫烟石床仙管露涓涓橫經點破
羲皇秘玉訣參同未是玄

天上歸來鶴背閒溪雲為侶坐青山丹毫吐出
松花露染得蒼姬古篆班

喜北京徐壓隱至

憐君玉阜來遊日慰我滄洲病起初滿座詩人
皆故舊一尊情話謾踟躕雨聲夜剪溪堂燭風
味春嘗海國魚西北近聞寬米價還
京須寄太平書

武丈宅假山詩兼柬著石泉叟

斯庭有石來自他山累而高之流澗成泉爰入

則巧惟天弗私草木生之石泉是滋公堂燕寢
我登我游爰神適意孰與茲丘川由涓積山以
簣成觿史之勤以誨後生

雨陣

玄天無積還誰使雲黑色撒漫起北溟須臾冒
南極神兵潰陣走龍鬼戰方劇破碎蚩尤旌顛
倒魯陽戟轉盼千變態靈恠殊莫測猛颶來若
掀鷙鳥去似擲攙勢若有響索漠終莫迹崩騰
海嶽轉黯淡乾坤易草昧不作雨徒懼遠行客

午日對雨

黃梅雨裏端陽節燕子簾前解慍風楚粽葉纏
江米白蜀葵花間海榴紅六年憂闕清貧日五
月齋居久病中碧酒香蒲堪細酌破愁惟少故
人同

久不雨仲夏多雨

積旱經時憂思長忽來新雨潤端陽且看秧甸
齊抽綠未惜梅牆亂墜黃吟夢易醒時酒薄絺
衣不袒午窓涼高艘軍餉淮南滯更好乘流入
帝鄉

夏雨憶鼎儀

梅雨長年滋細毛今年如注復連朝草深畏岸
私蛙鬧水漫平田野鯽跳五月披裘荒巷坐三
杯抱膝北窓謡陸機張翰俱多病相問無日過
敗橋

雨中偶述

江天仲夏少晴時朝雨昏齋睡起遲懶性畏名
仍畏俗病懷宜酒也宜詩浮堦水氣侵涼簟隔
舍鷄聲報午炊室婦能憐閱書卷小盤瓜菜勸
殘卮

夢中語

斜日澹燕臺春風寶劍灰大風誰屬和清廟我

嘗陪

度楊子江二首

一從捐珮涉江歸又與清江六載違載酒重來
多病後壓堤依舊衆山圍樓臺水市蒼烟集草
樹沙汀白鳥飛不盡棹歌滄海興廣陵沽酒送
斜暉

元是瀛洲會裏仙清吟不覺到江天自傾風月
吳門酒細寫烟花淮海篇別館未尋肴竹地市
冷試汲茶泉急流名利他人事藥裹詩[illegible]

一船

龍王廟觀江潮七月四日 時久旱湖皆涸太甚

瓜洲洲上神龍廟爽氣新秋灑石臺南客愛山
臨水坐東風吹海入江來浮雲易斷天無雨近
浪相傾地有雷愁盡風波更要早眼中誰是濟
時才

宿龍華寺

龍華高寺坐昏黃靜裏僧來爇妙香鈴舌語風
秋殿迥潭心澄月夜堂涼雲霄舊路思千里江
海流年滯一鄉為客病懷清未得煑茶丸藥近
禪床

遊金山

秋水浮單舸晴峯落半江上山牽客袂觀海倚
僧床風浪攪金鼇蛟龍扶石矼人間孤絕處詩
思浩難降

七月江天秋氣清妙高臺上坐江聲東來海色
扶金島西去山形挾石城碧樹幽巒留雨潤夕
陽樓閣映波明平生未了東周意不問無生問
有生

歸婁江舟中述

放舟西別姑蘇城東方出日消雲迎沙湖湖中
早飯龍津奚赤背愁日曬黑雲南横不着地云
龍尾落兩尾須臾兩龍復交過舟子疑取陳
湖水東南之雲向北行北雲亦復西南徙晦朔
百變風不定隱雷驅炎作秋冷疑雨不雨雨終
作須刻江天幾哀樂短蓬黑水珠點飛西北殘
雲自夕暉長歌不盡天涯意滿江風雨行人歸

題麥舟圖

堯舜賽克肖希文有堯夫先意乃孝誠待告則
已踈一語麥舟去飄然單騎徂豈惟郭元振賢
者何代無

熱夜

仲月秋將半江天暑倍常通宵疲執扇貪睡屢
移床安得及時雨爭知何處涼朝蟬昏絡緯況
爾聒人忙

竟夏無斯熱虛瞻大火流噪蟬棄客暑別燕謝
枯秋汲井千家渴占霖百穀愁乘槎豈無路多
病不成遊

中秋夜

陸来林葉夜初靜流盡島雲天更高滄海月圓

龍捧鏡廣庭秋吟免坐毫清風倚劍歌商調白
紵當尊彝醉袍安得洞簫呼鳳下載飛詩骨謝
塵勞

將入京呈一二知友

涼風入秋壁陰蛩連夜鳴反側懷宿邑幽夢不
能成猶復為微祿筮期將遠行川上有方舟床
頭但空篋室家將焉託蕭然環堵傾移居躅故
宇生理念諸兄勉挈妻往以便湯藥營爛熳
楚衆揭蹉跎拂簪纓關河向搖落歲序聿徂征
學力苦未優慚愧赴王程杯酒集賓親聊復敘

鄉情惻惻別丘壟依依懷友生何當冒
息私夙駕還南京

宿玉峯驛

譙鼓皆蛩不可聽偶因中酒宿津亭夜深風露
覊愁動却恨山城酒易醒
倚棹西江驛吏迎玉山風雨夜如傾寒城酒薄
無濃睡只聽秋聲到五更

吳門遇林刑侍為題其先人輓冊 台人審職教

天風吹赤城霞綺忽中斷下有変化人不計年
脩短長歌被玄髮騎箕㵐清漢桂林秋月孤芥

永春杳渺哀鳴丹鳳雛排細九霄翰令德倡元
勲潛光永言旦

慶淮寄鼎儀

辛苦提携家累行秋風淮上早鴻聲不才愧我
虛瞻　闕多病憐君怯餞程短棹月明連夜發
長河霜落易冰生東堂舊榻寒燈裏清夢能無
共入京

北行舟中重寄二陸子

荒江歲莫多北風寒浪逆來搖莫空短日長堤
悤行客迴灘暗渚愁篙工燈明小市集衆舫月

出兩崖鳴一鴻東望海門懷二陸高風美酒幾
時同

上車作

貧病懷微祿將家涉莫江河冰妨楚棹車輛走
燕邦晝眼風塵睫晨心月露降壠頭畊食老遠
愧鹿門龐

車上作

歲晚燕南路風沙易夕曛淺濠埋宿雪曠野疊
寒雲壟月當車墮村鷄半夜聞室人休怨誚猶
自勝雒羣

喜雪

一雪映長安羈懷客復寬未嫌埋疲淺也勝去冬乾王澤由來厚儒衣自古寒不妨題醉墨相送歲華殘

子月紀慶

陽復天開月陰消雪霽辰北風寒氣正東極曙光新冊定千秋紀恩頒萬國春退朝歌燕翼私慶太平臣

寄武鎮海丈

一度乘槎訪上遊離心日夜寄東沉翠雲軒下

看前史應愛留侠勝鄰侠

寄陳戶侯勝

自別雲泉叟雄談久不聞古詩應獨好晚興與誰分寒卧天邊雪晴憐海上雲舊庄新歲酒多屬鮑參軍

對雪寄同里文宗儒

久卧滄洲雪深裹鬱未開一迴觀國去三白喜時來鐵句今宜奏江城不寄梅東隣肯乘興吾有敵寒杯

雪後紀事

子月中旬蜡月初再看飛雪滿　皇都　龍姿馭鶴來三白　鳳輦御牲淨九衢已有雲師扶紫蓋豈無仙女獻瑤圖遥知萬里無氛祲只在臣工翼　帝謨

送軍將回山海關

走馬拜官罷寒風滿壯顏三杯叉手別雙劍束腰還肅衛郊圻表嚴城山海間　聖時方蓄銳不用出遼關

題徐壘隱巖君銳冊

童孩解指字父欣兒有知男長將有行母曰歸

無遲胡為一瞑目不復顧其兒空庭落春雨奄忽霜風淒百爾孝享身難報天地慈漸老故非雛猶夢膝前嬉晨起求音容封堂草離離負賤共生受稍給即長遠豈不有室家孫哀焉所歸為詩謝徐釋與爾同此悲

竹林書屋

竹裡巢棲穩蕭然君子居清風時往還古意鄰侯書鳳宿寒燈外芸香春笋餘作態過三益著論闡玄虛

滄洲詩集卷之四

太倉張泰亨父譔

楚詞二首

古律絶句九十一首

題謝孝子傳後三首

花時負母出門嬉，繞膝欣欣稚子隨。春日也應憐病母，暖花烘槲落來遲。

右背負娛春

亭亭堂前樹，有客來空去。主人鳥鳥情，不顧客嗔怒。長病識孝子，長情識知己。寄謝交游人，信友須悅親。

右侍疾忘賓

根在泥中葉在枝，晴風溼雨鎮相依。草深却恐狐來賀，月出惟應烏繞飛。子心只似墳前樹，行路無勞歌是非。

右廬墓

戴廷珍御史先翁輓詩

用世不待志，學優不遠施。此豈賢哲情，無乃天則私。浮梁稱顯族，戴氏實蕃滋。侃侃西澗翁，抱貝亢挺奇。一第不立朝，三為賢舍師。褀範之所

暨，行多令儀。端梅什伐偉，古鼎歸山陲。哀哉竟淪沒，燃怨青猿悲。著書休休谷，至今有遺詩。波瀾三百篇，鯨力不可隳。諸郎復皆秀，璀璨珊瑚樹，積德奮自茲。巖永願敦孝思。

旅寓言懷

僦屋居京里，無家類乘舡。病足不良行，坐深土未回。長安春霽雪，旭日到囱前。流景變時序，故園隔遥川。矜真思母啼，與我憶墳阡。薄宦亦沾祿，無由奉親筵。飲淚各無語，童豎共凄然。

南湖明隱

錫山老人世事疎，服田力穡住南湖。初畊便辨醉鄉料，未祭已還官府租。草澤㸑淳為逸侶，芽茨經史作農儒。似嫌沮溺終忘世，寬放兒孫走仕途。

常熟錢景言壽詩

歲在壬辰稱慶日，天教甲子再輪年。山翁醉處春如海，酒伴來時花滿舡。吟入蕉鄉初試杖，坐高蘿月未收筵。玉堂慢與三千首，一度生辰寄一篇。

讀王城山人詩

山人名綬字世懋謝姓世家台之王城山山中少長咸敦文行兄世脩為寶慶守從子鳴治官翰林山人亦挾藝出就試數屈於有司辛卯之秋竟以書生死於航鳴治曰吾叔孝友天至德義在宗族明信在鄉人究其壯猷可以經國而今已矣掇拾殘稾聊塞余悲云

三閭遺文慨古今耳邊如聽澤龍吟半生憂髮江湖遠千里私情棣竹深清瑟有弦虛夜月好雲無雨費春陰玉樓夢脫秋麿去天上遙應遇

賞音

題賓之西涯水亭

月曉蘋花香霜寒陂水落燈影下西涯幽人啓書閣

海子

天家小瀛渤自是龜龍館恩波走八區此中長淼淼

慈恩寺

旛幢籠海氣樓閣映花汀遊人不入寺梵響出[illegible]清

題會稽塗山

朝散塗山世屢移越中濠上盡堪疑奠山平[illegible]神功遠九域何妨逼禹祠

鑑湖

萬壑千峯一鑑中酒船搖蕩藕花風清歌落日思狂客可得風流萬古同

葛仙井

碧樹寒巖與世辭丹功惟有冷泉知一般天地飛昇去何處仙山日月遲

梅山寺

高寺多風易落花漫憐空界足烟霞數村荒樹山鍾外不辨逍遙隱吏家

西陵渡

津口無風波不興棹郎將艇動郎登山明水秀不歸去日暮秋濤着意來

若耶溪

南風雨過若耶深蓮女菱歌亂別心後夜繁霜凋綠蓋洞房歸去理秋砧

曹娥江

一江秋水淡無情一葬曹娥便有名抵死不忘

忠卿叩甫龜巢娛原先生

小蓬萊

區中不見巨鰲來陸海天成勢翠堆秦帝望仙
仙更遠此山真是小蓬萊

禹穴

岩洞寘寘一穴虛禹咨山鬼護藏書皇靈奇念
民勞事煥啓玄文示古初

蘭亭

晉史風流頗放形半酣隨筆序蘭亭一篇何用
三興感樂極悲來萬古情

彭山

無生誰不慕彭籛可是商家好古賢遲死不曾
聞大道山中麋豕亦長年

三山

俯仰乾坤一嘯吟舊游回首幾浮沉三山浪比
三蓬島誰見仙人戲碧岑

宛委山

宛委山巔古石臺當龍去後少仙才月明昨夜
聞清唳白石先生化鶴回

題湘鄉令徐德宏竹居卷

主人自是青霄侶別野還開綠竹堂韶顏擬供
與事業簡書須續漢文章庭搖碎月聞天籟簾
捲清風坐夏涼千里歲寒重有約五雲招鳳起
瀟湘

為羅明仲令弟題畫菊二首

白露凝為霜衆草秋歇絕誰與後時春開花滿
叢菊青苔翳危石三徑寂遊躅婉婉揚清芬亭
亭媚幽獨宜聯松桂榮勿為榛蕪辱持贈君子
儒真心靜須勗

清晨荷鋤出理茲秋圃荒搖落變時序忽覩此

幽芳朝霜沃其葉夕露澄其香生意諒不息道
心安可忘頤采黃金英登之九華觴美人持一
飲千歲游虞唐

送李賓之還長沙拜祖隴

春風別宴散瀛洲陸地仙人始泛舟碧海蒼山
曾入思綠蘋黃鳥信消憂中州久羨西平譜南
紀今看太史游鄉里未須誇晝錦要持碑刻表
松楸

再送用諸送者韻

六年江海憶人龍歲晚來看雪後松西涯未續

安仁句南國誰招太白踪春漲洞庭浮艷瀕雲
開衡岳見芙蓉湘蘭不是清時物漁父騷人莫
浸逢
楚天鄉思暖鴻催
帝興恩波訪舊回緌服江湖春愛日赤心霄漢
夜瞻台倚舡花嶼鶯啼過下馬松坵鶴唳來莫
以壯遊供麗藻尚看勳業貴蒿萊緌服江湖者侍乃父俱南也
送葉吏侍先生西行邊
德望文嚴月寢東兩朝嘉遇識孤忠天教今代
有韓范廟算西邊無犬戎鄉里衣冠崇一老乾

坤清事先諸公大車金鉉收功去白首無慚片
玉峯
春初言懷
落景都門客炯花忽復春玉河流暖水綉轂卷
芳塵歲月虛官况雲霄有病身未能拋筆硯緘
思寄親情
送姜司副省母分得顏字
秀州水色環城匈竹筍連村魚鱗根秀州才子
天上帰綵笋熏魚北堂獻里中父老嗟孝誠斯
酒稱盤盂乘勸滿慇還日晚和風花氣不闌春
纏綣兒名美似無瑕瑗慈母無憂即長健白頭
不改春風顏此樂無疆称兒願
寄鄉學故舊
查若庸
別後官中長有病懶來胸次漸無書餘情遠寄
槐園子里首心期莫謾疎
孟與貞
薮水登堂趁暖暉下階童稚索春衣先生退酌
顏瓢飲忘却春愁在竹扉
方克信

傍隴精廬負郭田膳醅春笋不論錢盤飧且足
茅容養隨分青雲有後先
送桑民懌下第還虞山
斂玉懷珠歸海門長安斗酒暫為醺文章未必
無知己肝膽終須奉
聖君青篁琴床他夜月碧山書屋舊溪雲曾聞
七歲吟西華高志休將野興分
送錢世恒貢士還海虞
紅錦書囊玉匣琴暖雲芳草總歸心舞衣南去
春愁盡親舍臨海色深俊秀不慚諸謝後風

派時吐小蘇噞文鴛皎鶴天池物莫恋湖亭水
竹陰

奉輓劉主静先生

夙持家學上岩廊海内經生仰末光碧海鯨波
涵衆水玉除蟠桂領群芳連章軍國心珠赤載
筆絲綸鬓巳蒼記得
天教推化雨典刑與我重悲涼

題蒹葭棲鳥圖為張副使數

蒹葭有霜柔葉枯石林奚容生寒蕪五鵝平棲
一隻孤野花多實亦自腴椎雉昂頭雌應呼朝
飛暮逐秋將雛幽篁細草保物命丈夫慎勿窮
樵蘇時哉三嘆君知乎

睛洲詩贈程編脩尊府尚書

捐此祿俸金構彼山中廬松蘿蔭旁軒玉几當
前除門前練溪水洲島交以紆江風吹雲净目
曠情亦舒清潭泛群鷗白沙戲双鳧從知濠濮
樂未止花間魚芝嶺朝日麗蘭舟春雨餘芳渚
延晴暉應待釣者娛王事倚休父功成歸佇居

為職方劉時雍題着色菊

一失陽春艷冶空老成顔面為誰紅天公似惜

秋無剝剝衆閑花不奈冷

又

一飲金天白玉漿胕顔遐變皎淶黄嵗寒標格
誰當刱擬集芙蓉製錦裳

又

秋味巳甘新逕客脫容還伴醉徵君流觀到俑
非嘉逃莫辨清時嗅冷芬

題菊處

結廬人境似陶潜臥起幽窗雨一簾盡日寒香
風引至隔籬黄菊幾花添

又

竹門荒徑晚扉開酒伴詩朋菊處來一醉清秋
三百首寒花偏解長詩才

其太守郡齋

白雲出南山可望不可掬豈徒念彼雲佳人在
幽谷蹉跎霖雨期長謠寫心曲

又

郡齋秋山下木落趣不荒凉風起旁徑時菊送
幽香君子方好脩茲賞安可忘

秋郊

細雨輕塵郭外秋危橋下馬過寒流長堤送客
宦情倦野寺逢僧幽興留一徑午陰清入樹滿
亭詩景快登臨放杯無限江南意只欠菱歌上
小舟

又

踏凍尋君過
闌西午時騎馬日烘衣清寒向晚欺人得莫羨
牆東看月歸

寄文量鼎儀

望閑交親總不凡年來離思可相諳心情到底

誰全好貧病惟應我尚堪宮漏鵷鸞心推夜挑江
花着意送春帆君才久在狂夫．國計須酬夙
昔談

送陸潤夫通判桂林府

山川百越自秦通
聖代華風萬里同佐郡有才馳嶺徼過庭無恙
別江東天低八桂星辰近日射丟江霧雨空直
道遠知茲發軔大藩知己盛拜公

朝回

[illegible]一官閑近閣清門不用閑沒滕雪隋

羸馬過瀟鮮水買凍魚還得沾微祿強賒酒不
起高樓亦看山明日又迎長至節獨愁空使二
毛斑

題畫

石床幽許山靈護書閣晴當峭壁開白日高林
清嘯罷海雲飛過翠屏來

松泉白鶴圖為吳中書朝用題

壑底寒松樹秋泉冷冷如雨下蒼烟此聲千古
誰當和明月青山鶴未眠

題岳家泉先生所畫葡萄

亂枝含雨葉含風欲墮荒溪更繞空嘗盡甘酸
老人去冷泉疎影月明中

壽蔡巴東

謝郄巴東百里租桃花溪口洗泥塗[illegible]從身遠
心逾遠轉覺榮無辱亦無珎重天邊書寄鶴逍
遥林下舄乘鳧慕陶羸得長年酒時對薰風引
一壺

翰林齋宿

天近瀛洲第一峯清齋還躡鵠鶯蹤露[illegible]阿
巢群鳳雲宿瑶壇候六龍華月[illegible]

泉香茗送春濃十年多病滄浪客不慊狂吟膺
此逢

和吳脩撰原博齋宿

仙漏春声出禁林玉堂月色鎖春心風吹篆縷
浮烟直入静燈花落夜深遲暮宦情春彩筆餘
寒詩思在重衾禮成遥聽龍頭賦亦重才名耀
古今

偶成

遲日烘庭漸不寒朝田坐慣出門難林下豈今
遨狂饕散地猶慚是美官好夢每因春困足病
懷時藉酒醺寛逍遥事外歌金感吏帙深勞者
俊君

葵軒

黄蜀葵白蜀葵淺紅深紫相薇虧軒前軒後三
百株丹房玉珱露傾欹染檀吹麝香絲絲金流
石礫苦炎欝尔獨開花耀芳質向陽一點恒自
持瓢忽春紅豈其匹赤心到頭能結實人不同
心有如日

題駕部張公實先御史挽冊

俟節旗　國門跨下青驄駒綉衣從征甲晨遂

百僚從書生何乃亦從王行狩胡塵犯我圍
頹替掃清謠雷霆動大荒雲物翳旌旗將軍且
禀令狡虜乘不虞控弦四十萬不及雪咸狐騰
藉土木下衣冠同一塗鉄面委沙磧清魂攀柴
輿生逃豈不解危授廿臣愚倉卒殉國辱榮名
非所為天日竟何損
皇綱仍不渝忠義有餘慶奸權蒙赤誅悲歌太
平日慰尔兵曹孤

送丁鑣

感激承平世来歌千載逢方期丁夫子　金閨
日游從三年待　明詔一舸乘春風臨流羨所
適　舊京淮水東山川極明秀人物盛才雄宦
遊不去家為政兼孝恭興居子安集契濶余憂
忡平生沖澹懷豈徒文翰工傾蓋契忠論要自
心趣同良會倏揮散蒯傷氣序駛覽翠西山表
折花南園中醉聽及時鳥醒聞他夜鍾吾其倚
龍劍長吟憶謝公

賦得渾河口送李中舍應禎还吳

昨夜東風吹凍消西山春水来如潮行人馬炎
崇文橋錦帆何處舟搖搖渾河口頭波浪綠否

洲汀新有未足李膺行處似登仙河上女郎
送日洋洞水未歇江水長羨君迫思更汪洋南
遊莫戀三江月雲裡瑤池待鳳呈

將謁　陵出土城馬上作兩行者吳原博
二、也

馬踏輕塵出土城日高芳甸暖烟生草邊春色
青廻野山面晴光積繞京十里東風寒食候數
村香雪杏花明金閶散吏陽春思隨處分題謾
紀行

到黃土寺

曲溪高柳石橋斜入寺僧傳洗渴茶坐發江南
舊春興一林山杏似梅花

宿黃土寺

問程休儀馬入寺得閒房茶筝來僧供軒閒更
佛香殿床僧夜話行路及朝光翻怪清鐘早
添淳世忙

陵上作

內家新柳報清明
帝遣千官謁
四陵輦道松楸佳氣裏寢園樓閣翠微層

列嶂紅春望香火諸宮候曉登陪祀小臣何以
頌萬年

王業付孫曾

復用楊維新先生四首既歸和荅

初出郊

奉天宮闕露華春萬歲山陵樹色新三月正當
陪祀日諸公非是治遊人杏花斜日山村雪馬
首微風輦路塵弓劍明朝何處拜鬱葱西北望
來頻

祀後還入昌平縣小憩而歸

香宮燈火散寒更珂馬風烟入曉城春館共時
南國夢晴沙一路北郊行河山信有金湯固陵
闕回看紫翠明歸向石渠誰健筆子雲詞賦奏
昇平

榆河橋下小庵為孫千户之子留酌

之子陳觴花外庵臨岐不放馬頭南人情可惜
須一飲詩景相撩還並驂沙岸暄鷗呼不起津
橋風柳舞如酣扁舟若下榆河去可似吳淞興
烏潭

歇鞍彌陀寺折花柳乃還

諸陵赤暁下金宮歇馬拓提返照紅藉草坐來
憐遠岫折花帰去惜東風清明柳色千家裡薄
暮烟光九陌中多病文園行欲倦春詞愁續鏡
川翁

同年會

休運古難遇周餘淳氣分皇皇孔與孟不逢萬
乘君漢唐亟無言中間多垢氛堯封不入宋儒
碩徒殷勤拒拒我
烈祖驅夷正人文
文皇崇継述開京控朔雲嚮明朝萬邦九譯效

琛纏學校起才俊罳章遵與墳往當六葉初繆
徒多士群十年一登會芳晏春氤氳
明恩賜休暇為樂亦孔殷齒序敦揖讓爵行漫
紛紜皓唱引絲竹清鮮間暁曛諧談洽四座霧
瀚蘭相熏雄襟鳳戢羽英質豹含紋是皆太平
臣乗運豈偶去落筆東風轉命騤西口曛觴詠
寄深勗豈徒固交欣探道泝洙泗許身奉華勲
居常慎所捺臨事解其紛明明同年契心術隱
相聞春秋未絶學賢者揚清芬

仙居書屋為商編修懋衡賦

有仙兮仙居眞桐江兮與區林窈窕兮閒寂路
險絶兮盤紆側谷兮谽谺含飈兮激虛珊瑚壁
兮玉笋石㷇㷇兮秀所儲孰地靈兮敢閟有天
老兮築廬深穿洞兮綰茅瞰泗谿兮引渠雲霏
霏兮承宇泉汩汩兮循除覷堂幄兮何有紛羅
列兮古書呂燔之先孔述之餘羲氏之畫實開
其初下逮絶傳百家之腴我研其精刊落異趣
紫兮潤兮遺汝嗣之人兮肯咀服仁義兮磵阿
探禮樂兮丘隅淵夭矯兮龍騰沛巖霖兮既濡
鳳又起兮層巔歷九閟兮揚翎紫閣兮玉堂遊

列仙兮鴻儒典謨之在聽兮皐夔以為徒王
盛明之載遺兮行正學其孰御兮補治獘以興理
兮維斯文之秉樞衍六葉於無窮兮垂千祀之
令譽名書屋以崖石兮附予辭而匪諛諒山靈
之祚人國兮世生賢兮繼諸

送林一中秋官出僉閩憲兼得過家時乃
兄刑侍家居

桃花巖下陽春客六載秋曹蜚俊聲
魏闕獨承新命去越舡多載舊書行親庭戲彩
當年意鄉月聯床他夜情更遒未應淹使節閩

咫尺入澄清

明月

青天送明月照我岩前池光風忽吹度蕩碎古琉璃澄波有時定圓影不曾虧婆娑銀絲髮賞弄瓊桂枝東山萬古宅坐失歸來期

宮中秋麗 為人題畫

佳氣葱蘢金碧參差宮樹排晴昊帝弦歌徹阜財風三十六宮涼思早西垣昨夜棲鳳鶴落葉晴墮銀床鳴拂簟湘波瀉珠箔繞庭玉甃文楸枰巧絲娛嬲星樓宴化生盤在芙蓉殿百尺

銀屏動吟光縠綃無色愁團扇玲瓏綉戶雲母明掛簾別燕遺春聲列房粧靨紛交慶鈿盒花奩相送迎黃榜紫桂離離發欄檻平臨廣寒闕天香動擁千素娥不許閑人到明月講殿從容回輦還宮宮換香薰翠幃隔榭鳴琴奏鑾羽明朝均賜小春衣

半村

高情不欲苦離群人境閒居亦近村十里到城終在野數家同里未為喧買魚江市掐春艇留客屏山對晚樽千首吳歌清世裡絕勝秦代有

桃源

移居得呂儀來並

散吏無端不耐貧強移秋館得高隣無窮只長為客多病那能遍識人瘦馬送朝宣近閒新錐慰晚勝懷珍猶聞海內芙蓉年根食平居愧此身

天壽堂

人間何處有天天樂堂中坐兩仙有約曹家共千歲未妨龐老長三年要雖舞者伯仲季偶予和之琴瑟塤箎暮年無限好壽筵長在蔥

花前

送董庸編修歸省

鳳皇池上中秋月此夜何人歸夢清文美董生家學舊輝華子無文輕盤鸞語捧天香去去鸞舡侵露落行森桿未應淹黑首雲臺千尺候功名

題廿田贈編修陳先生傳同年師名父也

立權哀思

已矣同歸萬古傷哉獨值貧力營三世葬併慰九泉親鶴暾黃山樹鳥啼建水蘋百年丘隴思誰下草間塵

庭闈孝養

愁絶趨庭後慈顔幸老遲乾坤孤子在温凊百年期喘息原通氣艱危楷切肌嗟哉董生孝誰與續韓詩

琴瑟和鳴

山中耕織併心緒若為寬鳧鴈勤朝戒柔揄接暮頻一諧琴瑟調永遺子孫安貴不成家者朱絃取次彈

塤篪迭奏

誼落黄金後長年纍世誰後坐須分梭長者固

忘私共老吾惟弟餘謀敢及兒自然家慶在童子解塤篪

蔦蘿沾澤

探本高層上幸枝族屬閭恩施不報地力起欲低顔接遇均榮悴馮依失險艱長松竟婀謝蘿月怨秋山

桑梓揚風

君子培嘉樹門前梓及桑惠風回巷陌浮世僞炎涼生意均微草清陰過別墻遊人樹下憩者懷德向斜陽

詩書課子

萬事亦云足若為勞暮情力耕猶得歎徒愛恐無成燈火中宵業鄉邦異日評稱賢吾有後誰欲討公卿

農圃怡情

俯仰誰同適魚遊復鳥飛課耕方植杖抱甕亦忘機春酒低山積秋盤集野衣相看咲終日談不到輕肥

絲綸褒寵

跡本山林舊誰生草木光一毛登鳳閣初命錫

龍章植德生前厚貽恩地下長善人今食報千載教玆鄉

俎豆增輝

推忠須自孝能子亦由君一疏承詢優渥十年歸拜墳松詞生暮色荔豆發秋芬阡表誰當紀歐陽自有文

紅菊

芳容晴暈九華冊咲倚霜風不逼寒世上須齡如可制萬枝栽與大家飡

滄洲詩集卷之五

滄洲詩集卷之六

太倉張泰亨父　譔

古律絶句九十一首

詞二首

文量席上分題得水梨仍依定韻

林外清霜落曉鐘墜枝紅顆駭淵龍慣[illegible]張老
應多術久病相如惜少逢飽滿雪腴曾未楖短
長秋柄鎮相從君家一爵醒殘酔帰去無勞臥
碧松

初寒有述

寒燈影裏雁聲秋半夜西風起北楼萬里漫添
胡馬色幾年渾減朔方憂関河積水連天迥城
闕凝雲拂曙浮細雨朝回問衆褐老郎慚為病
軀謀

題畫葡萄

青壁高懸走蟄龍水寒雲葉破秋容玄珠百斛
藏甘雨配好蒼生渇後逢

[illegible]儀来并居新楼成與文量登賀次韻

長愁風雨亂憂端九日晴明望眼寛孟喜故人
連宅舎肯於高處置闌干菊花甘冷黄非晩[illegible]

髮經時白不嫌渾得酔歌酬雅會未妨醕月照
空盤

送張克謙郎中治水利山東

短髮青袍水部郎遠將能事報
鬱葱龍湫百眼泉帰漕鯨力千秋石作防一路
風霜重奉
詔普天齊魯最経荒山東憲府貪才俊國計應
勞細與商

送同年李羲方還任南曹

自有科條興俊賢交遊多是愛同年未妨清秩
江湖限但使丹心霄漢懸客袂秋風沙色外仙
舟寒水石頭前呉関楚徼渾豊歳消息應無
雁傳

題松泉梅鶴畐為呉中書

一壑風泉隔暖塵两崖烟雪護幽春山空月落
峥嶸際老我寒芳自結隣

癸巳生日詞

碧雲青嶂滿
神京秋色一年看過瘦馬回朝懶走謁閑戸長
安道左亂泼推床殘尊倚壁對雨成孤坐初冬

猶暖記取今日生我四想故燃烟霜二人[illegible]
游子顏難破四十將臨心未穴道遠敢愛寒[illegible]
且向妻孥強含杯酒細數黃花朶但留晚節異
時歸去重賀

偶題

宋玉多情亦騁才漫為詞賦到陽臺至今天下
稱雲雨便自襄王梦裡來

竹坡為雲南憲僉敖正宗題

別野新栽竹數竿即開書院占清寒晴朝捲幔
明窻翠雨夜當床落暗滿萬里烟霜擦節去一

坡風月放吾看待君頭白歸無恙應笑兒童擁
藥欄

為鎮江唐惟敬題一泓清可

江郭喧喧此室幽當堦一水淨涵秋晴看細浪
搖花幔夜汲寒星落茗甌未惜草書供渴兎最
愁横吹覺潛虬題詩為問唐清叟還許濠梁作
勝遊

哭柯學士先生

心旌未解忽傳悲抛卷秋庭一哭之涵養百年
需大雅老成今日喪吾師東山[illegible]傳成長臥太
學韓公竟後期不見晨時沉厚者竊名文字悅
先知

周評事毋墓有橫塘烟靄之景邀予賦

隴外橫塘帶曲堤春深烟靄正淒迷浮林曉入
寒松濕到野晴和碧草齊遠水長雲悲鶴去空
山易暝亂鳥啼花與幾度遊魂在腸斷蘋香滿
日西

立春日送　駕出郊

彩鞭春色轉金牛黃道東風散九斿
萬乘夙齋辭大寢百靈先駕奠圜丘氣催玄鳥

晴郊暖雲擁蒼龍曉仗稠歲歲一回朝
上帝聖人元不事盤遊

翰林齋夜用費編修廷言韻

玉堂遙夜月波涵唱和才疎撫景慚烟靄齋來
宮柳見露華多處館松酣神光想像郊壇上天
表清明閣道南起肅朝儀迎
帝社早聞休澤萬方覃

又用王編修韻

齋宿詞垣奉
帝誠曲房幽坐道心生微軀也恐塵中梦淺學

堪愁紙上名𠳢々春星當戶落沉々仙漏到床
清許身變契諸公在老大徒傷子美情

齋夜先宿西朝房次夜宿翰林西寄西僚

東西齋郎半同年莫訝孤踪發屢遷十載稀逢
通夕話一燈真喜對床眠茗泉虛接春甌飲蘚
浪慚陪石𨵦聯疾宿舊房還取便未應蕭索吝
來篇

送姜郎中用貞之任南刑部

深為高情愜此行板輿家近好相迎却愁他夜
西齋夢斜月春雲隔兩京

又

十載逍遙直使星正郎今上白雲廳長風晚節
從來意珍重青萍此發硎

慶成宴次韻

紫壇郊罷詔開筵禮成清朝樂奏仙
袞服晝臨周陛九宮花春覆漢官千瑤池酒煖
金杯散閶闔雲晴彩仗聯淺薄也分珍賜出敢
忘歌頌奉堯年

贈蔣儀鳳歸山海

天子風流追右軍令郎標格更殊群未山曾寄

學宋秀柱國今看列樹芬鳳去冒輕天上羽鶴
藏勤澤霧中文德生他夜東堂聚嘯玉凌雲擬
見君

送李太常立之

春轉皇州挪欲絲夜垣先達此何之圖書畫舸
紆仙賞禮樂崇曹掌
帝祠紫極休光瞻永夜鍾山佳氣對清時此中
貧作儒林冠何異從容直鳳池

送梅倫郎中

吏局曾看執法名相逢重見宦遊情累頭且復

遺
明主華秩何妨註舊京別業吳江花墅近閒吟
鍾享棘曹請十年新政孤臣在他夜思君秋月
明

題畫

渺々晴江落木秋回汀疊嶼遠雲浮石林茅屋
陰森裏渾得書聲破此幽

又

雲斷山青水不風短亭疎樹鳥聲中道人吟入
秋林去忘却秦樓與漢宮

又

遠山隔樹高於隴隨石當溪亂泉欲脫塵衣此中去滿庭落葉枕秋眠

呂明遠昆仲席間談太倉張文翔

尊酒餘歡見二難布衣前輩坐談間歐陽楷法今誰妙張旭才情不自閑險語庚門風動地悲歌吳塞雪浸山得歸江海應無恨我為奇人一愴顏

二月雷雨後極寒

驟暖新正末轟雷二月初兩朝風白地昨夜雨翻渠海內承平日民心載酒餘乾坤有無恙吾道欲何如

送何生還南海

燕京背朔雲越嶺掩南海兮來萬里餘遠意劇何在既非籠中鳥復異梁上鴿附炎誠足慨搏空方自畫天邊對連枝歡喜見情志尚憐英妙年擺脫烟花氣東堂始相見問我案頭書我病或難答聰明恒起予含館坐西鄰晤語幾朝夕春風斷河氷萱草動行色臨行惜贈言恐負求益者吾道本周程朱盡留寫義畫乾元化已

超性命根後聖繼奇文端為後世書遠之洞乎宙近之切人倫雖然尚占事用世理無[illegible]當時急趨名為義專本義闕哉伊川易詎與盡言意念予功不苟提綱自忘愚大道有心學歸孔勉求諸百家泛諸海群經泝王河涉崐方有待詎止論高科

畫馬

圉人浴馬龍河津緩轡脫御龍性馴驃騮初騎漢庭日霜歸忽踏吳洲春未論千萬與百里但有雄才報知己一躍空群東海頭崑崙閶闔還爾遊

題畫梅

青帝前頭玉立臣獨當水雪獻芳新自從乞與東風力耀紫施紅滿後塵

永夜

一讀前經永夜長朝簪盡戴入儒流力微未到安心地學淺猶躭用世謀西上風塵驚旦暮夢中星斗換春秋及時省已探千古莫漫悲歌空白頭

松隱

丈人幾載植霜根老樹今為衆木尊偃蹇坐忘
梅歳月高寒飴蔭間兒孫隣翁對飲分花味海
鶴頻來動蘚痕絶却塵弦風奏曲秪應幽趣此
中論

讀書處為人作

海内同文百載間寧無出處侶伊顔一經自咲
謀身易方寸今知定性艱絶頂大方君早見平
原古道我徐還相逢歳晩天教健應許前脩併
力攀

清明郊外書所見

載壺擔榼畫紛然魂魄招人醉埜烟螻蟻烏鳶
它自去女郎春事且年々

晩興

寒食今宵月過弦晴皆晩興小開筵故園花影
諸公醉別館詩情獨自聯銀漢春星高寂々玉
臺寒露靜消々美人只在瑤臺上欲語相思未
有縁

送人之南京督府

臨別春風見二毛十年赤縣為民勞舊京新命
恩還重北客南歸興轉高蓮幕凝香居大府范
文封印樂閒書置身塵土奔趨外佳麗江山羨
閒邀

送丁原敬還華亭

天門一鶴去雲間海上行人盡仰看九點碧峯
清夜徹滿城弦奏送飛翰

柳絮

憶院遊宮萬柳垂晩春天氣絮飛　不粘塵土
初過雨得弄晴光未落時夢斷流鶯雲捲幔宴
酣歸騎雪圍衣未應撩亂迷人得輦路分明到
瑣闈

立夏日東郭草亭分韻得容字賞牡丹

東郭來遲興不空名花時傍草亭逢栽君紫陌
塵中眼玩此瑤臺月下容王母醉深春後酒江
妃舞出翠旗重天香滿席分題去狂步昔遊諸
老蹤

東郭高亭紫氣重牡丹時節此遊從遲來值歳
春歸候漸老輪花年少容前輩驚黃餘况味故
人看酒且鮮醲明朝醉起拈殘韻刱圃他山約
後逢　次人原博也

是日又用世賢編脩韻

尺五天東山地迷遲春不減及春游牡丹芍藥
從容放美酒高亭爛熳留共喜眼中無俗物未
論身外有封侯浮雲聚散存詩史重擬文盟老
去儔

送孔𤏡知曲阜五十七代孫

化起中都自昔聞風流曲阜得賢頻宗家鷹達
非干祿

聖世榮歸不問津琴酒來歌顏孟氏衣冠迎賀
魯鄒人遙知賦入豊時紀露冕年年沂泗春

贈別錢郎中大用同年

長安客舍吳門酒十載離襟一舉杯五月清風
吾病起兩京今日醉顏開貯壺氷雪憐秋客霽
說篇章愧晚才霄漢交期留健翮從容飛出鳳
凰臺

題楊錦衣荆襄陳謨卷

帝德生民豈仁賢爵祿輕兩惟勤策憲誰則取
功名玉石焚應易朱鉛辨只明尚愁蔭漢水澤
恨未曾平

其二

武弁知謀圖皇華不浪遊幾微諒所見磊落徐
付氷司制馭依近平訓[illegible]託優秖應才傑者
稱報有深籌

送蕭生還閩之沙縣先經南監

奏名辭北闕問業去南宮舟楫幾人共文章四
海同壯遊頭鬢黑歸夢荔枝紅早晚迎觀罷雄
飛劍水東

贈別文宗儒之永嘉追用方干韻

高誼不論官去住放杯揮策指江東過鄉山水
佳篇裡到縣桑麻惠政中人寄北書燕鴈月巷
歌南調越州風使君顏後齊民樂肯向車塵說
近功

又排律一首

北來曾並暮江帆一宦看君再向南尊酒乾坤
懷往路扁舟吳越謝征驂月中馴鶴孤標遠天
下廉泉山味甘左掖郎星元近御東嘉詩景豈
成躭城樓海色寬秋望水寺鍾聲節夜談公暇
未妨書裡醉道存何惜府中叅幽崖白日群情
喜明府青春百事諳見說歧龍能大小隔年雲
雨起江潭

題扇寄贈盧大叅廷佐時有退休之意勉

之出云

快斧劚月飛琼華水仙猗作㘚金霞珊瑚貫綃
氷一朿中含海風三萬斛骨清氣皎有如此持
侶江東去君子大瀟旋蓋硼若雲老參心地涼
如水燕寢長吟春草生秦淮燕闕夢兩京故人
落〻幾滐謝吾道悠〻誰從嘗三山蒼〻映梧
竹暗綠生紅荔枝熟寒帷細篴時一搖千里棠
陰斷炎酷蕭〻鬢色微著星正須鵰力轉滄溟
未應揮手謝鏖鹍特立高寒白下亭

賀張英國廷勉御苑三叢巧中蒙賚

上林觀射列侯從劍履先登屬上公追電一鞭
芳草外貫楊三矢落花中少年能事回
天𥈀連日殊恩下澤宮卻憶彤弓賜開國至今
神武駕英雄

徐武功先生輓詞

果道賢豪開不得經綸嘯手逐雲雷功收玉帶
諸侯貴恩放青山萬里回文字舊名天下重是
非餘論後人裁遙知萬死天全在春水吴舡客
吊來

學皇圖為郡天章同年賦

丹水南流勃海清上頭丹穴勢峥嵘未飲赤柳
分靈洲別有珍禽儲粹精儲精元氣陽數足五
文九苞還七德三百六十之羽蟲作止飛鳴順
而則鳥中之聖不可招幾度中原瑞聖朝始就
軒皇諧律呂再過虞帝聽簫韶禾黍岐周王道
徂秦樓漢苑到來無寥〻千載焉所如蓬萊溺
渚崐崙墟華姿夕下瑶池浴風翮朝臨砥柱梳
周游覽德昭鳴慶巾天祇見
今皇聖五百昌期曆數過歆下來下需至和元
愷齊來賡載歌遺才決第登賢羅黃虞禮樂優

制作効雨一鳴何足多高翔遠擭飢渴否醴泉
竹實臣心有五雲佳氣況盈都岡面朝陽長碧梧
願以明良致感鳳自天啣獻太平頌

項方伯璁梅花手卷

玉峯素卷三十尺越客含毫寫盡之一樹東西
春足後萬枝高下雪殘時只看踈影孤香動細
睍清顛衆色卑花滿江南未歸去詩成重起美
人思

季夏雨三日書懷

掩卷東堂晝掩關病來消得是閒官文章未役

三竿宿風雨崇朝六月寒喪馬幸容身在告曠朝終是夢難安多情却怕山妻健提抱兒曹索暮歡

夏雨後錢世恒席上用原怖韻

炎天此閣何高寒前夜雨聲如急湍清風古劍據床吹黃塵晴山揮塵看盡日獨愁行潦凝数公相見醉鄉寬况憐穆父詩家秀高興淋漓不肯闌

觀荷凌季行宅用原怖詩韻

高盆曲欄園綠荷滿庭爽氣生秋波碧筒寫出傍舍酒清風坐我西湖坡餘花縱露待誰放閨月追涼借馬過我為催闌還我賞許君重唱越漢歌

晚涼聞蕭文明拜黃門

雲落高城雨又過晚涼移坐待明河遥逢太簡嗟猶病除拜新傳喜欲歌夫子老成稱甲榜郎官清要屬兵科漢勞疇昔臨池手添作西垣諫草多

徒步

朝散長安徒步行八踪不減舊儒生路傍衣帽俱塵土霧裹樓臺失晝晴避馬不教賢俊識入門惟喜稚兒迎小庭跡簟攤書坐負病令成吏隱名

早起

衛馬聲殘夢庭涼散暑憂雲容低結曙雨意欲生秋燕母陰還出蛛絲亂不收老夫肥氣困令日起梳頭

立秋前一日望夕

殘暑避朝雨新涼歸晚晴大星迎夜出高月先秋明桂樹青山思芙蓉綠渚情等芳殊未歇鶗鴂莫先鳴

是夕得文量八音述病之作明日用韻自述以報

金馬門開散早朝石渠高閣夏雲消絲綸有道階慚近竹素無功孤懶搖匏汲宮泉分雨氣玉懷瀆海望晴寥華茨除渴鶿秋至木落虛庭響碧瑶

用前八音及韻賦得新秋宮詞

金水流寒曲繞朝石渠經雨熱氛消絲桐南殿薰風度竹樹西清爽籟搖匏勺引泉添夕渴土

走溯影將秋寥葉炎赤可誇零露木葉霜久瑱

翠瑤

又和文量無題之作韻

金鴨爐低寶鈿支石屏香閣撥簾時絲留素色知吾巧竹負真姿得鳳遲鴝頡夜間青玉管上風春咏白芽詩華来殘黛眉垂掃木抄遥山相對思

乘驢歸戲述

朝散騎馬帰大小共周行我時適喪馬欲買正空囊累日徒步趍掃塵若衣乓以蹇驢不盈跨牧豎瓶逐忙三錢傭乃力家近洲吝償入門解衣坐簟席秋堂涼也復随心意欹臥罷書澌床明朝力趍朝徒步士之常

偶書

自昔人言秋思哀獨因病暑喜秋来不應一夜西風雨撞碎緑荷承露杯

清秋寄龐沔陽

一片清秋不可摹碧天高日寸雲無逍遥省閣慚虛秩悵望江湖有壯圖沔上蒹葭魚正樂洞庭烟月雁將徂寄書空帶出雲莫助逍遥悱玉

樹孤

天上何所有 偶有感作

天上何所有河漢日月星三光所餘地辰色正蒼青晝碧夜則玄洞視杳冥〻廻合鎮左旋闇寥辟嗅聽衆彼雨雪霰雲雹暨風霆虹霾霧霜露盡由地氣征此實去天遠因高若天成昊帝超無為宰化非有形宮殿與樓閣佛兒及仙靈界分三十三併諸四八名何文紀實狀誰則見経營茫〻何處著有當亦西傾鄒衍及劉安造言眼上刑髡虜黄冠豎紛起盜遺聲浩蕩欺世主誣天賊良眂不各安四民利與巫覡争鐃皷閭笙簪謠褻過優伶唱召等兒戲誰何降宮庭禍福終相倚檮穰妖孽生願言聖有作删絶正天經

七夕詞 御街行

璚京玉露消殘暑繞七夜涼如許廣庭兒女巧盤間瓜水繡箴香縷上樓斜月捲簾輕霧幾處人歌舞輕寒漸入宮中樹清臥看牛女隔河如渡彩雲軿皎〻素娥無侶碧梧幽鳳畫梁棲燕誰占歡娛處

讀史

邯鄲花下千金子掃盡雄豪㤪獨行一紀乾坤
狂事業解令殊代發遺孽

中元日酒後寄陳雲泉時令千鎮來別

大明都下中元日故國人来
帝里逢正倚清秋悲別㸃偶看英嗣憶元龍露
華東閣芸香晚月色西城桂影重醉罷題詩寄
高隱為余多種釀醪松

讀史

太公辛苦敵中四一半乾坤已說開長者動言

人有約漢兵何故又東来
年少如君已足多却憑筋力要山河從来霸主
須賢佐駿馬名姬奈尔何

息齋雨竹為方昌言題

一竿獨立烟村晚野老尋詩貌得来倒葉垂枝
留雨意為君双眼洗塵埃

用韻題顧進士探花卷

江花有情祀客杯春風不消紅雪帷
君王初賜杏園賞仙人盡下蓬丘来譎談丑貌
不即醉鳳笙龍管更相催他山遥海萬寶攝一

時移上青天載必弁得意方自此沉襟鬱抱當
益開儒生術業贊元化會須杻斗旋其魁虎頭
孫子世清顯磊落不受群疑猜花日贈詩期歲
晚五湖烟月酒船回

陸文量明日往紀北征功中秋月下酒後

贈

昨夜西風邊雁聲似聞胡騎犯邊城饒渠犬豕
三千部消得中原一萬兵
萬国中秋玉宇晴老懷和酒向君傾青山皓月
輕絲別黑首崇勳浹早成

飄然江海一書生曾為平城意不平虎帳龍韜
須發盡未妨多築受降城
爛金龍袱馬前擎黃詔銀牌促使程為報五陵
群俠少帳前不受偽功名
逮章宮外月華清照見邊頭十萬營秋草不鳴
風夜靜柝聞傳箭數寒更
蕭張不典漢家兵韓范終金宋代名一别豈須
論富貴四方今日試經營
居庸関外馬蹄聲宣府城頭月正明数種逆胡
連夜滅太平笳鼓入燕京

涼月

涼月照秋宇鶴声終夜號披衣起秣馬寒多秋
添袍因思北征士列營風露郊豈無感
國恩戰勝除兇醜踟躕務先驚蹤掠邀人逃悽
其苦寒近恐憎胡氣驕威柄諒有托旅人徒切
切才猷未或逮且復隨行朝

題畫寄逮德山中徐氏許先生蜴敍官

憶昔南遊遡釣臺舍舟西登度崔嵬旌陽族裹
秋嘗藥孺子堂中夜舉杯種秋田開青綱底讀
書樓起白雲隈舊家近説兒曹秀信有深山出

美材

約姜進士昂登西山不偶出郭獨還

朝撤出阜成薄寒襲重裾幼馬怯生路一行幾
踟躕觀原喜曠寂望山復營紆本期層峯遊良
友不我俱中歧就老圃求泉得佳蔬羅列拜兒
女視我令長如坐慚林間餽與罷起東驅秋山
自落日塵滿城中衢永懷吳洲上頠遂園田居

題孫應奎懷鞠卷

方服春衣習清濕童心痛畀可堪論青雲幸了
成人頠蒼昊長懸鞠我恩秋冷風悲紉褶手日

[illegible]倘聞竟宦游回首慈情在只合移堂種
萱門

寄壽倪禮侍先生六十

世翰堂將畫錦同深冬歌酒坐春風詞源王振
金聲後壽域龍盤虎踞中雪壑自寒松色定天
池正曉鳳毛通從今甲子無勞計方爲蒼生作
謝公

送任彥常

江山佳處帝王州君拜南曹愜所遊曉闕作寒
收委珮晴川浹凍急歸舟酒逢鄉舊客愁盡文

乞門生公事優却怪才名曾壓衆未容爲許草
堂函

蘭舟爲丘蘇州賦

采得幽蘭上海航使君行處即凝香飄凌秋水
游騷國琴罷虛幽似孔堂月露吟身聯遠泛江
湖憂鬓莫俱蒼濟川芳意應無限肯使齊民只
愛棠

仲冬無雪齋居翰林定韻時見能盡吳興
沈氏

玉署風烟迥隔塵紫垣星斗傍嚴宸[illegible]

清齋夜見此就詩能畫人鶴思清懷沙苑雪圓
園香試雪溪春明朝記取東堂會吟盡寒燈月
色新

望雪

過盡南飛朔鴈群仲冬城闕淡斜曛天寒欲下
千門雪山晚猶藏萬壑雲朧朧麥瑞須迎臘見江
梅信好傍春開精誠孰與回滕六驅送瑶華荅
聖君

為陶永溥題夏以平山水

玉堂看畫憶請御淡水濃山見遠情䌷屋寒江

飛鳥盡隔橋秋塢白雲生豈無仙路通蓬島宛
有青峯似鶴城早晚花間鳧舄起縣齋陶令政
初成

臘月十日夜飲文量宅限韻壽用光

永夜寒燈臘剪黃擁爐情話煖烘裳同時愧我
非三益生日憐君及二陽歲晚冰霜懷舊圃春
來雨露荷
今皇碧桃紅杏看全近準擬宮壺續壽觴

滄洲詩集卷之六

滄洲詩集卷之七

太倉張　泰　亨父　譔

古律絕句八十七首

詞一首

進春日朝賀

雪色初殘闕外案曉光催動午門鍾御香飄煖
四三殿仙杖迎春上九重班擁紅雲紛進賀宴
開近日退從容翠輿金犢傳觀處珍重
天家喜勸農

立春即暖

近日西山生翠烟軟風溝水散微漣分明
上國天時準和氣隨春入舊年

元日病目漫題二十五韻

萬方新正節高臥抱孤憂日月無繩繫光陰有
準流焚膏消臘尾看曆起年頭家樂嬉奴稚輕
災赤兩眸坐妨元日賀仰愧
聖恩優麗景性寬慵多風罷倚樓不冠稀拜客
輟飲靜寬愁晴陌鑣相擊道門刺亂投豪華京
洛慣禮數市人㒺籍傲吾何敢原酲彼有由所

皇道泰庥使壯齡道四十令殊昨行藏是且否
大賢心不動君子道為謀立志悲前儒忘身勉
後修居然龍見在相彼鳥鳴求良友芝蘭氣空
文孫稗秋得深崇賤等失軸死生羞狂義非忠
厚誰諧涉悔尤煩於貧得趣曾見利為仇病驟
誰相策砭箴秖自瘳詞林叨末斂翰海許同游
禮樂微姚姒篇章約漢周念初渾泛泛向上可
悠悠古菓攀邀軌今無補大猷長疑空老大題
志曲忘幽

長安春望

長安馳道歲華新馬色朝光動暖塵苑外連山
青向闕宮前流水玉為津城烟秀麗籠金色橋
石晴乾鄉畫輪幸爾滄江多病客又看天上四
迴春

慶成宴用李世賢韻

日華宮殿覺春濃郊後清塵自內供
家駕作臨仙醴進雲招初奏舞行重廷來九譯
同王會恩重千官盡醉容拜起彤墀花滿路
聖時應不少夔龍
春殿香連翠霧濃天厨肴出絳盤供日臨雕觴
旌旗爍花映衣冠錦綉重金鳳流聲聞
帝樂玉桃生暈識
天容小臣霑醉何由報萬歲風雲扈六龍

送黃巖高應憲致仕 侯

前夜西川聽子規來朝今日遽言歸天台鴈蕩
消憂近冰署烏臺入夢微曾向白雲思慰晚敢
於清世說知幾遙知滿路賢哉嘆五十年來未
有非

正月十六日夜

長安元夕少燈光明夜懽遊卻更忙十里東風

吹翠袖滿城明月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
閣誰家閉晚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
年狂

送劉太守世美之常州

聯馬鳴朝陌餞別京東門群英擁飛旆列宴分
名園使君重文會聲此亭上尊臨岐春始溫過
江花已繁毘陵李子國南畿今大藩清朝慎
選子行承
異恩神明動幽隱簡易鎮囂喧平生家嗜慾
道會弥敦惠政聊淹駕清風候回轅

貢院校文後有作

棘闈深院坐清嚴酒盞詩囊各罷拈方寸神明留藻鑑十千精思出風簷爛霞紅字朝分卷明月青燈夜隔簾竊喜群英噓正氣大音今日謝穠纖

殿試喜晴

禮闈三試拂晴暉霽雨絲飛更及期鳥外春雲輕度閶陛前朝日煖烘爆五千文字收功日三百英雄得意時定有真才報天眷占魁何必問誰

題沈周山水寄韓克贊先生

郭西山色雨初過溪上秋聲竹一坡但有清風吹面在不愁華髮上頭多

題雄鷄葵萼送韓世資之崇府良醫

美人春盡別京華尊酒留連對晚霞把袂賴聽楊柳曲到家應看蜀葵花遊歌漫作淮南客覲省重停海上槎今夜寒鷄唱休早懶騎朝馬送征車

題双竹贈潘惡夫

□竹凌寒節不孤雙溪明月照扶疎署郎清□□花外時傍秋陰讀舊書

送双鳳周景新凌近菴壻

吾婁水北廿四里咫尺君家邂逅遲王潤冰清好甥舅酒香花煖會京師晴岑魏闕青春望夜館吳音白雪詞鳳里書臺餘逸興去程明日可相思

客燕

客燕養雛依舊窠主人抱痾同此窩庭前山雨住還落盆上榴花開不多閑門白日搁藏坐伏枕青朝聽馬過素飡無補自宜病敢謂漸老傷蹉跎

陳直夫南還因壽其太君

屋上慈烏繞樹飛門前驄馬朝天歸清風謝客草蔬薄白日登堂江鯉肥三千為壽今白髮七十巢居憐彩衣終古身名孝廉傳羨君持此奉庭闈

雨中食甜菜

無能於世愧朝衫抱癖歸畊力未堪閉戶長安多雨東欄蔬藍糜粥擅肥甘

送崑山戴伯誠

除書新拜五雲閣淮月江風擊掌還傅望槎邊星繞漢景純墳上水浮山三江酒伴揮金會片玉花高解帶攀簇錦書藁能自致似君青鬢不虛班

夏末積雨

不成甘雨不成霖三分炎光兩分陰幾度雷轟還杲杲有時雲破復涔涔客衣稍謝風埃化馬腹頻驚潦水沉三日糸朝帰舍近比人先得枕肱吟

六月廿七日雨作

入夏長安雲不閒抵秋多雨少晴乾悶持青箭只益睡坐想綠荷焉取觀衝着潦泥休緩馬步來賦畫漫加飧有愁軀殻吾何似但覺杜時衣帽寬

寄壽蕭黃門令兄

關東日出照山樓海上風來六月秋青杖倚龍觀碣石玉章傳鶴下瀛洲芝蘭意味諸郎見霄漢功名老弟收從此花城千歲酒醉鄉賓從恣優游

送劉常州分得在字

漢京足豪貴連甍九衢內賓從屢過門軒車動成隊劉子頗之徒窮巷馬行碍祿取足養親宦作覲覦態弊齋千卷書公餘日相對獨立寡求知公道自難昧毘陵今大府舊政多不逮妙選屬高賢未行民已戴辟踊慴清鏡萬廩得齊槩大族無橫吞小家不求貸壯塵童耄嬉隱然弧風在持此發公卿天下可沾溉素心復何恭千里挹流瀣去坐清風堂帰搖紫霄佩五縣剩佳山從渠刻遺愛

題画為陳玫功

秋郊兩三樹落盡葉可数忝向枝矗雲破摎幹似人俯樹下兩丈人彷彿巢與許野性健登臨不藉杖而屐溪山共有分豈復論賓主茲辰石上泉昨夜山中雨回流沒渚蘭遠去浮烟嶼過橋豈無適磵𨗯特延佇吾道良悠悠意會各無語望之清風生吹我袂欲舉山水媚彼賢嗟予恋覜焉

送喬編修告省還上海

積雨添泉出玉河晴川東去足

恩波
君王詔子行囊費闔老親裁祖道歌書舫金風
穿露藻錦衣清晝賁雲蘿江鄉莫戀蕭鱸美簪
筆同時倚望多

七月初二日半夜夢覽紅梅松壑圖有作
初訝桃花叢相依松磵陰却憐蒼面叟已罷少
年心本是瑤光子丹丘服鍊深歲寒逢故舊凌
雪臥春岑

寄陳雲泉戶侯
四年三覲元方面頗怪而翁不寄詩豈是山中

無好句多應石上戀殘碁賣刀清世農為伍校
轄良宵客醉誰無限卜隣它日意最愁相見鬢
皆絲

病中題送吳原惇
似聞東路動行轅邂逅難為出餞謀杲日照窓
人在病涼風吹袂客驚秋明持玉勅辭前瑣遠
上華堂慰白頭他夜月明吾好賦夢應相逐到
長洲

送吳下金朝宗
綠鬢長軀俊逸才勝遊時旁五雲來青山草樹

淋漓筆明月樓臺瀲灩杯忽報江倫踏歌去却
如張翰憶蓴回船頭秋水江湖濶幾處收珠孕
蜃胎

中秋月詞調蘇武慢
海鯨吹雲山收積雨涼動鎬京宮闕逸興宜晴
煩痾簷夜多負曉天朝謁蕭靜寒蟬踈無社燕
又是中秋時節對黃昏窻戶生明扶病起看華
月　便只是五夜圓光一規陰魄偏與異時差
別烟消露白灝氣橫空天地一壺氷雪瘦鶴身
輕巨鼇頭量蓬島弱流堪越問玉堂丹府神交

何處此游清絕

送范以升
秋袂臨池柿葉丹未霜城闕露生寒十年鄉國
陳情去兩處堂封展拜看江上泛舟依水木里
中開宴集衣冠承家白業方清顯別嶼休滄老
鳳翰

壽鄉老錢御醫伯常
吳門醫伯錢鏐孫手持丹訣游
天闕花宮聽徹歌南薰歸對黃葵開綠尊葵心
向日日正永蘭階綠袖翻花影璁玉桃今王母

池黄金楯出蘇公井麻姑犖逆紅麟脡坐中賓客半神仙千觴為壽詠瑶篇軒轅甲子重紀年蓉公緈老皆隨肩不烹不鍊亦致此物不疵瘍天所喜人間無數掌中珠一顆安全償一紀先生勿言吾老矣

題雪景小画送沔陽吳觧元璠

倏才遲宦達帰興獨從容水國雲千里江天雪一峯閣寒芸落蠹谿静竹藏龍輶去春期在朝衫杏陌逢

文量過分韻一首

幽抱逢秋少得開病餘肩骨坐添嵬青驄忽載省郎過緑鴨偶先家釀来半壁殘陽吟裏墮諸峯爽氣闌西迴同年四十吾何似慨撫前書畏老催

贈李都揮寛赴陝西都司

雄才曾受聖明知北伐南征屢出奇轂下推賢青眼在秦中專閫黒頭時三邊草木識飛揚一面風雷統建旗總道黠胡方奏款課脾修戰未忘危

用文量所分韻荅一首

杲杲秋陽闘角懸凉風吹户動殘編拙謀自信官如寄巧歷誰紆日似年吾道交游存醞藉腐儒粗糲傲肥鮮何當白首俱回駕植杖逍遥負郭田

為吳翰撰題顧定之竹

溪中流水急石上秋風清幽意不覺暮時時金玉鳴

緑坡新雨過蔾蔾向晴空最是山泉近常含細細風

題張乾父輓冊

一片高雲映綵蘿雨乾風老墮岩阿城頭不見仙人鶴池上誰収道士鵝社友来揮聞笛淚門生還記濯纓歌穩眠長夜春愁盡𥩟樹應知秀晚柯

送金進士楷之涪州

出門即拜大夫官美政高文屬妙年州瞰巴江流素月人吟蜀道上青天松屏壓簟延群從茘豆登堂謁四賢惟向古人求不愧肯於霄漢急鵰鶚

錦山風木圖為吳汝賢從弟題

指點丹青問昔人錦山回首跡成塵最宜禁木竹々靜不杰飄風散々頻遠海未歸長倚杖林烏一叫幾沾巾傷心草樹逢秋易可怪莊生説大椿

聽雨亭為吳汝賢題二首

雨未來時思只清豈無高興向新晴祇應當日名亭意偶聽圓荷葉上聲

亭子初成蓮出水道人欲醉雨鳴荷悠然便覺天機動不待滄浪孺子歌

題張儀曹畫送施以賢

振衣臨水謝塵氛思逐高鴻没出雲木落山寒叢菊秀一亭秋色待徵君

壽德堂詩壽盧氏耿太夫人

漢家功臣推耿氏流傳近代聞清恵夫人仁賢作之配鳳去蒼茫鸞獨憩翠冠籠雪帔飄霞充庭瑞氣茂蘭芽五花時拜大封誥八座高居仙姥家洛陽初春月初滿門容如雲和生旦盧敖踏歌喬弄管[illegible]妃詠演紛[illegible]蕤玉桃花外青鵲飛

玉皇詔許儒仙歸壽德堂中千歲酒擬傾東海奉春暉

題竹

濯龍池上碧琅玕千尺蒼崖倒影寒消地流塵都不染到頭風節古廉官

題竹木寒雀畫

野竹凝霜錦樹殘双棲幽雀傍疎竿肯將啾唧愁花盡曾奈蕭條過雪寒斜日秋林藏短喙微風春殿待高翰鵬飛鷃息無勞計同是逍遙宇宙寬

送施克寬

重陰薄歲暮短日經我檐之子趣王程別我不我淹入官第一步行行切閭閻昨日寒素子今為萬夫瞻凜者覬與暖飢者思與厭行囊一袍帶何以慰黎黔不曰富經術惠答惟所拈拱手執王命鞭笞走奸愉昕令夕已布有施無不漸長者孰難事光亨在能謙道傍兇澤麗分安艮山無洞庭摩君山萬古立翠尖君行屬高節為大良由纖敏云吾易東元升茲用占鄉邦信多賢展[illegible]吾來[illegible]

悼内

羈棲風雨幾年勸憔悴春愁不奈寒異域有鴒歸獨鳳薄雲無力待田鸞朱桃未熟霜先下青桂方華月易殘欲記汝顏兒女看丹青腸斷寫真難

再悼

薄宦無能愧有家霜風鷙悴合歡花海圖猶念縫雛褐鄉路空期鞔鹿車心緒每勞愁客計鬢絲曾不待年華漸生知識兒曹戲誰共寒燈咲語夸

又

形顏日遠日添悲偕老人間彼是誰魂去歸寧休失路夢來言咲豈佳期慈烏欲哺不識母病驥獨行時顧兒便合提携返畊種老農無伴餉東菑

答謝鳴治用韻言懷

芸閣追陪日易西歸來烏帽獨吟低命於窮子偏為斂道在諸賢未許齊二頃謀身連夜夢一燈携幼兩行啼古宵羽𦒸滔莊律稱重清古為指迷

寒日

寒日倦所適永夜損我眠故妻殯在堂弱子瘡毒煎如何疇昔夜夢撫零落紘商声随環泛要非心所宣非祥自可怪竟見危雛顛寒冬两月内母子成弃捐蹇蹇鰥獨軀復此多病纏凶愚命不佑徒取親知憐来者何敢必往者則固然悲傷軋吾中淚下如逆泉

溝水

溝水悠悠逝離魂不可逢苦吟酬敵無清淚送窮冬老我狂心盡看人宦興濃浮生㝡虛計愁撫故来踪

伍兒埋土城南對雪感悼

一函親血肉今日土城隈深葬非愁朽長悲豈惜才重嗟年過壯三見禍延孩故壠江雲護他園野雪堆水流鳴咽曉風急慘悽回弊襁燈前淚遺環席上埃母魂能顧複還抱夢中来

春雪

長悲何所論茶蘗一般甘早宦貧為稱多憂病堂堪空房延熟友孀女當生男却怪春庭雪侵凌短鬢絲

春風

哀吟將自慰忽復見啼痕不理肺肝癖空摇夬子魂浮生吾未泊人海孰長存又枉春風顧微波起綠尊

春雪

爐頭孫詠撒鹽哀窓外凝雲憸不開盡日暄風吹臘去一天春雪送寒來中年病骨遭愁嚴清世歸心頹老催自許塵襟還易濯故園池館故人杯

送張公實參議

憶昨初登席瀛洲暘游息十載飛沉餘良會少復淂委蛇十八士俊者明光陛宗家忠節後戎曹秉清飾華譽久盈

送參藩今拜救行臨財賦強頓節疲羸力寒川氷雪盡高帆快行色奇處在藩宣拙宦虛文墨酒深望天南春雲渺江國

與職方劉時雍陸文量索炭戲柬

滿城晴雪歷初春小閣圍爐易策勲火急憑誰破愁陣職方分遣黑山軍

又從劉陸所酌

先遣烏奴煖雪窗撒衙聯璧肯相過煙頭未敢專春賞煮茗烘杯侯玉珂

凍橘與舍會客分題

漸春殘雪夜小飲故人同南客既秋實北州看早紅洞庭深月露湘岸足霜風裹玉辭山叟團金謝治工冷光凌蠟炬清氣出筠籠纖手當炉劈蒼頭捉筯烘一囊氷有味千樹蜜無功皺瓣歌唇煖靈心素脉通卸衣香霧噴落齒渴塵空濃液凝泉脆餘津得酒融董醒驅床外酸淡笑

談中一惜終筵賞當今晚價崇堅芳含故性消淨契幽衷入釀須追集傳

恩擬自宮還期林壑往採摘伴樵童

駕出將郊是日風

翠華行處晝多風莫送春寒到竹宮今夜紫壇天帝降秪應雲雪掃晴空

聞鷄偶賦

透海金鷄特一鳴人間相應萬鷄声會須結搆滄洲上常見朝陽半夜生

病中聞謝子[illegible]病不及[illegible]

雅望榮名謝朓兼春來多病阻相瞻青綾各自眠寒舘　宮漏東西鷺夕鐵風后清郊仙蹕廻省僚齋處玉堂嚴隨行賦頌俱無及挑上憐君詠思添

元夕

一年明月淌輪初連日顛風掃雪餘佳節不關孤客事好春多屬五侯居故園燈火通宵在新歲烟花醉自踈泣向往時歡笑處亂烏零落夜庭虛

自釋

醉裏忘情醒上心不如無醉且長吟古來百感遺文在哀樂相仍只至今

觀賀名

一刺來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遍長安直須不作虛文事可便離群出世間

沉抱

沉抱吾誰語良辰彼自歌分古甘閑寂名敢計蹉跎病裏歡元少春來淚轉多長安花與柳不恨未交柯

文量宅飲摘酒

山水吾門憶舊遊吳姬釀出洞庭秋經春味帶清霜液霏霧香生白玉舟樹裏獨醒虛作頌壺中對奕更消愁盡君此酌合乘興歸買秋田隣摘洲

寄武鎮海丈

常時夢東共遊歡又是春來此夢多未有飛鴻回尺素早應威鳳出雲羅忘憂花落南庭樹連理香銷北榭柯愁慣形軀無足道美髯踈髮近如何

述夢

憂懷春轉深夕夢一歡好綺宴對佳人虛醉不成飽朝雲雨吹斷會合成草草飄風搖素幃依然跡如掃微吟自悲愴難與衍者道

文量宅分得蠟炬以壽其親

花腤瑤池席未收北堂燒燭聽添籌蘭心玉蕊當春吐杯面珠光奪夜浮寸臘未消仍度曲累祠相映坐忘憂雲屏好護千金炬灣照兒孫到白頭

文量席上分韻

四十刊看到晚年舊遊回憶夢中游稍能破悶
存春酒最好論心是夜延新雨漫添回掉水餘
寒酒酸醉裘綿似君有子諸吟誦信可逍遙雨
霽邊

分得太液晴波送人之宰

瓊島前頭々鏡澄春風吹動最宜晴烟中聚羽
轉々點苹踏羅紋細々生銀漢星辰擬瀲灎紫
垣宮殿壓蓬瀛恩波此日從天下應送仙舟九
曲行

讀邵庵壺洲詩用韻三首

幾點青蒼海上洲高空凝望啟東游桃花已消
玄都觀蓮葉堪同太乙舟冊侶盡輕飛羽蓋瑤
姬拾翠補貂裘春風日日芳林宴何處人間落
木秋

海外傳聞有十洲別為天地與仙遊玄田麟鳳
能聽樂弱水魚龍不識舟素女類名青玉案紫
皇朝日翠雲裘瑤臺歌宴誰當到王母來經漢
苑秋

幾々圓嶠對瀛洲不是真仙未可遊漢代祠官
虛到海秦時童女久回舟冊臺有此殊勝吹赤玉

洞與冬免絮裘王子猶憐風月賞鶴笙吹入桂
宮秋

象戲用程伯子韻

兩人心計一心枰飛砲聲中儀合兵馬後戎車
勞聲撞象傍謀士擅功名將軍坐鎮風威重步
卒渝河性命輕康節太平游武事伯淳宜笑項
劉爭

畫梅為楊錦衣題

太素真人策玉虬幾年飛傍五雲游袖間明月
珠千斛拋作冰花冷未收

寄壽程克勤尊府兵書

釣竿洲渚美晴暉清世何為此拂衣玉樹凌雲
諸謝秀赤松迎路子房歸洛中高會誰同甲林
下長生自息機劍履星辰江漢遠頌詞聊寄鶴
南飛

送人

夫容不有怨東風為客憐君意味同深樹黃鸝
三月暮桃花流水一舟通丹霞巘岫劍廣外綠
水烟雲點翠中博雅登聞群俊譽未應仙賞滯
江東

初製
語燕空庭午夢殘清和天氣龍春寒遊絲落絮
江南意只少青山對几杓

薛節婦 薛御史爲學祖母

節義堂入寶男女並宜敦徽世任情歡士流亦
狂奔寒松隔湖上有烨貞婦門貞婦叢風寡孱
孤誓相存遠長當析資勉讓前母昆箴中有得
喪不改五色溫偷勤訓諸簪兩婦乃感遵義能
輕貨利操宜絕瑕瘢耄期得天報表彰荷
君恩餘休啓簪笏仰慰同室魂賢其厲清忠不

倪貞婦孫

讀蕭何傳

慘淡秦原一火餘雖陽回首幾踟躕未央宮闕
誰言麗歆定君王萬世居

閒述

千尺珊瑚萬斛珠海商猶謂載舟虛臨流別有
安閑者杯水清風日有餘

又

除却崎嶇畫坦途何須焜燿是亨衢縱饒濱海
滔天遠不到 跟淺不受汙

芝庭詩 為倪舜咨侍讀壽乃岳盧大參母

家〻諼草解忘憂暐〻靈芝不易求白髮板輿
南國近紫鸞文砌北堂幽蟠桃年紀將同算麟
脯馨香合並羞五色瑞圖誰寄壽盧敖仙倩在
瀛洲

滄洲詩集卷之七

滄洲詩集卷之八

大倉張　泰亨父　譔

古律絶句八十六首

夢中語一首

仲夏早朝

仲夏趍朝早微涼清素襟閑燈星共散宮漏月俱沉露洗天街净烟含遠樹凉老郎無吏計馬上得閑吟

夏雨後

上國足佳覽經時灾潦蒙々衢新雨後千嶂晚凉中轉覺風清穩由来氣鬱蒸病夫騎老馬快意走西東

送馬抑之解官

華髮山人舊有名未衰今見浩然行縱於霄漢頭先白忍向林泉貌獨清放老得閑因偶病少游栽足是平生酒舡書畫吳洲去好逐樵漁歌聖明

見燕有感

寂々虛堂掩素幃依々舊燕下庭飛還環棄珥不相侍掠簾窺床空爾歸騎竹學喃春一夢楓

蕭宜乳計多非千行悼玉憐珠淚幾為烏衣落淵衣

凌近菴席上觀荷作

新雨凉生海客衣晴漣欲漫水仙機江湖夢東花令發鴛鴦行中人未歸白苧銀塘秋意早翠盤金掌露香微何當贈我如舡葉浩蕩相將太乙飛

題畫

山雨歇来秋浦寬老漁隨意釣其間因渠自咲滄洲子也占思波寬處閒

季行宅看荷偶賦

愛君盆池荷来過即掀酌五日不登軒早開花已落亂葉搖寒漣微風捲青幕一房含幼心苦甘非所度勤汲清井泉易去陳淤惡放舒清净花坐我澄明閣主人雖倦留未厭擲遣作

夏日鼎儀小軒酌

粉墻沉簾小軒清曲几山尊對雨晴楷老方牀藤細膩穎生幽架石堅貞来表興題詩健醉領高情上馬輕却憶離居去年夏風前頻約海西城

小女生日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汝長半頭奪汝所弄汝不爭似能有讓性固柔汝母雙抱之言笑對桑無它憂今年汝再期一爺携一兒去年之人安所之汝到穿得汝哥衣汝隨人口或稱娘可曉汝娘妍與媸汝自笑嘻爺自悲流光轉眼變故隨梁燕又來生子歸願兒慰情長勿遲阿爺苦樂兒得知南風總帷一杯酒淚濕嬌兒鎖項絲

毘陵卞氏子東郊草堂 其宅有萬木堂

萬木之堂吾未尋東郊忽報有書林紅欄碧水草堂靜鳴鳥落花苔逕深摩詰詩中輞川畫庭堅字裏杜陵心無因醉去談千古清世渠誰抱膝吟

賀同僚傅曰川弟至

旅游愛清尊良會顧難得今辰忻盍簪況接怡怡色玉依謝庭樹鳳整魏氏翼與同氣君子敦餘波夜生德交詠董風前永慰看雲憶

為太倉江衛僉題夏卿畫竹

自在琅玕當日重此圖能不細吟看晚陰團墨雲猶在涼葉垂青雨未乾陂上玉龍飛且止池[illegible]泳初殘振崖風節詎堪勝慕府無[illegible]寒

送彭學教

棠棣花前始識荊梧桐葉下又離程由來好古存家學豈惜傳經淑後生洗琖都門秋水淨下帷江縣畫風清塤篪各為明時奏誰較天涯去住情

寄梧塍徐尚賢

新秋時雨霽夕景月華續涼軒念吾契一別幾寒燠風露搖蘩絲清凄不成曲永懷池閣夜欠酒勸未足山川動為阻飛翰徒盈東何當覿之子錦陌秋衣綵

白雲深處

一逕行欲暮白雲還幾重瞑來疑挾雨深處有眠龍酒醒花連塢詩成月滿峯當庭揖海鶴應與羡門逢

寄紹興戴守

捲却霜驄豸錦袍春旌動影浙江濤停驂列縣賡風古探祕重山禹穴高大雅承家推伯仲修途負蓋憶賢豪揚芬海內神交在匪唱聊通屬

望歟

贈陸蔓菴

晉陵堤上凌雲蔓莫以尋常草木看細々生風動華萼涓々積露沃芝蘭葉間小鳳聯翩起節下遊龍偃蹇蟠從此結菴居不惡蓬萊那得似清安

聞雁

迢遞羈棲夜漏條雁過秋一聲何所思獨客爲之愁群侶嗟無及雲沙老自由歸耕吾未遂敢賤稻粱謀

送用常王東門用常未出飲于道館分得香字 是日有道童歌舞

朝回東路踏初陽下馬靈宮几滿廊雲液破愁深竹色涼颸吹面落楓香臨行拄史車何後屢舞山童曲未央坐失佳期得幽賞絶勝餞罷立滄浪

題畫送人還蘇州

年緒丹青意有餘新題猶索老夫書半黄涼葉西風裏一碧晴空南雁初川路秋行宜得水吳人舡坐穩於車循佛倚櫓窗覩日霜落長洲促

稻魚

送蔣學諭還婺將家却之武城任

頻年憶鄉舊仕路稀合并秋京盛茲會念子復還征聚散信飄忽離觴須盡傾山川自搖落遊子悵歸情千載爲祿仕敎成今陟明吳帆一水地慈母得將迎維揚謁舅氏情話舊傳經一鳳故園意却來言氏城自昔絃歌里教道當易行清丈蒼茂宰淵思起群英賢郎想在侍姻戚吾家甥良會期未定人來惠佳聲

送聶道士

昔我游南徐二三逸人來與俱碧虛道士烟霞侶易洞先生仙澤臞金山排纜驚承安白羽揺秋鶴應呼洗心中冷入澄滄送目遙海憑虛無諸天聽微吟醉使魚龍扶歸卧滄洲千日齋南風吹我過蓬萊東華塵裏朝珂散北固江邊羽佩回流年倏忽心相逢少珍重深期在瑤草禰悴佳勝報余歸茅室開園面江島汀寬古易對說餘未惜丹經爲君討孤縱豈合萍蓬老

群雁圖爲傅白川題

雉郎畫裏看秋意宛在江南水烟際蕪葭蒼々

露為霜葉脫穹林樹猶鷹陽鳥來遼朔漠寒被
渚回塘惟所安一群先下晴洲晚幾翼遲經暗
浦難六飛六眠不相假一鳴一啄兩閒雅雲外
沙頭相應呼急難豈在原鴒下傳家兄弟吾所
臧妙畫出此先人藏流傳好見群鳴漸行行于
盤樂未央

送劉都揮之寧夏行關

鳴笳勸酒國西門車騎餞者何如雲
朝廷不忘舊武衞河隴正待飛將軍君不見自
從漢家開五郡藩漢千年幾離泯我
祖按圖收禹功崑崙崆峒東入關遠謀定矣今
焉求胡無人兮我疆本君下燕臺方凜秋殺氣
已壓天西頭二十年來戰癖在
主恩嬰心誰得留伸威無勞兵絶域屯田且到
輪臺北幕中或矜辛破羌請舉營平使宜策功成
萬里歸壯猷肯使英雄首空白

寄梧滕徐內翰與令子

癸變徐卿讀道書金丹消息近何如明年階下
靈芝秀好託天風貢玉除

二陸來飲分韻作

病足新瘳兒戲節直須招伴躡千峯停雲小院
立孤鶴似水閒門來二龍官居清時消得散賦
酬知己敢言慵石屏堯殘淹幽興只少寒泉映
碧松

暮歸

病時長少出出喜過交親不柰寒日短虛看皎
月新飢童嫌慢馬促漏恐歸人倚望憐弱女燈
前幾咲嚬

崑王學諭乞詩壽母

夙別瀛洲三十年辛勤慈訓在青驄江邊歲暮
門方倚天上兒歸秩已遷遐筭人歌中壽後生
辰佳慶上元前春風好為東王母吹長蟠桃玉
阜巔

送桑判

歲晏憐君又向南過鄉誰更整春帆平生伯仲
相師友今日
恩榮並職銜叢桂才情阮咸嗣兩州山水謝家
監吳雲越樹牽予思早晚飛鴻有報緘

二陸來酌閒隣家絃索聲各賦

夜閑燒燭對殘缸歌罷猶憐客未醺隣舍兒童

能解事琵琶聲裏惜離群
酒淺燈寒醉不成隔牆絃語若為情太平兒女
中原樂不是娥眉出塞豨

賓之寒夜與客聯句送李士常索予和

送

我友別來雲霧窓宮壺晝漏幾傾缸無因即共
通宵被有客先陪照影缸會合分吟巴蜀句別
離兼寄渭城腔東書閣寒長雲疊按劍風塵短
鬓雙但借如瀾洗碧硯寄愁積雪霜鴻雁月斜
踈樹鶩烏定氷鬭寒堦墮漏撞晚興正緣才子

健將懷終為僕夫除攀聯鵲鳳誰嗟暮晦養魚
龍各就江鳴玉自應酬雅奏細泉吾亦継高淙
多情不學臨邛客容易将家去蜀邦

附録慰賓之病一首用韻

多病情人隔禁階豈應猶為悼遺鈫究如一風
棲陽穴還勝孤雲泊雪崖東覲文慚陪大隱泣
涯未擬賦幽懷杜陵欲巴中宵濶少放篇章瘦
轉佳

用賓之夜宿聯句韻寓懷寄賓之鼎儀

半醉歸來卧雪閒小蒼煮茗斵冰缸吟腸分熱
瓷甌無世處停煎膏火缸三歎永懷周廟瑟同
時誰贊郢人腔李生追琢天機密陸子鏗錚月
珮雙珠海騰蛟愁攫搏玉臺神駿見奇厖冠衣
不奉聯鑣會階陌徒繁接轂撞抱膝未施王佐
略安心且遣病魔降漢家述作期追古晉代風
流鄙度江勳業並須垂汗簡流傳孰與架飛淙
齋名李杜非余望直為明良戀此邦

和鼎儀祈雪齋居韻自寫病 因病不與齋祈

政理詞華兩未能醉翁年紀嘅嘘增尚看白首
心猶壯非羨青冥翅可凌江渚雁回春信未朔

天寒壓曉城層閣歌白雪愁還和鈍劍難消石
鐵棱

重和

少向詞林擅兩能和章聞道夜来增風傳郢客
音皆好雲恠相如氣獨凌玉署齋嚴華盖近青
綾梦繞紫垣層載歌當有豐年頌不負祈祠雪
點棱

寄查若庸

綫看分禄到庭闈鷺報江西縞素歸燈下殘書
梦中語淚人今夜共沾衣

北風

北風蕩寒塵霜落不着花雞鳴起將朝燭榻似
難舍出門走官街風裝如在野耶憐貂點崇擬
惟鐵林下望
闕燈稀微過橋溝咽馬追趨曙星落出郊卿侶
寡念君日勤道夫豈晏眠者

齋居次鳴治韻無東賓之

香殘東館夜寒初階月還如霽雪餘玉樹清風
懷逸韻春城禁邏限齋廬李邕緣病臣吟賦謝
眺多愁短鬢踈對榻挑燈十年事此中回首重

嗟予

齋居荅西署諸友

仙署風烟共隔凡廛堂燈月夜相銜未傳東舍
清齋句先枉西垣錦字緘老去才情推博雅古
來交味謝辛鹹倚風三嗅芝蘭氣覺我無辭半
可芟

和文量韻

青繖無窮屢傳茶城遠希聞夜柝櫚露下披垣
懷翠竹月臨冰署望銀霞此時別院承飛札幾
日輕車出傍花相送祇應苔蘚幽門皆柳來

前鴨

賦清嬾窩二首

家住虞山第幾峯片雲心跡偶從龍神仙宮府
成高隱桃李門墻倦取容楊子草玄徒自苦嵇
生操鍛未為慵何如詩酒昇平裏吟罷晨鍾醒
曙鍾

供奉逍遥退食逢
主恩端與養踈慵曾無覽鏡傷羈思豈復操觚
混客蹤柱笏秋山聊當畫寄書春鴈不題封日
長睡起庭花晚千古高情一倚筇

次傅曰川慶成席上韻二首

一人錫宴百僚恭文武星辰
帝座南和氣薰成雲色五深恩霑遍酒行三來
儀鳳樂韶音美既飽人含至味甘誰擬為霖均
此施傳嚴心事喬孫諳
銀甕香流法酒清倚筵分映御階瑤惠均郊胙
三靈慶春透丹衷萬頻賴
龍鳳遥回天上日鴛鴦游集海中瀛相期頌
德歌周雅能賦誰憐子墨卿

燈假

慶來兄旦歌人日佳節相仍半月間大典屆
那可負
帝須休假不妨閒華燈寶馬春京市火樹金鼇
夜苑山樂事分明臣庶共過逢何惜酒醺顏

再和文量韻

別酒難醺差勝茶不勞歌板聒人譁兵書出使
劍横雪文客贈行橐載霞春草中原肥萬馬東
風行路過千花定知幾處懷青瑣趣駕津亭聞
踏雅

送王存敬之溧水

時材數台郡往〻見琅玕珍重王喬舄差池溧
水干名香唐進士寄重漢郎官方與民為父誰
嗟知已難

愛雪

老夫愛雪不忍踏坐待雪消騎馬行却愛高寒
西北面玉龍山勢擁
神京

墜馬

駑駘果然不可馴狂奔戀摵豈超群放蹄泥中
不擇路隨我雪上如服雲

送尹内翰姻戚

高雲不滯去來蹤幾許交親
帝里逢朝士或憐君尚健門生多念舊相從見
幾心事床頭易投老生涯陝右農晚節此行誰
可並差峩山雪照寒松

送祠部陸主事奎之南禮部

登科十載始為郎咲領除書出建章
帝里重游非去國仙舟南泛似還鄉陸修蕭秩
宜祠部謝傳高情樂建康公事不妨二禮外登
臨山水入吟囊

送周司副木之南行人司

清潞及春別金陵追昔遊物華皆 上國山水
况妍幽周郎意澹蕩雅語驅俗流曾無炎熱附
豈後噂沓求恭承大行旨咲買還吳舟暄風三
千里半月過揚州白下鶯花早江南天氣柔下
馬得閒館擁書坐消憂聖涯開慶沫奇功靜中
收方諧好古頗吏役不得咻時〻一登臨顧瞻
興焉投高吟鳳凰臺絕勝鸚鵡洲鷗鷺今能言
輕身非鳳儔來朝不易展遠春揚州丘彼念求
升實吾子與道謀何當北來儀端世振鴻休青

雲接岐鎬日倚玉京樓

題畫魚

東華軟紅朝睒人旅館開圖驚絶塵赤鯉浮游楮藤障錦江側立芙蓉袒青春白日風不動誰使晴湍壁間洶飛空鱗甲見全身繞尾波濤霣餘勇戟鬚須火鬣掀晝霧河靈水仙不敢御磻溪未送玉璜書釣竿徒彿珊瑚樹古來畫手稀歷魚周郎此畫真魚如憑君稍增雷雨氣無使神龍欲化向上而踟躕

同年會

華館無塵崴雪晴東風微度按歌聲誰令此會無賓主天許同年作弟兄莫易看茲春日醉頗難尋是宦途盟邀知不負　恩榮地早暮功名次第成

送敎僉憲和同年致仕　敎號竹坡

雅會初成上國吟廉明誰遣遽投簪數莖白髮不相放萬里清霜曾獨禁同撈最先稱勇退異時何處重招尋華陽錦水饒風月不負平生愛竹心

明道先生集有春雪長聯雪中追和閏月四日

此春餘此月霹靂未驚潛勝六猶千今玄冥不避嫌陳雲能驟合乾雨亦均霑續々竦還密紛紛巨問纖留華開點綴物色弁包巖高陽歸鴻路低迷客燕簾馬悲韓姓識系屬党奴歸散玉沃家富栽氷吹力銛游鱗仍沍伏飢羽困林覘道失行商轍壓揚得價帘眩搖朝望眼警切慕愁鬚鬍素浪浮人海瓊田接里閭酒徒痴賞弄茶僕競擱拈弃巴稽其媚鼓何過而占疲農虞損蘖老圃費遮苫豈惜莊姬妬終成卧土廉積來

何壯觀駃動郤流謙貪堅那曾飫真松自慣厭鶴姿消得映蝗屬固宜殲有待霏微歛無勞雜沓添薪粮危遠市尺寸踰前簷似索巴歌稱循為楚舞佔客申當益寡轟處莫加尖坐對飄々蝶吟嘗潛々塩弊來容自暖穿屢直趍炎烏着新晴嗔蘖恃積潤漸明良須載訪麗景豈長遮日出塵還淨芳原恣覽瞻

答鼎儀

芳原花柳愛晴明雪意真留賞翫行敢謂獨知千古興春風久矣待先生

賀其榮寄來沈啓南畫

雪中正憶江南景珍重雲卿寫寄來玉樹瑤山誰占看風流賀老待啣杯

春雪用韓文公韻

閏月何多雪閒居每一謡剩寒欺乍暖暴積繼前銷任使山增勢休令竹折腰花均將艷蕋柳柳半青條鳥食迷原野人蹤滅市橋玲瓏竦樹映宛轉小風搖冷過聽鶯日晴思控馬朝藉氷衣免污伏枕夢猶飄清絶憐披氅風流憶舞絹却須瞳節健宜端不宜饒

胡尚書輓詩

文皇已不名萬國幽遐通採訪五朝禮樂屬寅清老臣忠懇天維鑒未路優恩世荷榮九十年幾多　壺寵婁先生越目

來採道力好從看帝宴蓬瀛

慶耿祭酒

八座高堂歸侍來專官學省寵光維陽韓雅望從容踐鄒魯休風典領回藝苑添芳新雨露禮門作範古尊罍眷風賀客聽

琴罷堪賦菁莪樂育材

鼎儀席上與明仲賓之諸友分韻

幽齋病起興且空赴招陸機良友同春寒未盡柳眠碧酒面已先花枝紅瀛洲勝集百年内洛社詩情三月中飲罷煩君取琴出醉翁一曲送飛鴻

題張醫士廣仁堂

左架圖書右藥囊採精窮味到三皇一從妙契生人道春在君家半履堂

風埃

風埃白日翳春衫病裏閒情夢裡談百事不如人莫羨一官空著我須慚陳編浩浩愁窺海曉鬢蕭蕭怯照潭拙矣吾生還底望買田携幼老江南

畫鷺為賀其榮題

泛浦眠沙浩蕩身偶隨書札到風塵便須拂拭登周雅魚藻危鷺故所隣

鼎儀席上其子奚定韻各賦

書軒坐對一方天塵海飄風浪自顛已判琴尊淹日月未嫌花柳滿雲烟横江渦鷗鷺浮鷗鹿

海鲲鴻傲鮒蟬兩色波紋春興了沿源歸去袂還連

方事心齋偶累詩私心久矣爲君疑坐懈鄙志游移在却進先生覺後規右詩罪儀有悔吟之作因自述以奉

寄贈姜襄強

今宰於民一體親後英爲政自殊群奇功不厭經時集此道惟應早日聞吏散曉衙還揖讓戶添春耦入畊耘鳧飛鷺舉來應近從荷南風看碧雲

贈別吳工部元玉得日字

吳子雅稱才而文不遺質有如魯璠璵煥矣而復琴沖襟古人誼餘事烟雲筆由來吳京產樂奉南曹秩夙昔此都游高情終坦率長睽喜一覯値子皇覲畢歸裝何兩有文翰盈緗帙惜別諒非私良朋懼相失殘尊芳樹晚往路紅蓉日過江衙事簡涼風掃芸室山明水色淨趣外無所必樂哉行素心隱然騰茂實意多語參差吾愧詩家律

山西張揮使挽詩 張脩撰養正父

偕有山西將名家澤愈滋先人不恃武嗣者亦修辭孝友歸張仲源傳類賈逵大經書在誦小道術兼知藩衛承冠劍闢門建鼓旗列屯歌麥秀百步裊楊枝紫邏兵巡遠桑林虜騎馳氣雄無衆寡敵小惡遲疑戎馘盈歸載耕牛反故畜周王中勞日李廣未侯時星殞將軍去風酸士卒悲飛揚孤志畢磊落遠謀貽汾曲翔三鳳軒墀立一夔文聲光舊簡闡寄協前規地下應含笑庭隅只孝思虬髯春雨外馬鬣暮山陲他日隴岡表今辰薤露詞發潛存史筆千載令猷垂

徐翁挽詩 徐御史鏞父

喬木陰旁舍善人師一鄉生世苟有益凋零猶未忘楚士南州孫孝友夙性良捐書迫戎事義取承事郎家開數百指爲禮同一堂卿國色無吝惡嚚亦不傷井里曲直辭片言折其芒六十髮始蒼歲涉蛇龍殃春魂閣月澌鳥叫西臺霜平生袖中簡游子當勿忘勉哉忠義訓垂譽證穹蒼

黃岩黃公輓詩 黃文選世顯祖

我讀黃公傳驚看直道民乃知天地性無間古

令人壓色猶多事山林自絶倫讀書嬾矣筆為
學祇安身猜兩原憲節汪然叔度鄰居人依止
水行旅得通津率物由心坦懲澆秉德淳所憂
眂殆辱不問盜寢困謝却貪羸富甘來守義貧
歲功看未耜夜氣識金銀餘地遺孫子家規掩
縉紳門驅登壟俗孰引發家貧燈影田廬夜書
聲巷陌晨入龍荀爽達諸福禹鈞臻終厭游城
府堅辭入介僎豈徒驕茂宰端合上蒲輪偃蹇
松間塢逍遥席上珍超超拔汗簡往往罵奸臣
推遠

恩循未噫嗟歲在辰洞黄抛白業封斧就長宮
培本深榮木流波見躍鱗繼昭無愧忝世美一
忠純華髮羨墻裡清風俎豆滄永懷觀史意敢
昧裕昆仁碑表岡頭石篇章紙上塵惟應賢俊
烈於赫耀千春

端午會諸翰僚之同年者定韻分得清風

滄洲小隱苑墻東蹴牖炎天爽氣通蕭颯過步
留客兩清冷吹入故人風卷舒雲物由真宰黠
檢詩篇著醉翁莫怪先生未栽竹晚來貪看
霞紅

題董尚廷翎面調憶秦娥

水泉咽江[illegible]歲暮千山雪千山雪寒華香動晚
晴時節慈帘猶記山靈說好風吹起梅梢月梅
梢月瓊樓玉樹到今清絶

謝張儀曹枕頭席

腦汗長燻布枕黏荷分涼席勝傅繼織從溪叟
連紋密緣出吳姬碧綫纖密浦露香生夜帳西
堂雨氣透踈簾塵中十載青山夢妥髮春泉睡
越甜

曉回

暑雨霏微早放朝
闕東歸路獨非遥愧陰疊閣經詞苑外柳鳴泉
度玉橋深笠倚風遮短髩棕杉分爽透輕綃未
燻蒼颯逢行馬擁日炎氛喜暫消

文量席上是日嘗白扁豆茶

昨夜轟雷過苑墻天家一雨破炎光東街立馬
清朝約北牖開尊白晝涼紅過海榴知雨近白
垂離豆午茶香薰風小宴清人話以日何妨以
歲長

貴戚詩爲俚克訪

晉家太守有賜字諸家將軍廟而祀易旁廟間
十畝篁新安父老之甘棠居人亦愛篁墩徵時
危倉卒叟墩姓究句貫兒廣明射颱塵過来姓
不滅千秋誰復琅玡名當朝侍從新安程阿父
功高大司馬羣從官聯羽林舍金膂王節萃一
門猗乎不負神明孫霖雨蒼生知不忝江山相
望謝公墩

贈別姜用貞

十載星槎絶素塵三年棘署見青蘋同時才俊
嗟猶妙一味交情覺更真握手豈輕青眼會歸
心多在白頭親泛舟初伏江雲熱坏重承顔報
主身

夢中語

孤雲兼斷雲明月出関城乍得先春意故路新
鳩鳴

夏多雨

伏日炎涼雜陰雲朝夕浮問天端在望對雨自
生愁旅屋平添漏官街不辨溝中堂有聯榻猶
足慰離愁

積雨

夏雲何恣意積雨漫長安夜枕聽無寐朝盤對
輟飧方看炎徳勝誰使客陰干寐坐愁沾禄憂
端欲究難

贈陸武儀別分得公字

早年文艷優雙龍今日江湖放一鴻鄉里弟兄
相視舊天涯尊酒幾回同紫荊生色青春後彩
服闌心玉與東歸向士林如問及宦游無補愧
諸公

題楊生月萍卷

皎皎青天月照此水上萍飄然浥光霽泊爾游
清泠分明旅人蹤徘徊君子亭徳容消俗慮雅
語開心扃夜氣絶羣累曠懷涵四溟江湖信所
適浩蕩超沉冥之子諧往傾蹇子懷鶴汀何當
借蘭槳傲嘯揚風舲

題揚州胡指揮梅花卷　題曰半蓬春色

廣陵堤上繫蘭舟酒醒寒生紫綺裘淮樹雪晴
裊娜盡江花春動早梅稠推篷有客初横笛吹
遂何人莫倚樓却笑杜陵無健步空憐何遜在
揚州

題葛仙移家圖

姆挾僊擔不借車眼前家具亦多餘他山孰謂無真宅斗背猶堪讀道書雞犬或將超濁世妻孥宜挈走新廬人間苦欲傳丹法請看仙家遠託居

滄洲詩集卷之九

太倉張泰亨父　譔

古律絶句九十首

夢中作一首

中秋謁　陵行值泥淖

病客秋乘亦老騧推愁路險不愁賒亂蹄交處逢深泥細水流邊得淺沙穿巷輕裝嫌樹礙出林團帽受風斜還憐快意千峯曉曠望平原踏野花

逢程克勤和其詩韻

前山在眼問程遥後騎分裝殘僕勞樹色烟光團野市凉風杲日脆絺袍方當執轡行秋潦忽復憑鞍夢彩毫珠玉果隨良友至荒城別館慰吾曹

至昌平留宿廖指揮宅

下馬昌平日向斜郭中多樹少逢花輕衫短蓋將仙侶畫戟清香宿將家蓬鬢玄黄半塵土冷腸冷煖幾茶瓜老郎清醒還眺聽孤負山城月有華

行及陵

秋[illegible]蹕駐迎涼颺白日攀陵騁望迷九曲仙臺
羣帝集一峯佳氣衆山朝層宮碧樹黃金瓦複
道飛泉白玉橋仰見崢嶸 太宗業 昭皇碑
刻麗雲霄

讀碑

長陵下馬奉秋祠仰讀 神功聖德碑日月有
光雲漢表 文皇心事 嗣皇知

題琴月卷

偶從哀內著閒評敎得琴聲月色淸白日輪蹄
生抰壒畫裓絲竹混饘腥衆音歸趣天機動萬
卷收功泰宇明能復醬心觀聽外徽入齋地不
居名

晴述

夜雨朝晴不作泥更無塵土翳平堤却憐繞郭
皆山色安得千峯入馬蹄晚色未肴宮樹改秋
聲蚤聽暮砧齊寒空冉冉纖雲去可為凉風起
闕西

題同里金氏壽圖

玉桃峯杪閙珊瑚海中枯松當丈人行鶴應山
壹呼三老何從來翳首叢下居似閒[illegible]語一

生天地初友于若盤古盤古嗟先祖一從玄圃
翁食桃棄其餘棄核齊崑崙王母驚以吁一翁
孫短壽觀海出蟠租一变拔一籌籌滿千屋廬
今辰此宴集籌算不相誣彼翁一何孤相從僅
僮奴何如金天氏有孫東海隅堂前寶樹繁堂
後椿陰敷和氣薰一家永為鄉里模賓來談古
今壽日傾尊壺超如宴蓬瀛泊若游唐虞應指
三老圖酡顏咲虛無

贈寫真髙司訓之任滇南

隨計風塵思不羣儒林藝苑自清芬脫身簿尉
尉書記餘事冊青鄭虔文瀛海鴛鴻知彩筆炎
州椽桷待雲斤試從都講觀三鱣却上凌烟寫
異勲

八月十七日

夜闌鳴鍾闕九闌秋墀斜月照東班早時淸切
聞 天語猶未分明識 聖顏待旦思[illegible]孔
上憂民心在舜文聞還知問寢 慈闈曉咲語
生孫勅又頒

小軒成後值雨雹

舫樣為軒小作臺登臨猶未有賓來中秋始賀

天流月令雨何堪霾趣雷幽院且看皆砌淨清
樽終待桂輪開敢言容膝藏脩晚方待馳情到
九垓

曉起紀所見

坐盡初更起五更秋衣寒動客心驚何星不避
嬋娟月一夜聯輝作伴行

清景

急雨飄風小作寒依然清景在人間通宵睡起
看明月連日朝回見好山愧我晚於詩律細可
誰秋伴酒尊閒本無能事求知已敢惜微官了
壯顔

得元獻書及聞瑩試居首

關外清秋三試餘晚凉華札墮階隅梓庭吟就
珠盈握栢府文成玉已沽彩筆定歸南院錄錦
幖應助上堂娛渴心高閣搁銀漢彷彿星槎送
露壺

寄元獻

石欄留榻七經秋風月誰同夜擁裘發跡想憑
掺桂斧濟川如約到蘭舟芙蓉江上回南望晝
劍天邊縱比遊芸閣玉堂何待夢徵人仙分在

瀛洲

偕呉儀過近庵雨中席上戲題

魴魚蒓菜舊醅漿坐好唯愁雨不長常是晴天
清醒去今朝當試醉翁床

真則堂卷 謝鳴治祖母及其子妾俱守節

麻圃蓬皆直蘭林蕙盃芳家人先内正坤慶起
初霜有欝黃巖族誰同處士堂名門餘孝裔淑
女派天潢甫樂無全美中嗟廿九孀膝前雙戲
兒床上一遺璋杳杳重泉夢呱呱獨夜房下帷
遮晝哭抱褓生新喪勉為諸孤活非難一夕亡

窓塵封曉鏡溝水洗春粧柯斧誰將斧江長不
可方所膺他嬙好孰與此生戕刀落青雲髮天
知鐵石腸丈夫身殉貨婦女義輸蔵匍匐賙吾
黨窺覦絶彼狂小姑當出嫁寡嫂厚賫裝執手
夫同氣嬰懷涕幾行念哉兄愛妹敬爾鳳諧凰
攏落奩金累周完匱玉防清風鄉孟母白首衛
共姜夏出殞彼俗端居秉禮鄉主家甃白分賤
子去何嫌曾奉君幃蕪須容娣袂良共看家猶
鶯不作對鶯鶯力養勤寒暑相存到壽康終知
賢是微絶勝遠于將桑海從教變閨門有有常

與松喬暮歲疊雪所臨陽時亇孤峯卓童孫五桂揚一枝依日月諸葉映琳琅旌表焉知晚勲庸顧未央孝忠歸一理家國恃三綱節或當時短榮何此日長繆交貞則後敢惜頌言昌尚想飛溪泛泛泉酹石岡

送黃巖陳掾秋試不偶歸 棠舘于謝吟諸者

從事衫如李子裘天涯凋弊又逢秋工夫百鍊劍不售容計十年書倦收白露冊楓江客賦青山玉樹謝公樓漢京知己饒鄉舊叢桂岩阿蹟未幽

偶題

平屋為臺下隱房坐喰登眺自籌量無多心力前書浩有幾年齡後日長風望古人愁歌疆迹遠時華念非臧身名到底何成濟莫漫悲憂髮易蒼

新月

曉望殘光四日前黃昏今復看娟娟初生已具高寒質一曲清於上下弦但有晶明能破暗未應纖細不如圓從來滿處多招損莫怪光生愛此騫

還陳師召得孫用韻

悅昨招邀話得孫為君歡喜倒芳儔山中[illegible]初傳信天上麒麟已在門員忘聯珠題素屏對前緑成上冊闕德星果應西堂句會與通家子姓論

閑述

文吏心勞小吏拘是何官屬散仙如　朝回芸閣參公會退掃蓬軒類隱居著易羲皇觀易後樂尋顏氏尋琴餘長年占此優游地留念君恩賜讀書

贈㝛雲黃公子寄其壻吳[illegible]

翩翩公子謝家華一鶴翩然去遠涯首以古今著舊儕兒曹禮數故侯家車中諸話新來[illegible]裡東陵種瓜好是孫觴為壽同一堂冰玉映烟霞

覩別有感

江水悠悠日夜東春來何處望歸鴻離懷莫向湘君說猶有行人[illegible]斷蓬

初雪之夕酌文量所 九月晦日

相逢何可道薄宦念微[illegible]國[illegible]書至故人[illegible]

半稀九秋今夜盡片雪早時飛莫漫驚衰謝天
寒各解歸

屏山老人詩用寶之韻　老人曹時中父

歲晚開闔傍正屏翻〻仙巘眼中青九峯分秀
來空翠森木圖烟隱鶴汀東老自爲仙隱地南
山宜作寄歲銘有生期與人同樂不飲常防客
共醒文履長年盈戒戶忠風遲日散嶙扃並禁
華夢知春是連秀逆簡覺地靈雅望淵鄉稱長
者德言康俗勝官刑義聲津口無虹石仁術褒
中本草經裁說鳳毛晞杲〻坐忘烏帽裹星〻
屏山有叟增光價千載應看似敬亭

寄武鎮海丈兼簡王秉節揮使

六載悲歡地北南素絲能不變亂鬅北軒松右
供詩健瀨海星霜識令嚴負後俸錢賓客共脫
來文事子孫兼論文可怪王郎將材下先藏一
着恬

偶題

鴛鸞夢好滯邯鄲花月情疎老謝安紫綺求成
年又暮王珂徐動夜仍開天留短景妨人事風
作清寒似我官一卷玄文消漢祿楊雄終愧
主恩寬

初寒夜

小閣聽風獨睡遲月華燈影好誰期東堂學士
青綾被南國佳人白雪詞爐篆生香調沸鼎屏
幃匝地轉深危此中何止忘多病遲暮清寒了
不知

清寧宮聖節有述

車馬塵埃九陌風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
長生殿鹵樂方陳興聖宮內子趨朝仙珮接外
庭需宴寄杯同小儒閒紀升平事閉戶清吟半
醒中

元獻屢致問學文吟以答之

江客爭誇百寶津山夫獨愛玉清温展緘方欲
抵頭拜問學猶煩北面勤義理秪今當自信文
章於道未爲尊六經正脉歸濂洛此外其如少
至文

烈婦圖

濡月驚風慘秋木戍夫將家憇林麓解裝秣驢
酒在鞍婦哺小兒眠未熟野虎啣夫去何速起
奔走難不及哭大兒驚呼躍[illegible]

虎毒烈氣衝山虎兕跳嚇虎脫夾還露宿明日
官釋止誰屋存夫一軀辛苦肉方爲公家作奴
僕莱陽道頭吏不酷同出同還乃爲福我詩未
如畫意足薄爲征夫寫心曲

臘月二日與咨席上各賦 時翰林同年會圖成

故人敦宿好殘歲合餘歡節序從渠暮交盟不
作寒風前憑玉樹霜除浥叢蘭吟動先春興清
觴未可乾

結契本自息緩榮吾獨遲居然參數會應不愧
向時杯酒十年話寸心千古期酡顏輕朔吹歷

歷歲寒姿

清時滄勝集殊氣結連枝形似他人貌心還我
友知未須論醜好尚看履安危道在丹青表寅
恭協令儀

奉送商先生致仕

温飽無心三占魁遭遇存道再登台承平事業
春如雨典重文章清廟璧踪傳詞情優詔允嚴
陵山水驛舟回還應皓首仙居里後進時從賦
有臺

夢從海作

下馬辭黃埃錦帆千里開仙人不可見浩蕩且
悠哉哀唱激頹波黿鼉起崔嵬波平惟見日何
處望蓬萊

元日早

朝用蕭文明給事韻 除夕先有微雪

雪殘宮路夜雲稀紫禁餘寒向曉微淑氣潛迴
雙鳳闕春風先動九斿旂長楊法駕鳴鑾集豐
水朝儀振鷺飛均拜履端新賜慶頌聲君獨
起彤闈

人日留文量酌限韻作

到道春廻獻歲先新正即看艷陽天晴波浴鳥
三橋外麗景游絲兩闕前紅面草堂人日酒
白頭藜杖故園田心期到此俱非懦无愧輕肥
逐少年

寄答謝李二侍講齋居聯句見懷

齋居分坐日華東三夜懷人有夢通宛見光儀
聯露鶴忽傳高調韻冥鴻風烟別館儲羣玉星
斗天衢限五戎情話不遺離索地二賢交道
一何公

和舜咨留別之作

陳情即荷厚　恩歸閘裝行贈八座巖巒內酒已
供游子餞　御香猶在講臣衣三山路指江梅
發二月帆先海燕飛君比同時聞達早移忠称
報莫遲遲

送倪舜咨分得正字

詔俞歸省情臣荷　天子聖恭承優老恩光為
高堂慶南山入壽域北斗回春正野色芳菲還
川光魚鳥競春帆江燕迎畫錦山花映衣物兩
京榮聲華一門盛行矣來無遲經幃有成命

和舜咨得告喜歸之作

杯酒休辭醉不勝東風歸夢已堪憑將家驛路
花迎慕繫艇江堤柳拂繩歡極去先諸弟舞文
高應得大人稱年々
講啟春閒直珍重來期及泮冰

送文永嘉宗儒用韻

有心難作臥雲身來策征蹄去軌輪闕樹遠烟
屯往路春江華月伴離人官程不借交歡暇友
道偏於悵望真海內勳名賢者事試留佳政縣
人親

陜屺辭為文宗儒

長我壼兮繼德與與蓧而受之兮維體與膚孰
為此形兮豈緣于無髮有人兮單厥劬遺氣存
兮勤者但積髮兮勝冠長身兮玄端起跟蹌兮
越山川累吠々兮以便々孰施此能兮不考成
以捐陰陽成象兮造初匪備豈不中處兮忽無
地而有天我求兮攸止將捧盤兮進几升堂兮
若聞造室兮無語藹繼養兮春秋絲不乾兮徒
旨逝日遠兮思彌深去闔閭兮陟岵崧望不及
兮孺慕凄四風兮感予矜放予魂兮顛有從恍
逢哲兮孝者參曰予其歸兮不遠伊邇行遺軨

兮永言欽

送王成憲省母得拜字

之子憲使孫宦學有家誠幾年文苑游仕籍名
始桂悠々樹萱心飛雲隔江介波動遙川融東
風發春噫吳帆未到手行李已風戒晴暉轉凍
草柳色田郵腑眼中游子情誰能緩茲邁漸正
國門別二月高堂拜往來一水間烟花不相隘
畫舫替潘輿來意當益快

竹窓徐翁壽詩　仲山父嘗為周巡撫所用

長洲死外尹黎前崇慶誰家好事傳吳越侯速

高士諸桑麻晚逸德公田竹窓人低桃源住靜
髮名將綺里聯已共山靈堅契好時從部使贊
句宣立談籌策才優者徽惠珉黎蹟隱然揮霍
鄉邦聊自見從容僎介耽相先西江知己尚書
舊東道觴賓太守賢世美河東三鳳矯時清谷
口一龍眠千樟高木花初映二月中旬月向圓
生日截四南極賀德星聚集少微驪松邊醉立
過眉杖石上唫聽洗耳泉仲子貴游千里思郡
人題贈五雲箋泗沂東眺川方至霄漢南窺鶴
上翩蓰蠡湖頭春棹穩百年歸訪地行仙

送徐仲山主事山東督泉

水部分司地君行得所便道心東望督　國計
北通燕退掃探元化行唫俯浙川平生四海意
從此達消涓

璚林醉歸圖為趙夢麟主事

何人不炙長安馬瓊林醉容偏蕭洒何人不看
長安春黃金榜中人動人幾年山澤文章隱一
旦風雲頭角嶄就中磊落南徐士秀出江山佳
氣裹瑚璉初登清廟筵琅玕已奏明堂祀宮壺
送酒行　恩光寵比同年深報何當霄旰累肯忡

仙曾白日紅顏酩酊歌當時何人善著色貌出
藍袍得意初年跡却憶凌烟手更高男兒肯使
頭空白

聞鼎儀典

文華講讀官

閒報講筵名憐君志有成明誠敷對日弘毅號
齋情尚看寅恭協當圖越畏榮乾坤端系地鍾
鼎造勳程有道靈長繫維賢喜畏弁盛年官合
懋病子責宜輕正叔延和直充夫擊壤行置予
閒未惡吾子善垂聲

送曹時中浙江僉憲　衣字韻

新縫豸錦試春衣遷轉　恩兼觀省歸他夜泖
雲騰作雨越山隨處看芳菲

春夜偶題

門掩天街春漏長吟殘紅燭更焚香風聲院落
寒猶在月影闌干夜未央漸老豈堪花作陣長
閒消得醉為鄉清絲妙曲誰家送能解追歡惜
景光

醉憶

醉憶江皋行看山野花如繡雨苔斑春城此日

來騎馬極覽風物捐壯顏

微雨後馬上

闕角春陰淡淡浮雨餘天氣爽如秋歸驂不用勤揮策陌上無塵即勝遊

送德慶梁經之廣西藩幕

君恩端恆宦游情南海書生嶺表行湘桂雲披秋瘴淨潯梧月傍舊溪明蠻荒絕徼希操牘會府多賢易起聲尊酒列卿曾器重豈緣遲暮負平生

望錦樓為宜興邵蒙嵒題

蒙嵒居士成樓日錦里先生種樹心淑景紙憑高檻望名園不待小車尋認來春面唯紅紫穠取天機自淺深千文花光百年眼從知真樂在丘林

送蕭文明　封唐　得貴字

馳封還勲碩翼以青瑣貴出京冠蓋翩裝棹蕭鼓沸羽節搖薰風仙槎挾清氣啟勤導綸綍孫落謝饗餼渟風初覽唐華軫載經魏頭四原隰征無致民物慰山川入風雅湖海流珠璣或復值躬耕自叱仲與發為言

王聖明亟謝萬萊蔚

送陳嘉謨會試得選還無錫

東華朝氣干星彩四千人桃會棘聖意師詞鋒不相下白日蛟鯨鬪塵海龍門霹靂破勢封先登得雋魚為龍揚揚三百五十輩超等齋收藝苑功練江書生不自足一捷且緩飛黃逸留中求辨天下才詎肯率爾徼天祿同時奏對解褐衣生獨請告江南歸袖裡南宮策石鏃恩波不阻拜重闈重闈之人顏怡怡太丘好孫紀好兒如雲賓從笙歌集信有春風靄仙宅何

以贈君千錦祖永燕若祖康而觀何以贈君千王管盡寫精思入編簡妙年休滄鄉土樂樂在鵬游轉廢廊董賈心胸王宋名遲子敷揚倚延閣

寄浙閩曾僉憲

文章交道豈無人聚散偏生感慨頻鉞指浙雲論故舊獨憐曹子最清真四千里外觀風使十九年前步月身往往同時江海遇幾篇詩話示情親

夏夜述

官柱擎杯不絶宿客傳杯已終數點雲間過雨一庭月下清風

題傳曰川扇面

沙際遠山平淺岸根落木蕭疎一棹夕陽烟水半篙秋浦寒魚

思萱詩為嘉定諸上舍賦

間居念生理卉木盈中園時至各妍好君胡獨思萱兒家慈母心里族皆能言平生宜男草懐之比璵璠生兒幸克嗣持以荅所天復對忘憂花顧諧偕老歡欣榮方自此母也忽相捐宜男男已成忘憂〻乃促清霜鶺紫鸞白日墜黃鵠花前繡襦稚綿思起碩復斜月緊北堂依微見芳躅東風掃餘雪寂寞抽寒綠三嘆仰空飄飛雲渺焉泊居常敢出言行往慎投足勉矣揚聲光椿陰需錦服祿養吾無歸微唫泪盈掬

會總亭詩謝鳴治妝為寶慶守致仕歸作亭寄詩鳴治為和三首

詩来如見會總庵遥接雲松戶引嵐謝朓一秋營隴上阮咸連夜夢天南九原暝弟初心慨五世宗人此澤覃遼鶴當来覧層構露檣霜牖暮

休緘

衆鳥喧屋慶新庵別鶴將書出翠嵐去郡文星明海上思鄉太史滞周南采蘋出意羣靈鑒行篙恩情百世覃善頌予慚後張老為公歌喙不能緘

㕘有松祠會有庵大夫高誼壓層嵐嶷毛嘉日帯上右極目歸雲蕉拷南冉〻芝蘭堦下秀綿綿瓜瓞谷中覃何須更作總亭記情滿竹林来往緘

畫葡萄為黃巖王古直題

人間果品何磊〻葡萄入畫偏不俗纍垂屈曲點畫中墨仙造化何神速斡從森竦辨枯活實以濃淡分生熟白露冉〻縈虬鬚玄珠離〻隨蛟目癡龍下地或鬬渴烏窺堂不敢喙涼愛琴林水晶映風愁筆格珊瑚觴王子飄零詞翰場晚持斷蔓將焉宿暝褱別館羽人棲旅壁高懸即吟屋冲襟豈羨飽慈釀雅製肎譜涼州曲自信平生偃蹇姿無緣世褁奘蛇祿嘯呼月露潤枯槁攀弄雲烟娟出獨甘寒不食野性全歲暮歸種紫山竹

送孔生還台鳴治妻舅也

合歡花外初傾蓋解愊風前又拂衣重別姻家康樂餞將寧賢毋孔融歸天隅客路分甌越川上仙源望泗沂家是名家敦雅道停雲應不替音徽

附送鳴治從叔題畫松

壯家老姑銘石寒謝堂高節子孫看凌空百尺撼雷雨未許天潢有物蟠其人趙姓謝祖母節婦其相姑也趙且在仕路云

送張養正僉都北巡

館閣英懷獨不羣知才善使荷

明君文駕遣王停輪講緯另圍金別樹勳幕下先聲威紫塞廷中出餞擁青雲正須增重詞林價敢向鵬霄惜此分

題剡雪畫

命棹溪雪晴回船夜雲掃山月送迎人何須戴安道

送陸怡主事赴南戶部　王濟之製衣軸求

赴部秣陵國將家季子城袖歸何處橋輝映舊堂別王事止中賦別懷南北京應思退朝餞徵贈有諸公

思萱詩為江陰夏氏

種茵當沃壤茵實花已零花去實日藩能不念初生窮簷雙白頭菽水足懽情千章喬樹裡萱草獨難榮昔聞佩宜男良頤男有成生男不待成徒有忘憂名春風之所被悴草還復青喘息之所通一絶時顏形想像窮年歲尋求阻出明依依北堂暮冉冉鬢華星椿陰喜後凋嚴侍併孝誠思養兩臻極永垂家世程

雲溪翁輓詩　江陰夏氏

曩登延陵郭曠望澄江曲膏田甲海甸舊室多

喬木有皓黃公裔門專古淳朴蘖利屏淫奢布管知止足尚子斷家事宋公散餘蓄會彼南山雲緣溪復經麓舒之彌八紘卷之不盈掬以茲無心物稱尔超世躅結屋傍溪居雲來簷下宿雲閒翁正眠雲去溪在目不知雲溪外世事幾翻覆翁老乘雲歸翁書幾人讀蘭孫上青雲亦慰埋山玉

題畫為陳考功

刻棘造沐猴琢瑱成楮葉平生不敢盡信書今玩岐畫勞吾徒顛生結構何渺微意匠經營能

疲蒲鑿空見巧子為誰秋毫入紙開宏規憑岩
起臺絕境外下瞰碧樹天風吹飛甍綉柱紛聯
絡戶牖玲瓏控珠箔佩玉鳴鑾聽不聞江山漫
似滕王閣岧嶤闌砌凌物華洞庭岳陽無此奢
圖是昔人南渡有驕樂豈復五城樓觀仙人家
方壺直塗閬風苑弱水不受秋河槎窮高極遠
歸尺咫就中蛾𡼏看遊侶瑤臺人紫宫女杳在
烟霄作何語赤水丹山多鳳皇高處舞韶當應
汝我歌騷屑徒延竚

藻軒詩為吴錦衣

江夏有佳第故侯之所營嗣者樂文事積書連
數楹軒前竹繞池〻面芳藻縈輕鳥點碧葉遊
鯈穿紫莖信美此池草託根常潔清豈惟㵎壑
放亦薦廟堂榮繪之黼衮薦之格明靈况彼
貴游客蚤夜秉涓誠蹟寄龍虎衞心將鷗鷺盟
迴抱藻軒趣未須行濯纓山木惹蟲蔓園花生
豔情[illegible][illegible]諒非好歲晚觀餘馨

送雲間刑仲高宰上虞　先任清流

京邸六月暑歇驂喜就刑侯語樓上清流子弟
詩共惜邢侯舍之去問侯敗拜將馬如鴻汭還
民令上虞老成心事急延化縕家肯戀秋風鱸
江山咫尺會稽郡千巖萬壑延舟輿縣人昔還
合浦珠縣齋重賤顏含居遡風懷古遠彼屬世
裔豈忝邢尚書南探禹穴有好事應采民謠貢
石渠

夏日會汝行敏于陵清懶席上有味白之
作見示仍依韻答二首

當子待還日及子多暇中荷邊留聽雨石上坐
支風吟好數聯足碁酣千慮空主人清懶癖吾
汝得無同

蕭散吏役外淹留詩酒中未惜西流景且沃南
來風荷覆綠池淨雨驅炎氣空何堪報芳藻永
韻賞心同

題江山臺閣畫為鼎儀府翁編脩

江流沄沄聽無聲江上層臺高若城冠臺華構
集仙賞如此畫意何從生驪山阿房不待士漢
家館閣稀臨水六代淫奢那可圖臨安宮苑幾
相似不然且作登瀛看鼇首木道天通山金提
碧樹去窈窕飛軒疊榭紛屏顏真能飛動四海
晴游騎天矯羣工聞琦窓雅奏南薰衆綺紫書

香火觀閣林下衣冠儼同樂長陂畫舫游青幕
野一室遺逸講虞周農圃逢迎語耕鑿李唐世態
豈盡然繪事秖擬憑虛作陸翁愛此買向都山
林臺閣將馬趙百年熙皞雙明眼萬里雲霄一
鳳雛來逢國士卷五湖去對鄉人談石渠青峯
宛覺滄洲近翁許吾儕早去無

送鼎儀府翁南還

暑雨半晴秋至初賢翁有底急歸歟田園未忘
見曹課塵陌難留長者車老向昇平看自得骨
驚離別欲何如南山 北闕遙相望歲歲康寧

有報書

為謝侍講故人題竹岡

太平新縣台州東竹岡可與桃溪通知賢近得
謝康樂好客今多陳孟公苔徑常時聞佩玉草
堂無日不清風何當醉躡石橋去徑坐秋山晚
翠中

送張行人副使琉球

文星擁節到天涯不忝家傳絕域槎寶冊天光
臨海嶠繡袍春色動雲霞鳳儀南極衆奔望鰲
抃中山王拜 嘉想見歸囊無異物紙收雲煙

郎 勳華

七月五日張通府用光招宴于徐氏雲巢
樓賦得十韻紀良會耳

峻閣東華近来連汗漫教六賢初並榜 用光文璺元勳鼎儀世賢并予皆己卯鄉試 二妙復同曹 鳳儀世勳再任秋曹 疊雪蒼藤扇涼
風白苧袍茗甌香試豆冰碗脆分桃暑雨急秋
霽城樓當座高載歌青玉案一曲紫檀槽流酌
故園水擘鮮何處濤芝蘭邀鸑鷟鳳集瑤皐
吾則愧羣玉誰其嗟二毛願言交合地隨意續
風騷

題明仲江帆便面

水濶片帆健輕舟惟所之無勞羨得意各自有
風期

分得金鰲峯壽義興邵氏二親 珪之父

金鰲峯存訂山西下有封君憮所棲飛去金鰲
丹努在喚田黃鶴白雲低邵平瓜地熟生玉王
母蟠漿入杖藜秀色年年映華髮分明壽域此
中濟

壽童府教 执之父

折疏玉門不用歸碧山高坐授經帷不知吾易

東西去惟見兒曹半錦衣

伏生座下女傳言此老七男三千孫一卷殘經
老無倦親看葉葉起專門

一道香溪郭外斜夾溪千戶盡翁家一年生日
一家醉須種蟠桃紀歲華

題鼎儀竹鳥扇面

兩竿一挺一秀獨鳥將飛未飛石上清風自得
山中舊侶同歸

聞邊報

九門殘雨夜初涼七月新寒塞有霜秋色未高

胡馬徒虜塵能早犯邊防

題徐惟節晚香卷文量叔也分韻得嫌字

我里居連陸氏詹晚香居士舊相膽頹齡有制
憑秋菊散帙疑芳卷畫慵況擁芝蘭同謝傳可
無琴酒但陶潛猜顏妙語儀刑地未許風流您
少嫌

滄洲詩集卷之十

太倉張泰亨父　譔

四言一首　古律絶句八十四首

和昔人韻三首

萃喜堂為王濟之編脩賦

震澤之區玉峰雙峙其東洞庭山秀人美伊誰
作家堂曰萃喜三槐之餘續續麟趾一經起家
有赫仲子歷魁登瀛翁則謝仕
紫誥中出嘉爾良史回鸞翩翩渥露泥泥貤封
高堂匯室人止清冰換街老鳳朊枳樂彼德耀

嬪于角里年壽適齊兩人十紀孺子來集伯仲
而季
帝錫之權天界以祉霜林橘柚秋水魴鯉酒香
盈室賓從雲擠曰百千歲茲慶伊始

為王祠部希曾題汝和扇上畫菊

瀨雲歸去夕陽冷秋館披圖感慨吟入面清風
開紫艷動人遺墨重黃金三槐華胄疑香地五
柳先生遠俗心尤愛霜筠映泉石直清留作晉
郎箴

題竹梅畫為黃巖李貢士

百尺修竿凌雪風美人標格故相同莫開盤谷
黄巖下須掣靈鰲碧海中
題倪良弼郎中遺芳別錄
九里横陵弱南溝鬼侮人封君自正直瘁魅宄
以仲平生三尺法惟以檢其身利世澤不究嗟
嗟此遺民
題畫贈謝侍講族叔怡雲叟
雲本無心候隱君隱君心自愛閒雲塵中得喪
愁翻海高坐雲邊那得聞
宿蕭工部殿廳待文廟祀

茶菓供談燭映屏美人相款宿寒廳朦朧林表
初弦月隱見雲間過雨星起望招揺知夜午又
隨冠珮祀秋丁初心向道頻中止遲暮吾慚跂
孔庭
述水
著雍閹茂歲朱鳥倦回翔禹甸秋霖浸堯天積
雨滔九區雲盡濕百谷海翻高障疊三邊決風
潮兩浙鏖山坳屯走屋樹杪度飛艘曠陸蛟龍
鬬窮林虎豹嗥烝黎無健翮萬族等秋[illegible]亦孑
寺携急青娥結束牢得生依推堞無命修[illegible]

悵有舟中覆誰何筏上逃星鄰家水淼淼露[illegible]曰
嗷嗷南北焉投鬱原田絶采毛不知真宰意胡
縱太陰饕悵望憂清世平居愧渭釀萬間懷大
庇四載仰前勞
帝德平成在民兮勉索綯
閒述
供奉常依
玉陛晨逍遥誰厭是閒臣古来文字役頭玩天下
賢才任意親樂地静惟歌
聖主寬逃生不拜恩人豈勞覩望為欣戚多病

令成寡欲身
病中用韻與查若庸
腸腹秋經濕熱攻攢眉日對藥爐紅故人遠挈
兒曹至尊酒無緣客舍同質頻散樗猶泥露舌
如衰葉更吟風可憐廿載青衿侶往往相逢半
穐翁
秋日病中寄若庸
我待身痊子待官俱成衰鈍此盤桓却當霽景
惟高卧只在城隅少合歡南鴈音書秋水闊西
風砧杵暮楼寒街頭賣有黄花未蚤晚須同醉

把看

羅儀門人陶生畫海榴書屋圖留贈爲題

一絶

幽丈鳴殘虞氏琴花閒調来盡書林門前一曲
長流水寫出先生探道心

蜂窩爲僮折落

書室小結搆數蜂巢向暄不揺房漸密久住息
滋蕃爲爾遲更作癡兒忽打翻徘徊暮飛散何
處託名園

寄左永州

鴈斷衡陽別路長使君何日到瀟湘閒池好種
濂溪藕留作零陵百姓棠

志喜

四十三時舉此兒適同翁母育子時不才幸逃
雙親老我後還能副此期

送蒙庵林郎中

酌別意無恨幾時逢此賢作官無吏氣闡道在
吾洗華髮動明鏡青山歸舊廛臨漳覲逝水細
續考亭編

寄山陰汪郎中用謝李聯寄韻

十五年六月夜分城邊懷舊立西曛咲而不誤
曾留客去笑何忙失餞君坟止逕知鄉縣穩離
居却免簿書紛平生愛[illegible]宮中樹何似江東日
暮雲 謝李嘗過汪門[illegible]退不書而留汪雅寄揭[illegible]寒不入宮中樹謂詩[illegible]此

會昌孫氏[illegible]壽

聖時誰沐最恩深元舅仍兼
帝傅尊崖[illegible]路車通戚里還看箠杖擁轅門翩
翩氣緊来賓[illegible]衣衣公侯見子孫榮壽殊倫轉
寅畏貴家[illegible]範此中存

曉月

破月曉何似似堪梳亂鬟山河半浮没星斗共
闌珊天上應常满人間見屢慳未須愁鬧晦成
運有循環

幽夜作

舜典堯章共府欽懲遑惶恐刻詞林雲羅坐仰
三台近星斗應知兩劍沉鈴柝夜嚴深省地鼓
鍾晨動侍朝心鳳池元是
恩波海何用南冠奏楚音

春谷詩

幽人居鬼谷秘怪竟離倫狂兒騁豪奢俞谷貯

姒氛何如春谷子心遠迹不泯經書守世澤無
術行吾仁太虛以為谷沖氣以為春期與萬物
胥崇徒私一身雍容接顔地歲暮東華塵良方
延我病拂袖向歸津遐然易洞翁會與荊花親
一家足清芬小阮學猶淳江梅春意早題寄宜
游人

　臘八夜蕭黃門弟酌有懷往歲承蕭慰我
　　猶抱失母雛

長記君來對榻眠深冬此夜月初弦不堪把酒
談兒女轉眼悲歡忽四年

　壽韓少卿世安六十
早渴
恩波金馬門晚承卿月鳳凰津儘於人老知前
輩時誦名言數後昆青瑣玉珂常起早碧桃紅
杏幾看春閒邊壽就神仙局誰把人間甲子論

　無塵舫為錦衣吳撫軍賦

碇家新作無塵舫還似江湖豁瀛軒隔坐灘聲
來夜雨當窗海色動朝暾元章臥內書千卷永
叔齋中酒一樽最是主人心遠處清風如水展
匾門

　送倪大參良弼之湖藩得遠字

髙河鴻晨星落禁走霜坂良朋易分散況此歲
華晚無言贈將別何以釋繾綣嵌君慷慨懷英
論河決堰志士兩八荒荆衡一浮氣清風摩黃
鵠公望聳瓊巘謨列成郡豐嗎罷南兵偃魚鳥
繁春湖幽遐被晴恒特達行有台回軒豈伊軺
華要有深期會合應不遠

　奉
詔儲材詩奉賀王謝兩院長掌教庶吉士二十
　四韻

聖代圖長治賢科極選掄訓遵
皇祖舊綸出
睿衷諄乃授師資地爰咨法從臣翰林圖藉府
學士禹皐隣入直
金鑾暇升居絳幄頻河汾揚緒業上蔡領儒紳
蘭砌收時俊槐庭引國賓二龍時作兩五鳳舊
翔旻句壁聯東署青雲擁後塵冬曹供羲事光
祿饋芳新日影花磚晝芸香綺閣春環瀛仙部
佐列宿士精神瞻欽儀刑在篇章點竄親六經
文是倡三季學重振文英期刊落天和待燮[illegible]

鄧林深蘊秀滄海澗涵珍栻劃歸宗匠陶鎔荷
大鈞尚看周鵠〻豈羨漢斌〻事起
當朝感端非異代倫前脩曾赫〻來學且傕〻
用足三冬外咸熙庶績辰
廟堂居內相元愷出門人省㕔金華
亭下左觀玉笋挑菁莪三詠𣫍蕪語愧
重陳

元旦入候侍朝于
華蓋殿之東陛
嚴陛重門入候朝曉寒惟聽珮声搖清香晝燭

通
三殿素簾朱衣立九霄星斗回環宸極正風烟
懸隔下方逢聖明㫌辰龍光動臣在仙宮侍
聖堯

六日初齋夕偶成
素幔隱紅纏神清夕未眠春星窺牖入宮漏隔
街傳樹影舊房月茶香新汲泉齋居此風景容
易見年年

七日齋所得蘆菽且閑鼎儀詠杜公村晚
詩次韻呈同齋

閣曉霙增瞑背寒雪欲霏分燈照綦席殘[illegible]
風簾春興仍無減霜毛莫暗添詞林珠玉滿[illegible]
厭此中潜

雪夜次李世賢韻
夢覺清寒透夕檽起看飛雪濺春庭玉壓初起
六龍出銀海不迷三日醒戴白花松餘翠在[illegible]
青官柳有花※從知此夜天壇上四望澄明降
百靈

西朝房諸同年齋夜對雪聯句見示次韻
奉答十六韻

東風又作一番寒城晚凝雲似水漫平地六花
堆白易無端千樹放青難初疑蝶侶嬉春早竟
替蟾蛾照夜闌興憶剡遊無棹往聲傳郢唱有
人嘆飛書宛比璚瑰贈紀瑞仍兼畎畝歡園坐
客憐西閣暖吟行幽擅北廊乾十洲樓閣壺中
凍一色乾坤盭背看未擬魚龍長寂寞益知松
栢後凋殘翩翩有意求聯璧皎皎何心敢姮紈
王漏相聞齋地肅縞廬周衛禁街寬馳驅滕六
先青蹕髣髴瑤姬導輦平氣冷絕來擎望合德
靜明處百靈飡甘泉授簡誰當賦粉署峨冠[illegible]

挽彈且托瑶華酬雅閎宜須氷柱鼓吟壇共期
爲澤左相麗誰謂妙方可搏好律西山全露
後豐年賡頌訪崖刊

次中左門諸僚聯句韻

一行鴻鶯十六春爲郎又忝御筵新樂音和暢
風清地泰繡分明雪霽辰酒醉易乘天上馬歌
成難和郢中人
聖時無補宜身退奈尔夔龍許結鄰

春寒漫興二首

春來連日有新題猶爲春寒下筆遲雪後一篇

壽韻暖急開南牖對晴曦
春寒只解惱詩翁硯水新正未盡融延得日華
烘彩筆樓臺又在晩霞東

春宵漫興

晴雷驚電儲青春天上歡聲下界聞自是玉皇
娛寶月不勞金燁獻陽雲
燈影沉沉月色交更看庭雪未全消道人何以
酬良夜一首春詞酒一瓢

壽允劉先生尊翁壽詩

[illegible]

[illegible]諧載
恩私一幅烏紗映雪眉南極來朝軒后日泰階
翼保漢儲時悅顏萊彩天家酒駐景椿陰化國
恭盛德生賢佐邦治壽公宜賦有臺詩

送傅日川令姪冠兆

十年猶子一相親兩映清觴雪暎文謝傅堪譽
能事勖李生令別校書雲名家不忝駒千里少
長皆還鳳一群林下青春行共惜紫霄風月未
嬿分

贈別吳冬官元玉

北棹南轅意不忙吏情之外趣何長諧談方朗
聊依隱畫手吳生欲擅場門第侯顏春服盛故
入留詠夜尊香却還南國饒雲物可更相思夢
玉堂

留鼎儀酌于小樓因覽邵庵與陳溪山詩
各賦次其韻

昔歲爲鄰似一家離居今限兩堤沙久憐蹤跡
皆漂梗莫訝樓臺少種花盡日春盤淹上客一
窓雲物對東華相逢不厭留題別滿壁朝朝拂
彩霞

過鼎儀伯雲雁閒川韻

晴雲淵戸到君家下馬南風尚卷沙蓦地輕寒能作雪教人二月未看花醉驚塵海飛春浪與想溪山載月華不信陸郎無鶴氅借余歸踏太情霞

送徐大同復任荊門

一雪洗閑河沙邊動綠波浮雲歸海盡岐路出城多靄景宜郊餞春風入棹歌北來鴻侶舊南去客如何磊落平生氣飛騰早歲科慎行翻柱誤豐殖致蹉跎矯翥何難試飛鳧竟莫羅粒嘗

荒縣水還食故山禾牢守還何亟循良政不頗幾年情有戚相見髮鷩皤國計餘英論京塵一旅窩穎川仍屬霸江渚再遊拔特徇伊人借重煩舊俗摩又看公事迫尚愛酒顔酡指路湖南赴將家海上過行林披卷話棣鄂對床哦雨夜離堂燭烟朝別岸莎吳帆輕漢沔郢樹帶潛沱閬驛繁桃李還州足芰荷認麾歡野老聽蓋送溪娥邑勉酬舉望逍遥起百痾在縣誰數挽霄漢待為柯

二月廿四日承謝侍講招邀以工築不赴

諸公聯句示及荅以其韻

鳥鳴求友及春忙愧我營巢負爾望敢擬作堂私燕樂幸容邀客自鷄行承家待見犂牛子吏隱何妨白首郎經始即需聯詠美苟完先置報遷觴

病中述

中年保衛切氷淵邪穢攻中亦偶然眠食減來散地過從稀處枉晴天焚香卜命誰能福閑安心自覺賢了達今生無盡業床頭藥裹案編

語燕房櫳日淡黃暖風庭院絮悠揚坐傷春盡花隨盡病覺宵長晝更長祿在癯儒難免竊官於賢路幸無妨吾廬改築無題字擬作天東大隱堂

次韻酬武鎮海丈　承寄小兒手鐲

披緘感慨故情長三復重令涕滿裳老至幾欣添弱息病多曾苦悼殤亡姻家稷數長懷少室海年華官滞郎無限深衷待誰話來年公武領平埣

題陳僉憲永錫行實後

嗚呼有吳陳退翁是何正氣偏渠鍾義形筆古
眇禍凶策名科第仕始通抗章得禍作楚纍滯
經而鄉十稔窮歷試乃起南乘驄疏陳衍義樺
聖功乞遠邪佞罹毀鋒釁家五年覊絏中脫身
不解懲前蹤發藩輔隱鷙
天聽幾危再生瞻故洪劾彈亂法
帝則從
四朝三仕無先容天縱老鶚摩霜空壯行倦止
卒保躬楚山閩海知深衷帝星帰來五湖東白
頭名節高卿公曙来衆草靡勁風鳴鳳邀矣何

當逢象賢在眼令人恭鋪張環瑋勞文雄安得
請謚昭至忠

為黃文選題清白遺玩卷用彼韻

天台海上黃石村歸來鶴是何人兎兵曾先生
𠃵青紫選部翼子懐晨昏書香捧玩華老筆意
匠劉得逋仙園韜囊什襲百金賤手澤摩挲群
玉溫家傳清白漢吏節世曳璠璵光階墀遠矣
貽謀潛墨畫果哉有奮高賢門于墻于羹轉若
見尔雖尔實夫何言微吟豈敢抗白雪愧予聊
代梅邊尊

又用少游韻

崇山竦瘦廣澤穢棄盡古槎僵欲倒荒園迥野
一樹白花耶雪耶被渠惱隔流限隖香過来信
有江梅得春早乾坤自不乏芳菲誰向臆寒分
醜好黃子氷肝結契深孫卿月輸相看掃氷蔵
罍海春不消人謝赤城花暗老老去興懷舊人
物年年懶賦閒花草名家風韻象賢存薄贈哀
吟吟蒼昊

送別

來時珠果擲盈車歸路琴書載一槎後夜思君

秋海闊鯨鯢應得避高牙

送友人父還家

髮短偏宜小簪冠背顒還稱笭袍寬談來世事
言言切放下御心處處安仲郢
朝四時正笏謝公家宴每誇蘭萬年充舜垂衣
地正要翁來擊壤看

挽倪文僖公

哀榮稠疊豈天私舊德惟應
聖主知霖雨精誠通北岳波瀾文字凝東夷諱
官家世人稱盛宗伯間身號謂袁海鶴須諳𦚾

生意新亭三嘆吊文信

七月

七月暑之季立秋猶未曾天如火傘罩人在地
爐蒸涼雨苦難至夜眠勞數興山川無霹靂堂
寢足蚊蠅飲水可常飲冰山非所憑還能幾時
熱終不賤青綾

題羅明仲扇面

江上楼臺歷翠微林間廬舍足烟霏日斜野艇
漁初罷花落溪亭客未歸

送涑水文公大教諭致仕還吳得未字

人生一世間適意乃所貴決性成饕名所得不
償費緣崖仰攀天失脚吁可畏自古賤與貧達
士何曾諱人言文翁弱我兄翁也發辛勤老明
經宜樂賓館飢稍不如高情孤征脱其囂夏虫
方附炎光鵠不受爵吳舩穩如家吳酒清過渭
蔄率親故歡新鮮水鄉味醉臥湖上山長吟弄
芳舟道遥市門隱寞契古仙尉更知天地間何
處爽馬沸大兒鷗鷺秋少者棟梁氣陶令苦責
子翁令足自慰猶憐一𣌾外長物無可乞惟應
酩酊餘還問學詩未

送顧天錫秋官出貳永州

誰復臨岐嘆謫居湘南與在別乘與行吟肯吠
元郎漫狂附應憐柳氏愚鴛鷺班行千里思鶺
鴒原上幾封書九疑雲冷休陳悃早晚歸來鳳
有虞

承傅曰川以賓之将過覯蓮見招答以不赴

野寺花期嘆昔遊喜聞今過習家池傅岩霖雨
宜時霈謝館風烟得就移豈羨佳人擎翠蓋正
須君子受清詩虛瞻太華徵痾阻可為相思一
詠之

積雨嘆

潤物由來是雨情晝何愁看夜愁聽似聞遥漲
漂
王賊未惜鶩湍撼我庭復有蚊蠅乘暑氣可無
鷹準擊秋冥浮雲日駭都人眼收潦何時別渭
涇

聽雨

夜中不能寐起坐聽雨聲浪浪簷際注涓涓皆
除鳴河漢瀉坑大湍波繞砌棠誰言秋雲薄連
日驕重城誰言秋月皎連夜窗虛明秋風復綠

力未絶蚊與蝿我居京城中郊野目未經惟知
坊世間薪米價巳騰好屋且穿漏窮居餓不傾
田家在汎濫可復望秋成慘澹移物色蕭條傷
旅情陽微君子歛陰壯小人憑憂端復專究天
乃豐蒼生沓亦不可測悲歌涕空零

感興奉懷鼎儀

南山霧雨晝冥冥玄豹添班正隱形竟日清飢
吾解忍文章慚愧老無成

偶興

多雨生煩憂而忽起幽興簷偶飛[illegible]瀉溝鋪清

泉迸苔分野亭色雲結江村暝細篠先欹枯節
葉今還盛浮塵眼前絶亩書閲來静門前車馬
路泊若春泥遲坐茲霖潦中偶悅山林性君子
不可招虛懷踅然聽

傳曰川以詩貺無花果次韻酬之

不假榮華自樂生來坊花市遂無名味兼蒳實
浮江美色傲天茄沃露清受命不劳金谷賞託
根今荷玉堂評感君題送夕男兆擬貢星錢當
報瓊

周光儒西街韻與鼎儀

寸居京巷我西街半月秋霖少往来共以無營
能避俗等因多病少御盃倍常明月看将至過
雨浮雲喜易開程邵去来光景在那無樂事可
追陪

王舜耕山水畫為李德夫戶部題

人間佳境元幽夐畫入生綃意逾静漾漾雜樹
百花餘冉冉浮雲衆山暝川無方舟渡有梁路
不逢人跡有堂岡巒維遠不平在晴而百變烟
[illegible]蒼烟中数峯秣秋碧杳在天西海南北方壺
玄圃論不定縹緲要是飛仙宅仙區人海隔幾

塵阿誰移致能通神輞川老大一庄景王宰落
篠真跡淪風流耕叟豈雲孫潑来水墨無汚痕
難毫大筆揭列此哈彼細巧勞心魂我坐
京塵弄文史江海十年歸夢衷長安秋館十日
雨残墻壞壁皆山水拙心想像不辭摹李侯示
我滄洲圖生同南土舊同歲注上群山同昔娛
英靈且莫移文怨共戀
清時帰未及君才律合從真龍好雨何妨九州
濕数星磊砢泉頭石須着癯儒坐嘗易

讀蘇子瞻傳

遠將許靖方司馬更以伊川比叔孫一代聞人
莫相侮先生只解勸章惇

蕭文明示席上韻次成以謝不赴

溝地涼風暑氣平萬家寒杵早衣成深秋坐感
年華暑多病愁聞酒令明清甚一官容我懶頽
然幾客臥君榻臨池不濤滄洲侶書示風流洛
社情

洞庭徐氏含輝堂

有客自吳會來談角里鄉湖波漲春日林檎酣
秋霜時吟謝公句一登徐孺堂山水含清輝允

如金玉章小月代華燭木風吹客涼酒醒江海
去茲賞渺難忘

拉劉郎中時雍北遊慈恩寺賓之先在

天邊歲晚得同袍幾處將壺慰遠勞李白相期
水西寺劉郎休詠觀中桃邀人黍黍黃花秀對
客娟娟翠竹高到此間心等禪定秋光無那逼
吟毫

留題塔上人房

帝里聞常訪高寺寂幽偏處是慈恩人間小海
浮盆地城上千峯繞畫垣花開烟霞秋浥濃

房風日晝清溫相過不負高僧約榻榻茶甌不
上尊

次韻酬謝公

紫陌朝朝塵點袍秖應方外息塵勞空華薄玩
九秋菊幻境那尋千歲桃印海寺形占地勝抱
京山色上樓高天台雁蕩吾茲試諸謝須容酒
醉毫

對菊偶成

隱者多尋山澤居我居朝市亦幽迂買歸高菊
叢叢蓝養得寒華冉冉敷好客不來成獨玩稚

兒堪引郎相娛涼風未惜後時者移入秋堂近
酒壺

詠菊與吳原博

我種寒華未品題君來呼是醉楊妃流霞果溢
金鈿面瑞露猶霑翠羽衣艷魄早曾傾國去吟
魂猶自抱香歸華清南苑秋蕪隔老圃堂前共
息機

再詠楊妃菊

標格秋清澹面春臨風獨立見佳人惟應沉醉
迷君子未擬妖娆比太真[illegible]

寒翠袖嚲相親從知[illegible]李穠桃外宛有芳姿[illegible]
隱倫

復詠新植楊妃菊

春晏我新葯堂成芳事窮秋深置兩菊蓝綴寒梢崇十日開數花千葉而粉紅客謂是楊妃考譜亦偶同本朔隱逸樹偶此標散翁豈宜寒窓下而有絶代客把酒時問花可識驪山宮花吠而不語清香吐微風低回若自忖耻媿嫮冶踪前身散花女來護維摩躬病叟寡世欲逍遥倚芳叢又如[illegible]藥姬延我壽域中幽真永相保歲晚顏彌丰

玩菊

朝退閑居短褐寬數株寒菊[illegible]勝春在誰說先生是冷官

重詠楊妃菊

冷香微艷謝荒嬉誰遣狂心改道心應尚[illegible]零落怕至今幽處託根深

畫鶴 畫有梅花磵泉

天上恩波滯客槎山中流水送年華鶴群只[illegible]春湖上應傍寒梅嗅落花

題畫鵝

一曲雲韶下鳳凰官池誰復鬪鵝忙莎汀祢岸随眠延養得霜翎雪羽長

邵民部席上飲擂茶

小雷隨碾破春芽細浪鳴瓶躍乳花一勺精華分月露滿腔風味飽雲霞主人還世游恬淡大道還淳去泰奢中宴從君領高意醉鄉翻入太清家

游城南萬福寺退居

禪境歲將臘趣諧方外尋茶香寒汲净榻暖地爐深喧寂寺偏處色空霜後林晚来恬淡意聊向衲衣吟

送錢原溥先生以吏部尚書致仕還松江

分得舒字

玉迎春連范蠡湖九峯秋映謝公居青山白水待黄髮金馬玉堂留寶書八座星辰瞻賜履五雲冠蓋餞安車知公未負歸榮地開逕春秋續仲舒

半夜

半夜北風踏破檑病夫深卧尚魂驚無端絶塞

功名手多少機心到五更

雪中重次聯句韻二首

侵曉嚴寒透客衣下朝飛雪趁人歸占年要以三為瑞彌害何妨積未晞汝穎風流遺藻在尚燕物色見梅稀坐懈不共延陵子吟弄瑤華到夕暉

因後和坡一首附録

三白能如豈歲占敢愁寒向此中嚴明河降澤來乾兩瀚海升雲落淡薑天意試花殘臘樹春聲先滴向陽簷却思窮谷荒林下飢喙猶多涂透尖

築室

築室長安得近朝利權公案絕無交一翁吟罷兩雛閙誰謂吾廬非鳳巢

立春日早起口號

京兆迎春鼓未皷早時春透小書巢尋常布枕木綿被睡美〃閒雞幾號

文丞席上與鼎儀同用劉靜脩晚眺韻

冉閒此生何事詩一官閙似墮空絲乾坤不免戚栗冽杉柏鳥知春早遲尊酒三人先醉我功名千載定論誰有情長向交親寓豈復人間樂極悲

寒日過鼎儀馬上偶賦

淌眼功名碣歲時我曹於此獨無期天遣一種閒勳業到處清尊到處詩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雪用坡韻 是日習儀

宮樹朝寒未起鴉官街飛雪早隨車憑依舊臘來重瑞粧點新春先百花漫拂霜毛悲浪跡却瞻銀闕走天家千官禮肅朝正地可待增威上戟叉

滄洲詩集卷之十終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翰林居禁密之地檢討預國史之司所以備纂述而公紀載明得失而示勸懲自非操履之端文學之富者曷克以膺是選尔翰林院檢討張泰發身賢科進學中秘列官史局纂述惟勤歷歲既深懋脩弗懈宜錫恩寵以旌尔勞是用進尔階徵仕郎錫之
勑命以爲尔榮尔其益勵乃志益進乃學使明足以燭理道足以適用智足以周知文足以發隱如古之所謂良史可也尚有顯陟需尔後效尔其欽哉
勑曰婦從夫貴不以存沒而異恩蓋重人倫之始以敦風化之本也尔翰林院檢討張泰妻管氏善相其夫而已早沒兹特贈爲孺人九原有知服斯寵命
勑曰國家錫命群臣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嘉内助之賢示恩意之廣也尔翰林院檢討張泰繼室武氏恪謹婦道允宜[illegible]家兹特封爲孺人服此茂恩永光閨閫

維
成化十六年歲在庚子十二月丙午朔越二十三日戊辰司經局洗馬羅璟翰林院侍講焦芳陳音李東陽脩撰傅瀚吳希賢陸釴吏部員外郎劉淳劉大夏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林院脩撰張君亨父之靈曰嗚呼天乎既喪數五胡又奪我亨父也是何生之之艱而奪之之屢也謂天生之何坎坷困頓視其死而不救謂天奪之抑又孰從而予也嗚呼亨父行足以絶俗才足以空群抉六義之奇秘紬百氏之紛綸當其鉥心劌目出鬼入神傲睨一世前無古人蓋縱之可以轢唐及漢而卑之猶足以掃元季之遺塵也世豈易得如君者哉嗚呼亨父方其始仕也神采逸發而憂患摧其勢志氣堅勁而疾疢纏其體七年而始拜十有七年而一徙職編纂而功不施乎館局班侍從而名不徹乎
旒扆人方惜君之淹而詎意哭君之死也嗚呼亨父我等與子同登薦書而官同曹而志同趨

潮與行遊夕燕與娛與言噫嘻其意于于其翻
而合也吾方以爲慕及其合而離也寧不假我
予須臾甲申之選在翰林爲獨盛十有一人者
乃喪其二矣又孰爲之乗除也邪嗚呼亨父昔
在京師僦屋以居勞勤拮据以有此屋廬昔在
壯齡孑然一軀載繼而昏以有此二雛柰何居
未煖而鬻兒未齓而孤賀者未還而弔者已入
其閭矣嗚呼哀哉惟物之生類百其殊孰歉孰
盈何黠何愚君之官階甲第視數五爲未足引
而續之則已有餘矣君而有知固可以少慰亦

孰使予流涕慟哭太息而欷歔也邪嗚呼哀哉
尚饗

成化庚子七月九日彭侍講敷五李子與羅洗
馬明仲奉南畿校文之
命一哭而别哭之日亨父在馬比歸一月而亨
父亦卒乃與諸同年哭且祭之時謝侍講鳴治
倪侍讀舜咨俱以憂歸其鄉所謂十有一人者
惟予輩七人在劉職方時雍劉驗封尚賓則同
爲庶吉士者也嗚呼存亡聚散固理之常獨二
君以天下人豪相繼淪沒其爲悼恨豈特吾同
年之私而亦豈吾文所能盡哉亨父二子皆幼
因書此文遺其從子璥俾藏乎其家鄉邦文獻
之徵子孫世講之好吾於璥兄弟望之矣

長沙李東陽識

維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四月朔日郎中劉大夏
陸容朱紳高敞員外郎蕭奎馬紹榮顧餘慶主
事龎塗毛倫徐源侍講李傑脩撰吳寬檢討趙
勉御史林符給事中陳璚中書舍人管琪御醫
徐德美周庚序班張欽助教顏莞進士孫霖朱

栻訓導朱暕王成憲知縣胡璉監生陳凱歸鳳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于故翰林脩撰張先生之
靈曰嗚呼先生維
國之良維鄉之傑襟期瀟洒才氣超越德充而
不揚行和而不涅鸞停鵠峙其文整潔竹色蘭
芬其詩清絶得之何艱歷十七年而登六品之
官失之何易病一夕而成終古之别是使文章
雖得其名而祿壽獨嗇於天孝友僅行於家而
政事未及於物也雖然膴富而壽不謂之全田
窮而夭不謂之缺況先生之見又超然死生之

外事為之末者尚何於此焉切切孜孜第吾輩或
托斯文之好或忝鄉曲之知追惟契誼感懷切
偲聊寄情於一酹而不知涕淚之霑衣耳嗚呼
關河迢遞風雲慘悽顧室家之孤寡念旅䰟之
無依渺故鄉其在望扶靈櫬而南歸此則先生
之至願而入心之所不違也幽冥有識不飲而
何為耶尚饗

維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三月壬辰朔越二十一
日乙未門生徐元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翰林院脩撰滄洲先生張公之靈曰嗚呼
惟公器識高遠襟度坦夷性則不激行實不隨
凡所閱書循經了義而瑣說不拘故雖少日多
所充擴而不煩乎師資發於制作憑氣溢奇而
陳言不入故其詩文類可遠媲而不屑乎擬邑
至其書書瀟洒勁健宛有歐晉風致而亦未嘗
事乎臨泚蓋公之才大率閎中肆外猶古人所
謂不羈者也夙所倦爲者舉子之文而從之遊
者時出一言咸自謂其聞所不聞以故京居里
處莫或開授也而弟子亦衆哉其爲辟興寅之
歲公以憂家居服闋愚獲從焉義經之奧不秘
其傳顧惟鄙鈍懼弗此習而不觀旁及之路實
指引其前彼拘時好者其孰云然越歲之秋乃
此赴　闕愚往送之自錫驛至常同舟累日而
留連講益不置遺以詩篇載拜而別祝言勉旃
自是以來念愚之寡陋也爲文爲詩爲書爲牘
教之誨之期之望之每致乎拳拳平生恩義蓋
於此而曲全庚子秋愚忝鄉舉喜而遺書速之
行愚亦竊喜之曰侍側之會幸獲遂于茲年詎
意至則先已謝館而長捐矣嗚呼天乎何奪我

公之速耶使吾不見者十年而一見之不復也
吁亦酷矣天道福善乃理之常何善有餘而福
不足也以公之爲人可以大受而纔轉乎今秘
以公之所得足以立言而不假乎其日生苦沉
痾而死以暴疾窮不治生一壠莫植孤不偕老
再繼其室一女垂髫二孺依膝凡在交遊孰不
爲之感歎而况愚實門下之自出此愚所以一
盼惟几而衫袖之間不覺其涕淚之盈溢也至
於考德問業無所於歸其爲慟恨之情則又豈
能遏以言悉哉嗚呼公則亡矣而實有所以不

亡者其高風偉望慨於士大夫遊從之心者莫不
近慕而遠揚其殘篇遺墨流於縹囊緗軸之間
者皆將什襲而寶藏雖來世之遠可預知其有
耿光然則公之享年雖止於四十有五而視彼
終老而無一善可稱者較其所得孰短而孰長
是天之所以厚公者多矣又安可深咎夫彼蒼
況公之牖達固於此理而昭彰肆愚乃以斯言
而告慰于茫茫嗚呼公太倉產也太倉之境峙
者崑山流者婁江吾意公之孕秀而生委化而
去其英靈浩氣必不隨物而盡將覽輝於玉峯

之上而游神於清流之涘乎將挺然降世而復
爲奇龐乎使申甫嶽降傳說騎箕爲可信則又
孰謂千載之下竟無其人爲等雙也今公之兄
來自江南以公喪歸尚有令姪是則可依憑也
旅次一奠誠豐禮微下第而南尚期臨穴以訣
長違嗚呼哀哉尚饗

大明故翰林院脩撰張亨甫先生墓誌銘

張亨甫諱泰字亨甫蘇州太倉人曾祖原端祖
興宗父顯忠母徐氏亨甫本姓姚自其祖冒張
氏軍國從張姓然亨甫迺考檢討君與余總角
君同館與道其先世事以爲鄭姚亦非本姓吾
實姓沈雖子弟皆未嘗與言故亨甫不獲與聞
而復姚姓不果蓋其先實湖洲人也姚氏君子
所重余故傳其疑云亨甫起自行伍家而聰敏
過人爲衛學生書過目輒領其要業舉子逾歲
而成然性豪不能受記誦師拘束見時輩日夜
矻矻抄讀人陳腐文字頗鄙笑之天順己卯應
天府鄉試周易題邃與君不甚記悉獨以意逆
之與傳註合主司以爲奇刻之以傳明年中乙
榜辭不就甲申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學士

劉文安公課其業深相許與嘗曰律詩如象戲
古選如棊昨見張某作各得其體繼今以文名
者其在某矣君則自視慊然益肆力於學自五
經百氏而下無不披閱惟不事記誦曰吾獨得
其意而已其存否吾不知也明年乙酉丁父憂
又明年丁母憂得痞疾攻熨治療幾不能起辛
卯服闋至京授翰林檢討甲午考最追贈其父
母妻乙未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未幾河南提
學副使員缺當道以君薦君以病辭庚子滿考
陞脩撰逾月得暴疾歐血數升而卒十一月九

日也年四十有五初娶管氏繼武氏皆贈孺人武氏生一女再繼楊氏生二子名某某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亨甫爲人坦夷未嘗以智術軒輊人人或施之則笑而受之衣縷蕭散怡靜寡言雖身居郎署有山林江湖之況嘗自以爲閒官有餘味人不知也故安于遲暮未嘗一造貴人之門亦絕口不論歲月升進惟嗜詩閉門自哦若將終身焉爲文務自己出規韓柳若不暇模擬直欲追兩漢先秦以上詩則根據杜子美少嘗學李白音韻鏗鏘雄健俊逸隨事賦咏各

當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有亨甫至京師必欲求見得一詩以爲榮亨甫官業雖不顯而恬退可重有文可傳有子可繼亦足以少慰矣屬余病中不能周悉因陸君文量之狀錄其槩俾勒諸幽銘曰

於乎亨甫世方急於行子獨徐徐彼欲劉其骨君未其餘意蔗而物不競實至而名與俱是雖其亨于前者歆焉未滿于衆望而其垂于後者已蔚然可咏而無斁矣然則亨甫之生在他人固以爲屈今其死也在亨甫又奚足以爲悲耶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經筵講讀官同里陸釴撰

太倉張泰亨父　撰

賦

悲清秋賦

天之胡爲令梧桐而知秋兮脫一葉於金風山浮紫兮帶日水流碧兮連空試高攀而遐矚泚

煙景之無窮寸心傷兮怏怏百憂感兮忡忡慘歸燕兮聞征鴻哀江南兮憶秦中何同心之不惻兮比浮雲而飄蓬飄蓬兮客應遠恨離魂兮莫挽霜柳蕭兮隋宮露草凄兮漢苑慨長河兮奔流東歸海兮不返湘之滸兮汾之洲采蘋藻兮心悠悠悲詞客於楚兮歎漢主於中流意悄悵兮魂飄揚情纏綿兮心悽愴怨湘瑟於月浦盻虞輦於煙荒秋每深兮菊開菊已殘兮秋老歎光陰之駒馳令渥丹之易槁衰已多兮樂應極歲云徂兮恨遄迫不得竊靈藥於蓬丘駐此青春之顏色若有人兮心相爭遊南越兮泛東吳見楓林之蕭瑟遡西風而嗟吁徘徊兮哀吟恍惚兮魂斷悵寒鴻之來遲愁天長而信短灑別淚於滄洲寄相思於遥漢懷佳人兮不忘悲清秋兮怨斜陽惟應託於飛夢會佳人於他鄉

促織賦

維時心火流炎商飈泛爽微雨消螢草之輝落日靜蟬梢之響天之胡爲令促織而知秋發新聲於陰壞若乃星河斂影月露澄光悲鳴在堂凄切近牀慘征夫於遠道泣嫠婦於幽房柰纖

物之無情動吾人之感傷然而暑退將寒兮京不久杼柚其空兮衣未授背青燈而微吟催王梭于纖手廢獻公而有餘得裁新而緝舊是造物者之切於爲人令及時而多口猶且蜡丘蟻垤深居簡游餐風吸露與世無求剛廉潔以自保苦挑撻之窮搜則有膏粱公子紈綺頑童剖藩壞壁圮險披荒拾之蒿棘之餘薦之珍玩之中雕籠畫盎之囚兮未必安於野處香脂玉粒之飼兮防既飽而見苦彼方集遊朋稱俠侶評名勢角勝負撥兩尾而雙回快千金於一賭爾

乃擁甲振鈴撐鬚皷翅短蚊𧈢之利嘴陋螳螂
之怒臂對瞰其貍虎之頭交逞乃英雄之氣戱
敵𥈠聞乎金皷出奇豈假乎赤幟擬鷸蚌之相
持竟誰人而得利不行乎五伐六罰不免乎一
鉞一退功也誰褒敗也孰罪忍肆爾兇自戕其
類嗚呼動蟄異情惟天所與各適其適何與吾
汝顧以吾競利之私使之闘而失所主惟仁人
體真宰以為心使萬物各得其所

歌

賓應周邦楨秀才喪子作歌慰之

周夫子英且都掌中忽失摩尼珠持所弄璋啼
向余君為感嘆試留句消憂替張百子圖德士
終看五枝秀高賢豈合雙睛枯𫝆來得喪亦有
命而況壽夭非天乎南山有醴泉北山有高梧
鳳凰于飛豈無雛踟躕莫學兒女情慷慨望子
風雲途悽悽慼慼非丈夫

五言古詩

題麥舟圖二首

曼卿豪俠士才偉命不耀久懷歎悴私非人肯
虛告感子敬父執受贈即揮棹卿乎苟逢時義
氣尤當浩
希文聖人徒憂樂在天下而況故舊情既達肯
窮舍眷然東吳間不及租多寡何當應唯間公
卿量皆雅

題竹石畫

冉冉石間竹幽含千古情分明介之推坐對夷
齊清雲根卧蟄龍風雨時一鳴君能受蘷拊我
亦究韶笙

雲鳩

鳩幽自藏雲雲多亦遮鳩氤氳春氣中不礙衝

花羽白日散層陰青林暄當午漂渺東西山霏
微朝暮雨玩此澹忘歸悠哉樂丘主

椿萱堂

種椿高堂下種諼椿樹傍豈無佳草木二者獨
登堂堂有白頭人庭有綠衣郎願奉雙親壽
樂無比量椿壽兩八千諼憂永相忘逍遙對嘉
蔭婉孌迎幽香誰憐桃李陌走馬費年光

感興

重華在側陋若將終此身如何百代下君子多
獻餘朝登孔子堂暮叩孟嘗門錙銖苟得失忽

忽更憂忻我抱寒士姿松筠久相親詎欲矯[illegible]
俗廉恥古所敦但恐饔宴安遂令宿心昏願言
服聖訓一飯無違仁

耕讀寓志

短褐不掩脛中抱皋禹情樵蜀鄰里閒而有詩
書聲向晦固呻誦及晨還力耕吾耕吾室飽天
下有飢民吾道窮益明人民多未醒豈不憂此
日惔焚瘁群生雲霓溆何許禾黍待秋成吾將
助之雨貞女愧無迎寄言希志者珍重達何行

寄陸昂儀集古詩得蘇武二十句

凛凛歲寒暮浩浩陰陽移迢迢牽牛星悠悠隔
山陂青青河畔草采之欲遺誰昔我同門友各
在天一涯冠帶自相索阿閣三重階令德唱高
言難可與等期遺我一書札但感別經時馨香
盈懷袖著以長相思沉吟聊躑躅攬衣起徘徊
去者日以疎淚下不可揮

傳曰川母挽詞

傅子失其母歔哀辭

帝閽悠悠六千里茫屦悽南奔野日晞露草悲
風起長原蕭條游子衣密線間啼痕采懷昨歸

[illegible]岳白倚閭門今辰發北堂影響闃莫存亦徑
念蒙養斷機申教言催兒就官路努力報
君恩豈知兒甫成瞑目歸山根逝川無停波厥
世無留魂遲老若翁在及時勤清溫

月下獨酌

逝水磨白日流年送朱顏郢歌既寡和雍琴誰
與彈匆匆晝易擲竊此良夜閒呼童拂石蘚展
席依林端青天借明月燭我少年歡光涵玉尊
翠酒瀉金波瀾桂影犇鸞鶴松風鳴珮環醉疑
天帝子飛下五雲端纖纖出素手為我扶玉山

願言脫塵羈相携返天關長與月為伴逍遙寥
廓間

夜雨言懷

萎黃盡餘秋霪雨作新冷風敲夜窗竹鬧落寒
燈影覺我起披衣咄弍坐深省三年服重憂斯
病甘習靜無德敢希報寡愆焉獲青如何涵[illegible]
川奄忽拒纖梗晴襟顧鳴雷壙臆乃生巔[illegible]
悼前躁守愚藉今猛哲人遺芥蔕志士指辭[illegible]
胡能縱銜轡驅驥偕駑騁因悲晉阮籍白眼[illegible]
雙瞖汪汪漢黃生神交託刎頸

寄查若肅陸鼎儀俱以疾阻會

董秋暑未艾好雨來何遲散襟東南風起坐有所思偃蹇槐園生濕熱病在肢咄咄北窻中學優數猶奇彼美金閨逸歸來好相怡何苦守艾劄抱膝看雛嬉我癖固難遣我神不為疲赤腫忽在足踼蹐如老羝情話填胷腹無因笑而披空懐雲表游並若籠中驫何當各健步訪竹尋幽池開觴雪殘恙對咏無衣詩

開化徐節婦 章丘教諭徐璧祖母

氷霜非故嚴天試松筠節朱絲附孤桐絃急有時絶人生若朝露那得長無別十八為君婦期年君永訣攬泣頋綳牀生兒始三月未敢從君亡為君撫遺孽君家蹇中衰織紡聊生活艱難守初志親故焉得奪幽獨五十年煩心化為鐵紅顔避白髪倏忽老将耋眼看子生孫玄孫更成列提携重起家教誨有冠籔含笑報夫君歲祀當不設松丘閟蘭雪千載慕貞潔

挽參議李烱然

東蒙古名山疊秀引泰岱蜿蜒此停凝瑰偉見佳輩一代能幾人惟良践其會李公蒙除秀幼學失負備出冠春秋場翱翔大行拜乘驄𩥇當時國王事益匪懈獨勤疑枉讞弗與貪虐貸當時論得體往往曰公最納齋雅知賢抑菴嚴品式二公所推轂再使肇風槩西叅陜藩議惠化闔隴截灑落莬裘請衰遲在得戒宦轍三十年歸襄𨑳袍帶觀察贈車徒

藩王送資賚田廬故人酒長吟卧林謌方肩尼父壽竟與梁木壞平生践履功幾許遵善誨一時齊魯英負笈情所快餘波溢亨津家學况深溉侃侃民部郎操持嗣清介天衢渺何極東顧

幾悲嘅因之悼淳頋一爵夸昽態

挽商夫人詞

懿德藏人心丈夫當自勗紛然雜佩中有此不瑕玉夫人閨門秀蚕宜名家族高堂悦共養列室誦敦睦庭除盛芝蘭春雨均霡霂鷄鳴戒晨興膏香供夜讀紅顔送君子一起秉鈞軸載嘯未衰年看兒繼華躅三進四褒封八座披隆服鑾登中宫朝翟茀迎朝旭 錫楮寳縢緡奉絲鸞百福豈徒自夫榮天用章賢淑歸來鴐阿第子性

傳更僕瑶鐶走雲從瓊輿薦天禄已貴不忘勤
博施無事欲方期婦中儒偕老踐遐福窮獨不
顧餘遺爾後也穀春秋五十六奄盡乃知兄相
君夫中助游子悲顧復賻祭自
朝廷百職禮相屬青山　賜歸葬輌携道骨肉
繆從詞林後哀榮幾栻目為詩附紼謳一慰劬
勞哭

七言古詩

戴中舍古芸室

芸清丈人不可起古芸書屋江雲裹中舍歸看

石上芸芳澤猶纏古文史賢衎愛親因愛芸春
山取土培雲根清陰不斷流芳遠儒業勤劬示
子孫

送朱成之助敎

蕪兵暑雨如秋霖用世之士皆關心先生束卷
及晴别傲然徑往儒之林風月鍾山四門籥豈
是先生樂樗散文章有道期濟時要路當今學
徒備

飲鏡川楊翰學新居得爲字

華軒練牖青杏楣楊子高亭新築之薰風階下

海榴放嬌似女兹杦降為花間打毬覓日飲主
人雖倦客未辭敢惜驊騮歸去晚方慚燕雀賀
來遲當尊玉立二三子分韻珠聯重疊詞暫比
張顛由醉筆明朝來改醉中詩

為蕭工部壽仲父梧竹翁

丈人於義獨也敦丈人有婦惠且温兄弟往矣
請孤存兼撫並育切其恩看成六子十二孫同
爨而居無間言伯也讀書游
帝闕徵詩索卷多士門授之令弟歸侑尊一飲
千歲慶益蕃梧鸞竹鳳引衆鶵我歌孝慈俾勿
諠

寄壽左仲輝員外府翁

黄金臺上秋雲飛敬亭獨鶴江南歸地曹仙郎
寄音切水西封君稱古稀野梅香度松間席客
至山居罷觀易共知德士合長生漫追元放遊
仙迹錦袍素髮笑蓉裀寒冬勝集生陽春琴谿
赤鯉乍迴駕陵陽白龍來作賔青精白术何須
餌君家積德㴌源遠但將碧眼看雲仍蘭桂一
庭花未晚醉歌長拍金壺缺

春郊送别秦弌昌

廿年前時識少游金陵陌上桂花秋彈冠策馬仍兩京山川隔面成阻修闕下相逢廿年後妍蹬清顏武昌守遺我雲間沈子書故人才思共翩如鷄鳴奏最金鑾殿鶯囀催還皂蓋車燕南樹色綠於酒春思仍牽鄂城柳祖道誰參五七言使君自有三千首邵吴入時名許齊且看竹馬金沙堤南樓起望長安日應和春郊送別題

寫懷酬贈武鎮海丈

昔余繆列瀛洲仙手握雲霖朝九天未秉絲綸潤枯槁東披縞素歸田園白楊

蕭蕭向斜日冊心悄悄悲殘年仙掌春光隔風雨豹尾鸞旗渺何許鴛鷺離群鶴自憐蛟龍失水蛇能侮東南島嶼久無氛玉帳元戎總好文詩情江左謝康樂筆法山陰王右軍相看感激相知心拭拂龍泉星斗紋有約勳名登玉府還看令器立青雲

貴溪鄭進士榮壽堂

貴溪雲物吴楚間碧流芳野遠青關鶯湖冷落象山暮百年徵士今誰閑鄭老幽居修竹裏三厦茅堂絕塵滓鳥鳴南澗坐來聞日滿東窗

初起却憶當年宰邑時不妨我瘦令民肥許光老稚諧

關借潁上流離就藥歸從茲了卻風雲意別駕三山留不住宓子琴囊且束歸陶家菊圃真成趣退身不失賢達稱何必鳴珂結伴行即看榮養桑榆下世上功名付後生

長短句

種德堂

君不見東鄰種花不實者多西林松竹已柰寒他人或得侵枝柯何如君家翁祖秪種德樹仁

植義不知領髮之將皤昔人有言德不孤一善作種千花敷豈待出門行荷鉏潛溪老翁其有試為扁中堂詔來裔高揖鎮日流珠光古砌春風盈蘭氣但願瓊枝綺實葉葉芬映聯不負高堂種德之高賢

九鷺圖

君子有九思由來聖之謨冊青水鳥或借意併作芰荷楊柳圖翩翩依綠渚色逾素頂落霜絲歷莫吁昂者似叫飛來群俛項者啄青蘋蕪聯拳棲者食已飽水面相逐者爭鱸飛鳴宿食各一

態就中四雙誰最孤苟非其匹不易偶清風玉立誰能呼山邊水邊且適意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九島兮悠悠吾欲馴爾于江湖

引

龍蛇引索趙都督書

覧侯所書紈扇之賦之墨蹟颯颯清風生兩腋乃知松雪家聲不乏賢金石鏗鏗在鉤畫王參軍之肉頭顏武部之骨骼天球琬琰在兩序風雲蛇鳥環列戟再三想見英俊姿蘭雪蕭蕭灑空碧識剃來從容慕藺長促刺愧無雙白鶩敢發狂言侵几格扶漢宗臣兩出師屯湟老將二三策憑君信手揮一篇挂向秋堂之古壁坐令鬼神守護兮魑魅魍魎不得干慰我飄零斗南客

五言律詩

寄贈武鎮海總妻上軍

南徼千里郭藩將孰知書鎮海軍無恙維侯術有餘關山懷舊日弓劍受恩初天路長相待君當來令譽

雨中聞吳儀歸

清秋聞陸子歸自鳳凰池欒果關心在尊羨豈爾思城中新買宅原上舊題詩相見慚循病無能答所期

題畫送劉以規貢士

君家讀書處流水竹橋西葉落添村靜山高見屋低久期鵬海運莫戀鶴林棲腹醉三千卷青雲此是梯

送袁司訓之平湖兼東周汝霖司訓其兄淮守

磊落漢諸表聯翩起拜恩魯詩文苑贈姜被郡齋温淮海舊游近蘇湖遺範尊賢僚吾友在斯道幸相教

送羅禋仲之教紹興乃父教餘杭

一家官盡清誰復嘆飄萍得把文儒印欣辭邑吏廳瀛洲帶芳草浙水便趨庭應挈兩兒去諸生同授經

送某教官之任

修途雖晩達灑落猶青內試已超等東游堪授經林香思樂水樹綠薪雲亭好見芝三鱣休嗟海一萍

送人還江東

歸思秋誰切江東客在京夜燈姻婭地寒鴈別離聲鏡水賀賓客尊鄉張步兵君行眺雲海令古渺同情

杭城送張叟醫士歸毘陵

張叟毘陵去臨分索贈詩愛山行欲遍采藥得歸遲南渡花飛地西風葉落時江湖一尊酒相見有前期

秋日答某寄酒用韻

山川搖落際多少別來心青草三江夢黃花九

日吟眼穿新送酒恩感舊分金珍重承歡地休令鬢雪深

慶耿祭酒

罷草詞垣暮成材學省深朝天蒼玉佩娛暇素絲琴程氏觀光法韓公會講心由來清惠役斯道力須任

謝諸同年過訪

天邊端午節席上甲申人久要存葵藿卑栖上鳳麟一壺隨量醉五韻逐題新卻憶懷紗客何曾際此辰

壽武鎮海丈

四十九年非公先伯玉知登堂拜壽母起舞率佳兒赤日當心照薰風拂面吹白頭忠孝俾千載耀清時

輓臨海陳先生璲

此老發天台高文兩擢魁翰林揮筆倦憲府脫簪迴江海師儒喪乾坤令子哀諸生滿雲路孰致楚招來

輓楊一清進士父

弱息騫騰早從知此老賢墨香猶在簡薤露豈

堪編惠政三州吏清魂一子邊前頭雲路永都是顯揚年

宿淮雲寺晚翠軒

蓊鬱淮雲寺清幽晚翠軒細草覆寒砌修篁圍短垣觸目便成趣寄身聊避喧高咏不知暮鐘聲催掩門

陳考功宅晚宴歸

上馬西山暝投軒霹靂聞後杯緣令急蛩燭照人醺淼笠鳴凉雨棕衣拂夜雲卻憐東涉路迢照有餘曛

望雪

木落寒聲急天高雪意遲徘徊邊日暮悵望朔雲垂陽鳥應先覺江梅恐後期何當見三白不負野人思

建德山中作

山中閒地行觸景是雲峯有路還通縣無家不作農種杉隨地長穫稻委泉舂信美非吾土吳門煙水重

夏日寓東武園得鼎儀東

隱几夢秋水故人書忽來捧緘如見面便欲掃蒼苔地僻容九藥天炎阻接杯竹間三益逕應許候涼開

病眼

病眼朝還出晨光杳靄間帆看當路塔雲訝隔城山馬弱吟鞭緩交疎神刺閒明朝花柳動揩拭認春顏

春雨

雲結春陰淡風田細雨香積花消碎滴薄[illegible]鴎[illegible]疎光瀾色移朝苑布聲拂幕簾眼中花[illegible][illegible]霑[illegible]云祥

梅雨

南風來夏雨時後弄纖纖草霧濃迷野飄絲細拂簷池涼荷色淨堦濕蘚痕添漸覺梅黃過令人憶鼎鹽

九日雨中懷鼎儀

深為茱萸下清尊一笑同陰天期不偶陽日興全空邊海成衣月高亭落帽風無因一登快愁絕雨聲中

憫田

自入築場月稀逢曬稻天穀芽休損粒市米政論錢雨跨重陽節雲慳大有年題詩招日馭幸爾顧秋田

桔槔

桔槔鳴野塘田父奪潮忙脚脚盡心力聲聲翻汗漿車中一板水倉上幾分粮寄語同溝者辛勤莫訴荒

孤鴈

[illegible]有殘霞伴歸飛送夕陽長疑繒繳近偏覺海天長影弔秋江冰聲悲曉塞霜離愁滿瑤瑟[illegible][illegible]

梅谿釣艇客有求題四景者竹林書屋已

見前

阿誰將釣艇梅樹下徜徉溪口人如玉花間魚亦香倚竿春雪迴田棹碧流長不盡滄浪興天寒起玩芳

綠野農耕

青山無末業綠野有腴田膴膴浹春雨迢迢生暖煙稻香催登脫麥秀及蠶眠歡喜輸公羅烝嘗報有年

崖際樵歌

崖際千障木翹翹向晚晴上鳴求友鳥下隱伐檀生終歲洽幽變得春還自榮樵歌誰氏子五月被裘行

七言律詩

贈黃饒州琦別

聖主龍飛第一秋命分群彥佐諸州過江風土饒陽厚治郡人才黃霸優沃野煙晴山遶郭澄湖月上水明樓高情莫漫耽詩景政續行看動冕旒

題扇贈別郭用常

柳色深時春又深美人相見散春襟未須論病方重撿且共舒眉酒數斟天上鳴鸞交侶思水南驄馬路人欽不辭醉墨濡輕箑久愛清風是好音

寄贈南臺鄭同年

十年鄭老襟期闊歡喜相逢紫陌塵病肺不邀聯榻話覿顏聊勝寄書真停雲南國清風夜走馬東城翠柳春起坐相思不相送莫犍高閣但長顰

贈別傅曰匯 曰川弟

父積兄抄三十車勞君涵泳聖之涯交游道誼非流俗伯仲文章合世家驪曲曉吟淹僕御鴈行秋斷渺雲沙重來好見天河熏霖雨經星載一槎

王濟之索詩贈洞庭鄭克温

君家聞住太湖心未愜遊踪滯一岑訪舊吳京宵下榻買書燕市畫揮金清觴不逐紅裙醉錦軸時收玉署吟橘社歸來每專席由來長者邑人欽

寄查若庸

未就還冊即混塵吟詩作賦了清貧風霜晚菊
他年意江海秋蓬北際身謾把濁醪澆磊硯還
留彩筆待絲綸何當化作雙飛鳳棲向瑤池伴
美人

寄崇府韓良醫

上元之節後六日此夜收君憶我書妻殯東堂
三月整子埋南壠四旬初滿京樂地一夫病萬
事傷心半世虛千里通家數字去定勞揮涕一
吟餘

病中寄月菴

病裏移家住遠村過溪曾為遠公尋門無鳳字
知相愛牀有魚箋敢賀唫半夜雨聲秋院竹滿
城寒市夕陽砧何嘗健步看時景黃葉黃花古
寺深

送夏鎡自太學還太卿之子王成憲限韻作

卿里過逢寒夜茶院僚曾誦好詞華且看仕籍
方聯桂肯惜歸期已後瓜
聖主深恩流璧水清卿宿德在黃麻重期賈至
承家早紫陌來歌銀燭花

送歲貢生還吳

清時同郡自多賢餘思推君博更妍一第輝光
非晚暮六堂斑序且聯翩酒闌燕市榴花月文
動吳京桂子天他夜月明秋水上幾人還共夫
來船

送楊光廻教授陝右王府東楊孫

逢蓬儒冠不可輕此升方被大朝榮風鳴野
草雙輪發雲淨秋宵一鶚橫黃閣師儒遺韻在
小山詞賦細吟賡講堂終日傳經罷好看關西
霽月明

送金太卿之教景寧

童子敲門欲雨時併將催就送行詩十年一面
又成別六月扁舟何所之練水故園收散帙蒼
山新縣得良師高文可信興多士令子抄先到
鳳池

送范希時教進賢

陰陰喬木義莊幽薄宦經過歎別愁行遠及時
興後進登高幾處誦先憂湖光洲渚臨龍馬劍
氣山川傍斗牛好見桂花香滿縣一氈風月酐
清秋

送黃熙進士歸養

長樂江清水漾天黄花歸送孝廉船
恩波宛轉青山外佳氣氤氲綵袖前野竹向人
寒笋出庭萱適意晩花妍百年慈侍能無恙記
取榮光自日邊

送周熙模之麗水

户脩儒業人稀訟曾見揚公與客書縣附郡中
應更好風俱俗變近何如經生作宰政須異進
士還朝例不虛只看桃花山下路絃歌聲繞
使君車

送錢世桓宰阜平

長安西望衆峯連秋盡寒雲近雪天十口氈車
沙苑外百家山郭太行前還京有例歸時俊為
縣能官屬妙年鼂寫定於雲路穩未妨多暇坐
鳴絃

送嘉定白縣尹朝京

廷馬趨
朝暫住鞍一杯吳水餞清官陽春有脚三年洽
鷄犬無聲四境安落日青山江店晩西風衰柳
驛亭寒茲行只恐登臺要父老陳情再叩難

送唐珈周

十載相逢唐大夫海榴花下酒醒初薰風又判
東門袂衡嶽誰傳南紀書清淑山川歸點筆神
仙井里慶回車
恩波宣謂郴江遠志士江湖思有餘

送人之官開河

柳外春船畫繡行開河新
命屬豪英風聲南帖江淮險爽氣東連汶泗清
萬里良圖須黑首兩崖殘瘠有蒼生遠持霜節
為霖去敢惜離杯此日情

送某官之任

清時恩荷大夫封故國心懸宰上松左掖重分
冊鳳誥東蒙歸望白雲峯賢勞節操承家在新
舊悲歡便道逢國計尚看行處熟疏田江驛濟
兵農

送林先生歸老莆陽

乞得閒身下直廬二毛從此拜銀魚別來燕市
風塵路歸去莆陽水竹居
明主舊恩花誥在故人清夢玉堂虛殘星他夜
輝南斗應課兒孫燈下書

送范克成之南陵

近來州縣稱能吏多出賢科甲第中莫向
清朝疑外任政須經學整民風同時莫路誰先
達百里男邦道豈窮好去南陵眺高爽四山花
鳥頌聲通

送喬師召

京闈初薦與君俱館閣仍陪閱秘書李杜才情
鳴玉珮鄒倉能事勘文餘陳辭北面象優
詔滿望南還慰倚閭船上秋衣須試彩不教人
評憶鱸魚

送翰友得告歸省

十年簪筆侍螭頭幾度經心客鴈秋得告暫乘
天祿暇離程豈愛晝榮遊壺山未老雙華髮蘭
水今迴一彩舟親舊過從共無恙子魚蔔酒少
淹留

送歐生代父百戶職還與父同行

令子勝冠作出鄉賢翁健者得相將天涯顧復
情何厚
昭代勳庸日正長劒佩已看承世澤詩書猶擬
授年光禀秋吟　送通家子惜少輕裘與衡霜
陳朝用見文用

城關南風吹夏涼天邊難弟送元方百年情話
餘秋被千里歸心共北堂傾稟義輸燕塞馬峨
冠　恩重漢廷郎讓揩晝錦稱觴日賀客應歌
孝友章

費廷言令子歸娶

青春為客衆憐才何處携琴玩標梅問學成人
京宅冠過庭將命潤州田鴈鳴朝日乗龍去鷄
鷹秋宵附鳳來會向而翁催喜宴蘭閨藝苑到
虆魁

送能醫韓丞之河内

能吏古於河内聞古今相接豈無人誰從長貳
評輕重各向循良要擬倫藥術已稱明達士范
封須壽太平民未妨多暇成高咏據古堂南嶽
色春

送錢醫官還潤州

隱吏逍遥不出鄉十年一度拜　清光祇憑仁
術重沾　命不忝名家自制方　闕外鴈聲分
客袂水南山色護丹房未嫌晝錦歸來暮酒熟
寒城井橘香

送余鏜兼東韓良醫

我正多愁君告行新題聊復叙離情月明汝漢人千里春轉江湖鴈幾聲才重梁園稱獨俊文聯韓偓愬雙清同時倘問滄洲趣憔悴虛占館閣名

凌季行宅飲餞項文祥正郎分得三字

壁畫牀書凌老菴京塵落日共停驂文章偶遂同時願道路絶勝傾蓋談君有慈闈寒在念衆憐朋酒夜方酣分題便作離程囑書示平安肯再三

慶陳師召得孫用聯句韻

擣樹方榮梓又芽春風多在潁川家鏘鏘鳴玉毛皆彩矯矯元龍首未華兒輩作爺當益秀姪才侵叔莫偏夸書來正講斯文好鴻業占知未有涯

聞武鎮海孫游衛學

往年稱壽太夫人黒首將軍笑捧孫長記滿堂誇玉雪又聞游學誦晨昏彖賢人物誰方駕積善公侯總在門阿祖詩成時立咏爲渠遥憶謝庭䧲

爲某祝壽重慶

尚書纏躡星辰去奕世孫承雨露來文物舊家人似鳳冠裾雙老背如鮐椿陰擁黛當烏几誥草吹香上玉杯願子餘官親益壽重重封詔出蓬萊

壽贈逸叟

聞說仙橋幽勝多海鷗江鶴信來過雲霄弟姪餘簪笏丘壑衣裘足芰荷二月春風吹雪鬢三山晴翠落煙蘿塵中甲子從他筭方引游仙歌踏歌

壽楊夫人　三月三日

夫子關西盛徳餘大家來助美何如　兩宮恩繼　三封命五桂香圍八座居鳳曆重輪花甲始玉桃交慶纂春初花間彷彿三青鳥上壽時傳阿母書

壽章兵科元益母

十載爲郎直　瑣闈春來幽思託誰歸伯兄往覲雙華髮

明主恩留一彩衣南極壽星方下燭西池仙蓋定東飛賢門尚看鸞纛盛何止令人頌古稀

壽姜贛州母

鄂鯉門中好裔昆大州佳政荷稚恩益綿壽祉
皇言重九衮安榮母德尊萬翰應纁年緒遠五
花墳錦■香温峴靈定送瑶池水永溉忘憂玉
樹根

胡都憲令祖挽冊

桂里先生孝友資力持門户到
清時辟書不用憂慈母訓簡惟應出好兒汾曲
田廬王氏業洛中花木邵家詩尤憐德在諸孫
遠

詔與春卿賁晚祠

くく

萬山地官父母挽詩

人間萬事等秋荷圓少虧多柰爾何嘉樹欲寧
風滿地方池初耀月沉波百年手澤存遺簡一
段心機注舊梭能子尚脩經濟業名家所表不
湮磨

挽施醫官

蚤歲方名屬訓科暮年山水託陰窩道通生死
投簪易詩等逍遥曳杖歌優老會中存者幾儒
醫家裏顯人多松門石表開原野感德寧無下
馬過

挽常熟劉墩

花下吟殘萼韡篇春魂何處尚怡然鄭莊好客
情非俗卜式為郎義足賢華屋寒星妝舞劒琴
川落日靜歌船祇應豪俊風流遠好事猶聞縣
落傳

挽某人

少年雄劒隔浮沉津上寒燈夜夜心千尺素絲
無寸染一竿脩竹有餘陰天門鸑鷟飛鳴遠地
底蛟龍會合深腸斷榮光不生被覓焚黃紙照
穹林

滄洲續集卷之上終

滄洲續集卷之下

太倉張泰亨父　撰

七言律詩

和葉文莊公喜雪詩并序

新正四日雪後偕文量過成憲小齋坐閒閲文莊遺藁得其喜雪詩一篇其自序曰

主上以苦旱之故久在齋宮今日之雪豈曰偶然敬為近體詩以伸慶忭之私成化六年正月四日也嗚呼吾鄉先正如公平生以政事文章僉衆望者三十年後生輩方願學而未能也奄忽不可覿矣徒遺文在而今日齋宮之禱四日之雪聖誠無間而瑞應仍符又非偶然也為是録出其詩與文量成憲偕和之非徒亦以伸慶忭之忱又以致臨文三嘆之私焉誌之以告願繼音者丙申歲志

郊畿晴過一冬天聖主齋居待有年遂使勾芒推雪轂非關滕六占春權農家瑞應三陽後吏部詩成六載前帝德天時同此日敢無歌頌續遺篇

和竣近庵清嬾窩韻

年年吟看帝城春天假閒官隱病身交侶同心勝結駟篇章隨興省勞神滄洲釣渚遥多夢清嬾書窩近少塵擺落猜防留一醉誰何樂似此中真

慰李賓之病用人韻

長疑詞賦困相如敢復題詩慰索居稍近清觴懷免鬱暫抛緗帙計非疎踟躕暮歲寒無雪悵望晴峯碧映虚早晚春風輕鵲羽飛來應候竹宮車

用鳴治見寄韻自賦

逐駕隨鷺上銀灣比德真慚侍玉珊但有謾軀持向國豈夸穎筆秉如山爐中日月顏難鑄夢裏星辰夜易闌珍重謝庭俯竹句未容瀟灑壯心閒

承文量和韋兼鄉酒用韻

三伏炎蒸頗困人清秋何處杳難親登樓縱目
維懷舊隱几科頭懶候賓索酒未能酧瑞露狂
謳翻辱報陽春好看七日金風轉不惜清尊對
月頻

讀邵庵壼洲詩用韻一首

軒轅臺上望滄洲誰謂雲波隔舊遊鼇去員山
難絶岸鶴能渡海不須舟金銀宮闕飛霞佩煙
月峯巒疊雪裘一笛清風千歲酒逕從仙國醉
高秋

城南普濟寺吟社小會用韻

木落江空野眺時右林高寺共尋詩遠公社裏
非無酒阿對泉頭重有期度海秋雲黃鵠去下
山寒日白駒馳百年良會休相負別恨能添鬓
裏絲

亮師方丈次武侯丈韻

詩家清思在豪端吟向東風怕酒闌春盡紅芳
成綠易人生華髮變玄難竹溪蕭灑唐年會蓮
社從容晉日歡為報遠公勤下榻久因多病解
纓冠

曰川席上分得鐘字

文社春深不幾逢秖緣多病長于慵一觴閒會
憐佗奕同學追歡得士龍華閣聯章雲藹藹玉
河歸路月溶溶畫圖卻憶看前輩幾許勲名在
鼎鐘

徐德光昆仲席上分韻

關外新涼燕市秋天邊覊旅共虛舟且看知己
良如玉未惜行杯急似流此日葡萄江海味異
時華髮少年頭別離會晤都無定醉墨新題乞
與留

九月望夕文量成憲見過席間次韻

夢裏心期每不齊燈前偶共剝山梨最憐賓客
餘秋興還喜兒童不夜啼城闕漏聲風動靜房
櫳花影月東西新寒莫可延清話吳酒方開小
甕泥

留鼎儀飲限韻

中旬瓜進羅傳柑宮柳芽如鳳嘴含瓊馬上頭
回淑氣瀛洲下面總塵凡風期舊許鵬搏萬嵜
興何妨爵過三彩筆麗詞飛白雪底須紅袖唱
江南

同賓之送客歸聯句

帝城東畔送行歸張官路塵清馬似飛石竇濺泉鳴汩汩李板橋垂柳翠依依重樓粉堞春雲度張野店青帘杏雨晞一歲韶華又將莫李路花容易點人衣張

懷賓之與謝鳴治聯句

西涯走馬踏春歸泰芳草春風舊路微故國湘南回鴈遠鐸碧雲天北美人稀花間水寺迷游躅泰鼓響山樓憶倒衣寂寞清尊今日話鐸百年相對謝玄暉泰

夜對酒與邵鼎儀聯句

小杜詩成夜未闌玉壺催酒散餘寒父凍雲暮捲西山雪儀海月涼驚碧樹鸞父搔首未容雙鬢改儀放懷須盡百年歡父明朝跨鶴蓬萊去共採靈芝駐渥丹儀

寄題武氏山亭與二陸聯句

能詩長憶武將軍望盡南天不見雲旅雁欲回鄉樹外凍梅應發暮江濱海霞春擁元戎隊院柳濃薰玉帳文偶向歸人附歸信醉憑高閣又

集句寄李賓之賓之以集句見有知己之説

老我脩然敢怨嗟王晚來幽獨恐傷神杜鳴琴濁酒留佳客歐蠹簡殘編作近鄰黃白日忽隨飛鳥去明洪玄都幾度碧桃春虞金丹别後知傳得韓遠寄哀翁濟病身程

游甘露寺

肩輿秋晚載吟身一到層峯便出塵吳楚天圍甘露寺金焦山作近江鄰立當多景樓前石望見千秋橋上人淮海清游無興記逢僧惟有賦詩頻

劉職方餽豚首邀以詩用十二支體

曾沾亥首餽厨珍念子句經卯酉頻長擬合盟如向戍非能結客似春申金蘭但賞同寅趣觴詠何須上巳辰月掛午天杓過丑未妨歸路踏晴春

春日竹西邀諸社友

九十春光鳥過簷一尊長會亦何嫌騷壇始□東風建吟料當隨草色添碧碗香茶雲子飯□盤生菜水晶鹽文旌武騎能來過擬照初盟醉

方面同年八人來同宴于明仲宅

八使遠從藩臬來同年佳會　鎬京開拜餘
曉關雲重集歡動寒軒春暗迴道可作舟期共
濟詩酬伐木漫勞裁四方
王事勞賢俊須為稀逢盡此杯

同年會 二月十八日會于季氏第

聖主龍飛第一春攀鱗長記共同津　恩波歲
月今丁酉　昭代人才盛甲申釃酒合歡周禮
樂載歌相命舜臣鄰九霄回首星辰在敢惜東
風此會頻

偕文量邑儀會用常

弱歲論心各負奇彈冠剡此信無遺半生賢域
勞攀企今夜秋堂叙別離月露清淒蘭氣逼山
川搖落菊花遲坐看三益忘吾病暮節相成重
有期

燈假

滿飣春盤細細斟故人留飲暮齋深上元時節
饒芳事晚興吾儕秪漫塗千里光華今夜月萬
家燈火少年心蹉跎不廢良辰賞高誼如君我
所欽

登楊維新先生樓席上留詠

主人樓榭徹金堤高晏清秋此會齊洛下諸生
迴左席關西夫子命新題操觚對景吟還易把
酒看山醉不迷雅興何妨留入夜半醒倚馬聽
朝鷄

重望富春山

古睦州東望富春亂山何處客星淪耕雲地老
清風在釣月江空白鳥馴禮遇故人真尚節道
酬知己肯為臣誰言去就殊伊呂志意相承總
絕倫

賦周評事毋瓏靈崖塔影

北堂曾施塔中燈上瓏驚看塔影層千頃暮雲
低寸碧一峯殘照澹孤棱白楊風遠鈴悲語春
草巖深客倦登最是五情悲厚地未嗟空界有
衰興

建德山中作

伏枕秋山夜雨涼殘燈照影憶聯牀煩心自覺
堪燒永愁鬢那能不受霜盡省香爐惟足夢般
廬遺簡有餘傷回舟好趂東流水歸釣吳魚上
北堂

小隱

無錢不敢遠賒山小隱滄洲水竹間簪弁慈珠忘貴在丘園守兎覺愚還懶從招飲緣多病欲罷吟詩不奈閒卧起忽驚春別我門前苔上落花斑

枕易

韋編高枕夢羲文紙帳低垂護鬼神萬象寂來心愈靜一元行處耳無聞從教日月催華髮不放乾坤外此身夜半雷聲忽驚覺起看三十六宮春

溪上

溪上閒行日未斜石橋南北見桃花避人魚入深深水傍母鳧眠淺淺沙渡口孤舟依野店磯頭一徑到漁家何時謝却塵中事來就田園學種瓜

初得酒

三年憂病酒全停破鬱今逢麴有靈萬世難同中散傲逢時誰羨大夫醒最憐風月長相慰笑巫醫不可聽持此一觴隨化轉但休沉醉三彭

夜酌與用常禹儀

坐暖寒氈夜欲深為君傾倒十年心詩當興洽頻頻和酒到醺醺來細細斟照席寒燈孤館靜隔城斜月半窗陰莫將歲晚傷流落客鬢由來雪易侵

九日飲于陸禹儀有懷用常

晚於重九愛佳名况復過逢此日晴風榭共宜烏帽坐霜程誰伴繡衣行豈緣無雨遲開菊獨為多愁屢覆觥馬首西山夕陽外醉歸長望碧雲凝

寒夜有懷張用光徐文量

紅燭青氈坐小齋夜寒偎盡地爐柴熱烘酒盞陶餘興細檢詩篇動遠懷徐穉文名傾海嶠張華劍氣隔江淮醉眠時作山東夢梅浸月池松在崖徐嘗夢得一句寒月浸江梅張號松巖

官舍有懷雲泉

長安官冷醉眠稀却憶陳遵數挽衣到處將詩花底和每番騎馬月中歸雲泉趣入煙霞老江漢心隨鴈鶩飛萬里客愁荒歲在海鄉魚稻正秋肥

蒲馬詩入南京舟中見而戲作 有序

蒲馬詩者丙子歲同舟友人戲爲有金廷振在謂衆宜賦之是年入京皆不偶歸至己卯同學中八人似偶符八駿之語自後諸科皆未及此數云後十九年志

蒲馬綿成綠玉驄四啼飛動與真同圖文又見河中出群隊從教薊北空不向寒沙嘶夜月肯依衰草怨秋風何當八駿俱騰踏始信瑤池有路通

初雪與坐客 九月廿九日

雪下長安第一朝寒齋寂寞愧相邀人憐會少情當盡酒柰沽來力易消鄉試錄憑儀部報捷科名少故人標莫當霄漢嗟遲暮勝有珍禽守故條

除夕雪

一冬江日悠晴曦除日彤雲始應期芳事且酋梅綻早休徵敢恨雪來遲鶴毛鬢髮添年夜雀舌煎氷守歲時

根綱挽班綠病阻春風早晚散愁眉

元旦

去歲玆辰佳海涸今年元旦客京師寒暄謾促椒花頌兄弟常懷棣萼詩

北闕彩雲回曙色西山晴雪動春姿即從鏊頻看花眼醉入東風信所之

人日

名憐人日未傾觴雪後多風又夕陽生是物靈元易盛鬢當愁運不難蒼自惟煎藥燒榆火誰復題詩寄草堂病骨春寒煙助暖旅人消得土爲牀

春思

西山佳氣鬱然新又看京華一度春殿閣晝晴煙織翠池塘風暖水生鱗珂鳴紫陌回朝士花出紅樓見美人燕市漫聞多慷慨到今都是太平臣

秋興

野色瀟條風葉丹舉頭何處望長安西陽返照東川暮南鴈來傳北塞寒王粲樓高愁客鬢班超筆在笑儒冠秋風莫灑荊人淚但保山中璞性寬

顛風

黃金臺下薊門前三月東風大放顛瓊島翠乾暴春不雨碧堤塵暖晝生煙鳴鳩乳燕渾無賴嫩柳鮮花亦可憐卻憶江南釣蓬底淡雲芳草接平川

生日

黃花垂老不辭枝此是先人生我時同氣漫勞千里念異鄉增重蓼莪悲去年借饋人如夢茲歲將寒客自知愛日滿簷嬉弱女慰情聊為舉殘卮

病眼

長安馳道歲華新馬色朝光動暖塵苑外連山青向闕宮前流水玉為津城煙秀麗籠金尾橋石晴乾響畫輪辛爾滄江多病客又看天上四迴春

孫以方宅見並頭蓮

偶過孫卿定靜齋瑞蓮云是手親栽同心千百辦徐放合蒂兩三花並開玉女駢肩臨藻鏡水仙飛蓋隔塵埃碧筒香露時時滿堪為而翁添壽杯

竹爐

霜根不着冶煙侵小石屏前伴素琴虛碧暖含沉水玉古斑清傲博山金風微篆裊湘雲細月冷棋添嶰雪深銀葉有香勤續火莫教灰卻歲寒心

多景樓

江上青山山上樓樓前江水古今流英雄割據今何在鷗鳥忘機只自由落日帆檣瓜步晚西風砧杵甕城秋憑欄欲問南來鴈塞上誰分聖主憂

詠花月

春宵花月直千金愛此花香與月陰月下花開人寂寂花梢月轉夜沉沉杯邀月色臨花飲手撚花枝對月吟明月易虧花易老月中休負賞花心

留題城東主人梅軒

軒外梅花冷更妍主人高致似逋仙階苔避屐生墻上野鶴聽琴舞膝前客至先分行僕飯溪深不費買魚錢春風一醉留題去須記升平己丑年

題四皓子陵

嚴瀨高情一釣絲商巖逸趣幾枰棋磯頭風月
閒臨水洞口煙霞共採芝鶴髮來驚天子見羊
裘坐引使臣知儲王定後客星動地下巢由莫
見嗤

題琴鶴卷

謝卻紅塵棲碧岑素琴孤鶴締交深浮雲不夢
長生骨流水真傳太古心桐擊老人能教舞松
巢仙子最知音一聲清唳曲初罷月滿銀牀風
滿林

題桐廬姚氏留耕卷

方寸人心方寸田箇中生意自綿綿低頭豈要
真鋤地仰面惟求不愧天莠稗拔來私便少町
畦鉏去性還全儘培陰德為佳種留與兒孫耕
且傳

題雲南凌舉人母守節卷　凌新拜歸州寄

天下何情最不湛紅顏孀户失青衫聽風聽雨
留孤枕為鳳為熊抱兩男騰踏信非容易長
榮恩豈是泛常覃朱旛南轉花輿近勉樹芳聲
侑旨甘

題熊畫范啓東哀册

桑梓凋零海上廬為親曾應　辟來書布衣早
給官家膳葦舍時過長者車慷慨義高劉翊傳
丹青身老鄭虔樗百年遺澤兒清貴日近天長
思有餘

題周一清朱彩堂

未論朱衣勝布衣人生但使願無違尋常富貴
浮雲過八十尊翁天下稀花帶圍金端稱舞繡
裀承几坐迎暉山中屋上烏皆好誰待高飛倦
始歸

題鄭觀世美堂

諫議風流自一鄉南湖雲水繞新堂桂枝秋奪
三峯秀芸葉春生萬軸香珂馬長時歸問寢青
氈幾處夢聯牀傳家有實清忠在遠愧平泉十
里莊

為人題草庭

洛陽城裏花如霞茂叔窻前草不除浮世豈華
非所事自家生意足閒居幽芳日發清池近積
翠春明小檻虛千載何人還得趣對庭時誦昔
賢書

為僧題西林卷

西林精舍未曾游積與惟聞一寺幽花逕雨含
滄海氣松堂凉帶玉峯秋無言詩卷看猶好少
室文章惜欠收閒對山僧話鄉舊吏情渾欲付
滄洲

題畫送崑人吳某歸省原有送吳主事歸寧詩在畫now乃主事之子

昔人題畫送歸寧游子今仍謝轉萍雲鳥天邊
秋嶂碧蓴鱸江上晚楓青山堂卷是先翁澤海
屋籌知阿母齡好去為歡承世美彩衣烏帽舞
春庭

排律

湘靈鼓瑟次唐錢起韻

離懷傳錦瑟千古說湘靈不見君王面空留過
客聽楚鵑啼夜月燕雁起春冥風竹和清響汀
蘭發暗馨凄凉愁野廟嗚咽想虞庭曲盡情難
盡年年江草青

送觀瀾秋官省祭還常熟

況子本和易當官操亦剛
大明三尺法清鏡一奩霜　紫誥褒嘉績慈顔
荷　寵光四年今得告八月稱還鄉掃葉烝人
壠培萱阿母堂君應敦薄俗不作勢飛揚

李泉都督送母喪歸西夏

十年秋七月有客奉喪歸旌寫夫人柩麻縫將
種衣前勳

明拄國甲第漢王畿　恩領北辰近悲行西路
微瀋雲連隴樹故土閱邊闈穹昊情何極關河
涕一揮赤誠期報
主天馬向東飛

送鄒通判方昇之辰州

鄒子西江彥經明行復端鄉科秋入貢　國學
暮彈冠甲第才非弱前途命所安春風千戶邑

清浙九年官華鬢追金馬殊　恩降紫鸞從容
超别乘餞飲拂塵鞍鄉舊徵詩贈蠻方入望寬
辰民非固陋寅長不虛餐佐政應相得雲霄晉
健翰

西風

西風爾何來浩蕩天西裔閶闔開神關橐籥吐
靈吹白帝操其端玄冥作之使萬籟承商音四
行遵金氣大約六合同焉知千里與刮愁瑤水
乾滂想滄溟沸物色紛凄凉乾坤肅清厲偃傷

春去餘花在青藏幾簇紅自知無主惜落盡不因風

貧婦

結草補秋屋蒸藜供晚餐良人戍邊塞恐未免飢寒

七言絕句

禹儀席上贈器美

鄉里當年數八元轉頭十九度寒暄般芳猶羨擬能耐歲晚花光歷杏園

壽武夫廷瑞見曆

仲冬既望子之半五老峯前見壽星借頌曆頭持數算九千甲子是遐齡

寄人致期

為愛承家奉國材梓庭題寄讀書臺臨行續得蕭郎草望爾龍騰鳳躍來

戲復劉陸索炭夾草

遡林小隊帶絧來何直騷壇健律催還續二賢温語慰坐間春意一時回

戲贈某人失妾

莫怪輕雲別醉鄉家池難養野鴛鴦閒門遶日

春愁減還對蛾眉老孟光

清嬾窩

郊後春隨

鳳輦還病夫齋散怯餘寒沾濡未奉宮中宴急借吳醪暖肺肝

秋雲

薄薄秋雲拂曙浮日高風澹豁然收人間一掬瑤心海浩漢無能障此流

寄答龐朝儀沔陽四首并序

別後忽踰冬春再辱來翰承尊候清吉

有謂彼民亦頗欠淳其尚至誠以淳之耳其餘非余所能及也悠悠之思惟慶

聞嘉政焉賦四詩以致期云

笠叟荊妻掛網歸水鄉兒女笑牽衣不知州長何時到但覺新年漁稅稀

旌蓋遥聞下水鄉闘於湖上種甘棠三時課得農功到祿奉親庭粒粒香

春盡長安思有餘定將誰附使君書北來儘有衡陽鴈南望誰憐沔曲魚

使君清坐水邊城誰遣漁歌起頌聲短棹平[illegible]

齊唱去浴鳧眠鴈不曾驚

右詩一頌寬次頌孝三尚廉四則其極

功餘懷不悉

寄查若庸三首

決科才思偶飄零不厭濃藍出好青吾黨平生
學忠厚未應餘子昧傳經

慈母歡顏對晚暉錦衣游子謝危機漢家第一
功何益獨愛留侯欽智歸

幾多文似太玄經薄宦歸來鬢未星念爾難忘
毛氏檄滄江莫起濯纓亭

寄張通判用光

故人誰為邑人謀監郡心同范睢州何止獨為
鄉井惠平生四海意須酬

江陰孔蒲田

聞道蒲田即地仙沼魚家釀送流年功名不咀
兒曹興儘桼書聲晤醉眠

贈洞庭逸人

太湖湖裏洞庭山山上何人最得閒賣橘收租
釣魚罷木蘭琴酒送僧還

送薛御史為學撫襄中流民

襄陽父老泣殘碑騘馬人經峴首祠窮谷深山
皆赤子君應緩帶定流移

撫叛招亡屬老成都堂疏引薛郎行紓籌遂策
無嫌贊同是匡時答
聖情

送使之淮南

今年二月三日春顛風日日九衢塵君行好看
淮南北幾處晴和二麥新

駐節淮南正晚春廣陵堤上柳如屯吾鄉憲佐
蒼顏在珍重詩情容裏論

哭武氏弟機

友愛平生伯仲行病來勞哭女兄喪如今可為
嬌兒恨何處他年歌渭陽

酌千大陸偶用唐人赤壁韻

月上層城海霧消閒邊詩酒荷
清朝心期豈逐御杯盡曾愛松枝歲晚喬

江南春和杜牧韻

細雨輕煙釀翠紅年年川谷自春風傷心莫話
南朝寺多在吳王禁苑中

集句言懷

天教閒客管青春應許閒官寄病身韓老去
爲渾漫興晩來幽獨恐傷神　杜

與同學諸公分韻得今字

燈前雅會開尊俎醉後高談絶古今一任歲寒
驚客思濟時共保故交心

蘇州三茅觀夏夜酌分得疎星題

玉繩吹斷南風外銀漢斜沉北斗杓還似建章
天欲曙在東三五促趨　朝

會友賡酌

客中蕭髮半蕭蕭卻喜過逢路不遲詩酒平生

交合地未應春事盡今朝

赴曰川續會之飮

蹉跎前會我來遲聞有新盟敢後期為報主人
勤置酒傳巖花足莫春枝

六月初二夢得太白衣圖誌文繡甚奇

海北山南天作關老生西拜　五雲還如何未
縮蕭郎綬為戀春庭舞袖班

焦孟陽東軒夢得後二句就彼足成（覺時焦方與人棋）

夢裏輸贏總不知人間桑海一枰棋尚豈日暮
雲龍擁吟到虛皇五字詩

觀賀名

一刺來投一刺還人情馬匹往來間莫言不面
非交道草草相逢亦是閒

元日雨

自入冬來日日春卻將風雨報年新可憐臘盡
渾無雪減卻梅花多少神

春思

五雲迢遞隔滄洲花鳥春憐客倦遊敢惜歲華
催髮變人生元自有離憂

春愁

倒盡芳尊獨下樓醉將詩筆寫春愁風情豈謂
花時少槎客惟應賞素秋

春盡

九十春光此夜風主人留醉落花中惜春多少
尊前意都付川波流向東

春別

珠箔銀屏障曉寒誰家歌管送春殘何如海上
無窮翠高枕風泉自在看

食春韮有作

長怪人纔我輩酸高眉曾不向人攢學詩嬴得

清如許酯點春蘁送晚飧

與儀時敬過限韻題新韭

小園生意逐時更細韭曾經夜雨聲送臘春杯倚墻香半畦因客剪來平

題畫鵲

霄漢何年別斗牛野煙樓老一枝秋三農鼓腹邊塵靜須送歡聲入　鳳樓

題雪蓬

詩筆茶爐漫自隨莫江行看六花飛山家牒子幾多大滿載乾坤清氣歸

題竹溪

照水依山玉立姿霄峯漸覺長脩枝就中多少琅玕實便合披雲植鳳池

題扇為寄龐秀才文明

一帶清溪兩岸山落花流水白雲閒人家都在煙蘿外茅屋高低倚翠環

題查若肅弟扇面

高低煙樹淡濃山斷水飛鴻遠近灘短棹江湖漁子樂草堂深處野人歡

題赤壁圖扇面

魏國樓船東下吳周郎一炬老瞞波江山留得閒人賞曾與奸雄戰得無

巢父洗耳圖

雷澤漁人德未升唐儲無似帝憂兢人皆洗耳牽牛去萬古斯人孰與生

題子陵

堯年未必有巢由商皓高蹤孰可求特是先生輕世寶去來隨意不王侯

秋江罷釣圖

兩岸丹楓帶落暉西風滿棹載秋歸滄浪一曲無人和閒看江天白鷺飛

煙波釣緡

布褐中懷濟世珍江湖千載豈無人軺車不識山邊路多少煙波屬釣緡

謝人索所作刋

三百篇餘作者難無邊殘葉厭人觀弄毫方寸生無益何敢将文借手刋

詞

宮中夕詞

玉宮金帳接天歟清漏無情送夜闌別院有人

愁未曉滿堦殘月翠屏寒

江南曲

江南陌上春可憐風晴日午柳欲眠游絲蕩人細裊裊花枝醉眼紅娟娟燕舞鶯歌情盡好美人不來覓春少綺閣瓊樓未可攀海氣葱籠護幽島

曉寒調寄風入松

下樓斜月澹窺囱風減夜來缸雞聲催驅南游夢尋梅路殘雪晴江宮漏靜來水咽城雅動處鐘撞　弊裘孤擁對空缸多病壯心降白頭吟送流年暮朱絲斷別鳳難雙有恨堪誰慰籍故人濁酒新腔

和虞郡菴風入松二首送顏克和之教三山

笑翻宮調散餘酣敲折醉翁簪數聲白雪雲猶在鶯離別人上征驂問訊故園親舊幾人華髮青衫　雪消江水入春藍柳短燕初喃芳芝原上花輿去平安字何處田緘白晝鶯啼榕葉舞雩壇在閩南

又

夜寒消盡晚來酣漸老愧朝簪畫堂紅袖思前犨金蓮炬雙引歸驂樵悴杜陵詩鬢洛京塵[illegible]征衫　水西山色夢中藍燕入草堂南舊家[illegible]館花間酒歸猶未且罷題緘又動一翻離思新送客城南

辭

題楊妃並笛圖 附

昭陽殿裏王有並昭華管上玉指並一聲吽起漁陽塵吁嗟乎玉壘西山不並幸

五月被裘者辭

我心之寧兮暄寒弗移我裘之敝兮我身是宜我採薪兮我食我力賢者胡爲兮謂遺金之可拾登爾車兮逝爾征子皮相人兮我寧語子姓名舍彼之遺兮吾守吾行

滄洲續集卷之下終

刊刻滄洲詩集跋

淵忝在滄洲先生子婿行嘗以活字印行其詩集不幸咸燼于火而索子者無已因攟得其元刻木板于
京師旹其殘缺續其未備以爲成書嗚呼先生之詩俊逸清麗幾成一家之言爲世所傳誦予不得而贅也先生幼失怙恃不禮于其嫂甚至夏羡及貴非惟不蓄怨而所以周悉其兄嫂者甚至孝弟之行人道之至文也先生處變而不失其常其文加于人一等矣先生之在翰林也名重一時然尤十七年而始獲一轉位卑祿薄志節愈勵而絶無慕外競進之心夫文明以止人文也若先生者非所謂有文而能止者耶是不必有詩數百篇故足以成其文于天地間抑亦因其有是文之實故其詩得以成名于天下也予恐誦先生之詩者逐其末而忘其本故表而出之

嘉靖甲午春晚學甥毛淵拜手書

滄洲集十卷續集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張泰撰泰字亨父太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泰爲人恬淡獨喜爲詩初與李東陽齊名後東陽久持文柄所學彌老彌深而泰不幸早終未及成就故聲華銷歇世不復稱今觀是集大抵圓轉流便而短於含蓄正如清水半泓洮洮易盡視東陽懷麓堂集實相去逕庭故東陽作序亦云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云

陳剩夫先生集四卷

〔明〕陳眞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

張伯行正誼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剩夫集

四卷》提要

陳布衣先生遺稿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之不遂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布衣陳剩夫先生奮於布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學之奥蓋其專用力於本源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

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淳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惜不能也乃復手爲書以告當路君子以寓無窮之望予

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爲斷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闢之而先生之以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横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

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卽心卽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卽心爲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

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言之則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

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収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屬爲言而皆不出於敬之旨譆盡之矣吾謂先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尚何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世毋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皆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訾之必不然矣

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訾也哉或退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巳丑季春儀封後學

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伯行印 孝先

陳剩夫先生集目錄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德業

過違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渠
自朱子學校至此名正教正考會通附周

考德高下等第式考文附

卷之二書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答蒙菴林雍行人書

與林雍行人書

又

又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與翠渠周氏書

又

又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書雜著

覆憲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

覆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答吳纇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望書

又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丘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無真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布衣陳先生行實　林雍

先生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鎮海衞以保漳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衞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

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于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于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入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

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且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實尚易者又爲甚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輔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上覽之令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言存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湯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

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推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而西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值得五金攜其兒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欲仰叩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承借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

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剏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敎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三墓葬在鎮海大堂山後此山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墳山布衣生于鎮海遷于龍巖以鎮海室間丘墓任似祖仍居焉布衣作教于漳之玉洲一日遊江東之定山里曰此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宸陽者家給守禮食饒於邑時之人陳見而異之於是以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與共日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宸陽離經論道共數晨

夕時漳之人士咸景慕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其地清曠無所碍後十年提學周孟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两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鎮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訃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稿云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鎤校閱

奏疏

乞召對疏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眞晟謹奏爲建言事臣聞布衣延對者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爲可尚矧宋程顥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朱熹氏序顥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

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也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然臣所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恭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臣竊以爲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但本領大事非面陳不可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爲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候勅旨

正風教疏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覩丁丑科廷試策見聖制篇首之問有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即是而觀其如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其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問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

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興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爲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一二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尚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于爲學者自補而言然司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羸風症瀕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倘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上東宮啓

臣至愚無文輒陳鄙見臣奉明詔言得失然得失之本莫大乎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謄二本一已謹進皇帝闕下一當謹獻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倘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而惟學校之教最關人才風俗之大者則循多仍其舊是以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復

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勦記誦訓詁以攻舉業而已而于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聖太祖創業之初尊畧此一大本領事以遺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于卷首以見三代之賓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虛文甚矣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毎讀其書觀其論議學處未嘗不慨然發嘆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立尊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于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論則今任學校者

皆由科舉中出豈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欲變今而從古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

程氏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尚程朱之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爲科舉之法所誤也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

賓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爲之也故朱氏附録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創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爲之叉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舉創于隋煬帝定於王安石蓋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舉不罷則正敎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顥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見學書録而與其兄頤皆厭科舉之業見顥行狀張載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見行狀朱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見大學序註)噫程朱實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舉旣不可以遽罷遽罷則驚時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敎終不可行也哉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旣科舉之後朝廷爲之立師兼補一敎(其法見或問及後圖說)不惟足以振賢才而尤足以崇風敎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舉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矣今推兼補之說於後

推朱子兼補之說

朱氏熹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進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自有其足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

下國家矣(又引聖要四說詳見本篇)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敎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泛泛之學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于天下國家爲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人乃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爲學之時不免累于舉業而於聖學工夫多未暇及及旣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爲之立此兼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聖要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者也(詳見本篇及後圖說)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眞師正傳實下手作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旣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旣登科卽累於政務雖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敎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敎道盡而無歉矣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如

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神農黃帝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建中傳之文緝熙武敬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省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遂失其真傳焉今幸三王再出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教哉

一立明師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師表而風教盛衰之所係者

也苟不得夫聖學真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竊處海隅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免循爲諸生訓詁課業之所累則是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矣可矣今請先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熟其或未然者則掃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一一實下工夫至于敬立而知至意誠則真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乞依程制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畧知聖學心要者延聘敎遣而來就太學制尊賢堂以萃之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備將來功教之任

二補正學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一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令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太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卽其所引四箴四方是也）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主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節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于致知誠意而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皇儲

三代之敎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敎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敎而預養者尤豈可無聖學傳授之真哉臣仰惟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曰遊太學尊賢堂親羣英之所習主敬以致知誠意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親感而薰化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卽補小學之功）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卽補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敎遠矣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真師正傳而可得哉觀于宋元雖皆有敎然竟

無聖學之君出亦可鑒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師道何如耳可不謹哉

四隆敎本

臣按三代之敎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聖躬者實所以立敎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皇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要大學或問及前圖說明矣（卽所謂聖學者也）

五振風敎

正學既明於上則風敎自振於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節文）

臣竊謂今學校所當舉者二事皆合百世之公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殆天實秘之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取程顥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爲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六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在西廡之下漢唐舊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輩相爲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

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教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教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英宗皇帝勅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教法相表裏此天久閟於彼而專待於我故我英廟有此大勅耶則天眷與我朝者至矣惟配享之典未舉者此又天特待於我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尚有小書一帙皆集程朱等儒教法名曰正教正考會通庶幾足以羽翼勅教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本來上如蒙准言乞勅諸大儒臣通會議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公論相符如賜施行天意慰哉然正教也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此疏未上而卒）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子朱子累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謂六德）行（謂六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此舉古以見今之不然）大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此譏後世文詞集無實用而可缺）之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此結說文詞之法不惟無實用而適以薄風俗蓋有害也）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愚謂此弊未變今請變之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議即程顥請錄在後）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弊即者文之獘）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目宋立今請立之也）又曰學校

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此選大衆今講義之
也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
復明于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于方來此謂德行之科既立將遂世行不已亦如科舉之法也○愚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實惟在於此辟而明良在上自我朝衆而開之又曰草茅之慮倘及於此故敢私記其
說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

勅諭大略

勅諭曰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
爲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
義廉耻之行又曰爲學工夫必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臣按勅諭主敬窮理脩己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而出
之詳後程制註中

程氏學制

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爲有本務讀其書未嘗不慨然發嘆
恨不生于彼時或問便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
舉出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漸爲其初不能
不費力犢操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
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

朝夕相與講明正學謂不講文詞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
此說統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此一節勅諭所謂主敬之節目也即目大備於小學之書而其要尤詳於大學或問之首篇皆朱子之所定者也○愚謂必兼此而爲教爲學則主敬益密而足以有爲乎道矣其所以誘披激勵漸摩
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擇善即勅諭所謂窮理也其方詳大學或問脩身此即勅諭所謂脩己也脩己之首務在誠意誠意之方詳大學章句或問○愚謂不知或問非所謂窮理也未能誠意非所謂脩己也至於化成天下此則風俗止矣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之道此則賢才得矣○愚常論之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窮理誠意者正學之兩重關也要必先能至敬然後過此二關必能過此二關然後爲聖人之學故曰自鄉人而可至聖人之道也三代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故程子以此請行於朝爲當路所阻遏歷今四百年而後聖

上始舉正於學校也幸哉雖然要必真師正授實下手做工夫然後可及此故程制專爲學校造師亦可見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
受其業此以上皆爲學校造師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此即學行皆中者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此即學行次中者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于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此即行實可選者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即才美可選者

呂氏鄉約節文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
者亦書之德業分入程制過違增入勅諭

德業
學行皆中程制　卽能主敬窮理脩已者今爲上上等
學行次中程制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脩已者今爲上中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耻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
必改　以上行實可選者今爲中上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以上材美可選者今爲中中等
能習經書　此學行無聞者今爲下上等
過違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以上勃論
酗博鬬訟　行止踰違　行不恭遜　造言誣毀　營私

太甚　交非其人　遊戲怠惰　動作無儀　臨事不恪
用度不節　以上朱子皆有註
有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
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詞乃書之
熊氏曰此卽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道意書其善者而
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自治以禮
夫聖論所謂主敬窮理脩已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
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令本處提調官及學官
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
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illegible]矣[illegible]此卽程制
之意兼攻元儒虞集之說
二考德
立簿一扇分學行高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
學有善者則隨等書于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所書之過今已能

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
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
一善一過或無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各無異
詞然後一一書錄
三考文卽今三場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講詞作
課外可旋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
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
舉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
貢舉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

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
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式 考文附

第一等考德上之上　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　程正叔　朱元晦 假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　程伯淳不魁　朱元晦不魁

考文下　程正叔報罷

第二考德上之中　學行亦中程制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　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　材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上　學行無聞

王佐

考文上　王佐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中　行有過遺

王拱辰言不忠信、夏竦造言詆毀

考文上　王拱辰狀元　夏竦魁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
考文雖下亦取　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　如此則王拱
辰不元夏竦不魁矣
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
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　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
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敢變亂處
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
哉

思既僭集此書竊嘆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眞天周公沒正教不行於學校非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功也教以舉行爲重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幸身親見也誰爲我錄告於當路乞奏請以通行于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敎教之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祿文辭之書而已也豈不韙哉晟謹題

門人周瑛覽此規畢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爲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哉昔明道程子欲罷科舉略正教而未能也今正教其以是而略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知行兼脩本末共舉道旣合於古法不戾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能集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不能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覽之未終篇固有掩卷而不視者矣非惟不視反詆其言以爲迂誕而有戾於聖制者必衆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世道方亨苟見此規則一日而徧行天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我往而告之也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鍨校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膚學蒙衆僉舉爲衛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勑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啟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

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淟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盡在已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問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已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乎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已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拳拳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盡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於宋益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程氏雖大爲僞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既取此教著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容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卞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眞西山許魯齋吳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恝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逮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

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覩近年勑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覩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勑教如也益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爲天之所佑而我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勑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

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一趨勅而歸於正哉若一有
不止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眞
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
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
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
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
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
同懼之心者是望倘垂是正爲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校之正教於

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
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
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慶會伏覩勅學校
書拳拳以主敬窮理修己爲首訓以口耳浮靡之習爲痛
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眞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
宰衡諸公亦皆祇承德意又眞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爲
學校風敎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敎如勅書之去
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敎不行
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士旣以文辭而出身雖
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
采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
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
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
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其所敎士旣以學行而出身雖
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敎之正又必本乎考
之正然後正敎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君天下而欲復
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
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
不嚴立正敎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敎
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

有機會經曰豮豕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
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勅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敎者
至矣愚於天順巳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
端國本澄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
乎正敎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會通二
條以獻倘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敎萬一之助狂妄罪深
逃避無所

答蒙菴林雍行人書

蒙菴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
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

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爲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爲難國可治也而家爲難家可齊也而身爲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患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患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裨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閔文字未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譬猶螢度深更

鵂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詣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雍弱質不立毋或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閒遠回深爲欣慰奈微軀纏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倘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并聆心學以資不逮則爲至幸謹修尺楮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益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敎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見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闕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閻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穹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盜跖徒之事也及既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道不知所向旣而年漸貧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况望其能覩奥乎恐其終爲門外僕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

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請葢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蚕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惧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承爲宗主幸終敎之哉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閻布衣求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爲可尚矧朱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名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又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切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

圖富貴之心也蓋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誚故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占之文過倚非如此殆兪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審論朱子一人也詣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爲可戒程子爲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若也況僕之詣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已之道也請行已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

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爲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猶一日中間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伸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昧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既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譏曰此旨已有七八分准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贊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故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禱又過承垂念而以不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倘如不棄肯與一晤俾叩心學以

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子欲爲心學乃坐名其師以叩之向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顛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

也吾子以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謔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奉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安處即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纛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

然後程朱爲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切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歿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昔犯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而避過以死則自今何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昔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與郎示下賜來香蘚顧愚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去歸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不安故至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illegible]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轉此機朝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値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有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間於天下然日焉紙焉皆是也未見過戶庭入堂奧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

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爲慰瑛旅食京師林蒙菴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與康齋之門蒙菴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抄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抄寫今冬此書可完君於上面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菴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爲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藹

言幸遠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乎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眞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已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仙溪作吊見廷綱守制嚴謹若終如如一可爲禮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與翠渠周瑛書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令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簀猶以遺書囑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其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切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當已有所見否愚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爲已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養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間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塡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間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塡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間架然後塡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釐正程氏遺書而又序

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遊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旣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

於大學或問所謂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為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以勗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親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瀆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濫芊科舉因留數日覲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衡塲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修入史又恨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為國家風教重不專為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儒有光吳繹思嘗面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既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參政來衛嘗問及僕衛官答以不在家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嘗徵及僕葬槩無用何

足沾汗也草草不備

瑛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末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嘗央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略甚多而先生不為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遊盡底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耻齋周軫樂八書

耻齋來書云軫於先生異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陸沉動以古人為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瑛獲見聞一二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蕭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為未敝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援別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瑛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熟惟為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為喜幸何如但謙已善善多
有過貧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敦古崇道之心孟子所
謂豪傑猶興者殆子乎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
此人艮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閩中甚喜甚喜恨不得一月
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
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
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
以為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
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
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為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

也於物理為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
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
其極隨其表裏精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
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
十分道理已繹得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
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
皆其粗者耳得其粗脫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
但一物不能繹譬如印板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
心粗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
道亦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眾精深而為一

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
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
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
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
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
須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
道有階升堂覩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為要法誠不可不先
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
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

以應試而已苟前定黃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貴者
不為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
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眾人
惑之故以道徇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
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
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為俗學則俗學即
道學以利心而為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
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
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
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

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逃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覆書言多急廹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

恕其狂一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興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鋧校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慚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首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溫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着其眼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

其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雖西山蔡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峰之學似未得爲淳者也只[illegible]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僉言亦可見矣則其[illegible]而爲書[illegible]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亾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

只是泛泛焉務讀多書而無向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
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覩其堂奥未嚌其胔安得味
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真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
道體之大足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真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
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
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
有倦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
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
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

未據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
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覩奥步步隨其所至
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夫
之表果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空虛者康節所謂
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瑩故
害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見得透徹必
不背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
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
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
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

世用恐其又皆必有欲意也蓋曆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
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
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
如蓍之筮龜之卜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僭吉是以聖賢
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屏垂
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鑑別得失恕其狂妄進而教
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
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都主事書 名臣

足下與履信書末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嘗之想

其非是蓋僕猥懲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
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
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嗤彼所以厭而嗤之
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相數百里色笑未
相及一旦於羣訶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真亦
喜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
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感念咸出誠實則僕
當一日粥廬爲資不遠千里而惟君子之歸喜哉喜哉吳
雄齋行始此賓問未亦尋墨不敢底蒸而於起居頌德禱
祿之道亦皆備之倘容別副

布衣嘗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聞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貳見之精而不岐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

布衣者得面對於廷而罄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敎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侍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圖問曰這圓圖怎麽說賢答曰這是陛下心如此賢又曰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英宗問曰這心可學否賢曰可學

又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雅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殆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京過承腆遇至今感嘆以爲大非矣中乃有足下也啊啊大熱寶重不宜

覆陳白沙獻章書　理學名臣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叢遊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因訪張內翰廷祥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慰沃顧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春擬携一二同志東遊羅浮歷惠潮達閩訪武夷故趾尋有道者之廬而請問焉先生倘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粗康賤軀無疾決不負此遊也書既稱舊歲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承來書欲遊武夷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

陪侍豈勝懽樹幸厤幾晨久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順候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敘慨血肉之爲累念歲府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理學名臣

承李僉憲惠周易折衷一部至卅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

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入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刋行之若干人者皆當世名人肯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板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亟可哀也愚意速將此板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秉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何如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去生每讀論語至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

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簡末示教幸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洲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謹詢問既而聞有恩詔某先爲侯贊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贈華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亦每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不敢瀆拜越明日趨軍府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若大夫出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今侯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愚意漳爲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攀尊者之下答

以爲常禮失爲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悞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賓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爲尊必如此方爲尊卑各合禮今之宜不然者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惶怖尚多有爲奈他日面盡之不宜

上唐先生書 淼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間既又爲之釐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

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絶而無雜此皆冊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顔色退而憂惘不已且不覺嘆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姿容神彩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惟之雖書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躋七袠乃從心不

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嘆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始置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與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訾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牆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嘗欲棄絶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猺者顧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惼惼含忍猶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讐今我與子同云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

我輩我輩尚共怒之況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鬪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猶楚侯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循項羽以私怨而弑之乎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當誓衆以共誅楚國弑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雖別致書共罰蕭公過大外諱先稟此倘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荊詣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敎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令人便與遂付之來又問有
通鑑綱目爲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皆可見則某不
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仰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間恍思
謙遜已逝不覺凄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嘗相友善豈意
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備焉則爲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
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
雖凄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爲也以此知君子之
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

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悞其名節
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然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
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其閱
昔有感故追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平
蔡家借得綱目二冊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前段其卷次
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
卷也抑聞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瀆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
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
果敢借來整訂覩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
亦躍爲天下大慶也然亦爲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
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爲太子
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據丁艱而未起復耳僕
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辰
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聯而自
明天地重開臣民胥慶明日足下趨朝獲覩舊日龍顏雖
大功非出已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從今伊始身爲

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
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爲慶何
如哉僕迂言大類如此然非爲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
有日携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撫使夏公亦大略
自叙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
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敎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
狂率多失謹愼然自古王公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淸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曾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完
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

末世澆僞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顧盼今復小瘥雖尫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疾歸同修故業迷途未遠堯舜之路尚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獎許之過愧赧奈何聞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頗許可喜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祇受惶恐惶恐

雜著

無眞儒辯

眞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眞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眞元合五緯聚間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爲眞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眞儒僕答之曰譬如神龍焉蓋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滁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滁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眞儒蓋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眞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爲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間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雖謂一時之天下而稀其人亦不爲過而況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爲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爲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爲巨網而反撲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怒必有不怒之者僕何懅焉以僕計之不怒者惟足下及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怒也然而今必辯於先生者蓋有望焉庶幾謂其人其肯止其怒否也噫以布衣之下賤尚切切與人怒欲無爲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爲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泛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泛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謂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

以養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不以此爲貴明矣愚意古禮用意着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猶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尚爲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誚毁宜也然則寧百見毁於

世俗幸無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尙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冠也歐永文爲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旣而曰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已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幾擬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走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子爲成人之道不止於巍冠美稱而已也然諾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闔闢無窮動靜不輟闔而動風月無邊闢而靜天機未軋然則天地之機俱在我乎萬物之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消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與而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

也爲師相者旣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敎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旣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末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蔡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敎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爲俗相詆是誰非孰慧孰緩百世之下必有能辯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節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貴其宜也廷綱者爲此圖朝夕在觀若曰固父祖之慶也聖主之恩也顧吾身何以允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惕惕焉益加敬勉謹焉而涵養致知動焉而愼獨誠意使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充內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來泉石侍行樂固爲虛負矣安在其爲至美予曰吁是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illegible]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尚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尚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卽存心擇義卽致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櫝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尚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知其學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崇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尚器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怠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踏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尚器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爲迂鄙而忽焉林蔡菴先生亦尚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又皆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于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悒悒不樂惟思今

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與用常唐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爲可喜也舟至牛溪見閩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卽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猶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爲叙之予心兀然往視

之爰詢之曰已請某醫士看用某藥矣予夫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卽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胷跳足一邊言整理殮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至西禪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哭盡哀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眞晟敢昭告於晦菴朱先生遺像切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閑舊像宜棃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衛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恭請伏望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州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切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眞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

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慾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禮宜釋奠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鎤校閱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窮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骨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朝之忱於左右也（陳獻章書）

子文章德懋識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易敢爲執事誦之（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抑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而然皆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尊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斐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凞沉潛暮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詣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履揭示我室廬（楊廉撰贊）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瓚譔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于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德焉方十歲而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好善而未聞先王至教故家世習於老氏之學先生以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卽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卽憬悟由是厭老氏

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邪誕妖妄之說一不入於耳一日疾灸不自知巫者因投之以符先生强起曰死生有命却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躬親煮粥煮藥三月有餘而不息一日忤其母意怒寢不食曰激死我先生悔泣言慰解之不聽曰母死我亦死卽旁臥其側亦不食母乃肯進食者賜只美羨心思其母卽乾其汁而密懷之只歸遺焉然每以親喪不及盡禮爲憾故於春祀秋冬常哀泣焉十有五歲厥兄嘗爲議婚於老氏之門衆皆稱美先生獨不可聘定乃泣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則我寧死矣其嫂懼言之兄事遂寢衆莫測其意乃先生決欲脫異門而絕

其類也十有八歲以無生業嘗請命而習於攻金之工及盡得其藝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幾從服內成親因自救而獲免蓋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雖名家世族亦有行之謂之借服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其必不可也長者責其狂恣乃相率數人强執其手意欲刼之而竟不從焉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墓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恤二姪如己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敎之處同

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恤之無失晩年攻大小眞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豬椶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日幸寶之屋料直四十文錢撥與長姪仕勉爲食平生勞心勞力不顧身家惟以保宗恤族爲務其遇妻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嗚嗚如朝廷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恤必敎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隣里貧富貴賤必敎其子弟使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嶠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貧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鄕里以爲望誦蒙之暇習之家喩戶曉拳拳不怠而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瀕荒不知書始作書樹一座三層高五尺廣四尺有戶開閉收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彙集晝夜習讀觀覽不倦貧盡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化導啓告有則有序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貧戎無文教人事無巨細必有勤懇倚於其間而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未嘗釋卷霜雪之夜擁衾以坐至老不倦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饑不嗜酒衣取蔽寒一青綿袍一黃紬長衣終其身居邊海戎伍之儕値貧孤窮困之餘年十七八始讀書卽知嗜學南遊金浦北適泰甫用心科目

苦心極力年三十五衛辟赴科以無待士禮未及揚而返始覺聖人之學在此而不在彼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眞積力久大有了悟蓋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仁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爲用功以敬之一字爲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五常以此敬而致五用以此敬而知五行以此敬而行五行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釣譽嘗言則言當爲則爲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

一得罪於先王又曰斯言也可與開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此先生為人也皆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詣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奏言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寢不行紆英宗勅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脩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乃遠遊江西訪聘君吳與弼遇編修張元禎留止一月而歸與元禎極論平生所學元禎大加稱許曰得之矣斯道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聘君不須見亦不必見也又讀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折與今道具本欲詣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

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稗筆所能數闡尚幸先生有遺文若干卷及縉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沙有以濂芝醴泉目之周畏齋有以闡出真儒目之程御史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洲遊桂林都指揮使請歸鎮以遷謫不從遂寓郭氏正寢皆感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殯葬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不賤所送也同僉事同彭知府立石於鳥嶼橋官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功曰璣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籍龍巖子孫遂近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山祖守墳焉今則世為漳人也石碑今移于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泉南布衣先生陳公墓道

贊

剛果穎明主敬存誠斯文已任得傳道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叙惇庸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真儒正學歿世芳名作我先覺縉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譔

先生祖莆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于泉以聖朝素賦籍于鎮海先生生于鎮始為鎮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

知即有與知遠志初學舉子業亦嘗薦於時不售歸即有妙功奮志之論乃捨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為入門以致知誠意為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成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告聞於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非親也為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脩身為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普曰科目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已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

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蓋不人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爲俗儒輩獲魚兎之筌蹄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累世沿襲膏肓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綰者也未幾英宗勅學校有務居敬窮理脩已毋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立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

請于朝而先生殁矣既殁晉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謬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程蔡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予傳不幾於誣乎晉微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雍謀相與爲位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與泉人父諱安執戎鎮海衛實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澄徹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摭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不報及歸又纂皇明正教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爲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者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瑛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心學弗傳迄三百載文字繁滋騁于四海嗟嗟夫子奮于

南隅刋落蕪穢還于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毫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奮我聞知行曰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疑繇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辦香致弔

于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裳菴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先生奮身戎伍遺跡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遊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矣流中歲恭覩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牲醴致祭于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為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夔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應期所見愈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去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憂道學之詳以窮理為入門以主敬為實地指書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闢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遊夫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篤惠州鄉生吳繹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袖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即別去今出又食於惠前後間闊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

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子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為遠也彼此之志不為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繹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于懷謹將俸餘白米二石遣表奠儀并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夫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菴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脩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蔬湯陋室孤燈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寒苦之節耿

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感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感發興起俗尚有陶鑄之功戎士有循擾之力翕然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為流汙不為俗染痼寐古初想像淳龐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可尊嗚呼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illegible]之萌屈伸隱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illegible]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

不妄其思不紊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則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蘊雖弗及乎門墻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誰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方尤為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月流邁衣冠沉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懇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于布衣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憶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于江右白沙陳公倡道于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為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內競起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為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愚所學質証于公然幸叨職于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輙於車上咨嗟嘆息久之然誠不能已

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于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除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為詞以寄哀云

粵瞻海東兮有城鎮之美人城栝兮遯世恬熙學紹先覺兮睎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詭兮履道坦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奚儗兮克秉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

世而貿貿脩途兮輪跡易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
喪厄兮惟氣之衰邪哉吁懷兮泪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
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用力邪
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倘有成就則先生之功
當與生我治我者並也
藏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滿目儒紳嗚呼如是方見
其真歸兮歸兮斂采韜聲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老伊誰事幽討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
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
漳南陳先生以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
蒙菴及周進士梁石粗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
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襲歳亦嘗有意
於不肖之顧値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
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
易習之云耳此稿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
誠僭率惶恐獻蒭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
宇天光絶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總天真愚生
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覩鳳麟

弟真聚送遊詩

躬道之難古道賖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
不投機莫與他
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而啓悟者多
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憂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鎮海前獨疑

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
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柩
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數歳有
書約予遊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閩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參前道學
承真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泛道遊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線儒苦尋墜緒紹程朱傳道豈云參也魯正
名誰說子之迂環堵蕭然貧不計泰山頹矣道何如九原

若入文宣廟好責魯齋與草廬

愼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于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母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請堂以覗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裴嵬業履於床俄報先生至忘携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床而業履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刃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吳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祟乎妻曰予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

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函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乘長舌趍入內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且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俟終日嗚呼嫌疑之跡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彥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與雲自蔽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囑曰靈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靈盍開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覩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哂者行不數步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金露高聳插天且玉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慶夫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敘陳布衣先生存稿　周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淵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執有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于文字也濱行送于河滸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邃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于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並夫人之輕重固不在

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覩以遺之余抵漳郎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稿而展讀之想見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稿以廣其傳嗚呼予豈徒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尚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衍鋭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君敬公高弟厥後高祖震湖公復隨父受業于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于先生者傳于孫世世守之也鋭雖未窺先生門戶哉而于先世所傳聞間或偶得其一二曩歲伏闕請定綬芾及文廟祀典是皆竊取先生當日所用伊川故事不知先生其許鋭否耶顧鋭何人安敢擬跡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于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輯先生遺文而感慨繫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鋭百拜題

陳剩夫集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真晟撰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又自號曰布衣家本泉州以父隸鎮海衛戍籍遂爲漳州人天順中嘗詣闕上書獻所撰程朱正學纂要兼上書執政均不見收又上書當路獻所撰正教正考會通亦不見省而罷又作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擬詣闕再上未及行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集乃真晟卒後其鄉人林祺所編康熙己丑儀封張伯行官福建巡撫乃爲序而刻之所獻二書今皆載集中其程朱正學纂要首爲程氏學制次爲推明朱子兼補之法次爲心學圖說其圖凡二一爲六十四卦圖圖下大書一心字一爲太極圖圖下亦大書心字次爲立師說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五條其正教正考會要首列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次勅諭大畧次程氏學制次吕氏鄉約次德業過違二條次立師考德考文三條大意以爲天下之事莫大乎此故次卷載所上當路書曰朱子抱哭其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

此魏鶴山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諸儒不能無大罪也既讀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子弟能恝然耶又謂宋元兩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學故上干天怒奪其命以與明持論頗僻又題玉堂賞花集後詆諆執政謂不賞其程朱纂要而羣聚賞花後世不免謂之俗相尤為褊激林雍作真晟行實稱其既無所遇毎四顧徬徨不能自釋亦異乎尋孔顏之樂者矣